

少年百科全書

(十) 一個冬天的故事……………七七

(十一) 徒勞無益……………八〇

(十二) 隨你歡喜……………八三

(十三) 錯中錯……………八七

(十四) 微魯納兩少年……………九一

(十五) 李爾王……………九四

(十六) 馴悍……………九九

第五卷 水文底士的唐開歷險記……………〇三

第六卷 培揚的天路歷程……………〇九

第七卷 田福的作品……………一三

(一) 魯濱遜飄流記……………一三

(二) 染疫的家……………一四

第八卷 施惠夫脫葛立浮漫遊錄……………一四九

(上) 小人國遊記……………一四九

(中) 大人國遊記……………一五五

(下) 歸家後的感想……………一五七

第九卷 柯伯馬希根人之結局……………一五九

第十卷 司各德的說部……………一七一

(一) 威武覽及其他說部的概要……………一七一

(二) 威武覽說部中高原地的復辟運動……………一七七

(三) 羅勃老哀說部中的維能的秘密一篇……………一八二

(四) 哥梅內林說部中的漏稅者的復讐……………一八九

(五) 劫後英雄傳和古物家……………一九六

(1) 劫後英雄傳中的勇武士……………一九七

(2) 古物家說部中葛來那來失子記……………二〇二

(六) 密突羅新的心與老人……………二〇八

(1) 密突羅新的心說部中的女英雄……………二〇八

(2) 老人說部中叛王時代之見聞錄……………二一三

第十一卷 艦長馬列的小說……………二二一

(一) 航海家婁提遇險記……………二二一

(二) 彼得與般爾海上經驗談……………二二六

(三) 孤兒錢閣般事略……………二三一

(四) 海軍學生伊紂和他民權平等的思想……………二三六

第十二卷 迭更司的小說……………二四三

(一) 迭更司的小說一覽……………二四三

(1) 滑稽外史……………二四三

(2) 亨佛婁之鐘……………二四七

(3) 陰屋……………二四七

(4) 苦窮時……………二四九

(5) 小桃栗脫……………二五〇

(6) 二城記……………二五〇

(7) 大希望……………二五一

(8) 我們交互的朋友……………二五三

(9) 愛特文突盧……………二五四

(二) 迭更司的聖誕小說……………二五五

- (1) 老人尸枯骸……………二五五
- (2) 堂鐘……………二六六
- (3) 爐邊之蟋蟀……………二七〇
- (三) 崔鶴立別傳與唐倍及其子……………二七六
- (1) 餓童行述即崔鶴立傳的故事……………二七七
- (2) 唐倍與其子的命運……………二八二
- (四) 倪哥爾傳與馬丁枯士威記……………二八七
- (1) 倪哥爾傳……………二八七
- (2) 馬丁枯士威記……………二九三
- (五) 古董店與陸祺謀財記……………二九八
- (1) 古董店……………二九八
- (2) 般那提陸祺謀財記……………三〇四
- (六) 塊肉餘生述……………三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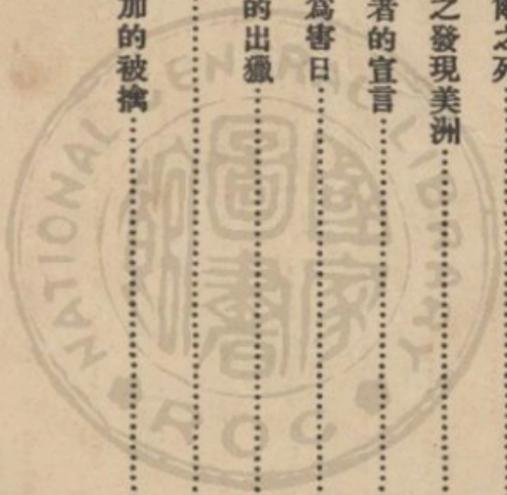
下冊

第十三卷 薩克利小說集……………一

(一)	亨利愛斯夢傳	一
(二)	浮吉尼亞人	一一
(三)	彭德利傳	二一
(四)	柳康氏小史	三七
	第十四卷 却爾司蘭佛的奧門婁自傳	五三
	第十五卷 嘉爾金士立的小說	六一
(一)	西征	六一
(二)	水孩子	七六
	第十六卷 默洛克女士的君子約翰哈利蘭克	九五
	第十七卷 李特的修道院與火爐	一一三
	第十八卷 湯姆休士的湯姆白郎的學校時代	一三一
	第十九卷 鷲俄的小說	一四三
(一)	海出勞動者	一四三
(二)	人和大礮之戰	一五四

- (三) 拿破崙之覆亡……………一六〇
- 第二十卷 大仲馬的孟德克列思多伯爵……………一六五
- 上篇……………一六五
- 下篇……………一八一
- 第二十一卷 都德的滑稽傑作……………一九九
- (一) 泰拉斯康的韃靼……………一九九
- (二) 韃靼在阿爾泊斯山……………二一五
- 第二十二卷 海力維的僧侶君士坦丁……………二三一
- 第二十三卷 范爾納的想像作品……………二四一
- (一) 八十日環遊地球記……………二四一
- (二) 入海二萬哩隨筆……………二五六
- 第二十四卷 愛哥德女士的小婦賢妻……………二七一
- 第二十五卷 華累思的述古小說何鵬……………二七九
- 第二十六卷 近代名著選錄……………二八九

- (一) 高富雷的加爾斯之女……………二八九
- (二) 霍爽的奇異的畜牧神……………二九二
- (三) 葛林的女王之死……………三〇一
- (四) 葛林的克郎威爾之死……………三〇四
- (五) 歐文的哥倫布之發現美洲……………三〇六
- (六) 開陸格的角鬪者的宣言……………三一〇
- (七) 韋爾思的彗星爲害日……………三一三
- (八) 格蕾的野蠻人的出獵……………三一五
- (九) 曹魯的華爾頓……………三一七
- (十) 潘蘭史考的印加的被擒……………三二〇



第一卷 希臘羅馬名著

雖然兒童最熟悉蘭姆氏的莎氏樂府本事，但我們却不能說那書是世界上最古的書之一。這一本書，不過比現在別的書略早罷了。最古的故事，照我們所知道的，有破船水手 *The Shipwrecked Sailor* 一種，紀元前二千五百年成於埃及，後人水手辛伯氏 *Sinbad the Sailor* 一篇，或者就從這書裏脫胎。但論實存的古書，總要算伊利 *Iliad* 及奧狄司 *Odyssey* 兩詩；這兩首詩，大家都說，是希臘詩家荷馬在耶穌紀元前八百年與一千年間所作。這或者是他把別家的詩和自己的混合而成，也未可知。這樣的長篇雖由一人具名，但決不全出一人手筆，是可以斷定的。此外羅馬詩人浮吉爾，生於耶穌紀元前七十年，著有安尼一詩，*Aeneid* 極享盛名。這和上面兩篇，可稱為最早的三大名著。

(一) 失后戰爭

(伊利 *Iliad* 詩本事)

我們要聽這故事，應該先曉得伊利 *Iliad* 這個字的意義。這字是一個英文寫法的希臘字，意思是「談到伊



利姆；「About Ilium」伊利姆是古時小亞細亞海岸上的一個城，現在英文中，普稱為特羅，Troy 乃從前特羅亞

荷馬像



Troja 國的京城，但是希臘人都叫他伊利姆：Ilium。他的居民，通稱特羅亞人。Trojans 這三千年前，希臘詩人荷馬所著的伊利，是記希臘攻特羅亞的戰事；但因爲這書於事實之外，又多虛構處，所以我們也不能說那裏是事實，那裏是詩人的想像了。

特羅王名叫普來姆，Priam 娶妻希可伯 Hecuba。他們許多兒子中間，黑克得 Hector 以勇敢名，

巴律司 Paris 以美容名。有一次巴律司任了公使之職，奉命到希臘斯巴達王馬尼祿 Menelaus 那里。

這王娶希臘一個最美麗最奪目的婦人黑倫 Helen 爲妻。巴律司對於這王，頗不忠實，他到斯巴達的後，見王不在，就帶着黑倫，逕回特羅去了。這時那許多小島合成的希臘國，獨立的元首和君王，不計其數，並非一王所治。

所以斯巴達王知王后被偷後，就召集一個君王大會。他的兄弟亞格姆龍 Agamemnon 被舉爲「希臘全權大臣」，帶領兵馬，前去征伐，以冀奪回黑倫王后。蓋在黑倫同馬尼祿結婚時，希臘各君王早已允許遇有什麼必要時，一齊合力保護這美麗的黑倫了。

這故事繼續講希臘人怎樣預備戰爭，軍隊怎樣操閱，兵船怎樣預備等等。

參預戰事的有名戰士，見於書中的不少。其中主要人物：最勇敢的有亞欺里斯，Achilles 最賢智的有尤里

西施，Ulysses 年最長而富經驗的有納司得 Nestor。等到一切預備了當，大軍就航行到特羅，登岸後就把伊利城圍困接連圍攻了十年之久，戰了又戰，各領袖個人也各作對廝打；可是一定的勝利，終不能決。

過了九年，希臘人內部中，却爲了一些細微的事故，發生內訌了。其原因只爲亞狄里斯的一個奴隸，給亞格姆龍擅自取去。他們倆就爭論起來，爭論結果，亞狄里斯退到幕中，說道，以後特羅亞人與希臘人中間，無論大小的戰爭，他都不助亞格姆龍了。這時特羅亞人，因爲很有能力的亞狄里斯，不再參戰，於是勇氣驟增，開城反攻。有個亞狄里斯最親愛的朋友，且極高尚的希臘人，名叫白舉克司 Patroclus 的，恐怕特羅亞人將得勝利，就穿了亞狄里斯的軍裝，領着希臘人再去接戰；他趕特羅亞人回到他們自己的城裏；但是他自己因爲受了重傷，一命嗚呼了。

亞狄里斯痛好友被殺，遂穿了佛兒根 Vulcan 給他做的新甲冑，再向特羅亞人宣戰，以報白舉克司的讐。他遇見特羅最良的戰士黑克得。這時長久戰爭中最大的一仗，就起來了：亞狄里斯竭力一戰，盛怒之時，雌雄遂決；那黑克得就此敗死，倒在面前。尸首被拖在車上，環城三匝，然後給他的父親白來姆，帶到特羅城牆後面。那時他的母親希可伯，他的妻子安屈馬克，Andromache 還有俘虜黑倫，以及特羅亞人民；於這英雄之死，莫不悲悼。他們舉行嚴盛的儀式，奉葬這特羅的英雄：

「齊備呀特羅亞人，速將一應典禮兒齊備呀；

斬伐林木，供葬屍的積薪呀；

十二天內不愁敵人來攻，儘彰明較著的進行；

亞狄里斯答應不攻城以禮死者呀！

這是白來姆王的一道諭旨，這一段後，又繼續寫了些葬禮，那首詩就完結了。戰爭當然尚未結束，但荷馬這首長詩，主要的目的，原在寫亞狄里斯圍攻特羅城時之所為，並非給我們一個詳細戰爭的報告，所以就在此處止住了。

(二) 尤里西施歷險記

(奧狄司 Odyssey 詩本事)

特羅亞戰爭以後，希臘人民都回到家裏，而尤里氏 *Ulysses* 還須蕩遊幾年，才得回到他的家鄉。奧狄司詩中，就講他這幾年中冒險的故事。尤里氏的希臘名字，爲奧狄先司，*Odysseus* 而奧狄司 *Odyssey* 一字，義爲「講奧狄先司」*‘About Odysseus’*。

當希臘人將從小亞細亞海岸，航行到他們自己快樂的家鄉時，沒有一人歸心之急，比尤里氏更甚；但尤里氏的水手雖多精航駛技能，然逆風逆水，把他的船，反吹得離希臘島更遠了。家裏妻子伯納祿，*Penelope* 小兒德勒馬克斯，*Telemachus* 眼巴巴等着他，直等到特羅亞戰爭之後，又過十年，他才回來。在這十年的中間，尤里氏有二十件奇遇，茲所講的，不過幾件罷了。

尤里氏諸船不向希臘開駛，反給風沿小亞細亞海岸吹去。因日久不得食，飢餓逼迫，到後來他們只得上岸攻擊一小鎮的土人，這種土人，不敢對敵，望風逃避。這樣他們就有了許多東西可以吃，可以飲了；有飲有食就想尋覓快活。不道那時那般居民，却來反攻，擊斃水手過半。其餘勉強出險，逃到船上。

尤里氏同他的同伴脫險以後，到一個荒島，就是現在的錫西蘭 *Sicily* 島，相率登岸。他們在這地方游蕩了一會，來到一個大山洞，在這山洞中間，有大瓶的牛奶，并且這地方有居民的遺跡，是巨人的所在。那時人民所謂巨人，不過像古代故事中的神道，想像罷了。這巨人名喚伯列非米斯；*Polyphemus* 其醜惡虐暴，非人意料所及。相傳他祇有一眼，在額頭的中間，是獨眼巨人隊錫克陸撒斯 *Cyclops* 裏的首領。

那天晚上，當尤里氏等在洞裏的時候，這巨人回來了，趕着一羣大羊，走進洞來，滾着一塊門前的大石，這大石恐怕二十個尋常人，不能動搖。尤里氏於是跑上前來，獻上酒去，請求這巨人可憐他們。巨人飲了酒，非常高興，他允許送尤里氏一個禮物，報答他的贈品。那知說完，立刻上來吃了兩個希臘人，想求巨人慈悲垂憐，終絕望了。

伯列非米斯於是問尤里氏叫什麼名字。這家王子再也聰明不過，不說真姓名，却告訴他道：

「我叫沒有人這是我乳名，我的父母和我的同伴，都這樣叫我。」

巨人答道：

「我所答應的恩惠，自然履踐；我就把你的水手都嘗遍了，再嘗沒有人的滋味。」

此後六天中尤里氏竟不能想法逃避，那巨人於每天晚上必減少他的兩個從人。第七天的夜裏，當伯列非

米斯伸展睡着在地板上時，尤里氏削尖了一根大木棒，由同伴幫着，猛力的向那巨人眼中，直刺下去。那巨人痛了，喊叫一聲，把島上的居民，都驚醒了。但是因為洞口有大石鎖着，他們不能進來，只能在外面喊問什麼人害了他們的領袖；那巨人從洞中答道：

「朋友們呀，沒有人殺了我；沒有人，

在我睡熟的時候用妖力刺殺了我。」

因此他們就回答道：

「倘若沒有人傷害你，那一定是天使下手懲罰，教你去職。」

於是他們就離開他走了。但是洞中的希臘人，不能搬動這門前的大石，所以祇能等候到天亮再說。如今這巨人的眼睛，已經瞎了；當天明時，他搬開石頭，放他的一羣大羊子出洞，他自己坐在洞口，要想阻止希臘人逃走；但尤里氏的聰明，早已想出一條妙計來，他教每人伏臥在羊的腹下，當羊出去時，他們也帶着出洞口了。尤里氏同他的水手，逃到船上。那尤里氏第三次的險境，也就此完結。

一個更奇怪的險事，又到希臘人頭上來了。當他們玩遊時，落到女巫所司 Circe 的掌中。她給他們酒吃。這酒能使他們變成野獸；不過尤里氏極聰明，什麼圈套都不能加於他身，他就拒絕飲酒；因這一番，女巫反大贊慕他，於是將他的同伴，都恢復原形。

尤里氏有許多遇險的事情，頗有意味，倘若我們能留心細看，很能給我們許多教訓，中有一事，最饒興趣。那

時有許多海邊女神，Sirens 都是美麗善唱的處女，常坐在沿海岸，唱極好聽的歌曲。所以水手多被他們誘上岸去。但這種女神，實多是潑悍之婦，往往殺了登岸的人，沿海岸散播屍骨。這時尤里氏經過其地，用他聰明，救出這些水手，他拿蠟來塞在他們的耳朵裏，使他們不能聽見海女神的歌唱，所以得安穩的把船搖過。

險事又來了。他們航行到一石名息拉，Sylla 與一旋渦名確留白地司 Charubdis 之間。這又是尤里氏用他聰明脫險的。如今不多講他的奇異冒險了，却看他怎麼樣很安穩的，回到他從前做君王的那個伊該克 Ithaca 島。

自從尤里氏出去參預特羅亞戰爭，到如今已經過了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中，他的妻子伯納祿，有德有智，且極美麗，孤守空床，等待他回來。對她求婚的人，非常急切，說道：「尤里氏死了，否則他早已回來了。」但她一概拒絕，還說定不再嫁，要嫁也須等她織成壽衣以後，可是她夜間從不工作，所以這壽衣也永不會成功的。

當尤里氏回到他的宮中時，只見許多君王，在那裏對伯納祿求婚。他進來時，以在外既久，貌變相換；除他的老乳母同他的狗之外，沒有一個人，再能認識他。尤里氏告訴他子德勒馬克斯，說他是其父，於是合力將騷擾伯納祿的各君王殺死。他周尋了一番，始得其妻，其妻起初不信她的丈夫，還能回來；如今面見，快樂異常。她的聰明高貴的王，遊蕩多年，畢竟安穩回家了。

(三) 木馬取勝記

(安尼 Aeneid 詩本事)

大戰中特羅亞君王中，著名的有一個名叫安尼斯

Aeneas

自荷馬著了伊利同奧狄司兩詩，去贊美亞

斯里斯和尤里西

施以後，過八百年

拉丁詩家浮吉爾

也做他的樣子，作

了一首詩名安尼。

安尼詩的意義

就是說「講安尼

斯。」About A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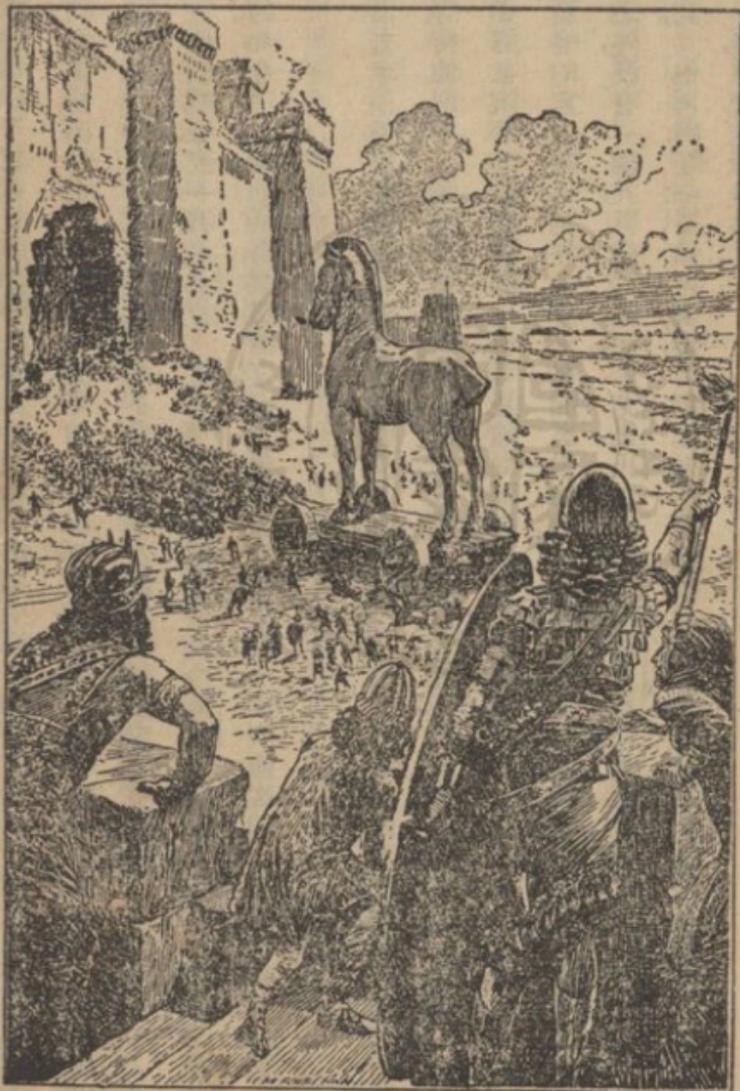
neas，這首詩的

真正目的，在稱諛

拉丁人民和君王

而表他們的皇帝，

是由特羅亞君王



木馬的攻城

一脈相傳的，不過內中的故事，已經不是真實的歷史，大部分變作純粹的寓言了。

我們現在該先知道希臘人所以能攻取而燒燬伊利姆，（或名特羅城）那長久的圍攻，所以終得勝利，全賴尤里氏一人之力。他想出造大木馬，在木馬中間，藏着希臘兵士。這種木馬，用輪子推到特羅城門口，放在那裏；一方別的希臘兵士，多走到他們的船上，假裝戰倦想走。特羅亞人的好奇心，就為他們所利用了。他們走出城來，用全力將木馬盡行拖了進城。當夜，木馬中的希臘兵士，就爬將出來。那特羅亞人，嚇得魂不附體。同時以前假裝逃走的希臘大軍，也已回來，加入圍攻。特羅城，立刻就在火焰之中。居民有的被殺，有的逃避；這時美麗的黑倫，仍被奪回到她丈夫馬尼祿那里。這是那有名的圍攻的結果。

安尼詩中的故事，並不從這戰爭敘起；他先描寫了一段暴風大雨，這暴風大雨，追着安尼的船。他背着他的父親，棄了他的妻子，在特羅城攻破時，逃了出來；七年之後，他聚集了許多從者，航行到意大利。

在這大風雨之中，他的船隻，多數破沉，只有他自己的一隻，和其伴六隻，安抵亞非利加 African 海口。來到富饒而神祕的加塞基 Carthage 國，他就把特羅失敗及木馬的故事，告訴了這國裏的皇后，名叫狄得 Dido 的。他還細述他逃走後至加塞中間不同的水程。狄得稱羨不已。想和這王子結婚。但他受人勸告，決意離開加塞基了；雖皇后種種懇求，他終不依。那王后失望含羞，遂自盡。

安尼航行到錫西蘭 Sicily 舉行一個典禮，紀念他父親以後，相傳他又到了極樂世界 Elysian Fields 這極樂世界為凡人死後靈魂的去處，所以安尼司得在該地，看見他的父親，他父親叫出許多安尼司後嗣的英雄

破城後特羅亞的慘劇



給他看。說這些英雄，就是將來統治拉丁人民的。

安尼司動身到了拉丁姆 Latinum (或名意大利)。那國的王拉的納斯，Latinus 待他甚厚，并且允許他的獨女拉佛尼亞，Lavinia 就是將來的女王) 給他做妻子。但是有個拉丁公子，名叫多納斯 Turnus 的，係盧托立 Rutulii 國的王和她，情，又為她的母親所寵。所以特羅亞人同盧托立人中間的戰爭，又起來了。在這戰爭中，有許多驚人的大戰。特羅亞人因為領袖不到，似乎又將失敗；可幸安尼司正在那時，得了從前給亞斯里斯做甲冑的佛兒根 Vulcan 做的盾牌；在這盾牌上，顯出將來拉丁或羅馬國的光榮和勝利。他就適在這時，回到戰場，轉變了這次戰爭的命運。

最後的一戰，安尼司同多納斯單身交鋒。多納斯的從者，叫特羅亞的王子，受了重傷。但安尼司的母親惟納氏，Venus 登時把他醫好。這惟納氏就是古代羅馬人所信女神中的一個。安尼司既愈，即奔前和多

納斯再戰，遂將多納斯殺死。

安尼詩中敘述安尼司事蹟之處，就此告終。

第二卷 喬塞的肯脫白來故事

英國第一大詩家喬塞極福來 Geoffrey Chaucer 的最有名的著作就是『肯脫白來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這故事的情節很簡單。說有一隊的『謁聖者』Pilgrims 其中信教的不信教的都有，在一千三百八十七年四月裏，方從南懷克 Southwark 地方脫白旅舍 Tabard Inn 裏動身，有的騎馬，有的步行，到肯脫白來去，拜謁脫姆白格神聖 St. Thomas à Becket 的墓。旅舍主人提議，每人到肯脫白來去的時候在途中各講一個故事消遣；回來時，再各人講一個。這一羣人，連喬塞自己，共有三十三位，所以故事就應該要有六十六個；然這詩人，不過寫了二十四個故事。但這書雖未著完，已經比伊利特 Iliad 長了。其中七個故事，現在我們揀了出來，在下面一講。

(一) 極塞而德的忍耐 The Patience of Griselda

(一個儒生所講的故事)

却說意大利薩留塞司 Caluces 國裏的主宰，是一個有天賦而喜歡快活的貴人，名喚華而得 Walter。他的百姓要求他娶親，預備當他死了以後，有個承繼的後代。在他王宮的附近，有一個小的村莊，這侯爵(華而得)出去打獵時必經過此村。



神 聖 的 母 親

在這村上的窮苦居民中間住着一個人，名叫琴尼可拉 Jankoula 的，他有一個女兒，是丰神絕世的美人。這微賤的處女，名叫極塞而德；她的德行和忠心，及耐苦工作，和她的美麗一樣的可欽佩。當那侯爵一路的打獵

時，他的眼睛，常常注在極塞而德身上；心中還想着他百姓的願望。於是他就決定，倘若他要娶親，極塞而德定須做他的妻子。

人民既已經望了好久，他就定了一個結婚的日子。但直到那一天，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新娘是個什麼人。預備婚禮的事情，都已辦了；很貴的衣服，亦已做好；將來新婦所佩的珠寶玉石，也都已齊備；一般富貴子弟，亦都已請了來吃喜酒；忙得自不必說。話休煩絮，一個氣昂昂的儀仗，侯爵居先，已從宮中出發，去迎新娘了。那侯爵取道，直望這小村莊走來。

這裏極塞而德正當非常忙碌，要想趕緊把家事做完後，到她父親門前去，立着看那婚禮儀仗經過。當她出來到井邊去取水時，這侯爵就把他的儀仗，停在她鄙野的家宅旁邊，喊那少女的名字，教她去請她父親出來。極塞而德聽了，幾乎發昏。她就回答，說她的父親在屋裏，於是就走去把他帶出來。這侯爵同她的父親商議之後，就問極塞而德，肯不肯同他結婚，婚後肯不肯一切都順從他。極塞而德口稱，她這樣的鄙賤，那裏受得起這許多的榮耀；但這若是君王的真心，她亦得就同他結婚，婚後萬事惟命。於是侯爵握了她的手，從茅舍中引了出來。他就對他的百姓說道，「這是我的妻子。你們須敬她愛她，同你們愛我一樣。」

極塞而德著了王家的衣服，容貌格外的可愛了。騎了駿馬，直到宮中。用了許多筵席，大家慶賀這個結婚大禮。

華而得於是同他的妻子，很快樂的住在一處，過了許多時候。極塞而德頗得人心，遠近交慕。於是華而得

便起始用各種嚴刻的方法去試她的服從心。她生了個女孩子，華而得就告訴她，說他的百姓都不喜歡，那小女孩是各種煩惱的起因。極塞而德從了她丈夫的意志，就棄了她的孩子；心中暗想這永不會再見了。後來生了一個兒子，也是這樣，論極塞而德行為品性，雖是出身名門望族的也够她不上，但華而得却嫌她出身寒賤，定要教她回去，聽憑重嫁。極塞而德又屈從了。

一班愛她的人民，對於侯爵待她的暴虐，都異常忿怒。但是當那新的新娘，同她的兄弟，從婆羅格那 Polog地方來到國裏時，這些人民，看她還比極塞而德更年輕而美麗；於是他們這般心向易變的人羣，又以爲侯爵做得不差了。

侯爵還要試極塞而德，又去叫她來侍奉這個新人，因爲她是過來人，能知道當有何種禮節。極塞而德就著了寒素的衣服，回到宮中去，奉行暴王的意志。那些賓客都詫異，這低微而美麗的婦人是誰，却能知道這樣的禮節，同這樣的尊敬。到後來盛筵都已擺好，侯爵就教極塞而德來，似乎說笑話的樣子，問她對於他新的妻子以爲怎麼樣。她就說道：

「美呀，我今天纔見了見所未見的美，

愿天賜福給這美人兒；

更賜福給你，

和愛終此身，歡樂以沒世。

但是我主，我有一言告你，

別再磨這新人，

嫩蕊嬌花，怕不比我磨的起，

况她又生在綺羅中，錦繡裏；

上帝在上，她不比我磨的起呀！

華而得從這一番大試驗裏，知道了她的耐心，還是這樣，不覺大受感動。

他說道，「極塞而德呀！這就夠了。不要再怕了。我親愛的妻子，我如今知道你穩固不變的性質了。」說了

這話，就把她抱在懷中，安慰她一番。極塞而德的心，也安下去了。華而得就告訴她，說剛纔她所迎接的新娘，就

是她自己的女兒；而那個男兒，就是她自己的兒子。原來從前華而得把那兩個孩子，送在婆羅梭那；在那地方，他

們給人好好的撫養着，不知不覺，就長大成人了。極塞而德仍著了王家衣服，自此她一世過着充滿着快活的日子。

(二) 狐狸騙人被騙 The Fox Repaid in His Own Coin

(一個教士所講的故事)

却說在一個小地方，有一次住着一位苦惱的寡婦，近她的住宅，住着一隻美麗的雄雞，叫江的克利。 Chen

ficlaer 一天早晨，這雄雞驚醒過來，告訴他的妻子破脫洛，說他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夢中有一個像獵犬的野獸來恐嚇他。誰知那位破脫洛夫人，就譏笑她的江的克利的膽小；她說這一定是不消化的結果，她就提議，江的克利應該吃一些藥才好。

當江的克利述他要變真的夢中故事時，却冲着破脫洛夫人的臉，放着膽子，說他們應該講那些快樂的事情。這時天已白了，於是江的克利就從他樓棚上走下來，向四週趾高氣揚，像一隻獅子樣踱着。有時看見了米穀，就咯咯的叫。

但有一天，正當他在那場上，得意揚揚的走着，對着太陽曙的時候，他暗暗裏看見了一隻狐狸。這狐就是前夜躲藏在牧草堆中的。江的克利想到了他的夢，想馬上就逃，但那狐狸，已在那里喊他了：

「啊！先生，你爲甚麼要走？別怕。我是你的朋友呢，我來是不過聽你歌唱的，老實對你說罷，你的聲音是同天上無論那一個天使的聲音一樣的好聽。你的父母從前也都曾在我屋裏住過來。除你之外，我從來沒有聽見一個人能唱得同你的父親那樣好，如今讓我們來聽，究竟你能摹倣你的父親不能。」

那江的克利給這狡猾狐狸的一番話誇獎了之後，就提高了足指，伸長了頸項，緊閉着眼睛，開始高唱了。於是那位盧瑟先生（Dan Russel 就是那狐的名字）就跳將起來，捉了這雄雞的咽喉，帶着跳到樹林中去了。

那破脫洛夫人，同她許多小雞見了，大吃一驚，吵了個天翻地覆，把那個寡婦，同她幾個女兒，也嚇得都跑出屋來看，一見這樣忙叫了鄰居，大家同去追趕，大家手忙腳亂地跑在狐狸和江的克利後面。但當這雄雞給狐背在

奔西竄，潰散各處去了。

這一仗打過之後，他們在那打得最利害可怕的地方的附近，看見臥着兩個受傷的美少年，名喚派拉夢 Lamon 及亞才脫 Arcie。他們是齊皮司王室中的王兄弟。這時因為齊塞司對於克里紅一族的人，已經誓不兩立，所以他就判定這兩個少年，都終身下在雅典獄中。等到兩個少年所受的傷，都已復原後，他們就都給囚在一個堅固的高塔中的一間囚室裏。這高塔就在雅典，一邊緊靠着齊塞司的王宮。他們在這裏，做了幾年囚犯。

從那囚室中很狹的小窗俯視，恰望見王家的花園。一天五月的早晨，那如花似玉的愛密里來到園裏散步

摘花，披着金絲的髮，口唱着歌，緩步走着。派拉夢這時已與太陽一同醒來，聽見很好聽可愛的歌曲，於是就從那

囚獄的窗櫺中，望下面窺看，陡的一股愛愛密里的情，把他的心猛刺一下，他就叫喚起來，這樣把亞才脫驚醒了。

亞才脫在驚懼中喊着說道：「我的兄弟呀，什麼東西驚了你了？你爲甚麼要呼喊呢？你就把我們的下獄，

忍耐着罷，因爲我們生出的時候，那星辰就註定是如此了。」

派拉夢回答道：「兄弟，你就錯了，我並不是爲我們的囚囚而喊出來的，那邊花園裏，我所看見一個絕色的女

子，這是使我心痛的原因。我不知道她還是一個人呢，還是一個幻作人形的女神。」

於是亞才脫也走到狹的小窗那邊，當他看見愛密里在陽光中散步時，他心中的失望，比派拉夢的還要利害。

他道：「倘若我不能每天見她，豈不使我渴死麼？」此後他們弟兄倆就發生了一種敵意的感情。

這樣過了幾時，一直等到有一天，一個認識亞才脫的公爵，並且還是齊塞司所珍視的老朋友，來到雅典，聽說亞才脫被囚，他就請求齊塞司，放這年少的齊皮人，Theban自由。這請求公爵答應了，但附有條件，就是亞才脫以後足跡永不能再至雅典，此後兩年派拉夢仍在獄中，而他的兄弟，却得自由，然他們都在那裏悲他們自己的命運，因為兩人都不再見美麗的愛密里了。

後來亞才脫再也忍不住，又扮了一個苦工回到雅典來。因此他得在公爵的家裏，弄到了一個卑微的缺。勤作的態度，立刻使他升了職。過了一時，有一天夜裏，派拉夢把獄官用毒藥藥死，逃到附近的一個小樹林裏，遇見亞才脫，二人爲着愛密里，就爭吵起來。亞才脫說他要去帶了食物同武器來，明天他們就爲愛密里決個勝負。正在他們要決鬥的時候，驚動了齊塞司同他的扈從。齊塞司從派拉夢嘴裏知道了他們兩個是誰。便把他們都定了死罪。但這時女隊中人上前來說情，齊塞司就改命這兩個各走開五十個星期；在這時期終了時，各人應同五十個武士回來，試一個大比武，其中得勝的人，就娶愛密里。

時候過得很快。當比武的日子到了，齊塞司就頒布命令，說這個比武中，不準喪性命，只消兩首領中有了，一個已做俘虜，或被殺傷，比武就當停止。比武的結果，派拉夢被亞才脫隊中一個印度皇帝依米屈里斯 Emmetrus擊倒，成了俘虜。但當亞才脫在馬上得意揚揚的走到愛密里面前去的時候，他的馬失前蹄，他就也從馬上墜下，受了致命重傷。臨終時他臥在齊塞司的宮中，叫愛密里同派拉夢都到他面前，然後對愛密里說道：

「垂死在你跟前，

披露這將碎的心，

徒亂人意罷了，

我至愛的愛人。」

「未盡的種種，

留待靈魂了，

垂死之身，

不能再侍奉我至愛的愛人了。

「別了，愛人，別了，愛密里，

勞玉臂抱我一抱，

看神的分上；

我再有幾句言語囑咐你。

「派拉夢，我的堂兄弟，



往日和我不知爭了幾場打了幾次，

只爲着愛你心切

致手足失和我妒你忌。」

但他接着又說道：

「在這世界上，我未見有第二個人，

像我這兄弟一樣，够得上承受你的愛情

此後你不嫁則已，嫁時別忘記我這兄弟，

牢記着吓，我至愛的愛人！」

於是這勇敢的少年死了。

愛密里同派拉夢都爲他憂傷不已；全雅典城裏的人聽了這消息，沒有一個不悲悼。連齊塞司公爵，也低頭垂淚，記念着這一位勇少年，沒有一個人能安慰他，除了飽經世變的依格司以外依這

老翁說：

「世界只是個愁城，

人類是這愁城的參謁者，

一死百愁空，魂遊極樂界。」

齊塞司就把那兩兄弟決鬥地方的樹林斬了，給亞才脫舉行一個相當的葬儀。過了多時，各人的心忪漸漸

平復了。齊塞司教派拉夢同愛密里都來，說二付憂愁，可以變爲一團快樂了，就叫他們兩人成爲夫妻。婚禮舉行，一切都非常快樂了。此後愛密里熱烈的愛着派拉夢，而派拉夢尊榮地侍奉着愛密里，從未有猜忌，悲愁，上他們的心和口。

(六) 武士同一個醜的老婦 The Knight and the Ugly Old Woman

(一個埠司人的妻子所講的故事)

却說從前奧塞皇 King Arthur 宮裏，有一個武士，做了卑鄙不堪的事情，已定了一個死罪。皇后同她的許多侍婢宮人之類，求得皇帝的恩，於是皇就把這武士給皇后去辦他的罪。那皇后就答應赦他的死罪，惟在一年零一日之中，那武士必須告訴皇后，說婦人所最喜歡的是什麼東西，否則仍當處死。

那武士的時日，在憂思中一天天過去了。他想來想去，終不能想出一個很滿意的回答來。一天，去他見皇后覆命的日子已是很近了，當他出去探索回來時，他遇見了一個很醜的老嫗；這老嫗就對這武士打個招呼，問他尋的什麼東西。

那老婦聽了武士告訴她這事故之後，就開口說道：「倘你肯答應，我所要求你做，且是你的能力可做的事情，我就便告訴你怎樣去回答皇后。」

這武士便允許了她，於是二人就同着走到皇后的宮裏去了。這時武士受了老嫗的教，就說婦人所最喜歡

的東西是權勢。他這樣的回答後，性命可算是得救了。但那老婦立刻立起身來，對着皇后，就把武士給她的允許，告訴了一遍；於是這老婦就要求武士同她結婚。

武士急的喊道，「寧可你取了我所有的財產，讓我走罷。」但他到底不得不守他的約；他們兩個，就此結婚了。此後當他的新婚妻嚴斥他待她的不好時，這武士也就痛罵她的出身微賤，同她的醜相和貧窮。對於他的罵，那老婦總用一段話反復念着答復他：

「有德者終有福，

放出個上流人的樣子來！

慈祥愷悌，學學基督，

莫要叫囂，滿是執拗氣，

有德者終有福，

你仔細想罷。」

等到這武士懊悔他自己不義的行爲時，他的妻子就問他情願要怎樣的妻子：還是要她就這樣的年老醜陋而忠於他的呢，還是要她年少美麗而好虛榮變化不定的？武士回答說情願像她這樣。

他的妻子就說道，「既然你是這樣，我就有我的權力，能使我對於你又盡忠又美麗。」

說也奇怪，這時武士抬起頭來，只一看之下，樂不可言了。你道怎樣？原來他妻子所說的話，真的實現了；從



此他們兩個的一生一世，快樂到了極點。

(七) 一個唱讚美詩的死孩 *The Dead Boy Who Sang a Hymn*

(一尼菴住持所講的故事)

列位讀這個故事時，必須記着這故事的發生，正當猶太人同耶穌教徒，互相痛恨之時；其實雙方都有誤會，就像現今俄國裏的樣子。喬塞的進香隊中大約只有很少數的人，能十分明白這個尼菴住持所講的故事的真理，而獨除一切疑霧，這個故事，原是一個古的寓言；其大略如下：

却說有一次，在一個亞細亞洲的大城裏，其中四分之一的地方，是住滿着專門放債的猶太人。猶太人住的一條街，是常常車馬來往，交通便利的地方。在這條街的一個街口，有一個小學校，許多耶穌教徒的小孩子，都到這學堂裏去讀書的。在這許多小孩之中，有一個寡婦的兒子，剛纔七歲，但他已從他母親膝下，學了禱告。當他聽見救世贖罪的聖歌唱時，他就大為感動；雖然他還不懂拉丁文，而他立刻就學會背誦那第一首讚美詩。他更請別的小孩把這詩的意義告訴他聽。他聽了後來就牢記在心中。他非常愛他，當他到學堂裏去，或從學堂裏回來，走在那猶太人住的街上時，常常按着規則，帶走帶唱。

魔鬼上了希伯來人 (*Hebrews* 即猶太人) 的身，這猶太人就僱了一個惡徒，把這七歲的小孩殺死，而把他的尸身，投在地坑裏。過了一天，那寡婦就到各處去尋她的兒子，對那些猶太人，還都去作了許多可憐而無用的

懇求，問要他們告訴她，看見她的兒子在甚麼地方沒有。那些猶太人的回答是一致的，都說「沒有。」

但靠着基督聖靈的默佑，這個死孩就開始唱那「阿爾馬傳道歌了。」聲音唱得非常之高，以至於各處都聽見。有許多信奉耶教的人，走過那條街的時候，都停足下來，聽得這奇怪的東西，都以爲希奇。於是他們就去請市長來，查問這個奇事。結果就把猶太人都捉起來，綁起來再把那孩子的尸首，帶到最近的修道院裏。

這罪孽已經責罰過了，於是再去預備葬這個小孩；但這孩子，仍舊無休歇地唱着他所心愛的讚美詩，

於是那寺院裏的方丈就說道，「我親愛的孩子，我懇求你告訴我，爲甚麼你的喉嚨已經割斷了，而還能唱歌。」這小孩就回答他，說他將死的時候，耶穌基督 Jesus Christ的母親瑪利 Mary在他面前出現，把一粒粟放在他的舌頭上，說他將繼續能唱，一直要等到這粒粟取去以後，爲止。

這時方丈就從他舌上把那粒粟取了出來。於是這孩子就「逐漸變成全死。」每一個人都因此深爲感動。這小的殉道者的尸首，就放在一個大理石的墳墓裏。

第三卷 史本沙的仙后故事

下列數篇，是十六世紀英國詩人史本沙 *Edmund Spenser* 所做寓言詩「仙后故事」*Faerie Queen* 的節本。這故事共有十二卷，請仙后会十二天中，每天一武士與惡勢力的戰鬥。不幸爲這詩人的小侍失去了六卷，現時所存便只有六卷了。詩中的人物，都係善與惡兩方面的象徵：如仙后葛羅里娜表光榮；奧索王子表武士精神；聖喬治象徵基督教；固榮勳爵指節制；勃里托麥代表純愛；家里杜代表禮讓等。

(一) 安娜和十字架武士及武士解救王和王后的故事

在仙后会 *Festival of the Fairy Queen* 的第一天，那裏來了一個鄙野的偉丈夫，他循例到葛羅里娜面前來求恩。就是請她拿一些冒險事業給他做。他的請求允准了，他便坐在地上等，因爲他想他的位分不合盡在較好的地方。

不一會，進來了一個美麗的婦人，名安娜 *Una*，一面孔悽楚神情。她跨在一個白驢上，後面跟隨着一個侏儒，手牽住一匹戰士的駿馬，負着一襲武士的鎧甲。這個女子在仙后前跪倒了，怨訴她的父母，就是那古代的王和后，被神龍禁閉在黃銅宮中，現在便要講到那仙后聽了這個祈求，是否差遣武士去救援了。

這個小丑行徑的青年，聽清了這件事的原委，就請求得到這個差使，許他去冒險一行。旁人都詫異他那付

勇武的精神，更是仙后和安娜二人。「既是這人那樣懇切請求，」那來的女子說道：「他可先穿戴我帶來的甲冑看，假使覺得不合式呢，莫想去了；因為橫豎不會成功的。」因此他就依言去穿戴那套戰衣；那知穿上了，看去再好也沒有。現在他就被授了一個武士的爵位，跨上了那繙來的牲口，威風凜凜，儼然是一個紅十字的武士 Red Cross Knight 與女子及侏儒一處去了。

初起一路的美景直引得他們忘記了前途的危難了。但不多時他們遇着了一陣暴風雨；

「強要在近處找個遮蔽所在，

忽偵見遠遠地一座密林；

叢立着高高大樹，

籠罩着夏季的重陰；

日光不透，

風雨難侵；

林中曲徑通幽，

行跡舊難尋；

固是逃災福地，

縱馬前進；



四圍鳥語聲聲，

似悻悻的罵天公無靈！

他們滿心喜悅的縱馬前行，却絕未想到他們早在深林中迷了路途了。待得風雨一過，想要迴步時，纔知不好了，失了路頭了。原來這地是謬誤的妖窟，謬誤是一個可怕的妖怪；半是女身，半是蛇身，就住在這座密林的深處黑洞中呢。

這個武士一些不爲安娜和那個侏儒的恐懼所動，他却倒去找着了那個妖怪，勇猛的與牠戰了一陣，斬了那妖怪。再往前行，後來尋路出了那深林；路上他們遇見了一個莊嚴的老人，穿戴得如隱士一般，上前來和他施禮，用吉祥言語，祝頌他們；還祝武士當與西方太陽同壽，所以他們就隨這個聖潔的父老到他家去。他的家却是：

「小小隱居，臨澗依山，門臨大道，游客往來。」

他們黃昏的時候，談得很是快樂；夜深了，隱士指點了他們各人的臥處，各自睡下不提。那知這個形迹可疑的隱君子，實是個萬惡的術士；阿幾梅哥 Archimago。他趁他們睡時，使武士夢知他所庇護的女子是虛偽的；又使他深信這個僞構的夢境，不信這個女子，所以武士半夜中驚醒來，就大怒的撇下這個安娜，離開隱居去了。

安娜起身時，不見了這個武士；她真是又憂心，又苦痛，哭哭啼啼出來。雖有快馬，也難尋覓了。

「武士之後，女子急馳，雖有駿馬，何所用施；驚駕夷夷，安及輕騎，輕騎怒將，日行千里。四肢力盡，痛徹心脾，越山涉泉，穿林過田，武士無望，空勞所期，素胸槌破，難說欲言，武士何由，

拋我荒野！

一日，走了一程因惱疲乏的路徑，安娜從她的疲驚上下來，正想在樹陰密處息力時，忽見一只猛獅，直向她撲來，安娜既遇着餓獅，料得性命不保；不道那獅子一見了她那付美麗面容，忽的立定了，不來噬她，只是舐舐她那雙勞乏的纖足，吻吻她那雙細小膩手；他做盡了諂相，漸漸將火紅的大舌頭縮入口中，屹立在旁，倒做了她的從僕和保護者了！安娜後來不知經了多少艱難困苦，纔遇見了奧索王子 Prince Arthur，纔算平安了。

十字架武士，離了那疊惑的隱居後，又受了杜愛薩 Druessa 的愚；杜愛薩就是那阿幾梅哥的女兒。她僞裝了領導武士入傲岸宮 House of Pride，勸他飲了迷津的泉水，因此就給巨人澳俄遼 Orgoglio 克勝了，幽禁在腥臭的深坑中。直到後來，奧索王子斬了巨人，救他出來，重與安娜相會，纔知杜愛薩的詐僞。

他倆又一路前行，來到了失望洞 Cave of Despair，在那裏佈滿了失望的死灰；武士初起恫嚇，這守洞的人要把他處死，那知經這惡徒說了一頓死的好處，倒被說服了，丟了自己素日的樂生觀念，拔出腰劍，猛向胸口自刺，幸得安娜眼快，一手奪來，擲去地上，說道：

「嗚嗚汝昏迷武士，這般行動什麼意思？這是手刃惡龍的初心不是？」

來來柔弱的壯士！莫給巧言亂了心意，

回顧使命仰體恩慈，莫失望在這裏。」

武士聽了這般慰藉的言辭，便挺立起來，隨了安娜到聖潔宮中去。那裏住着忠信，希望，慈悲。在此地，他深深悔恨以前的孟浪；在此地，他一觀見聖城的現象，上帝的使命。他因此對於自己的工作，竟加增新力量了。

安娜的同伴武士，一再到黃銅塔，那裏就是安娜的父母，給老龍禁牢着。武士與老龍戰了二日夜，不分勝負，到第三日，纔得勝了。

因此這一對老年的君后，釋放了，安娜與武士自然大樂；後來就結為快樂的夫婦。那武士，就是後日崇奉的

聖喬治 St. George。

(二) 節制團的勇士固榮勳爵及其克服妖婦

這個萬惡的術士阿幾梅許，聽得十字架武士便要歸回仙后宮去了，他又想了一條惡計，要害掉他。所以他一遇固榮勳爵 Sir Guyon，就告訴他怎樣一個美婦女（指安娜）被十字架武士淫亂了。

固榮勳爵是節制團的武士，一聽這個信息，就發誓要去斬除那個無德的武士了；但是他一遇那武士，正伸出長鎗去刺，他却明白了，他們互行了禮，分別各自去了。

現在固榮勳爵惟一的使命，就是要去找尋阿葛拉西亞 Acrasia 的園亭，毀掉牠；因為這是阿葛拉西亞的邪術，已損害了許多公正的人。他一路上前，忽聽得近處叢林中有婦人的哭泣聲；他下馬來一看，原來是阿馬維亞 Aravia 死在她的丈夫馬堂勳爵 Sir Mordant 身旁；還有一個小孩子在她的膝上呢。馬堂勳爵也是被阿

寫拉西阿害死的。

固榮勳爵與他的同行者，一個游方的香客，名柏謀 Palmer，一同葬了馬堂和阿馬維亞後，出得樹林來，見固榮爵士的駿馬和長鎗，都被那大言無勇的人，名柏拉葛杜蕭 Bragadocchio，盜去了。他們抱了那嬰孩，就順脚走到麥底娜姑娘 Lady Medina 的宮殿去。麥底娜姑娘又名金道 Golden Mean，與她的兩姊妹名以理薩 Rileza（過少）和潘理薩 Pariza（過多）同住的。

以理薩與潘理薩的丈夫，都不相合的；現在他倆一見了固榮勳爵，就要想上前攻擊；但是還未遇敵時，先自相爭論起來了。麥底娜出來給她們解勸了，纔罷休；他們同進麥底娜宮去，她們奉客用膳，很是優待。席上固榮勳爵述說他將要遠行所作的冒險事，託嬰孩與麥底娜叫她代管養。固榮勳爵就步行出發上程了。同時那柏拉葛杜蕭跨上了固榮勳爵的駿馬，揮舞着長鎗，裝上一股假偽的勇士腔，又壓服了一個狼窮苦的人，做了他的跟隨。他那樣裝腔做勢，偶然遇見了阿幾梅哥；這阿幾梅哥倒受了柏拉葛杜蕭的愚，向他捏造固榮勳爵和紅十字架武士欺負他等情，想望他代他去報復呢！

柏拉葛杜蕭聽了阿幾梅哥一番假話，他就大言說必去斬滅那二武士，爲他報仇。阿幾梅哥驚告他與那輩武士對仗，須穿甲帶刀。他那裏肯失却面光，倒大言道：他曾用那樣的武器殺滅過七個武士；還發誓說道：除非刀是人們最利害的武器，他永世不再帶掛了。

阿幾梅哥允將奧索王子的寶刀明日盜來獻上，便去了；那知一俟阿幾梅哥轉身，那個僞裝武士和他的隨從，

早已一溜煙逃進密林去了，頭也不敢回一回呢！一時，他忽聞一聲胡笳，嚇得從馬上翻下來，連忙又四肢亂爬入叢草中去。那跟隨的人，倒略較膽大一些，張眼四面一望，驚見前來一個美麗的女獵人，名勃爾福 Belpheobe。那女獵人就問橘羅柏 Trompart（從者的名字）可見她射傷的野鹿；正說時，靜聽得草中窸窣有聲，就搶步上前一看，却原來就是柏拉葛杜蘆正從那處爬出來。他對她講了一番假話，只是她未曾信得，倒嚇着他幾句離去了。他重又那爬上馬去，與橘羅柏再尋道前行。

固榮勳爵和柏謀一路行來，遇了一個瘋人，名孚落 Furor及他的母，名奧克靜 Occasion，就大戰了一陣，末後勝了，把他們都縛束起來。同時又救得一個少年，名費同 Phedon。費同是受一個偽友的騙，幾為所殺，後又為孚落收了的。

柏謀正和費同講話那知有個叫愛丁 Adin的人，手揮雙劍衝了上來。愛丁大言他神勇無敵的師傅柏落爾 Pyrcholes正在那裏趕來；想嚇逃固榮勳爵。愛丁原是差來去尋奧克靜的；因此大罵固榮勳爵的無勇與一老婦戰鬪；隨手便揮劍便刺，但此只是撞住了盾，固榮却未曾受傷。

這時柏落爾忽的出現了，便來撲固榮；經了一場大戰，末來被固榮捉住了，爲了憐悲的善意，保留了他的性命，未曾殺傷；只叫他投服就是了。柏落爾再懇求將奧克靜和孚落釋放。這個請求允准之後，奧克靜便直撲固榮和柏落爾，正在這樣戰鬪時，愛丁便溜出，直奔阿葛拉西亞院庭來報與柏落爾的兄弟薩馬爾 Cynochles知道，他的師傅已是給人殺了，懇求他到那兒去報仇。

薩馬爾聽了這個信息，直奔固榮而來；到得惰湖 *Idle Lake* 岸邊，忽見湖面蕩漾，一只小船，有一個清美豔絕的女子坐地；聽了一陣清越的歌聲，倒出了神，不知不覺的上了船；一邊搖動，一聽享受那清調豔曲，已到得迷島上了。

在此地他被感入睡了。那姑娘名番橘里 *Phaedria*，是阿葛拉西亞的僕婦；她重又上船，泛到對岸去；却好遇見了固榮，勸爵求她擺渡，那是她早預備等候的。她只等固榮一脚踏上船，連忙就一手推開岸，如此柏謀就不得渡了。

船到了那迷島 *Island of Joy*，薩馬爾適醒起；兩個就大戰了一場。番橘里既迷不倒固榮，就重載他渡彼岸來。固榮勸爵於是再繼續他的行程，來到梅蒙 *Mannon* 家。梅蒙是個錢神；因為梅蒙的試探，他幾乎屈服了；幸虧得了天使的援助，纔不墮落。固榮在梅蒙的地層中，漫遊了三日夜，找不得出路；疲倦得不堪了；末後才見了柏謀，已是無神的昏倒好久了。他疲極倒下了，直等到柏落爾和薩馬爾來解他衣甲兵器時，他還是無力抵禦，也無望援助呢！正在那緊急時，忽的奧索王子來了；打退那二個邪教徒，把固榮從敵人地方救援出來。

固榮勸爵在節制宮中既復了原，重又上程去找尋他的惡仇，此番走的是水路，柏謀搖舵，尚幸平平安安的過了饕饕海灣 *Gulf of Greediness*，責譏磯 *Rock of Vile Reproach*，浪游島 *Wandering Islands*，糜費流沙 *Quicksand of Unthrifthead*，殘零渦 *Whirlpool of Decay*，末來他占領了樂庭園 *Bower of Bliss*，那就是阿葛拉西亞的住處了。

此地有一個受難的人，新近被磐樂后 Queen of Base Pleasure 迷住；他把他釋放了。還有許多已經被魔很深，轉身獸畜的，也回復了原來形狀。阿葛拉西亞被縛得緊緊的，囚送到仙后那裏去了。

(三) 梅林的鏡面

說道從前威爾斯的露史王 King Rynce of Wales 有位公主，金黃髮垂，生得很是美麗，名勃里託麥 Britomart。一日，看了男巫梅林 Merlin the Wizard 所製的一面神鏡，觀看着裏面那高義墟武士 Cornish Knight 阿太加爾勳爵 Sir Artegall 的面目；從此就愛上了他。她的保母知道已是無法使她去此幻想，就把她裝扮了，同她到梅林的洞府裏去。

這個術士對她們說，勃里託麥該與阿太加爾結婚；將來必成國母，另起一系王統的。勃里託麥穿上了薩克遜王后 愛格拉 Angela 的甲冑；又從祖廟中找着了祖傳的長鎗，與保母同出門去找尋阿太加爾勳爵。他們遇着奧索王子和固榮爵士。固榮勳爵自從打敗了阿葛拉西亞和她的侍從後，又曾遇着過許多患難的；現在見了這個不相識的武士，就捧馬前來，與她對仗了。那知勃里託麥把手中的神鎗一揮，武士已早跌下馬來了。這麼一來，就動了固榮的怒，想要很命來戰，幸得柏謀從中解勸，因此他們就得和氣連騎同行。

他們前進不多時，就看見了麗人佛里妹 Florimel 跨在乳白駿馬上，從面前逃過；後面跟着一個瘳惡的獵人。奧索王子隨即捧馬追趕佛里妹；奧索的侍從 奧米阿 Timias 追趕獵人而去。

勃里託麥見同伴們久不回來，就與他的老年從者，趨程去了。他們既離了這個森林，就來到一幢華美的宮前；見門前有一個武士，正在抵禦另外六個武士的襲擊。原來這座華宮，就名歡樂宮 Castle Joyous。那六個武士，就是歡樂女子 Lady of Delight 馬萊加司太 Malacars 的僕人；還有那個單身的武士，便是十字架武士聖喬治 St. George 了。那六武士是忠誠於馬萊加司太的，往往要征服其餘的武士們，使服役輸忠於馬萊加司太；今遇聖喬治是忠於安娜的，而且說安娜比馬萊加司太更美麗；他們如何肯放過他，不去征服他呢！勃里託麥助了單身的武士，打倒了四個，收服了其餘二個；同進歡樂宮去了。

進宮中後，他們走過一間廳，堂見裏邊樑柱都是黃金做成的，精雕細飾，嵌滿了明珠寶石，光輝耀目。勃里託麥隨了侍者更進一幢房屋，到了那歡樂女子所住的內室，觀看一切裝潢，更是華麗富貴。那歡樂女子震于她的美貌，以為她是男子，就此愛上了她。到後來，險些兒不得脫身；她與紅十架武士，只得用武力奪路出宮。

他倆一路前行，武士就對她稱述阿太加爾勳爵的勇武；她也告訴他自己的歷史；他們到了分途口，各自別去。勃里託麥行近大海，遇見馬里內 Marinell，兩人就此大戰一場。那馬里內因為從前聽見過一種預言；說他將來定要被一個勇武不相識的童女所欺，甚且為她殺害的；所以他一生謹慎，不與婦女交接。現在給勃里託麥戰敗了，就被他的母親背了去，到波浪下的家去了。

馬里內的母親就是佛里妹；她擔飽了驚嚇，從獵人手中逃出來；後來又逃出奧索王子和固榮勳爵的手中。現在既尋着了她的兒子，盡力的服侍看護他。奧索王子誤以她的侍從為他自己親信的典米阿，倒問了他許多

佛里妹的歷史；一面那典米阿却在一個池沼中與那獵人相遇，兩個大戰了一場，後來勝了，殺了他和他的二兄弟。馬里內既受了重傷，後來被貝爾福 Belpheobe 和她的二個侍者看見了，就載他到樹林中一個完好的天幕裏去；在那兒她天天用心看護，深深注射她的真美的犧牲心。

同時佛里妹逃到一個小農村裏去躲難；但是那裏住着一個巫婦，巫婦的男子很是惡劣，嚇得佛里妹半夜裏逃去了。那巫婦聽她逃了，就召了一個妖怪，追趕上去；她到海邊時，心想渡海出去尋來尋去，只見一只小船，船戶正在那裏睡覺，她實在管不得了，一脚踏上，就此划槳泛海出去了。

說道那妖怪正以為佛里妹單身無恃，可以復仇的時候，恰值又出來了一個武士，名薩太郎 Satyrane，把那妖怪打退了，那妖怪雖未給殺死，却已傷了，只得趕快奔回去，訴苦給那巫婦聽罷了。那時這佛里妹已被柏陸託 Proteus 帶入海去了；又是因為她不肯從命就婚，所以給幽禁在龍牢中。此是後話；且說那巫婦聽得佛里妹已逃去追趕不上，也只得罷了；就拿白雪做了一個佛里妹的象，聊解心悶。

再述愛媚爛 Amoret 是貝爾福的雙生姊妹，也就是司哥大麻 Scudamore 的愛人，被術士蒲錫郎 Pusirane 所監禁了。勃里託麥 經了許多的危難，到末終算成功了釋救了愛媚爛。她們倆一路前行，只是愛媚爛始終信她是個男子；但是司哥大麻雖則給她們找到了，他却誤信了謠言，說這個是假冒的愛媚爛，所以滿心煩惱，另去找尋他的真愛人了。

他在途中遇見了阿太加爾，他倆連騎疊戰，勃里託麥；司哥大麻給那神鎗一揮，翻下馬來。阿太加爾就上去

助戰；他們正在酣戰時，物里託麥的頭盔忽的一歪，阿太加爾窺見了半個美貌，心目就眩了，兩手就酥了，他竟是降了。

阿太加爾的面盔脫時，物里託麥一見就相識；原來那面孔就是在梅林的幻鏡中見過的呢。

他們倆一說了就定了婚；只是他們的結婚，却又在後來；因為阿太加爾又有了免不來的重要事，須得冒險走一趟呢。那時的愛媚網為在沙漠中失了蹤，被妖怪拖了去，司哥大麻很是哀愁。

貝爾福第一個人去救她，後來終給奧索太子救援出來了。佛里妹與阿米內 Arminell 結了婚，那婚禮就在海底雪門德 Gymaent's 家舉行的。

(四) 家里杜勳爵探尋誘獸

誘獸 Slarder 曾經襲攻過阿太加爾勳爵，現在家里杜勳爵要去除滅他，所以有這次探求旅行。在他路途上過了一隊牧羊人，他就與他們同夥住了一時。他們中央，有個女子名珀多麗 Pasarella 的，為衆牧人大家所崇愛的；有個牧人名卡里同 Coridon 的，愛之尤甚。

家里杜勳爵 Sir Calidore 竟愛上了那牧女，想用武士的尊嚴行為得到她的青睞；只是她不懂那種禮節，對之一無所動。因此他就脫卸甲盔，穿上牧人行裝，與她同伴驅逐羊羣，也與她同夥玩耍牧人的遊戲。這麼一來，纔得到了她些喜愛，却引動了卡里同的怒妬。卡里同一次來約他角力，一決勝負；兩人相搏了，卡里同敗去。珀

多麗就將一個橡子的榮冠，加在家里杜頭上；他又是很謙讓的將榮冠給了卡里同。

諸如此類的行爲，衆牧人就非常推重他，更是得到了珀多麗的歡心。一日，他到田野中散步，把追捕勝獸的使命早已置於度外了；信足行來，到了一處地方，風景真是奇特：

「一片大平原，兀起一個山，四圍都高樹，巨大十幾圍；冬時如夏季，花朵皆燦爛；高枝巢鳥屋，低柯唱幾回；鷹鷹據林頂，如王后駕臨；林下溪水流，汗徐聲潏潏；草苔無所損，萬物俱幽靜；猛獸絕蹤跡，往來無凡人；水簾樹陰裏，妖仙車騎停；此是桃源地，與世隔一層。」

在那美麗地方，家里杜勳爵見衆衆者依鸚鵡之笛而舞；他任情的踏前一步，却衆景全無，使他真個滿心疑惑。又一日，他與那不幸的卡里同和珀多麗同出，猛見那林中跳出一只老虎來；卡里同也想上前去救他的愛者，只是一舉頭，看得虎勢洶洶，就一滑腳逃去了。家里杜就用牧棍打死了那大蟲。所以末來，武士倒得了珀多麗的情愛了。但是他歡樂無幾，又轉入悲境了；原來珀多麗被匪徒盜去了。他拚命追求，後來救了出來。他就負她到貝軋宮 Castle of Belgand 在此地，他剛才明白，那珀多麗原來就是久已失蹤的貝勒馬勳爵 Sir Bellamoure 和加麗不 Charibell（貝勒馬之妻名）的女兒。家里杜勳爵既安置了珀多麗在一處穩妥的地方，自己便又上程去探尋勝獸了。他終算到後來成功了，把勝獸捉住了，用鐵帶籠了；最是喜悅的，便是帶着牠周遊仙境。勝獸被籠的時期不多，到後來他長嘯一聲，折碎了鐵帶，回復了他自由去了。從此再也無人能去克服他了。

第四卷 莎士比亞的戲曲

喬塞以後，略遲於斯賓塞，英國文壇上出了一位空前的大人物。他有藝術的天才，能用他的想象力，把往古希臘羅馬的神話古事和十六世紀的風俗人情鎔成一氣，而傳之永久；能寫陳腐的歷史成驚心動目的戲劇；能從虛無飄渺中寫出生香活色的美人，和激昂慷慨的英雄來；這人非他，便是莎士比亞了。關於莎氏的生平本書有一篇專傳，此地且不講。這裏我們祇用簡短的散文把他幾種冗長的歌劇中的故事來複述一下。

戲劇從體例上，分對話劇與歌劇兩種。前者係用普通的對話做成，這種至近代纔通行；後者係用詩歌做成，莎氏的劇，都屬於此類。戲劇在性質上，又分悲劇、喜劇、抒情劇三種。第一種所寫的都是人間的慘史，劇中主角總受到一種莫可名狀的苦痛，或竟至於死。惟其如此，所以印象入人最深。惟其入人深，所以為戲劇的主流。

喜劇寫美滿的結果，或滑稽的事實。其主旨只在使人娛樂。再有一種，寫作者一時內心的思想和情緒，作品亦祇以怡情適性為目的，既非悲劇，亦非喜劇，即所謂抒情的劇本。莎氏的劇本這三種都有。羅密歐和周立葉，皇子漢姆來德故事，李亞帝和麥克皮司，四種是他最著名的四大悲劇。可惜這裏祇有前面的三篇。結果好萬事好，浪花餘韻，威內薩商人，錯中錯，一報還一報，維魯納二少年，等屬於第二種。而夏夜夢，隨你歡喜，冬天的故事，等幾篇又是代表的抒情劇了。他還有一部講Pantalagenet皇朝全史的歷史劇，可惜此間一篇不曾介紹。

但下面這幾種都是從原文忠實地把事實縮寫下來的，和蘭姆姊弟所作的，莎士比亞樂府本事却有不同。請讀者就在這裏略認了一認莎氏作品内容事實的真相罷。

(一) 夏夜夢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却說有一次雅典 Athens 一個公爵，名叫齊塞斯 Theseus 的，同亞美從 Amazons 的王后希伯列塔 Hippolyta 訂了婚約。當他們兩個談及他們未來的婚姻時，來了一個年老的朝臣，名喚依格斯 Egeus，同他的女兒火米亞 Hermia 和她的兩個情人，來求助於公爵。照父親的意思，要把火米亞嫁給德米屈斯 Demetrius 的，而她自己的意思，却非來深得呂桑德 Lysander 不嫁。齊塞斯聽了這話，對火米亞說，依照雅典的法律，她必須遵着她父親的意思去做，否則要定死罪，或終身不許出嫁。

火米亞心滿意足的，情願終身不嫁。她同來深得分別時，約定次日在一個一哩遠的樹林裏相會，一同逃出雅典城去。不過他們的秘密，給第三者知道了；因為他們把這計劃，告訴了火米亞的朋友黑利那 Helena。黑利那是愛德米屈斯的。她想把火米亞的目的說出來，德米屈斯必定跟去；而自己也可跟在他們後面；這樣德米屈斯不中意她，但她却得親近德米屈斯了。

正在這時，神仙之王亞白倫 Oberon，同他的王后推吞尼亞 Titania 發生了口角，因為這王后心愛一個小黑奴的母親，不肯把那小黑奴給亞白倫。所以這仙王，決定要去擲他的妻子一會；遂告訴了他的善於惡作劇

的仙僕潑克 Puck 教他拿三色堇菜的神秘汁，當推吞尼亞睡着時，倒入她的眼睛裏；她醒來時，見了第一個無論那種生物，她就會同他發生愛情。

這時樹林中，適有一般工人，在那裏練習一個戲劇，預備在齊塞斯公爵行婚禮時表演。於是潑克就用了他神怪的手段，把他們中間一個織工名白德姆 Bottom 的頭，變成驢頭，這又胖又醜的人，帶着一個驢頭，就是那可愛的仙界王后，醒來時遇見的第一個生物。當她醒後，把眼睛一擦，稱謝了那三色堇菜的汁，馬上就和白德姆有情。她曲轉她的臂膊，繞着白德姆多毛的頸項，在他的耳朵上，結着許多鮮花。又吩咐她的仙僕，服從白德姆的任意意志。

亞白倫又告訴潑克，說有一個失在林中的雅典人，不顧自己真正的情人，而想一無意於他的處女。教他去把那迷惑的德米屈斯的心變過來。那知道時來深得同火米亞，剛從雅典走到這地，走得疲倦了。當潑克飛過時，他們正在這地臥着休息；於是潑克把來深得誤認爲德米屈斯，就榨出那神奇的汁，倒入他的眼裏。等來深得醒時，黑利那剛走來，就立刻把他對於她的愛情，告訴了黑利那。這神術已錯施了，來深得棄了火米亞，去跟黑利那了，而黑利那却常常避開他，因為她依舊愛着德米屈斯。直等到亞白倫同潑克在林中游行，看見可憐的火米亞。在那裏苦拒這堅持的德米屈斯時，纔知道這人方是亞白倫所說的雅典人。爲更正錯誤計，潑克又去把德米屈斯的眼睛迷住，於是他一見了黑利那，就馬上同她相愛。黑利那此時以爲來深得同德米屈斯都假裝相愛，去侮弄她，反驚惶失措起來，幸而那神秘的情汁，能使人昏迷，也能使人清醒的，所以潑克又滴了一滴，把來深得恢復

轉來，再到他的火米亞那邊去。

同時亞白倫也懊悔他自己不應該悔弄他的王后了。當她愛那驢頭時，他已把那小黑奴取來，又弄個支慮，使他的妻子，相信她自己不過是做個夢。於是恢復她的眼睛，到原來的樣子。約定以後再不爭鬧。織工白德姆也非常快樂的得着他本來的頭，不過他變成驢頭時，也未嘗不快活呵。

號角之聲，起於林中，就是那齊塞斯同希伯列塔出來打獵了。他們遇着黑利那同了德米屈斯和火米亞同了來深得，這時四衆都互相和解了。當依格斯對那公爵說這是火米亞自由擇夫的時候時，德米屈斯就告訴他們怎樣他已經變了心，他道：「今後我的心只向着黑利那，我的目只看着黑利那了。」

從此來深得和他不再是火米亞之手的情敵了。於是一同都到宮中，很快樂的大家慶賀。并且看那工人的戲劇。在這劇中，織工白德姆為主要脚色。

(二) 結果好萬事好 All Well That Ends Well

却說法國南部，老息倫 Rouillon 地方的一個年少伯爵，名白屈姆 Bertram 的，因要離開他的宮城，到巴黎 Paris 王宮裏去故，到他早寡的母親前去告辭。這時爲了別離傷心的，決不是單是他母親一人。除她之外，還有一位，由伯爵太夫人像親母樣撫養大，名叫黑倫那 Helena 的女子，也覺得悲傷萬分。她愛着白屈姆，但不敢對別人說，她雖是個名醫的女兒，但又那敢希望高攀一個天潢貴胄呢！

正在憂傷的時節，黑倫那心中忽轉到一個勇敢的計較。當時法王又生了重病，朝內許多有見識的人，都已說他是無望的了。王所患的病，曾經黑倫那已死的父親醫好過一回。他所用的藥，黑倫那還記得起。她想着，就自言自語的說道：「爲什麼我自己不也到王宮裏去呢？」她說這話時，以爲只有自己一個，並無別人聽着；所以她的聲音，倒亦不低。其實已被一個僕人聽見，走去告訴伯爵夫人了。

那伯爵夫人聽了，非但不怒，反而告訴黑倫那，說她已尋出她哭的真正原因來了。還說倘黑倫那將來能做她的媳婦，她也很歡喜。又允許去幫黑倫那設法上王那邊去。

不一會黑倫那到了病王的面前了。那王不允許她上去醫他的病；但黑倫那堅請要試，她說設使她失敗了，她情願承受任何責罰，但萬一成功了，她說她的報酬，只要讓她自己選擇一個法國王統的貴人，給她做丈夫。這事王答應了。

等到王的病復原，他就召集他的許多朝臣，一齊的討論他已經允許那女醫生的條件。王說，他還要給她財帛，升她品位，以賞其療病之功。當黑倫那走到白屈姆前請成配偶時，年少的伯爵極力反對娶她，然而他的忠心，倒底把他的驕氣制住，所以後來終於答應了。但婚禮一過，他就背了新娘，逕自到脫斯根納 Tuscany 地方出征去了。

這時可憐的黑倫那，倒作了報惡消息的使者，她回到老息倫，帶給夫人一封從她兒子來的信。在這信中，書詞決絕，誓不歸家；并對黑倫那說，他將終身不復相見，除非黑倫那能得到他那着永不離身的戒指。

平素溫柔而膽小的黑倫那，並不因這輕蔑的樣子，而稍殺其志，所以她就着了進香者的衣服，動身到那戰爭的，弗老倫司 Florence 地方去了。

弗老倫司住着一個寡婦同她一個女兒達安那 Diana。那白屈姆常用愛情去和達安那聒噪，達安那終不聽他。他甚至要她答應，黑倫那死了，就做他的妻子。那知道時，黑倫那已經來到弗老倫司，同那孀婦和她女兒住在一塊，已說好請求她們幫助了。所以達安那格外和白屈姆要好，乘機求他把他的戒指送給她，還說她也將要回送他一個戒指。

一天夜裏黑暗中間，在一個預定的地方，遵照着約定的辦法，一聲不響，白屈姆同達安那互調戒指了。在白屈姆心中這所遇的，一定是達安那，但實在並非，因在黑暗中，他不能看見，他的戒指早已錯給黑倫那了。

這時法國，傳佈一個謠言道，黑倫那自從離了老息倫後，已經去世，所以當白屈姆回家前，就已安排好第二次的婚禮，但這次新娘，必須出身高貴的了。這時白屈姆良心發現，對於他以為已死的妻子，突然生出了愛情來，他回到故鄉時，絕對不允再婚。剛在這個時候，法王到老息倫司來，而寡婦還同了達安那和假扮着的黑倫那到了。達安那拿一個離奇的故事，告訴法王聽，她說，伯爵的戒指，給她而實不會給她，伯爵在夜中，遇她而實不會遇她。說着又把黑倫那帶出來，手上還戴着那戒指，這事就够法王等一千人去猜想了，但伯爵此時對黑倫那確已有無限的深情。

黑倫那和白屈姆，經了許多的艱難和誤解以後，終究很快樂的聯合了。所以這劇就叫作「結果一好萬事全

(三) 浪花餘韻 The Story of "The Tempest"

却說從前地中海中的一個荒島上，住着三個居民；第一個是多智的老翁，名曰泡司柏魯 Prospero；第二個是他的風神絕世，正在妙齡的女兒米蘭達 Miranda；第三個是他們的僕人克立笨 Caliban。但居民雖只有三個，而泡司柏魯還有一個使僕，是一個仙人，或可稱為「狡滑的妖精」，名叫愛里而 Ariel。愛里而愛他的主人，非常誠心，因從前這島為大巫昔考勒司 Sycorax的故居，他拿愛里而用了符籙，拘在樹腹中，後來泡司柏魯來了，他是知道各種神術的秘密的，所以他就從那奇獄中，救出愛里而來。這大巫有個兒子克立笨，生來又醜又賤，沒有幾分像人。

一天，米蘭達正望着那茫無邊際，風濤洶湧的大海，她忽見有一隻船，在那駭浪中，非常危急。她知道父親，是會神術



的，便要求他去鎮住海浪救那些水手。但他的父親回答她說，激起這風浪就是他自己。他安慰他女兒，允許她必不沉死那船中人。他隨手告訴他女兒一樁非常奇怪的故事。

他說道，「十二年前，我是密蘭 Milan 公爵，但我對於金錢權勢及名譽等，向來是極淡薄的。生平只愛我的孩子和我的書籍。我有一個兄弟，就是你的叔叔安東尼 Antonio；所有一切國家政治，我都託他去辦。但他並不像我一樣，他既貪權，又貪財；並且他還想襲我的位，自己做國公。因此，他就投到當時我的一個讐敵，奈伯而司 King of Naples 那邊去。對王說，倘使他肯幫助他，來規我的屬地篡我的位，子女玉帛憑他取求。這樣約定了，一天夜裏，他和奈而迫司便拿我們父女，放在一個破舊不堪勉強能飄浮的小船中，聽其生死。幸而有個好友，在那小艘之中，替我放着許多必要的東西，還把我所心愛的書冊，也一起放在船中。這幾本書自從我們的漏船飄到這無居民的島上以來，一直做了我們最好的安慰者。好了，如今我們命運的潮流，是變遷了，憑我的智慧，所有舊讐，都在那風浪搖擺中的船上；不多一刻，就將都入我手中了。」

當泡司柏魯說這段故事時，他的仙僕愛里而已飄然的去了。一切仙妖的慣技，愛里而都會，甚至躲在一個女孩的針箍中，在他也不難。飛一般快引船到了海濱，他把那些水手不知不覺的帶上了岸。接上去他就帶了奈伯而司王的兒子福迭南 Ferdinand，離開別人，用耳語導到泡司柏魯同米蘭達這邊來。除去像昔考勒司那樣的大巫，恐怕沒有一個仙人，再能巧如愛里而了。

米蘭達一見這王子，立刻墮入了情海。那公子亦覺非得此人不歡了。泡司柏魯看他們的情形，心中暗喜；

但他欲試福迭南的情懷，所以初起先有意當他是個探子。

這島的那端，奈百而司王同他的同伴，從船上救出來之後，熟睡在那裏，祇有王的兄弟塞白司與

Selestina

和密蘭公國的篡位者安東尼二個人醒着，正在算計去殺死那王，預備他們回到意大利後，可以得他的財產。他們計劃的時候，想不到有狡滑的愛里而在傍，其實他多智的主人，早已差他去守着那王了。這活潑而不可見的小



Where the bees hum, there I find
In a meadow-bell I lie
There I couch when only do cry
On a boy's back I do fly
After summer merrily
Merrily, merrily shall I live now
Under the blossom that hangs from the bough.

317

愛 里 而 的 歌 聲

妖精在翰若魯 Gonzalo 的耳旁作歌。原來這翰若魯就是從前當泡司柏魯動身漂浮時，同他預備食物和書冊的人，這時亦來到島上了。愛里而所唱的是：

「濃濃好睡的，須記那旁有人打算你吓；

殺機已動他們來了吓；

要命麼趕快，揉開倦眼。

醒吓醒吓！」

翰若魯忽於夢中跳起，那王也驚醒了。

他們決定動身去尋福迭南去。

塞白司與同安東尼的詭計，就此一

場無結果。愛里而引了王等一千人到一個山洞裏，在這洞外，泡司柏魯已畫了一個神圈。

當他們都立在這神圈中的時候，泡司柏魯就着他從密蘭帶來的麗服，出現在他們前面。這時他的舊謎，

不知道他是人是鬼，都疑心起來。

泡司柏魯把他的離奇的故事，告訴他們；更赦他們的前罪放他們自由。

奈百而司王，對泡司柏魯說他在這島上，失了他的兒子；泡司柏魯微笑着說道，他也不見了他的女兒。說着

再引了這一羣人，都進到洞裏來，叫他們看，福迭南同米蘭達二人，欣然在一塊兒下棋。

泡司柏魯對於愛里而的作爲，非常歡喜。便在他們全羣航行歸國，辦福迭南公子同米蘭達白，婚事以前，就釋

放了他。

(四) 威內薩商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却說從前威內薩地方住着一個慷慨的富人，名叫安東尼 Antonio。他的商貨一船一船，運過海洋，到很遠的地方去賣。但安東尼雖富，而他好朋友巴散奴 Passarino，却非常之貧。他每每對自己說：「我的財產，都在我血管中流行。」意思就是說自己是一個上等人，但缺了世俗的財產。

巴散奴深愛了一個又美又富的婦人鮑希霞 Pottia。他住在一個遠的地方，名叫貝而孟德 Belmont。一天巴散奴正要去看她時，但因顧自己太窮不能這樣的就去，他就把這情形對安東尼說。安東尼生平總是很情願幫助朋友的，所以他聽了這話，馬上就代他去想法得着那必需的金錢。不道這時安東尼的船隻，還都在海中未歸，他的財產都在水中，絲毫沒有一個現錢。他便決定去向一個專門做借貸事業的老猶太人去借。這猶太人名叫歌洛克 Shyllock。他是素來恨安東尼的，因為這仁厚的商人，常常借給人錢，而不取子金，這樣使歌洛克的生意大受影響。歌洛克更知道安東尼最看他不起，而最不喜歡安東尼之處，因為安東尼是個耶穌教徒。所以如今當他的仇敵（他指安東尼者）來向他借貸時，他想這次非重窘之，不足以洩猶太人心中之憤。

歌洛克想只要安東尼的船沉了，或被海盜搶了，他就不能償債。於是他就假裝要立一個戲約，自願借錢給安東尼，不過須有條件：如果三月之後，不能償還，安東尼須剝他自己的肉為債。安東尼以為他的船在三月之後一定回來，他就立刻簽定了這奇約。這樣，巴散奴得了錢，同了他的使僕格來替 Gratiano，一同去看那富的承繼女鮑希霞去了。

常鮑希霞的父親臨死時，他給他的女兒三只小箱子：一只金的，一只銀的，還有一只鉛的。在每一只

箱子上，都有刻着一句的題詞。那金箱子上題的是「那一個人揀了我，得着許多人所要的東西。」銀箱子上題着「揀了我，得他所應得之物。」那鉛箱上却說「揀了我，定以他所有的給人。」這三只箱子裏內中有一只，藏着一張鮑希霞的照。無論那一個自稱愛她的，須能揀着這有相片在內的小箱子，纔可以娶鮑希霞。

有許多求婚的，都來在這奇怪的愛情影中試他們的命運。那般揀着非分妄想，而自命高貴的人，不擇金的，便擇銀的。但如今鮑希霞所真正愛的巴散奴來試了，鮑希霞同她的女婢聶里莎 *Nelissa* 在旁，不覺有些擔心，唯恐巴散奴也將揀了個錯。說也奇怪，他却取金的銀的，而擇了鉛的一只；在這鉛箱中，當然就藏着鮑希霞的小照了。

正在他們興高彩烈，慶賀這個快樂的選擇時，巴散奴接着一封安東尼給他的信，上面寫着，說他的船都已沉沒了，歌洛克正在那裏要求他的一磅肉，下面他還說他爲他朋友而死也願意，倘巴散奴能去和他握別便死而無怨了。

這時巴散奴就把他不幸的故事，都告訴了鮑希霞，鮑希霞教他趕快到他朋友那邊去，再作道理。但巴散奴一走，鮑希霞就立刻作書給她的一個表兄貝拉略 *Doctor Bellario*。博士是一個有名的律師，然這時鮑希



(所會人太猶)幕一之人商牌內威

霞寫信給他，却非去請他來，不過要借他的律師禮服，爲她自己假扮之用，再借一身律師書記的衣服，給侍兒聶里莎穿。衣服一借到，她們兩個就扮了律師同書記的樣子，立刻動身到威內薩了。

這時那般有心要看看這奇案的人，都聚集在法庭之中。法庭中間，就是安東尼·巴散奴，歌洛克，格來替，威內薩公爵，四周立着許多閒人。聶里莎化裝了像一個律師書記的樣子走了進來。她走入法庭，就把一封貝拉略博士的信讀出，信上寫着說他因病不能來，但是他請了一位從羅馬來的年輕朋友貝而莎博士 Doctor Baldazar 來代他的職務，說他非常能幹，定能辯護這案件。他還說他從來沒見過這樣一個「少年老人」，其實來的不過是假扮的鮑希霞罷了。

鮑希霞的智慧一如她的美貌。她的言語字句中，起先專把歌洛克的希望，增大擡高。歌洛克得意揚揚贊她是「但尼而再生」。最後她却說歌洛克照例應得安東尼的一鎊肉，但須按兩種條件，第一，歌洛克割肉下來時，其重量必須的恰爲一鎊，不準有一毫之差；第二，契約中所訂的，是肉而不是血，所以割肉時，亦不準流出一滴血來。這種條件，當然是不可能的。這時歌洛克知道他要想害別人的，反而害着自己了。他情願不要錢，離開法庭就走，因爲再去論及那契約時，自己的性命都要不保了。但鮑希霞却不輕易放他走，她止住他，對他說道：

「法律上有一條，說凡在威內薩地方上的外國人，如果有設計要想害及公民的性命者，他的錢財應該充公，一半做地方公費，一半就要給他所想害的人；而他自己的性命，還要看公爵的慈悲，再行定奪。」

這樣一說，歌洛克非但失了錢財，還恐怕連性命都沒有了。後來還是由他自願將他的財產給他自己苛待

的女兒極息卡 Jessica 同她的情人陸倫乍 Lorenzo 再脫離他自己的宗教免了罪。

巴散奴得這美滿的結果，快樂已極，他就向這假裝的法律博士請願，說他要什麼，就給他什麼爲報。不道這律師不要別的，却要他手上帶的戒指。巴散奴聽了，吃了一驚。原來這巴散奴的戒指，是他在貝而孟德臨別時，由鮑希霞給他而自誓終身不離的。但話已說出，便只能給他。那律師的書記，也要求得了聶里莎所給格來替的戒指。

巴散奴於是帶同着安東尼，回到貝而孟德去看鮑希霞了。當他們一到，鮑希霞同聶里莎就都問他們要戒指看。他們兩個（巴散奴同格來替）都拿不出。鮑聶二人，嬌嗔了一陣，再把他們自己手上的戒指顯出來。安東尼纔知道他的性命，還是被鮑希霞的巧計救的。鮑氏又給他一封信，那安東尼的快樂，就格外的完滿了；這信中，說以前所傳安東尼失了的三隻大船，已經很安全的抵港。

（註 一） 但尼而 *Dante* 爲猶太的良有司，以善判得名，此地乃借用之以極稱鮑希霞的能幹。

（五）威內薩的摩阿黑人倭德魯 *Othello, The Moor of Venice*

却說威內薩城，現在雖然不過是意大利國內許多莊嚴美觀的城中的一個，而從前却是一個大共和政府的氣象。差出去許多大使，到世界各強國；政府非但統轄威內薩一城，并且還統治許多別的城；他的許多船舶，都遠到海外各國去經商；他的兵士水手，都在別的地方，得着許多殖民地。當此極盛時代，有一個摩阿人，或稱黑種人，

從非洲北部來，名叫倭德魯的，是威內薩軍隊中的一個赫赫有名的領袖。他是一個很有德性的人，他雖是黑種，却很有幹略，所以他給差出去，做了才潑勒斯 Cyprus（地中海中的一個島名）海島上的長官。這島當時是屬於威內薩的。

這時倭德魯於享軍功的尊榮外，又得了一個美人的鍾情。這美人是威內薩城中第一個美麗的婦人，名喚德地母 Desdemona。她是威內薩政府中人員，或稱上議院議員巴旁多 Brabantio 的女兒。這事似乎很奇怪，一個美女會拒絕了許多很富的少年求婚者，而去愛一個黑人。她的相夫，是尚德而遺貌的。她最喜歡的，就是去聽倭德魯講他自己列陣大戰等驚人的經歷；見虜於敵之後，聞不容髮的逃逸；和陸路游歷水中冒險的故事。

德地母那很知道她的父親，一定不會嘉許她去同一個摩阿人結婚，所以一切都瞞了他做。一天夜裏，忽地有兩個人來喚醒了巴旁多，告訴他說德地母那已經離了他，去同倭德魯結婚。他聽了，異常震怒。那兩個人中間的一個，名叫



倭德魯講他的故事

亞古 Tago，本是倭德魯手下的一位官員，但却恨他刺骨，因為亞古在軍中，同加雪倭 Caerio 兩人是同等的官員，一天軍中有一少將的缺，亞古想自己一定可以升職，而倭德魯却給了加雪倭之故，論這兩人，亞古狡猾陰險，無惡不作，而加雪倭却誠樸忠直，不過也容易引入邪路罷了。

這時巴旁多就在微臬司公爵，同議員面前，控訴倭德魯的不是，他們起初還是左袒着他。幸而倭德魯的回辯，能把偷竊德地母那一節，說得光明磊落，不失英雄氣概，使公爵及議員等，又回頭都左袒了他，而尤以德地母那自己證明一段，為最有聲勢。她自己說她是愛這個豪勇的摩阿人的，而且她以為做了他的妻子，亦是一件很足，以得意自豪的事情。

就在這夜裏傳出消息，倭德魯効力國家的忠心，又要受一次試驗一次了。這是甚麼呢？就是他受了命令，星夜去防守才潑勒斯海島。此時那島，又受土耳其人 Turks 的攻擊。

於是這勇士，就立刻動身到才潑勒斯去，德地母那託亞古照管，這時倭德魯還以為亞古是對他忠心的，又請亞古的妻子愛密里亞 Emilia 來服侍德地母那。倭德魯走後，加雪倭乘了第二隻船，亦就上去，而亞古同了德地母那，坐了第三隻船，亦動身起程。加雪倭第一個到那島上，在風濤中，他不見了倭德魯的坐船。亞古在海中，遇着順風，所以他也到。那在倭德魯之先。這時亞古對加雪倭的妒意，便立刻看出來。他一心，在那裏計算去破壞少將，而德地母那却待得他比亞古還厚。

不久，倭德魯也到了。好消息傳來，土耳其的船隻，都已在那暴風中碎沉。這風浪就是使他自己的船，也幾



乎遭着危險的。魯德魯異常歡喜這樣他可以專心致意於他的新娘了。在他到這島上那一天的夜裏，他就吩咐加雪倭維持堡中的秩序，莫要讓軍士有絲毫的擾亂。那奸詐的亞古，就乘機開始實行他的惡計起來。他力勸加雪倭吃酒，灌得他大醉中傷了魯德魯的前任總督馬脫那 Montana。魯德魯出來查閱，那禍首亞古，就給他一個報告，說加雪倭怎樣怎樣，如此如此。魯德魯此時還以為亞古在那裏替加雪倭遮蓋。他很惋惜的說道，「加雪倭，我愛你，但你不能再在我手下供職了。」他就委亞古做了衛隊長。這一來，這個惡徒第一計，就告成了。但這還不算壞，壞的還在後頭呢！

可憐的加雪倭，求助於德地母那，請她在丈夫前說句好話。仁慈的德地母那答應他了，因此亞古又起了一個惡計，使魯德魯相信，德地母那的所以同加雪倭說情，是因為她同他有愛情的原故。亞古這個計劃，定來非常的精密，辦來非常的妥貼，到底終把這疑藥，滴入魯德魯的心中去了。自此以後這摩阿人的妻子，對他全失信用；而且魯德魯相信他的妻子對他，已是沒有愛情了。他這時幾乎爲了妒忌

而發癡。時機總是幫着亞古施他的惡計。在未結婚之前，倭德魯曾送給德地母那一方精美的手帕，說這手帕有一種神力，有牠在手，牠的主人翁就使丈夫覺得可愛；但一朝失去，她便變成可恨。亞古早已想去得着這方手帕了，他就促妻子去偷。

一天，倭德魯正當在那裏起疑，心中不舒服，聲稱頭痛時，德地母就把手帕給他，但倭德魯把他丟開，說道：「你的手巾太小。」那手帕落在地板上，愛密里亞立刻把他拾起來，給亞古去了。一場大禍就在這條小小的手帕上發生。亞古把他放在加雪倭的屋裏，可憐的加雪倭看見了這手帕，就當他一件很美觀的東西，拿去送給一個婦人。他既不知道這方手帕原來是誰的，更做夢也想不到倭德魯已被亞古請來，看這手帕過，證明德地母那已把這至寶貴禮物送他。

這時倭德魯確信他的妻子對他已失愛情，便決定殺死她。那時德地母那正睡在床上，睡態的美打動了他的心，所以倭德魯又俯身，同她接了吻。這一吻，把她驚醒，當她慌問他的來意時，他只吩咐她祈禱，告訴她，說他已知她對於加雪倭的私情。可憐德地母那要想伸辯她的無罪，也是徒然。嫉妒的丈夫，用床被蓋緊，把她悶死了。

看看氣絕的時候，愛密里亞突然跑進房來，把她自己丈夫亞古所做的惡事，盡行告訴出來；號泣這受欺的阿人，竟殺了一個至死愛他的神聖。

這時亞古也跑了進來，見他妻子，在這裏告發他，把愛密里亞一刀刺死，轉身就逃；但這時許多的人都到了，仍

被捉了回來。倭德魯怒極，就傷了他。

倭德魯這時纔知道，他自己怎樣受着欺騙，去相信這樣一個惡人，而不信賢德的妻子。悲憤填胸，就舉刀把自己也一刺，倒在他天真無罪的妻子身上，用他將死的一口氣，哀號道：

「吻你，而又殺你；我的罪，罪無可道了！」

死了罷，我最後的吻你了！」

(註 一) 摩阿是回部，曾大勝西班牙王其國，後被逐出，居於非洲之北。

(六)第十二天夜裏 (一名「你要甚麼」) Twelfth Night: or, What You Will

諸位看了這篇的題目，決不以爲莎士比亞做了這個戲曲的時候，一時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題目，所以用了這個離奇的題目來充數罷，不錯，像莎士比亞這樣的一個富於意思的人，確不該還會找不到一個題目給他自己寫一個戲曲。然而這種事情竟會發生，傳這隻戲曲的所以取名叫作「第十二天夜裏」，並沒有別的道理，不過因爲這曲戲的第一次表演在正月六號；而在莎士比亞的時代，這耶穌聖誕日以後第十二天的正月六號，是當作一個佳節日子的。

却說在亞屈亞的克海 Adriatic Sea邊上，有一個國家，名意律立埃 Illyria。一次有一隻船航行到那邊去，途中遇險，舟中有一個馬賽林 Mossaline 人的雙生子女，都落入水中。這男的少年，名西拔司勳 Sebastian，他

的姊妹叫作微瑚拉 Viola。

但他們兩個，運氣都還好，在那船破沉時，他們都得免於溺死。然兩人並未一同抵岸，彼此都不知道彼此的命運。微瑚拉被一個海中的船長救出，得了他的幫助，微瑚拉就計算去打扮她自己，做一個侍僕的樣子，到意律立埃公爵奧昔奴 Orzino 的宮裏去。她如今究是一個單身女子，所以還是扮個男子，安穩得多。計議定了，她便扮成一個美男子到公爵面前，就蒙他收留了。

公爵愛着他國裏的一位青年而富有的倭立微亞公主 Countess Olivia，並且還想要娶她。不過倭立微亞已經拒絕他的求婚，不見他的面，且聲明在七年中，閉門却掃，紀念她已死的兄弟。於是公爵就想到這貌美年青的侍僕，却是個極好的青鳥使，所以微瑚拉就被奧昔奴差去，對公主替他做個說客。但微瑚拉去和公主一見之下，倒弄得沒有了主意，她非但不能使得倭立微亞回心轉意，反叫她愛上了自己了。

這時又來了一個酒徒，叫做安屈魯倭啟克先生 Sir Andrew Aguecheek。他一逕夢想着倭立微亞。見公主同公爵的年少侍僕，款有情愫，便奮勇和微瑚拉挑戰，約去決鬪。

這樣，微瑚拉的喬裝，反引她進了險境去了。她茫無所措，正不知怎樣纔好。自船破以後，到如今已過三個

月了；她的兄弟西拔司勳，這時同了他的朋友安東尼 Antonio，也正取道望奧昔奴的王宮而來。安東尼待西拔司勳，非常忠心，他把他所有的錢財，都給了他的朋友。不過他曾同那公爵用過兵，所以這時不能同西拔司勳進宮。他們兩個，不得不含悲的分了路。安東尼和他的朋友別後，走了一程，來到一處，這兩個方想開手決鬪；他

定睛看，那兩人中年少的一個，不是別人，正是西拔司勳。他大驚，便上前去阻止他們。實在那爭鬪的人是誰？我們大概也可以猜着，他們就是安屈魯同微瑚拉。這老儒夫，正步步進逼這年少的侍臣，使她不得不用她的刀。在這個時候，遇安東尼到了。干涉的結果，非但止住他們的決鬪，更驚動了公爵的幾個扈從。他們一見安東尼，仇人相見，立刻把他捉住。安東尼以爲所見的是西拔司勳，便回頭問她把從前所給的錢，還自己一些，預備一用。這一來弄得微瑚拉莫名其妙，祇能拒絕，聲說她以前從沒見過他，不認識他。

當微瑚拉遇着這種情形的時候，西拔司勳也給人家誤會了。那安屈魯，自被阻止，就在倭立微亞的門口，遇見了西拔司勳，他還只道他是微瑚拉，就拔刀相向對着那少年。他那裏是西拔司勳的對手，但自悔孟浪也遲了。這時公主，目睹他爲了自己，和安屈魯決鬪和決鬪時的氣概，愛心更切，不及顧什麼羞澀，便拉了西拔司勳進去，老實對他說，自己對他的愛情，同她情願嫁給他的話。

這真是西拔司勳最奇的奇遇了。但他見這女子生得年少貌美，婷婷可愛，就將計就計答應下來。牧師馬上就來，他們兩個的婚禮，便毫不耽擱的舉行。七年的悲傷，死去的兄弟，此時都已不在倭立微亞的心上了。以下一幕的布景，是公爵的裁判室。這裏安東尼已經被那些人，帶到奧昔奴面前。他看見微瑚拉站在公爵身旁，還以爲她是西拔司勳，開口就責她的背義，忘了已過三月的友情。

那公爵聽了安東尼的一番話，真如入五里霧中。他這侍僕，才用了三個月，爲什麼安東尼却說以往三個月和他在一起起來。正在這時節，倭立微亞又到，她一見微瑚拉，就稱「我的丈夫」；這時愈鬧愈糟了。公爵只道自

己爲侍臣所賣大怒。微瑚拉雖極力辯白，說她並沒有同倭立微亞結婚，也沒有甚麼牧師來舉行婚禮等等，但那裏說得明白。這事還弄不清，那知安屈魯又到控訴公爵說他的侍臣，打破了他的頭，幸得好友脫培白而去先生Sir Toby Belch替他醫治，嘮嘮叨叨說了許多，疑雲更厚了。

當這些事情纏繞不清的時候，忽然的西拔司動出現，一切纔明白。他解釋了一番以後，又發現公爵的侍臣，並非別人，乃他自己的姊妹。兄妹相見，如在夢中。於是這時西拔司動同倭立微亞既成爲夫婦，因而與昔奴就把他的手同他全副心胸，都付了微瑚拉這一齣喜劇，就這樣浪漫的結束。

(七) 羅密歐與周立葉 Romeo and Juliet

却說在古代的時候，意大利國內微魯納 Verona 城中，有兩巨家，是世有夙仇，互相怨恨刺骨的。這兩巨家的名字，一曰孟太格 Montague，一曰加波勒 Capulet。孟太格家裏，有個勇敢而貌美的嗣子，名叫羅密歐的，屬意於美人羅塞林 Rosaline，而羅塞林拒絕，不同他有所接觸，所以因此羅密歐是非常的憂悶，以至於日間不行樂，夜裏不安寢。有一天，適逢羅密歐同他的表兄弟本伏利 Benvolio 在街上說話時，一個僕人來到他面前，手裏帶着一張紙，教羅密歐讀，原來這張紙，是加波勒家裏將舉行跳舞大會，請客赴會的名單，所以凡有客人的名字，都在這紙上；羅密歐注意着羅塞林的名字，亦在賓客中之一。因此本伏利就提議，說他們二人，亦應戴假面具，去參與此跳舞盛會。羅密歐更想，倘能去看看會中許多可愛的麗人，或可不顧那輕蔑的羅塞林了。



密歐，於是立刻就要同他爲難；然加波勒屋裏的家長，却把他止住了；說羅密歐很自尊的，人家都說他是一個有道德而教養優良的少年，人以禮來，不可以非禮往。

這時羅密歐已走到麗人身邊，親她的手，說了幾句贊慕的話之後，他就知道那麗人對他，並無不喜歡的表示。

然這有情人（指羅密歐）總

以爲要忘掉羅塞林，是萬不可能的事。但到那一天，當他在他仇敵的屋裏，同許多跳舞的人，混在一處時，羅密歐忽然看見一個天人；她是這樣的美麗，看起來竟像「烏鴉羣中，雜以一隻雪白的鴿」一樣。於是羅密歐就決定要作速去同她講話。當他問一僕人，這麗人叫甚麼名字的時候，加波勒家裏一個少年，名太僕 Tybalt 的，聽見他的聲音，就知道他是羅

但當他知道這個麗人並非別人，乃加波勒的獨女周立葉之後，又轉喜爲悲了；他所鍾情的如何却是他父親的仇敵的女兒呢。

夜半羅密歐要走了；然他覺得不能離了周立葉所在的地方，向着家裏跑。所以他跳過短牆，直入加氏園中；當他隱匿在那夜裏的黑暗中，他看見麗人現於窗上，在那裏對着晚上的空氣，呼羅密歐的名字，說道：

「羅密歐吓羅密歐，你爲什麼又是孟太格家的羅密歐吓？要當脫離你的父母背棄你的姓氏罷；要不然，倘你畢竟愛我，便我不屬了加波勒罷！」

當周立葉在這一談話中，再說了幾句，羅密歐就走前一步，來告訴她，說如今他自己也恨他的姓氏了，因爲這是周立葉家世仇的代表。這夜，他們山盟海誓訂了終身之約，無論怎樣危險，他們的目的，總要達到。

次日清晨，羅密歐到了一個寺僧老倫司 Friar Laurence 的密室裏。那牧師（即老倫司）以爲這有情人，一定又是在夜裏哭羅塞林的無情，不能入眠而來的。然他聽了羅密歐說有了新的情人，他就非常的驚駭；但他馬上很快樂，因爲他想如今設使這一對佳人，果能連合，那麼，加波勒家同孟太格家兩族中的爭鬪不和，或者就可以藉此告終；這倒也是一件大好的好事，所以他就很情願的允許，去使他們私下結了婚再講。不多一刻，周立葉親身到了，於是牧師老倫司就立刻把她做了羅密歐的新婦。

這事纔過，羅密歐的朋友麥荷都 Mercutio 和太僕大起口角了。麥荷都是微魯納王的親戚，性情最躁急。這時羅密歐也在場，太僕就立刻遷怒羅密歐。但羅密歐因爲剛纔同一個加波勒家裏的人結婚，正要和那家

族修好總不計較。但麥荷都那裏肯耐，就拔出他的佩刀，來同太僕格鬪，但結果竟爲太僕所殺。

羅密歐眼見朋友殞命，不能不替他報讎，他也殺了太僕；但適在這個時候微魯納的王到了，他對於這兩家的紛爭，久已非常厭惡。見羅密歐這樣，不覺大怒，便把他定了個充軍的罪。

老倫司勸羅密歐，教他逃到蠻丟阿 Mantua去候着，等老倫司把他們的婚姻宣布後，便去哀求王的特赦，然後再回到微魯納來，這時一切便不要緊，好事也成了。同時周立葉的老乳母，又送了一隻戒指來給他。羅密歐同周立葉略聚了一聚，便離微魯納去了。

周立葉此後終日埋在憂愁悲慘的當中了，她的母親，以爲這是因爲她的表兄太僕死了的原故；所以後來見有個年少貴人，名巴律司 Paris的，來求婚時，便答應了他。

周立葉起初拒絕，後來她就走到寺僧那邊去商量；她說她寧可殺她自己，而不願去同巴律司結婚。要想一個免了這結婚拚命的計策，那寺僧就給她一個玻璃壺，教她在她的母親所定，結婚那一天的夜裏，把這壺中的東西飲了。原來這壺中，含着一種藥，飲了能使人離魂，在幾天中間幾如死人的樣子；這樣她將被放在本族的墓中；同時老倫司就寫信給羅密歐；當周立葉從她長眠中醒來時，他的情人（指羅密歐）便可她身旁，預備同她到蠻丟阿去了。

這寺僧的離奇而危險的計劃，居然步步實行，周立葉已入墓，羅密歐也來了；不過羅密歐來時，只道她是真死，所以他也帶了毒藥，預備死在周立葉的身畔。那知墓中還有先來的人，等到他到，巴律司已在周立葉的尸身上

散着鮮花。兩人爭吵起來，巴律司便在殯舍中喪命。

羅密歐於是開了墓門，把巴律司的尸首，放在太僕的旁邊，然後再注目看着他的妻子美麗的面孔，和他作最後一次的接吻後，就飲毒而死。

老倫司直到羅密歐已在墓中半點鐘後纔來。這時正是周立葉將醒之時了。他進了墓，見羅密歐臥在血染的巴律司身旁，又見周立葉已顯出復活的記號，便急把她喚醒。醒後，老倫司叫她到寺中和女姑子同住去。忽聽外面足聲已近，老倫司就逃了。

周立葉看見了她的已死的羅密歐，同流血的巴律司，就攫取了羅密歐的短刀，把她自己刺死。

這時許多更夫已跑進來了，他們就去召集了孟太格同加波勒兩家的人，又把寺僧帶了回來。老倫司就對這一班驚奇

的人，把這個悲劇的原因，從頭至尾解釋了一遍。於是微魯納王，亦把這兩個少年情人之死，歸咎到兩巨家中的爭鬪；當他叱責他們兩家時，那孟太格家所有的人，同加波勒家所有的人，都悔恨而感動了。



孟太格爲「誠而且忠的周立葉」立了一個金像，加波勒也同樣給羅密歐鑄了一個，放在一起。這樣兩家巨室的敵意夙怒，從此終結。

(八) 丹麥王太子漢姆來德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却說每在中夜時分，適逢鐘鳴十二下的時候，丹麥前王的鬼影，常現於愛而辛拿宮中 *Castle of Elsinore* 的牆上。於是衛隊中驚嚇的兵士，就把這事告訴了太子漢姆來德，而漢姆來德就決定於下次再現時，要去同他父親的鬼靈說話。爲了這個原故，他就是一個寒冷黑暗的夜裏，一直候着，等到中夜時分，鬼居然出現了，并且還舉手招太子去；太子的忠心的侍臣，以爲將不利於他，教他不要跟去，太子不聽，奪了手出來，便跟在鬼的後面走了。漢姆來德最孝順他的父親。他爲了兩月以前王之長逝，悲傷至今，猶日進無已。他對於他自己母親杰德魯王后 *Queen Gertrude* 非常憤怒，而對於他父親的兄弟克老丟 *Claudius* 尤甚，因爲前王新喪未及兩月，克老丟就娶了杰德魯王后，而自己做了皇帝。

這齊宮太子的心中，既快快於可恥的行爲，早就對於他自己親愛父親的死，動了疑念了。這時鬼魂把其中真相，盡情告訴了太子。鬼說他倒底是被他的兄弟置毒藥死的，因爲他的兄弟，要想後來娶他的王后，登他的王位的原故。漢姆來德聽了之後，他全副的精神同思想，就轉到復讐的方法上面去了。父親的陰靈，又激勵他一番，他便決定不誅篡逆，誓不干歇。他想實行他計劃的好方法，莫如佯狂。此後他和心愛美女奧斐立 *Ophelia*



說話時，也都是瘋話了。

會逢有一羣伶人，來到宮中；漢姆來德本在那裏尋證明新王罪惡的各種方法，就想不如帶這羣伶人，到母親同後父那邊，借他們的手去試這兩入。

決定了以後，漢姆來德就把一切如法布置，他教那班伶人，次日演一齣關於微納斯公爵 Duke of Venice 被弑的戲。還替他們在劇本上加了幾句，說有一個王，給他兄弟藥死，占了他的王位；又佔了他的寡婦等。他說：

「這齣戲就是我要藉他去捉那王的天良的東西。」

這樣一切都了當了。次日這齣悲劇演時，台上的事蹟，完全同漢姆來德的父親致死的各種詳細情景一樣。也是當王睡着時，把毒藥倒入耳中。有罪的克老丟同杰德魯王后，不能再看了，離劇場出去時顯出神色倉皇的樣子。

這齣戲真的捉到了王的天良了！

克老丟怒甚，急向杰德魯王后說，吩咐她去訓斥她的兒子。

杰德魯就把漢姆來德召到她的私室中。

倭斐

立老父普魯臬司 Polonius，怕太子的痲病，將鬧出激烈的事來，所以他就隱伏在帷後聽着。王后斥責他的兒子，說他不應該教伶人表演那種戲。漢姆來德直截的告訴她說，今天不是他（太子）在所設出的明鏡中，照到了王后的心，本不放她過去。太子話，狂放已極，王后怕他弑母，大喊救命，普魯臬司見狀不佳，便在帷答應她的喊聲。漢姆來德只道是克老丟便假托帷後有隻老鼠，在那裏騷擾，拔出他的佩刀來，把這老朝臣斬死。然後他再說許多狂放同譏刺的話，罵他的母親，直至皇后懇求他不要再說而後纔止。

但是美麗的倭斐立所遭的命運，何等可傷呀。她早以為他情人對於她已變愛為恨了，接着又聽見她的父親，死於太子之手；痛父之死又不能報仇，除了自毀，她還有什麼事做。

至於克老丟王，知道太子有異志後，唯一的理想自然要把漢姆來德除去。他寫了一封信，叫太子蕨至英國，信中的話，是請英人在漢姆來德登岸時，置之死地。但這事竟沒有成功；因為載太子的船，在路上被海盜所劫；船上的人盡作俘虜；海盜知道太子獨放漢姆來德回丹麥。當太子同他的好友霍來旭 Horatio 回到愛而辛拿王宮裏來的時候，中途經過一個墓地，看見一個新墳，要在那裏掘起來；他們就站定了看，更想不到這墳為誰而營。不多



倭斐立和犯跟的命府

一刻，他們看見一個葬儀來了。漢姆來德同他的朋友，就退了一步；他們看見倭斐立的尸首，放在中間。原來這不幸的女子，在一河旁採集鮮花時，投水死了。

這尸首就很慎重的放入墓中去了；然倭斐立的兄弟來梯司 *Lactos*，心傷不已，奮身入墓願以身殉。漢姆來德淚如泉湧，也一躍上前。來梯司看見太子，正是殺老父的仇人，氣死長姊的禍首，扭住便打，並狂呼宣布他的罪狀。但後來為葬禮進行計，終於兩方都退出，獨留倭斐立在墓中。

不過決鬪終不能免。日期一定，宮中的人，都去看這個決生死的爭鬪。克老丟希望在此次除去漢姆來德；他就預備了一杯下毒的酒，敗了不必說，萬一太子勝了，便酌上去，也可置之死地。更預備一柄尖上有毒的劍，供給來梯司使用。交綏的時候，漢姆來德既受傷，無意中和來梯司調錯了兵器，來梯司便也着了一毒藥刀。同時，杰德魯王后見兒子的刀法妙，滿心歡喜見酒便飲，却飲了毒藥酒。

皇后這一死，漢姆來德對於克老丟的最後一個毒計，也明白了。這時來梯司死了，他死時心中一切都已明白，所以他就原諒太子而宣告罪魁禍首，是王一人。漢姆來德迴兵向着克老丟，勸他飲了那杯絕命的酒。至此自己所受的毒傷，也發作了，這悲劇中的主角遂畢命。

(九) 一報還一報 Measure for Measure

却說在古時有一個維也納的公爵 *Duke of Vienna*，他待遇百姓雖極仁愛，但不見得有利於他的國家。

那城中的法律，不會像普通法律那樣，嚴厲的實行出來，人民還是對他毫無怕懼。這公爵心想爲人民的幸福起見，法律却是應該遵守的；但同時他又不願忽然從仁主，一變而爲暴君；所以他就尋思幾種可以實行他的改革，而又不失他對於他人民的一片婆心的計劃，結果想着了一法。

在維也納許多貴人中，有一個名叫安其祿 Angelo 的，是一個莊嚴苛刻而冷淡無情的人。那公爵想這安其祿最適合去執行法律，就委任他做代理君主，而他自己發一布告，說他將在這時期中，游歷別國。然其實他並不走開，不過他假裝了一個僧人的樣子，仍留在維也納城裏，去看安其祿怎樣治理國家。

機會到了，要安其祿裁判的第一個案子，就是克老迪 Claudio 的案子；原來他是一個年少的上等人，偷娶了一位年少的女子，名叫周立葉 Juliet。在那時代，歐洲仍舊有許多地方上，大凡一個新婦，必須帶給她的丈夫一個結婚的妝奩，如父母或親戚所送的銀錢禮物土地等。克老迪同周立葉把他們的婚姻，一直秘而不宣，直到後來知道了周立葉的親戚，將定什麼財產做她的妝奩時，再說出來。爲了這個原故，克老迪就被定了個死罪。這一個判令，雖是虐政，然安其祿是非常的嚴烈，定要把他的新法實行，像別的「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人」一樣。克老迪有個阿姊，當她的兄弟遭到這個不幸時，她剛纔進了一個修道院；於是常她兄弟將近被殺的消息傳來時，她雖是個和平而喜靜的人，她却放大了膽子，就去爲克老迪，親身到安其祿那邊去乞恩。

這攝政（即安其祿）雖是一個冷淡忍心的人，然對於伊煞伯拉 Isabella（即克老迪的阿姊的名字）那種使人醉心的美麗，亦並不是不會動心的。所以一經伊煞伯拉的請求，他好像便軟化了。但這原出於欲得這美人

的私慾，並不出於體卹人民的仁心。所以他說倘若伊煞伯拉能答應嫁給他，那麼，他就將赦他的兄弟。這對於正打算守貞的少女，真是一個可怖提議，而且即使肯嫁，像安其祿這樣一個人她又安能嫁他。所以她就毅然拒絕了。於是她到獄中看她的兄弟，克老迪初起也贊成她的行為，後來想到他自己命在旦夕，便失了勇氣，回頭求他阿姊去屈從了這求婚者。

他們姊弟二人在獄中的談話，被一個僧人（或稱寺僧）聽見了，這寺僧不是別人，正是公爵。他知道安其祿辱了他的命，怒極了，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他便決定用智巧去敗安其祿的事，更使一切驚恐和憂愁，都變為悅愉和快樂。

這樣公爵就告訴伊煞伯拉，說有一個婦人，名叫瑪利亞那 *Mariana*，五年前安其祿曾發誓娶她，後來因為她的妝奩不豐，所以他就沒有同她結婚。但瑪利亞那至今還愛他。伊煞伯拉不妨一面假意答應安其祿的要求，一面同瑪利亞那商量，教她在結婚那一天，戴了個面帕，代作新婦。當瑪利亞那在面帕中的時候先對安其祿討還了兄弟。這樣等到發見也便遲了。

上面的計劃，盡都實行。獄中恰死了一個海盜，他的鬚髮都像克老迪。公爵就設法拿這死者的頭，拿到安其祿那邊，說是克老迪的！同時真的克老迪自己，就謝謝公爵，走了。

現在是公爵究辦成他的不忠的攝政的時候了，所以他就退出城外，重着他本來的服裝，傳出消息，說他已從波蘭 *Poland* 回來。安其祿聞耗忙到城門口迎接他，彼此說幾句普通官面的話，公爵裝做全不知道，這幾日

來所發生事情的樣子。伊煞伯拉就忽然走向前來，假裝請求公爵去懲罰安其祿，因為他暗殺她的兄弟。這時安其祿真是被他們弄得驚惶失措，墮入五里霧中去了，一傍又來了他剛纔新婚的那位戴着面帕的婦人，這婦人把她自己顯露出來，原來就是安其祿舊時的意中人。

公爵執意要查安其祿，圖謀克老迪一命的實情，但伊煞伯拉同瑪利亞那兩人都求他，赦他這一層不要查究，公爵也就答應了。但這時伊煞伯拉就不能拒絕一件事情了，這是甚麼呢？就是那仁心公爵的要求她做他的妻子。這一齣喜劇就此終結。

(十) 一個冬天的故事 The Comedy of "A Winter's Tale"

却說從前有兩個皇帝，是一同養成長大的，所以長來非常的相像，幾乎同兄弟一樣。一個是西西里亞的皇帝 King of Sicilia，名叫里紅梯司 Leontes；還有一個叫作樸立仁尼斯 Polixenes，他是統治巴希米亞帝國 Kingdom of Bohemia 的。有一次，當樸立仁尼斯去拜望里紅梯司時，里紅梯司對於他的那種應酬交際，非常喜歡，他就求他的朋友（指樸立仁尼斯）多住幾天。然樸立仁尼斯似乎一定要回到巴希米亞去的樣子，直到後來，里紅梯司的殷勤可愛的皇后火米紅 Hermione，也幫同她的丈夫懇求時，樸立仁尼斯方才承認她和愛的勸誘，決定延長他的訪問時期。

里紅梯司，雖算一個仁愛的皇帝，而有一種妒忌的本性。雖然他自己教妻子竭力留住樸立仁尼斯，但當樸

立仁尼斯答應之後，又疑心爲什麼自己勸無効，而皇后一勸，就會答應起來。他對於樸立仁尼斯，就忽然生出一種無意識的妒忌。昏憤中，他告訴他的僕人坎密祿 Carrillo，說他相信樸立仁尼斯同火米紅已經互有情愫了。坎密祿知道這事非真，不過他要同這多妒的皇帝玩笑，就答應倘若里紅梯司所說的是真，他就去把樸立仁尼斯毒死。當夜坎密祿却把里紅梯司的疑念告訴巴希米亞的皇帝，他們倆就連夜從西西里亞逃走。誰也不能勸醒里紅梯司的糊塗，他把一切都歸罪於他無罪的皇后。甚至不願看他的新生的小女兒波迪塔 Pardia，還命令棄掉這個小孩，讓她放在一個荒野地方死去。

火米紅當然拒絕那種對她不義的命令；在這事上，她所得被突而番 Delphi 地方有名的神語的幫助却不少，這種神語，自拜偶像的時代起，相傳爲上帝的話說，而借口於突而番大寺院中的女僧，能評判解決各種困難事情的。這當然完全是迷信；然這次從突而番來的回答，評論火米紅的行爲，却說她是完全天真無罪，而評論里紅梯司，却說他是個多妒的暴君，將要沒有繼嗣的人去接他的王位，「倘若失掉的東西不尋出來。」

說也奇怪，這神道的說話，好像立刻真正實現了；那王的獨子，年少的馬米拉斯 Prince Mamillus，遽然因爲見了他母親的許多仇敵，憂悶而死。而火米紅自己，亦傳說生大病死了。

這時好妒的皇帝纔知道他自己的糊塗，已是太晚了；他如今既相信他的妻子同他的兒子都已死了，他就宣告，說他將每天去拜謁他們的墳墓，而就此在悲哀中，過他的一世。

然里紅梯司並不知道當那帶小波迪塔到巴希米亞荒野地方去的一位使員，自己被一隻熊咬死之後，那小

孩子倒給一個牧羊的人救去了；而這牧羊者，從這小孩身上所佩的珠寶首飾同其他的東西上，他就知道必有一位官員同了他，而小孩必生在王家。然這牧羊者倒不再進一步去尋出他的父母來；不過他却當她同自己的女兒一般養護她的。而且他還很快樂的看守着她，直到後來，長成一個從來沒有的最可愛的女牧羊者了。

就這樣過了十六年，波迪塔知道她自己被一個勇敢而美貌的少年所愛。這少年當她看守服侍她的羊子的時候，常常來看她；但波迪塔從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

再說坎密祿，他自從同樸立仁尼斯從西西里亞逃出，至此已有多年，很想回到他的祖國裏。但巴希米亞王，更不肯讓他走，他要同他兩人，喬裝着去察訪那年少的太子福祿利兒 Prince Florizel（即樸立仁尼斯的兒子）爲什麼常常不在宮中，而喜歡在鄉間去度他的日子。

這事坎密祿答應了。等他們把真相發現出來，真把那皇帝吃了一驚。原來福祿利兒已經證明出來，不是別的，正是波迪塔的意中人；而且又和這女牧羊者（即波迪塔）訂了嫁娶之約。這皇帝當然絕對禁止他，並且還恐嚇波迪塔，說倘若她再要見了福祿利兒，王將把她移開去，不準住在此地。但當坎密祿實行他回到本國去的志願的時候，却把福祿利兒同那可愛的女牧羊者，都改換裝束，一同帶着走了。

里紅梯司於是就給他舊朋友的兒子，一個熱誠的歡迎；他對於他的老朋友（指樸立仁尼斯）冤誣了他不少，直到現在始悔過了，不久還有那個跟着這些逃亡者到西西里亞來的牧羊翁，又宣布了波迪塔的家世；父女重逢更是非常的快活。

於是一切事情中最可樂的一件要來了；火米紅的一個親愛的朋友，名叫保林娜 Paulina的，（就是以前把波迪塔帶出宮去那位官員的寡婦）這時邀請里紅梯司去看一個火米紅的美麗而新的雕像。當他看着這雕像時，這雕像看起來竟是栩栩欲活，以至里紅梯司幾乎不得不去摸她一下了；於是再看了一看，那人像就從她臺座上走下來，把她的頭，放在里紅梯司的懷中。原來這雕像就是活的火米紅，她以前實在並沒有死！

里紅梯司破鏡重圓喜出望外，於是他就同撲立仁尼斯重修舊好。此外還有一件理所必然的事情，就是福祿利兒同波迪塔馬上成了結婚大禮；這樣兩個帝國的命運幸福就此聯合了。

(十一) 徒勞無益 Much Ado About Nothing

却說一個古時西班牙帝國中的亞拉公的親王 Prince of Arragon 名叫童披屈落 Don Pedro 的，當他同了幾個主要的從者，從戰場上回來時，在馬西那 Messina 城中，就停他的路程，休息一下，去做這城裏節度利倭 Leonato 的賓客。

這利倭那有一個女兒，她的溫良仁愛，正同她的美麗聰明一樣。她的名字，叫作希羅 Hero。她還有一個表姊，名叫皮屈立司 Beatrice（節度的從女）的，是輕佻活潑，而不及希羅那樣的心平氣和的女郎。她們兩個人，把利倭那的一家，弄得光明快樂。會逢童披屈落的一隊人士中，有一個年少勇敢的弗老倫司 Florence 地方的人，名叫克老丟 Claudio 的，是親王（即童披屈落）的一個最得寵的人，因為克老丟為他服了多次兵役的原故。

原來克老丟同希羅是有愛情的，這時到馬西那城裏來，已覺得分外快樂。他從前就已經看見過希羅了，而這時那親王又允許幫他去對那可愛的女子求婚，所以克老丟真是樂不可言了。

親王的隊中，還有一位巴度阿 Patna 地方的年少貴人，名白乃迪 Benedick 的，也是董披屈落得寵的一個；而且也是勇敢有丈夫氣概的，但克老丟要多有些癖性，有的時候，他甯可情願去讀一本書，而不要去取悅於婦人的。希羅同克老丟的關係，一切都順利，不但他們相愛，而且利倭那也已允許他們結婚；這好事的一切預備，都在着手進行了。但皮屈立司同白乃迪倆總是一見面就吵嘴，雖彼此都歡喜做個伴侶，但要說他們結婚，總是不成。

大凡一對佳偶要將結婚時，他們常常這樣的快樂，以至他們往往情願去看別人，亦這樣的快樂才好；希羅同克老丟亦是這樣。所以他們便同公爵（指董披屈）及利倭那，約定施一個小計，去使皮屈立司同白乃迪停止他們的爭論，而互相篤愛。

有一天，當白乃迪退到花園裏一個園亭的陰處時，那親王同利倭那及克老丟，就在近旁據一處，只做沒有看見他，開口就講那可憐的皮屈立司爲了他（指白乃迪）而將死於愛情的那種樣子！他們故意假裝着，說她是愛白乃迪愛得很深的，希羅還說：「皮屈立司將在她的愛情未被人知道以前就要死呵！」

列位知道，這就是他們的計策的起點，白乃迪竊聽了他們的話說之後，當然便以爲他自己對皮屈立司，確是太不溫柔體貼。

同時希羅在這愛情喜劇中，也有她的一部份去做，就是差一個她的侍兒，假裝悄悄地去告訴皮屈立斯，說希羅同另外一個婦人，正在花園裏講她。果然不到幾分鐘，那活潑而好探問的女子（指皮屈立斯）就偷着前來，竊聽他們所談的話了。她們所談的，完全是講到白乃迪愛她怎樣的深。她們也極力的稱贊白乃迪如此如此的好，以至於皮屈立斯，也就此把她對於白乃迪的思想，變成和善了，正同白乃迪這時對她的心，變成一樣。

然有一位專行惡作劇的人物，現在走來加入這個快樂的喜劇了。這位脚色，就是那親王的異母兄弟童約

翰 Don John；他恨親王是非常利害的，所以他總想做無論甚麼一件事，去煩擾他才好。他這時想了一想，沒有

再比去做這件事好些了；這是什麼呢？就是去把這親王的年少朋友克老丟，同那不容易起疑心的希羅中間，弄

出一種妒忌的惡感來。於是他就切實的對那情人說（指克老丟）希羅已真的把她的心，給另外一個情人了；然

後他再引誘了克老丟同童拔屈斯，同了他自己都在希羅要結婚的前一天夜裏，去隱匿在花園裏；他們居然在希

羅的窗上，看見一個婦人，同一個不相識的男人，吻着告別。其實這婦人不過是希羅的女同伴中的一個，同她自

己的意中人，就是童約翰的從者，各道晚安罷了；但克老丟同那親王竟被引入迷途，都以為那真是希羅自己了。

於是克老丟怒極，發誓次日要在神座前，拒絕這無罪的希羅。這殘忍的舉動，他竟實行了。可憐那希羅，還

在夢中，完全莫明其妙，氣得死去活來。但皮屈立斯，決不信她會有什麼不忠的行爲，見克老丟這樣，便慫恿現時

已同她有了真一愛情的白乃迪同克老丟決鬥。同時她又詭稱希羅已死。

正當白乃迪和克老丟挑戰時，外面忽有兩個守兵中善談諧而愚笨的官員，毒格婆來 Dogberry 同佛其司

Verges 帶進兩個童約翰的從者來；這兩個從者，是在夜裏被他們捉住的，因為他們以為兩口子定在那裏使甚麼詭計的原故。這兩個囚犯內中的一個，想出脫自己的關係，就立刻供認說那天夜裏，童約翰叫他和他的意中人，同到窗前做出各種親暱的樣子，使和花園裏的許多窺伺者，都錯認他的意中人是希羅。

克老丟聽了這番話，傷心不已，他相信那天真無罪的女子，（指希羅）已經死了，萬分的失望。這時利傑那便對他說他的兄弟，有一個女兒，神情舉止全和希羅一般，克老丟若娶了她，就可免去一切因為輕信讒言而起的憂愁。

新婦出來，先戴着面幕；等到把這面幕除了，克老丟大驚，又繼之以喜，他又看到希羅的面目了！

克老丟和白乃迪的決鬥，此時便可無須。他們也都重修舊好了。這時不但希羅同克老丟準備他們正式的婚姻，皮屈立斯和白乃迪，亦在那裏預備。

童約翰就給親王囚了起來，因為他的惡作劇，給了他一個重重的處分。

(十二) 隨你歡喜 As You Like It

却說有一個仁慈而愛和平的公爵，被他的兄弟弗力得烈 Frederick 所反抗，繼續不斷的作亂反叛，竟奪了他的領土。於是這公爵，就同了他的許多忠誠的從者，都退到亞登大森林 Forest of Arden，在出口中去求一種快樂而恬靜的生活。

這公爵有一個老朋友，名叫羅蘭特泡斯先生 *Sir Rowland De Bois* 的，死去已久，掉下他三個兒子，倭立物 *Oliver*，奧蘭度 *Orlando* 同及克斯 *Jaquez*。他把他的錢財和產業，除掉一千個克朗（貨幣名）給了奧蘭度外，其餘的都遺給他的長子倭立物。遺命倭立物負教養他兄弟的責任，但他雖送了及克斯上學念書，却恨着奧蘭度，老把他放在家裏。奧蘭度一天長一天，他不能再忍受他游蕩的生活了，他就要求他的阿兄，把父親給他名下的錢財給了他，讓他離開他阿兄的家裏，別謀生活。

倭立物想吞沒他的錢財，就去同一個善於角力的（就是那篡位者弗力得烈的僕人）約好，教他去挑撥奧蘭度決鬪。他想要是他的兄弟同這個人打，一定死多活少。

這一場比武，已經一切都安排好了；在那許多看客中間，有弗力得烈的女兒西麗亞 *Celia*，同她美麗的堂姊羅西林 *Rosalind* 坐在一處；雖然羅西林就是那放逐出去的公爵的女兒，而弗力得烈因為她同他自己的女兒兩個女孩，是不能分離的好朋友，所以他仍舊允許她留在宮中。當羅西林看見這樣年少的一個人，要去同善奪錦標的角力好手打，顯分卵石之勢，便要求奧蘭度，不要出戰。奧蘭度不依；說也奇怪，竟打敗了那老練的對手。

弗力得烈目睹這場決鬪，剛要將去慶祝這得勝者，忽聽見說道奧蘭度正是他的舊讎敵的兒子，便把他口頭的贊頌，改成了惱怒的話。但羅西林羨奧蘭度的勇敢，不過，却把她自己佩帶的金鍊條給了他。這事觸怒了弗力得烈，他就把羅西林從宮中逐出去。



亞比士莎的養葆所劇喜和劇悲



亞比士莎的奉侍所感情和然自

少年百科全書

第二類 歐美名著繪本上冊

George Rowney 十八世紀英國名畫家，以畫莎氏劇著名。上列二圖第一圖中含笑的象徵
 喜劇，憂容的象徵悲劇。第二圖中居詩人兩旁的是歡樂和憂愁，右為怒，妬，恐懼，左為愛，恨，忌。

八十五

西麗亞却是很愛她的堂姊羅西林的，而且對於她那種美麗的魔力，也沒有絲毫的妒忌心。所以當她的同伴是從宮中逐出時，西麗亞毫不躊躇，就決定去同羅西林共苦樂。於是她們兩個人，就同着都走出去，再帶同一個機智的善於談話的人脫去斯東 Touchstone，他那種有趣的話說，在路上可以使她們娛樂。

她們出去的時候，當然不著她們在宮中的華美衣服。羅西林比尋常人要高些，所以她就把她自己裝成一個牧羊人的樣子，而西麗亞就著了一個女牧羊者的衣服。她們所要到的目的地，就是亞登森林；在這樹林中，正是那放逐的公爵的駐在地。

話分兩頭，正當奧蘭度回到他阿兄的家裏去的時候，他遇見他家裏的一個老僕亞當 Adam，原來亞當是很愛護這個少年（指奧蘭度）的，他知道倭立物要想殺他，所以這時亞當就帶了所有他自己一生的積蓄，大約有五百個克朗的樣子，出來力勸奧蘭度同他同走。於是他們也就動身到那有名林區（指亞登）中去了。

羅西林同西麗亞也按時到了林區，她們尋到了一個小村舍做住所。但有一事希奇，就是她們發見小詩多紙，放在樹幹上；完全深切地說着一種對於羅西林的愛情。這個無名的詩人是誰呢？西麗亞要探訪這事，一直尋到了奧蘭度那邊。這時羅西林仍舊假裝着一個男人的樣子，同奧蘭度講話，她就應承他說，倘若奧蘭度能够每天到她們的小村舍裏去，叫她羅西林同她去求愛，那麼，她定能醫奧蘭度的相思。

羅西林同西麗亞這一走，弗力得烈不知就里便遷怒倭立物說是他所窩藏。他也被放了，照常也到林中。在這樹林中，他遇了一隻獅子，若沒有奧蘭度奮不顧身的同獅子格鬪，早就罹了殺身之禍。但獅子固然打败了，

倭立物固然得救了，奧蘭度自己却也受着傷了。

這一件俠義高尚的事情，使倭立物的羞惡之心感動，自此他心中就有這個兄弟了。又因奧蘭度受了傷，不能照常去瞻仰羅西林的村舍，倭立物就到那邊去代他申明不來的原故；同時他見西麗亞裝着一個女牧羊人，就此同她發生愛情。

倭立物同西麗亞的婚禮，已經預備妥貼，該在那公爵的行宮中舉行。因為奧蘭度仍咬定愛那從前給他金鍊條的女子的，羅西林就允許他，說明天西麗亞結婚時，她將帶同羅西林給他；這事在她十分容易，只要把她自己的假扮去掉，重現她可愛的自己罷了。這一來，不但奧蘭度喜出望外，便是她自己的父親（即公爵）更樂不可言。

倭立物現在是這樣的快樂，以至於他答應把他的產業，將要送給奧蘭度了。然立刻來了一個消息，說是弗力得烈自己已在路上，要來殺他的阿兄（就是這放逐出亡的公爵）了。然而他在路上，有一個奇怪偶然的事情；這是甚麼呢？就是他遇見了一個仁厚的老翁，告訴他一生所做的惡事，於是弗力得烈被他一說，就把他的心，改變過來，決定將來把他的思想，皈依宗教；還要去把他從前所違法篡居的領土，奉還公爵。

這樣大家都恢復到原有的快樂地步。

(十三) 錯中錯 The Comedy of Errors

却說從前西拉格司 Syracuse 地方，有個富商，名叫意勤 Aegeon 的，有一對雙生子，名字都叫作安的福祿

斯 Anthipholus。會逢在這同一個地方，另外還有一對雙生的小孩子；他們的母親，是很貧苦的，所以意勤就有這個念頭，去把這兩個可憐的孩子（名字都叫特老米 Dionio）買得來，撫養他們長大後，作爲他自己兩個雙生子的僕人。然正當他要回家的時候，海中忽起了暴風，飄流了一會，這商人同他的一個兒子，（兩個雙生子中的一個）及一個特老米得救了，給人帶到西拉格司；他的妻子愛密里亞 Emilia，同其餘兩個孩子，（即另外還有一個安的福祿斯同另外一個特老米）也都遇救，但却給帶到了愛斐塞斯 Ephesus，所以那商人並不知道罷了。愛密里亞也並不同那兩個孩子在一處，他們却是分開的。

久後，這兩個雙生子都長大成人了，但他們兩人却是彼此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當西拉格司的安的福祿斯同他的侍僕特老米，都長到差不多二十歲的時候，他們就動身去尋他們各人自己的兄弟去了；而意勤看見他們尋了好幾年，還沒回來，以爲連尋的人都失掉了，於是他自己也就走出去，再去尋他們。尋到後來，意勤把他所有的錢都用光，他已到愛斐塞斯了。在這地方，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西拉格司的商人，於是他就被愛斐塞斯的公爵下了獄，因爲最近西拉格司的公爵，殺了一個愛斐塞斯商人的緣故。

現在我們必須知道，那從前意勤在船破沉時所失去的一個兒子，同還有一個特老米，一直到现在，還住在愛斐塞斯城裏，而意勤的妻子愛密里亞，已變成一個修道院的住持了。這時愛斐塞斯的安的福祿斯，是公爵的一個得寵的人。這樣那錯中的錯就要開始了，因爲現在意勤正在找尋的西拉格司的安的福祿斯，同了他特別的特老米，也都來到愛斐塞斯了。這時又因爲愛斐塞斯的安的福祿斯，已經同那城中的一個可愛的女郎結過婚

了還有他的
特老米亦娶
妻了，而他們
各自的兄弟，
還是都沒有
娶親，不過互
相也不知道
甚麼，所以他
們新來的人，
一到了愛斐
塞斯，還沒有
多少時候，馬
上就你纏得

七董八素，一個安的福祿斯就錯認別一個的特老米，當作他自己的僕人。愛斐塞斯的特老米又錯認了西拉格
司的安的福祿斯，當作他自己的主人；而西拉格的安的福祿斯，又被他兄弟的妻子，認作了自己的丈夫。這樣



圖的編所已自看，中院戲勃羅格在亞比士莎

的錯誤，不知鬧了多少，直弄得他們分不出高低，指不出南北來。

最後一個「錯」却把這糾紛弄清了，從此都重歸正路。這是甚麼呢？原來就是因為西拉格司的安的福祿

斯當然否認愛姜那 Ariana（就是他兄弟的妻子的名字）為他的妻子。他一心只想避開愛姜那及她的朋友；他逃到了一個修道院裏去。這修道院裏的主司，就是他自己的母親，不過他却不知道罷了。

這時公爵恰經過這修道院，於是愛姜那就請訴於他；他正要將問個皂白時，愛姜那自己的丈夫，同了他的侍者（即特老米）也來了。來做甚麼？原來他們也是來請訴於公爵的，他們生一個賣珠寶者，強問他討債，而他並沒有欠他；其實真正的欠債的人，就是如今在這修道院裏的安的福祿斯。

就在這個時候，因着勸贖的意勤正給他們當一個囚犯的樣子，押着遊街，他看見了愛斐塞斯的安的福祿斯，同特老米，以為他們就是現在他自己正要尋的兒子同侍僕。他們當然不承認他。但這時愛密里亞也出來了，她一見就問這老囚徒，是否就是一對雙生子名叫安的福祿斯的父親。這個他承認了。於是愛密里亞就告訴他，自己就是安的福祿斯的母親，而他（意勤）的妻子。從前在海中遇險得救以後，被一個克令斯 Corinth地方的漁人救起。她同她的孩子離散了，以為只有她還在世上就入了修道院。現在她就是這修道院裏的主司。

這樣一個總結解去，一切全明白了。老意勤立刻就被釋放。於是這一個家族，過了這許多年，同這許多的「錯」以後，仍得重新團圓。而其中深情的結合，又格外堅固了一層。因為西拉格司的安的福祿斯就變成他兄弟的妻子愛姜那的姊妹羅香那 Luciana的丈夫了。

(十四) 微魯納兩少年 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却說維魯納 Verona 地方有二個少年：一名伐崙汀 Valentine，一名迫魯地司 Proteus。二人住在一處，非常要好。迫魯地司與周麗亞 Julia 發生愛情，所以伐崙汀要到大陸遊歷的時候，迫魯地司以情人難離，不願追隨；伐崙汀譏笑了一陣，遂獨往密蘭 Milan。

過了一時，迫魯地司的叔叔勸迫魯地司的父親早早送兒子出外遊學，不要使他將來追悔，在年青的時候，好好的到外邊去讀書，經歷經歷世事。他父親安東尼 Antonia 遂亦送他到密蘭，因為他在那邊有最親愛的朋友照應。

迫魯地司一到密蘭，諧文就開場了。前番常常譏笑迫魯地司和周麗亞的伐崙汀，現在自己傾倒於昔而微亞 Silvia 裙下。這美麗的女郎，是密蘭公爵 Duke of Milan 的女兒，伐崙汀和昔而微亞的情形，比迫魯地司和周麗亞還壞，因為伐崙汀家裏很貧，公爵決不肯將女兒嫁他。而迫魯地司所愛的女郎，究屬同樣門戶，易於成事。伐崙汀沒法祇得想用羅密歐 Romeo 和周立葉 Juliet 的法子。並不得父親允許，將昔而微亞從窗口接出，私和他在外邊結婚。計劃還沒行出，迫魯地司到了。

伐崙汀將這計劃盡情講給迫魯地司聽。不意迫魯地司一見昔而微亞即陷入情網，將周麗亞的情，一起忘掉；並且他起心不良，爲一己之私，將這個秘密計劃，盡情告訴公爵。

公爵想了一個計策，並不直說事已洩漏，引伐崙汀自己招認。公爵假裝和一個寡婦發生愛情，問伐崙汀怎樣進行纔能成功。人家想起來，這豈不是一個極愚的問題麼？何以一個已經結婚的人，反問這些事於一未婚的呢？不曉公爵智慧過人，知道天下最愚的人，是有愛情的人。

請看公爵究終是個聰明人，是個愚笨人？伐崙汀聽了問題，說這容易，遂將他要和昔而微亞私奔的法子，教給他。不獨如此，他還情愿借給他的外衣去僑裝。公爵從他外衣袋裏，得着一封寄給他女兒的信。

公爵拿着這個把柄，將伐崙汀逐出，立刻安排使女兒昔而微亞與一愚笨的貴族透羅 Thurio訂婚。使迫魯地司專任此事。而不知迫魯地司對於昔而微亞的愛情。

公爵吩咐他專在昔而微亞面前一意說伐崙汀壞話，而說透羅好話。使昔而微亞忘掉伐崙汀，而願與愚笨貴族結婚。然而迫魯地司那肯照着說話，他只願爲自己說好話，並表示愛他。

有一天晚上，迫魯地司特意和透羅及別的音樂家，至昔而微亞格子窗邊的宮殿上，唱愛情歌。

但是聽見這歌的，不止昔而微亞一人。周麗亞自從情人走後，不能忍耐和情人久別，所以扮了侍者，跟迫魯地司至密蘭。假充僕人在迫魯地司手下服務，此時的愛情歌，她也聽見了。

當時迫魯地司四顧無人，就向昔而微亞求婚。昔而微亞跪到窗邊，責斥他對於伐崙汀的無義。她說，她已

和伐崙汀訂了婚約了。但迫魯地司對他說，伐崙汀和他的舊情人都已死了，更求昔而微亞給他一張照片。昔

而微亞答應他的請求，對他說她本不願受迫魯地司的崇拜。但迫魯地司既是個假人，不妨也把些幻形給他。

這就是說，迫魯地司可以得她的照相，不能得她的本身。周麗亞藏在黑暗裏，這些話他都聽得清清楚楚。

翌日，迫魯地司差周麗亞——此時他裝着僕人——去取照片，並帶去從前周麗亞和他離別時給他的指戒；昔而微亞拒絕不受；周麗亞心中一寬。

昔而微亞非常忠心，決計逃出密蘭找尋伐崙汀。由朝臣愛拉馬 Eglamour幫助同行，向孟到 Mantua進發。不意走到樹林中遇盜。

幸喜伐崙汀被貶時，亦被這一羣盜匪所困，他們知道他是貴族，所以情願赦他性命，奉他爲王，此次昔而微亞就落在他情人手裏。

昔而微亞逃後，公爵帶了許多人來追趕。周麗亞跟着迫魯地司亦追了出來。到樹林中，都被羣盜捉去。

公爵和透羅被擁至伐崙汀與昔而微亞之前。愚笨的透羅一見昔而微亞就喊道：「那邊的是昔而微亞是我的」

伐崙汀喊住他不許他喊叫名字。膽怯的透羅心想盜王一怒，性命難保；於是立即改換口氣道：

「伐崙汀乎？」

我無戀於彼，

幸君勿復誤。

彼既不我愛，

我何自引禍；

不，彼非吾人，

是君的賢婦。」

公爵見伐崙汀如此勇敢，非常佩服。

見透羅如此膽怯，不免鄙夷。

公爵立刻允許他女兒嫁給伐崙汀。

伐

崙汀乘此機會，請將所有強徒，宣告無罪。

正在這個時候，僑裝的周麗亞也發覺出來。

追魯地司知道周麗亞如

此忠心，也回心轉意，真心的愛他了。

於是他們都很快樂回轉密蘭。

透羅雖失了公爵的女兒，然而他最寶貴的頭顱，却保住了。

(十五) 李爾王 King Lear

從前不列顛有一代國王，名李爾。

他已八十餘歲，爲了勞於國事，精力日衰，已想去開世事，享幾年清福了。

李爾王膝下無子，只有親生的三個女兒：長名娥尼里 Goneril，嫁愛伯乃公爵 Duke of Albany，次名梨庚

Begun 嫁康惠爾公爵 Duke of Cornwall，幼名娥臺里亞 Cordelia，年小美麗，尙未出嫁。老王想把國家分給

他的三個女兒，他要知道誰愛他最摯的，便給最大一分；因此他特地召了三個女兒來，通知她們這麼一會事。

娥尼里是個心冷面熱，自私自利的女子；她假意做作，說道：她愛她的父親比愛日光，尊榮，美麗，康健，一切甚麼

物事更摯。她說他的父親，實在比她的生命更可愛。梨庚像她大姊一般的人格，說道：就如她大姊那般摯愛，還

不足形容她對她父親那種愛心呢。她說道：她一生的歡樂，都全靠着她父親的眷顧。



老人聽了她的兩個女兒的一片假言，信以為真，就給了他們各人三分之一國土。等到他的第三個女兒娥臺里亞來了。她是一個仁愛為心女子，事奉父親真是裏着一片孝誠的；只是她不肯用虛假好聽的言辭，就觸了這個老人家的重怒，就一些也未會給她，反將她應得的一份國土，分給了她的二個姊姊了。

這個娥臺里亞雖然失歡於老父，却幸法國國王喜她溫良優美的性情，愛上了她，娶了她做皇后，倒也強可慰藉了。這個年老的國王，一年一年的過去，從未細細思辨過真情假意。康德伯爵 Count Montfort 爲了犯顏爲娥臺里亞辯白之故，竟給驅逐了。現在不列顛國土既平分給了娥尼里和梨庚；那他的子婿愛伯乃公爵和康惠爾公爵，也就分了老國王的治權了。李爾滿心以爲此後可以在他的倆女兒家，輪住着，過幾年優遊的日子。但是不久，他就覺得娥尼里的一切口頭愛，都是虛偽的。他女兒的一切行止舉動，使他暗暗叫苦；後來不得不離去了。

他就到他的一個老友名哥羅司兜伯爵 Earl Gloster家去住。那知哥羅司兜做了一件和李爾一般的愚事。哥羅司兜有二子：一名愛德謀 Edmund，是一個作惡不齒的人，却得了父親的寵愛；一名愛加爾 Edgar，是一個敦厚勇武的人，禮宜承統的，只因愛德謀的惡計，逼離了家宅。

李爾在哥羅司兜家遇見他的女兒梨庚。原來梨庚來與愛德謀商酌：如何迴避她的父親的纏繞的；因此李爾更是一日不得安居了。後來娥尼里又來了，兩女子狼狽爲奸，與她們的父親作對，使她們的父親真是有苦難說。到末來索性逐了他的扈從的人。此後無人服事，連飲食居住的事，都不得舒服了。

他老人家傷心到無言可說，只隨了一個弄臣，便離了那處，隨處漫遊去了。康德伯爵僑裝了，暗暗跟着，便就去服事。他一日來到了一處野草叢生的地方，忽遇風雨；但見前面一個茅廬，彷彿是瘋人的住處；原來愛加爾既見逐了，恐有性命之憂，所以裝了瘋病，居住在這個荒野。他就到那裏去暫避下了。

哥羅司兜伯爵雖則曾經受過警告，不許資助李爾；但總想援助一臂，救他出患難。他就將藏匿老王之意告知他的僞善兒子愛德謀；並且又給他一封剛才接到的信，信上說：法軍即便要來攻取不列顛。愛德謀既得了這個信息，連忙將信遞送給康惠爾公爵，更且報知他父親將要暗助那李爾王的消息。因了他肯這麼盡忠於公爵，所以世襲的伯爵，就傳給了他了。

同時哥羅司兜在他的宮堡近處田中，蓋了一所屋宇，容留了李爾和他的弄臣。還有僞裝着的康德伯爵和他自己的鬪子愛加爾等。至此他不得不送送李爾王到大佛去；在那裏有國家勇士會集着，抵禦法軍。在法

軍營中，却又有他那忠誠的女兒娥臺里亞。

康惠爾公爵隨即弋追，擄了哥羅司兜，恨他救援李爾王，所以刺盲了他的眼睛。這麼一來，却牽動了他自己，屢從中的一人之怒，怪他大忍心，做這般無勇的暴行，就重重的刺傷了他。

這慘事達到極點了。這個瞎子伯爵，只有他兒子愛加爾一人跟隨，來到大佛將近市鎮時，他們就見李爾王精神昏亂的走着。那時又被娥尼里的一個侍監覓見了，想殺死哥羅司兜，幸虧愛加爾力護，殺死了這個刺客。又往他身邊一搜，發見了一封情書，是娥尼里叫送給她的老兄愛德謀的！

這樣李爾就給送入法國在大佛的軍營中去。在那里有娥臺里亞，雖則爲她父親異視，却未嘗抱怨，始終誠心愛護的。現在相見了，觀知父親這付可憐行狀，更是小心翼翼的接待着，想多少能够安慰安慰這個老年人。

但是英法的戰爭，倒不及娥尼里與梨庚二人中間那樣利害；原來她們二姊妹，却都愛上了這個沒出息的愛德謀呢。當有一仗李爾王和娥臺里亞都被擄的時候，愛加爾就將那封情書交給了愛伯乃公爵；公爵就叫愛德謀決鬪。

愛德謀給公爵重重的創傷了；同時那兩個沒良心的女人，也收拾起了。因爲娥尼里用盡心計藥死了她的妹子梨庚；而自己也因情書發現，秘密難再隱藏，仰藥死了。

愛德謀既受了重創，臨死時，深悔在世的惡行；所以請求赦了娥臺里亞的生命。但是悔也太晚了，求也太晚了，在他的彌留的一瞬，老王已摔了娥臺里亞的尸身進來了。這時節真是這本悲劇的頂慘一幕了。



愛伯乃公爵雖多少受了他惡妻的迷惑，却一直對於老王很是友善的；現在便歸回了一切治權給老王；但是任你這麼都難恢復王的歡樂了，因為經了這次的慘變，他傷心到極處，不久就死了。

公爵見老王既死，因移轉他對於老王的情感，對於庇護跟隨老王的人；所以他重重的賞謝了愛加爾和康德伯爵。

(十六) 馴悍 The Taming of the

Screw

却說意大利的卜杜阿 Padua 地方，有個富人，名柏

底司太 Baptista，生有二女：長名加撒里娜 Katharina，次名紕安加 Bianca。說到加撒里娜的性子，真好叫做悍

婦了。她本心恐怕也未必定是自私，或是懷惡意的；可是缺乏家教的緣故，就養成了那樣一付脾氣。所以她雖是聞名要得父親的絕大遺產，却沒有一個友人敢向她求婚。她的妹子紕安加的性情，和她恰正相反；既是生得

可人意，又是天生一付溫良可愛的好性兒；所有與她相識的都喜歡她的；自然有不少青年的紳士們，願與她締婚的。只是柏底司太對那輩向紕安加求親的人說道：須等加撒里娜有了人家，纔許紕安加出嫁的。同時他又想到這輩年輕女子，若使教導得法，隔一時，必能引入規範的；所以他又特會訪求良好的教師。

卜杜阿本來是一處設立有名大學校的地；那時就有從比撒 Pisa地方來的一個青年學士，名路孫雪 Lucio，是一個富有世家的子弟。他到卜杜阿的原意是求學的；既見了紕安加，就愛上了；讀書的念頭，早拋在九霄雲外去了。

現在聽聞柏底司太爲他的女兒要請個教師，他就與他的僕人屈龍尼 Tranio商量；叫屈龍尼喬裝了他那樣一個富家子弟，到卜杜阿去向紕安加求親；他自己末去謀那個教師的位置。真幸一去就得手，紕安加不多時就愛上了這個都屬性善的教師了。

當日又有一個紕安加的求婚者，名何太蕭；他招着了一個朋友，名貝覺路曉，這是一個神高氣爽處事敏絕的人。他專心只求娶了加撒里娜，好叫紕安加隨願嫁給了何太蕭。貝覺路曉向加撒里娜開始求愛的時候，呼她「小貓」，有意使她惱怒。她罵了，他就假裝着順受和善的言語一般；她打了，他又是好言安慰，許她一切所有。總而言之，何論如何，不管她理他，不理，只是一定要娶她就是了。待她的父親來了，這個勇敢的貝覺路曉坦然的陳說，他們定在下禮拜日行婚禮了。

等到禮拜日那天，貝覺路曉來行婚禮時，他那個行狀真是怪異；他戴的是嶄新帽子；穿的是一襲破舊外衣，一

雙詫異的鞭子，掛上一把鏽痕無光的寶刀；騎着一只不堪老疲的馬，鞍轡馬具都已敝廢了。跟隨的僕人，又是穿戴得異形怪狀的。

柏底司大見了這麼一個新郎官，真是無地自容；只是貝覺路曉偏固執不肯換穿新衣，因為這付形狀，實在是他要馴服悍妻計畫中的第一步手續。

在禮堂中他的行動舉止，實是輕佻無恥得很；他辱謗主婚的牧師；他又大叻加撒里娜，聲音嘖嘖，全堂都聞。也不等喜筵的設席，待婚禮畢，他就帶了新婦到佛郎娜 Verona 地方去了。他們這次的蜜月旅行，說時，其實是處處都是不甜蜜。因為一路上新郎官的舉動簡直一些也不顧算他的新婦。在他們的旅程的最後一段路，須得步行了；因為一次貝覺路曉正撻笞僕人時，他們的馬匹逃了；所以他們只好跋涉長途了。等到住宅時，人疲足痛，已是好苦了；不道貝覺路曉更是怨東罵西，擲物在地，痛鞭僕從。

貝覺路曉這般的發了一時壞皮氣，使加撒里娜倒沒有機會發她的惡性情了。何太蕭來訪問他們時，貝覺



第一的得顯

路曉答應與使同回到卜杜阿去；並且願意按照官職穿戴起來的；但是等到加撒里娜與他的禮服拿進來時，他都說不合意，接來拋在地上了。所以後來上程時，他原舊穿着這身怪異的衣服。

同時在卜杜阿地方，柏底司太准他的女兒紕安加嫁一個最富有的求婚者了。那便是路孫雪的代表，屈龍尼；因為路孫雪那時，只假扮做一個拉丁希臘文的教師罷了。屈龍尼私下去請了一個年老的人，算做路孫雪的父親；又去請柏底司大到家來，說要當面得了父親的允准；再與柏底司太商定了完婚的日子；又叫紕安加扶了僕人也跟來。

紕安加真的跟來的；只是在半路上，路孫雪就與她同到禮拜堂去結了婚了。當路孫雪回到卜杜阿家宅時，他的親父剛從比撒上來看他，那末路孫雪連忙跪下重求父親的恩赦。

貝覺路曉和加撒里娜的返程，又是一件怪異的新聞；他強要加撒里娜一路回時，沿途在萬目昭彰的市塵中，時時吻他；否則他便說又要回轉到佛郎娜去了。這麼一嚇他的妻子也只得忍恥依言做了。

所以等到加撒里娜回到路孫雪家時，意大利再也找不出一個更和順的妻子了。

第五卷 水文底士的唐開歷險記

十七世紀的初葉，西班牙讀者耳目所接觸的，幾都是那些講游俠的荒誕行爲的小說，牛鬼蛇神，鬧成一片。這情形不打緊却驚動了一位大文豪，他痛恨這些無謂的作品，便作了一本唐開歷險記來譏笑他們。這書中的主人翁是個慈祥的長者，他的頭腦是深中了武士、美人的小說的毒的。這是一篇興味豐富，描寫妙巧而又人道化的小說，寫三百年前的西班牙尤能精妙入微。其在文學界上享大名之故以此。至今游俠美人都已掃蕩無遺了，而唐開歷險記仍在世界圖書館中佔一重要地位。

阿來剛 Arragon 和 卡士底 Castile 是西班牙地方的兩個古國；兩國中間有一處地方，叫馬甲 La Mancha。從前在馬甲地方的一個農村裏，住着一個老年的好百姓。他的思想很是高超，他一家中是一個管家婦，一個姪女，還有一個件件皆能的工人。他的三分之一的進款，購買食物，那是最儉的了；其餘的銅錢，用來購一領毛絨外衣棉袴，一雙絨的拖鞋，備做喜慶吉期用的還有一身粗布的算是尋常日用的。他大半的時間，都消磨在讀書中；他最喜讀的書，就是古時那些英勇武士的冒險事業。他真是喜讀極了，後來他賣掉許多他所有的田地，得到銀子就去買那些書來看。近處凡是知道他的人，都很是敬愛他的。他的行動一天古怪一天，幾如發狂一般了；非但他的姪女僕人見了奇怪，就是鄰人也是疑慮的。他從前讀的倒還是有價值的；現在大批買進來的，實在都是無用的書；只是他却醉心之至，真有講不出的好處似的。

到後來，他自信須得自做個武士，披上古時樣式的盔甲，走遍天下去找尋冒險不平的事業，好挫強扶弱，立名立德。他腦中充滿了這個奇特的夢想，就東尋西找，預備起來。在屋角裏找着了他曾祖的一襲舊戰袍，因為丟棄了不知多少年份，已是鏽痕滿帶，破舊不堪的了。他得了視同至寶，細細的修理了一番；只見頭盔上已沒了面甲了，他就用厚紙補上一個。勤勤慎慎，做了一個多星期才完工；他想試試看，這個新配的面甲受劍不受，就抽刀輕輕一切，那知應手就斷，前功盡棄。

雖然經此失敗，却毫不灰心；他立意再做上一個。這次講究了，裏面襯託着薄的金屬片，他親手做了許多時成功了，非常滿意。第二個念頭，就是馬的問題了。

在他的馬房中，有一頭瘦不堪任的病態的牲口，他却以為這個比書上看過的千里駒，神駿，等生得彷彿；他要上那好馬一個名兒，倒困難了好久；後來費了四天，纔定名叫露尋那 *Rosinante*，意即雖是尋常馬，却勝於無。

他欲把他的本鄉，與他俱傳，所以自名馬甲的唐開。他現在色色俱備；只少一個使他按例把心身付託給他的女子。他自己想要是遇着了幾個妖怪，一鎗洞他的胸，或是劈做二段，或是命他降了；送去給一個心許的女子，算是勇武的戰利品，不是很好嗎？他忽的想着近處住着一個鄉下姑娘，生得尙好，名羅蛤娘 *Aldonza Lorenzo*。

他想來她假使只要換上一個公主貴婦的名字，便很有侍奉的價值了；因此他定意名她做杜茜妮 *Dulcinea*，

前面再加上她的產生地「託步沙的」*Del Toboso*四字。現在他所想到的都有了着落了。他在秋七月的一天，穿上盔甲，跨上露尋那；暗暗的躍馬上前去找尋他第一次的冒險事業了。他一路走去，忽又想着一件重

要事情；原來他未經何人加過武士的爵號，又未曾遇過另外武士互相交仗過，如何是好呢？這個思慮，起初倒把他的決意有些搖動了；後來他又回頭一想，倒說且上前去，待遇第一個武士，就叫他加封便是了。所以他這閑就清理甲盔，擦得光耀奪目了才能；直到黃昏朦朧時候，才偵見前面有個客寓。

唐開居然成了武士，天井中的冒險事業——到得客寓前，唐開助和他的駿馬都已是辛苦萬分，渴望歇力了。那時在寓所門旁，竚立着兩個年輕婦女，和幾個搬行夫；要到西維兒 *Seville* 去的，那夜都在此地宿夜了。那叫名的武士，見了這個客寓，就幻看做了個宮殿；四角有四個護持堡塔，塔尖銀鑲光耀着；圍堡有深坑的水渠，有吊橋；和種種城堡的設備建築一般！他拉馬立定，正滿望着有短小的賊獲們，從雉堞中出來，鳴角報客臨到的符號呢。適時，有個牧豕人，吹角喚集豬羣；他想這定是符號了，所以拍馬上前，直到門口。他正在上前的當兒，那兩個婦人一見就心驚的想逃奔了。唐開助見如此，就一手拉下面甲，露出那久經風霜，灰塵滿堆的面目；開口便說，那風采甚是滑稽，述語却出於嚴重的態度。

「貴婦人，我懇你們不要逃跑，也不必畏懼。我是負着武士的使命，不傷一人的；更是對於高貴如你們的婦女們致高尙的敬意呢！」

他一邊用莊嚴的口吻述說了，上面的一段話；那婦女們却禁不住笑了。他心想怎麼現在的婦女們變了禮節了；那無理的狂笑是愚人的行爲吓！所以他重又接下去說道：「我不敢擅自放言侵犯諸位；我惟一的願意，却來服役於諸位呢！」

這幾句又增加了她們笑的資料，越發笑個不住。那武士倒發怒起來了。虧得那客寓主人適正出門來，便上前提住唐開的馬，請他下了馬，進內去與他們一塊兒享樂。唐開見那宮堡主人這樣的謙遜——他實在幻想那客寓是宮堡呢！——就答道：「堡中的紳士啊！天下無事可使我樂，兵器我所寶貴的，戰爭我所喜悅的。」

唐開既得了客寓主人的允許，照顧他的馬，他就隨主人進屋內去。得那兩婦人幫手，纔能脫下那重甲；只是那盔冑，因為他用帶子緊緊縛住的，不許別人割斷，所以未曾脫下。店主人和那兩婦人，相助喂他飯吃，因為他已是再也不能彈動了。

他用這餐省儉的飯時，形狀很是難堪；既畢，就請主人到馬棚裏來，在主人面前伏身下拜，說道：除非主人允封他一個武士，他就在那裏不起來了；那夜他說便在宮堡的禮堂看守兵器全冑，所以那封爵禮可到明早舉行。那主人倒也有趣，還是許了；他述說那禮堂尙未改建，他看守兵器的工夫，可在那天井中之，和在禮堂中一樣有功的。後來再問他可曾帶得幾個銅錢，既聽他回說沒有後，又告訴他武士們例應帶着幾許錢幣，和清潔的汗衫的。唐開助很恭謹的回說，他下回必依言預備的了。他回完了話，就取了自己的甲盔，到天井中去；在馬槽上一放，開始守夜了。他既這樣定約了，隔一刻，一個擔夫出來想餵驢；他見那人行近來，意欲移開他的盔甲，就高聲說道：「你，無論誰何，此地是帶刀最勇的武士置甲的地方，敢觸犯了盔甲，須得立死！」

那擔夫却不去睬他，只管拿起那甲冑望旁邊一丟，這樣就激怒了那武士，他按武士的規矩，高呼他的崇奉女子的名兒，杜茜妮幾聲，就接着拋鎗過去，將那擔夫很重的擊了一下；重又安放好了他的盔甲，踱來踱去走了幾步，

只做沒事，聊不關心的樣子。

一會兒，另外一個擔夫又出來了，却不見他的同伴在地上的呻吟，倒也想上前去移動那甲盔。唐開助就舉鎗將他重重的擊了一下。那人禁不住大叫起來，驚起店主人和寓中寄宿的人，都出來看看有甚麼緊事。大家磚石齊飛，他只得躲到盾板下去，暫避攻擊。同時口中大罵他們是機功虛偽的惡人，又說那宮堡主人也是個卑鄙不好客的武士，任人欺侮一個同道的武士呢！他那時聲高氣壯，那付行狀真是可怕，所以衆人也只好聽了店主人的請求，停止攻擊了。

那店主人一心想使那多事的客人遠去，所以一面向那擔夫道歉，一面就對唐開助說道：二句鐘的守夜，已是够了；既是他已經守了四句鐘，此刻自然可以行封爵禮了。唐開助很是信他的，所以求他禮節簡單些，早些完事。再說了其餘不關重要的禮節，在田野或任何地方都可以舉行的後，那店主人就順手拿了一本帳簿，再請了那兩個喜看鬧熱的婦人，再叫一個小孩子，叫他高執了蠟炬，就命唐開助跪下行禮。

那店主假裝在那帳簿讀了一段不知甚麼語句，他伸起手來在唐開助頸上擊了一下；再用刀背在背上輕輕一拍；又命一個婦人將那刀繫上他的腰際；一個婦女扣上那馬蹄刺。唐開助對衆人一一謝了；剛正露尋那也捧出來了，所以他就騎上，離開去了。那主人見他已去，非常快樂；再也不想帳目的事情了。

這樣馬甲的唐開助便成了一個已封的武士了。

唐開助挑戰商人，十字路巧遇難關——唐開助離了客寓，走得不多路程，就遇了一次難關，使那武士力挫氣

折的。

他到得一地十字路口，見前面來了一隊商人，望謀西亞 Murcia 去的。他見得冒險事來了，就擺足他在書本中讀過的那種武士的勇敢神情，勒馬上前，在路口駐立了；開口就大言不遜的喚住那來路的一輩商人，叫他們立定；他自己大呼天下沒有一個女子能比得上「馬甲的皇后，蓋世無雙的託步沙杜茜」。

經了一刻的談判，他眼見得他的命令不濟事，無人附和了；就架起長鎗，拍馬望一商人怒奔過來；假使露尋那不是蹶足翻倒，那商人真有性命之虞呢！不幸那馬足一蹶，那武士就留不住一個筋斗翻身，望田野跌去；加了盜甲鄭重，真是立也立不起來。

有一個跟隨商人的圍人，見這人對他的主人如此無禮，就上前來將那長鎗一手拿來，折做十八七斷，望那武士身上亂打一陣，打到他聲嘶力竭，才罷休。後來那隊商人自管依程去了；只剩下唐開傷臥在地。虧得又走過一個農人，不費力的將他扶上農人的驢子；又將兵甲放在露尋那背上，送他歸家來。

待得唐開助傷痕痊癒；他的朋友們將他書室所藏的荒唐書籍，做了一堆火化了；想望他回心轉意，不再做那狂放的行爲。那知不到二星期，他卻又預備第二次的旅行了。

這會他定要一個扈從相隨了。想達到這個目的，他就去勸誘一個篤實貧乏的鄉下工人，名潘柴 Sancho Panza 同去。他說道：待得有了機會，就叫潘柴做一個海島的主管。這個愿約，使那鄉愿眼笑心從，即刻就願騎上驢子，跟他出發。一天清早，天未破曉時，他倆便就離開本鄉，趕路去了；黎明，已經走了不少路途，想來追騎已是

趕不上來呢。

風車前的唐開助，獅子籠裏的冒險——他們一路行來，那潘柴就問起他將要主管的是那一個海島；但是他始終不能指定那一個島原。他們現在又到了一處平原地方，四面豎立着三四十座風車機。

那武士見了，就大聲叫道：「朋友啊！你看前面不是有三十多個無法無天的大妖嗎？我必一一戰敗他們；待得我們處置了他們的性命後，我們就可以照例取了他們財貨；我們就可以發財了！」

可憐那誠實的潘柴，明明見的是風車機；就上前向主人辯白，那不是大妖精的話；但是唐開助自信很堅決；他說那是魔術的作用；又說潘柴假使駭怕，可以立在一邊。

他然後加鞭上前，大聲喝道：「懦夫！立定！不要做那卑鄙行徑，在一個單身的武士前逃跑了；須知他能戰敗你們一羣妖魔呢！」

正在這個當兒，忽的發起一陣大風來，那風車的葉子隨着大舞起來。

他又叫道：「惡棍，就是你舞動比勃里露 Briareus 大妖更多幾雙手，也必送死！」

他呼喚着杜茜妮的名兒，一手架起長鎗，一手舉起盾板，向近處的一個水風車機，奮身奔走；那露尋那也出盡渾身之力，助主的威風。他拋鎗過去，適中在風車葉裏；那知那車葉正轉得迅速，將鎗干幾個震搖，把那武士和他的馬都跌得像從前的情狀一般無二，那武士又受了重傷，氣力全無了。

潘柴奔來救援時，他口中還在那兒聲聲叫罵那妖魔竟敢無禮如此，忽的變了風車機，那樣欺負了他。唐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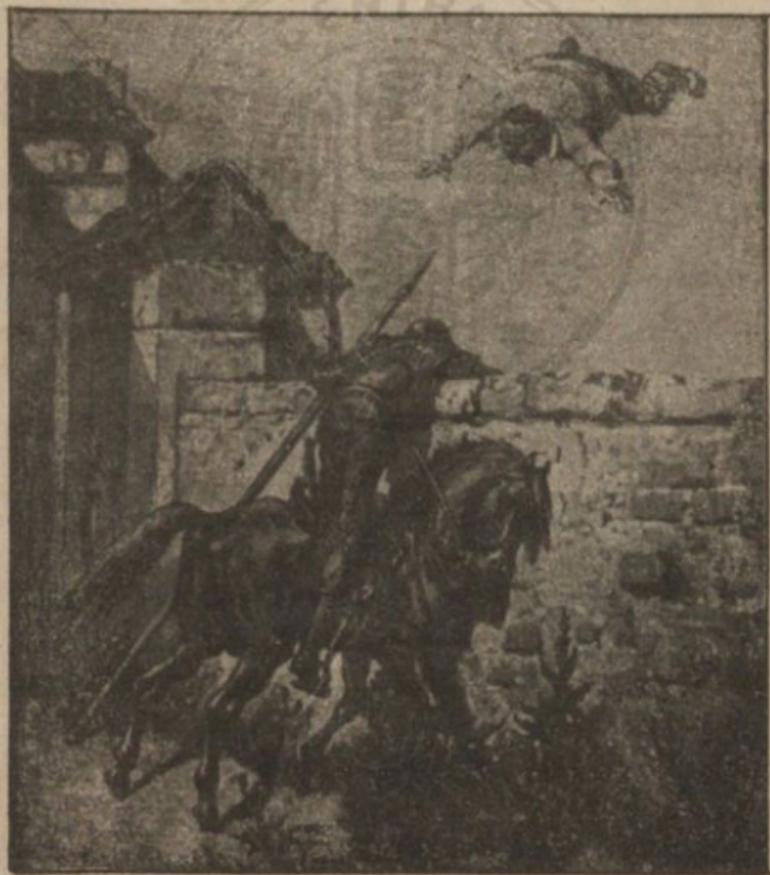
在後來又有一次冒險事，比較高貴榮耀得多了，他與一個畢司卡行人 *Biscayan* 戰鬥，得了勝仗；他救了那人的性命，叫他到託步沙去聽杜茜妮女士的指揮。

只是過此不多時候，他又與一隊擔夫鏖戰；那結果真是不堪設想，那露露那負了他的盔甲；潘柴也是受傷很重，他是跛了足，一付苦楚神情，望一處寓處走來。他一見那客寓，就申言這是所宮堡。在此，那武士的行動，真是奇特了；但是他和他的扈從的傷痕甚重，只得暫受看護。

他將離的時分，那寓主人告訴他說道：他意想的宮堡，却實在是個客寓。

那唐開却就申言說道，從來沒有過

一個武士在這種地方出過費用的；所以他也不必出錢的。因此他就騎了走開去了；只是潘柴走得慢，在後面



柴雷的中單鏖

倒被他們捉住了，置在氈單中，投來擲去，比他的主人更是受苦。那主人聞得屢從的呼救聲，重又回來，但見了也無法可想。他們一擁上前，唐開辯着說那些欺負他們的都是別世界來的妖魔；但是這句話，始終不能使潘柴信服。那潘柴悔恨的說道：「這些事都清清楚楚，明如耳目，我們所作的，只是自己尋苦惱受罷了。我想現在還是趕回家去，看顧田地，倒是上策；省得在外遭災遭難呢。」

那武士答道：「我的潘柴啊！怎麼愚蠢到如此地步！勇武氣概消到一些也無吓上來啊，不要多說了，忍耐等着罷！等到時候一到，你便知道趕這種事情的榮耀可貴了！」

所以潘柴雖則滿心厭惡，却仍跟着主人前去。

此後唐開又做了一件狼勇武的事業，驚動了衆人。他在路上遇見二輛囚車，載着兩只勇猛的獅子，解去進貢國王的。他就上前去，叫看守的開籠門，放那大蟲出來。

他又說道：「這些動物是巫魔輩趕來試他的；所以他要顯些本領給他們知道，究竟馬甲的唐開，是怎樣的一等人。」旁人除看守外，都逃出傷害的地方了；拉車的驢子，和露尋那也搽開了；那武士就逼着看守者，先開一扇籠門。

他一手執盾，一手持刀，上前在籠門前，雄糾糾的立穩了；籠門初開，就有一只大獅子伸出頭來一看，那獅子真個又大又可怕呢。

那獅子初見光亮，先在籠中四面輾轉，後伸一足，就起立。後又大吼小呼一陣，伸了伸他的大舌頭。後又抬

頭起來，那一對眼睛，有如火炭一般；只是唐開直立着不動。那獅子轉頭向內，以背對那武士時，唐開又要叫那看守者惹怒他呢。那看守者說道：「你的勇武也顯足了，你的功蹟也可以滿意了；就此歇了罷。」

說來說去，他也不能再有甚麼施爲了；因此就聽從了那看守也的勸告；只是他定要那看守者，出一張憑證，寫明他曾看見唐開所作所爲的事。

他後來對他的扈從潘柴說道：「潘柴，你看怎樣？那些巫魔只可使我不得成功；對於我的勇毅和奮忍，他們也無可奈何我呢。」

潘柴身爲總督的不幸——一日，夕陽將下時，唐開和潘柴出得森林來，猛見一隊列騎，是一個公爵和他的夫人，和幾個僕役；他們是出來獵鷹的。那武士就差遣潘柴上前去致意那夫人，說道：「獅子武士 The Knight of the Lions——（他現在是這樣自命了）願遵夫人懿旨，夫人有令，便是武士非常的榮耀。」

奇不奇，巧不巧，適逢那夫人以前已曾聽得唐開所鬧的笑話了；所以接待那潘柴很是優遇。那公爵及公爵夫人又去請了唐開到宮堡中來。既知悉唐開的軼事，和潘柴的野心，就立意要滿足潘柴的貪慾；更要除掉唐開的又癡呆又滑稽的迷夢。

那公爵既有此意在胸，就叫預備了一座樂車；他和他的客人裝做偶然出遊忽然遇到了。那樂車上坐着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子；旁邊却立着一個奇形怪相的人，算是魔術巫士的。那樂車隊停止時，那個巫士就起立高聲說道：他旁邊坐地那女士，不是別人，却就是杜茜妮；并且還說道要釋放她，祇有一個方法。又說道：那潘柴很不應

該將一個鄉下姑娘算做杜茜妮欺騙他的主人，所以現在照例須責三千三百鞭撻。

那潘柴聽了這個消息很自悲苦自己的惡運臨頭了；申訴道：他主人理應責罰自己，鞭撻自己的。但是後來，聽了武士的勸，終約定，說道：須得使他得做總督，而且又須許他自己責打，纔肯允承。

當夜他自己撻手心五下；數天後，唐開叫了潘柴過去囑咐他做總督時種種言行舉止等事。

此事之後，潘柴就跟了公爵的紀綱，導往接受總督執事。那地方，便名勃拉太里島 *Island of Barataria*。他到得市門，便有執事人等來迎接；又見人民賽燈歡呼，迎這新總督。他的第一件職事，就導他到大理院 *Hall of Justice* 去，在那裏有許多案件待他來審理的；後來又導引到一座華麗的宮殿裏去，在那處早已陳設着皇公的筵席。絲竹止時，他就在桌端坐下；原來那桌端祇設着一個位置的。

有一個執事算是宮中御醫的，出來立在他的手肘旁邊，手中執着一枝職務的杖節；有一個穿得如學童般的，上前來祝了壽；又有一個侍者將一條圍巾放在他的頤下；然後有一人端上一碟菓品來；只是潘柴來不及嘗味，因為御醫將杖節一點，那菓品立時又端下去了。

這麼樣的一品一品上菜，潘柴却一些也未會吃着。後來他不耐，就問說可否許他能夠得到像耍幻術人般吃喝，就受用不淺，心滿意足了。

那執杖的人回道：「我主總督，你不可以不按別地總督一般的禮飲食的吓！我是醫官，我主，我食主俸，我的責任便是侍膳；驗得好的，進於主；驗得有害的，叫端去。」

經了許久許久的談判，才算得到他想要吃的可以自由取食的權柄。但是他寫信給他的主人時，已是滿紙怨言了。

一夜，他被喧嘩聲所驚醒來；他連忙起來，在宮門口遇見一羣人，身穿盔甲，手執明炬利刀。他們齊聲叫道：

「我主總督，請穿上盔甲；外面有不少敵兵來圍攻我島了。除非總督一顯英雄身手，我等死無葬身之地了！」

他們取了二面又重又大的盾板，來給他一前一後的掛上了；又取了一枝長鎗，放在他手中；請他前導給他們殺開一條血路來。那可憐的潘柴想要略一移動，却早闔的翻去了。那個形狀，和唐開助挑戰商隊跌倒的情形，實是彷彿呢。

那時外面忽然又是一陣高聲大呼，叫道：「勝利」說道他的威武，已使敵人敗退了；但是他一無所欲；只求快將那二面厚重的盾板脫了；給他一些酒喝，定定心神。

他既脫下了盔甲，就自己穿戴了，平心靜氣的走入馬棚來。後面那一班執事自然仍是步步跟着，不須細說。他懷抱住他的台柏兒（驢名）與他情情致致的接了一個吻；兩眼留不住垂淚道：

「喂，我的忠心的同伴啊！當日我與你同在一處的時候，我所須要留意的，只是修補你的飾具；和飲餉你的軀殼罷了；所以天天終是快樂的。自從我丟開了你，攀上那野心傲岸的階級以來，只贏得千萬憂心苦楚，在我的心上迴旋呢。」

他這樣的決了意，就騎上那老友，重入他固有的自由境地去了。從此知道一人有一人生來的才命；照潘柴

的樣子，他情願食一些粥水麵漿；不情願在御醫的手下，生生的捱餓啊。

唐開目見塵沙障天，羊羣中的冒險事實——他們重又上路，忽覩見面前塵沙障起，似濃雲一般。

唐開一見了這個情形，說道：「我們的日子臨到了。潘柴時候一臨，便引導我們去到那歡樂的地方呢。那塵沙起處，便是那萬軍邁步來也。」

潘柴回說道：「那裏定有兩隊軍馬呢；你不見後邊又有一障塵沙飛起來嗎？」

那唐開助望了一望，不禁大喜；他意想那兩軍定必約了在那平原上對仗；面前真有好闊看呢。他腦中滿佈着這種幻想，實在再也看不清楚那兩陣塵沙，却原來是兩羣羊頭，從兩地驅來，往同一方向去的；那塵沙真是濃密，幾將那真實情形隱去了；所以初時潘柴倒也很能信得他主人的言語。

潘柴就非常駭怕，說道：「我們如何行止纔好呢？」

唐開助大聲說道：「行止？我們不須如何行動；只須助那較弱被害一方就是了。潘柴，你看那隊兵馬對我們這方來的，就是那大阿里芬 Great Allanfaron 指揮的；對方的，就是他的敵軍，馳名的加拉門人的君王 King of the famous Garamantians 不太卜林 Pentapolin 領的。他的別名叫赤膊不太卜林；因為他往往在戰場上，袒了右臂。」

他將那些舊神話書上看見過的，一齊搬了出來；跟着就講論他們所以戰爭的原因了。他們一邊談論，一邊走上一個小山。那潘柴從此地向下一望，就大大奇異；那裏有什麼軍隊，原來只有一羣羊，後面有幾個和平的鄉

老兒驅逐着呢。

他說道：「什麼？你倒不對我說現在下了雪了！那邊也沒有兵丁，也沒有武士，也沒有你所舉名的那些妖魔；我看見的，只有一羣羊頭吓！」

那唐開助還要辯問道：「你沒會聽得馬嘶嗎？你沒會聽得吹號擊鼓嗎？」

潘柴回道：「沒有，我一些也未會聽聞什麼馬嘶鼓號呢！只是羊叫，倒是有的。」因為那時的羊羣，已是近在他們的眼前了。

唐開助接着道：「啊吓！你的恐懼亂了你的心曲了；使你不得觀聞那些真實的事情呢。你既如此懼怕，就退到安逸的地方去罷。我就是單身獨一，也能助我喜悅的一面，打得勝仗呢。」因此他就架起了長鎗，拍馬下去；也不管潘柴的言語，只是望羊羣中衝去。

他大喝道：「好勇敢，英武的武士啊！你們跟從剛勇丕太卜林的謗將士們，快快振隊，隨我來；看我的本領，殺死阿里芬，報復這個仇讎，很容易的。」

你想那武士這樣在羊羣中舞動長鎗，損傷多少！那牧羊人和販羊商客，在羊羣中拚命喝他罷休；他那裏睬得。他們眼見呼喝無效，就放開飛砣器，磚石并攻；其勢如急雨一般猛烈，點子像拳頭一般大小。只是唐開仍總是鼓足精力，東衝西撞。待得後來有一塊大石子，照準他面上打來，甚是利害，將幾個牙齒也打落了；纔使他坐馬不穩，向地上滾下，失了神志。

他臥在地上，動也不動了；那些牧羊人怕是他給他們打死了；所以連忙召集了羊羣，收拾被打死的羊，倒有七頭那麼多，負了急速一逕去了。

待得潘柴上前救助時，唐開助已是受傷甚重了；他含糊說道，這次的失敗，又是被魔巫們欺負了；叫潘柴快快追上那羊羣，就可見那些東西，又必復了原來的魔士行狀了。但是潘柴此次却再也不聽他的言詞。那武士也沒有別法，只得從了潘柴的意見，尋一處住宿的地方先休養休養。

不多時後，那武士和他的扈從，就回到他們的本鄉去。他們現在比他們從前離開那地方時，較明白，較愁苦了。唐開助死時，倒還是在神筋清楚的狀態呢。凡是深知他的人，都很是惋惜他的；更是那潘柴，表示十分的悲悼。





第六卷 培揚天路歷程

這是一篇著名的宗教小說，講一個人怎樣上基督教生活之路而成爲一個真正基督徒的。著者培揚生於一六二八年，歿於一六八八年，曾因未得允可，自由宣教故，下獄，本書頭段即在獄中所成。這雖是一篇寓言，然其中人物都完全的人道化，非詭奇放誕，不合情理者比，故爲千古傳書。

耶徒釋重負——我經過這世界的荒野，偶在一處山谷棲止，我坐下休息時，忽的入了夢境。

彷彿見一人，穿得很是襤褸不堪，從他自己的居屋中露面出來；手中拿着一本書，背上負着很重的擔子。我見他翻開那書本，在那裏誦讀，且讀且哭，身手俱顫；後來他禁不止放聲悲啼了，含糊說道：「叫我怎麼做才是呢？」

他這付形狀，走進他的家去，對他的妻子說道：傳聞這城市將被天火所焚，這樣事情一來，便要把他和他的妻子孩子們一齊燬滅了；除非想出一條遁逃的路途才穩當。他的家人用種種言詞勸慰他，只是無效。

現在我又有一次，看見耶徒 *Christian* ——（本意是基督教徒，此地作雙關語解）——就是那人的名字，——在田野中步行，仍舊捧着書在那兒誦讀，讀時又哭了，有如前狀，哀呼道：「怎樣好得救呢？」我那時再看，又見一人，名傳道使者 *Evangelist* 對他前來，問他道：「你爲甚在此哭泣呼號？」

他對那使者如此這般的說了，那使者就說道：「你既在這般的情狀中，怎麼你不動身呢？」

他回道：「實在因爲我不知往那方去的好呢。」

那傳道使者，就給他一卷羊皮紙冊，那上面寫着道：「逃避面前的忿怒。」那人讀了這句，就向那使者細細端詳一番，說道：「叫我往那方逃避去呢？」

那傳道使者，舉手望那荒野中一指，說道：「你看得見那方有扇方便之門嗎？」那人道：「沒見。」那使者又道：「你看得見那方有一閃光亮嗎？」他說：「我似乎看見的。」因此那使者就說道：「看住那光亮，跟着他走去；慢慢的，你便可見那門；你如敲開了那門，便能知道你應當怎樣做了。」

所以我在夢境中，就見那人開始逃跑了。那知他行不多遠，他的妻孥鄰居見了，就喚他回來；但是他只管望平原奔去。他的兩個鄰居，頑固 *Obstinate* 和柔順 *Piable* 定意用強力拖他回來。他們追着他後，他只是對他們說他們快要在那誕生的絕滅城 *City of Destruction* 中死了；沉淪下去，要比普通的坟墓，還要深，還要低呢！

他們互相談了一刻，耶徒就請他們去看那書本；頑固道：「你不用講起那書本了；你實在回答我們一句話，你究竟還是願回家去呢；怎樣？」

耶徒回道：「不，我不回去了。你原來還未知道我已着手做我的事業嗎？」

頑固就此歸去了，只是柔順耳軟，一聽前途的情境，將來的樂處，不由得要求耶徒同去，並且懇他指示一切；但是耶徒身有重負，柔順却兩手空空的。

我在夢中看見他們的談話終止了；他們就行近了一個泥沼。一不留意，他倆都翻了下去。那泥沼的名頭，

就叫失望 *Despond*。那耶徒因為身上的重量漸漸沉下去了；那柔順倒說道：「嚶！耶徒鄰舍哥，你在那兒呢？」

耶徒答道：「真的，我也不自知呢！」

從此柔順就滿心不樂，忿怒抱怨的口氣對他的同伴說道：「這個不就是你剛才告訴我的，我們前途要求的樂處嗎？我如能得出險復生了，你一個人去享受那樂處罷！」他這麼說了，就拼命奔了一陣，出得險來，爬上那岸，適在自家居屋旁邊；耶徒就再也不能見他了。

那耶徒失足跌入泥沼後，忍耐用力，既到了那近於方便門的岸邊，却仍不得上去，實因負擔太重的緣故。我那時又見一人，名希望，伸手拖他上得岸來。

現時，那耶徒獨自孑然一身的行着，遇見了塵世聰明先生 *Mr. Worldly Wiseman*；那先生說道，他如欲釋重負，最容易的法子，就是去請求那合法 *Legality*；並且還指示他，那高山上便是合法的居屋。所以耶徒就轉路去懇那合法的情。只是那山很高，他走去的山坡，更是懸崖絕壁似的；他看了已是十分膽怯了。更加那重負越覺沈重，山坡迸出簇頭似的火光來；耶徒怕被焚死了，不敢上前。

路上又遇見了傳道使者，重又領上了他的正路。他走了一程，便到了方便門口。那好意 *Goodwill* 開了大門，聽了他的歷史，就叫他望面前那條狹路上去便了。

那好意說道：「那條路就是你應當走的。」

耶徒答問道：「那條路是否沒有灣轉，行人可以不致迷失嗎？」那人回道：「是有的，那路有許多灣轉屈曲；而且

斜道橫出呢。只是你須得從迷途中找着你的正路；那正路是挺直一逕，只是不廣罷了。」

那耶徒就上前去，直到了舌人的房屋 House of Interpreter；他照着好意的囑語往門上敲了，門開處，那舌人攔住耶徒的手，領他入內，給他看一個相片；那相片上的人，就是他要去的那處地方的主人 Lord of the place 所遣派給他領道的。還給他看另外許多精美的東西；對於他的旅程，都有十分助力的。那舌人既與他祝了平安，他又逕自上路；一路默想那舌人給他觀看的那些物品。那時我遠望那條路途，兩旁都有高壁圍着，名度濟路 Salvation。只是他滿肩重負，行途仍是艱苦異常的。他拼命往前奔跑；到得一處地方，形勢似乎向上高斜些；那裏豎着一面十字架，架底下有一個坟墓。我在夢中見得耶徒來到十字架時，他的負擔鬆了，從他背上跌落了；那擔負輾轉滾下，直到坟墓洞口，跌進去了，再不得見。

那時，耶徒覺得身子頓時輕快，很樂意；他立定周圍一看，不禁詫奇，笑得眼珠淚流滿頰；又見來了三個光明使者 Shining Ones 對他行禮，說道：「祝你平安。」那第一個使者對他說道：「你的罪孽捨棄你了。」那第二個使者就上前脫卸了他的舊衣服，給他換上一襲新衣服。那第三個使者也在他的額上，畫了一個記號，還給他一卷字紙，蓋着戳印的，叫他一面跑上去時，一面亂讀。等到了天門 Celestial Gate 給了那門裏人，他們說了就尋路而去，那耶徒三躍歡欣，歌唱上路去了。

耶徒與阿卜榮的爭執 Apollon —— 卑躬谷 Valley of Humiliation 中的格鬪。——耶徒在艱難山 Hill of Difficulty 上休息時，不覺一夢睡熟了。他熟睡時，將手中所執的那一卷字紙脫落了。在那山嶺，他遇着兩

個人一名鐵木拉 Timorous 或名怯公；一名米屈拉 Mistrust 或名惑者。他倆說道：他們覺得越走上前去，越覺危險；所以中途就回轉來了。

這幾句話倒打動了耶徒的心，他就記起那一卷字紙，想拿來讀了，可以得一些安慰；但找尋不得，因此他就重回山下的那個涼亭，他睡覺的那處地方來。那卷字紙實在是他進入天城 Celestial City 的護照；他尋着了多麼快樂，真是無人能意思的呢。他現在上山奔去，很迅速了。

只是他動身前行時，太陽已西下了。他那時就聯想起儒夫和惑者所告訴他的話了。當他正在自怨自尤，自悔熟睡失時的時候，一抬頭忽見面前聳着一座雄壯的宮殿，名叫美麗 Beautiful，因此他急速往前趕路，想來得及時，可以向那處借宿一宵呢。

他前行未久，就進入一條狹道；又走了一程，到得距管門人的居處有一箭之地，他猛偵見路上有二隻大獅子，攔住去路。實則那二隻獅子原有鏈條鎖着的；只是他却未見那鎖鏈，所以一見就驚恐異常了。那看門人覩見了，就高聲喚他，說道：假使他的信仰足徵，他祇須順着大路居中前去，便一些無礙的。那耶徒聽信了，所以進得那宮殿。那看門者的名字，便叫謹慎 Watchful。

說起那美麗宮堡原是造來給行人勸力休養的。裏面走出一個齊整的女子，名聰穎 Discretion，來招呼他。既問知了他的一路行程，便喚出聖潔 Piety、謹慎 Prudence、慈惠 Charity 諸人；一時見過了，同進屋內去。

他在此地和他們談話，很是投機；晚膳後，他們就領導他上樓，指示他一間很大的房間住宿。那間房間的窗

框，正是朝東，可觀日出的；他一倒身就睡去，直到天明。

他未離那地之前，他們給他許多奇珍美物觀看；又領他上得屋頂，遠望那喜悅可愛的山原。他們說道：那山就是極樂嶺 *Delectable Mountains*，那原地就是無勞平原 *Emmanuel's Land*。更說道：到得那處，就可望得見天城的門了。

那耶徒這時已不得即刻就動身趕程；只是在他未出門前，那主人先領他到軍裝房中，給他滿身武裝了，只是背上却未曾加上甚麼護蓋之物。這樣給他武裝，好叫他膽壯前行；即使路上遇着惡人，也可能抵禦的了。他聽得那守門的說道：從前有個鄰鎮的人，名忠信的，曾經走過那裏去的呢。

他現在起步向前了；那聰穎聖潔謹慎慈惠諸人，都送他到山脚大道上；那道路是通卑躬谷的。山坡很是險峻；就是他走得非常謹慎，尚且有一二次傾跌呢。他們都到了山脚了，那幾個護送的人，就給了他一捲麪包，一瓶紅酒，一把葡萄乾，看他上路去了。但那可憐的耶徒在那谷中前行不多路程，就偵見了一個面目瘳兒的惡魔前來攔住他。那惡魔便是阿卜榮了。耶徒初時很是驚慌；又想返路逃跑，又想前去抵禦，疑惑不定；只是後來想到他的背上未曾加甲，恐怕返身逃跑，倒給了那惡魔看出他的弱虛之處，給劍刺死了；所以他決意挺胸上前去。那惡魔見他非但不退步，倒上前來迎敵了；也用盡平生力量，望他的胸口一劍刺來。因此他倆就大戰起來，約有半日光景才罷手。

耶徒已是四肢頭部皆傷了；那阿卜榮更是一躍身上前，拳腳相接，給耶徒一個大摔，鋼刀失手。阿卜榮因說

道：「我現在制定你了。」他那麼樣幾乎把耶徒壓死了。當那阿卜榮正是拳頭像雨點般打耶徒時，耶徒偶然伸手出去，摸着他那失落的鋼刀。他緊執在手，很命望龍翅上刺去，趕跑了那阿卜榮。當時他見得有一援手，滿握着生命樹 *Tree of Life* 的葉子；他就一手接來，敷在傷處，立刻全愈了。他坐下休息了一刻，重又上途趕程去了。

耶徒這時執刀在手；只是在這山谷中，他却再未曾遇見甚麼相害的妖怪。

名利場中的耶徒 *The Pilgrims in Vanity Fair*——忠實的天命——耶徒的逃避——卑躬谷的盡處，便接着是死影谷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耶徒須得經過那山谷的，因為那天城就在那山谷的過程中央呢。那條路途真是狹窄極了。在那右邊是一道深溝；左邊是一帶險峻的沼澤。更是路途黑暗，不辨東西；一步一步上前，須得十二分審量。

山谷中途道旁，就是地獄 *Underworld* 的穴口，火焰和隱聲不時噴出來，永遠不息的。耶徒聽得啾啾悲哀聲音，那是惡魔前來的預兆。走近那穴口時，便有一個惡魔儒儒的出來就他，嚙嚙的密陳了許多卑鄙的意念；那耶徒實在深信是自己腦中所起的思念呢。

耶徒既在這個寂寞的境界中走了一程，他約略聽見在他前面有個人，口中不住的說道：「我雖則在這死影谷中行走，却有「他」與我同在，我不怕什麼。」他因知有敬畏上帝的人與他在同一的境地，所以非常快樂。後來一天有了光明，那耶徒就說道：「上帝已把死影谷變成光明的晨刻了。」

現在耶徒又遇了一層難關了；從他所立的地方，到那山谷的盡處，一路都是陷阱，網羅，凹坑。他跟了那晨曦般的光明，纔能到了山谷的盡頭。

他一路前行，來到了一處高岡，那坡岡站立，進程者都可以遙遙相望的。耶徒步上坡岡，往前一望，見前面有他的一個同村人，名忠誠 Faithful的，在那裏趕路；那忠誠的名字，他從美麗宮堡的看門者口中聽聞得到的。因此耶徒就高聲喚道：「喂，喂，等一等，我們同行罷！」

於是我在夢中看見他倆很是樂意的同行上前；一路言談很是投機，不論遇到何事，終是商量做去。我又見那滅亡城 City of Destruction自從耶徒離開後的情形了。

他倆從荒野中上前，猛看見前邊有一座城市名稱名利 Vanity，那市鎮很是繁華，終年不歇的，叫名利市場 Vanity Fair。約計五千年前，便有天路進程者步入天城；那皮池勃 Beelzebub 阿卜榮和賴蓮 Legion 那些惡魔，見得名利城是進程者必由之路；因此就立了這個名利市場，兜售各種名利，終年不歇。

耶徒和忠誠倆進得名利市場時，那些人們都驚訝他們的衣服和言語的不倫不類。全城對於他們倆，大起喧譁，那些商人所最不釋然的原因，是他倆太看不起那些貨物；他們路過時，簡直懶去看這些；那商人問他們要購些甚麼時；他們倒說道：「要購真理！」

因此，耶徒和忠誠就不合於市民的公意，給他們捉了去監驗；監驗的結果，只認一定是瘋狂的人；否則定是特意來擾亂全市的秩序的。他們所以捉住了他倆，用板子打他們，用污泥塗他們，把他們裝入囚車，給大眾觀看。

後來有幾個市上有名望的人來了，見他倆那樣的忍耐心，就喝住了那些暴鄙的私刑；左說右解，終算止住了爭鬧者的亂擊罷了。但是他倆因為聳動全市的喧鬧的緣故，重又解到監驗處，執打加鎖，鎖着遊街示衆；完了，重又押還囚車。

定了一個適當時候，解他們到那惡善公 Lord Hategood 處去聽審。他們說道犯了損壞市場商業的罪；更是又說他們有意騷擾市民視聽，傳布危險思想，結合秘密會社。有忌妒君 Mr. Envy，迷信君 Mr. Superstition 和挑唆君 Mr. Pickthank 證實了忠誠的罪，陪審員也都同意了；因此忠誠便給宣判了一種從來未有那樣殘忍的死刑。他們先縛了他起來，鞭笞他，掌摑他，用石子擊他，用鋼刀刺他，末來縛他在樁上焚了個死。只是那時就有寶車駿馬等着他的，一時載他度雲障入天城去了。

耶徒呢，重又送入牢監去住了一時，後來管理萬物的主宰，安排着教他出得那處，重又上路去了。

疑城中的被虜 Captives in Doubting Castle——信徒怎樣逃脫失望巨妖 Giant Despair 的惡牢毒棒——那時，我在夢中看清：耶徒出得名利場不到一箭之遠，就遇到一人，名希望的。言語投機，他倆就成了莫逆了。再表那耶徒忠誠這些名字，各有各的人格，在名利場中，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前因後故，都表述過了，可以證實的。

他們走過安坦平原 Plain of Ease 時，有一個地末司 Demas 請他們離開那所行的狹路，去觀無義山 Hill Lucre 的銀鑛；他們峻拒了，直向閻道草原 Bypath Meadow 的沿界大路而來。

他們現在所走的道途，很是凹凸，行步艱難得很；耶徒一眼看見界籬那邊的隔道，甚是平滑；因說道：

「那兒有條平坦路途呢！來，希望，我們何不跨過去走那條路呢？」

希望答道：「那路假若使我們入了迷途，如何是好呢？」

耶徒認定說道那二條道途是平行着的；希望被說服了，他倆就跨過界籬去，走那平坦路途了。一時，夕陽下去，天光黑得可怕；又一刻，忽是雷雨交加，電光閃煞得駭異。他們現在已是失了正路了。耶徒自怨自艾，不應領他的同伴離却正道不走。

只是希望仍是原諒他，安慰他的；他們現在爲了前途危險，倒爭攘誰人先走的情形了。他們終想跨過界籬還到原舊的路上去。那時路上水勢大漲，行路萬分危難；後來到得一處比較略可避風雨大水的地方，他們決定在此待旦了。雖然在如此危險的地方，因爲他們經了十九次的沉溺，身子實在覺得疲乏異常了，不禁朦朧睡着了。

現在他們所處的近處，就是那幢疑宮 Doubling Castle；那宮堡的主人，名就是失望巨妖；就是他們沉睡的地方，也在他的境界中。那巨妖清晨起得很早，既見了他們，就喚他們醒來，驅逐他們到宮堡中一個黑暗沉悶的惡牢中監着；直自禮拜三監起到禮拜六夜。

在禮拜四那日，他聽信了他妻子猜疑 Dittidence的意見，拿了一根山楂樹做的短棍，給他們一陣好打。次日清晨，又聽從了他妻子的勸言，走來訓斥他們，叫他們早尋個自盡的方法。他們求他釋放，倒觸怒了他；他對

們一口氣衝來，想親手給他們一個末日；那知他的忿怒激發了他的痼疾，一時手足無力，失了功用。原來他本有那個病，在陽光清曬的天時，常常發作的。

黃昏時候，他又到牢中來觀看；見他們依舊活着，不禁又提起了忿怒。他着實可怕的恐嚇他們，甚至將耶徒的一股勇氣幾乎消失了；只是希望用種種言語安慰他；提醒從前戰勝阿卜榮，經過死影谷那些故事，勸他不要功虧一篑。在禮拜六那早晨，這巨妖與他妻子商量定了，領監禁的人到他的後園中來，給他們看他以前殺害的人的頭骨。說道不出十日，必將他們撕得散片般呢。言語說後，他又很命打他們入監牢去。

那夜他夫妻倆重又談起那二個監禁的人；那巨妖深自奇詫，為何打罵都不能使他們絕命呢。那妻子說她疑慮那二個或則希冀什麼人來救他們的；或則他們身上帶着鑰匙呢。因此他倆決定明日一早給他們全身一搜。那半夜裏，耶徒與希望懇切祈禱；在黎明前一刻，耶徒忽的高聲說道：「我真是愚蠢啊！怎麼不去走自由的路，倒留在這惡臭的禁牢中呢。我胸中原藏着個鑰匙，名約言 *Poing* 我知道那一定可以開得出疑宮的鎖的。」因此他隨手拿了出來，開了牢門，開了外邊套門，和鐵柵。鐵柵門開時，一陣軋軋驚醒了那失望巨妖。他連忙跳起縱身追來，忽又猝然病發，四肢無力追趕了。他們逃出了巨妖的魔窟，上得萬王之王的大道，真是一路平順呢！

信徒行程的結束——耶徒與希望怎樣到天城——信徒與希望後來走到了愉快山嶺 *Delectable Moun-*
tains 那裏有一輩牧羊人歡迎他倆。那輩牧羊人的姓名，說來希奇；有名知識 *Knowledge* 有名經驗 *Expe-*

rience 有名警醒 Watchful 有名真實 Sincere 諸人簇擁他們到那天幕中，談了許多關於前途行程的話；並且叫他們用透晶鏡遙望天城的門。他們一徑上前；路上又遇着一人，面目黎黑，穿的是一襲淡色寬袍，問知他們前住天城，他就叫他們跟他前去，說是他原也是往那裏去呢。

那人名字叫趨奉 Platorer。一程程過去，待得他們警覺時，已早被領入羅網區域了。他們在那困苦中，猛然才記起那輩牧人曾經警告他們關於那人的行事的。

到後來，他們遠望見有一個光明使者 Shining One，手持小環策鞭，行近前來；他既知他們是孤單的進香客，往耶山 Zion 去的；就撕破網羅，放他們重得上路；只又叫他們一路須得謹記牧人所下的警告，不可怠慢了。

他們一路行來，一時到了一處地界；那處氣候各別，叫生客遇着，甚覺懶倦的。那希望就禁不住要睡了；但是耶徒却牢記得那牧人的警告，知道地定是所謂迷魂區域 Enchanted Ground 了；一睡覺便沒有醒覺的日子呢；所以格外警策；又攀着希望，兩人一路言談着，互相策勉。

待得他們走過了迷魂區，又進入巴拉 Beralah 的地界；那裏氣候真是溫和甘美；人們到此，真個不願再離棄的。那地是花木常青，好鳥常鳴；又聞斑鳩和聲，又見陽光日夜不斜；那地適居死影谷之後，失望之妖管不到，疑宮也不多望見的；此地去那要到的天城，只有一箭之地；那方的市民，都能看得見的了。自然他們行近那城，格外可以看得清晰些的。

那城是用寶珠珍石造成的，那街道是用黃金鋪砌的；陽光反映，華麗非常；耶徒爲了慕冀過度，病倒了；希望也

病倒了好幾次。

他們支撐得起時，就又趕路上前；在路上遇見二個人，所穿衣服，反映着金光，面目也是光明耀目的。那二個便問他們從那裏來的，他倆告知了，那二人就說道：你們還要經歷二層困難，才得進入天城。那耶徒與希望就請那二人伴他們同行，那二個應了。所以他們四人一處前走，直到望得見城門的地方。見沿城有一條深而又寬的大河，沒有橋梁可渡的。那伴着他們的二個人說：他們只有涉水過去的一法；河水的深淺，只隨着他們對於天城中之王的信仰心之厚薄而定呢！他們因此走下水去，耶徒開始沉沒了，就喚着希望說道：「我在深淵中了，浪花打過我的頭呢。」那希望勸他存着喜悅的心境，好使他弟兄的頭面常在水面之上。不一刻他倆都加增了勇氣，耶徒最先覺得可以立足了，河身漸漸淺了，他們終於涉水過了。他們到得對岸，又遇見那兩個光明的使者。那兩個人等着他們，見他們走上岸來，就與他們招呼，說道：「我們是管教靈者。奉命來管教那些救恩的皈依者來呢！」他們遂共向天門而來。現在請留意那天城建在一座鞏固的高山上的；那耶徒和希望虧得那伴住他們的二個使者的扶持，纔得平平順順的走上了。他們自然也按例將所有凡間的衣服丟棄在河中呢。

我在夢中看得清楚，見那耶徒和希望二人，進了天城，交了度牒，就變易了形狀，他們的寬袍發映着黃金色的光輝呢。有許多人拿着樂器冠冕來，迎着他們，給了他們那些物事。往後我在夢中聽聞全城金鐘齊鳴，似乎歡聲說道：「進來與你的主同享歡樂！」

我醒了，知道原來是一場大夢。

培揚 Bunyan 還有一夢，說起耶徒的妻子和子女們如何離棄了絕滅城，到了傳釋之舍，得着偉心 Greatheart 的照顧，領入天城，遇着她的丈夫，一家人團聚。這故事，載在天路歷程第二篇中，"The Pilgrim's Progress"。



第七卷 田福的作品

(一) 魯濱遜漂流記 Robinson Crusoe

我們讀前面伊利詩本事，尤西里施歷險記，仙后故事和唐開歷險記等冒險小說，總覺內容的情節，雖極詭奇怪誕之能事，但此種情形，總輪不到我們的頭上來。但一讀過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家田福的魯濱遜漂流記，便不在此種感想。他這故事雖根本那時一個水手 Alexander Selkirk 碎舟歷險的事實而成，大部份仍出於作者的思想。不過他却能寫得入情入理，使讀者覺得如實有其事一樣，那麼描寫的手腕，便可驚了。這書共有三冊，非但述魯濱遜一生可驚可駭的事實，也指示我們對於許多事物應有的思想。下列故事，便是取材於全書中最有趣味的第一段的。

魯濱遜的逃亡及水手生活——開端魯濱遜自述，他在一千六百三十二年生於約克 York 城，是一家中人家的第三子；他的父親想望他研究法學的，只是他對於各種事業都覺沒有興趣，只有航海最合他的心意。他的父親是一個聰慧而嚴厲的人，與他講了一番優美且鄭重的話，說道航行探險的人，都失意無望的；漂流無定，得發展的真是百人中不得一二；但是學法律呢，他從數十年的經驗可以確決，是最穩當，最易發跡的一件事。

「不多幾日，那事倒也丟開了。近乎一年以後，有一日，從黑而 Hull 地方，便離了我的父母，不使他們得知一些消息；在一六五一年的九月初一日，就上了一艘開赴倫敦 London 的船，航海去了。」

那船觸礁沉了，虧得有一艘燈船 *Lightship* 見了，放下一隻救生艇過來，載了諸人上岸。他們上岸的埠頭，名寬浪碼 *Crozier*。他們從寬浪碼走到約碼斯 *Yarmouth* 在那裏他們便接了安恤金，隨他們到倫敦去；或是歸黑而來。那觸礁沉沒的船長，萬分苦惱，說他的命運，與舊約上的約拿 *Jonah* 逸事相彷彿，諄諄勸誠魯濱遜再不要航海了。那知魯濱遜早已打定了他的主意，那願船長的勸誠，偏到倫敦去了。從那裏他又上了一艘航行亞非利加沿岸的船，那船長與他很相投合，教導他行商賣買的事情，又教導他航行海面的種種關鍵。

「這次航程，是我一生最有成效最得意的一回；使我成了一個水手，又成了一個商人。那次我帶回家來的有五磅九兩的金屑，在倫敦兌換，計值三百金鎊。我有了這筆錢，就有了不少的新思念；後來終於光了完結。」他用二百鎊款子安頓了那船長的寡婦，一百鎊做了航海的資本；魯濱遜又上船航行去了。一天清晨，他們正望着下內累海島 *Canary Islands* 進行時，猛見薩里 *Sallee* 的摩耳 *Moorish* 海盜，吃了一驚；一場渾戰之後，給他們都擄入海口去了。

魯濱遜被海盜頭目領管着，算是應得之賊，做奴才的工作。那其餘的人，都運往上國皇的法院，審問去了。他說：「主人入海去了，他叫我住在岸上，管理他的小園；和收拾房屋與普通奴隸應做的工作；他一次巡海歸家後，又叫我到船艙中看守船隻。」

魯濱遜趁打漁逃身——二年過後，那海盜有一時住在岸上，比衆長久；出門捕魚，必叫魯濱遜隨從；魯濱遜因此成了一個技術嫻熟的漁人了。有時海盜自己不出門，只叫一個親近人，或者一個壯年摩爾人伴魯濱遜前往。

海面重霧——海盜受欺——有一回，那海盜出漁，海面起了大霧；他們只是奮力前划，待覺到時，已離岸很是遙遠了。此後那海盜便備了一艘長身的英國式遊艇，作為這樣打漁之用。這件事，就掀了魯濱遜逃亡的心意；那詳細情形，讓他自己口述如下：

「一次那海盜上夜命令說道：下日有二個體面的摩耳人來作客，要用這船。並叫我預備下三枝槍械，火藥還要獵鳥呢。發下乾糧，也比往常多幾倍。誰知到了下日早晨，我那主人獨自前來，說道：客人們不出門了，叫我與另外一人及一個孩子划船出海去，捕些魚蝦來，好備筵席供客。這時間，我那逃亡的心思，忽的又掀動了；因為我那時已受了主人的航權，有一艘船供我驅使了。我就此結束起來，倒不是為漁魚，却預備遠遊了。」

「我們捕捉了一陣，一無所得，却原來我時覺網中或鈎上有魚時，不曾提起呢。我因此對那摩耳人說道，怎樣如何可以回去見主人面呢；我們只好使篷到外海去罷。那人遲付了一回，想是無甚不合，便同意的掛起了篷帆，往外駛行。」

「我們行到約有三英里遠時，我就將船舵給了孩子把持着；我就附身走到那摩耳人所在的地方，出其不意，將他攔腰一把抱起，望海中擲去。」

「他立刻潛起水面來，懇求收在船中，說道：無論到何處，都願隨從的；只是如何可以信得他？我所以到船中取了一支鎗，照準着他，告訴他道：我已決意自尋自由生活了；他如不聲響，我必不加害於他；「那海水很是平靜，你自然必能泳水上岸的；只是你泳近我船，我就送你的命。」因是他回身望岸遊泳去了。我想來他定必平順抵岸。」

的，原來他是一個善泳的人呢。」

魯濱遜與黑色孩子的長途航程——「待那人去了我就回頭對那孩子名叫薩哥萊道：薩哥萊，你如盡心服我，我必使你成個大人物；倘你不肯指着摩罕默德和你父親的鬚髮起誓，待我一心忠誠，我也將拋你海裏去。那孩子笑着，一面孔天真爛慢的神情，使我再也不要疑慮他了。他又立誓忠心服我，任是天涯海角他都願跟隨。」

「當我們還在那遊泳的摩耳人的視線中時，我只是望着他不動；見他的影子漸漸移出我們的目光了，我們才靠海岸趕路。我們駛行很迅速；三日後，計算至少已行了一百五十哩，在薩里之南了。」

「不到五日的駛行，我們直向海岸近來，在一條小河口停泊了。倒也不想望找着什麼居民，我們所需要的，是找一些清水喝喝。」

魯濱遜立成巨富預備大航行——「我們船泊時，乃在黃昏；定天黑了，就泳水上岸去。那時我們便聽聞岸上猛獸吼，孩子早嚇得動彈不得了；哀懇着天亮了再上岸去。我說：「薩哥萊我不能不上去；倘使白日裏岸上有人，那兇暴或且比那獅子狼子更利害呢！」薩哥萊說道：「那我們就給他們火鎗罷！」

「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須得上岸的；因為船上清水一點也沒剩呢。那孩子說道：讓他上岸去找些清水回來給我。我問他爲甚麼他去呢？他很愛答我，道：倘使野人來了，吃了他去，我還可逃身呢。這種態度，使我從此愛他到極處。我說道：「薩哥萊我們一同上去；有野人來，我們可以殺了他，不是我倆都不給他吃去嗎？」

「所以我給了他一塊大麪包；引船停泊到適當處，涉水上岸。帶的除火鎗和兩個取水的瓶外，其餘一些也

沒有帶上。我不敢離停泊處太遠，深恐小河中有生番划出獨木舟來，取了我一切所有的去呢。那孩子見得遠處一哩之遙有一處低涯之地，就奔去了；一刻他狂奔而來，我問道他給生番或是野獸追急了的，連忙上去迎着他；那知他一無懼色，倒背上負着一只動物，形似野兔，只是毛色不同，腳長些。他在那裏打着的。我們得了這件好菜，自然歡喜得很。

「但是最是歡喜的，那薩哥萊回報說：那處有清潔的水，却沒野人。只是後來我們找到河灣稍上，潮水不到處，便有清甘淡水，可供飲料，我們就裝了兩瓶，煮了那野物，再趕我們的路。」一路上只有一回與一隊和平的黑人鏖戰，便沿海岸直到浮德角 Cape de Verd，在那裏就遇着一艘航行巴西 Brazil的葡萄牙船，救了他們。那船長待人很是和善，也不要魯濱遜什麼禮品，而且更願出資購買他的小船，和薩哥萊。魯濱遜不忍將孩子賣去；只是那孩子自願去的，而且那船長又允認十年後，那孩子如能改信耶教，必然回復他的自由權；所以就賣了。

他們一路平安，就到了巴西國；在此地，魯濱遜就與一甘蔗農人合股做買賣。他寄信給英國那寡婦，叫他將他隨行所遺財產的半數，買了英國出品，運到里斯奔 Lisbon，待葡萄牙船長第二次航行時，可以帶給他。

他買了這些貨物，很是得利；因就種植煙葉田。過了四年，他就成大富了。但他還不自滿，想了新計畫，期望致富更速。他就對他同種煙葉的農人，和賽賽范渡 Can Cavalor地方的商人說道：他從前初次到阿非利亞洲航行，見交易雜貨，得利又快又多；非但象牙，金屑，處處可得，更可購批黑人來使他們工作。過了幾日，有一天，有三個農人找他，說他以前談過的計畫，現在可以實行了。他們已預辦下船隻，叫他同去做這勾當，不要他一些本錢。

這件不下本錢可得大利的勾當，他不得拒絕，便決然丟了他的煙田，再要冒一回生命的險了。

他說：「簡言之，我也想盡種種方法，可以使我的煙田不荒棄，可以使我的財產永保。我也想到這種探險事業，只是無謂且又妨礙我的勃興的事業；然而那時，理性一無權勢，只有盲從着他們罷了。」

魯濱遜航行攔淺，巨浪中逃命——那魯濱遜與他的同伴們坐船從巴西航行，約十二天後，就遇着出人意料

的颶風；一人死於熱病，還有一人和一孩子，被波浪捲去了。

那船定向往西印度的；只是又遇了一次暴風，船身起伏無定向，約計有十二天的工夫，人力無可施用，只好隨着風向駛行罷了。正在這個當兒，忽一人偵見了大地，衆人聽聞此消息，爭出艙門觀望時，船身忽然狂動，觸了砂岸了。波浪掠船面而過，那在外十一人的性命，都交託了上帝的手中，和波浪的手中了。那時風暴倒也有限，只是波浪掀動得狂暴可怕呢。

那些人給波濤捲了三哩多遠時，又來了山般大浪，將船翻了；船中所剩的水手們，立刻都捲入波濤中去了。

魯濱遜說道：「那海救了我。」她把我衝上一塊危石，給我一個重重的打擊，立刻失了神經。那時我如卽

刻驚醒，也早悶死在波浪中了。虧得不前不後，在第二個巨浪未至前蘇醒了，因此就爬上崖岸來，自慶自慰的坐

在一片草地上；距浪波已遠料無危險了。我深謝上帝，能出這麼樣的大險；早幾分鐘，真是一些無希望呢。從這

個水葬的坟墓中能回復我的生命；這恩賜真是一生難以盡宣呢。我在岸上走來走去，舉着手臂，全身包在拯救

的神祕中，做作千百形狀，一時再難說出了。對着海中溺死的朋友們，更有一番深思；他們此後連影子都不得見

剩下的，只有幾頂帽兒鞋子。我望望那沉沒的船，離岸很是遙遠；我默想着：主啊！我如何得能上岸呢？

出險後在荒島上之第一夜——後來他四圍審視，他的安慰全無了。他渾身溼透，無衣服可以更換。飲食

皆無。身上除一把小刀，一支煙管，一小匣煙之外，一無長物；兵器更是不必說了。天氣又黑暗了。他抬頭見面

前有一枝叢葉密密的樹，形如棗樹，却是荆棘樹；想來祇好爬上樹枝，暫歇一夜再設法罷。

但是他在近處先步行了一週，他見了清冽可口的清水，真是救命之寶了，欣喜非凡。他飲了個盡量，拿些煙

葉來嚼着，暫止了飢餓。他回到大樹旁，爬了上去，安置得睡時不會翻下來才罷。

他一時就睡着了。他實在疲乏太甚了，一覺直睡到天光大明。他見海也平靜了，天氣又大好。

荒島上魯濱遜築柵建屋——魯濱遜在樹上睡醒時，望見那擱淺的船，已半浮半擱在砂磧上，距岸較昨夜近得多了。在回潮時，那船又打近岸些，約只距四百餘碼；因此他就想到船上去取些日用物品。他泅水出去，到了船邊，攀着索兒上船；見一犬二貓，是僅存的活物；那也是他孤島上僅有的伴兒了。

那時間真是寶貴的很；他裝滿幾袋餅乾，一邊行走，一邊嚼喫。他束成了一排木筏，將航工的幾只大木箱，滿滿的裝足了糧食，工具，火藥之類，放在筏子上，划向岸來。下一日，他又泅水到船上，滿載了一筏子東西上岸。如此往復，有十一日的工夫，他差不多將船上剩餘的東西，都給運上岸來了。他那時已結了一個草屋居住了。一天早晨，他從草屋中出來時，望去不見了那破船了。

往後，他找了一處高聳的山坡平陽，將船帆搭了一個帳屋居住；這樣倘望見遠處海面來船，也可以打個招呼

駛歸本國的。

在帳屋前面，他又築成弧形土圍，兩端依住山谷；沿着土圍，他又豎立了一行木柱，每根相距約計六呎。木柱立在土中很是堅固，聳立空中的也有五呎半模樣長短。柱端削得如尖刀一般；每兩柱空間，將船上載來的繩索盤實了。這一行木柱之內，又依着外柱植了一行二呎半吋高度的木柱，這樣一個堅固的籬圍，任是野人野獸，都不能破入了。那籬未有門戶，他進出用扶梯的；他爬上時，就將梯提進裏面。他費了浩大的工作和時間，築成這樣一個鞏固的籬圍，或是城堡；內裏藏着他一切的寶物，糧食，器具之類。他做了一個夾帳，又從運來的船帆中找出一領油篷，蓋在帳上。

再見帳後山壁，略有微凹，好似山穴進路形狀；他就鑿成一個石穴，算是他的廚房。他現有火藥一百袋，就分置山洞各處；如此便有爆炸等事發生，也不致全部都損失了。他恐怕忘了時日，因就一枝大木柱上，刻着一行字說道：「我上岸到此，在一六五九年的九月三十日。」他在岸邊豎了一個十字架。又在那刻時的大柱子上，所刻的時日下邊，每日截一短痕；七日截一長痕，算是禮拜日。

同時，他又發見島上除野鳥之外，也有山羊，山兔，野貓各種動物，他如獵得了，就保藏了獸皮。

待那城堡完了後，他又造了一張桌子，幾只椅子，和一些零星器具。那木材呢，他伐下了一枝樹，用斧子斫成薄片，又將手銼磨平才用的。後來有一次風暴，將沉船的一部份打上岸來；因此他又有了板木繫桿了。

有一天，在多雨時節以前，他將一只盛過大麥的布袋，在場地上倒出了那些泥沙殼之類；那知雨後幾日他



他在荒島的另一處，發見大羣的野兔龜鼈；他捕着一頭鸚鵡，教他學會叫喚他的名兒。他捕了不少山羊，養在自己那土堡中，羊肉羊乳都有了。他陶了幾件必需的燒器，作為煮烹之用。

他居住這荒島到第六年時，他造了一只獨木舟，想駛行全島一週的；他取出貯藏的獸皮，做成幾襲衣服；又編

忽發見在那幾支木柱旁，有一些綠色的新芽生出，後來便長成了一二束米麥。他收起這些米麥，種了再種，直到第四年，才得够量麥子可做麵包呢。

他說起：那些鳥兔時時來食麥子，他如何預防，又說起那裏有一種地震實是無害的，可是起初嚇得他如何情狀；他又如何病倒了，如何癒起來；如何他從身邊帶着的聖經中找着安慰等事。後來他在荒島的另一處，找着了一處生着果木的山谷，他就架成一座總息的坐位，或者可以叫做亭榭。

織了幾只籃兒。他現在這付新裝束，真好看，他自己說道：「我有一頂羊皮做的便帽，又大又高，不成樣子的。又做了一件羊皮短外套，只到得膝股。又有一條袴子，是用一張雄羊皮做的。還有一雙長靴，也是用羊皮做成的。我有一條寬帶似的風乾的羊皮，在這條束帶的兩旁，我掛着一鋸一斧；在另外一條束帶，掛過肩膀的，也掛着兩個羊皮的革囊；一個中置火藥，一個中置彈丸。我背上負着籃，肩上荷着鎗；頭上張着一頂大而且笨不成形狀的羊皮傘。我已把鬍鬚修得短短的，上唇只留着一些摩罕默得式的短鬚。」

魯濱遜耕耘他的麥田，或是餵飼牲畜的空暇，便划着他的獨木舟巡遊；或是遊觀島原。總之，他日日也是很忙碌的。

發見沙灘上的奇形足跡；星五來投魯濱遜——當魯濱遜在荒島上第十五年時；一日，他忽的發見沙岸上有一種赤足的印跡，使他詫驚異常。他見了之後，呆了半晌；回頭沒命奔歸他的堡來，好像後面有人追趕似的。從那夜起，他足足有三天三夜嚇得睡不着。

魯濱遜從荒島的那一端，望見海外水平線上有一條斑痕，意想必是大地；那足印，定是大地上的生番走來印上的。所以他更是十分防護，恐被那大地上的生番偵見了，害了性命。

後來他又發見幾個骷髏，幾根白骨，想定是食人者剩餘的殘羹。他急忙逃歸所居的帳屋來，滿心充着感謝的情意，以為這裏虧得生番未曾族居呢。一天清晨，在他流居荒島第二十三年的時光，他驚見一隊生番在島原的那端；待他們去遠後，走去看看，見又是一堆骨骸；從此他更加防護得周到了。

幾個月後，又有一艘航行的船觸沉了，使他獲得了一大批新糧食。過了兩年，他一次又瞥見了一隊生番上岸來，捉住兩個俘囚，他們正在割食一個時，另外一個忽的脫了繩索，望魯濱遜那方奔來；後面有三個食人肉的生番追趕而來。魯濱遜奮勇的救了那俘囚，那俘囚後來便做了魯濱遜的一個忠誠的僕人。那件事正在星期五，因名他星五。魯濱遜教了他許多英文用語，那黑人便成了一個有用侶伴。

一天，星五很是驚惶的奔到主人那裏來，說道，又有一隊生番來了，意必是找尋他的。魯濱遜安慰了他一番，叫星五與他一樣的武裝了，從帳堡中出來。他們見那生番正在宰割一人而食，另有一人綁在沙灘上，望去是白人。魯濱遜與星五便對着他們放鎗；打死了幾個，其餘的也驚散了。那魯濱遜走去看看那白人時，星五又在獨木舟底發見了另一個黑色俘囚，認得是星五的父親。魯濱遜從此便有了三個伴侶了。

後來知道那白人是西班牙國人氏，一隊共有十七人，航行觸了礁石，便流落在星五所住的生番人民中。在那裏倒也很蒙優待的；只是不久，那處的人民，與另一族有了戰事；那白人和星五的父親等一羣人都被擄了。

魯濱遜與星五二人，在此事未發生前，已早造成了一只大的獨木舟，這時便決定叫那西班牙人和星五的父親二人，划去載那其餘的西班牙人到此地來。

他們離去後，適見一英國船從海上開來；從那船中擁上一輩人到魯濱遜居處附近的海岸來，擄着三個俘囚；待黃昏時分，趁那些都睡熟了，魯濱遜就行近那幾個俘囚，問根究故，却原來那船上水手們鬧了亂子，綁鎖了這幾個船長，船副，執事，想謀害呢。

魯濱遜將三人放了，經了一番驚人的情節，那船長始得回到船上。魯濱遜帶了星五也上了船，撇下這輩鬧事的水手們，只管開船走了。那日期呢，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和他逃出薩里的日子適相同。

魯濱遜坐那船到英倫，在一六八七年的六月十一日，計離桑祖國已經三十五年了。待到里斯奔，他從信牘中知道他的巴西的麥田、煙田，都很發達，計值二萬五千元有餘了；每年可有五千元之利金收入呢。

魯濱遜到了英國後，他娶了一個妻子；在培特福邑 Bedfordshire 住定了；但是不多時，他妻子故了，他的冒險心又一時活動起來。他重航到那荒島，見已成了一處繁盛的殖民地了。他也曾航行中國、俄羅斯等地；如此浪遊約有十年之久。在一七零五年的正月十日，纔歸倫敦。

他那時說道：「以前諸次航行，算不得甚麼；我現在預備要有一次長時航行呢。七十二年的人生，變易無止，我已够於信仰退居的利害，和平安的寂滅了！」

(二) 染疫的家

田福爲英文小說鼻祖。他的作品至今沒有一個小說家能超過了他。他所著小說中，魯濱遜飄流記而外，其次的便是大疫時代的記錄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這是描寫一千六百六十五年大疫侵入倫敦之時，民間的情狀的。在小說中作者再稱目觀彼時情形，但當大疫的時代，田福實在還不過六歲，那麼其實出於耳聞可知。這一篇我們只當他小說讀去，在歷史上實也決尋不出如是生動活潑的描寫，可使人讀後，宛如身

在此大疫中那樣的。本篇是書中最精采的一段，雖田福實在不會和這舟子接談，然寫來印象之深，實已和真有其事一樣。

我從巴河 Baw 旋身取道田間向勃郎曼 Browley 而來，到了一處公衆取水的水橋那裏。只見一個很窮苦的人，正獨自沿了海塘走去。我信足隨他走了一會，但見許多屋舍，都閉着門戶，最後我和他隔開一些路接談起來了。最初我問他這些居民都怎樣了。「可憐」他道，「真是劫數啊，不是死便是病了；這處和那個村莊上所存的人家，實在無幾了。」他手指着北白拉村「死了的已過一半，活着的沒有一個不病。」他又指點了一處給我看：「這屋裏的人全數死光了。」他說「屋子空着門戶大開，但沒有一個人敢進去。一個小賊冒着險進去偷些東西，就染着病送命了，這是昨晚在教堂後埋葬了的。」他又指了許多屋「那屋裏」他說「人都死了，夫妻倆和五個孩子。那屋裏的人，給關住在屋裏，你不見門前有人守着麼？」他接連又指了幾處屋子。

「你獨自在此做甚呢，那麼？」我問他。「我麼」他回答，「我是個極孤苦的人，承上帝的情，却還沒有尋着我，雖則我的家裏都病着，但只一個孩子已經死去。」我問他「那麼你不病便如何呢？」「如何」他回答着，「那裏便是我的房屋，」他說時手指着坡旁一所小房子，「我的妻和兩個孩子，在那裏過活；咳說過活還罪過呢，妻和一個孩子都已染着了。」說到這裏他的眼淚滾滾地流下臉來，我也陪了許多眼淚。

「但是你」我說，「爲什麼不到他們身邊去？」忽忽背棄了這些骨肉獨自在外邊呢？」「咳，先生」他說，「上帝何曾許我去啦，我不曾背棄他們，我不能不在此做活，去養活他們啊；也還虧上帝，他們還不至於缺乏。」他說時

舉頭悵望着天，從他的容貌上，使我知道我所見的這人，確無一些虛偽，而是個虔敬宗教的好人，他的祈禱實是他感謝上帝使他在這種情形中，家裏尙不至缺乏的表示。

「不差，這真是他的慈悲，使窮人可以『有』，我說。」
「不過你怎樣過着日子，怎樣能够不染着病的呢？」
「怎樣？」他說：「我是個舟子那邊就是我的船。」他說：「這船便做了我的家；日裏我在船裏做活，夜裏我在船裏過夜，得了些東西，便放在那塊石頭上。」他說時指了路的那頭的一塊大石，離他的家還很遠；「我再喊了幾聲，等到他們聽見，便出來接了進去。」

「是了，朋友，我問你做舟子的却可以弄到錢麼？這時候還有人來坐船？」

「有啊！先生，」他說：「我常常給人家雇去。不見麼？那邊泊着五艘船。」他指着下流離鎮很遠的船：「那邊八九隻，外面一些又是幾隻。」他指定了那鎮上。

「這些船裏都住了人家，有的是生意人，有些是船主；他們離陸地住在船上，我替他們工作，送東西給他們，或代投書信和其他一切必要的事情，好讓他們不必到岸上去；每夜我便把船纜在其中的一艘上，睡在那裏，謝上帝，至今還是無恙。」

「這里我不大上岸；就是現在去看看我的妻子，他們到底怎樣，并帶一些錢去，那是我昨夜到手的。」

「可憐的人，」我說：「你替他掙了多少呢？」

「我得了四先令，那是一注錢了，照我們窮人而論；但他們又給了我一袋麪包，一個鹹魚，一點肉；這便作成了我。」

「很好了」我說：「你已給他們了麼？」

「沒有」他說，「但是我已叫過了，我的妻說，這時她還不能出來，但半點鐘裏，她總要出來，我現在正等着她。可憐的」他說，「她的情形很不好，已經腫了起來，而又破裂了，我想她會復原，但我的孩子怕無望了，但這是天意！」他頓住了，流了許多眼淚。

又談了一會，那可憐的婦人開出門來了，「洛伯，洛伯！」她喊着。他接應了，叫他略等一等他就來；他從水橋上跑了下去，到船裏拿了一袋乾糧上來；上來了再叫他的妻子。接着他走到那塊巨石旁邊，拿袋中的都倒了出來，一一排列好了再退下來；他的妻同一個孩子出來取去；他指一樣樣說着，那個船主送了那樣東西，那個船主送了那樣東西，結末他說：「這都是上帝賜的，應該謝他。」那可憐的婦人取齊了一切東西時，這很輕的一些，她竟軟得不能一起拿完，她留下了一袋餅乾，叫那個孩子看好，等她回來再拿。

「那麼，還有那四個先令給了她麼，那是一星期中的用費，照你剛纔所說？」

「給了給了，不信你聽，」說時他又喊着他的妻，「賴琪！賴琪！你收了錢麼？」「收了」她回答。「多少？」他問。
「四先令零一格羅 Groat」她說。「是了，是了，上帝保佑你們，」說着他望來路回去。

第八卷 施惠夫脫葛立浮漫遊錄

魯濱遜飄流記後，數年中英國又出了一部諷世小說，這便是施惠夫脫 J. Swift 的葛立浮漫遊錄。書中請一個名叫葛立浮的人，漫遊世界各國的所聞所見，但實在却是在譏諷那時的英國。這所說的小人國，便是英倫三島了。因吃食而起的戰爭的，又是借來嘲弄各國所興無謂之兵的。這一部小說中所講的，都是不偶然，不尋常的故事，最適合兒童的胃口。到了現在，大家已都把他的諷刺性質忘去，只認他是一本述異記了。

(上) 小人國遊記

葛立浮自述他的歷史說道，他父在拿的漢邑有一所小小的家宅，他是五弟兄中第三個。他小時便在倫敦一個外科醫生那裏學醫。每當他的父親寄給他少數銀錢時，他便買些關於航行的書籍來研究，以為他將來必要旅行各處，這種航行的智識是需要的。他曾經當了兩次海船的外科醫生，到過東方和西印度諸地。他旅行有暇，便熟讀那最有名的旅行筆記；每到一處，便細細觀察那地的人民的舉止行動，風俗，且學習那方的語言。後來葛立浮受了阿的落魄船的船長柏里加的雇約，航行南洋；在一六九九年的五月四日從勃立司託開行。那船遭了風暴，吹到了萬底門大地西北方，觸了礁石。那時他和另外五個水手，跳入救生艇，划着逃生；但是不到半句鐘，那艇又翻了。他不知他的同伴後來什麼樣；只是他隨着運命的指導，衝波逐流泳着海水。一刻後，他

覺得身子立得住，便涉水上岸。那時他經了一場泳水，身體疲乏不堪了，他說道：「我臥在草原上睡着了，待我醒時，覺得全身不得彈動，我的四肢已被緊縛在地上；頭髮呢，也一根根縛住在地上；身上也覺有幾根繩索橫過綁紮住着。我那時只好向上觀天，那太陽漸漸熱了，使我眼睛不得展開。我聽得四圍有一種嘈雜的微聲。不多時，我覺得左腿上似有活物移動着，漸漸爬上來，到了胸前，又上到下領來了。我略略折曲我的眼光下觀，見一個不到六吋長，具着人形的動物，兩手執着弓箭，背上負着箭壺。」

「同時我覺得後面有四十餘個跟着他。我大喊一聲，他們嚇得拚命逃奔。後來他們對我說，這次驚惶，也有從我身上翻到地上的，也有自相踐踏的，損傷不少。但是隔了不久，他們又來了。我這時被他們弄得真個不耐煩，想起立了。我將左手略一翻動，那紮住的繩索，都碎斷得片片絲絲了。他們見我如此行動，就大聲喊叫；不一刻，左手上著了數百支箭，使我覺得如針子一般刺來。又向空中射擊一種炸裂的東西，好似開花彈子一般；幾個打上我的面來，我連忙將左手蓋護，未曾受傷。我因想最平安的方法，還是靜臥。」

「他們見我靜臥不動，就停止放射羽箭；只是從旁邊的聲響聽來，人數越是增加了。距我的右耳約有三四碼的地，我聽清約一小時的錚錚釘釘聲，我就依着繩索寬放的度限，略轉頭去窺看，原來在那裏已起了一座高台。面積大小可容四個小人；擺着幾層扶梯，那時台上有一個人，看去很是體面的，正在述說演詞。這樣長篇的演詞，我可惜一個字都不懂得。」

「一刻，他大叫一陣，就有五十餘個小人將我左邊的繩索都割斷了；如此我便可自由的轉身朝右邊了。我



見那人形狀，比在旁並立的三人，高了一倍身格，年齡約在中年。他做了種種手勢，看去也有恫喝，也有慈悲，也有良善，也有安慰的種種演說家應有的都有了。

「我用了很是服從的神情，答了幾個字；舉手指着太陽，雙眼看着太陽，好似指日立誓一般。後來又三五六次的指着我的口，因為那時我實在餓得要命了。幸喜那元公 Hitho（這是我後來知道他們呼他們國王的名號）倒也能領會我的信號，立時走下台來，發令叫在我的兩側，安放了幾只梯子，約有百餘人挑着籃子，滿貯肉類，用頭頂到口邊望口內輪流倒下。那全是國王的好意，我在這裏初次蒙優待。我見那食料是幾種動物的肉，只也難辨清那味兒了；有腿有肩，有腰，形似羊肉，宰割得倒也很精緻；不過小一些，像百靈鳥的翼翅彷彿。

大。既見我食量浩大，他們想得倒也聰明，就很機巧的運了一只頂大水桶來，推到我口邊，打開蓋子，見那裏盛着不到一品脫（他們的容量計已一百零八加崙了）的水，一呷早光了。那味兒很像勃蘭地，只是甜香些。他們又

運一桶來，我又如此一呷。我打招呼叫他們多運些來，只是不見他們運來。」

此後葛立浮睡去了約摸八點鐘工夫，待醒覺時覺得面上手上都輕敷了香膏，如此便搽去了那箭瘡了。原來那國王命令醫生們拌攪了一服睡眠藥在那酒中呢！接着葛立浮又被運進京了。那載運的車輛，費了一隊工程師和木匠不知多少心血，纔造成；又揀選了皇家最大最壯的馬一千五百匹駕着。那一扇最大的門戶，計四呎高，二呎寬，叫他只好爬進去。他們把他的左腳鎖在一所大廟宇的拱門上。那裏有上千上萬的人來看他；守護他的兵丁，約計萬名。那國王下諭叫爲他造了臥牀，約用他們普通的六百只才做成。在那趕做的二週中，他只好在那廟宇前露天暫宿。國王又諭皇城附近九百碼以內諸村人民，供應這個俘虜的飲食；費用可向皇庫中支取。這種大費用，算來可供他們人口一千七百二十人的用度。再令三百個縫工，照他們國內最時令的樣式，爲他趕造一件衣服。他說那地方形似連接的圓圃；田疇很平均的每畝計四十方呎，狀似花牀。

又有一道上諭說道：那些已經看過這個山般的人 *Man-Mountain*（他們號葛立浮的稱呼）的，趕緊回家，稽留不去者有罪。在五十碼以內看觀者，由內務部酌量收費。

一天，那國王請葛立浮起立，兩足分開；下諭軍馬從袴下行過；那隊軍馬計三千步兵，一千馬兵。到末後，葛立浮因了種種情形，得了自由權；准許觀看王宮。那皇城內的市民，都得了信息，說這大人要來了。

那皇城是四圍城牆，高可二呎半，闊有十一吋；每十呎之間，築一雉堡。他自敘道：「我跨進了西城門；又小心，又緩緩的，跨過兩條正街；穿的只有短衣，因爲恐怕長衣襟帶綽了屋脊和戶檐。見洋台屋面，擁擠着瞻仰的人民，想

一生旅行所到的地方，從未見如此熱鬧過。

那兩條街約五呎開闊，那些街巷我能插足的，只有十二吋到十八吋寬廣。

那城內可容人民五萬戶，居民房屋也都三層五層的；市場商店，很是清潔，很有秩序。

皇宮便在城的中央。四圍離宮殿約二十呎模樣，有一帶高二呎的御牆。

「外宮廷有方形四十方呎一塊草地，包圍着別的兩個宮廷；在內便是國王所居的皇宮了。」

那外廷的房屋



陣演的下勝



最低的也有五呎高度，牆壁統用四吋厚的整方大石砌的，堅固異常；可是我如跨進去，便免不得要帶壞他們的。

那時國王深欲我一看他的宏大宮闕；只是我無可應命。後來想到了一個妙法，費了三天的工夫，在離城一

百碼的一個御園中，揀選最大的樹木幾枝，我用自己的手刀做成三呎來高的二只橈子，可以勝任我的體量的。

我第二次重進皇城時，手中便拿着這兩只橈子。人民自然已經早已奉了上諭迴避了。我到了外宮廷時，就安定了一橈，立了上去，將另一橈提過屋頂，輕輕的放在第一與第二宮間的空地上，這空間說來很窄，只有八呎呢。我因此便很安穩的從這橈跨到那橈，進了外宮廷了。轉頭又將手杖將外面的橈子勾了起來。這樣一步步便直到了內庭。那裏我就躺了下來，抬頭適在他們的第二層樓。那第二層也特會開展着叫我展覽的；裏面的佈置，真有意想不到的華麗。我也看見皇后和年青的幾個公主坐在各人的屋裏，四邊圍圈着婢僕侍徒。那皇后和氣得很，見了我便很懇摯的笑着臉，從窗中伸出手來使吻。

葛立浮在那裏居住不久，便得知那小人帝國中也有兩個

互相傾軋的政黨；一名「決臘梅革山」[Tarnnecksan]一名「司臘梅革山」[Siarnnecksan]在脚上穿的鞋子的高根低根上分別的。後來那世界另有一個大帝國，在柏露斐司格 [Island of Blefuscu] 島上的，起兵來侵伐；那兩國便有了戰爭。那戰禍的起原，是傳說這現代國王的父親，一次食雞蛋時，照習慣將大頭割開，失手割掉了他的手；因此他出諭叫人民以後割蛋，一律割小頭，否則重懲；如此便有一般人大不謂然，起來抗諭。柏露斐司格王乘此勾引了那些亡命的大安地 [Big-Indian] 來作亂了。

葛立浮早表示他的忠誠態度，說是無論那種人來侵襲，他必盡力保護那人民國土；因此他便泳水出去，既砍斷了那來侵的艦隊的繩索，將全隊五十餘艘的敵國大戰艦，都繫住帶回小人國的軍港中來。那敵國自然沒手的用箭射擊他；但是他除戴上一付眼鏡保護眼睛外，就是滿身着箭，也算得甚麼呢。

那國王的計畫，想要使敵國夷爲行省，將大安地人盡滅了；只是葛立浮未願同意，便失了國王的歡。

後來他聽聞那國人將要定他叛王命的重罪，葛立浮就逃奔到柏露斐司格國；在那地他偶然得了機會，便回到自己的祖國了。回到英倫的時日，在一七〇二年四月十三日。

(中)大人國遊記

葛立浮與魯濱遜有同樣的性情，最喜浪遊；他從小人國歸來後，在六月二十日又動身作第二次航行，目的是想赴蘇拉 [Suralat] 的。一年後，那船乘風駛向東方，過馬魯加 [Molucca] 羣島時，船中需清水，船長便派遣一隊水手

坐小船划向岸去找尋；那時葛立浮適也被遺在內。他們一隊人上了岸後，葛立浮順步走着離海岸有一哩遠地去了。待得走回海灣時，見同伴們都已上了船，拼命划着，狀似逃命一般；他正要張口叫喚，抬頭猛見一個巨人在海中追趕，他們虧得早飛也似的划着，未曾給那巨人捉住。他說：「我那時一些也不敢再冒險了，只有回身望原路奔去；又爬上高山，得一望那全地的地勢情形。」他見全地都已墾熟了。第一件使他驚駭的，便是地上所生的青草，幹長足足在二十呎以外，好像留着做乾草似的。他見那道路上的青草，發旺得像麥田一般；意想那巨人們看來，恐怕還覺得狹小的羊腸路呢。他立了一刻，望兩旁看觀，不見甚麼；只是時光似乎是麥田成熟時呢。那些聳立的麥幹，帶着穗，祇少也有四十來呎高。

「當我正想在一家籬笆間找一個空穴進去，忽見一個巨人長反形狀與海邊所見的相等，從田間上來，望屋柱走着，形如高閣，一邁步有十碼長短。我那時震驚異常，連忙躲身麥田中，眼看附近田間。我聽聞他的叫喚，聲氣比號筒還響幾度，初時一聲，幾疑是空中霹靂。他叫喚幾聲後，便有一羣七個巨妖，向他走來；手執刈刀，其大小有六把普通的那種鐮刀模樣。」有一個割麥的人行近他躲身的麥幹邊；他忽然想到不是被刀砍死也要被那人踏死了。所以他用力呼喊起來了。

他又接着說道：「那人聽得我的喊聲，就放短了脚步，向四面地上找尋了半天，纔見我躺在麥邊。他思索了半晌，那付形狀與我們見了一個小動物，恐怕牠刺了或噉了一般。後來他俯身將大指和食指夾了我起來，離他的眼睛約計三碼光景，纔看得清晰。那時我細細揣摩他的態度，決定還是不掙扎的好；因為我已被舉在六十餘

呖的高空中，一動若是從指頭中間溜了下來，便不得了。因此我就舉眼望定太陽，兩手打着弧環，想說幾句謙恭的言語，好敷衍我那時所處的境地。我幾次看他有厭煩的表示，想擲我下來；但是見我的聲音舉止，倒也希奇；雖然他不懂得我的言語，却深喜我能說得清楚的字眼。

「這時我真忍不住呻吟垂淚，向旁邊旋轉頭來，好使他知道我被他指頭壓逼的苦楚。他似乎也理會得，便舉起他的衣裾，輕輕將我放入，就急忙奔到他主人那裏去。那主人便是我在田間看見的第一個農人。」

葛立浮在農人家倒也相安；做了那農人的女兒的一件玩物。後來大家叫農人在公衆地賣看着；末後給那地的皇后買了去；與國王常常交言，不久便熟悉了他們的語言了。那皇后諭令一個精細的木匠，做了一個小巧籠子，把他關在宮中，叫農人的女兒看護着。

他在籠中也走了不少地方；有一天被一只大鳥銜了去，在海面上丟了；虧得給一只海船看了，船長把他救起，送他到英國。那是在一七〇六年的六月呢。

這裏我們可以得知世界上有這種人類；那風俗習慣與我們的完全不同。他一路上觀見小屋小樹小牛羊等，便又使他回憶他在小人國的情形了。

（下）歸家後的感想

「我在本國往往見了行人，便高聲叫喚，使他沒頭沒腦，想我是個莽夫！我到了家門，僕人開門後，我終是屈躬

進去，單怕頭撞門檻，好似鵝子進棚一般。我的妻子迎來攬抱，我又是俯身近膝，意思不如此恐她不能接我的口吻。總之，我一切的舉止行動，不自覺的都改了常態。人家都說我瘋癡了。隔了一時，我的家屬朋友纔理會這種習慣的來歷。我的妻子叫我下回再不要出海了；但是我呢，命運雖如此惡劣，却又不改性子，不聽妻子的好言，依舊出去航海。」

葛立浮後來到過臘波大 Laputa，那是一個飛島，住民都是哲學家 and 天文家；又到過福尼姆 Houyhnhms，那裏馬是文化的代表，人呢，名叫約福 Yahoos，是一種退化的低能民族。

第九卷 柯伯馬希根人之結局

近世神史中的寫人物，再沒有一個寫得比這美洲印第安人更活現的了。非尼馬柯伯 *Fenimore Cooper* 以所著各種講紅種人中冒險事業的小說，聞名於世。下面是他最有名故事中的一篇，世多以短篇小說目之。柯伯寫美洲曠野小說的時候，是在一千八百二十六年。這個時代，印第安人還很多，常常對白種居民宣戰，甚至在紐約 New York 的北方大森林中，也有他們的營壘。但現在這民族就式微了。小說中所描寫的「高貴紅人」*Noble Red Man*，在他們本土，早已絕跡。

(1) 初秋曠野中的俠影

一千七百五十七年的夏，美洲殖民軍隊，同當時做加拿大 *Canada* 主人翁的法國人開戰。他們不得不分兵抵禦。美洲殖民地的騷擾，在這時要算最甚了。這英法之戰中，印第安人也參預。加拿大族的人民，也加入移民一方和法對壘，一方又要防這些土人。這時觸處是危險，甚至那種小小的鎮區，亦不能保持安寧，不受攻擊。在七月裏的一天，有三個奇怪活潑的人，在美洲荒野中，演了一齣活劇。這事在表面上看來，非常沉靜；沒人知道這三人的方幹着一種驚人事業。他們三人都狠隨便的，站在一個水流急湍的河的岸上。那瀑布昏鈍的大聲，足顯這條河，是從一很近的高地那邊流下來的。可怕的瀑布，從那兩高岸中間瀉下，直激得浪花四濺。

三個中間，兩個是暗赤色皮膚。他們的面貌和身體，皆用顏色塗着。還穿着獸皮同羽毛做成如畫的衣服；很可表明他們是西方野地方的土人。其中一個，年紀較大。他們倆原是父子。這老的印第安人，名叫欽格各克。他是特拉活地方，印第安人殘餘種族叫作馬希根人中間的族首。或稱會長大毒蛇。雖然他的身材，沒有像他兒子那樣的美觀，同無限的力量；却有印第安會長完全的威嚴和警覺的態度。他兒子名叫恩格斯，綽號約東大。鷹。

這小隊中間的第三個，身穿一件綠色的獵衣，腳上登了一雙印第安的鹿皮鞋，膝蓋旁掛一枝很長的來福槍，手把槍上的發彈機，弄了個不了。因為長久在陽光中露灑，他黑暗的皮肤，幾乎同他的同伴一樣；難說他是一個白種人。但他却是白種人，名喚納塞尼白伯。他在印第安人中，人多稱他作鷹眼。他的名聲，在法國兵士中皆知其為無懼的偵探和獵人；所以法國人多稱他作長來福。

這三個人，雖靜悄悄的談話着，並沒有顯出驚慌的樣子。其實他們却是知道法軍領袖穆脫卡將軍，將取道這蔓延的森林，來窺探在離這兒幾哩路以外，喬治湖上維廉亨立炮台的英國兵士；所以在那裏警備。

忽然這老的印第安人，把他的耳朵放在地上，專心的聽了一會，喊道：「白人的馬來了！」他們於是不等到看見這隊人馬，就馬上隱蔽起來。這隊人馬中間，有一個英國長官，穿了管殖民事務陸軍少佐的軍裝。有兩位美麗的少婦，騎馬旁行；一個藍眼美髮，一個面呈黑色。他們還伴着一個印第安領路的人，同一個面容粗糙，身體瘦削的人。鷹眼一見那些人，便跑出來，高聲呼喊，問他們是什麼。停了一刻，那長官答道：

「我是陸軍少佐鈍根黑吾。這兩位婦人是副將孟祿的女兒。他在維廉亭立砲台上發令；我們要到那地方去，不幸我們的引路印第安人，迷了路；倘若你能幫助我們，重得正路，我們非常感激。」

(2) 鈍根黑吾等受紅種人之欺及獨木船中危險之程路

上面的一段話，已經很能使得獵人知道這印第安人，一定欺了這些人了。他就帶諷的說道：「一個印第安人，失了他的路麼？」說着，瞬着眼睛，教他的同伴，立刻到一個叢林裏去，殺死那不忠的鄉導。但不等到這樣，怪叫一聲，那引路人就飛也似的跑了。

這些旅客，已經上了當，是很明白的了；如果他們要免入殘暴的印第安土人之手，不能不立刻就逃，因為這時已知道引路的是火倫 Hurons（亦是印第安種族之一）人的酋長，他是英人的死讐。但這時暮色漸集，要當夜到那堡壘，已沒有希望；所以鷹眼就帶着這四位旅客，到了河邊，把他們的馬給了他自己的印第安同伴。就從一隱蔽之地，拖出一隻楊木做的獨木船來。在這船中，旅客很難下坐，因為這船身既小，載了五個人，不沉已是幸事了。憑着鷹眼的奇異技能，和他鎮靜的駛行，只勉強能抵抗急流，搖經那洶湧的水波；保他們不沉溺。但這是他們脫險的惟一希望，所以也顧不得了。四人坐在船中，幾乎氣都不敢透一個；那鷹眼都按着冷靜的態度，用他敏捷有力，小槳的划撥，輕輕推行。同時那兩個馬希根人，引了馬下水，然後上馬到近處一個小灣，人家不容易發見的地方去躲。這樣馬在水中走，可沒有蹄跡留下來，給伊落闊斯人 Iroquois（即前火倫人的家族名）按圖索

暖了。

(3) 瀑布下的隱匿處

黃昏時候，鷹眼用他驚人的技能，帶這小船到了一個水流僻靜的地方；這地方沿着一個多石的小島。有一大瀑布如簾子一般流注。雖他們已登上了這島，因為在黑暗可怕之中，水聲如雷，那些旅客還不敢舒氣一動；只呆着像木頭樣站在那裏；這時獵人，又把他的小船，像離弦之箭樣搖回去，帶那兩個印第安人，同藏着的鹿肉來。只去了一刻光景，他同了他的同伴回來了，就打算怎樣使這些旅客安適過夜。

鷹眼見他們藏在這瀑布下，總不免給人家發見；想來還是抵禦紅種人一陣的好，這攻擊在下一天早晨就是要開始的。

在這地位很好，而天然多洞的小島上，他憑着自己的絕技和那兩個射技稍遜的馬希根人，抵禦紅種人，使他們一直到下一夜裏不能渡過灣來。

(4) 餘衆爲火倫人所捉，由鷹眼同馬希根人合力救出

如今的地位，却非常危險，他們的火藥已完，換到明晨，他們俱被射擊不是吃彈子便是捉去做俘虜了。一個小小的軍事會議，馬上舉行；議決那偵探（即鷹眼）同馬希根人，應該潛入水中，到那岸上，從黑暗中走到礮台上面，

請到救兵一同回來。大家知道明晨其餘的人，必給紅種人捕去；所以救兵必須非常的強而有力才好。次日早晨，火倫人又來攻擊了；不見有人抵抗，便直奔這隱匿處來。尋着少佐黑吾和兩個女人及其他一人；這人自己說

出名叫台佛加末 David Ganant 是派到康納得 Connecticut 聯隊去的琴師；在這時他實神志已不大清了。

那個不忠的引路人馬格 Magna 決定不去剝這些遇難者的頭皮，却把他們關起來。那台佛加末被捉時，他一定要唱一曲送葬歌，那紅種人也像別的野蠻民族一樣，相信這種心神錯亂的人，須受一種特別的保護；並又將他捆起來。這次馬格所以要背叛的原因，是要報副將孟祿之讐，因為他有一次曾被孟祿笞打。

幸而鷹眼同他的同伴，從一個秘密的儲藏所裏，獲得許多火藥，所以他們並未到炮台上去，就馬上很勇敢的沿着足跡回來。正在這時，追着伊落闕斯。只見紅人押着他們的囚犯，一路前進。鷹眼和同伴，就把馬格同他的戰士趕走，將俘囚釋放。

(5) 英國礮壘的失守及副將女兒的二次被獲

這小羣的人，於是再向維廉立炮台前進。當他們將近炮台時，見穆脫卡的軍隊，已經在那裏巡邏視察那地方。這是他們運氣，湖上忽起了一陣迷霧，鷹眼對於這地非常熟悉，他仍能引了他們，安然穿過法國陣線來，不曾給人看見。孟祿見了他們回來，樂不可支。他預備防禦抵敵，已經好久了。

這勇敢蘇格蘭老將軍，同他一小隊忠誠的美洲守兵，如何守維廉立堡壘，抵抗那穆脫卡重壓的軍隊；這事

在這種殖民時代的許多歷史中，均有得講到，結果孟祿同他的守兵，倒底不能不退出；但他們却特許同一個指導人，到愛德華炮台。不過這是一句假話，當他們行軍穿過樹林時，忽有大隊的印第安土人，突出攻擊。孟祿等就知道中了計了。這印第安人是原是歸附了穆脫卡的軍隊的。兩軍亂殺一陣，馬格和一小隊火倫人重又出現。就乘亂帶着兩姊妹，同那失瘋的琴師走了。

(6) 五眾追蹤去救俘虜

副將孟祿，同少佐黑吾，還有鷹眼同那兩個馬希根人，幸而都逃了出來。恩格斯（更即兩個馬希根人中的一個）知道各拉 Cora 同雅麗 Alice（孟祿的兩個女兒名）定被火倫人捉去了；於是大家都決定到那北方大森林中去，救那兩個女子，因為知道火倫人的壘，是在那裏。德拉活的印第安人，也在那裏下寨；他們是同馬希根人同種。五衆一天一天，依着印第安人的足跡，一逕追去，後來，他們覺得已行近那印第安的軍營了。他們小心謹慎地跟着足跡投入樹林中。走過一程，見面前一條小河，河中有許多海狸成羣來往。一個奇怪的人，眼瞪瞪望着這些很忙的小動物。正是那琴師加末。他們就從加末那裏知道雅麗現因在火倫人帳中。

這火倫人的營帳，雖此兩哩多遠；而各拉則在十哩以外，由德拉活人看管着。這三人，並未吃什麼苦；但將來他們的命運究竟怎樣，又誰能料定呢？那印第安人允許半癡不癡加末，完全自由；所以他纔能給那些救援者這種的幫助。

(7) 馬希根少年恩格斯墮入火倫人之手

他們立刻就得了計較。由黑吾假扮他自己作穆脫卡的偵探，去探火倫營幕，希望救出雅麗。而恩格斯同鷹眼兩個，同到德拉活營中，去救各拉。年老的副將，由欽格各克（那老的馬希根人的名）的引導，沿河到平安的地方去。

琴師，帶同黑吾，扮作穆脫卡的偵探，到了火倫營中，大受印第安部落的歡迎。正在他們會商談判時，恩格斯已做了囚犯，被他們帶進來了。馬格同他一隊勇士也都到了；看見捉到了他的仇敵，非常快活。有些火倫人，要立刻把這少年馬希根領袖殺死，但馬格却情願讓他活着，慢慢的處置他。

(8) 少佐怎樣在熊皮中發見鷹眼

當這因恩格斯被捉的時候，他們已把假裝從穆脫卡那裏來的黑吾暫被忘却。直到一個年老的酋長，上前問白種的兄弟，會不會呪咀時，纔又被他們注意起來。這少佐躊躇了一會，答道：「我有這技能。」

那人告訴他有一個兒媳，給惡鬼附住了，所以要他去驅邪。說罷他就領路到一山旁離營不遠的山洞裏。一個病婦人在這洞裏，睡着。

老印第安人面對着那少佐道：「現在要讓這白兄弟顯他的本事了。兄弟，我去了；這婦人是我最勇敢的兒

子的妻子，正當的配給他的。」他就對着一隻大而且馴，亂滾亂叫的熊說道：「靜些，不要吵，我去了。」這熊也是和他們一同進這洞的。

留着這假魔術在洞裏這老的印第安人，自己出去了。那少佐以為這動物，一定是印第安人常常在他們村中，養的很馴服的熊。誰知那印第安人剛才走出，這動物就立起他的後腿，舉起他的大而醜笨的頭來，下面却露出了偵探鷹眼黃銅色的面孔！

(9) 偵探和少佐以巧計敗印第安人并救出雅麗

吃了一驚之後，黑吾就對偵探說道：「告訴我，這假裝有什麼用意你為什麼要冒這樣的險？」

鷹眼說道：「我所以來此，是爲了恩格斯的被捉。他過於燥急了以致吃火倫人捉去。我幸而看見了一個印第安變戲法的，就是這熊皮的主人翁，正想用了這個裝束，去引那村人的喜笑，我不費一錢他的裝束商量了過來，就權做他的替身了，這怕非他始料所及的罷，閒話少說。我們趕快搜尋。雅麗恐怕就在這些地方呢。」

在裏面山洞裏，他們非常快樂的發見他們的目的地了。正在這時，馬格在別的入口進來，見這兩個白人，他也無能爲力，倒給他們縛住。黑吾立地把雅麗裹在絨毯裏，挾在臂下，後面偵探跟着，他仍舊做效熊的步行。他們經過外面洞口，見兩婦的親戚，爲數甚多。

那老的印第安人問道：「我的哥，已經驅逐了那惡鬼沒有他的手臂下甚麼東西？」

黑吾很莊嚴的答道：「你的孩子，已好得多。那病鬼已把他趕在岩石中了。我把這婦人帶到一地方去，鍊得她強壯些，纔抵得住別的磨難。明日早晨，她就可在她丈夫的屋裏了。」

(10) 火倫向德拉活人討回囚犯

這一段話，使那些人個個滿意；所以黑吾帶着那熊，背着雅麗，就大膽的穿過這一羣人中間，到森林中去了。當他們已經走得遠時，偵探就催促黑吾，趕快跑到德拉活營裏去，要求保護；因為他們同是友邦的印第安人。自己却再回去，營救那青年恩格斯。恩格斯是馬希根人中間，最燥急的人，再不去救，真急壞他了。

當鷹眼重到那營帳傍的時候，又遇見加末；於是他就把他的計劃，述給加末聽。加末高聲唱着歌曲，領他到恩格斯被囚的屋裏；對着那看守的人，說他同一個用熊變戲法的人，對那些俘虜，將施神術。那些印第安人，相信在那熊皮之中，一定就隱着他們自己所喜歡的魔術家；並且加末自己也有一種神奇的手術的。所以他們就放那二人進去了。他們一進去，就立刻教恩格斯同鷹眼調換地位，而偵探又同琴師互換衣服；因為他們知道印第安人，必不傷害那琴師的；所以他們就把他遺在後邊。這樣得手後，鷹眼同恩格斯就逃進樹林裏去，免得給他們追着。火倫人一知他們受了欺騙，一定馬上就要追趕的。

這時少佐黑吾，帶了雅麗，已兼程趕到德拉活的帳中，并由他們允許保護了。但遲一步鷹眼同恩格斯到時，雖未加以苛待，却由他們看守着。

次日早晨，馬格同他一隊的從者，來到德拉活營中。他們的穿着和塗的顏色，都是平時的樣子。他們聲稱要求交還他們的俘虜。印第安人的一個大的會議，馬上召集了。其中主席，為一最老的頭領，名叫脫馬冷 *Tammenund*。那尊嚴的領袖脫馬氏，當時可已過百歲，發表公判，說道：「公平乃神聖之法律。我的孩兒們，拿食物給那些生客吃。然後火倫人，取了你們的囚犯，離開此地。」

(11) 馬希根的遺民 恩格斯尋着了他自己人

但當那印第安人，跳上前去捆綁恩格斯時，忽呆立矚目，驚奇異常，手指着恩格斯胸前，鮮藍色的龜形。那時他胸前的衣服破了，所以現出那記號來。

脫馬氏見了大驚，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俘虜很驕傲的答道：「我名恩格斯，欽格各克的兒子。而欽格各克，就是大腳魚 *Great Turtle* 尤難密

司 Unamis 的兒子。」

那年老的首領歎道：「脫馬氏將不久於人世了！欽格各克的兒子恩格斯已尋着了。讓這將死的鷹，注視在那將起的紅日罷。」

於是大家注視着那年少的印第安人，都知道他是德拉活魚族中世襲的頭領。恩格斯被衆人推為他們的首領了，但馬格仍堅要討他的各拉；就是他遺在德拉活地方看守着的囚犯。

恩格斯說道：「按例應當如此帶同你的俘虜走罷。現在太陽剛在松樹的枝上，你們回去的路，又平又短。當太陽到了樹頂上的時候，包你就有追兵來便了。」恩格斯這樣說完的，那些德拉活人民，天然依了他們新領袖的命令，立刻就按照着印第安戰爭規則，沿那火倫人的足跡，趕上前去。偵探黑吾領了別一隊印第安人，在路尋到了副將孟祿和欽格各克，準備包抄那火倫族。

(12) 各拉的惡運和勇敢的少年頭領的結局

一場捨死忘生的戰爭，就在火倫族的營盤那邊開始了。馬格和他的部下，被迫向營後的山岡上退去，德拉活人那肯不追。恩格斯圖上前親身捉他的敵人，專注意着馬格。那狡猾的火倫人，挾着各拉同行。所以恩格斯沒有法子只得從一危險的石尖上，跳到別的一石上去追他。

當恩格斯抵死跳過去時，馬格舉手用利刃，向不幸的各拉兜心刺了一刀。恩格斯大叫一聲，翻身跌在馬格足前。馬格在他背上，舉斧便砍，這勇敢的少年的命運就定了。火倫人見狀不禁大喜，想越過一個山溪逃去，他把手緊握着那邊的樹根和草梗，用全力，把身體吊將上去，看看將待成功，砰的一聲那偵探的來福槍，打中了他的後背，他就打滾着落到溪的深處去了。

恩格斯同各拉，都用了那種族野蠻的儀式收葬了。副將見女兒慘死撫尸大哭。過後偵探就引他偕黑吾和雅麗，同回他們自己的文明國去。

鷹眼自己雖是白人，但因他久居於荒野之故，反不慣過城市生活了。所以他仍同了欽格各克，回到德拉活。

(13) 馬希根人哀他們最後酋長之死

老頭領脫馬氏，痛心恩格斯的死，不久也就去世。他的最後幾句話是，「孩兒們呀，白人是地球上的主人了；紅人再做主人的時候，還沒到哩。我恨活得太久了。早晨看見了尤難密司的輕快強壯的孫兒，不到晚，我還要活着送優秀的馬希根族最後的戰士的終。」



第十卷 司各德的說部

(一) 威武覽及其他說部的概要

司各德的說部，是英國小說中最大的一部書，爲司各德勳爵 Sir W. Scott 所著，起於一八一四年，成於一八三一年，原文二十五卷，計一萬面。下面所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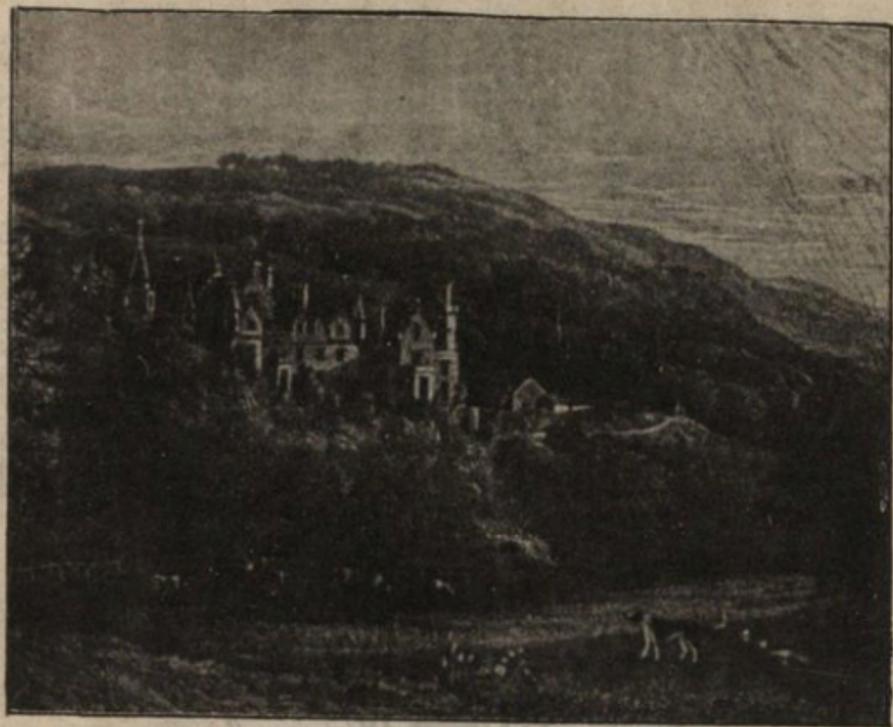
司各德的這部書雖說是概括歐洲時期七百餘年的歷史，可是取材未必全是他當代的情事。他初時所描寫的情事，都是去他所生的時代六十年前的。

那部書名「威武覽說部」講的是在一七四五年興起的舊皇黨 Jacobite。他在一八三一年所寫的最後二書裏面的情節，更是遠過這時期的歷史事實，那書名是「巴黎的陸伯爵」『Count Robert of Paris』。講的是十一世紀初次十字軍戰役描寫的背境，全在君士坦丁城 Constantinople。

我們想着威武覽說部時須得記取那大半材料，雖是根據事實來的，但全部却並非一定含着歷史的趣味。那書真寫得又浪漫，又有精神，使我們看見書中又快又直爽的動作，再也不問是歷史上的事實，還是作者杜撰的事實了。

或者不是必須先讀威武覽說部，但是因爲著者的歷史程序，宜先從這說部讀起。巴黎的陸伯爵一書，是一〇九八年初次十字軍的故事，那故事的結構，雖則不是十分驚人的，可是那伯爵和其餘的十字軍領袖，如隱士

司 各 德 故 宅



宅在愛伯福德，爲施氏生平所最得意者，驕地於一八一一年，歷年建造而成，此巨廈，威武覽說部即成於其中。

彼得 Peter the Hermit 等人的冒險事業，可是含着很健全的刺激性的；使我們得知那時的人的好戰。十字軍的目的，原是要從回教徒手中奪回基督的聖墓；但是有許多加入十字軍的人，好戰的心勝於目的的實現呢。

依時間數去，第二本書是定情 “The Betrothed”，那背景主在一一八七年的威爾斯 Wales。這書滿是威爾斯的色彩，那女主人是伊文玲 Eveline，腦門王 Norman Lord 賴門勳爵 Sir Raymond 的公主，她便是那書中說起的定情女子。當她的情人囂俄勳爵 Sir Hugo de Lacy 加入十字軍出征時，她情願長時期的等待；但是囂俄勳爵未歸時，伊文玲被一個威爾

斯王子擄了去。那王子從前曾欲婚伊文玲的；但是倭攻賴門勳爵宮堡時，給露俄勳爵打敗下來。露俄的姪兒台銘勳爵救了她，只是台銘已創傷很重了，她細心體貼的看護他，他倆便不自知的相愛起來了。露俄歸時，見他的姪兒已愛上了他的定情女子，他便很大度的讓他倆結了婚。

太里司門 "The Talisman" 和薩克遜後英雄傳 "Ivanhoe" 兩書中的英雄和女主人——太里司門一書，是司各德說部中一種最優美的作品，所講的事實是在一一九一年十字軍在阿西利亞 Assyria 的戰爭。那書中的英雄，是列却第一 Richard I，或逕呼他的綽號獅子心 列却 Richard the Lion-heart。他的壯勇仇敵是式蘭亭 Sultan Saladin。那太里司門是一只紅色的錢袋，式蘭亭常時藏在胸口的。英王病時，他裝扮做醫生到戎幕中醫治王的熱病時，憑藉的全是這只錢袋。那書自然有一情史和無數的冒險事業，那女主人是伊笛女史 Lady Edith，乃列却的戚族。她與蘇格蘭 Sir Kenneth 太子加奈勳爵婚時，式蘭亭便將那「太里司門」作賀禮送了給她。薩克遜後英雄傳比上述的一書，要遲三年；描寫的是英國最精采的浪漫生活，這書後面我們再去仔細研究。其次便是「厄宮」"Castle Dangerous"，描寫的是陶克拉司的厄宮 "The Perilous Castle of Douglas"。書名原意是在一三〇六與一三〇七年間英國三次失了那宮堡的緣故。這書是著者最末部作品，書成不久，他就喪財傷身，不數月便故世了。

「潘司的美姬」"The Fair Maid of Perth" 和「黑僧」"The Black Monk"——潘司的美姬一書，雖則也有陶格司的子孫占了一部分的重要動作，但照歷史說來，在一四〇二年時候，比以前幾部，又後一時了。那時

亨利第四 Henry IV 管領英倫，洛伯第三 Robert III 管領蘇格蘭。書中包括二樁愛情案，使我們最感興趣的，自然要算美姬傳了。美姬的名字，叫開塞林 Catharine Glover。在情聖節 St. Valentine's Day，武士亨利斯密斯 Henry Smith 沉睡，時開塞林輕輕與他接吻，後來亨利要與她婚，時她又拒絕。待後來經了無數冒險情事，武士很是氣概，時開塞林到底做了他的妻子。

那時歐洲大陸的戰爭正酣，許多蘇格蘭人出國去爲了外國的君王打仗。崑丁杜復 "Quentin Durward" 便是這時產生的一本優美作品，講的是一個青年蘇格蘭人名崑丁杜復的，爲要找尋名利，便到法蘭西去在路易第十一世 Louis XI 手下當一名蘇格蘭護兵，後來在一四六八年時，婚了一個伯爵夫人。

以後六年中的情事便在基以而司丹的安妮 "Anne of Geierstein" 一部書中描寫盡致了。那背景使我們遊遍瑞士法蘭西日耳曼諸地，知道了不少西斐利亞的司法界 Tribunal of Westphalia 的祕密黑幕。那司法界的領袖人物，就是黑僧，安妮的父親。有兩個英國人：牛津的伯爵 Earl of Oxford 和他的兒子奧索勳爵 Sir Arthur de Vere 扮了商人模樣，資送一封信給伯根台公爵 Duke of Burgundy。那件事做了，於他們必有不利的，虧得在路上，安妮與奧索勳爵相愛了，她父親便救免了他們，讓他倆結婚。

大再造時代的說部——那一五五〇年的「僧院」 "The Monastery" 講的事都關於米羅 Melrose 和附近的地方的。又有「僧正」 "The Abbot" 描寫的是一五五七年蘇格蘭的情形。那二書都是再造時代的作品。在「僧正」一書中，雖然描寫蘇格蘭女王瑪利 Mary Queen of Scots 一段很有精采，可是二書終不能使讀者感

受多大興趣。『金倪伏斯』(Kenilworth)是述說再造時代情事的第三部說部。時期約在一五七五年光景。這書比以上二書有趣味得多了。那描寫金倪伏斯宮堡的一段神情活現的文字，真是最精沒有了。在李色司兜公爵 Earl of Leicester 的恭祝伊利薩伯女王筵席上，女王的神情，也形容得很好。李色司兜公爵，暗暗與羅伯薩勳爵 Sir Hugh Robsart 的女兒愛蜜 Amy 結了婚；這事未與女王知悉。愛蜜的結局，很是神祕；那書滿是驚人動情的事實，人物的描寫好到極處；使我們看了如見其人，再也不憂忘却了。

在尼革耳的機緣 "The Fortunes of Nigel" 一書中，講的是十七世紀初年茹姆斯第一朝的冒險事業。說道那時有一個年青的蘇格蘭貴族，到倫敦來經了千艱萬難，將國王復了位，他自己也得了名利。在芒屈露司傳奇 A Legend of Montrose 一書中，寫的是英國內戰正劇時，蘇格蘭的芒屈露司公爵為加爾斯 King Charles 北禦阿琪耳侯爵 Marquis of Argyll 所領的同盟兵 Covenanters。那書所描寫的英雄杜加爾 Dugald Dalgetty 必也是著者心目中最得意的人物。

『愉樂君主』時代 Days of "Merry Monarch" 和保王黨時代 Day of Cavaliers——『木幹』 "Woodstock" 一書，述說的是加爾斯第一 King Charles I 被殺，和一六五二年施行共管制 Commonwealth 後的事。這書雖未可為司各得勳爵的傑作，却是一本很有精神，很動人的浪漫作品，那主旨全關於克朗威爾 Cromwell 死後，加爾斯第二重入倫敦那些事業。

『懸崖的比浮兒』 "Peveril of the Peak" 一書，說的是又二十年後，約在一六七八年，愉樂君主朝的情事。

這故事關於保王黨和棄王黨 Roundhead 的事，說道有一個棄王黨徒，名北橋 Major Bridgenorth 的女兒，和一個保王黨徒名比浮兒 Julian Peveril 相愛了。這是本長篇的小說，竟有一百零八個人物，結束自然那英雄和女豪結了婚爲止。這「懸崖」是杜培司 Derbyshire 的古名，在那裏會有許多可紀念的事發生。

司各德說部中最悲慘的一書——「老人」"Old Mortality"，一書，述說的時間與上篇相同，地方却換到蘇格蘭和和蘭國去了。這書我們例應仔細說說，其中當算「賴茂木的新婦」"The Bride of Lammermoor"，一篇爲最長最悲慘。這是說到露茜 Lucy Ashton 的否運，她生出的被父母逼着與柏革老的海司登 Hayston of Bucklaw 結婚，在結婚的當兒，便見她的戀人最後的賴文司胡 Last Lord of Ravenswood 從奈受地 Netherland 的戰地趕回來了。「海盜」一書，給我們一個清晰的十八世紀錫蘭得島 Shelland Islands 的風景和初民生活的印象。「黑侏儒」一書，"The Black Dwarf"，也是同時的一篇浪漫派作品，那背景是蘇格蘭的低地 Lowlands of Scotland。黑侏儒是一個極神祕的人物，他與詹姆斯黨 Jacobite 的領袖的女兒很友善，當她被逼着與郎蘭勳爵 Sir Frederick Langley 結婚時，他極力助着伊薩勃拉 Isabella Vere。（詹姆斯黨魁的女兒的名字）原來他實是馬賴勳爵 Sir Edward Mauley，他的權力勝於這個一無顧忌的郎蘭勳爵。在那婚禮正要舉行的當兒，他就出來禁阻，使伊薩勃拉後來得與她的真正情人歐史葛立夫 Earncliffe 結婚。

蘇格蘭高原的熱鬧小說——「羅勃老哀」"Rob Roy"，是描寫高原會長的一篇好小說，這時間大概在一七一五年光景。這篇和關於十八世紀上半時期的「密特落新」Midlothian 和威武覽二書一樣的應當細細玩

味的。往後便是「紅手套黨」，「Red-gauntlet」一篇這秘密黨是一七六二年愛德華勳爵 Sir Edward Hugh Red-gauntlet 爲「少年妄人」Young Pretenders 所組成的。「哥梅尼林」Guy Mannering 一書中，雖則那主角並非一個最好的脚色，却描寫幾個很可觀的人物。在這個十八世紀的後半，又有一篇描寫這時的情形，便是「外科醫生的女兒」，「The Surgeon's Daughter」，這小說，述說梅尼 Menie Gray 在印度 India 的種種冒險事業，和歸回她祖國的情事。

至於述說十八世紀末頁的小說，便有一篇很動人的「古物商」，「The Antiquary」，講到十九世紀初期的有「聖落能的井」，「St. Roman's Well」，這部書比較威武說部的諸篇似乎不及。

(二) 威武說部中高原地的復辟運動

這第二次的舊皇黨的起兵，差不多全在蘇格蘭高原地，發生在英國詹姆斯第二 James II 的孫子斯多亞 亞爾斯 Charles Edward Stuart 管領的蘇格蘭地。施多亞加爾斯這人，從者又呼他薄納加里太子，「Bonnie Prince Charlie」，反對他的人又呼他做少年的妄人。那時英王名喬治二世 George II，這次復辟運動原想使這青年王子坐英國的王位。

英雄愛德華威武說 Edward Waverley 的少年時代——司各德第一篇小說中的英雄愛德華威武說，是列却威武說 Richard Waverley 的兒子，他父親是一個有大志的政客。他爲了自身地位所係，所以加入了茄

姆斯黨，愛德華

的叔父名愛浮

拉 Sir Everard

Waverley 是

個勳爵，威武

族中之最榮貴

者。他希望愛

德華可以做他

的嗣子。

愛浮拉勳

爵雅不愛喬治

王的漢拿浮皇

室 House of

Hanover 小

加 里 太 子 及 其 二 從 人



英國 John Pottis 名畫

愛德華因為母親早死，一半的時光與他父親同住，還有一半的時光，與他的叔父同住。他便感受到了這兩位有力

反對現政府的人的影響。

愛浮拉和他的妹子蘭訖 *Mistress Rachel* 見愛德華讀書散漫，喜孤寂生活，很是擔憂；他的父親既不管，蘭訖便建言使愛德華跟着他的師保往大陸上去遊歷一番。

青年隊長愛德華往高原地的新使命——列却對於這個計畫，倒也無甚不願；只是他的政黨中的朋友們，却有別種思想；因此後來便使愛德華做了騎兵隊長。那隊騎兵此時紮在杜第 *Dundee*。他臨行時，他叔叔寫了一封介紹書，教他帶去投勃蘭華定的男爵 *Baron of Bradwardine*。那男爵居住在高原邊疆，託蘭維倫 *Tul-ly-Veolan* 的省會潘斯邑 *Pertshire* 是愛浮蘭勳爵的舊友，他倆是斯多亞王室的左右手。愛德華既到了軍營中，就請了幾禮拜的假；他一來是想觀看全地風景，一來是要到託蘭維倫去拜訪他叔叔的朋友。他到了男爵家，備受歡迎；男爵有一公主名露史 *Rose*，年齡與愛德華彷彿，髮金黃，膚脂如雪。她的面色雖非十分深思形狀，可是她的行動舉止，處處動人。臉龐清淅如明霞，一些閒情，便禁不住湧血上頰了，模樣適中，却靈動異常。態度又自然。那露史一人兼了主人和引導兩職，所以常常與愛德華在一處的。

他倆在託蘭維倫近處並騎遊，他講起他愛讀的書史時，她必細細傾聽。旁人見了他倆常常在一處，疑心男爵有心叫他的女兒與英國一個豪富青年相愛，故意扮作不知不覺模樣。

但是假使男爵真有這意，愛德華也必立時拒絕的；原來他腦筋中還充滿着古代言情說部中的名媛淑女的印象；他意想的女子，必是優美的莊嚴，神妙的秀慧的。露史雖是秀美可愛，却還不能使這樣一個深於幻想的青

年死心塌地。她是太爽直，太信任，太慈悲了。

在一個又懦弱又好玩的女孩前，誰能招呼得週到的；一時叫愛德華修理鋼筆，一時又叫填一首太素 *Tasso* 的詩，一時又叫拚一個很長很長的字母，真是不易服侍啊！但是他倆在一處很是性情相投；假期到了，重又續請廷長。那長官加亭納大佐，雖是允准了；只是警告他說道，他須記取自己已受的職司，不要多與那些不與英國政府或國王友善的人們多處。

這時在託蘭維倫忽遭了搶劫，大盜杜那平黎 *Donald Bean Lean* 將男爵家的幾頭乳牛都牽了去。這等侵掠，在邊陲的高原地，常常發生，不足為奇。那本地幾個盜魁名馬克伊伏 *Fergus Macivor* 何許央伏 *Vlach Ian Vohr* 每年向窪地諸紳士收取一種保證金，以為可免盜賊的侵掠。那男爵與一個盜魁有了隙，他回來查知家人常常瞞了他付同樣的保證金的，他就立刻叫停止應付了。

愛德華遨遊高原盜夥地——杜那這樣無禮；何許却始終尊敬男爵的，極自抱愧；遣使託蘭維倫的頭目，願合力奪回此已失的乳牛。這個信息從盜魁的親戚名伊凡馬克孔別 *Evan Dhu Mac Combich* 傳來。愛德華從伊凡處聽聞了高原盜夥地的風俗等等有趣味的情事，感動了他的愛動愛冒險的心；後來聽得伊凡願意領導他往杜那的寨內，和何許的家中去遨遊時，他便欣然願往了。

愛德華隨了伊凡和伊凡的那些撒野朋友們，浪遊荒野景物，使他歡喜異常。他最感興趣的，便是在寂靜的深夜，立了一個不知名的湖邊那種光景。

見了杜那，他真是驚奇異常；原來他在哀（Ear）聽聞的種種傳說他力大威武等形容詞，一些也不差。他對於盜夥中所用的密語，更是奮興。杜那却疑惑愛德華恐是有了別種用意來的，與男爵和何許等人一樣的不可信任。

這個信息，愛德華直到後來纔知道的。他現在備受歡迎；只是有一件事使他惶惑的，就是他的印信失掉了。這是在他睡着時，被盜夥取了，用來給愛德華從英國招募來的新兵的一種有力量的信記。那些新兵，杜那聽他們上蘇格蘭岸時，早想叫他們加入加爾斯王子的一面了。

愛德華既遊畢了杜那的祕寨，就又護導到格萊納快許（Glanagach）何許家來，他又備受盜魁和盜魁的妹子佛露拉（Flora）的歡迎。佛露拉的形狀和他哥哥一般無二。清秀的面孔黑色的眼珠，眉毛頰角，都是相像。何許是莊嚴威武的氣象多些，佛露拉是秀美柔輓的情狀多些。她有清晰韻緻的口聲，所以無論談起什麼，她必能說服人的。

佛露拉對於遜位的斯多亞王室，非常忠誠；她一心一意的想把那王室復位；任是多麼受苦，多麼犧牲，她都愿受，所以後來終得成功。

起初那裏沒有一樣事可以使愛德華深信而同做何許兄妹的計畫，原來他們不願直接請他做怎樣怎樣的事；只是有一天，他與他們一隊出去行獵。那知詹姆斯黨只借行獵做個序端，其實另有作用的。他遇了一樁事，把他踏杜地的日子誤了。杜那却到那裏去了。愛德華在杜那家時，詹姆斯黨已千方百計引誘愛德華領來的

兵卒；加定納初時警告，後來命令他歸職，都被他們截去了。

愛德華加入蘇格蘭復辟運動——到後信件來了，那其中是有幾樁極興趣的信息：父親的一封訴怨訴苦的信，說道在現政府之下，如何受虐待；還有一封信擱起許多時日了，是大佐的命令，叫他三日之內務必到職的；再有一封從叔叔和姑子那裏來的，叫他情願退職，不願他也像他父親的受政府的虐待。何許又給他一頁報紙，看一段重要新聞，載着他革職的事。

他現在覺得受侮辱太甚了。在不知不覺中，已失了公衆前的尊榮了。所以他便入了盜夥，這時何許見得愛德華與他的妹子佛露拉一日親密一日，倒也快樂；他又想到阻礙他倆結合的，是愛德華的父親，政府和他的職司；現在阻礙全去，可好了。

愛德華助加里登王位——在佛露拉一方面呢，除朋友的情感之外的情感，她一些也未會流露。她原來一心只在恢復斯多亞；對於冒險事感受無限興趣。她叫愛德華多用理性，少用情感。這話在愛德華未加入以前，早說過的了。但是怨懟或是愛情，或是二者并合物，終要有日表現呢。

如此何許便介紹愛德華給高原地的青年健兒，這個不幸的青年的神情，不久便有了名了。同時佛露拉未知她哥哥有意於男爵的女兒，用她的威力常常使愛德華記取露史。愛德華在兵戰情戰中，跟着諸健兒，使着好身手。他在勃蘭司敦 Preston-Pans 大勝一役，大有功績。在戰場上，他曾救了他叔叔的好友太濮大佐 Colonel Talbot。

這次戰場上，還有一件事使他深深印着悲壯的影子的，那便是加亭納大佐的死亡了。愛德華觀見他時，他已受了重傷，還掙扎着與高原的勇士作無益的抵禦。

愛德華那時的惟一目標，在於救出他從前隸屬的大佐；但是那些高原健兒，殺人不怕血腥的，將大佐早已圍困住，但見鐮刀一下，給他翻下馬來，待得愛德華到跟前，他已受了比二十人所受更重的傷了。

這次戰役後，愛德華便與諸健兒，同上英倫，直到何許被禁在葛立夫墩 Clinton 衆人驅歸時，他纔和他們分離。何許因爲始終極忠的擁護他抱定的目的，所以他在格離堡 Carlisle Castle 中從容就死了。佛露拉見

兄長死了，着實哀悲，想起她慫恿兄長做這事到這個結束，幾乎心碎了。因此她便到巴黎的蘇格蘭黑衣派女尼

Scottish Benedictine Nuns 處，禱求安慰去了。愛德華的罪譴赦了，他的性命也保全了；那功勞須全歸於露史

呢。露史待盜魁的女兒，非常仁愛，因此便探聽得杜那將他的印信在不忠誠的事上用了那些種種秘密事件。

愛德華經了這次的冒險事業後，卒與露史結了婚，承嗣威武覽族的榮位。

(二) 羅勃老哀 "Rob Roy" 說部中的維能的秘密 Diana Vernon's Secret

一篇

羅勃老哀一書中的英雄，名奧司抱地司東法郎西 Francis Osbaldistone 是一個英國商人的兒子；像愛德華一樣的不聰明，也捲入茄姆斯黨復辟旋渦中了。他潛逃到蘇格蘭，便到了高原盜魁名羅勃老哀的地方來，意

在找尋他父親的一些文據。那地在格萊司可 Glasgow，司兜林 Stirling，彭羅什 Ben Lomond 諸地之間。他因此與這個盜魁就結交起來。這書遂名羅勃老良了。全書用自述體裁，好像奧司抱地司東法郎西自己在我們面前講話那樣。

羅勃老良姓岡培爾 Rob Roy MacGregor Campbell 原是一個牧羊人；他爲了一種投機事業，向蒙屈羅公爵 Duke of Montrose 借了巨款；事業失敗了，家宅財產都沒收了，妻孥漂流去了。他與公爵大起爭端，在七一一五年的茄姆斯黨復辟小說中，我們也見過他的。

法郎西初次遇維能時，在雪維屋山 Cheviot Hills 中，她叔叔歌特勃郎勳爵 Sir Hildebrand 的家裏，她是勳爵的姪女。勳爵有六子，一個名賴許蘭 Rashleigh。法郎西初到她叔叔家時，便聽說維能將與勳爵諸子中的一個訂婚，他便鬱鬱不樂。原來那諸兄弟中，潘西河 Percival 是一個縱酒的人；索格里夫 Thorncliff 是一個豪悍的人；約翰 John 是一個田夫；李却 Richard 是一個好賭的人；惠爾福 Wilfred 是一個愚蠢的人；只有賴許蘭 算是個讀書人，形容除駝背不計外，很與加爾斯第三彷彿。他們後來都不善終而死的。

法郎西既怨恨那宮堡中這些男同伴，又妬忌又猜疑維能的友愛；他便縱酒狂飲，辱打賴許蘭，抽刀嚇着索格里夫；幸得衆人勸阻，纔無事。到明早便後悔除賴許蘭和索格里夫二人外，大家都極力想忘去昨夜的哀痛印象了。

維能叫了法郎西到圖書館中去，用了很長的時間，盤問他賴許蘭曾說她甚麼話。他極力想含糊，可是抵不

過她那些緊逼的問句，終於招承說道：「賴許蘭對他說道，她已預備嫁索格里夫。」

維能接着又問道：「除此之外，他還說他與我的關係沒有？」

「他實在意想要代替他哥哥的，他以為他換了職業，（他現在從牧師的職業，改營律師了。）定可得你的歡心了。」

關於賴許蘭一段話的真情——她放下臉龐答道：「啊！真實嗎？他真個如此垂顧嗎？他也太尊榮他卑微的侍婢維能了。我想她見了這個替代人，固然成功了，必是愉快過度呢？」

「老實說他也一樣的親近或則更是諂媚——」

「什麼？」她很急切的追問道：「說清楚些！」

「他已立意來親近你了。」

「我真感激他有這樣的計較。」她使盡種種高深的冷酷神情說了。態度面色都失了常度了。隔了一

刻，她復了原狀接言道：「從你嘴裏我聽到了許多我希望聽到，而亦應該希望聽到的話。因為除了一層以外，其餘都是真實的。但是俗說道，些微毒藥夠將一個泉源都變了毒汁。關於賴許蘭事情要有些微不真的消息，自夠將這個真情的源泉擾亂。但細細一想像我這够知賴許蘭這個人如何的又怎肯與他平分命運呢？」

維能浪漫的境地——她這時內心有些顫抖，表示無可抑制的恐慌，接着又說道：「不，比這個更不幸的，還有酒徒，賭鬼無知的蠢夫這樣看來，還是賴許蘭好一些。寺觀，牢獄，坟墓，他們應有的歡迎物呢。」

她那時的聲音又慘又酸的，與她的詫異有趣的境地相映着；這像一個青年美麗的女子，未曾多受教育，種種都可自主，又無後盾，又無女友襄助，並非亂說的話，我的心實在爲她着急呢。她這種莊嚴的表示，可見她深嫻禮法，深恨假意；她豈不熟知她環繞的危機，却毅然的決斷了。使我又憐她，又羨她；她好如一個公主，被人民丟棄了，削了她的權力了；但是她對於社會所訂阻止低級人民的種種規則，仍是冷諷熱嘲的攻訐着，一些不屈不撓；在萬苦千辛之中，又勇壯，又自信的，信任上天的公正心，主意不失。我感受她述給我的不幸境遇和氣概，便有了一種羨而又憐的情感；我開端表現時，她便靜靜的聽着。

女豪傑的勇語——她說道：「我說我不喜頌讚不過是一個遊戲的話罷了；我現再對你誠摯的表明，我不願邀人同情我，我恨那安慰我須負擔的，我負罷。我將來要負擔的，我必支撐着負擔。如有個奴隸負擔一種重量，就是你千句萬言的安慰話，也不能改輕他負擔的一毛之重量呢。天下只有一個助我的，那就是加增我困難的賴許蘭了。」

「是啊！從前我也想學着去愛這人，但要是我一入彼僧之手，還成什麼的世界什麼的身心呢！他有種惑人的生命，你與他鬧時，免不掉傷害別人的生命。反是，若在公正時候，他就在我這樣弱手之下，也不得平安呢！」她推我坐下，又說道：「我和你說，我不需安慰人，我現在和你說我不需爲我復讐的人。」

從維能姑娘擇了法郎西做了信任的人後，賴許蘭便進奧司濮地司東的公事房做法郎西棄去的事了。從前維能與賴許蘭所讀的書，現在與法郎西共了。那時有一個神父名洪漢 Father Vaughan 的，他在奧司僕地

司東和附近各紳士家，分擔時間的。法郎西對他倒也很感興味。講到這個神父，便有件神祕的事；他對於維能與法郎西二人的信賴，感受很濃的歡喜。

幾個月間，法郎西的父親，無隻字寄他。一天維能姑娘告訴他說道：奧司僕地司東先生將往和蘭去；所有一切事情，都交給賴許蘭經營了。這消息在那藏書室中通知他的，還聯着一句言語說，叫他到倫敦看他父親最信任的書記去。他們正講話時，法郎西眼見從賴許蘭房間來的暗道那簾子掀動了。維能叫他離去，他便有些混亂的情感。

門簾後暗道的祕密——法郎西深信維能已接收了一個情敵，便決定要一查這人究竟是誰。他自信這樣做去，很是正常，一方對於海特勃郎勳爵 Sir Hildebrand 的工作，因為他恐怕未必知道家中有這樣奸謀；一方又是對於維能姑娘的工作，因為她既這樣爽直，難免危險，或者發見了這個人可疑或危險的，便可叫她拒絕了。一天，他在藏書室中見了一隻手套，那維能說是一個她非常尊敬的人遺落的，其餘她一概不肯述說了。

他腦筋中還正在偵探這件疑案時，忽接到他父親寄來的一封信，說是已入經濟恐慌，賴許蘭取了一束寶貴文件，辦倫敦往葛萊司哥 Glasgow 去了。他最信任的書記，屋文 Owen 已追去了；叫法郎西也跟着同追。又說道賴許蘭擷取的這件文件，與奧司僕地司東的名譽有關，須得在九月十二日以前追到的。維能得了此信，就叫法郎西離去，給了他一束密緘，教他怎樣行事。

維能授計法郎西珍重而別——她說：「藏了這個，不是途窮路絕，無法可施時，請勿開這密緘。倘使一路無



和他的從者安德烈 Andrew Fairervice 前往格蘭司哥去了。他到了格蘭司哥，不久就與羅勃老哀交了好友。他開那密緘看時，原來就是介紹給羅勃老哀的一封信呢。他在後，便是與賴許蘭爭鬪的險事，那爭鬪給老哀分解開了。

難，請你將此毀滅了，不必開視。但是苟遇不得已事時，在十天限內，可開視此緘；那你就能知如何行事了。珍重，法郎西，我們難期再會；只望你常常記憶你的朋友維能便是了。

法郎西隨了

海特勃郎的園丁，

他在高原地方爲了結黨的事體，和關於奧司僕地司東有關的事體，再是和羅勃老哀通函等事，給捉了起來；但是到來事情都弄清了，法郎西復了他的遺產；可是給他最安慰的，便是他查明了在那奧司僕地司東屋內的秘密人，便是維能的生父，乃是一個有名的茄姆斯黨，裝扮了教士改名洪漢的。

起初賴許蘭想要求婚於這個皇黨女子的，但是既見拒了；他到另一面，用奸計謀害法郎西的父親，比謀害維能的更利害。他在羅勃老哀面前，也失了尊榮的，所以他結果，受了嚴重的譴責。法郎西卒與維能結了婚，襲了奧司僕地司東的家業。

(三)哥梅內林“Guy Mannering”說部中的漏稅者的復讐 The Smuggler's

Revenge

十八世紀的某一年，約在十一月的初幾，有一個英國青年，剛從牛津大學畢業出來，往英倫北部去漫遊。他逞着好奇心，遠遊到杜佛拉 Dumfries，一夜迷了路，任所之，到了愛倫哥王 Ellangowan 地的地主勃屈蘭 Godfrey Bertram 家，備受歡迎，那青年便是梅內林。他到來的日子，適是地主家生了嗣主的好日子。

他住在愛倫哥王的屋裏很長久，地主家的諸客人，都給他伴熟了。有一個貧窮卑禮的學者，於文學極有研究，可是不得志的，名散姆生 Dominie Sampson，還有一個與散姆生一般忠誠於愛倫哥王家的半癩婦人，名梅麗梨 Meg Merrilees。那婦人備受「極不西人」Gipsies（一種歐洲無聊的漫遊者）的尊崇，當是一個非常的

人，有超人本領的。

梅麗梨斥責地主款待「極不西人」的不直——梅內林居住愛倫哥王家時，還有一樁遭遇，便是偶遇一個專事漏稅的人，名黑兜蘭克 Dik Hatteraick。他與梅麗梨和「極不西人」都通同一氣的。這時地主勃屈蘭當着法官的職務，他第一次使行職權，就在一處地方，名臺克羅 Derrcleugh，把那地的「極不西人」全部逐去。梅麗梨對於這次舉動，惱怒得很；因為她的侄兒，因此失了水兵的職司，但是她依舊很忠誠的對待那小地主勃屈蘭亨利 Harry Bertrairn 的。亨利是一個可愛的孩子，他的教育，全在散姆生的指導下受的。所以他倆常常一在處的。

地主既除了「極不西人」，就全力偵查漏稅的人；手下有一個執行官長，名開南台 Frank Kennedy，在這件事上很是出力的。

一天，黑兜蘭的三帆船，被一只稅卡巡船在附近的華落角 Warroch Point 追急了，他只得換了小船，將三帆船放了火。



斥責地主的主地

這時，散姆生與他的學生正在這方散步，開南台追上時，孩子見了他騎着高馬就要和他共騎。那官長抱了孩子起來，散姆生既見學生很平順的抱了去，就回身歸家去了。

「極不西人」劫了愛倫哥王的小地主——第二次見開內台時，便在華落角山崖下死了；山崖上還有決關的形跡。小地主呢，不知去向；把「極不西人」統統盛了，也拷不出什麼口供；那日，亨利的一個妹妹生了；亨利的母親却因此死了。

過後十七年，梅內林做了大佐；重到愛倫哥王近處；他的妻在印度死了，他的女兒速利 Julia，寄在西馬蘭 Westmorland的友人家。大佐當日從東方歸來，早是一個又富裕又尊榮的人了。在柯不耳 Kippletringan村的一個小而舒服的客寓中，止了宿。那客寓名哥騰阿姆 Gordon Arms，是馬克康特利夫人 Mrs. MacCandlish設立的。他在這裏聽說那愛倫哥王堡宅，已為債主所據，快要拍賣了。有一個專事欺詐得財的富人，名格羅新 Gilbert Glossin的，原是地主的善友，現在正想法要購買這地產。

大佐與一個代理省長名馬格毛倫 MacMorlan言談畢後，就去看看那買賣；見那老地主現在已軟弱異常了，給他們逐到古堡前面的一處新地方去；那裏他望不見他的古屋了。和他一處的，只有他的女兒露茜 Lucy和散姆生，鄰近一個地主名黑時和 Hazlewood的兒子，好似表着同情，其實只是跟露茜罷了。

愛倫哥王地主的可憐結局——在這個當兒，地主忽的暴死了。因此這賣買，只得擱起一時，待勃屈蘭姑娘和他朋友商酌後再說。其間，大佐便離了隣村，去看視他的女兒了。露茜與散姆生暫居馬格毛倫家避難。

爲了大佐的信息不通了，那格羅新的購買愛倫哥王堡便無人出來干預了。只是衆人大家閒談，以爲地主嗣子如在世上，這買賣終未見可行罷了。

大佐遠至西馬蘭的緣故，是他接了他女兒保護人茂繁君 Mr. Arthur Mervyn 一封信，說起梅內林姑娘近日耽愛於一個不知名的音樂家；不時跟了他到茂繁宅居 Mervyn Hall 後面去聽他鼓奏；這個夜出的音樂家，姑娘只知道名勃郎 Brown。勃郎曾在印度大佐的軍營中當過學習官，他的出身不明；但是看來，也是一個有出息的青年。據說他在印度已早愛上了梅內林姑娘了；可是大佐却一些不知道這個人的。

大佐與他女兒的戀人決戰——大佐對於勃郎曾經受過他妻子的獎勵等事，一概不知。說勃郎壞話的言辭日多一日；有一天，大佐喚那青年出來決鬪了。場上本有一個處決的盜尸，勃郎出來便絆了一處，大佐見彈丸初放，勃郎就倒在地，倒有些猶豫，回身便走，以爲自己太操切了。

梅內林姑娘在茂繁宅中却知道勃郎未死。她的生活在她並不覺得如何輕快。她的保護者，固然又有思想又見仁慈，只是她很怕他的妻子。至於大佐對她的嚴肅，尤可在一樁事實上表見：曾有一次只爲誤了一句意大利文字的文法，和樂譜上三個音號，就隔絕了她的女友呢。

大佐在愛倫哥王居宅的附近，賃了一幢房屋名「木熊」Wood-bear，決計叫他的女兒與他同居，迎勃屈蘭露茜來做他的伴兒。散姆生既靠着他的女主生活呢，大佐就叫他在藏書室中整理一切。大佐將此意告知他女兒速利後，他女兒的意見，我們就可在她寫給遠離友人的一封信中見得。

大佐和他的女兒的會面——「我現在有一次與我的父親會面了。在早飯後，他要我與他一起步行到藏書室去。馬底拉（女友名）我的膝蓋實是發抖，叫我艱難的跟着他進室中去。他說：「述利，我的經紀人寫信給我說，他已在蘇克蘭地方爲我賃了一所房屋，裝飾俱備，我家所需用的日用物件，也完全的；這地點去我要購買的地方，約離開三哩光景。」他停了一刻，希望我答語似的。

「任便什麼地方，你如合意的，我定合意呢。」

「述利，我總不願冬季你獨居此處呢。」我一時想起茂繁夫婦，只是我高聲說道：「任是什麼伴兒，只要是你合意便了。」

「啊！這種普遍的順服心，恐怕太過呢！你這樣敷衍的話，使我記憶我們在東方看見的黑奴專事順服的態度。總之，述利，我知你酷愛社交，我意想請我亡友的一個年輕姑娘和我們同住幾時呢。」

「不會是女監察嗎？」我這時真留不住了眼淚，直瀉下來。

「大佐很是莊嚴的說道：『不，不是一個女監察；是一個青年姑娘。她一生遭遇逆運，我望你從那裏學得些日制的聰明。』」

「爸爸這年輕姑娘是否一個蘇格蘭女子？」

「他乾燥的答道：『是。』」

「她說話有否重音的？」

「有——」父親說，「速利我對你說，我對於這件事並非兒戲；我意欲叫那女子在我家居住數月，我望你爲了她的逆運格外照顧她些。」

「是啊！我停了一刻說道：『她有否跟從的人父親？譬如她沒有呢，我就須好好爲她預備一個。』」

「她沒有正式的扈從，只有從前與她父親同居的一位教師，却也是個好人，我也將把他安頓在我家呢。」

「爸爸，她有一個跟從的教師嗎？他可能讀英國教會禮拜式的書給我們聽？」我這樣簡單的問句，那知反加增了他的嚴肅，他說道：「來，速利你是個可憐的女孩子，我現在不要罵責你；這兩位客人，那姑娘，你須愛惜的；那另一个人，我無以名之，就叫他教師了，是一個惹笑的人物，你明兒見了，必然忍不住要向他笑的。」

「好爸爸，我真喜歡這樣的人物呢。但是那房屋可有這所那般的華美？」

「照你的心意說來，恐怕不及這樣華美呢！因爲窗下又沒大湖，你如玩弄音樂，只得在家中呢。」

「這樣我們的談話就終結，因爲我再不敢多問一句了。我的勇氣全消了。」

後來梅內林，勃屈蘭姑娘，散姆生同居了一時；有一日，大佐得了機會，又問他的女兒對她的客人如何感想。她回答說：「呀！勃屈蘭姑娘樣樣都好；那另外這個人，真是見了忍不住要笑的。」

「速利他在我家時，我家大小都應學着他做呢。」

「爸爸那馬夫也向他笑呢。」

「那麼，讓他們放了馬鞍子，逞空暇去儘笑罷。」散姆生這個人，照我看來很樸實，很慷慨的。」

那活動的姑娘，又接着說道：「我深信他又是大度的，他未曾舉匙喝湯時，定必向四圍同坐深深鞠躬呢。」

大佐深獎散母生——「速利，你真是無可救藥的；我但願你記得你須要笑得有節制，不要惹了那老人的沒趣，或是勃屈蘭姑娘的沒趣才是。所以，願你晚安，我愛。」散母生的狀態，也未必損了他的丰采呢。世界上可以發笑的事，真比這些奇形怪狀多得緊哪。」

讀者倘如梅內林姑娘一樣的存心，也該受此一番說話。

勃郎雖受了大佐的辱罵，却仍找尋到「木熊」居宅附近來；他遇了梅麗梨後，一朝忽遇梅內林姑娘，勃屈蘭姑娘，黑時和君三人正在散步。速利出其所料的見了他，留不住驚啼起來。那勃郎爲了夜行的緣故，這付形狀看去似乎未可信任的；黑時和差認梅內林姑娘的驚啼，以爲懼怕了，就拿起身上帶來的鎗，對住那個他認爲漏稅的人說道：「不走開，便要放了。」勃郎被他逼得緊了，就聳身跳將來，想奪去他的兇器，那知兇器跌在足上，黑時和受了重傷。婦女們驚啼喚救，勃郎便逃去了。

愛倫哥王的久失嗣子重歸來——從現在的情形看來，他真是無望的了。任是和梅麗梨連合，任是和「極不西人」同攻梅內林的居宅。經了幾回的冒險事業，他被格露新捉住，以攻擊黑時和的罪告發了。格露新立時認得出，他就是那久失的勃屈蘭亨利，所以就想法要叫漏稅者放逐他去，庶幾他可以常佔愛倫哥王堡第。但梅麗梨諸人，也同時認出勃郎就是亨利，所以到底他復了他原有的家產。

原來是那漏稅的，既在華落角殺了開南台後，那孩子的生命，虧得梅麗梨求免了，領到荷蘭去。他後來從荷

關轉輾到了印度；但是始終未明他父母是誰。勃郎這個名字，在荷蘭國收留他的一家人家給他起的。梅內林大佐歸了國後，他就授了隊長的職分。

那格露新也是華落角謀殺案的一份子，他的主意是想殺了嗣子，他可享這優第了。但是這事後來查出了，他死得是很苦的。這個很好的榜樣，說是一個人的聰明，用得當名利雙歸；否則抑鬱而死。

梅內林大佐和亨利中間的疑雲全去了；速利便嫁了亨利。大佐的快愉，真比散姆生有過之無不及呢。最後露茜與黑時的一場婚禮，結束了這篇小說。

(四) 劫後英雄傳和古物家

在後面幾頁內，我們還有兩部司各德著的有名小說：一名「劫後英雄略」[Ivanhoe] 一名「古物家」[The Anti-quary]。第一部講的是列却可特來黃Richard Coeur de Lion（又名獅心列却）回國的英雄軼事，在司各德威武覽（Waverley novels）小說叢書中，算是第一部，書中事實完全發生在英國境內。「古物家」是十八世紀末葉的故事，產生於愛汀堡 Edinburgh 福斯河口南岸 Firth of Forth。那老古物家 亞卜 Jonathan Oldbuck，性剛強，為民政派，顯然帶些作者情性。並且聽人說「古物家」是他所最心愛的著作。那遊乞老雅雪里 Edie Ochiltree 性和善，喜多言，乃是讀者老友。在中世紀的時候，不論那個乞丐，總有一件號衣，一張准乞的證書。古物家就是研究古代遺錄遺物的專門家。

(1) 劫後英雄傳中的勇武士

這故事的背景是在英國的一個安樂村莊，莊外環以水，名叫洞河 River Don。古時此地是一森林，西非突 Sheffield 與 唐開斯市 Doncaster 間之青山幽谷，無一不滿堆綠葉。

此故事開場之時，在那西非突地方，住着一個老而勇的撒克遜人，名叫魯莎林的散突立克 Cedric of Ro-
therland。在他手下，有滑稽家黃包 Wamba 牧豕者干司 Gurth。有一天黃昏，夕陽斜映草上。他兩老人家忽然看見遠遠的來了一羣騎人，吃了一驚，緞細定睛一看，內中有求弗兒斯的愛墨和尙 Prior Aymer of Jo-
roanx 和諾爾曼騎士 巴斯格盤勒士 Sir Brian de Boie-Guilbert。他是護教武士的司令官。他們是要到愛
罷突來茶去 Ashby-de-la-Zouch 比武，路經此地，現在要投到散特立克的寓所借宿。遇着黃包，就問他到魯莎
林散家的路徑。黃包因為見他們這樣行裝，心中有些不快，就隨隨便便的指導他們到西非突路上去了。他們走到岔路口，只見左右兩路的中央，睡着一個客。他們不曉得走那一條路好，那和尙與那武士爭起來了。正在這個時候，香客醒了，知道了他們要去的地方，就引到散特立克家裏。

散特立克本是恨諾曼人的。這次他裝着很和善的樣子，開門接他們進來。大廳上吃過晚飯之後，那主人忽然高舉手杖，大聲喊道：「大家注意魯威娜 Rowena 要出來了！」說着，酒掉後的門已開，一個女人家，款步進來，隨後一連四個女侍。魯威娜就是先進來的女子，因早失恃，散特立克遂做她保護人。她比較傍的四個高些，

面貌非常美麗，那雙盈盈碧眼，既像在那裏指揮，又似在那裏懇求，令人見了真能消魂。那黃金的頭髮上，飾着許多寶石，身穿一件淡綠色的綢衣，外罩一件大紅絨袍，頸上圍着一根金鏈，頭上戴着金銀合組的罩面，直蒙到肩。散特列克正在想法教諾曼人，不要注意到孤女身上去；忽然門外進來一個老猶太人，個個吃了一驚。那猶太人自稱是約克的葉散克 Isaac of York，因為外面風緊雨大，求主人容他借宿一宵。那時候諾曼人聽了，非常忿怒；但是主人教他坐在掉的下首，他們也無可奈何。幸而和諾曼人同來的遊聖地人，待他很客氣；否則一定要受氣不少了。但是那遊聖地人的頭，始終藏在僧帽裏，不肯露面。

酒過三巡，人人還各自舉杯豪飲。巴斯格盤勳士，這時候就很驕傲的開始講他諾曼武士們在聖地 Holy Land 的威武。魯威娜接着問道：『難道英國軍中沒有這些人麼？不能與上帝廟 Temple 中和聖約翰堂 St. John 中的武士並提麼？』那勳士答道：『姑娘恕我，我不是說英皇沒有派義勇的武士到聖地去，不過英國的武士，次於那聖地干城的武士（指諾曼）罷了。』香客這時立在他們傍邊，聽得再也不能忍耐，氣忿忿的說道：『那個說次於別人家的？』這時他的忿怒，我枝秃筆再也描寫不出；則見香客說第二次的時候，並歷舉列却和其他五武士的姓名，再加了一個無名姓的，那諾耳曼武士，立刻將他臉黑的度數，加了好幾倍。

勳士帶着譏諷的口氣說道：『遊聖地人，你的記憶太壞，怎麼好將很重要的武士忘記了，現在已經來不及了，我告訴你罷，這人叫挨梵阿 Ivanhoe。我嘗和他交手過幾次，祇因我運道不好，與我坐馬不佳，不幸跌下馬來。在英國六武士中，此人實最有名。但是不是我誇口說，若使他現在英國，也去臨此星期的聖貞德 John St.

de Acre 的比武大會，我一定匹馬單槍，同他一戰；結果如何，必勝無疑。」遊聖地人答道：「我敢說假使挨梵訶在此附近，他定要立刻同你決戰，或從巴拉斯丁 Palestine（聖地所在）回來，也一定可以會你。」說着拿出一只小象牙盒兒，放在棹上，盒內藏着一種神聖的遺物。勳士解下他頸上的金鏈，也放在棹上，說道：「請愛墨和尙做我們兩人的見證；若使挨梵訶來到英國，我勳士決不逃避；若使挨梵訶聞吾名而遠走，那末我要在不論那個歐洲教庭中，宣布他是懦夫。」

翌日清晨，那遊聖地人似乎於此屋路徑，非常熟悉，直走到那老猶太的房裏。叫他快起來逃走；不然那諾耳曼勳士，要捉他去了。他就導他出屋。牧豕者干司知道後，也嚇得呆了。於是遊聖地人和猶太人，立刻離開此屋。

他們走過勳士朋友馬爾弗信 Philip de Malvoisin 與富郎生薄訶 Front-de-Bout 的地界後，老猶太就對他說道：「我早知道你不是遊聖地人，你是武士！」那假裝客嚇了一跳，自思怎麼爲被老猶太知道？老猶太續道：「你不要驚恐，我決不對人說的。現在我有一封信，你替我拿給這個人，他會借給你馬和軍器的。」

時光易過，倏忽已是比武的日期了。當時勳士英勇無敵，在場諸人，多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正在得意洋洋的時候，忽聞又來了一個對手。這人是誰？原來就是假裝客，嘗在宴會上，和勳士爭擾過的。他進來的時候，目注地下，手攜大盾，盾上寫着「不傳」兩字。結果是勳士失敗，勳士手下的人，也不敢再來交手，惟有一個，立在下風，要和假裝客一戰，假裝客知彼必敗，也不忍傷他，就停手了。那諾耳曼人也自認不及，很客氣的出場去了。

第二天那不知姓名的假裝客，更施威武，惟有與諾耳曼勳士戰的一場，幾乎落下馬來。幸而來了一個黑盔武

士將勳士的助手挑開，故不致失敗。然而那假裝客，到魯溫娜姑娘前接榮獎時，忽昏倒於地；衆人才知道他受傷甚重。散特立克也奔了過來，一看是他自己的兒子威爾勿來突 Wilfred 正與那孤女所發覺的相同。這威爾勿來突因和魯溫娜發生愛情，父親貶他出去。

散特立克愛他的兒子，但是不願他兒子與他所保護的孤女結婚。後來發覺，才知道散特立克的兒子，就是挨梵阿。黑盜武士就是十字軍王列却，當他離國東來之時，他幼弟約翰欲自立爲王，罷黜其兄。散特立克已忘舊惡，所以重認挨梵阿是他兒子。

當他們一起回魯莎林的時候，路遇伊散克 Isaac 和他女兒蘭碧加 Rebecca，遂加入他們的旅行隊。挨梵阿臥在病車裏。一路飢饉渴飲，無須贅述。那老猶太經魯溫娜的請求，也許加入同行。有一天，他們聞得前面樹林裏藏着一隊盜匪，就向傍路逃走，幸免於難。又有一次，猝然被一隊武士攻擊，都捉入牢內；惟有黃包儂幸脫逃。這一隊武士，就是吃敗仗的諾耳曼勳士和幾個籬君約翰的手下人。在比武的一天，約翰亦到場，所以他的手下人還在這裏。黃包儂逃後，就去尋樂平福特 Robin Hood。尋到之後，合黑盜武士、樂平還不曉得黑武士就是列却王，圍討規司東堡 Torquilstone。福郎提薄就住在這裏，現在新捉去的俘虜，都在這裏面關着。樂平福特和黑武士一到，却好救出老猶太免受毒刑，魯溫娜免受惡人提白蘭手 De Bracy的欺侮，蘭碧加免受勳士的污辱。

在這圍城期內，蘭碧加想了種種方法，去尋挨梵阿。後來尋到塔樓，幸得會面。他用了甘言美詞，說老婦由

列卡 Ulrica 把看護病人的責任，歸自己擔負。

在這塔樓上，常常聽得堡內備禦的喧聲。有一天忽然增加了十倍。挨梵阿雖臥病不起，但心事非常殷望。一看戰鬪景象；他對蘭加碧說道：「假使我有半點氣力，走到窗邊一望，也能使我知曉剝下戰事真相。又若能彎一弓，舉一斧，助我軍一臂，何等可樂！不成的了！不成的了！我的神經失掉，軍器也失掉了。」蘭加碧答道：「勇士啊！這是你自傷自身，何補於軍中呢。還是讓我立在窗邊，將所見的一舉一動，都講給你聽，如何？」挨梵阿喊道：「不要！不要！你曉得麼？這扇格子窗上的一洞一縫，立刻都要變作衆矢之的了。」但是碧蘭加異常膽大，款步的升上梯去，嘴裏低聲的自言自語道：「矢來歡迎極了！」

雖有挨梵阿的喊告，這位勇女，昇梯如前，一無害怕。把一面古盾，作為她的護身器。將戰况一一告知挨梵阿。當她說有一個黑盔武士，異常威武時，挨梵阿曉得定是列却王了。由列卡老婦，幫助挨梵阿報讎，將福郎提薄城堡，放着了火；只見烈炎飛騰，哭聲震天。圍者乘勢力攻，大告成功。挨梵阿由黑武士背着逃出火屋。

但是蘭碧加被勳士捉住。說她妖術助人，特為審問。終竟她勇敢不怕，戰勝了好心勳士；後來反求她赦罪，蘭碧加生性寬厚，也就慨然允准。勳士本想脫逃，不幸被奸謀所惑，教他坐守太不來斯都 Templestowe 城堡，燒死蘭碧加於堡內；若使沒有人來救她，時間一到，就要實行。到了最後的幾分鐘，救的人來了，你道是誰？原是病人挨梵阿。

勳士見是挨梵阿，就說道：「現在我不願和你戰。你去醫傷罷，買匹好馬再來罷。那個時候，我再將你耀武

揚威的魂靈逐出軀殼，倒還值得。」

但是挨梵訶一定要戰，兼之手下人亦同聲挑激；惟蘭碧加力爭不可。謂挨梵訶一死，已亦不活。

結果當然是挨梵訶敗北，因為他弱不經風的病人，那能與精槍善戟的相徵逐呢？然而勳士也中了一槍，適當要害，嗚呼死了。終真是自作自受，天報不差的明證。

蘭碧加當場受宣告算是無罪。此時列却王和他的同伴也來了；自認是猶太女子（指蘭碧加）的保護人。將審問蘭碧加的教堂拆毀；復執國王重權。挨梵訶和魯溫娜結婚於約克密斯脫 York Minister 的一天，國王亦蒞座。蘭碧加與他父親，即日離英赴牙那大 Grenada，享他們的快樂日子去了。

(2) 古物家說部中葛來那來失子記 The Lost Heir of Glenallan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一天有兩個旅客，自愛汀堡 Edinburgh 出發，要到鈞斯勿婁 Queensferry 去；因為車子走得慢了，趕不着潮水，只得到後湖 Ha Veas 旅館去吃飯，待潮水漲了再走。這兩個客人，一個是英俊溫和的少年，名叫陸無爾 Lovel，一個是六十歲光景的老人家，但仍是精力充足，不像如許大年；照他的強軀健步，可以看出。他名叫會那散啞卜 Jonathan Oldbuck of Monkbarus。他祖上好幾代，都住在仙堡 Fairport 附近。

會那對於商業一門，毫無興趣。接受財產之後，他起初投身法律界，也覺於枯槁乏味。他的先生說道：「他沒有

用過一個先令，不管他的去路的。他看六辨士比小學生看半個克郎還要重。他情願在家裏沒事做，終日的讀議會日程，總不願到酒樓遊戲場去消遣消遣。但是他又不肯做那刻板的日常事業，去賺二十先令一天。所以他的性質，可以說勤惰並有，寬吝俱全，我不曉得怎麼樣定他。」

會那的態度形狀，真教那少年既好笑，又好氣。會那以為年長於彼，傲慢非常。他們所要到的地方，都是仙堡。在路上他講定到了之後，少年先去望他。但是那少年直等到行裝到齊，才換了一身美麗衣服出去。會那見了之後，就引到他的臥房。少年只見滿室亂堆着各式古董。會那就指手劃腳的講給他聽，說有一個老羅馬軍人，駐兵於附近，軍中一物一事，講的都沒遺落。但這時忽然門外來了一個不速之客，將軍中的情形，重述一篇，與古董家所講迥然不同。

這不速之客究竟是誰呢？原來是一個乞丐，名叫老雅雪里 *Edie Ochiltree*。他戴着一頂壓節的寬邊帽；顎下一派白鬚，與他頭上的白髮相映相混；面上漆黑多縐，一望而知是久歷風霜的人；身穿一件綠袍，臂懸白臘徽章一面，肩上掛着幾個乞囊，為置乞食之用；從這種種行裝看來，就可知道他是一個業丐。蘇格蘭人叫做「依賴之人」，或稱「藍袍人」的了。

不獨這業丐的進門，使他們起了驚惶；那業丐還說他知道陸無爾的行徑。他們多給他錢，他肯守秘密。然會那辯說那少年是一個戲子。陸無爾却一聲不響。後來這個消息，傳到仙堡知縣耳內，就疑他是法國偵探，因為陸無爾常常獨自散步，手裏拿着一枝鉛筆。

這時大家聽見法國有征英的消息。但知縣疑陸無爾爲法國偵探，真荒誕極了。而知縣見了那少年的一舉一動，都以法國偵探來解釋。

會那和他近鄰阿莎華特 Sir Arthur Wardour 素有讎恨；阿莎華特貧且愚，屬皇黨，性亦喜古董。他有一男一女，男的出外戰爭，還沒回來；女的名伊莎伯爾 Isabel。除此三人，別無親戚。會那和他胞姊辯列司達 Griseida 與姪女瑪利 Mary 同住。有一天啞卜請陸無爾吃飯，座中方才認識上列的幾個人；惟有男爵的兒子，未曾到會。席間高談闊論，時間更容易過去；倏忽已散席了。主人親送他們回去。主人聽說阿莎男爵 Sir Arthur 和華特小姐 Wardour 往沙路上去了，心上嚇了一跳。當男爵與他女兒奔上沙路；只見陸無爾遠遠在前，向腦克章 Knockwinnoch 進行。

男爵和華特小姐正在微步於堅沙之上，忽見海潮高於平時，陰雲四合，霧氣橫生。遙見業丐 雅雪里衝霧而出，忙忙的對他們說道：「欲免危險，請回原路！」

雖雅雪里趕到勸回，但時已不及，無可挽救。他們正在失望之際，忽見陸無爾由峻嶺下來，幫助他們攀登石上，始得免於沒頂。那時啞卜叫了許多漁夫，找船過來，接了回去。

翌日啞卜與陸無爾同至腦克章 腦克堡去拜望阿莎男爵和華特姑娘。陸無爾和華特姑娘會過一次。今天陸無爾周旋姑娘，非常和氣。姑娘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因爲昨天晚上他們父女，似乎欠了他一筆大款；當時老雅雪里也看見的。華特姑娘對陸無爾說：「你棄掉你的夢想，心思罷。國家很難用你；還是復你的舊業的。」

好。」他聽了也說不錯，不過他現在的計劃，是要姑娘靜待一月，若能成功最好，否則他定要離開仙堡，拋掉一切希望。

照現在我們曉得的想起來，陸無爾一定是個富家之子。但是他的身世，還是神祕不知。華特姑娘初次和他會面在他約克 匡姑 母家裏。第二次在啞卜 家裏。姑娘得了他父親的允准，遂和陸無爾 重修舊交。

此外還有一件事，很有趣。華特男爵這時很缺錢用，他現在所希望的，是德國 冒險家獨斯脫威爾 Donst Perriwell 的財源發見。這財源發見，是用一根神聖木桿掘出來的。獨斯脫威爾 常常到男爵和啞卜 先生家裏來講失竊奇事，發掘異蹟。啞卜 有一次聽了他話，說某地土人，在某處掘得一銅鎖，他就去開掘，不曉得某處毫無銅質，損失了許多金錢。

聖魯絲 會堂遺址內，有一隊人。啞卜 和陸無爾 亦在其中。晚飯吃過之後，陸無爾 遇見軍官海克脫 馬克英 太 MacIntyre。他是古董家的姪子，常常注意到華特 姑娘身上，所以陸無爾 和海克脫，雖謂初次會面，却中間有說不出的疏遠。海克脫 帶着驕傲的神氣，問他姊姊瑪利，他叔父（啞卜）的新朋友（陸無爾）的祖上，是如何樣子的；並且當面問陸無爾 他們的軍隊，是怎樣。陸無爾 回答他後，他又顯出很疑惑的樣子。陸無爾 說的是：「你講的軍隊和軍官我都知道，但是你的姓名我可記不起來了。」

那烈性的軍官海克脫 聽了這種不滿意的答覆，就告訴他啞卜 家裏，下次可以不必來。陸無爾 答道：「我要來拜望啞卜 先生，便來。」軍官賭着氣答道：「你若自認是個嫌疑人，我不妨和你交交手。」陸無爾 答道：「好。」

約定的一天，各自帶手槍。未動手以前，陸無爾找着一個誠實的水手，做他伴侶。因為這水手關於這些家事，是不曉得的。否則又要起軍官的疑了。

那時老雅雪里會到場阻止，但是沒有用了。結果馬克英太軍官失敗，求陸無爾赦罪。業在榜勒和陸無爾就教雅雪里領軍官到樹林裏去。那日晚上，陸無爾和老雅雪里目睹德人獨斯脫威爾 Donsterswivel 在教堂遺址內，拿着一包假寶物，騙男爵，這個假寶物，是用魔術變出來的。業見了之後，非常動怒，就先給那騙子一個驚嚇，使男爵自己覺悟獨斯脫威爾的不誠實。陸無爾跑到海邊，上海軍少佐泰富列爾 Lieutenant Taffril 的船。

當時軍官馬克英太在他叔父家裏養病。阿莎男爵亦來到，一則因為要和啞卜先生借款，一則因為要告訴他德人於聖魯絲教堂遺址中，發現藏金。那德人獨斯脫威爾也同來。於是他們三人，拿了掘地的器具，向教堂出發。路遇業雅雪里，遂也同往。他們發掘出來的，是一個牛角，滿盛着白銀。那業一見，就知道那角是他嘗用作鼻煙筒的。這種把戲，明明是騙人。業又指點一處教工人掘，得了一大箱銀子。衆人走了之後，業騙德人道：「我們再到後面去找找看。」到了後面，業將他一頓毒打，德人昏了過去，及他醒來，已是夜半，遠遠看見葛來那來 Glanallan 公爵夫人喪儀經過，不覺又吃了一驚。

講到葛來那來公爵，又有一樁故事了。這故事是關於啞卜的青年，與陸無爾的誕生。葛來那來老夫人對於他，自己地位，非常妒嫉。又怕他兒子監來亭 Geraldin 與娜弗兒 Neville 姑娘結婚。夫人嘗對他兒子說：

「你父母養這位姑娘，當他是自己女兒看待，所以你與他有兄妹之分，不能有夫婦之想。」但是他們私下早已結過婚。春風一度，珠胎暗結。不幸臨產時，因難產，娜弗兒先死了。生下來的兒子，也不知去向，監來亭終日鬱鬱不樂，直到現在。

啞卜嘗向娜弗兒求婚，現在聽說難產死了，就竭力想法罩沒他的過處；斥監來亭是流氓。直等到監來亭的母親死過之後，老僕愛而斯班斯就將產後孩兒失蹤的事情，講給新公爵聽。監來亭就請啞卜幫助，去找回他的兒子。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地保來到腦克章腦克城堡；接着來了一封快信，由阿莎男爵的兒子寄來，封中附着一筆大款，足夠付債；這筆款項，是一個朋友幫助的。

這朋友是誰？原來就是陸無爾。那教堂遺址中的一箱白銀，也是陸無爾藏的，使男爵得了以後，仍不知其來源。據男爵兒子所曉得，陸無爾就是那弗爾 Neville 縣長，在國王手下，很有名聲。從小養在公爵葛來那來的



老 雅 雲 帆

兄弟家裏。總而言之，他就是產後失蹤的孩兒。發覺之後，他父親當然是很快樂的接他回家。不久陸無爾和華特小姐在教堂裏結婚了。

這真心愛戀的故事，雖則經過了許多曲折，終竟成功了一對眷屬，償滿他們倆的志願。雅雪里因為發覺了德人獨斯脫惠爾的奸騙，也樂得手舞足蹈。

(五) 密突羅新的心與老人

我們現在所要讀的施各德最後兩部小說，是一叫「密突羅新的心」(The Heart of Midlothian)，一叫「老人」(Old Mortality)。第一部是他生平大著作之一。女英雄姬妮亭為小說中有名之好女子。老人是指一種掃墓老年人，終日在叛皇黨墳墓中清掃墓碑，以表其同情於為宗教自由而死的戰士。這故事講的，是加爾斯 Charles II與健姆斯 James II政府的壓迫平民，強行教治主義，(以教堂中之祭司牧師為全國之執政權者。)叛皇黨者，結合同志，共謀叛皇之事業，和反對舊教，保存蘇格蘭新教之行動的人。

(1) 密突羅新的心說部中的女英雄 Woman's Heroism

瑪格蘭脫馬特生 Margaret Murdockson 是斯端登 Stanton 牧師的女兒，相貌美麗，而心性不定。這斯端登是牧師領袖，膝下止有一子，生性愚魯，父送之外洋求學。

喬奇（子名）在外國逍遙自在，倒很快樂；後來決計永不回家，專做曠野中的冒險事業。到了蘇格蘭，結識了一個私運家威爾生，并與愛妃停 Ethe Deans 姑娘認識。這姑娘是農家女，自與喬奇結不解緣後，遂定計私奔。喬奇有一友人，將此事告訴他父親；他父親聽了大怒，立刻匯了一筆大款，斷絕父子關係。喬奇看了他父親的信，想自己既已被逐，心也橫了。遂加入威爾生的私運事業，不幸被官府查出都捉入監裏。威爾生品行雖不規矩，倒很義氣，犧牲了自己，將喬奇設法放出。

却巧愛妃停姑娘因將他私生兒治死，也捉住受罰。然而那私生兒並沒有死，不過生出來之後，就被曼奇威爾法 Madge Wildfire 拐了去。姬妮停 Jeanie Deans 姑娘，曉得了他姊姊的冤枉，情願拋棄了他的情人魯濱，得妻 Reuben Butler（長老會牧師）到倫敦，茹姆斯王那邊去請願。幸喜姬妮停一到倫敦，就得阿齊而公爵 Duke of Argyll 同意，引去見王后。見王后的一段，是全書最有精采處。

公爵就將愛妃停定死罪所依據的法律的錯誤，和姬妮停手足感情之深，情願除其良心外，犧牲她所有一切，去救她姊姊等情，細細講出。

王后聽得非常注意。但是她生性好辯，所以她辯道：「照這條法律，似乎也太嚴些；但是新訂的時候，也為國家幸福計不得謂之不善；現在那女人不幸自己犯了這條法律，所得事實，恰合無訛。今公爵所舉她可能無罪的幾個抽象理由，固然很對；不過法律已定，不可私自更改，止能將公爵理由，布之國會，令彼刪去這條法律。」

公爵素知王后性情，不敢往下辯駁；若使他答了王后，王后一定滔滔不休，或者因之堅其意志，固執前意，為她

自己王后的尊榮，也顧不到愛姬停的受苦了。所以公爵改了口氣道：「如王后如能屈身躬聽犯女自供，則王后現所疑者，定能一掃而清，較下臣所言動人多矣。」

王后似乎將要答應；公爵就給姬停一個手勢，教他過來。王后見姬停惶悚嚴肅，又怕羞的，態度走來，說着一口蘇格蘭北調，不覺笑了起來。

但姬停說的很低很好聽，她道：「願王后可憐那受苦的年青犯女。」這話說的真正好聽，如同在那裏唱蘇格蘭歌一般，不入耳的土音，都不覺得了。王后很和善的道：「少女平身」接着問他蘇格蘭法律如何。最後問道：

「你怎樣來到倫敦的？」姬停答道：「走來的。」王后道：「怎麼？這許多路你走來的，你每天能走多少路？」姬停停

答道：「二十五里，有時三十里。」王后道：「我想我是很會走路的人，這樣說來，我正是慚愧得很。」姬停道：「你

心中毫無煩惱，所以你也不覺得困疲了。」公爵想道：「這些話不要說了，還是起先說的有些用處。」不曉得可

憐的姬停，答王后的話裏，幾乎說出很危險的話來。就是答覆王后最後的一句裏，已有些危兆。幸而公爵和

姬停預先約定，若使姬停說出危險話來，公爵就伸手向自己頭顱一舉，姬停見了，立刻停止。

姬停答覆王后未畢，忽見公爵伸起手來，他就改變口氣，簡單的說道：「我不是完全走的，自番婁橋 Ferry-bridge起，有時乘車，有時坐船。」

王后答道：「雖有舟車之助，想你一定困憊異常了。假使說國王教你姊姊無罪，恐怕你們一鄉的人，仍舊不

肯輕恕她呢？要她死了才休呢？」

現在可要講到包替斯 Porteous Riots了。他是一個軍中都司，督察劊子手槍斃私販威爾生。他恐怕逃了喬奇之後，又有人來刦法場。所以他見了看客如此之多，就教手下人開槍，死的也有，傷的不少，一共害了十七個人。隔了兩個月之後，這天是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有人告發到國王那邊。却恰國王國后正在海諾佛 Harover 遊耍，就諭示延期審判。但民間恨他已切齒透心，再也不能忍耐，當夜擁進老托把斯 Toll-Booth 監牢（即密突羅新的心）捉了包替斯，用繩把他絞死。

公爵忽然記起了這事自想道：「這事王后想到之後他一定要變嚴厲了。」其實則不然。

姬妮對王后說道：「王后若能憐憫苦女，鄉下市上的人，一定是很喜歡的。」

王后問道：「你有朋友在這亂中間麼？」姬妮答道：「沒有。」她暗喜王后問的語氣很好，自己又很自然的答了一個「沒有。」

王后續道：「即使你有了，你也不肯告訴別人。」姬妮忙答道：「真的沒有。我常常自己暗禱，做我責分上所應做的事體。」王后道：「這樣很好。照你所說的去做罷。」

姬妮停說道：「我的王后啊！假使你歡喜的，吾情願走偏地球，去救包替斯和同樣景况的人的生命。但是照法律上講起來，這是縣長的責任，那裏要我草野小民，去替他報讎呢？現在包替斯已死了，亂民自然要自認其過。昨日的事，今天也不必顧及了。但是我的姊姊，我清白的姊姊愛妃還活着；還有無窮的歲月在她前頭。」若得我王金口一教，則不獨我姊姊的來日快樂，都是我王我后所特賜；即家中抑鬱不堪的老父，也得重見其愛女，依依

膝下，其快樂將何如！現在他常常禱道：「願我王后萬歲，萬萬歲，國疆永固，民生樂業，百事盛旺，真理昭彰。」呀！我的王后啊！可憐那悲憂痛苦的罪女，既不死，又不生，心中好不難過。可憐那一個清白家庭，弄得顛倒悲傷，名譽墮地。王后你發個慈悲，救了她慘死，救了我們一班苦命罷。」這些真情直語，令人聞之淚下；她又接着道：「唉！當我們想到別人痛苦的時候，那裏還能安安逸逸的睡着，快快活活的起來呢？我們心中也感着不快，要改正我們的錯處，戰勝我們的生活，有時自經身心的苦痛——王后一定不常有的——臨死的悲傷——這是不論高下，都要經歷的，遲早王后一定也要嘗着——呀！這個時候心中的景況，就是我們刻下所處。但是我們以前對人，尚屬無負。當這種景地，王后如格外開恩賜救，那我們的痛快，還要比包替斯亂民的立刻處死多得遠哩！」

說着淚流滿面，身顫體熱；一言一動，都帶着無限真情；簡而又真，直，雖金石在傍，亦將灑幾點血淚了。

王后對公爵說道：「他嘴真正會說。」轉向姬妮停道：「少女前來。我實在不能赦你姊姊，你也不必再到萬歲

那裏請求了。我這裏有一主婦袋，送給你。」說着將一隻繡花的針袋，放在姬妮停手裏，續道：「現在不要開來看，等你空暇時才開。區區一點，總算是你我交談的記念品。」

談話既終，各自散了。姬妮停開來一看，裏邊藏的是絲針剪鉗等日用之物；底下還放着一張五十金磅的支票。

姬妮停見了這袋，非常歡喜。又有王后的姓名在上，更加可愛。公爵教他這筆大款收了。因為姬妮停窮女，見此大款，已經呆了。

後來王后對國王說明此事，固然將愛妃赦了，喬奇娶他回來，做了妻子，後來喬奇被一蕩兒打死，不曉得那蕩兒就是喬奇的兒子，愛妃爲了他幾乎受死刑的，總算自作自受，報應不爽。

喬奇死後，愛妃出家爲尼。姬妮嫁了魯賓，魯賓一向待她很忠心，有些困難，他終竭力幫助。

他們倆結婚以後，家裏百事興旺，愛情日深，家譽日廣，活時互相戀愛，死後各自悲悼，這幾句是這部小說的尾聲。

(2) 老人說部中叛王時代之見聞錄 In the Days of the Covenanters

這故事的發生時，是在一千六百七十九年五月五日早晨。在克列提斯谷 Clydeedale 上方，有一比武會 Wapinscha，那是用以鼓勵人民樂於從軍，願赴狩獵的。有勢力的人，莫不竭力提倡，惟有長老派教徒，大不贊成。在這大會內，諸侯都被甲戴盔，因爲他們受國王冊封，各有食邑，不得不如此。所謂食邑，就是依軍事分派的封土。

射鸚鵡，是比賽的一種，與此賽的人中，有三個最好：一是伊文特 Evandale 爵士，雷向馬加巴林 Margaret Bellenden 夫人的孫女愛提司巴林求婚；一是亨利馬登 Henry Morton 爲長老派教徒之巴故副將的兒子，第二個是貧賤子弟，他的頭常常藏在衣內。現在是伊文特和馬登決賽，結果馬登射勝。馬加巴林夫人見了，很不

克列提斯山谷的中演武會



快樂，因為她的丈夫死於馬登的父親副將馬登的手裏，那時副將馬登還沒屬於皇黨。

在此會的引人發笑人中，有一個是軍曹，名叫蒲司威 Bothwell。一個是克來文衛隊的祕書，名叫哈利威爾 Halliwel。蒲司威要試試一個客人的忠心如何，心想一定是很有趣味的。但見那客人飲酒怪態，心裏很不滿意；和他擾得更利害了。正在這個時候，馬登走來幫了客人一陣。

客人見軍曹和他擾的不成樣子，就宣告與他決鬪；軍曹慨然答應。三合之後，客人給他一個猛擊，軍曹仰面翻身，昏了過去，醒來與客人攜手，問起姓字，才知他是約翰般福或般婁 John Balfour, or Burley。他與馬登約定同走後，便縱身上馬，一溜煙去了。

不多一刻，小兵來報說，聖安德烈教堂 St. Andrew 的大主教被刺。薄司威心想剛然在般婁前還與他說，這麼立刻為被人刺死的，他記起般婁回祝的話中，很可疑惑；他說：「恭祝聖安德烈教堂的大主教與他所任的寶貴教堂。我願蘇格蘭的主教，都做正直可敬的詹姆斯夏潑 James Sharp。」這詹姆斯夏潑也是被刺的。

大主教。薄斯威想到這裏，恍然省悟；原來般婁就是叛王黨軍隊的一個司令。

馬登是和他可憐的叔叔住在密胡 Milnwood 的。這天他與般婁同道回去，路上般婁說在郎馬登曠野 Longmarston Moor 之戰中，馬登的父親，幾乎傷命；幸被般婁的同伴救起。馬登聽了這個消息之後，對於般婁所述叛王黨之目標行動，很表同情。

般婁本意要在某處與他握別；不意路遇一老嫗，對他們說般婁所要去的路，有兵駐着，不能過去。般婁就求馬登權讓他在堡內秘密的住一夜。馬登不曉得他有殺主教之事，就教他住在鄰近馬棚內。

馬登進屋以後，看見一隊軍隊，駐在堡外河邊，心中吃了一驚。軍官正要發令搜查密胡馬登的屋，只聽軍中有個說道：「我想這屋可以不必；因為這屋內住的是一個龍鍾老人，他對於政治，一些不管；止曉錢箱債券，是他性命。至於他的姪兒，吾聽說今天到比武會去了，得了鸚鵡射的金標，也不足為奇；吾想現在他們一定已安睡了。若使無意間驚動他們，那可憐的老人，豈不要被我們嚇死麼？」

於是軍隊過去了。馬登雖然嚇得利害。但他並不使家裏驚惶，愛里生夫人 Mrs. Alison 因為等馬登回來，還未睡覺。拿了些東西給般婁吃。翌晨，般婁告別，臨去他說了許多勸他加入叛王黨的話，並說：「將叛王黨可愛可貴的理由，縛於你的劍上。」馬登後來決然回答說：「照我力量所及；時間所許，至少我要做一個好的基督徒，和善良的百姓。」

般婁去後，馬登與他叔叔作了一次很熱烈的談話；馬登的意思，是要離國在外服務；如同他父親所做的事業。

一樣。但是實在講起來，馬登此次去國的理由，一是爲失愛於巴林登小姐 Miss Pellenden，一是爲他叔父的可憐。

比武會後，馬加巴林夫人辭退老婦人馬斯海列 Mauser Heedrigg和他兒子扣提 Cuddie，因爲扣提比武那天不到會場。他們母子二人，由愛提斯巴林登小姐介紹到馬登那邊辦事。扣提因是射鸚鵡比賽第三名，留在馬登手下。他母親在叛王黨內幫忙。當馬登告訴薄斯威般妻書在他家裏住過一夜時，風聲霽了出去，馬登就被官府捉住，要捉入鐵列脫監裏 Tower of Tiltetudium。幸而薄斯威很義氣，教他扮了兵士，雜在軍中，將真姓名隱沒，免得路上吃苦。

到鐵列脫監裏，天色已晚，遂定明早至克來佛哈受審；因免犯人黑夜被劫，防備得很嚴密。愛提斯小姐和他的丫頭建妮 Jennie Dennison，都知道這隊軍隊是解着馬登犯人。這位建妮丫頭有許多求婚人，兵士泰哈立 Tam Halliday是內中的一個。

建妮先教泰哈立找出喬裝馬登，然後教愛提斯扮了建妮的親戚，混入軍中。經泰哈立竭力幫助，始得與馬登晤面。馬登就將被捕原因，細細告訴他們。又說要到克來佛哈處受審。這克來佛哈是被刺大主教的親密朋友。愛提斯小姐就教建妮設法教人拿封信到他叔父巴林登縣長處去。或者能想法救馬登出罪。這縣長也是馬登的朋友。信到那裏，剛巧他從外回來，還沒多時。

翌日，到克來佛哈的時候，聽說伊文台爵士已受王命驅散叛王黨集會去了。那叛王黨這幾天內，愈激愈厲，

將有暴發之勢。巴林登縣長審馬登未畢，只見伊文台爵士惶忙的跑來，說叛王黨已有一大隊武裝兵士在山谷中起亂。

當軍曹薄斯威往克來佛哈取馬登時，他對馬登說：「愛提斯小姐已乞伊文台爵士來援救你了。」馬登聽了，本想向愛提斯求婚，照刻下的景况看來，萬無成功之理的了。

經過一番辯駁之後，馬登問道：「兵士無捕人委狀，可以捉人麼？」雖有縣長的種種辯護，和馬加夫人的贊助，克來佛哈聽也不聽，就判死刑。及至伊文台爵士走了進來，他心才軟了下去。爵士要他取消死刑判辭，說他不願以私見斷事，並說若馬登會做叛民領袖，則爵士亦不容置辯。伊文台見了愛提斯眼中表示要他救馬登的意思，心中好不難過。馬登聽錯了愛提斯說的意思，將感謝爵士救他之心改變了。

克來佛哈出追叛黨之後，只剩一小隊軍士，監着馬登和其他三犯。這隊軍士本由克來佛哈自己指揮，用為後衛；現在却暫交薄斯威管理。

馬登的同伴是扣提馬斯海列和熱心教士監般列爾 Gabriel Kethedrunnile。扣提因為主張了他母親的意思，和馬登的話說「我國自由土上，有此不名譽不可忍的壓迫，真是不幸」也被捉去。

叛王黨人多氣盛，在倫敦山上，將克來佛哈的縱陣衝散。伊文台爵士提議與叛王黨和議；總司令大不贊成。但經衆人通過，也無法想。伊文台願赴前敵為專使，但克來佛哈派他的姪兒卽嗣子齊來漢將軍 Cornet Gra-hame，拿了降旗令號，騎馬到河邊，教亂民四散。

和議未了那爾來漢被般婁射死。般婁這時是叛王黨的司令官。克來佛哈的軍隊都被敵軍解散。薄斯威與般婁戰未一合，中要害死了。伊文台爵士忙即收聚殘軍，來救克來佛哈。當時克來佛哈被敵軍圍困在中，雖橫撞直突，將般婁挑下馬來，終不能突圍而出。

伊文台趕到，救克來佛哈出了重圍。正在落荒奔逃之際，一彈自後飛來，却中伊文台的坐馬，立刻伊文台倒下馬來，受了重傷。般婁趕到，正要舉刀結果伊文台性命，却好馬登和他同伴亦到，立將伊文台救起。當般婁追捕逃兵之際，馬登幫着伊文台逃走。這總算馬登第一次報答他不殺之恩。

這個時候，巴林登縣長正保着鐵列脫的克來格城堡 *Cragneithan Castle*。克來佛哈到了此堡之後，留些人以厚縣長兵力，防守此城；自己又騎着馬，奔往前敵去救他的軍隊去了。

克來佛哈路上竭力奔馳，去救他的軍隊。忽然消息傳來，說馬登已和叛黨出境去了。

原來馬登被般婁說服，般婁就教他做叛軍的佐領。但叛軍的首領，都是兇橫異常，將馬登逐出。馬登見他們軍中如此擾亂，團體不固，意見互爭，心想他們如何能永久存在，心裏不免惶懼萬分。這些消息傳到巴林登小姐耳內，那能不感極大悲傷？後來伊文台爵士，因出去搶糧，被般婁捉住。般婁又恐嚇他們說，若不早早獻出城堡，明晨伊文台定斬無赦。巴林登小姐得了這個消息，心中更為悲痛，自不待言。

馬登此次又救了伊文台性命，並且給他叛軍中進出的暗號，教他回去做兩軍的和解人，以免除戰事的種種痛苦。又說鐵列脫堡的軍隊，不要持久戰事，免得堡中婦女縣長及他的手下人受苦。

鐵列脫堡人遂議決遣馬登往蒙夢公爵 Duke of Monmouth 去陳說叛王黨的和平條件。這蒙夢公爵 勢力很大，國王軍事大權，都握在他手裏。蒙夢就下令休戰一小時，讓叛軍有解甲的機會，這算是和議的第一步。但是後來和議破壞，戰事重興。叛王黨軍中因有內亂，一敗塗地。馬登與扣提逃入一個鄉下人的屋子裏，遇着許多熱心的叛王黨人。內中惟有馬克般 Macbriar 與莫格爾 Mucklewatt 願從馬登計，與王黨和解。衆人不服，將馬登捉住，扣提見事不佳，遂出屋奔走。

這是第二次馬登的被判死刑，幸被克來佛哈救去，但是做了戰事的俘虜。馬登怎樣為被克來佛哈救出的呢？原來扣提逃走之後，陷入克來佛哈軍中，遂將馬登被捕事告知。樞密院判馬登出放異國，克來佛哈和伊文台為厭解人。不多時斯多亞 Stuarts 王族倒了。

馬登自荷蘭放逐回來，始知巴林登小姐已與伊文台定婚。馬登找尋般婁，要問他拿重建鐵列脫堡的證書；那堡現在是由奧列芬 Olfant 佔據了的。他到了手，奧列芬知道伊文台，正向斯多亞王族，發令捕捉。伊文台抗捕，奧列芬就教手下人放鎗，伊文台遂死了。奧列芬受了重傷，也嗚呼哀哉了。馬登趕來已救不及伊文台。數月後，他與愛提斯巴林登小姐行正式婚禮。般婁後來死於戰征，克來佛哈亦然。



第十一卷 艦長馬列的小說

艦長弗烈得列馬列 *Captain Frederick Marrayat* 以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七月十日生於倫敦，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十月九日死於腦福 *Norfolk* 爲海軍軍官，以寫海上生活的故事出名。所寫書中，快樂的精神，和波浪滔天的片影，莫不盡現畢致，與真無異。海軍學生伊紂 *Midshipman Easy* 是他的傑作。但是航海家裏提遇險記 *Masterman Ready*，彼得與般爾 *Peter Simple* 海上經驗談，孤兒鏡閣般事略 *Jacob Faithful* 都是很有趣味的故事。我們先講航海家裏提遇險記，因爲這是馬列的子女讀了魯濱孫漂流記很高興，定要他父親接續下去，而馬列見魯濱孫漂流記的事實，不確的多，所以他寫了一篇新的東西講給他們聽。這故事當與魯濱孫漂流記並讀。

(一) 航海家裏提遇險記 (或太平洋艦破沉記) *Masterman Ready, or the*

Wreck of the Pacific

我們第一次遇見航海家裏提，是在一隻大太平洋艦中。他老人家年紀已有五十多歲，照他的臉色一望而知是久歷風霜的人。當他十歲的時候，就在煤船裏做學徒。後來又在軍中服務多年。

他雖經歷了寒暑各帶，但是身體仍舊是很強健活潑。船主遇着危難，一定要去問他，得他指揮。在太平洋艦中，他是船主的親密伴侶。這次船裏載着許多寶貴的英國鐵器兵器，與別的機械。

水手之外，船上還載着希格來府 Seagrave 一家。除他們之外，就沒有別的客人了。希先生嘗在雪特內 Sydney 政府做過官，家中頗有些財產。這次他帶了許多東西，打算到家鄉去修治他的產業。他是很聰明，但是止能言，而不能行的人。希夫人是個很可愛的婦人，身體又不肥不瘠。威廉 William 是長子，聰明穩定，與



幾個人自己經歷的碎舟故事。多馬 Thomas 是次子，年才六歲；他的性情很好，不過常常擾亂，常常受窘。生有兩個孩子，一個是七歲女孩，名叫卜陸 Caroline。一個是未滿週歲的嬰孩，名叫阿胖 Albert。由黑女會娜 Juno 保管着。此外有兩獵犬，一名羅莫勒 Romulus 一名羅莫斯 Romus。船主亦有獵犬，是船主所最心愛的。

那船轉過角後，忽遇暴風；一連幾天沒息。水手死了數個。船主奧斯根 Osborn 被碎片壓在頭上，昏了過去，不省人事。船中無人指使，更其弄得不成樣子。

船主受了重傷，當然不能事事。水手各自主張，不受節制。後來他們見事情越做越糟，就決計棄船而走。這時船上止有一隻小艇，他們就坐着去了。老妻提則毅然決然的不肯拋棄乘客而去，雖水手爭論不可，但他不

爲所動。水手去後，接連的幾日好天氣。行了幾日，遠遠的他們看見陸地。斐提就向着陸地進行。及到近前，才知是一荒島。到岸後斐提忙將破艇修好。

希先生問道：「我們到了岸上，怎麼樣呢？」斐提答道：「怎麼樣？那邊有椰子果可以充飢。即使沒有船上的糧食，也不至餓死。飲水恐怕有些困難，因爲這島地很低，很小，但是我們決不能期望都如所願。」

希先生說道：「斐提，我們得能保存，我心中實在感謝上帝不盡；但是我仍舊有許多感想，不能免掉。我們已是漂泊在這荒島，人類絕跡，那能指望船艦來此；所以我們出島的機會是很少很少。我們當然要生死於此，我們的子女也要生長於此，年老於此。他們將來要葬我們於此，他們自己也要死於此。我們的期望多付之東流，我們的希冀，也化爲飛煙。斐提啊，這是我們的可悲惡運，想你一定也承認的。」

斐提答道：「希先生，拿你的年紀比起來，你出此怨言，要對不起上天呢！聖經約伯記 Book of Job 上說道：『我們得了上帝的好處，不得他的壞處麼？並且那個知道，不幸事後，自有幸事。』」

希先生答道：「你說的話一些不差，我實在感激你得很；以後我決不怨尤。我要做我所能的。」

斐提道：「我們應當真心信從上帝，異日他或格外賜恩，使我們重見故友，和十倍的牛羊。」希先生答道：「不差，我們當想到在新南威 New South Wales 的產業，牛羊日見增多。我情願聽從你的命令，因爲照現的地位看起來，你比我們能幹。知識是能力，確是不差。」

到了岸上，斐提與希先生決計設一天幕，在小河口，約離海邊有一英里又四分之一。三大之外，綿羊二頭，小

羊一頭，豬三隻，鷄二三隻，牛一頭，馬利囉 Merino 羈羊與山羊，各一頭。張幕事，會娜非常能幹。惟有那多馬醫禍如舊；例如一管獵槍婁提拿上岸來，擱在樹傍，沒有人看見，多馬撥動機關，便砰的一聲。

這時婁提與希夫人正在船上，忽聞槍聲，嚇得魂魄全無。忙忙拿了獵槍，趕上岸來。只見希先生與會娜忙著張幕，多馬坐在地上號哭。你道多馬號哭為何？原來開槍之時，槍頭向上，彈子飛出槍口，正中上面擲子果，落了兩個下來。幸而落在身傍，否則小性命要難保了。當時希先生曉得多馬又擾了禍，恨恨的罵了他一頓，多馬淚流滿面，表示他的後悔。

威廉與婁提，由三大幫助，覓得一沙地；沙下有水，他們就決定在此蓋一所房屋。婁提常常講他以前水上的生涯，他們聽了，都是非常快樂。後來忽而來了兩個黑種女人，希先生等就留他們住下，倒也很和藹。不知道不多幾天，忽而又逃走了。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們不曉得將要發生怎麼危險。忙忙的造了一行木柵，以備不測。有一天他們看見一隻帆船，遠遠浮海馳過，這一喜又是非同小可，心想現在可以脫此危境了。高舉着太平艦的旗子，不幸艦上沒有看見，逕馳去了。

一天危險果然來了。一羣蠻人，坐着無數的獨木舟，漂蕩而來。約在這個時候，威廉說他似乎又看見一隻帆船馳過。蠻人一上了岸，就向木柵進發；幸喜木柵內人，此時都已預備妥當；會娜專管裝彈，裝好提給希先生和威廉。於是惡戰開場。約一小時後，蠻人都被驅逐殆盡。

婁提預防有時缺水，特設一桶，滿以水。有一日婁提一看水沒了。心想蠻人來過麼？不覺嚇了一跳。後來

查明根由，才知是多馬的把戲。有一次，他們教多馬到井邊去洗些東西，不意不多一刻，他就回來；他們心想多馬現在可改變了，做事如此敏捷，都叫他「好孩子」。但是實在多馬並沒有到井邊，將桶中的水偷用了。

有一次婁提爲了多馬，幾乎傷了性命。多馬不肯聽從訓令，私自划船到海邊遊玩；婁提慌忙去救，幾乎被鯊魚吞去。婁提見他們一家苦無水用，不忍坐視，冒險到蠻人那邊去取。雖則成功，但是身已負傷，勉強逃到柵門，昏倒地上。柵內得知，卽向蠻人開槍，將婁提扶入柵內。

不多幾時，蠻人又來大施攻擊，起先柵內迅速開槍，忽聞別處也在那裏向蠻人開槍，而且槍聲更大。只見蠻人隨着槍聲，接二連三的倒了許多。那槍彈穿胸破腹的瑟瑟聲，不絕於耳。蠻人忙向木舟奔逃。威廉級細出來一看，才知前次所見不差，這許多槍彈，都從一隻雙桅船發來。現在他們都頂盔穿甲的坐着一隻小艇來岸，威廉忙下木柵，開門迎接。一見船主奧斯棍，就倒在他的臂上，於是希家由此出險。最初島上向那艘船揚旗，那船船主也看見的。止因氣候不佳，他就馳去了。到了雪特納地方，他將此事宜布。

那小艇內的水手，和無知覺的船主，後來被人救起。開往萬底門 Van Diemen's Land，就住下來。當奧斯棍聽得希家留落在荒島上，就要求政府借他一船，去救出他的船友。

婁提又得與船主奧斯棍做了幾年好朋友。被救的人都感謝上帝不盡。此書的最後幾句，是如此說：「婁提張開他的眼睛說道：『你是威廉麼？我不能見你了。我的好孩子啊，你聽我罷。請你把我葬在井邊堤上；因

爲我喜歡那塊地方。可憐的多馬啊，不要使他知道我死的原因。你去喚多馬會娜和克露令來罷，我要和他們話別了。」這老航海家的心願都償了。希家由此興盛，多馬後來變了一個很好的人，在軍中效力。

(二)彼得與般爾海上經驗談 Peter Simple and Some of His Stories

(或水兵強募時代之海上生活 Life at Sea in the Days of Press Gang)

這是十九世紀末葉的故事。當那英法戰爭的時候，英國有一小孩子，名叫彼得與般爾 Peter Simple。家裏都當他是個呆人。他的父親，是個英國教堂的牧師，是男爵爵列 Privilege 的兒子。因爲家道衰落，彼得入海營生。

從學徒而艦將 (英國舊制供職海軍三年得此職任) 後，他對於國家，真很有一番功勞，使敵人知英國人民的不可侮。有一次他被捕爲俘虜了，得遇愛耳蘭人法將奧般零將軍 General O'Brien。他有個很美麗的女兒名叫賽蘭施 Celeste。經了幾次歷險，最後被惡叔禁守於盤特來瘋人院 Bedlam Asylum 又脫逃，彼得得娶爵位，爲一族之長，遂與麗姝賽蘭施結婚。

彼得從小就記日誌，海中生活描寫，尤其活潑；讀之如身臨其景。海中所遇之人亦一一誌於簿中；有幾個是含武俠性的，如大額將軍，泰倫斯奧般零 Terence O'Brien 和彼得時常有激奮的舉動，水兵長曲格先生 Mr. Chuneka，他裝着君子的樣子，有一次他穿了船長的外衣，去赴宴；被人毒打一登，幾乎傷命，然而因此做了瑞士的

伯爵。還有一個可笑的木匠墨突爾先生 Mr. Muddle，他深信「在二萬七千六百七十二年內，現在所有世界的景象，將來是要循環的出現，現在的人民，將來也要循環的照樣生長。」

這書中所用的言語，非常粗鄙。這時英國的海軍制，是強迫制：不管你歡喜不歡喜，一定要去的。並且隊員若無海軍部勢力脚路，難想升任。

彼得第一次出海巡洋，是到皮斯開灣 Bay of Biscay。他講奧般零如何治他的暈船病：

「我們馳過尼突爾 Neotles 時，却好東南風微微自後吹來。我見了威島 Isle of Wight 愛倫灣 Alun Bay 心中非常敬愛。但是見了尼突爾礁石，心裏就害怕起來，如同越沈下海去一般。以後六日，我做些怎麼事情，我可記不起了。但是我心裏常常想死了好些，睡在牀上，不能吃，不能喝，又不能走，真悶死人。

「到第七天的早上，奧般零來了。他對我說，假使我不竭力振作，不能望我病愈。他又說他最歡喜的是我；他是我的保護人。並且他證明待我比待別人要好。什麼呢？他說要給我一登痛打；因為這是治船暈最靈的方子。說着他就照行了。將我四肢上下體，打得身無完膚，并無半點憐惜。打得我精神昏亂，血肉橫飛；外邊什麼事，我都不知。只覺得我的一口氣，要出口而去了。然而他還不肯歇手，拿着一根麻繩，向我身上亂揪，要我服從他的命令；立刻到船面去。我只得順從前往。在他未來以前，我千萬想不到，能夠服從他的命令的。這時我那能走路，止得勉強爬上梯子，坐在船面的格子上，大哭一場。

「這時我自念道：『若使我在家裏怎樣呢？總之是我自己不好，做了一個愚魯的人。現在我終究受罰了。』

假使奧般零是真心仁和，那末我還想望那不受我的什麼呢？不多時覺得漸漸的恢復原狀。忽而又覺得比較未打前還要爽快。這夜睡的很熟。

「翌晨，奧般零又來了，他說道：『你的病是由可惡的慢熱——船暈——所致。我的彼得啊！我們一定要

將他驅逐才好。』於是昨天的全武行藥方，重做一遍；直等我覺得身體已化腐醬，才停手。還是那被打時恐懼

醫好我的呢？還是別有真正原故？我實在莫明其妙；不過第二次打過之後，船暈一些也沒有了。翌晨起來，腹內覺

得很餓。穿了衣服，奔入膳堂；和奧般零會面。奧般零道：『彼得，讓我看你的血脈跳得如何。』我答道：『不

必，不必，我已經好了。』奧般零道：『好了？你能吃餅乾和鹽牛酪麼？』我道：『能的。』奧般零道：『油肉麼？』

我道：『能。』奧般零道：『那末你應當謝謝我。那個好藥，現在可暫擱不用，等到舊病復發時，你可再嘗試一次。』

我道：『我希望不再嘗了，實在太無趣味。』奧般零道：『趣味！你的頭腦太簡單，那裏有人開的方子，是不苦

的呢？除非你自己開給自己。恐怕你情願吃了蜜餞，去生黃熱病的。好孩子，現在可以開始學習了。你應當

謝謝上帝，因為你得着了愛你的人，他情願見你病了，出力重重打你。』

「我回答他說我很希望不再勞他力了，我心裏是很感激他。奧般零道：『你說你還要些麼？我實在告訴

你這個方子，是出於吾的誠愛的；因為自從你病倒之後，你的一份酒肉，都我一人獨享。現在我治好你了，你的一

份酒肉，仍舊要到你的飯桶裏去，所以我止有損失，沒有好處。你這次受的無私痛打，可說是你空前絕後第一次。

想你總明白了。但是你現在好了，我心裏也非常歡迎。以後此事，可不必談了。』

「於是我也不說話了；快快樂樂的吃了一飽。從這日起，我就照前辦事，和奧般零一起受副官的指揮；而我則又在奧般零手下。」

在彼得所講的有味故事中，以奧般零口述的伴列暴羅 Brian Boru 與蘇格蘭大人之戰為最有名。這伴列暴羅就是愛耳蘭王芬格 Fin Gal。請看下面奧般零的口述：「想你們也知道，芬格自己是個大人；國裏沒有人能打過他過的。不論那個和他挑戰，勝敗可預定；如同我的查夜，決不失察的。但蘇格蘭也有一個大人，高與船上的大桅同，雖我不能十分的確定，但總不出其左右。後來蘇格蘭大人，聽說英國有芬格大人，他問道：「他是那個，敢也稱大人？我倒要走去看看，他是怎樣的。」他就起身，走過愛耳蘭運河，在般爾發 Ballynat 附近一英里半的地方上岸。他有人指導的，或自己隨便跑的，我可不知道。但是我可決定他不是聞足臭而追逐的獵犬。」

「當芬格聽說蘇格蘭大人要來和他角鬪，他未免吃了一驚。因為芬格聽人說蘇格蘭人比較高度，皆以尺數計算，如云此人高彼人幾尺；些些寸數，他們都抹過不提的。由此可以想見蘇格蘭人之長大，而此來者又是著明的大人，怎能與他交手呢？所以芬格天天差人打聽大人的行程，很留意的防備着。一天天氣很好的早上，大人來了。芬格奔進屋子，對他的妻子西耶 Orla ya 說道：「我愛，現在那蘇格蘭牛已過山來了。你趕快些裏我在氈單裏，假使他問起你來，你說是個小孩子。」於是芬格臥在牀上，他妻子剛才罩好，大人進來了。他雖曲背彎腰，他仍舊將頭擡在門圈上，皮破血流，手摸着頭額問道：「芬格在那裏？快教他出來，我要和他交交手。」西耶

低聲的喊着道：「輕些！輕些！你要將孩子喊醒了。」叫醒了孩子，芬格回來定要將你頭頸扭斷。」大人道：「這是孩子麼？」說着顯出極其驚異的樣子，只管向着氈單亂看。西那道：「當然是的。這是芬格的孩子，驚醒了，你自己討死。」大人答道：「這是我去的時候了。假使這是他的孩子，我不值他一吞就可了事。再會罷。」

「大人跨出大門，飛也似的跑去了；路上不喫不渴，直等他到本鄉山中。在愛耳蘭運河處，他性急慌忙，幾乎迷失了路，沉下水去。芬格俟大人走後，揭罩大笑不止。自樂此計果售，不愧為伶俐之人。」

法爾孔 Falcon 先生是彼得船上的第一副官。常常用滑稽手段，責罰人家。但是他的責罰，非常切當。船上不論怎麼東西壞了，他都能修理。所以船上水手，都叫他「修匠建克 Jack」。

彼得又記着一件有趣的故事道：「我們有一天很快樂的坐在船後的吊牀上。有一個童子，他肩了吊牀走來，要和我們一起玩耍。正經過法爾孔副官；副官見他嘴裏含着一塊烟葉，臉上高高突起。副官問道：「你嘴裏含些怎麼東西？槍彈麼？爲怎麼你的臉腫了起來？」童子答道：「先生沒有甚麼。」副官道：「一定有的。」

恐怕牙壞了麼？你張開嘴讓我看。」那童子沒法，勉強張開了嘴，當然一大塊煙葉發見了。副官道：「哦！我知道了。你的嘴要查驗一下；你的齒要清洗一下才好。可惜船上沒有牙醫生。但是我也略略懂些，你去叫軍器匠來，并教他帶把釵來，我有些用處。」

「軍器匠一到，童子只得張開嘴，任匠人用粗笨的軍器，將烟葉取出。副官道：「我可以決定你已覺得舒服多了。若使這些東西，不取出，喫甚麼東西都沒有味的。現在請後哨長出來，用帆布和沙將他的牙齒揩個清潔。」

後哨長將那童子的頭夾在二腿間。將沙和帆布，在齒上擦了有二三分鐘之久。副官道：「現在好了。孩子啊！你的齒現在洗得很清潔，你可以去吃早飯了。假使沒弄清潔，你決不能覺得早飯這樣好喫。以後口裏如再污穢，到我這裏來好了。」

這實在是禁煙的最好方法。而這喫煙的事，在水手內，非常通行，即是現在，也未絕滅。

(三) 孤兒錢閣般事略 "Jacob Faithful"

這個故事，含着兩個教訓：一個是說人若有好教育好指揮，在世總有做好人的希望和權利；一個是說在文明國裏，人無獨立，惟有野蠻時代則可，因為在近世社會中，人皆互相幫助，互相扶持，除心性獨立外，沒有一件人是可以獨立的。

錢閣般是泰晤士河 The Thames 上苦力的獨子，自小住在船上。他的父母因飲酒過度，不幸中年去世。當時錢閣般止有十一歲，頑蠻無知，寫讀一些不懂；止學着幾句他父親常常說的成語如「哭也無用，過去的事決不能叫他回來」、「下次交好運罷」、「何必起勁呢？」等。他也知道些貨物名稱的記號，駁貨的能力和此河的地誌；此外一無所長。但是他的惡命運，引起了船主憐惜之心。這船主名叫屈勒夢先生 Mr. Drummond。下面一節，就是他們初次的談話。

屈先生道：「可憐的孩子啊！你有朋友麼？」錢開般孩子答道：「沒有。」屈先生道：「怎麼？你沒有親戚在岸上？」孩子答道：「我從來沒有到岸上去過。」屈先生道：「你知道你是個零丁的孤兒麼？」孩子道：

「怎樣講？」屈先生的女兒道：「就是你是個無父親母親的人。」孩子就引着他父親的陳語道：「那末哭也無

用過去的事決不能叫他回來。」屈先生道：「但是你現在想作怎麼事情呢？」說時釘着他看。他嗚咽的答道：

「我實在不知道，這些事『何必起勁呢？』」那女兒道：「他個孩子真奇怪，難道他家的不幸，他不知道的麼？」孤

兒道：「『下次交好運罷。』」姑娘說時將舉着手背擦眼上的淚珠。屈先生對他的夫人道：「他如此悲傷，怎麼

爲回答這些平淡話來，真是奇事！」轉向孤兒說道：「你叫什麼？」孤兒答道：「錢開般番斯夫耳。」屈先生問

道：「你能寫讀麼？」孤兒答道：「不能，我很希望我能够寫讀。」屈先生道：「那末很好，以後你的事體，都由我

們作主。」

於是屈先生至警署簽字，認爲孤兒的保護人。一天，孤兒因屈先生召他，換了衣服，往屈家來。所作何事，請

聽他自己的話：「屈先生和屈夫人見我換了衣服，都釘着我看。見我種種不自然不雅致的動作，態度都在那裏

好笑。然幸而我生得還算長短合度，肉實背挺；他們也有敬愛的表示。女孩沙拉 *Carla* 常常對我講話；她向

她母親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我不知她說些什麼話，止聽那母親說道：「你去問父親去。」接着沙拉又低低

說了幾句，與母親接一吻。不多一刻，屈先生請我同桌喫飯。幾分鐘之後，我跟了他們走進飯堂。這是我破

天荒第一次赴此盛宴，自念他日在別人面前，亦可自傲喫過這樣舒服的午餐。我坐在椅上，木偶似的一動也不

敢動。兩腳釘在地氈上。因為衣服穿了太多，坐得奇特，渾身熱得不了。

「屈先生給我一碗熱湯，一只銀匙。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看好玩的東西，拿在手裏，轉來轉去，照着自己面龐，不忍釋手。」

「小沙啦說道：『錢閣般，你拿匙喝湯喫哇。我們都要完了；快些！快些！』我答道：『何必這樣起勁呢？』說着將匙放入火滾的湯內，拿起來就送入口裏；這時我所受的感覺，諸位一定能夠意想到；也不必我再說了。

「那和善的屈夫人見我這樣受苦，忙道：『我們忘記通知你了。來！錢兒，現在可以喝了，不燙的了。』我很膽怯的伸出匙去，滿了一半，再不敢多取；慢吞吞向嘴灌下。現在固然冷了，但是我喫得很慢。又因我匙離桌太遠，衣上污了一大塊湯跡，我說道：『下次交好運罷。』」

「屈夫人很殷勤的教我如何喫法，但是屈先生道：『讓我自己快些喫罷，我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我自己心想我照這樣喫法，損失很大。不如我拿他一口氣吞了下去，好多些。於是放下匙子，低下頭去，將嘴唇密密的黏在碗邊，用盡氣力，向內一吮。一點湯都沒有流到外邊，心想這次一定要受他們的獎勵了。不曉得一抬起頭來，屈夫人就很不快樂的說道：『這不是喫湯的法子。』」

「在這頓午餐內，我出了許多岔子；引得小沙啦笑不絕口。我心裏真正難過極了。心想還是回到駁船上的狗窠內去，咬那餅乾罷，倒也自由自在，心滿意足。」

「這是我第一次覺得無知無識的痛苦，貧窮的痛苦，倒並不覺得什麼。當我在船上的時候，我自己很知足，

朋友也好，責任也輕，身心都很自由，不受外界束縛。自尊自大，常想我是很有能力的一個人。有時跳下水去，藉我一臂神力，東西漂蕩，何等快樂！雖我不能將那時的感想，一一分析；但覺得在我的小世界內，我是主宰，我是神靈。現在坐在這個地方，相形之下，真有天壤之別。坐在我傍邊的，都是循規蹈矩的有知識的人，同他們比較起來，真是慚愧而又貧苦。莎拉多笑一次，我的痛苦多進一層；想到這裏，眼淚不由自主的突眶而出。

「我這時，也顧不得禮文了；伏在桌上，痛哭一番。想到我在船上的高傲，現在却屈服在禮文之下，不免更加悲傷。越想越悲傷，越悲傷越想。滿腔愁苦，都湧在心頭。正在這個時候，我臉上覺得微溫；很膽小的張眼一看，只見莎拉美麗的小臉，斜倚在我的肩上。

「莎拉也是眼淚汪汪的向着我，表出很和善的懇求樣子。我立刻心想我的人有些價值麼？但是因此我更覺痛苦。她說道：「我以後不笑你了，你不要哭罷。」我答道：「我不哭了。」說時帶些笑容，他仍舊立在我的傍邊，我心中覺得一爽。低低的對他說道：「我有了木頭就做隻船給你。好麼？」莎拉向他父親道：「爹爹，錢閣般要做一隻木船給我。」屈先生對他的夫人道：「錢兒倒很好很熱心。」莎拉問我道：「那船會游水麼？」我答「會的；如其傾側，你叫我笨漢好了。」莎拉問道：「什麼叫傾側，什麼叫笨漢？」我喊着道：「怎麼？你不知道麼？」心想還有幾個地方我比他懂得多些，不覺自尊自信的心，回復了原狀。

仗着屈先生的勢力，錢閣般得進般來訓 Brentford 的慈善學校，一直到十四歲才出校。起初進校的時候，當然有些不快樂的故事；過了一時，就漸漸減少。他進步得很快，後來居然成了先生最得意的門生。這位先生，

名叫屠密宜陶盤 *Dominie Dobbs* 是個飽學的古學家；常常讀書終日，寢食俱忘；在小說內這樣教師，是很引人注意的。

他有個很長的鼻子；學生們都能畫他的像，止要將像中鼻子畫的特別長些。有一個小學生，畫了許多這種

滑稽畫片。門房那潑 *Knappe*，素來不喜歡

錢閣般，拿了幾張畫片，給先生看，說是錢閣般畫的。但先生深信錢閣般是個誠實活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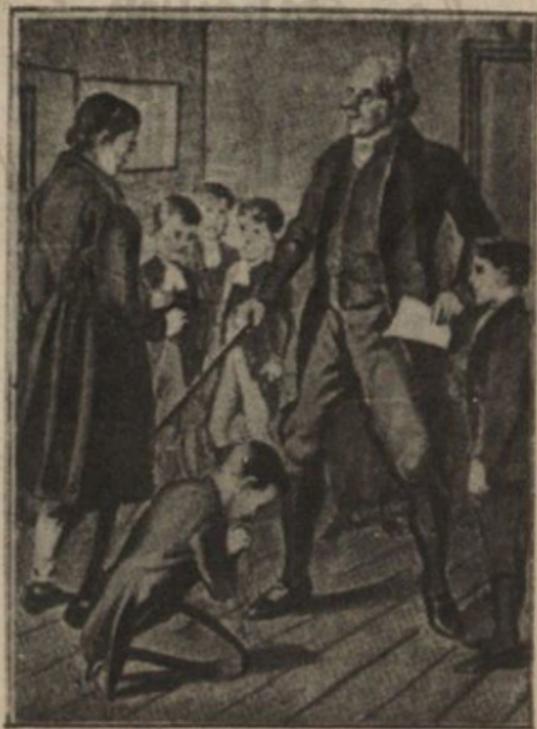
小學生，錢閣般自己也辯護他決不敢拿先生來尋開心的；那真正繪者，倒很誠實在先生面前認罪悔過。先生於是格外喜歡錢閣般了。

他一到了十四歲，屈先生就教他到航海家那邊去學業；於是他重復回到船上，過他的水上生活。下面的一篇，是屈先生與他臨別

的訓辭；字裏行間，都帶古學氣派。他說道：「小子來前！我有話語汝。數年來汝在我處，得益亦不得謂不多矣，

然汝出去之後，俗世定要說汝所學無所用。固爾，拉丁之無助舟人也。外人又將謂老夫所教不當致汝所學俱

空與社會生活，真有風馬牛之不相及者。此種論調，非常普通；然彼等不知教育之不能普遍，事實也。設或能矣，



屠先生的生

則學者或能增進快樂，決不能因之聰明。錢兒雖然，汝所學者，決不害汝事業前途也。但切記此：汝不可自炫才能，致招讐敵。船務之餘，仍當刻苦上進，暗積才學，如藏珍寶於無人知之處；然他日定有助汝之功用。錢兒，汝現雖爲船上一工人，然能奮力用功，敬畏上帝，則不難無出山日也。勉之勉之！前途保重！

錢閣般在船上非常忠心任事。後來在屈先生賬房裏做書記。不幸被書記長假造一本賬簿，放在錢閣般處。事發之後，錢閣般當然辭退。他也再無面目去求屈先生照顧。情願在外獨立。他雖將內中事實，講給莎拉聽，然屈先生始終不知其詳。

在這個時候，他和捕鯨艦長兜浦爾 Turnbull 認識。現在沒事做，只得再入海中。經了幾次冒險，兜浦爾傳給他一筆大款。此時他才覺得人是不能離人而獨立的。自後屈先生的諷言也做到了。他最忠愛的朋友莎拉就變了錢閣般夫人。

(四) 海軍學生伊紂和他「民權平等」的思想 Midshipman Easy and What

He Thought About the "Rights of Man"

約翰伊紂 John Easy 是富人熱加歸伊紂 Nicodemus Easy 先生的兒子。這位伊紂先生自命是個哲學家，非常驕傲。兒子約翰，是個頑童。有一天一個醫生名叫密特東 Middleton，偶而談及約翰入學的事體，那老人家大大反對，說出許多奇異的理由；他說道：「最大的阻害，就是不合「人權平等」。次之則爲與清晰感覺，普

通判斷相背馳。還有那學校裏的笞打，很不合理，我決不願送孩子到學堂裏去。」

醫生於是演講了一篇「教育之重要」，滔滔不絕。又舉出一個不用戒尺的學校，伊紂先生方才允許。翌日喝午茶的時候，伊紂先生將此事告知夫人。



夫人道：「上學去？怎麼？教會尼？」

道：「到學堂裏去？爲怎麼原故呢？他現在

已能讀字了；以後我可以教他。我親愛的會

那來。我問你，什麼叫做A字？就是你在花園

裏唱的那個字。」會尼答道：「我要糖吃。」

伸手向檯上去拿糖瓶，但是小臂太短，觸不着

那瓶。他母親道：「我的寶貝，你假使告訴我

什麼是A，我給你一塊糖。」會尼很暴厲的

答道：「A是 Archer（射箭的人）常常射死

田雞的就是。」他母親對伊紂先生說道：「怎樣？伊紂先生，我說他是能夠的。二十六個字母，他都曉得。」

轉向他的女兒沙拉 *Sarah* 說道：「沙拉，他能夠麼？」沙拉道：「我想他能夠的。」會那答道：

「不能。」他母親道：「你能夠的。現在再講給我聽什麼是B？」會那道：「我知道的。」他母親對伊紂先生

道：「怎麼樣？你聽見了麼？他曉得的已經很多；又是這樣順從教訓，會那來，講給我聽B是什麼。」會那道：「我不高興。我還要吃糖。」說着爬上椅子，伏在桌上；伸着手去拿糖瓶。他母親叫道：「莎拉拉他下來，那個杯子要被他撞翻了。」

於是莎拉將他拖住，拉他回來。但會那非常倔強，反轉身來和他姊姊抵抗，舉起腳來，向姊姊面上踢了一腳，然而莎拉仍舊用力拖住，不肯輕放。這一來弄出亂子來了。原來那桌子本是桃花心木做的，很平很滑，會那踢了一腳，又被莎拉拖住，身子當然向後滑去。他頭正好撞在杯上，只聽忽啾啾一聲響，伊紓先生直跳的跳了起來，當地亂轉。原來一大杯沸燙的水，都澆在他的腿上。痛得不亦樂乎；才做出這番非哲學態度的舉動。

在這個時候，莎拉和伊紓夫人已將會那拖住。見了伊紓先生這番舉動，也只得亂叫亂哭。伊紓痛得已經如此，又見會那仍然若無其事；這一氣真是非同小可，將他平常主張的「人權平等」的哲學思想，拋之九霄雲外；拖起會那，渾身上下毒打一登。莎拉跑過去想勸解，被她父親一拳，不獨她看見成千成萬的星點。現在她眼前，只覺天轉地轉，倒在地上亂舞。伊紓夫人也變瘋了。會那亂顛亂叫，雖在一英里外，也能聽見他的聲音。

幸而剛巧密特東醫生來望伊紓先生。見了這樣情形，就替他們和解。翌日，會那乘着醫生的車，和醫生同到旁尼開先生 Mr. Bonnycastle 的塾館裏。那邊固然不用戒尺，不過用手杖來代替牠罷了！會那經了幾次杖刑，規則也漸漸服從了，進步也很快。

在假期內，伊紓先生常常教他「人權平等」的道理。所以他的頭腦裏，充塞了這種哲學思想。到了十六

歲，他非常歡喜辯論，又非常會辯，他父親有時也駁他不過。但是他從來不肯對題而辯。同他同學辯論，結果終是一場惡鬪，以決勝負；這差不多已成了他的習慣。

有一天早上，他在河邊釣魚，釣了許多時候，一條都未釣着。看見人家園裏有個很好的池，池內魚甚多；他就爬進籬笆，坐在池傍，放下鉤去。一連得了許多佳魚。正在快樂，忽見園主人和他二個手下人走來。

園主人道：「先生，你知道你犯了侵占別人家權利的罪麼？」會那答道：「你的「侵占」二字大有辯論之

必要。我現在將他作三層講：照遺俗的意思，「侵占」二字作爲到人土地，得人財產，未得主人同意的行動。現在請問先生，世界是不是衆人的？能不能私自占了一塊土地，說是「我的產業」麼？假使你喜歡，我就和你辯論一下。」

這位園主人，曾經領教過伊紂先生的高論的。他是個滑稽家，所以此次他聽了會那的一番話，不獨不怒，倒反笑了起來。

於是辯論開始了，到了末來，園主道：「假使說有二個人同追一獸，同時追着，那強的一個當然得了獸去。對麼？」會那道：「對的。」園主人忙接着道：「那末平等在那裏呢？」會那強辯道：「這並不是證明人不想平等，不過證明人是不平等的；這並不證明人人都當享同等權利；不過證明弱肉強食的自然公理罷了。」

於是會那輸給園主人。佳魚釣竿，都被園主人拿去。

隔了不多幾天，又有一件更不快樂的事情發生。他在園的那邊籬笆邊，尋着一株萍菓樹。他就破籬進去，

爬到樹上，坐着大嚼。被一個鄉下人看見，他又和他辯道：「這是你們的成見，以為萍菓和其菓子不是給大衆吃的。你相信我罷，這些都是公產。」

鄉下人也無暇和他辯駁，教一個小孩子到屋子裏牽那猛狗出來。鄉下人對着狗指着會那說道：「愷撒

Cerber（狗名）抓住他！」

那狗蹲在地上，向着會那大叫；二隻凶眼，亮晶晶的釘着不放。一行凶惡的長牙，露在口外。會那見了，那得不害怕。他的哲學，已不知逃到那裏去了。

這時會那動也不動，只見旁邊又轉出一隻狗來，向愷撒走去。於是二狗大鬪起來，正在會那身下。會那想從那邊逃走，不意一個不留神，滑下樹來。却巧愷撒被猛犬咬傷，大號起來。

會那剛才立定，被猛犬看見，奔了過來要咬。會那拔脚就跑，逃出籬笆。猛犬跟着追出，墮入鋸木坑裏。不幸會那逃得要緊，將蜂房觸翻；面上被蜜蜂釘得不知所措，眼也張不開來；只顧向前亂奔，觸着井檻，翻身墮入井內；幸而攀着繩子，落在吊桶內。

不多一刻，一個侍女來取水；將吊桶拖起，只見桶內坐着一個人，嚇得棄了吊桶就跑。於是吊桶重復下到井底。會那的領骨落下時撞在絞機上，痛到如何，不問而知。那女回到廚房，仍舊去做她的公務。及至那鄉下人發覺之後，才到井邊將會那拖起，然而會那已冷得半死了。

會那回醒之後，他們問起他姓名，才知是他們地主的兒子。那鄉下人道：「你早些告訴我，全園的菓子都給

你吃，也是歡迎的。」

會那辯道：「種種禍災，都是因為你不肯聽我辯論的緣故。」鄉下人答說，假使會那不問他要，而自己偷吃，那末他用此種手段，亦不得謂之無禮；別人也不能橫加干涉。

從這一類的經驗，他省悟他父親的「人權平等」之哲學主意，在岸上是行不通的。於是他要求他父親，許他到海上去經歷經歷。幸喜那船上的主人，不獨是個和善的人，並且是伊村先生的債戶。

會那在海上一共住了四年，將「平等」的思想醫好。

他在船上得着母親逝世的消息。接着又有一個消息，說家裏都被流氓占據，藉口實行伊村先生平等的主張。會那立刻回到家裏，將這些流氓都打發開去，將欠租未還的都收了回來。

他買了一隻兩桅船。這時政府正和西班牙交戰，所以給會那一張捕敵證狀，做了政府助手。有一次捉着一船；船上的水手乘客，當然都做了俘虜。內中有一個西班牙女人，生得非常美麗，會那就取而為妻帶回家裏。

此時他的父親，爲了治肉瘤的奇異發明，亦將去世。但是會那曾經將平等主義的誤點，和他父親辯過；父親亦已改變主張。會那的話是：「假使說天下之物，都是一樣美麗，那末美麗也沒有了，因為美麗是比較的；假設人的氣力一樣，那末爭鬪是要無窮的了；假設人類的階級，能力和財產，都是平等，那末世界要變枯槁乏味，一切悅人之事物，都要毀壞了，慷慨和感恩的美德要不見了。」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第

卷

第

期

第

頁

第

頁

第

頁

第

頁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



第十二卷 迭更司的小說

(一) 迭更司小說一覽

現在我們要用編司各德威武覽小說集的法子，編迭更司的小說。先將較短的有名小說，簡單的寫出來，然後再細細的講那長篇的。威武覽小說集的篇幅次序，是依據故事的年代。然而迭更司的小說則不能，因為他所描寫的是當代見聞，不能以年代來分別的，故現以著作之先後為序。

迭更司最早的一篇小說名叫「鮑士的短篇小說集」Sketches by Boz，內中都是些隨便寫寫的故事。他的目的就是要引起讀報者之興趣，所以多是令人捧腹的一類。但興趣中，帶着和善的感情，同情和切實的描寫。這是他第一部小說因之而出名的，鮑士是他的假名。

(1) 滑稽外史

至於「滑稽外史」Pickwick Papers，我們也不能細細的講。這是他得名的著作，也由此他交了好運。這故事很長很散漫，結構又很弛緩，但是講的很有興味；若要給他一個綱要，那末書中的好處便完消滅了，所以不能止可略略道幾句。劈克威克 Samuel Pickwick 是此書之主人翁；此外有九十八個人物，然此書之出名，並不由劈克威克而另有在。劈克威克為一會之會長，亦為此會之創辦人。這會的宗旨，在尋求漢斯旦 Hamd

attached 附湖的源流。然此不過爲作者借此以起此會會員之種種有趣味的冒險事業罷了。有了這樣一個快樂和善的會長，會裏面做的有趣味事情，讀者自可想見。滑稽外史在月報上，登出去之後，起先不得謂極受人家歡迎；及威勒 Samuel Weller入會之後，才聲名大著，而威勒在當時各小說中，卽成爲最受歡迎的人物。雖威勒和他父親託尼 Tony不得謂模範國民，然人人莫不愛之。威勒未入會以前，他在巴勒 Borough高街 High Street 倫敦橋南岸白哈旅館 White Hart Inn做事。我們第一次看見他，他在那裏擦鞋；一個女侍進來叫道：「二十一號的鞋好了麼？他們要了。」

他答道：「你去問一聲立刻要呢？還是等一下兒？」女侍帶着很尖銳的聲音道：「不要再這樣愚笨了。那位先生當然是立刻要的。」威勒答道：「那末你一定善於唱歌的，在音樂會裏可以大出風頭。你看這裏有七雙鞋子，這一隻連木足的是六號的。這十一只他們八點半要來拿的。這裏還有九只啊！那個是二十二號，將這些都拿去麼？不，有一定的循環，如同建克開去 Jack Ketch 也這樣說，當他將人綁起來的時候。噢！先生，對不起，要我等了好久，我立刻拿來。」

從上面一節看來，我們就曉得以下還有可笑的事情發生。一讀，果然。威勒說話的時候，終帶着笑容，或竟哈哈大笑，他的故事，終很滑稽。威勒說道：「先生，二辨士之繩，就是便宜的旅舍，每牀止二辨士一夜。」劈克威克先生問道：「怎麼牀叫做繩的呢？」威勒答道：「你真太不知世事。有一種旅館裏，他們的牀都是着地的；一夜止出二辨士，當然不可多睡，然而有許多，貪便宜，出二辨士，睡了半天。這豈不是店家要吃虧麼？於是他們想出個法

子，用二根繩代地板：這二根繩相距六英尺，離地三英尺，二繩間繫以粗麻布。」

「劈克威克先生問道：「怎麼樣呢？」他道：「這法的利益，想是很清楚的了。每天早上六點鐘，他們將繩的一端放鬆，睡的人落了下來，於是都醒了，只得穿好衣服出去。」

假使我們要將威勒的故事細細的講起來，恐怕這部少年百科全書都要被威勒占據去了。他實在是滑稽外史的精華。苛求者說，威勒是個粗俗的女性人，不是真確的批評家。固然，他是一個女性的人，不是個文雅人。但是他的見解，銳而無誤，聰明切當，確是劈克威克的好而有用的助手，這是很明了的。迭更司很歡喜威勒將倫敦下等社會的天賦聰明，都在威勒身上盡情表出。這時下等倫敦人讀V（未）與W（禾）沒有分別，所以威勒的父親叫他兒子浮勒。下面一段表的是一人控告劈克威克失約的事，威勒為證人。我們現在且一窺他在證人欄裏做些什麼。

審判官道：「傳威勒進來。」他一聽見傳他，他立刻走入證人欄裏。即使審判官不傳他，他也會走上來。他將帽子向地上一放，臂膊向牆上一靠，二眼向四周一看，又細細向推事席一望；面上帶來樂容，神氣很活潑。

審判官問道：「先生，你叫什麼名字？」他答道：「老爺，我叫威勒。」審判官道：「你的名還是拼V（未）的呢還是拼W（禾）的呢？」他答道：「那個要聽人家歡喜不歡喜。人家想着要拼V（未）就拼V，人家歡喜拼W（禾）就拼W，我一生是很忙的，一世也不過拼他一二次我想我用V的。」

忽聽廳外有人喊道：「對呀對呀！威勒對呀！老爺啊！不要問他了！不要問他了！」

審官道：「那個敢擾亂公堂。差人來！」差人走上答道：「喳。」審官道：「捉他進來。」差人道：「喳！」

差人找來找去，終究找不出來，這時聽的立起來望那喊叫的人，一看沒有，也坐下了。審判官氣忿忿的向着

證人問道：「那個喊叫的人你知道麼？」威勒道：「我想是我的父親。」審判官問道：「你看見他麼？」他答道：「沒有。」

說着向着庭燈望望。

審官道：「你若早些指出他在那裏，我一定要禁他在監裏。」威勒聽了鞠了一躬，心裏快樂得怎麼似的，轉過

臉去向着律師般士弗士 Buzfus 望着。

威勒有一特點，叫做威勒派，在他初現的時候就有。這威勒派很難講明，止能舉個例：有一次人家教他唱歌，

他說道：「先生們沒有樂器唱歌，吾是不慣的。吾很歡喜安靜，如同人說住在燈塔裏。」這威勒派用的方法，差不

多是機械的，刻板的；開頭總是說「如同人說」，但這劈克威克僕人威勒所用的，却都是很有趣味。劈克威克一班

人所行的笑話，我們實在沒有工夫講了。總之威勒常常救他們出險，例如有一次劈克威克睡熟在堆車內，威勒

設法救彼出險。

一次他們野宴之後都離開劈克威克往他處去了。劈克威克壓着車子，往前進行。經一家界地，被兇主誤

指歧路，走入村牢，被寺吏捉去。他們正在毒打之時，忠僕威勒尋到將地主殺害，救出劈克威克。劈克威克的夥

伴除威勒外尚有多人，如肥童頑皮、醫學生莎耶 Bob Sawyer、可敬的施帝根先生 Rev. Mr. Stiggins，專以叱

嚇爲術的律師般士弗士 Sergeant Buzfus、演劇家金格兒 Jingle、奇異不可推測的律師陶生 Dodson、與富

Fog 劈克威克會會員施格萊 Snodgrass 貪板文 Tupran 韋葛兒 Winkle 鄉下君子——華特先生 Mr. Wardle 罷台兒夫人 Mrs. Bardell 和其他奇特有興趣的人物，都有許多引人發笑的故事好講。但惜限於篇幅不能將書背出來，祇得總括起來說，這部小說是本老式英文書，所講的都是過去的風俗習尚，而非空中樓閣，不能知其年代，然皆過甚其詞，過甚其實，而變為笑柄，若欲證明這話，得其笑史，非讀其全文不可。

滑稽外史於一千八百三十六年起稿，尙未完畢，他接着寫一部大著作名叫「崔鶴立傳」Oliver Twist 兩部並進，無稍間斷。崔鶴立傳未終，接着又是一部大著作，名叫「倪哥爾別行述」Nicholas Nickleby。這兩部大作，我們以後細細的講。

(2) 亨弗婁之鐘

一千八百四十年迭更司開始寫亨弗婁之鐘 Master Humphrey's Clock 內中包含許多各異的故事，後來他再擴充一下，而成「古董店」Old Curiosity Shop 與亨弗婁行述 Master Humphrey 這一變變長了許多，也變好了不少。我們以後還要細細的讀牠。

(3) 陰屋

一千八百五十二年陰屋 Black House 始出現於世，也是一部連貫的故事，講的是當時的生活。照現在

看起來，一事一地都已成爲過去，無復存在。主要目的，吾們也不必細管。這故事之內中詳情，是很難解釋的，很難明白的。

古時衡平法院 Court of Chancery 兼判富人傳給財產於戚族之未滿二十一歲者，和可疑的遺囑等案件。飽吞富人遺產，爲倉施立律師之狡技，常有此案牽延至數十年的長久，受財人已由青年而變老年，尙不能追回其財產，而其結果，則律師常占優勝。這是很不好的一種制度；但是現在却已大大改良了，大概受迭更司這部小說的影響不少。

這篇陰屋的名，似乎很冷淡，但實在是迭更司熱心佳作；內有許多奇怪的人物，這書的開卷是一樁權提斯控 Jarndyce Vs. Jarndyce 案。幾經了幾年的牽延，一人的米麥積蓄錢都入律師袋裏。

迭更司假託寫這書的人，是個女子，名叫伊騷係墨昇 Eather Summerzon。雖則內中有幾段是作者自己

出面，然而大半多是女子的自述。伊騷說和她同住的一個女人得暴病死的時候，最後的一句話，就是關於權提斯控 權提斯的案子。所以伊騷疑心她和此案，或者有些關係，因爲伊騷素來與世隔絕不通音問。後來有一個奇異朋友，將她送到學校裏去讀書，這是因爲伊騷溫和可親，動人憐愛，所以有此佈置。又經奇異朋友介紹，得與愛達克來 Ada Clare 相識。而愛達與權提斯之案有關。愛達之族兄列却卜斯東 Richard Carlone 亦與此案有關。三人至陰屋時，途遇於倫敦，說起這奇異朋友，都說沒有見過，惟列却謂曾經有一次看見他的背後影，但恍恍惚惚，不甚清楚。

後來發覺出來，這奇異朋友，就是陰屋的主人，約翰權提斯 John Jarndyce 在古今老未婚人中，可以說是最和善的人了。伊騷於是立刻變了陰屋女主人，因為約翰非常信從她；她也不得不照顧愛達與列却。

陰屋實是一所很好的住宅，宅內惟有一人，是自私自利的。這人名叫哈綠得斯荀伯 Harold Skimpole 外表看起來，是個無善不有的人，人見了自然很歡喜他。然而心裏是個自私自利懶惰的老人，寄食於權提斯門下。他們在陰屋的生活，起先是很快樂。列却與愛達發生愛情。伊騷很歡喜愛達，但是暗底下都因此的關係，悶悶不樂。列却做的事情，很不聰明；權提斯一案仍舊牽延着，沒了結，列却與愛達的財產，也包含在案裏面，尙未決定。

我們不能照着故事演下去，止能略說最後之結果。列却與愛達結婚之後，此案才了結，他們所有的財產，都失掉。列却因此害了肺病，他兒子還沒有出世，就嗚呼死了。伊騷的親生父母是誰，也知道了。但因環境關係，最好的避難方法，是嫁給愛倫胡考醫生 Dr. Allan Woodcourt。他是個熱心的外科醫生，曾經竭力設法去挽回列却的性命。他們的新家庭，也叫陰屋，舊陰屋的約翰仍舊照常生活，兩家時常往還，倒也很不寂寞。

(4) 苦窮時

窮苦時 Hard Times 發現於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也是他有目的的小說。有名的美術批評家約翰魯斯金 John Ruskin 說，這是迭更司絕作；但這不是普通一般批評家的論斷。

書中說湯姆斯 瑟婁來 Thomas Gradgrind 是個深信統計的人。他說欲明白一地的快樂與不快樂，可從這地生死數加人民工資薪水數和房屋租費等等知之。因為他信仰這些乾燥數目，他是個極和善的人。他命女兒魯莎 Lovisa 嫁給約書般 特皮 Josiah Bounderby 因為他是個銀行家，又是個綿業主，他年紀比魯莎大得許多，決不可說是個可愛的人，但魯莎要討好他父親，幫助他哥哥湯姆 Tom 得在約書廠裏昇任，也就允許了。這種婚姻的結果，自然是不甚快樂，後來湯姆偷錢逃出去，情形更其不好。瑟婁來也覺悟統計學不能應用到人心感情的。不久瑟婁來逝世，魯莎自己擇人而事，終得了快樂。

(5) 小桃栗脫

迭更司寫「苦窮時」後一年，他寫小桃栗脫 Little Dorrit。在這個故事內，我們見出貧富的分界。最先的一部份，講的是債務監獄中的種種悲慘情形。在那裏，桃栗脫一家住了好多年。除小桃栗脫，愛米 Amy 與他叔叔弗來突列克 Flegelick 外，在貧苦時都愁得可憐，在有錢時驕傲得可笑。愛米不論在貧在富，總是很可愛很慈善的。弗來突列克終日吹洞簫，亦不顧家庭景況。後來愛米嫁給一個很好的少年，奧索克來能 Arthur Clennam 她的一世快樂，我們也可以想見了。

(6) 二城記

繼之者爲二城記 A Tale of Two Cities 講的是法國革命的奇事，二城是倫敦和巴黎。當時法國可怕情形，可謂描摹盡致。此故事與旁的不同，興趣處不在可驚之事實，而在活現之人物。

這二城記所講者，適與其題相背馳。此故事之正真主要人物，是雪特納 Sydney Carton 中心確是一個正真君子，不幸做了一些愚事，將世界大事業之機會失盡。曼那脫 Dr. Manette 是法國人，嘗被禁於巴黎之巴斯梯爾 Bastille。歷十八年之久，始得釋出，復與其女魯西 Lucie 相遇。此時魯西已嫁給侯爵阿佛來 Marquis St. Evremonde 之子加爾斯達尼 Charles Darney，住在倫敦。

卡通深愛魯西，情願犧牲一切，以得魯西歡心。後來魯西嫁給達尼，卡通自然萬事失望，無心上進。但達尼欲救一朋友，到巴黎去，魯西、曼那脫和卡通都隨行。這時法國正在恐怖時代，無辜人民，往往因控告者一言，下令捕捉，不經審判，即行殺戮。達尼至巴黎後，即被捉。卡通願替死，設法將他換出，代他受死。

這是犧牲自己之極好故事；卡通臨受死時說道：「這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好事，也是從來沒有知道的安事。」

(7) 大希望

一千八百六十年大希望 Great Expectation 始發見於月報。這故事是由主要人物自述的，而在自述之故事中，此爲最有興味。這個主要人物，名叫勞潑 Pip，是一個鄉村鐵匠的姪兒，從小由他叔叔保養。這個苦孩子，有一天做着一個夢，他做了上等社會的人。醒來他想這是亂夢，那能爲真。在七歲的時候，一天在教堂旁邊，

他遇見一個逃犯，這犯名馬格威 Magwitch。劈潑吃了一驚，私自到家裏拿了一把銼刀，替她將手拷銼斷，又給他些東西吃；這犯就逃到新南威爾 New South Wales 去了。

這個時候劈潑和小愛施拉 Farella 交好，常常在一起玩耍。這愛施拉是海惟亨小姐 Miss Havisham 養女。海惟亨嘗失望於愛情，故對於男人，她非常之恨。從小就教美麗的愛施拉如何碎男人之心的方子。當她長大之後，便是劈潑做了第一被欺的人。

劈潑長大之後，叔父教他在叔父手下學手藝。但是他在叔父這邊，止學得一半，有人來告訴他說，有個神奇的朋友，情願拿出錢來，教劈潑去受教育。於是他想我的夢，固然應了，將來大有希望做上等社會的人。這神奇朋友，就是馬格威；他逃走之後，在外國賺了許多財產，私自回到英國，變做一個有錢的農民，給劈潑一份產業。後來政府知道了，重復捉去，判立斬於新門 Newgate，所有財產充公。劈潑於是又弄得一文也沒有；只得去做人家書記。

然而他還有一個大希望，就是要娶愛施拉，這愛施拉小時嘗和他做過幾年知己。她是馬格威的女兒；而又可以接受海惟亨小姐的家產的。但愛施拉終於嫁了一個人，待他很不好，私下又吞他財產。直到這人死時，家裏沒有一天快樂。這時劈潑做了該公司的股東，心裏仍舊念念不忘愛施拉。做書的就此攔筆，不再寫下去；讓讀者自尋其結果。照我們意思起來，愛施拉嫁給劈潑是沒有什麼可疑的了。並且愛施拉實在是愛劈潑的，止因他有她養母教的虛榮心，所以起先不肯和劈潑結婚。若使她能除掉虛傲心，他們一定有很快樂的將來，沒有

可疑的了。

(8) 我們交互的朋友

迭更司所著之最後大小說爲「我們交互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這是他最懇切最有趣味小說之一。所謂交互朋友，就是約翰哈蒙 John Harmon。交互者，止指般紛家 Both's 與威爾番家 Wilfer's 之公共朋友而言。此「交互」Mutual 二字不免有些誤會，常用「普通」Common 一字似乎較切當。哈蒙是刻薄的立契約人的兒子。嘗因規策其父不當苛待女兒，被父親驅逐出門。他由般紛幫助，得至外國。般紛在哈蒙父親手下辦事。哈蒙一去多年，人家總以爲死了。但是後來回到英國，父親已經過世，遺產約有五十萬元，照遺囑上說，假使哈蒙與盤拉威爾番 Bella Wilfer 結婚，則可盡得其財產。然哈蒙不願與一素不識面之女子結婚，所以他將真姓名隱沒，改名曰約翰魯克斯密斯 John Rokesmith。在般紛手下服務，般紛明知是哈蒙，但亦不願破其秘密。

般紛設施種種方法，使盤拉與約翰會面後約翰竟與盤拉發生了愛情。般紛欲試盤拉果真心愛約翰與否。

一天，他故意發怒，對他們說既有愛情，快些結婚。般紛表着卑視約翰的神情，似乎不再和他交好，使盤拉見了，

以爲她要嫁給一個貧窮的人，且老哈蒙傳下來的產業，完全失去。那麼若使沒有十分愛情，決定不肯的。然而

盤拉愛約翰確是很深，他並沒躊躇，一口答應了。雖則約翰薪水很少，她也並不怨望。直等他們已生了一個兒

子，般粉才將老哈蒙財產權歸還約翰迎他們到很宏麗的屋子裏去住。他們於是和般粉夫婦很快樂的很奢華的，過他們的富人日子。

上面所講不過是極略的大綱。若要知道詳細，非讀本文不可。這書內有許多很著名的人物：如同真正各人一般。假使迭更司的大作存在一日，這些人物的壽命增長一日。所以這些人物，倒比真人永久些。迭更司的小說差不多都是如此。止有少數是不在此例。在我記憶中的：例如在「我們的交互朋友」中；除主要人物已經說過外，如包指納夫婦 Mr. and Mrs. Podsnap 代表富裕驕矜自得的人，在社會裏自以為無上大人；所以我們喚這一類的人叫包指納派。

此外有雪拉斯韋 Silas Wegg 脚上裝着木足，管着一個水菓攤；常常詠詩為樂。他的詩例如：
般紛乎：

茅屋破門旁，

跪着小女郎；

高舉白領巾，

隨風亂飄蕩。

大概一般年青的人都喜歡會尼婁 Jenny Wren 他是個成衣匠，確是全書中最好人物之一。

(9) 愛特文 突盧

愛特文突盧 Edwin Drood 是迭更司最後的一部小說，在他臨死之一年（一千八百七十年）做的。屬於神祕一類，還沒有完畢。後來有許多小說家設法代他接續下去，總究沒有成功，這部書於是如同墳墓上的斷柱，人見了就轉想到這位大小說家的神筆，已經給我們世人無量快樂，即到臨死的時候，能力和創造天才，還是高的，好不驚人。

(二) 迭更司的聖誕小說

(1) 老人尸枯骸（即聖誕節之散文頌詞 Christmas Carol）

我們現在要讀迭更司的名著了。最先的是一篇短的，名叫聖誕節之散文頌詞 Christmas Carol in Prose。這故事是為聖誕節而寫的，也是迭更司故事中最有興味的一篇。在聖誕故事中，這篇算是第一。迭更司也因寫這一類的小說，名流百世。雖這故事是為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的聖誕而做的，但是不論那個讀了沒有不被他感動的。同時名小說家薩克利 Thackeray 嘗說道：「照我看來，這篇故事全國都受他益的：不論男女讀了這篇，就覺得有一種個人的和善。」那和善的聖誕節之散文頌詞作者可以說是文學中的聖誕老人。我們有一次聖誕的慶祝，終不能忘記這個故事；止因這篇的確表着聖誕的和藹精神。

尸枯骸 Ebenezer Scrooge 是一個很可怕的老頭。即是他的姓名，見了已是可怕。他生性兇悍刻薄，乖

具可笑；皮氣既不好，待人又不客氣。他和麥蘭 Marley合開了一個公司；那公司就叫尸枯骸麥蘭公司。但麥蘭已經早已過世，只剩尸枯骸獨自一個而尸枯骸亦不願和人交接。

他有一個書記名叫克來溪 Bob Cratchit；家中有一妻四孩，然而每星期薪水，止有十五先令；真是餬口也不夠。

他坐的辦公室講出來也好笑，不是像間房間，倒像一隻桶。裏面悶熱非常，雖在寒天最冷的時候，也像有個火爐生着。

老尸非常吝嗇，恐怕書記多用一塊炭，他將炭簍放在自己房裏。除了聖誕節日外，他肯放書記一天假；即是聖誕節，他也恨那天到來。這樣卑鄙的老人，真是少見。

他的姪子福來得 Fred，性格却好與老尸相反；是個和善的快樂人。雖則他叔父常常辱罵他，但是每逢聖

誕節日，他終來祝賀叔叔「快樂聖誕。」這一天聖誕節，福來得跳進他叔父的辦公室，很快樂的說道：「恭賀叔叔

「快樂聖誕。」我願上帝愛護叔叔。」老尸答道：「呸！欺詐！」福來得道：「聖誕是欺詐！叔叔！我想你一定不說這

話的。」他叔父道：「說的。」又冷冷的續道：「快樂聖誕！你有什麼權利可以快樂？什麼理由可以快樂？你窮到這

樣，還有什麼快樂呢？」福來得仍舊很快樂的答道：「那末請問叔叔！你有什麼權利可以憂愁？什麼理由可以悲

苦？你富到這樣，還有什麼悲苦呢？」

老尸聽了一時倒也回答不出來，祇得說道：「呸！」接着道：「欺詐！」福來得道：「請叔叔不要發怒。」老尸道：

「除此，叫我怎樣呢？我住在這愚魯世界裏，還有什麼快樂聖誕？聖誕節沒有倒好。你一到了這節，豈不是要沒錢付賬麼？豈不是年紀要大了一歲而沒有一小時的富裕麼？豈不是要煩煞去結那十二個月的收支麼？假使我能做我所願，我願那愚人喊着，快樂聖誕的嘴，都要被布丁燙脫。心都被冬青枝觸破，這種人一定要這樣受苦才好。」

福來得不覺喊道：「叔叔！」

老尸道：「姪子，你守你的聖誕罷，讓我守我自己的。」

福來得道：「守聖誕，你並沒有守。」

老尸道：「你不必管我，你去得你的聖誕好處，像你已得的一樣。」

於是他接着用惡言兇語排斥聖誕，並沒說一字好話。他姪子聽得再難容忍，知他叔父頑固不化，也就走了。不多一刻，有二個人來向他募捐，幫助苦人，當然被他回復出來，一辨士都沒得着。老尸心想假使他不發狂病，他決不願捐錢，廢在別人身上。他又叫克來溪明日早來，明日是琴會日。但因此假期，他已偷了一天主人的光陰，所以這日必得要格外早。你們想老尸怎樣的鄙吝！

這位守錢奴這天晚上，回到他的悲慘房間裏去睡覺。那幾個房間，從前是已死的麥蘭住的。他似乎看見是麥蘭來敲門，心裏好生奇怪。但是老尸仍舊不點火，暗摸進他悲慘的臥室，因為點火要費用，所以他也不怕黑了。

坐起間，臥室，雜貨房內，都是靜悄悄的。桌下，沙發下，也沒有一個人。一點炭火在爐內燒着，碟匙都安放在桌上待用，一鍋粥還在爐上。你道這樣布置為何？原來老尸今天頭上受了寒，不很好過。但是牀上沒人，密室裏也沒人，睡衣裏也沒人，那長睡衣懸在壁上，很像有懷疑的神情。雜貨室裏有的不過幾件普通家常用品，如引火

物一捲，破鞋一雙，魚籃二隻，三足架洗盆一只，和火棒一根。

事體做完之後，他將門關上，用二鎖鎖好。脫去頸巾，穿上睡衣，拖鞋睡帽，坐在火爐前吃他的粥。

他兩只眼睛釘着炭火，只見每塊火爐旁邊的磚頭，都現着麥蘭的面像，不免心中有些害怕。

在他房間的上邊，掛着一只鈴；現在響了起來。他又聽見樓下有步聲，向他的房間走來；他吃了一大驚。兩

腿顫慄不止，二手不知所措，人見麥蘭的鬼走進房來，腰間束着一根又長又重的鐵鏈。

老尸不得不鼓着勇氣問麥蘭鐵鏈的意思；麥蘭答說生前人做了惡事，死後以其所作多少束鐵鏈多少，以為懲罰。老尸心想他死了之後，那根鐵鏈，一定重得非常。那鬼又說道：「一點鐘後，有三個神靈來望你，假使你願

將來得着安樂，你一定要聽從他們的勸告。」說完後那鬼就不見了，老尸向窗外一望，則見許多鬼魂經過，腰間

都束着重鏈。他不相信道：「欺詐！」就倒在牀上睡了。

等他醒來他也不知什麼時候，但當他很熱誠的望着黑暗，只見帳幕開處，進來一個神靈，立在牀邊。

這神靈的形狀非常奇特，全身像個小孩子，又像個老頭兒。但是定睛一看，又復想着他是神靈，於是像孩子

的地方都沒有了。一頭白髮，飄在肩上；倒像有些年紀。但是臉上仍舊現著潤紅色，毫無縐紋。他的兩臂很長，

很富筋肉，兩手亦然；似有極大氣力。腿腳生得很完整，都赤着。腰間束着一根很光澤美麗的帶，手裏拿着一束

冬青。衣上鑲着夏季的花朵，最奇怪的是他的頭冠，能放出很亮很清楚的光線；因此他身體上的東西，都看得很

明晰。並且在這大黑裏，很用得着他；現在這冠却握在他手裏。



那神靈對他說道：「我是過去聖誕的神靈。」老戶不知不覺間被神靈引着已走在幾十里外面，又回復到他年青的時候。他看見許多從前在家裏快樂的景象。因經了幾十年的悲慘生活，有許多都已忘掉。現在重復

見了，那得不歡喜。神靈給他見久忘的快樂聖誕節，那時老尸止是一個少年。又領到一個棧房，在那裏老尸當過學徒。老尸看見一個長者坐在高櫃上，他喊道：「怎麼這是老番雪維格 Fenzwig！祝他平安！番雪維格復活了！」

他只見番雪維格放下筆桿，向着鐘上一看已是七點鐘了。擦擦手，整整他的大背心，笑容滿面，似乎下自腳跟，上至心口，都含着笑。他很安靜雄莊的喊道：「哨吡來，伊般舍 Ebenezer（老尸名）迭克 Dick」

尸枯骸又成了個很強壯的青年，活潑潑的和他同伴迭克走來。老尸對神靈說道：「啊那個和我很知己，就是那可憐的迭克。我的親愛人啊！我的親愛人啊！」

番雪維格說道：「哨吡！我的孩子啊！今天晚上不做工了，因為今天是聖誕夜。迭克！聖誕到了！伊般舍！我們快將百葉窗關好。我們要講建克魯濱生的故事了。」說着拍手大笑。

你可知道他們怎樣關窗的，在十二動作口令內，一定要諸事完畢。他們先一二三，奔出街上；四五六，將他們關上；七八九，將他們門好栓好；十，十一，十二，回進屋內；他們奔得如同跑馬，真好看煞。

番雪維格叫道：「雪列吡！叫聲！孩子們快將房間弄清楚，讓我們有很大的房間玩耍，雪列吡！迭克！吡吡！叫聲！伊般舍。」

房間裏沒有一件是不能遷移開的也沒有一件是不遷移的。不到一分鐘，房間裏收拾得已很清楚；番雪維格立在旁邊觀看，他們拿進水來，洗揩地板燈的邊緣糊了彩紙；火爐裏加足煤塊；不一時一個棧房，變做個乾燥明

亮的跳舞房；又舒服，又溫暖；你所希望的冬天跳舞房，也不過如此。

起先進來一個彈提琴的人，拿着一本歌簿，立在最高的檯上奏樂；音調如同五十番腹痛一樣。接着番雪維格夫人進來，面上帶着笑容。隨後三個番雪維格小姐，皆是光澤可愛。後面跟着六個失望的青年男子。他們之後，都是些男男女女，不計其數，他們都在這工廠內辦事的。女僕和他族兄麵包師，也作對兒進室，廚女和他哥哥的朋友，也雙雙攜手入門。最後有一個童孩，他們都疑他飯還沒有吃飽，他躲在一個姑娘後頭；那個姑娘常常受主婦扯住耳朵。這一羣人進來，有的是很勇敢的，有的是很膽怯的，有的姿勢很好，有的很難看，有的向前推，有的向後拖，各各不同。

互相配合起來共得十二對，繞成一圈。跳來跳去，進繞到一半，就退了回來；直向中央，又復轉回。轉來轉去，做出各種樣子。那對老者常常弄錯，走向別的方向。那對新的，跳到一處，就轉了回來。後來都跳得不錯。番雪維格就拍着叫他們停止，說道：「很好，很好！」奏琴者一停就俯着頭喝麥酒，喝好之後，仰起頭來，就復拉動琴絃，重奏起來。雖則跳舞者正在休息，還未上場，他精神格外振作，好像前番奏的人，已疲倦已極，回家去了；重又換了一個。續下去，剛才新到，所以拉得格外好聽，如同說要追過前番奏的一個。

這樣快樂的跳舞，到十一點鐘才歇。於是番雪維格向衆人祝快樂聖誕，各自分散去安睡。老尸見了這番情景，快樂得異常；他願立刻遇見克來溪書記，同他同樂一樂。對待他，也不必不如從前一樣粗魯了。但是神靈引他到了別的一個聖誕；當時麥蘭正要死去，他却在他心愛人的家裏取樂。那心愛人表着幸喜嫁了這樣和善好

脾氣的人。假使老尸不去奪神靈手上的奇冠——那冠能發光照見過去——那末神靈一定還要給他看許多東西。然不幸老尸一奪，那光立時熄滅，如燭光一般，於是他回到牀上，立刻又睡熟了。

他第二次醒來，外邊仍舊很暗，但是滿房充滿紅色，房上的鈴，擊了一下，他并沒看見鬼發現，但已驚顫不堪；隔了一時，他冒險起來，拖了睡鞋，走到門口。

他正要用鑰開門，只聽得有聲音叫他名姓，喊他進來。他固然服從，一看是自己房間，不過陳設器具都已改

變。四壁和天花板滿罩着青葉，似乎是在一個墳墓裏。那光澤閃閃的漿果，在那裏放光。

那冬青的葉，寄生樹，和長春藤的枝葉，映着閃光，如同有許多小鏡片，散佈在這屋內。這種景象，在老尸或麥蘭的一生從沒看見過。即在冬天，亦為從來所未有。火雞，鵝，野鳥，家禽和豬的成塊大肉；乳豬肉，香腸，碎肉餅，梅布丁，和幾十桶的牡蠣，熱熟栗子，紅萍菓，柑橘，和幾碗熱酒；蒸氣香味，充滿了一間，連光線都因此改暗；以上等等堆滿地上，造成一個皇位，中間坐着一個快樂的大人，非常榮貴，手執狀如羊角之火把，舉得高高的照着老尸，當他在門前竊窺的時節。

那神靈喊道：「進來，進來你就可以曉得我了。」老尸很膽怯的跨進房門，低着頭立在神前，雖則神靈的眼，非常清明和善，但老尸却不敢如舊日之兇悍，擡頭望他。

神靈說道：「我是聖誕現在神。擡起頭來。」

於是這位快樂的神靈，背老尸在翼上，飛過許多聖誕節街，到得克來溪書記家裏，雖則他們窮苦非凡，然而他

的妻子和子女，都在那裏很快樂吃熟鵝，和一碟梅布丁，熱氣蒸騰騰地向上。這布丁還是克來溪夫人平日省下來的，今天她燒的格外留心。晚餐完後，克來溪提議一起喊三聲「恭賀各人快樂聖誕，願上帝保佑我們，吾的親



愛呀！於是克來溪夫人彼得，Peter 伯林達 Belinda 馬莎 Martha 都和着喊叫。雖那最小的替內丁 Tiny Tim 病得止有一線希望，也在傍邊叫道：「上帝保佑我們各個。」老尸曾經說過：「這些小孩子死了倒清爽省用。」現在看見他們家裏有這樣快樂的精神，很望小替內丁能有回復的一天，如同望自己的小孩子一樣了。

神靈再引他到煤業的村莊上去，那裏貧苦的人，也在火旁快樂。又到了孤獨零丁的燈塔上，裏邊的人，雖和外面隔離然而也在祝賀聖誕。又到了他姪子富來得的家裏，則見件件東西，都含着快樂。即是老尸的姓名，他們講起了，亦並不譏笑，不過大皆感慨悲嘆罷了，因為獨有他老人家今晚沒有得到快樂。

神靈又領他到熱鬧地方；他見有的是快樂，有的是悲傷，有的是富饒，有的是貧困。鐘十二響後，神靈就不見了。於是第三個神靈發現。

「老尸問道：『我面前的是不是聖誕將來的神？』那神靈並不回答，祇將手向面前一指。老尸復道：『你要告訴我的，是不是我的將來麼？』則見神靈的衣胸部綁了一縷，點個頭。不多一刻暗示來了。他死了之後，並沒有一人痛他。不獨人家並不似乎失了東西，反而倒很快樂。神靈又顯示小替內丁死了，他家裏都哭得死去活來，因為他們都愛替內丁，即是死了，人家還記在心頭。然而記着老尸的，沒有半個。」

總之老尸見了三神靈的暗示，大大受了感觸。他的性情，就變了一變。末後神靈又引他到一個荒墳，那墓碑上刻着他的姓名。這個時候的尸骷髏却不是從前排斥他姪子的老尸了。他求神靈慈悲，將他將來的生活改換。

老尸道：『我以後總要在心裏榮耀聖誕的了。不論那時，我總當記在心頭。我要聽從過去現在將來三神靈。今晚三神靈給我的教訓，我以後永守無違。你教我個法子將那墓碑上的字跡，去掉。』神靈執着他耳竅，老尸覺痛，想要強脫，然而那神靈氣力更大，執着不放。老尸於是舉起手來，禱告，求神靈將他將來改換。禱畢，張眼一看，神靈的衣服帽子都換樣了；荒墳自己搖動起來，忽而崩潰四散，變了一隻牀。

尸骷髏見了自然歡喜不迭，醒來天已亮了。他想我從今天做起，也不為遲。於是尸骷髏變了世界上最快樂的老人，也是在聖誕節最能引人快樂的人。他立刻送一大火雞，用車裝到克來溪家裏。這樣大的火雞，克來

溪生平從沒吃過。尸枯骸路上遇見昨天來捐錢的二個人，他叫住，自認要捐一筆大款；那二人聽了這樣大注捐項，倒反呆了。他急忙走到他姪兒福來得家裏，見了福來得及他妻子姊妹等，他都說祝賀聖誕的話。他說道：「怪好的集會，怪好的遊戲，怪好的同心，怪好的快樂！」

翌日早上他到辦事處去得很早。克來溪來

得遲一點，尸枯骸假裝着怒容，忽而玩笑似的託着他的臂，舉了起來，現出似乎要責罰他的神情，說道：「我要加你薪水了。」

尸枯骸又說道：「祝你快樂的聖誕！克來溪呀！」

說時拍着書記的肩，表示真心非僞。又續道：「你今年的聖誕，要比從前快樂些，我要加你薪水。你這裏的事情，我們今天下半天吃聖誕酒的時候，大家商酌商酌。克來溪！快將火爐裝好，再去賣一籃煤來，然後辦事。」

尸枯骸以後比他所說的話，還要和善。待書



尸老的日會學

記的好處，也天天增加，替內丁後來病也醫好，長大後接續父親的事業。

(2) 堂鐘

迭更司著的聖誕故事，我們已讀過了一篇。我們現還有二篇要讀，這二篇和「聖誕祝詞」一篇，同樣有名。到底是那一篇，讀者歡喜更多，實在很難說。不過我們可以決定說，二篇都是很有趣味的。並且這二篇不獨止為聖誕節，即是平常讀讀，也覺得有無限興趣。「堂鐘」Chimes 是個神怪故事，講的是教堂的鐘聲，送舊年，迎新。這故事很風行，直到現在。

我們常聽得每一刻鐘敲一次的教堂鐘聲。現在堂鐘又敲到四刻了，且聽下面一段講堂鐘從一刻到四刻的故事罷。

託必番克 Toby Veck 是個很奇怪的老頭，人都叫他曲老地 Trothy，因為他走去路來，常常跳躍。他專為人家在倫敦送信。古教堂的鐘聲，就在那邊。他的跳躍却很有用處，冬天可藉此避冷。

老曲老地身上穿的是件破衣，脚上踏的是雙有漏口的鞋。這付行裝，寒天真是不容易過去。下身止着一條短袴，腿上裹着



腿布與六七十年前人的裝飾相同。他身上的幾件衣服，都是人家穿得不要穿了，才到他的身上。他頂高帽兒，已經碎到不成樣子，早是件垃圾堆中物了。他件白圍裙，表示他是個差遣人，也是破得不像東西。

曲老地過的生活很困難，但他仍舊是很快樂誠實，盡心任事。他每送一信，止得六辨士酬報。有一年聖誕

節，天氣很不好，曲老地覺得很不快樂。但是他的女兒馬格來脫 Margaret 很快樂活潑，仗着針線上苦工，養活

一家。馬格來脫有個心愛的人，名叫列却 Richard，是個鐵匠，定與馬脫來脫在元旦結婚。這樣快樂的消息，曲

老地聽了，也是平平淡淡的，因為這時他看出來，件件事物都和他的意志相反。

有一天他女兒燒了一碟香肚，他拿着在人家階沿上吃，很覺爽快。鄉紳扣脫 Alderman Cufe 與他朋友

走出門來，看見曲老地窮人在那裏吃，無意間說了幾句評話，曲老地又不高興起來。扣脫教他送一封信給巴婁

勳士 Joseph Bowley，止給他六辨士酬金。

曲老地拿着扣脫的信，沒精打采的向勳士家裏走去。他聽見堂鐘響，似乎對他說道，也不知他自知心裏這

樣想道：「過去的好事情，不要管了！不要管了！過去的好事情，不要管了！」「堂鐘」的第一刻就此完畢。

巴婁勳士自認是個很大的人物，他和他的妻子假意的似乎很留意窮人。實則他們倆是自私自利的欺詐

人。鄉紳扣脫寄他的一封信，裏面講的是個威爾弗立窮人的事體。巴婁夫人嘗到威爾弗立的村上去，假意裝着

很肯替窮人出力的樣子。

威爾弗立 Will Fern 這時和他孤姪女到倫敦來，想寄這孩子到他母親朋友家裏。但是那裏找不到？威

爾弗立也弄得沒事做。於是尋着鄉紳扣脫，教他代為設法幫助；扣脫就寫信給勸士，教他轉為想法。而勸士夫人，則因為威爾弗立不照他的勸告做，教勸士覆信給扣脫說威爾弗立有罪，可以監他起來。

勸士家裏待曲老地非常驕傲，曲老地倒呆了。他們寫好之後，交給曲老地，又轉託他幾句面述說話，語氣非常嚴厲，與那信中說相類。雖則曲老地沒有看見信的內容，但是他們寫的時候，他們夫婦倆的討論，他都聽得清楚。臨走的時候，還是煩惱不堪，如愚人一般，不知怎樣才好。跑到一處黑暗的街道，和一人一孩相撞。問起話來，原來那人便是威爾弗立，那孩子當然就是孤姪女。他現正要尋見扣脫的住宅有事商量。於是曲老地將勸士要對付他的方法，對他講了。他勸他們還是到自己家裏住一夜。

曲老地自念現在做一件大功德的事了，精神亦為之一變。到了家裏，他就很忙的幫着他女兒馬克來脫預備晚餐。他們買好了一碟鹹肉，一兩茶，煮好了，就請他們吃。自己雖則肚裏很餓，但是一口也不嘗；他假意的對他們說道：「我不喜歡吃鹹肉和茶的，我止喜歡看人家吃這些東西。」他說得很響，要他們深深的印在腦裏。

這時堂鐘又響了，似乎對他說道：「託必番克！託必番克！門開了！託必番克！門開了！」他聽了覺得很奇怪，倒要出去看看當真開麼？因為他從未見這鐘樓的門開的。

他忽然走了出去，帽子也不戴，圍裙也不穿，一看固然開了。他就進去；愈走愈暗，爬過階石，又上梯子，到末來他一直走到藏鐘的所在；只覺冷靜靜的，一無聲息，他心裏一害怕，昏了過去。於是第二刻鐘又過了。

堂鐘再響的時候，曲老地醒了，他看見許多奇怪的東西。許多的鐘神，繞着他四周盤旋，又看見鬼呀神呀，應

聲從鐘裏攢了許多出來，直到鐘樓都充塞滿了。鐘聲一停，鬼呀神呀又一個一個的不見了。曲老地擡頭一看，只見那些鐘都是奇形怪狀的人形，顎下有鬚，拳頭都放在嘴內。

他此時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又不能跑回去。忽然鐘開口問他許多奇異的問題，又責他不應心想鐘會對他唱這樣粗俗的歌，去譏笑窮人：「不要管了！不要管過去的好事！不要管了！」這時曲老地覺得苦極了，和他們爭自己不會說他們的壞話，又有一個奇怪的人形說道：「給他看他自己究竟是怎樣罷！」說着鐘塔在他足下開了一縫，曲老地望下一看，見躺着自己的尸身。一個小小的仙童，領着他到家裏，則見女兒坐在家裏，和威爾弗立的姪女做針線。

於是看見他們倆講話，馬格來脫哭着說，何以他們命運這樣不好，忽而曲老地又在巴斐勒士的廳上，他們正在開大宴會，恭祝勒士夫人生日。他又聽見說一個有錢的銀行家，已經自殺了。

宴上大家都很快樂，忽然外面走進威爾弗立，人人都吃了一驚。威爾弗立說，因為富人都喜歡窘迫窮人，以致他被捕在牢監裏，這時從監裏出來。曲老地又被引到悲慘的房間裏，只見馬格來脫坐着做活計，立却身上衣

衫襤褸，走進來說威爾的姪女立林 Lillian不願他幫助，接着立林進屋悲啼一聲心碎死了。於是第三刻鐘完了。

仙童復現，領曲老地至一安適之家。夫名食物 Tugdy，生得很肥大，性情懶惰，本是巴斐勒士的差人。現娶寡婦乞根司夫人 Anne Chickensalker，開片小店。曲老地曾欠這店賬的。

曲老地此時似乎聽得，他們講他的女兒，又講立却常常喝酒。堂鐘又敲了，新年到了，曲老地才從惡夢醒來，

女兒立在面前道：「爹爹！你以後要吃香肚，最好要問聲醫生，你看你現在這個樣子。」

立却走進門來，滿面帶笑，與他未婚妻接了一吻道：「新年馬格的第一吻是我的了，是我的了！我立在外邊，等堂鐘響，才進來。」

曲老地這時的態度舉動，恐怕看官們從來沒有見過，不論你們看客們是任何地，是看見過沒有，他這種舉動，可說是少見的了。他坐在椅上，敲着膝蓋大叫，又敲着膝蓋，大笑；又敲着膝蓋，大叫大笑。跳起身來，抱住馬格。又跳來身起來，抱住立却。又跳了起來，抱住他們二個。追着馬格用兩手掙她臉頰，與她接吻。又退了回來，又追了上去；如同幻燈內的人家一樣。每跑一次，必回到椅上一坐；這個樣子，一刻也不停。他此時的快樂，可謂達極點的了。

愉快的鐘聲驚醒了小女立林。一羣立却的朋友，打着鼓，吹着號，跨進門來，祝賀他們結婚。乞根司夫人也來了。他其實並沒有嫁給愚人食物。威爾弗立要尋見的，就是這位夫人。他見立林安然無病，自然非常快樂，收爲乾女兒。於是他們順着鼓號跳舞起來，雖則乞根司夫人身體笨重些，但快樂得不覺的了。於是第四刻的快樂鐘聲，就此完畢。

(3) 爐邊之蟋蟀 (家庭中的神仙故事) The Cricket on the Hearth

一年之中，有一時吾們常常聽見蟋蟀叫的聲音在廚房的牆邊。鄉下人聽到這種愉快的囁囁聲，是很普通

的。然而城裏人享受不到這類樂聲。現在要講的故事內，蟋蟀聲占了極重要的位置；差不多此故事自始至終，都是唳唳的聲音。作者要免章回體的俗套，分做三聲：第一蟋蟀聲，第二蟋蟀聲，第三蟋蟀聲，現在請聽第一聲。

有一個鄉下人家的屋子裏，生着很熱很亮的火爐，滿間裏佈置得很好看；這都是主婦的能幹，使滿屋裏充着快樂的精神。有一個蟋蟀住在這裏，非常快樂，想出一個頑意兒，要和鐵鍋比賽，那個叫得響。

攀瓶兒 Pearybingle 是此屋的主人，生性和善誠直，而又熱心體胖，高止六英尺，確是個鄉下君子。他以驅車爲業，每天驅車至近村載人。他的馬步伐很整齊，如鐘擺一般。今天到左村去，明天就到右村去。他妻馬利 Mary 活潑愉快確是一個鄉下姑娘，引得全家常常愉快。她小他丈夫數歲，身材又很小。丈夫常常說她如同「一點」。他們生了一個孩子，還在懷抱之中，鄉女替力 Tilly Slowboy 是他看護人。

此家有一犬名叫鮑克斯 Boxer 這天蟋蟀叫得最響的時候，是鐵鍋沸得最高的時候，門外的鮑克斯叫了起來，表示他的主人已經回來了。

不多一刻，主人約翰 John 走進屋內，得了他妻子的歡迎，和蟋蟀的歡聲，心中非常快樂。這天他驅車，天氣很冷很不好。但是現在走到又暖又清潔的屋子裏，自然非常滿意。恐怕全英國此時也沒有再比他滿意的了。

他坐着吃晚飯的時候，小馬利忙着預備。鮑克斯也叫着進來。在火爐傍邊，他們夫婦倆細細的談起心來。始先他們講那叫的蟋蟀，馬利說，他很歡喜這個小蟲，因爲去年約翰新娶過她到這屋來的時候，這蟋蟀也唱着歌歡迎她。

他們接着講相愛之深，連約翰帶來的籃，都忘記了。及後記着了，馬利猜說，這裏面一定是喜糕，送給要貨匠脫格兒 Tackleton 的。這位要貨匠開一爿店，名叫「過爛貨脫格兒公司」——Grubb and Tackleton。因為他生性不好，所以人皆叫他脫格兒。

馬利果然猜着了。但是心裏不免悲傷起來，因為脫格兒要娶的是梅妃亭 May Fielding，從小和馬利同學；馬利從來不敢在梅妃亭前說她嫁給脫格兒是好的。現在他們要結婚了，鳳去配了鴉，那得不傷心呢。此時蟋蟀的叫聲，也帶着悲傷。

約翰忽然想起車裏還有個客在，忙忙拿了支燭，到車房去看，只見他還沉沉睡着，推醒之後，請他到屋裏去住。這位客滿頭白髮，舉止大方，確係長者氣派，一雙亮晶晶的黃眼，向着四周一望，面帶笑容，向馬利頰頭行禮。他的衣服非常古怪，式樣已是舊得不堪，衣色是棕色，因為年代太久，已經變樣，手裏拿着一根手杖。他將他的手杖，向地一擊，立即變了一隻椅子，他就坐下。

約翰向他的妻子說道：「在那邊路傍，我看見他坐在路旁，一動也不動，和計里石一般，又像個聾子。」馬利問道：「坐在荒野中麼？」約翰答道：「正是。好像是個鬼魂。他喊道：『車子。』他給我十八辨士，我就載了他到這裏。」他妻子道：「他要去了麼？」他道：「那裏他要說話了。」

那客說道：「對不起，我等有人來叫我，我才走。請你們不要留意我好了。」

說着他從袋裏拿出一付眼鏡來，又從那個袋裏拿出一本書。很自在的讀起來。那鮑克斯見了他，也不叫

一聲，如家羊一般。

忽而他們聽得外面敲門，馬利心想這一定是來叫老人回去，開出一看，却是老耍貨師父開來潑勒墨 *Carib* *Plummer* 在過爛貨脫格兒公司裏做的。她生得很奇怪，臉皮久已不修，老黑可怕。背曲背，身上穿的大衣，是公司包貨的囊布做的。GT二個大寫法的招牌字，負在背上；還有很大「玻璃」二字，因為這囊是為置玻璃壺器用的。開來潑勒墨問約翰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麼。約翰說有二件：一件是個花盆，盆內還種着花；一件是隻小盒子，滿装着許多傀儡的眼珠。小花盆作為贈品，玻璃珠作為做傀儡之材料。開來潑勒墨道：「你想吾女兒從來沒有看見過傀儡，現在他們却要一天到晚釘着他看了。」

何以耍貨匠的女兒般莎 *Bertina* 不看他父親做的傀儡呢？原來般莎是瞎的。但是她想出種種方法，引得她父親快樂。

開來潑勒墨拿了東西，剛要出去，却巧遇見一客進來。

你道這客是誰？原來就是那位無廉恥，人人恨的脫格兒，來取他的喜糕。他心裏很不喜歡傀儡，但能因之賺錢，倒也不管了。然而他情願賣給人家不好看見的傀儡，不願賣給人家美麗的傀儡。你們從這點上可以看出他是個不知趣的人。他進來之後，就講他的婚姻，一邊說着，一邊落落的搖着袋裏的錢。



要貨圖

笑時一眼露開一縫，一眼全閉住。又說結婚的前一天晚上，請約翰夫婦過去跳舞；約翰夫婦心裏奇怪起來，怎麼要請他們去呢？脫格兒聽見蟋蟀叫，接着說他最恨的是蟋蟀。又問約翰他的妻子忠信否。約翰於是更加不喜歡脫格兒了。

這個時候，老客人立了起來，向火爐走去。馬利忽然大哭，衆人都嚇了一跳，即是睡在喜糕上的開來潑勒墨也驚醒了。馬利說他忽而身顫，不知何故。說時二眼仍舊釘着客人，約翰心中因之亦不安起來，他終究想不出是什麼東西，嚇得他妻子這個樣子。

來望他們的，都各自回家去了。客人，他們已給他預備下臥牀。約翰坐在火傍吃煙，他妻子坐在他的傍邊。蟋蟀又在牆角很快樂的囁囁叫起來。約翰聽了，以前一切的疑懼，都消失無存。忽而馬利在他想像中看見一個青年，立在馬利哭時老客人所立的地方；那青年又似乎很悲傷的對他說道：「她要嫁了，但不是嫁給我。」蟋蟀第一聲就在此恍恍惚惚處終了。

在第二聲開幕的時候，我們都在開來潑勒墨家裏。只見一個小小窮苦的地方，堆着半屋的傀儡無數。走到裏面，都不舒服。那裏開來潑勒墨和他女兒，正在做工。這是公司面前的一間破屋，你若擊一鐵錘，房就會倒下來。所有倒下来的零星東西，可以一車裝完。這時那些傀儡，未做成的也有，將做成的也有，已做成的也有。開來潑勒墨坐着一邊將做好的放進一個盒內，一邊和他女兒講話。他女兒拿着針線，做傀儡的衣服。

不知趣的脫格兒走了進來，他說他要結婚了；結婚前有個宴會，請他們父女去會會約翰夫婦，他的未婚妻，和

丈母等。

倏忽宴會期到了，脫格兒雖則極力奉承來賓，終不能討人家歡喜。因為平日人人都恨他的，就是新娘，也不喜歡，止因出於母命不得不從罷了。

這個會約翰腦裏印得很深，因為脫格兒想方法要離開他們夫婦。脫格兒引約翰到他辦事房裏，指點他看馬利與一不知姓名的青年在那裏親密的談話。這青年就是起先裝着白髮老人，到約翰家過宿的。現在手裏拿着假鬚。約翰居然被他騙相信了，當他坐車和他妻成回去的時候，心裏只是鬱鬱不樂。於是蟋蟀第二聲，就此很悲哀的終了。

約翰回家之後，又不便和他妻子講他所看見的；只是呆呆的坐着悲傷，因為他恨自己怎當疑心賢妻，但是他決知他妻子有些秘密行動，沒有對他講過。正在鬱鬱不堪之際，蟋蟀又叫起來，他似乎看見一個神仙，走到他面前，勸他不要疑心他的妻子；又給他看許多馬利天真爛漫的快樂形像，驅逐他無謂的疑團。

天亮之後，約翰走出門去，却好遇見脫格兒正要到教堂裏去結婚。不意脫格兒跨進教堂門，並不見有新郎賀客。那知新娘早已和別的結婚好去了。嫁給那個呢？原來就是那個老客人，他是開克潑勒墨的兒子，他早已愛上了梅妃亭小姐，現在新從外國回來。

看客們，你道那一天晚上馬利為何忽然哭起來？原來老客人走過去的時候，他已看出破綻，知彼來歷，心中頓受刺激，不覺哭了出來，他就和他想好方法，將梅妃亭小姐嫁給假裝老客人。那天在宴會裏，私自和他談話，不

是爲別就是商量這件事情。約翰知道了內中情由，非常快樂，疑團全釋。於是脫格兒的宴會，一變而爲愛突九激勒墨 Edward Plummer 的宴會。宴會上人都祝賀梅妃享得了這樣好的丈夫。假使嫁給脫格兒，後來一定很不快樂。脫格兒也來到宴會，向衆人說道：「我的朋友們呀！今天晚上，我家裏很冷靜，又沒有蟋蟀解我厭悶，因爲我都將他們驅逐出去。現在望你們賜點恩惠，讓我也在這裏一同取樂。」這宴會的所在，就是約翰家裏；大皆都很活潑快樂，般莎雖則梅妃享對他父親很苦，但今天哥哥很富的新從外國回來，又是新婚，自然樂得手舞足蹈。約翰因爲他妻子確是貞潔，也樂得說不出來。跳舞的時候，他跳得很起勁；馬利的腿酸得要落下來，而蟋蟀也叫得格外響。

(三) 崔鶴立傳與唐倍及其子

迭更司的小說，大概都有目的，一則以娛樂讀者，一則令人注意社會之不满意處，而以他熱心人道之心，來感化一般人民，教他們想出方法來，改良社會。在下面一篇崔鶴立傳內迭更司給我們看當時十九世紀初葉公共工場中之可恥情形。結果果然將社會喚醒，對於窮人的生活也注意了。彭布兒 Bumble 一類的專制人物，也消除無存。「唐倍與其子之命運」Dombey and Son 的總名叫記唐倍與其子店事——專司批發零售與出口 Dealings with the Firm of Dombey and Son, Wholesale, Retail, and for Exportation。從這個故事內，可以看出人與人相愛相助之快樂，不能以金錢和事業成功替代之。

(1) 餓童行述 (即崔鶴立傳的故事) *The Boy Who Asked for More*

在英國某地的工場裏新生了一個男孩，取名叫崔鶴立。這工場的主人，名叫彭布兒。何以新生的孩子取名崔鶴立呢？却有緣故，原來這工場裏小孩子，取名都有一定的，依着生日的先後，從A字排起，直到Z字，我講的那個新生小孩，則巧排到T字，故賜姓崔 Twist。名叫鶴立，是何緣故呢？原來這孩生出之後，他母親就去世，所以人家都知道他是個孤獨零丁無親無戚的孩兒，那鶴立 Oliver兩字，就含着這個意思。他起頭固然很可憐，然後來遇着許多奇異的冒險，運氣大佳。

這時英國的工場辦得很壞，工場主絕不知道什麼是他的責任，怎樣去管理工人，祇知千方百計減省工人的費用，甚至減少寄居小孩的膳食，不管他們飢餓。又用種種刻薄手段，對待他們。鶴立略略長大些的時候，主人就送他到門夫人家裏 *Mrs. Mann* 管養。這位夫人，經營分場。手下又養着許多小孩，她待他們直比待狗還兇些。過了幾時，主人又教鶴立回到總場內學習。他在門夫人處，已餓的只剩一付骨頭，到了總場，生活更其不好，因為主人對於工人，飲食更為經濟。此事與鶴立生活有極大之關係。

「他們的膳堂是一個石廳，在廳之一端，有一銅桌。桌內坐着主人，量稀粥分給衆孩。桌旁立二婦人助理。平常每人止得一碗稀粥，在節期假日，則另加二兩又四分之一的麵包。他們用的碗，從來不清洗的，祇在用膳前，用匙括去陳積，因為他們，急於要吃，也不能細細括清。所用的匙，與碗竟是差不多大小，括好之後，他們都向銅

桌一瞬不轉的望着，似乎他們能將牆磚吞下似的。有的嘴裏吮着指頭，有的伸着手，想接那剩下來的粥。他們都是很會吃，但是不得多吃。這樣餓了三月，後來實在餓得心也野了，見物就想吃。有個年紀大些的孩子，他在家裏的詩候父親是開吃食店的。這時餓的不得了，暗暗的對他同伴說，假使主人每天不加他一碗粥吃，後來總要將睡在附近那個瘦弱孩子當飯吃。他有一雙很大很兇的餓眼，所以大家都相信他終有實行他話的一天。於是他們私底下開一會議，舉了鶴立去對主人說。這是鶴立的不幸，也是鶴立的好運。

「轉瞬已黃昏時候，工孩都走進膳堂各自坐好。主人穿着圍裙，在後料理一切，不一刻，稀粥拿了出來，一下兒都吃完了。那孩子都交頭接耳的說話，有的向着鶴立拋眼色，坐在他旁邊的，推他臂膊，教他立刻去說。這時鶴立肚裏既餓，心中又難過。被他們一催，就硬着膽立起來，拿了匙碗，走向主人面前。這時他自己也不曉得何來這樣勇氣。他對主人說道：「先生，我還要點。」

「這位主人是個又肥又胖的人，此時却面現白色，驚奇的呆了。只望着小叛人，不言不語，約有幾分鐘之久。幸依在銅桌上，否則恐要昏倒了。兩個助手，也驚奇得立着動也不動，如猝得癱病一般，主人帶着顫聲，很微弱的道：「怎麼？」鶴立答道：「我還要點，先生。」

主人拿起大匙向鶴立頭上一擊，將他二手綁住，高聲喊叫司事進來。

這事的結果，經場中有勢力的商量定當；他們情願出五磅錢，給隨便那個願領鶴立出去到別的地方學業的人。於是鶴立做了莎完般利 *Sowberry* 的學徒。吃的是人家剩下來的。睡在店櫃內。店內還有個孩子，

比他大些，名叫諾阿克來帕 Noah Chaypole 常常欺侮鶴立。鶴立也沒奈何他。有一次在廚房裏，他再在不能忍耐，將他回打一登。雖有諾阿的心愛卜落脫 Charlotte 女侍勸解，鶴立也顧不得了。後來諾阿卜落脫告訴莎完般利夫人說鶴立是個流氓，要好好的責罰他。莎完般利當然聽從他們的話。諾阿又奔到彭般兒那邊告訴他鶴立所作的事，彭般兒並不驚奇，一口說他本是壞人。但是照莎完般利先生的意思，鶴立雖則似乎瘦弱些，然辦事很勤懇，所以倒也不願意責罰他。然衆意如此，他也無可奈何。當晚他們就將鶴立關在地窖內，明天一清早，鶴立私自逃走，向倫敦路上而來。

這是長而又厭倦的旅行。他走了六天，才到般那脫 Barnet。路上討乞些食物充飢，等到他到得般那脫又餓又倦。遂與一個青年流氓做伴。

這個流氓是個快樂自在的蕩民，名叫約翰陶金司 John Dawkins，人都叫他「狡奴」。自遇鶴立後，他應許鶴立給他在倫敦謀一位置，於是他們二人在鄉下玩了一天，到晚上才進城去，因為這狡奴在日裏進城去，恐怕被人看出。他們走過幾處低的街道，狡奴引着天真燉爛而憂鬱不堪的鶴立到一很難看的街，又到一所更其難看的屋裏。這屋就是有名壞人猶太人番淨 Fagin 的賊窟。

鶴立見了屋內的情形不覺吃了一驚。主人在廚房燒香腸，許多和狡奴差不多年紀的少年，在外間坐着吃烟吃酒。番淨生了一臉長鬍子，一頭亂捲髮，泛紅色，鼻曲如鈎，面污黑，肩瘦削，衣服都破得不像樣子；這一身行裝活活是壞人的寫照。鶴立起先不知道他已走入賊窟，還以為是番淨的新學生，但不久他才知番淨教的，是偷竊

的方法。

有一天鶴立和狡奴及另外一個小賊却立辦芝 Charley Bates 一起走出賊窟。鶴立並不知道他們要去做甚麼，只是隨着他們走。他們所講的切口，鶴立也莫明其妙，只是亂聽，不曉得他們要想搶一個在書店裏看書的老年人名叫般弄落先生 Brownlow。鶴立見他們這種舉動，大吃一驚；向別路上逃去，狡奴和辦芝搶完之後，飛奔逃回，而鶴立年紀又小，逃得不快，反被捉住。幸喜修書的，看的真確，證明搶東西的，並不是他；並且他是個誠實可信的人。老人見他客丁可憐，就帶回去教他做養子。女主人攀特溫 Beatin 夫人見了，也很歡喜；待他很好。人家總想鶴立的苦慘，現在可算完畢了，不意禍來天外；一天他受命拿着五鎊錢票和書數本到書店來，路上被耐守 Nancy（也是番淨的徒弟）和番淨夥計夜賊別而雪 Bill Sikes 捉去。

他們將鶴立關在賊窟裏面，不放他出來，鶴立想般弄落先生和攀特溫夫人一定記罪他了。但是番淨不肯放他回去；一連關了幾天。猶太人想好法子，一天晚上，教別而雪帶他和小賊一起出去。翌晨就向鄉下出發。

在泰晤士河 The Thames 畔之却首 Chertsey 地方有一所房子。別而雪和另外一個夜賊討別 Toby 商量定當，晚上去偷。因為鶴立身材細小，就叫他從廚房裏的窗上進去，到前門將大門開直，讓他們進來。鶴立不敢和他們抵抗，只得唯唯答應；心想進去之後，將全屋的人喚醒。但是那時他並沒有這種機會，因剛向窗內爬的時候，廚司謝而司 Giles 和雜作般立脫爾 Brittle 在樓上聽得窗格響，就拿槍下樓來，向着鶴立一槍，正中臂上。別而雪忙將鶴立拖出窗外，正要攜着鶴立逃走，愛爾定 Flinding 追出，賊羣棄鶴立於野而逃。翌晨，鶴立昏

醒轉來，勉強走到那家被盜的鄉下人家，他們知道昨晚被害的，就是這個孩子。

這屋的主人梅利夫人 Mrs. Maylie，看鶴立窮苦可憐，又不像是個壞人，就留他在家養傷。主人的好朋友陸斯奔先生 Mr. Losborne，知道鶴立的加入賊羣，不是出於本心，很聰明的將警察打發出去。完全恢復後，鶴立將一身故事，講給他們聽。陸斯奔是個很血性很大量的人，聽了這個故事，就說一定要將番淨等處罰找出，般弄先生，送他回去。但是不幸他們到般弄家時，只見門上貼着招租，不知遷向那裏去了。

但是他的新朋友，待他很好，養他在家。有一天鶴立在房裏讀書，見窗外有番淨等的面像，向着他望，他知道他們又有甚麼惡計要害鶴立。幸那可憐的耐守很愛鶴立，他聽見番淨和麥克 Monks要設法處罰鶴立，當梅利和鶴立在倫敦時，耐守忙將此事告訴他們聽。

此時般弄先生從外國回來，於是復見鶴立，自然快樂不迭。番淨的謀害計，也漸漸破敗。麥克其實和鶴立是疏遠親戚，有一半弟兄名義。鶴立父親傳下來的遺產，分作二份，一份是給鶴立，一份是給鶴立姊姊的。遺囑上說，假使鶴立不做不名譽的事情，一份家產，是他的。麥克要得這份家財，所以賄賂番淨設法，讓鶴立陷於不名譽的地步；番淨一再請耐守和別而雪強使他做賊。現在這些計劃，盡歸失敗。麥克之所以欲謀鶴立的財產，是因彭布兒曾經對他講過鶴立的誕生底細，彭布兒已娶了此工場之主婦，現將細情盡行宣布，麥克供認無誤。於是一份家財，授給鶴立。耐守因泄番淨計，被別而雪殺死。別而雪有一天，被人追逐，從屋頂上落下，傷要害立死。

諾阿克來帕 Noah Claypole 是番淨的生徒；將番淨罪狀宣布。被官廳審判，斬於新門 Newgate，狡奴亦被捕，充軍到奧大利亞之薄泰尼灣 Botany Bay, Australia。鶴立不獨被證明是天真爛爛的榮貴的小孩子，並且得着他父親傳下來的家私。鶴立很喜歡魯斯梅利 Roth Maylie 因為他待鶴立很好。後來鶴立的姊姊也找到了，原來就是夢克的姊姊。魯斯梅利嫁給梅利夫人之子亨利 Henry，現任鄉下牧師。梅利夫人與鶴立住在一個村內；老般弄落先生和他的女主婦，也搬到這村來住；陸斯奔見他住在一處好快樂，也搬到這村莊。般弄落的老友屈列威起先疑鶴立未必真是誠實可靠，此刻變了他們常來的座上客了。

(2) 唐倍與其子的命運 The Fate of Dombey and Son

保羅唐倍先生是個嚴肅冷淡的人。他不喜歡小孩子，但是心裏只想生個兒子。因為他很有錢，城裏開有字號叫「唐倍與其子」。這店號他視同珍寶，但假使沒有兒子接手，將來死後，不免要被人改換了。一個他膝下止有一可愛的女兒，年方六歲。但唐倍想女兒將來不能承受大事業的，所以對於她非常輕視。不料唐倍結婚後第十年，發生二件大事：一是小保羅唐倍的誕生；一是唐倍夫人的逝世。他得着了日夜盼望的兒子，自然歡喜，失掉了親愛的妻子，又不免悲傷了。

小保羅生來體質弱，易感疾病。若不竭力調養，如同風燭一般，立刻能熄滅。且母親又過世了。愛他的止有二人，然愛之之法，各有不同。愛財如命的父親，以接手大事業而愛之，柔和的姊姊，則真心盡意愛之。因為女

兒年紀還小，母親一死，愛她的人也沒有了，於是盡心盡力將不能發泄的愛，都移到胞弟身上。反之保羅也因無慈母愛他，止能將他姊姊當作最親近的人。他們倆真有一日不可離之勢。當小保羅五歲的時候，醫生說，小保羅應當到海邊去多得些補血的空氣。於是他姊姊佛落來斯 Florence 同去到伯林登 Brighton 居住。

當年小保羅送入一個學堂裏去念書，教師是槃拉姆般博士 Dr. Blimber。小保羅和同年的學生比較起來，都不如他們的聰明。這堂裏止有十個學生，教師是個有學問的人，對待學生非常嚴緊，學生竟沒有半刻妄想的時候；一天到晚，念着難工課。至於住宿生的普通遊戲，如枕關之等，更其沒有工夫和精神了。幸佛落來斯熱心指導，保羅不至十分出醜。他們姊弟相愛相憐，倒也很快樂。老唐倍也住在海濱伯林登。一日忽來二客，一是航海人船主乾德爾 Cottle，左手已無，用鐵鈎代掌；還有一個是新進唐倍店的夥計，生得很漂亮，名叫華爾探 Walter Gay。他曾經和佛落來斯很奇異的會過一次。怎麼樣會着的呢？原來小保羅止有幾個月大的時候，他的奶娘非常渴望，想回家去望望他自己的孩子，心裏却怕同那寶貴的孩子，到污穢的街道上去，往矮小的房屋裏走，覺得有些不大便當。

然而母子之情，竟戰勝了這些困難。她領着他們姊弟二個，往斯坦花園街 Staggs's Gardens 而去。回來路經這條街的時候，只見滿街都起恐慌，人都喊道：「狂牛，狂牛」各自分散逃了。佛落來斯驚得呆了；一瞬間，不知奶娘往何處去了。不多一刻，佛落來斯自己也迷了路。一個可怕的老婦人，引着他經過幾條狹路，到一所破壞的屋裏，將佛落來斯的美麗衣服，都脫下，換上一身破爛衫褲，教他自己回去。幸而遇見華爾探，華爾探領他到華

爾探叔叔沙落門 Solomon Gills 的店裏，又送回她到家裏。華爾探長她不多幾歲；從這日起，他們就相愛相憐，永不忘這次的偶遇。

奶娘等並沒走失，總算萬幸。這次他們二人來的意思，是要向唐倍先生借些銅錢，去付一筆款項。這款是從前華爾探的父親，欠沙落門的。但是唐倍很輕視華爾探，竟不借給他。

唐倍問小保羅要是他現在有錢，怎樣打發他們。小保羅答言給他們錢，讓他們去還債。小保羅雖則年紀尚幼，然而他知道最親愛的東西，不是金錢所能買得到的。他所要的是母親和他自己的康健；所以他想如其借給華爾探銅錢，華爾探因此而歡喜，那末這金錢並不虛擲；即是送他做贈銀，亦未嘗不可。隔了一時，唐倍店裏的總經理卡乾 James Carker 對唐倍說起要派一個人到外國罷牌獨 Barbados 的分館裏去。於是舉定華爾探。這內中有個緣故：因為唐倍和卡乾都不喜歡華爾探，所以教他遠離倫敦。

小保羅和佛落來斯的快樂日子，不幸要快完了。小保羅在海濱，不獨不見強壯，反而日漸瘦弱。他們姊弟天天抱着悲傷，但是愈抱着，離別離的日子愈近。果然一天，小保羅抱着他姊姊死去了。唐倍自然非常悲痛，但是他的悲痛，是出於驕傲心，不是愛子真心；因為將來「唐倍與其子」的店號，難免不改的了。

不久唐倍先生過着一個冷淡的驕傲的壯麗寡婦，名叫愛提斯荷倫極 Edith Granger。她的母親是個硬心人；只知金錢與快樂，別的她都不懂。愛提斯聞唐倍富人要娶她做妻，心想比現在窮困景况，好得許多，那有不肯之理。

這種金錢主義的結婚，他們平常既沒有愛情，那能有快樂的結果。唐倍心想有這樣榮貴的婦人，坐在桌的一端，請客時，何等體面！愛提斯心想嫁了這個富人，衣着裝飾，可以任自所喜了。至互相愛憐，心心相印，他們却一些不懂。但是愛人和被愛，是人的天性，愛提斯和佛落來斯住在一起，愛提斯倒也漸漸歡喜她，代替了她死母的位置；有時佛落來斯念着弟弟悲傷，愛提斯總在旁勸慰。

總經理卡乾實在是極頂壞人。但是唐倍很相信他。因為他對於唐倍表着非常尊敬，實則心中私自策劃，如何去敗他店業，促死他生命。他想來想去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他們夫婦不睦；有一次他聽說唐倍夫人因為對待賓客有些傲慢，就爭論起來。卡乾心想機會到了，用出狡猾手段去說唐倍，教他挫愛提斯驕氣。於是唐倍派卡乾去對愛提斯說，他不應對她女兒這樣要好，對她丈夫這樣冷淡；應當兩相交換才好。這時佛落來斯已十七八歲了，長得美麗姣好。

後來唐倍當着狡猾的卡乾和他女兒佛落來斯的面大罵愛提斯。舉動待遇，更其無禮。兼之愛提斯素性驕傲，到此那能再忍。一天晚上，他脫下手上的金鋼手鐲，頭上的寶石珍珠，放在腳底下亂踏；向她丈夫說，她再不顧和他同住，也不與佛落來斯告別，獨自走了。及至別人知道，她已不知去向。

佛落來斯雖則屢次受父親斥責，然仍愛父親如舊。她看見父親爲此事悲傷，想設法去安慰他。她跑到父親身邊，伸着臂喊道：「我親愛的親愛的父親，」話未說完，她父親照着她伸的手，恨恨打了一擊，并教她隨她繼母去。現在佛落來斯變了個無父無母無弟無家的可憐孤女了。她想着有一個地方，還可以去安身；就是華爾探的

叔父船上。

唐倍家裏弄到這樣悲傷，不意華爾探家裏也是禍來天外。上次華爾探所乘到分館去的船，半途沉沒；叔父於是離本船去找他的姪兒。所以佛落來斯到華爾探叔父船上時，叔父找他姪兒，還未回來。止遇見船長乾脫兒 Cuthie。船長看見他非常快樂，就將華爾探的臥房，作為她的睡室。佛落來斯每要出去找船，船長一定隨着保護。但是失望的止有一件，就是船長不能供給她錢用。幸而佛落來斯身邊還有些錢，足夠零用。一天晚上，船長正在講給她聽一個奇異的故事，說有一個勇敢的小孩子，出洋去，半途船碎了，孩子漂在海面，被白浪衝來衝去，忽而他得了一個神怪的機會，因之出險。故事還沒有說完，只見一個岸偉少年，立在佛落來斯旁邊；這少年原來就是華爾探。這一樂真是非同少可。想讀者可以自己付度，也不用在下再說了。接連幾天快樂日子，他們倆愛情日深；由兄弟之誼，而進於情人，不久就結婚了。

此時唐倍夫人，逃至法國，遇見卡乾正想對她說她恨卡乾的情形；只見唐倍自後趕來。卡乾跨上車子，想到法國海濱暫避；追者仍隨着不捨，卡乾正要跨過鐵道，被車頭碾死。總算惡人惡報；這時他作的孽還未了呢。唐倍回到家裏，才知店已破產；這破產的緣因，是因總經理歷年暗盜，而唐倍始終在夢裏，還當他是個可靠的人。

這種結果似乎是他兇性的報應。佛落來斯雖則被父親驅逐出門，然而仍舊念念不忘父親，當唐倍離開他

宏壯住所的前一夜，他坐在書房裏，想他的過去事，只見逐女佛落來斯走進門來，抱着父親，求他恕不奉侍左右。又對他說她已和華爾探結婚，幸喜已生下一個兒子，取名保羅；與他弟弟的面相很像。這樣唐倍自驕的，崇拜的，

「唐倍與其子」店雖不再存在，然與其女兒住在一起，倒也快樂。天天有女兒侍奉左右，常與外孫保羅和小女佛落來斯玩笑，享盡晚年之樂。

(四) 倪哥爾傳與馬丁枯士威記

迭更司有目的的故事，我們已經讀過幾篇；如雀鶴立傳的目的，是表現窮人的苛遇的。倪哥爾傳所表現的是在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前後的英國膳宿學院之可怕情形。此篇是屠斯鮑書院的報喪鐘；蓋此小說出後，此校立即閉歇。馬丁枯士威記 Martin Chuzzlewit 却没有直接的目的，止為有趣味人物之研究，和娛樂故事之發揮而作。

(1) 倪哥爾傳 Nicholas Nickleby

十九世紀初葉，英國所有學堂，和現在大不相同；不論那個歡喜教書的，就可以開學堂。至於學者之幸福，可以不管。那時有多少這種學堂，可是很難查考了。在約克 Yorkshire 地方的幾個學院，最是不好。堂主和堂主母都是毫無智識，兇悍異常，一些也不配教書；專以餓學生為要業，又繼以痛打，使他們不敢在外告訴。有許多教員竟不能寫一句完句的，文法智識比最愚魯的學生還壞。現在英國的學校却和從前大不相同，住着高大洋房，起居一切，件件稱心。又有視學員常常監督，教員亦不敢怠慢。與那日夜受打的學生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

但這些話都是閒談，請看倪哥爾別正傳罷。

這小說的主要人物，不得謂無錯誤的少年英雄；但是他的性情日習於善，祇因他於世毫無經驗，不免有時要做出愚笨的舉動。然而何論如何，他是個好兒子，好兄弟，和忠信的朋友。對於責任，則盡心盡力，不肯稍稍懈怠。

不顧事物如何艱難困苦，總是如此。他的父親是個誠實君子，但因缺少普通智識和智慧，不能謀個好些位置，

生前使家裏用度寬裕些，死後不致家裏一貧如洗。老倪哥爾死時剩下一妻一子一女子；名尼可拉 Nicholas

女名開脫 Kate，零丁孤苦，一無依靠。此時尼可拉已十九歲，開脫小他一歲。他們教育都受得很好。但是

尼可拉不經世事，不知如何去謀生，幫助他母親度日子。而他母親又是個愚魯極頂，一無本領，若以大事相商，

沒有不被她弄糟的。即此次的貧苦，推其源，也是她肇的禍。怎麼一會事呢？原來老倪哥爾有一千磅錢（約美

計金五千元）藏着；他妻子勸他去做投機事業，不幸盡數失敗，一文都沒有拿回轉來。於是心中一痛，失望過度，

害病死了。

正在這個時候，老倪哥爾的弟弟出場了。名叫來富倪哥爾 Ralph Nickleby，是個守財奴；做事毫無顧忌。

在倫敦賺的錢，來路很可疑，不知道他做些什麼事情。他和他哥哥的性情，完全相反。這次他來為尼可拉謀

生的事。尼可拉母親就教兒子聽從叔父指揮。來富於是拿出一張新聞紙來，讀着一段廣告道：

教讀 威克福斯規 Wackford Squeer's 先生之塾館或屠斯鮑書院，位於約克辦來太橋 Greta 附近

之屠斯鮑村。凡青年子弟，皆得入學。膳宿衣料書籍零用等費，皆由學院供給。所教者為各國古今語言

算術，文字論，幾何，天文，三角，地球儀用法，代數，樺術（選修）書法，術數，動詞變換法，及各種古典文學。無補課。無休假。食物不定。每年學費二十幾尼。報名請移玉至雪山 Snow Hill 沙來興海 Saracen's Head 街自一點至四點與斯規先生當面接洽可也。

附白 本校現欲聘請助教一位，以學士為合格，每年薪水五磅。

來富讀完後，摺着紙說道：「這個位置，尼可拉可以去得，假使他不喜歡這個，那我可不管了，讓他自己去找事罷。他沒有朋友介紹，沒有金錢，沒有本領，想在倫敦謀事麼？他一到倫敦，既沒有以上種種，如同關在皮鞋裏沒人知道一般，不過我可以給他一千磅錢用；」忽又改過來說道：「可惜我沒有，有則一定給他。」

尼可拉很懷疑的道：「假使我有好運氣，得着了這個好缺，確是很好。不過恐怕我沒有資格，做不下去，將來怎樣呢？我母我妹又怎樣處置呢？」

來富答道：「這點你不必擔心，自有我來供給，我會想法使他們經濟獨立；一禮拜後，我一定能够設法安當。」尼可拉一想諸事停當，很快樂的扭着他叔叔的手說道：「那末你教我做什麼，我都聽從你。我們姑且和斯規先生去說說看，未知我們運氣如何。恐怕他不肯。」

來富答道：「他決不會拒絕你的。你由我介紹，他一定很歡喜接受你。你做事要盡心出力，將來還有股東的希望。還有一層：你看，假使他死了，你豈不要大交運氣麼？」

尼可拉答道：「是，是，我都看到的。」此時他快樂到怎麼似的。成千的將來思想，一齊都湧上心來。兼之

他從未經歷世事，乘着一時高興，隨意亂想。他續道：「假使此學院內有個富家子弟，畢業之後，請求他父親命我做他的指導員，去大陸旅行；那末我回來之後，叔叔你一定要薦個美差吾做。」

來富譏笑道：「真的呀！」

尼可拉道：「那個能知道？或者有這會事呢。並且當我們定貫之後，他一定要到我們家裏來假使他看上了我妹妹開脫，他要娶開脫，你想怎樣？或者有這會事，也說不定。」

可笑不經世的年青人，往往生無謂的夢想，尼可拉做了著名光棍斯規的助手，還是洋洋得意，希圖光明的將來。等他進取之後，才知種種都是黃粱一夢了。他叔父也是個流氓。雖則做做學院的助手，總究大失所望。

威克福斯規先生是個污穢難看的倭人。止有一隻兇眼，他全身的形狀，強壯的孩子見了，沒有一個不恨他的。但是這些父母，真是愚魯，將好好的孩子，放在這樣惡人手裏。院主的夫人，又是一個不相上下的可怕兇人，她待學生更是兇惡，使學生愁苦更增幾倍。晚上院主將破爛的衣服，去換學生的好的；將偷來的衣服，給自己的兒子穿。

屠斯鮑學院是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方。課室宿舍，都污穢紛亂到不堪；似乎從沒掃除過一般。學生們呢，也是一個樣子的污穢紛亂。尼可拉見了這種情形，倒也驚呆了；見那學生都是餓的半死，受毒刑的小犯。但學生數目很多，真夢想也想不到的。每天早晨學生都要吃硫黃和糖水混合的瀉藥。

「斯規夫人立在桌子的後面，桌上安一隻大盆，滿盛着糖水和硫黃的藥品，他拿着一隻大木匙，輪流着依次

給每一學生一匙。因為這匙很大，又要一口氣吃完，學生的嘴都增闊了許多。這樣大的一匙，學生自然燙的痛得不得了。在室的角裏，有好幾個學生都是昨夜新來的，三個穿着皮褲，二個穿着老舊袴，都比內袴還緊。離開他們不遠，坐着斯規先生的兒子，相貌很像他的父親，坐在椅上。一個小學生名叫斯麥脫的 *Ed. S.* 跪在面前，和他穿雙新鞋。還有一只脚，在斯麥脫身上亂蹴。而此雙新鞋，和新學生的鞋子式樣全同，很可懷疑。此外又有一行學生，立着等吃，一隊學生，都已吃過，亂動着嘴，表示種種燙痛的形狀。室內這許多學生，都穿粗糙污穢的衣服，補得紅一塊綠一塊，真是可笑。面容都帶着病色笨樣，又是可憐。」

我們可以意想到這時尼可拉所受的感受。他從來沒有經歷過世事，終日在家裏讀書，這次見了這種污穢的課室，無人道的待遇，斯麥脫所受之毒打，自然驚呆了。斯麥脫比較起來，還算聰明；幾次受斯規苛待，他總依着尼可拉做他的保護人。後來尼可拉實在再不能住下去，決意離開此地，另謀他事，斯麥脫跟着逃走。

尼可拉離校的理由，還有一條：因為斯規的女兒番納斯規 *Fanny Squeens* 愛上了尼可拉；但尼可拉不歡喜她，幾次拒絕，而番納常來糾纏不清；尼可拉只得自己告退以避。他現在沒事怎樣呢？叔父那邊是不能去了，因為他已違背了叔父的命令。他出倫敦的時候接到一封自來富倪哥爾辦事處的書記紐門 *Newman Noggis* 寄的信來；信中說假使尼可拉要他幫助，可以照所開地址去找他。

可憐的紐門，本來是個大馬成羣的富人；止因為做錯了一件事，他所有的錢，盡數失掉，只得去做那卑下的事情，服務客齋者來富於倫敦。尼可拉經他介紹，做了開威格 *Kenwigs* 家的門館先生，教導四個小姑娘，都拖着

二根小辮，辮梢上結着顯明的緞帶。

這個位置總算很好，而薪水止有五先令一星期！那些因為他不經世事，所做出許多可笑事體；我們不能一一細講，只得略過了。後他又在來文新克勒姆 Vincent Crummes 先生的戲館裏的藝員。這文新先生是個心偏的人，但是倒還和善。可憐的麥斯脫就是尼可拉的族弟，即來富的兒子；也在這戲館內演習，但尼可拉知道他對於演戲，是沒有希望的。

正在這個時候，來富幾次設法使開脫小姐和范力莎勳士 Lord Verisoph 成知己朋友；以行他的毒計。但是沒有效力。斯規之書院仍舊照常進行。後來尼可拉和千歷般兄弟 Cheeryble 二人認識。他們是富商君子都是窮苦出身。

公德善事，是他們最歡喜做的事情。尼可拉做了他們的書記，不久又做了他們所開的店的股東。他的命運，就此穩定，以後生活，都屬快樂方面。壞人都受責罰。

又有一個吝嗇的人如來富然；但沒有他的壞。他有一個可愛的女兒，父親硬要她嫁給一個她憎惡的人，幸喜此人在婚期前害病死了，女兒纔嫁給她心愛的尼可拉。來富後虧本自縊而死。誘引開脫與愚笨的范勳士交好，完全失敗。開脫做了富郎千歷般 Frank Cheeryble 的夫人。富郎即千歷般兄弟的姪兒。紐門因阻止來富對千歷般兄弟的騙計，晚年由千歷般兄弟供養，以報其德，亦非常快樂安逸。

此書中尚有許多人物可講，若能依着情節講下去，一定很可聽的。但為篇幅所限，只得割愛了。惟斯規書

院之結果，在下當交代明白。斯規後來因偷了重要公文，判決充軍。這消息傳到校裏，學生乘此大起叛亂，以報積恨。

「有一天早晨吃藥湯的時候，斯規夫人端着盆執着匙進來；斯規小姐和小斯規隨在後面。這小斯規自他父親被捕後，在校代替父親細瑣的校務；如用尖釘頭的鞋跌學生，拖小學生的頭髮，捏小學生的鼻子，和各種同類舉動，以取悅於母親。他們剛跨進門，叛亂就爆發起來。學生們預先定下的呢，或臨時起義的呢，那可不知道了。

「一個學生奔到門邊，將門鎖好；爬上桌子，做起戲來。一個強健的學生，因為是個新學生，手執着棍對着斯規夫人表着很嚴厲的臉色；將夫人的帽子，用棍打脫，戴在自己頭上。一手執着大匙，教夫人跪在地上，吃一匙藥

嘗嘗。夫人此時驚嚇回復轉來，正想略示抵抗，被一班喧擾學生硬壓她跪下，定要叫她吃一匙臭氣難當的藥才休。又有一個學生，將小斯規的頭硬浸入盆內，讓他飽餐一頓。第一隊學生成功之後，那學生們餓得可怕，臉上表着滿意快樂；喧嘩之聲更甚。領袖主張教夫人再吃一匙，小斯規再浸一下。他們正要想和斯規小姐擾事，只聽門砰的一聲，被人跌開，進來一個人；當時叫聲啼哭聲嘆氣聲罵聲與拍手聲皆立即停止，肅靜無喧。」

進來的是誰呢？約翰般落蒂 John Drowdie 是也。他是約克的舊米商。當斯麥脫逃出書院的時候，他盡

得其實況於斯麥脫。般落蒂先生叫他們不要再事擾亂，各自回家去罷，於是斯規書院，永久閉歇。

(2) 馬丁枯士威記 The Story of Martin Chuzzlewit

藍龍 Blue Dragon 旅館位於莎士立斯 Salisbury 附近的威爾西 Wiltshire 村內，爲一寡婦倫賓夫人 Mrs. Lupin 所開。這位夫人，生得很肥，面上有二個酒窩。一天到晚，總是嬉嬉哈哈。滿身裝着玫瑰花，裙上也有，胸前也有，帽上也有，脣上也有。一雙黑眼，一頭黑髮，確是很動人的愉快婦人。在這故事開場前一晚，旅館裏來了二個人：一個龍鍾老人，一個二八妙齡的女郎，生得非常美麗。倫賓夫人不免奇怪起來，看他們既不是父女，更不像是夫婦；他們倆究竟什麼關係呢？原來這老人名叫馬丁 枯士威 Martin Cuzlewit，生性怪僻；這女郎名馬利 蒔婁海 Mary Graham 本是一個孤女，馬丁老人收她爲養女，每年給她一定的費用；但老人死後，她不能得一些財產。老人 馬丁手裏很有錢，但性子很不好。因爲他有錢，許多窮苦的親戚，都來認親騷擾；他非常嫉恨，決心在死前要有一次使他們開心報他們的貪。這時他正和他養女出來旅行，因爲身體不好，才到藍龍旅館，打算住幾天再走。此地附近有個親戚，是老人所最恨的。

這人名叫攀克尼 貝德 Peckanith 自命是個建築師。村中人都當他是個最好的好人。他的頭髮是鐵灰色，根根都豎得直直的；他的眼簾似乎很重，眼珠常向下看他的態度非常溫和。他的妻子已死，但膝下有二女，頗不寂寞。長女名慈悲 Charity 次女名愛憐 Mercy 攀克尼常叫長女曰愉快 Cheery，次女曰歡喜 Merry。長女嚴正呆滯，次女活潑如貓。攀克尼自命爲建築家與測量家，然從沒有人看見他建築過一所房屋，測量過一塊地方；止有在他自己窗內望望。那末他靠什麼餬口的呢？他在家裏拿建築術教幾個學生。這班學生就住在他家裏。當他們離開這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罵他恨他。他聽了這類壞話，他總舉着頭望着天花板，以爲是無上

奇辱，惟有一個人始終崇拜他，名叫湯姆并去 Tom Pinch，他性子和善膽小。

此時攀克尼欲招一新生，不道所招者發覺出來，却是馬丁枯士威老人的孫子，亦名馬丁枯士威，他覺得好奇。於是他叫湯姆去請新生馬丁自莎利斯來家。湯姆自顧非常榮耀，到城內一行，好像受了重大使命又如去歷險一般。他心情簡單，還不知攀克尼正在利用他哪。小馬丁到他家之後極受攀克尼與其女兒的歡迎。而攀克尼等極注意湯姆湯姆倒弄得莫名其妙，但向來以為世上人決不待他不好的，此事總也沒有什麼大妨害的地方，所以亦不注意。

小馬丁的一切還沒有措置定當，攀克尼因有要事到倫敦，便留兩個少年在家，自己帶了二個女兒去了。他們到倫敦停留了一二天，攀克尼就給人邀去說是有事，非常詭秘。

現在我們要知道老馬丁在藍龍旅館的時候，嘗和攀克尼談話過一次，老馬丁講了一些話給他聽自己如何不快樂。現在攀克尼到倫敦，正是去見老馬丁的。

當攀克尼望老馬丁的時候，他二個女兒也同去。他們聽了老馬丁的新佈置，心裏非常快樂。怎樣呢？原來老馬丁留攀克尼等在家。馬利辯婁海當然也同住，不過他的孫兒馬丁一定要教他離開此屋，因為他和馬利辯婁海發生了愛情，老馬丁非常恨怒。

他們一家回家以前，到各家親眷處去望望。曾那枯士威 Jonas Chuzzelewit 為堂兄中之一，兇悍貪吝無比，是世上最可恨之人。常罵其父親老不死，以不能得其家產為恨。當他們看望他時，他和愉快發生了愛情。

後來攀克尼到家祇與湯姆談話，對新生馬丁不厭不睬，馬丁大怒，一拳將攀克尼擊倒，出門而去。從此與這建築學校永別了。

此時小馬丁止有放洋出去，到外國去碰運氣的一法了。他和馬利話別，決計到美國的紐約。馬利給他一隻金剛指戒，是她歷年私積下來的錢買的。然而馬丁不知其詳，以為是老馬丁給她。同伴有藍龍旅館的馬夫，馬克太不妻 Mark Tapley 他因為覺得倫賓夫人待他太好，在旅館做事，自漸尸位，耗費旅館中金錢，實在自己不安，不若去過悲苦的生活，為長所當受，反覺安心。他看小馬丁是個自私自利的人，假使做他僕人，一定可以得些悲苦，因之就隨了他。

到了紐約，他們進一辦事室，去找一個建築家適當位置。出其所有，在某島上購了一大塊地，名之曰安屯 Isle。他們乘了一隻汽船，開到島上。不幸他們進去之後，沒有機會出來了，島上人民都餓得形如枯骸，所住房屋，都是小茅屋。他們所住的，是一所悲慘的小木屋。不久馬丁被熱症病倒，馬克細細服治，此時馬克心中可安逸了。不久馬克又被熱症病倒，馬丁服治他。

但是這種痛苦，使馬丁得了極大利益。當他們回復轉來，馬丁想着已往之事，恨悔一番，決心將來要改換變個好人。然而馬克大失所望，因為他和這樣好主人作伴，心中又要起不安了。

但是現在我們可要轉講到威爾西村的情形了。這時湯姆得和馬利辭妻海常在一起，非常快樂。有時湯姆在教堂裏彈琴，馬利輕輕的走進來，又輕輕的走出去；不使他知道。有時湯姆起來找她，她却逃走出去。有一

天，攀克尼輕輕的走入教堂，並沒有被人看見，倒在座位上睡熟了。醒來，聽見湯姆和馬利正在講他，他側耳聽馬利講說攀克尼如何卑鄙，如何假貌爲善，如何計劃傷人。他曾經有一次向馬利提婚，以償他自私自利之志願，這時湯姆已真心深愛馬利。他聽了這些話，立時覺悟攀克尼已欺他有年。攀克尼恐怕湯姆將其罪狀說出，立刻將湯姆辭歇，以湯姆做一可痛罪惡爲辭；實則指他自己罷了。

湯姆走到倫敦遇見攀克尼生徒約翰·威爾遜·沃克 John Westlock。不久他得了奇異的職業。他並不知道他的究是那個。惟薪水甚豐，足使他自立門戶，與他姊姊美麗的魯斯同住。魯斯曾在富家做侍女極受苛待。這時攀克尼家的歡喜，却遭了一樁不幸的事情，原來歡喜雖則說是欺詐人的女兒，性格却很好，惟恐魯罷了。她却嫁了所不喜歡的會那；那是先愛她的姊姊愉快的。

這時會那的父老已死。會那與城內大公司大商店內手面闊綽的人交好。他們都說他聰明；他更其在人家面前耀武揚威。但是會那並不聰明不久他的貯蓄錢，都被這班諂媚的人騙去。他待他的妻子非常之兇，簡直用棍毒打。他此時被騙得身無一文；沒法想，他隨着那主使欺騙他的人，到森林裏，拔刀將他刺死，讓屍橫臥亂葉中；自己逃走。然而不久謀殺事發覺，兇手亦查出；於是警察將他縛在他房間裏，專等車子到，載入牢監。他暗許那看守人一百磅銀，讓他到別的一間房間裏去五分鐘。車子一到，他從容不迫的走進車門。還沒到監門，他直僵僵的已死在車內；手裏拿着毒藥。於是歡喜做了兇手的寡婦。審判明白，才知會那嘗欲弑其父，被父親查出，預先藏避，然心悲其子，如此傷天害理，不久即病死。會那至終還以爲他毒死的。

但生命不是常常悲苦的，已快樂者得到悲苦。已歷苦的轉而爲樂。小馬丁與馬夫馬克復由美國回來。

馬克決計和倫賓夫人結婚，同享快樂。於是旅館店號，改爲快樂太不婁。

老馬丁召集孫兒馬丁，馬克，湯姆，魯斯，湯姆，喬友，威斯鹿克和攀克尼於一堂。他對他們說明何以他要住在這裏。他一向照管一切所有的事，但有時爲力所窮，不能管制一切，所以他想出一個方法，和可怕的攀克尼假意交好，得進他的門。說完，他立起身來，向攀克尼一擊；攀克尼立時翻倒。大衆都驚奇，何以老人發怒起來。從這日起，攀克尼被逐出。和他女兒愉快乞食爲生。

老馬丁立認其孫兒以前種種過處，並允准她與馬利結婚。又宣布湯姆的好位置，是他給的。又安慰可憐的愉快說，將來或有快樂的一天。

(五) 古董店與陸祺謀財記

我們還有二篇小說，要照短篇小說的法子，講了出來。古董店 Old Curiosity Shop 的故事，沒有般那提陸祺 Barnaby Rudge 謀財記有趣。但第一篇內的奇異人物，却很有興味。至第二篇不獨人物有興味，即其故事，已足使小孩子棄了弄具嬉戲，老人家離了憂愁悶坐，來聽這個。聽了心中又深深的印下留跡，不能忘掉。在這限制的篇幅內，自然不能將小說中所有人物一一寫出。然重要的幾個，却都在裏面了。

(1) 古董店 Old Curiosity Shop

這另古董店裏有的都是奇奇怪怪的古東西：如生鏽的兵器，古時的盔甲，磁器人物，帷幕和圖畫等。但是最古最舊的還是這店的老板。這老人身材很矮小，頭上長着一頭灰髮，一對大而又亮的藍眼。他膝下止有一個孫女，名叫納兒曲倫脫 Nell Trent 和祖父同住一起。這孩子生着一頭美髮，一雙藍眼，性子溫和可人。雖則他們倆年紀相差甚遠，但倒你愛我我愛你的很相得，常常在一處。這老人生平止有一個志願，就是要掙得一份家產，傳給他的孫女，使她將來成功一個上等婦人。店內有個差使孩子，長髮垢面，生得又難看。原名克列斯討弗 納布爾士 Christopher Nubbles 人家簡稱之曰扣脫 Kit。每天晚上，這老人總要出去一次，不知做些甚事，直到明天天才回來。他從來不曉得忠誠的扣脫竟夜坐守着店，暗底下保護着納兒。

納兒和她的祖父雖謂孤獨，然尚有一最親近的親族：此人就是納兒的胞兄，名福來特 Frederick。他是個自私自利鄙吝的少年，常常想得他祖父的錢；又常常罵他祖父守財奴。假使他知道了他祖父貧窮的緣由，不曉得他將怎樣？你道老人每晚出去，究竟有什麼秘密事呢？原來他有了一文半錢，就到賭場上去想贏些回來，給納兒。唉！後來他所有的錢，都輸光了；只得向規潑先生 Mr. Quilp 借賭本。這位規潑先生是個奇形怪狀的矮子，專以使人悲苦爲樂事。

規潑知道了老人所借錢的去路，每天晚上做些什麼事，有一天老人又來向他借錢，他就將此事問老人，不獨不肯借他，並且將他古董店裏的東西，盡歸己有，作爲借款賠償。他又對老人謊稱扣脫已將賭事告知他，老人大怒，扣脫教女兒將他驅逐。現在祖父孫女既沒有錢，又沒有度日的費了。扣脫倒很好，教納兒到他家裏和他已

寡的母親同住；仗着他母親日夜工作，足夠一家餬口。但納兒膽小不敢。扣脫嘗說規潑是個極難看的矮子，即使有人出了錢要找再此他醜的，恐怕也不能。這些話，確是實話，並非過甚其詞。然一入規潑耳內，規潑因之極恨扣脫。

納兒和她祖父沒有別的事業好做；一天晚上，只得棄了古董店向鄉下逃走。扣脫拿了納兒的梅花雀，得做肥胖老人茄蘭 Garland的侍童。這老人面呈紅色，非常和善。納兒和她祖父逃走之後，歇足教堂傍的墳地邊。只聽得附近有響聲，走下去一看，只見兩個人正在修理烹取 Punch（傀儡戲中之丑角）與會提 Judy（烹取之妻）的傀儡戲。於是和他們結識了，住在一個旅館裏。翌日，和他們一起出發旅行。但是不久納兒恐怕起來；此時納兒年紀雖小，已負主婦的責任，心忖看他們的神氣，他們必以為那老人和一年幼女郎出來旅行，一定是從富朋友處逃走出來的。若使捉他們回去，富朋友一定給他們酬費。於是當他們出去演戲時，祖女重複商量逃走。

納兒鼓勵着祖父前進，困憊之後，幸得在塾師處休息。別了塾師，又與一演臟人戲的謝婁 Taily夫人相遇。夫人住在帳幕裏，見了可愛的小孩子納兒，就教管理演戲，在鄉間賣錢，而自己照顧老人。

但老人欲其孫女做一個上等婦人，已成癡念了。他又將他孫女所有的錢，都拿到賭場賭光。後來納兒錢也沒有了，看她祖父癡頭癡腦，將要去偷謝婁夫人的錢，納兒愛祖心切，不能再忍耐，讓祖父受名譽損失，教他快快離開謝婁夫人，以免事後追悔。

規潑有個朋友，兇惡一如規潑；是個律師，名叫般拉斯 *Carmpoon Brass*。二人狼狽爲奸，不知害了多少好人。規潑爲自己的便利介紹了一個列却斯威勒 *Richard Swiveller*，爲般拉斯辦事處的書記。這斯威勒人家都叫他笛克 *Dick*，是福來特曲郎脫的朋友。他是個熱心放縱的少年，醉後常常將秘密事講出。生平欠債甚多，倫敦有一條街，他簡直不敢走過去，因爲這條街上，都是債主。他又說不久就要遠蕩，別圖新業。後來一條一條倫敦的街道，都變了不可通行的路。

般拉斯家裏有個寄宿的人，止有單身，並無親戚朋友，性子又怪僻，除非烹取與會提的傀儡戲到來，一天到晚，終是睡覺。但戲班一到，他就起身下牀，招呼他們到自己房裏和他們談話。給他們酒喝，然後遣他們出去。另外一個粗做女侍，是個愚笨害羞而無名的姑娘，山來般拉斯小姐 *Miss Sally Brass* 常常欺侮她，不給她飯吃，笛克却見她零丁孤苦，而自己又單獨無依，同病相憐，便做了朋友，倒很相得。笛克無事時，教她如何關紙牌，時時借債買些給她吃，稱這位姑娘曰侯爵夫人。

凡最貧苦的，總是最情願與別人絕甘分少的，納兒所遇的，就是這樣。他祖女二個人，沿途得了許多窮人憐惜，總略略幫助他們些。有一天他們走的脚痛得不得了，又是悲傷着境况，就橫在河邊睡覺。幸被二人救出，沒遭滅頂，並幫助他們上路。又被一個鄉愚引到他家裏火傍，教他們在此過夜。又遇到一個好人，這人就是曾經會過的塾師，現在他得了一個好位置，路經此地去赴任。一見舊友重逢，自然又驚又喜，即忙招呼他們，一起上路。於是他們一邊走一邊講話，直到塾師的新家庭才止。那裏納兒略略得些安寧，連日憊倦，正用得着。這裏的教

室，有個管門老婦人，專司禮拜時前後啟閉門戶，或有時客至，則亦當開堂門。現在這婦人已過世，塾師心想這種事情，便很合弱女納兒去做，就介紹給她管理，於是他們祖女二人，就決定住在這地。後來倒很快樂滿意，人人都愛他們。在這美麗的村內，他們過了許多快樂日子。

正在這個時候，規正在想法如何破壞扣脫。他和般拉斯兩人同謀進行。莎婁般拉斯兄弟二人，對笛克說，他失掉幾個半克郎（英國銀幣）和一管銀鉛筆。但不知是那個偷的。有一天扣脫走進辦事室，他們特意拿一張五磅鈔票，放在他身邊，以為陷阱，事畢他剛要出來，走得沒有幾步，辦事人叫他回去，要查查身上。扣脫心想既沒有做虧心事，查查也不妨，當即慨然允許。他們先向袋裏一查，沒有扣脫心想事情可完了，不意帽子邊裏搜出一張五磅的鈔票。他不知那裏來的，驚得呆了。結果當然他被審判監入牢裏，此時證據昭明，那裏還疑他無罪。不多時般拉斯發給笛克薪水，辭了他的生意。

在般拉斯辦事室附近，笛克有一間臥室。在辭職後二十四小時內，這位愚笨青年（指笛克）酒癮發作，大醉一次，因之睡在牀上發熱，不能起身。

約三星期後，他纔漸漸醒來。看出「侯爵夫人」在牀邊弄紙牌，他還以為是在夢中；侯爵夫人對他說，她如何從般拉斯家裏逃走出來，她如何服治笛克。笛克問她扣脫近况。她就將捉入監裏的事告訴他。又說有些事止有侯爵夫人知道，別人一概不知，因為有一次，侯爵夫人從辦事室鑰匙洞中，聽般拉斯弟兄二人正在商議，從規之請，將五磅鈔票，放入扣脫帽內，卒送他入監牢。笛克聽了心中忿忿不平，欲立即出去宣告扣脫無罪，但身弱無

力，不能起身下牀。

此時笛克身邊錢也沒有了，幸得侯爵夫人拿了幾件自己衣服，到外邊去質當，得來的錢，支持笛克病中開銷。笛克雖窮，却不減他的熱心，隨叫侯爵夫人至扣脫故主肥茄蘭處一行。茄蘭立即來到，感謝笛克不迭。扣脫自然被釋。山潑孫般拉斯反被捕入獄，但般拉斯姊姊還在設法使他逃走。茄蘭一邊的律師，因為要定般拉斯罪狀，問起笛克，才發覺笛克的姑母已死，遺下每年七百五十金元的進款給笛克。笛克於是立變富翁。欲報侯爵夫人之德，送彼入學讀書；不久侯爵夫人即變為美麗聰明的青年婦人，與笛克結婚。

莎婁般拉斯教規潑快些逃走，否則要被捕了。一天黑夜果然有許多官差來捉他，他沿着河邊碼頭奔逃；不意被物絆倒，墮入河中。在冷水中舞了一會，即沈下去不再上來。幾天之後，他的屍身才有人看見漂在河面，被拖起之後，葬在冷靜的十字路口自殺塚內。雖則他死於偶然，然人家總以為他自殺而死。

般拉斯家的寄宿奇客，現得着神奇的祕密，告退了傀儡戲顧問之職。立刻出發去找尋納兒和她祖父。他對茄蘭說，他是納兒祖父的兄弟。當他們年青的時候，他是很瘦弱；祖父是長子，很強健。他們弟兄二人，都和一個姑娘發生愛情，但是弟弟想着他哥哥待他非常仁愛，就離開家庭，到國外游歷，以免發生衝突。於是他們倆結婚。生下一女，母親就去世。後來這女嫁一漂亮少年。但少年待他很兇，生下一男一女。夫妻二人都中年夭折。留其子女給祖父管理。女即納兒男即福來特。納兒溫柔如其母，福來特暴厲如其父。

於是扣脫茄蘭和告訴此事的人很勿立 Humphrey (即納兒祖父的弟弟)三人出發尋找納兒和她的祖

父。這時他們祖女二人，在村中很平安的過活。三人到納兒家時，扣脫先進去。只見祖父獨自坐在火傍，垂頭向着火看。他對他說納兒正睡在裏間牀上。隔了許久，老人才領他們進裏間；納兒一睡真長，竟是不起了。可愛和善而堅忍的納兒已逝世了。她竟因歷來困苦，慘然手足冰冷，辭世而去了。衆人萬分悲傷以禮埋葬，不久，老人亦隨入墳墓。古董店的故事就此終了。

(2) 般那提陸祺謀財記 The Story of Barnaby Rudge

愛賓 Epping 樹林邊梅卜兒旅館 Maypole Inn 內火爐傍，圍坐着一羣人，飲酒吸煙的作着樂。這是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三月的一個雨天。一羣人中，止有一個是客人，一望而知是個久經風雨寒暑的人生了一臉淡灰色的粗鬍子；面上有一很難看的傷疤。他們聚着不多一刻，這位客人問起離梅卜兒旅館約一英里之遙，有一所房屋，可有何事？教區書記，亦即管堂鐘的人，老莎落門台守 Solomon Daisy 於是講出一隻關於此屋的故事。他說：

在二十二年前這所屋是魯本哈談爾 Reuben Haredeale 先生所有。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人，膝下有一女兒；還沒長到週歲的時候，她母親就死了。父女二人，覺得太寂寞，就遷到倫敦去住了好幾個月。回來的時候，帶來二個女僕，一個管家名陸祺 Rudge，和一園丁。有一天晚上，附近雪威爾地方 Chivell 的管鐘者，正要去打一個老人去世的報喪鐘，只聽得遠遠又有鐘聲，不覺驚奇起來。明天早上，才知魯本哈談爾睡在牀上被殺；手裏

執着繩端，纏連屋頂一鐘。昨晚的鐘聲，就是這裏發出來的。他住的屋名叫屋倫 *Warden*。園丁後一天不見了。管家的屍身，漂在池水面上。面目已含糊不明，止有他的衣服戒指和表，還可以藉之認出他是那個。富人失了一大注錢。村內人民心想一定是園丁犯的。屋倫屋於是由魯本哈談爾的胞弟奇奧弗婁哈談爾 *Joe Grey Haredale* 承管。對於他的姪女愛妹 *Emma*，——現已長成很美麗的了，——非常妒忌。

當時這位難看的奇異的客人，聽了這個故事，他就立刻騎了馬，上倫敦；臨走時他恨恨的擊了旅館小主人會威勒脫 *Joe Willot* 一馬鞭，揚長而去。路上和鎖匠丐般立番屯 *Gabriel Varden* 的車子衝在一起，於是爭論起來。爭後丐般立仍往梅卜旅館走去。那裏他和他的幾個生徒，敲了一敲，便再上倫敦。天光微亮，他遠遠見城牆高聳。正在策馬前進，被路傍一聲哭嚇呆了。下馬來一看，原來地上臥着哈談爾小姐的情人愛特完却斯脫 *Edward Chester*，傍邊立着一個狂童般那提陸祺 *Barnady Rudge*。他便是管家陸祺的兒子。丐般立於是和般那提戴却斯脫至陸祺夫人家裏。經竭力調養看護，不久恢復原狀。翌日，丐般立正和這位寡婦講起却斯脫先生，只聽見門上有人敲門，陸祺夫人走到門邊，丐般立只聽他驚喊起來；跑過去一看，正是昨夜遇見的那個客人。丐般立被陸祺夫人攀住，否則定可以捉住他。陸祺夫人對丐般立說許多人的性命，連自己，都在他手裏。并且他們與這客人，都有秘密；夫人連提也不敢提。事後陸祺夫人到哈談爾先生那邊去，對哈談爾說，他不願再受養老金，要自己出去游行了。

愛特完却斯脫的父親約翰却斯脫勳士，是奇奧弗婁哈談爾的深讐。他甚至說奇奧弗婁就是他哥哥的兒

手。有一天晚上約翰却斯脫和哈談爾在梅卜旅館內開一次奇異談話。他們決定將哈談爾小姐和愛特完却斯脫一對情人分散；約翰去緊管他的兒子，哈談爾去和他侄女理論。約翰又對愛妹說，他的兒子並不真心愛她。愛妹不信。約翰又對他兒子愛特完說，愛妹家裏已欠人家許多債，所以他願他兒子娶窮苦的女兒，願兒子娶個財主女兒。愛特完聽了非常憤恨。約翰說他不肯聽從，教他出門去。愛特完遂至西印度。曾威勒脫亦見拙於其父，與他情人那鎖近丐弗般妻女兒獨居番屯 Dolly Varden 話別後，即註冊往外國而去。獨妻做了哈談爾小姐的同伴；他們倆的情人，都在國外。

五年之後梅卜旅館的主人，聽管鐘的說，他看見在魯本哈談爾週年的一日，魯本鬼出現。誠直的約翰威勒脫（即旅館主人）心想最好將此事告知奇奧弗妻哈談爾。於是約翰威勒脫和馬夫海夫 Herb 同至屋倫。這海夫雖是粗人，但生得倒很壯麗；一身遊民打扮，氣力很大。當他們回來的時候，路遇三個人，都騎着馬；問他們進城是不是走這條路。他們答言離正路已有十五里；此非進城之路。騎馬的人又問附近可有旅館。約翰威勒脫就引他們到自己的旅館裏來。原來這三人是喬奇高屯公爵 George Gordon 及其書記，僕人。公爵是新教徒健將；在一千七百八十年改良英國舊教制的提議，公爵曾決定竭力以爭。

他到處演說，人民大半都被他說服。於是「廢教主」的聲浪，到處可以聽見。公爵止待時機一熟，即可叛亂。加入他團體的人，未必都是會宗教犧牲的；有的因為喜歡戰爭；有的因為別的緣故。他的書記，本來是屬羅馬舊教，止因做了新教的書記，不得不改換宗教，以適應他目的。而無能的公爵，是他掌上物。劊子手尼突但尼斯

Ned Dennis 常隨在身邊。海夫亦自告奮勇，加入他們團體。他們用藍帽章去騙愚笨的般那提，因他素愛華麗裝飾，果然他願意跟隨他們。手裏拿着一隻籠，籠內藏着一隻心愛的烏鴉，名叫曲列 Grid。這烏能講許多短語；現在加入新教隊，又多了許多短語：如「廢教主」「布立 Polly（人名）放上茶壺，我們要吃茶。」「惡曲列」
「鞠躬鞠躬鞠躬」等。

喬奇高屯公爵呈一意見書至國會，言舊教發的律令，都要取消。新教叛黨在惠斯敏寺 Westminster 聚集，一時氣概甚壯。然不多一時，討叛令下來，一隊馬軍趕到，捉了許多叛黨入新門 Newgate 監獄。

隔了不多時，海夫引着他的黨人，到梅卜兒旅館來。將館內所有東西，盡行打壞。將所有酒大飲大喝；臨走將約翰威勒脫縛在椅上，向屋倫進發。海夫受約翰却斯脫勳士之託，將美麗的屋倫房屋，盡行放火。不久都變了白煙焦炭，一無所存。約翰威勒脫被縛在椅上，一時也脫身不來；望着外邊，只見一人進來，問他叛黨現到那裏去了。這人就是五年前此旅館不知姓名的客人。

此人離開旅館之後，聽見屋倫鐘聲，就驚呆了。他受了極大感觸，不知不覺很快的跑到屋倫。在屋傍奔來奔去，跳上逃下，像一隻猛鳥隨地亂舞一般。哈談爾走出屋來，奔過去用二手叉住他頭頸，喊叫說他是陸祺，他是兇手。原來這人正是不忠信管家陸祺，當他刺死主人和園丁後，將自己衣服，給園丁穿，自己逃走。他的祕密，惟有那寡婦知道，又常向寡婦索詐金錢，不論寡婦往那裏去，他總暗暗跟隨。

在新門監裏陸祺對他的同伴說，不知是何道理，他不能離開屋倫，如同磁石吸引鐵一般。在這監內，般那提

因做公爵從者，也在。於是父子重會，於牢中，不久叛黨將新門監燒毀，救出同黨。

陸祺父子荒落而逃，不意陸祺父路中害病，般那提於是出來找尋海夫，却好海夫領着叛黨，騎着馬從哈爾卜 Holborn 而來。般那提領着海夫至陸祺藏身處。翌日他們都被官虜去。皆因劊子手但尼斯指點官軍才到此捉住的。

這個時候愛妹哈談爾和獨妻番屯俱被燒屋的叛軍捉去，帶到倫敦。他們的朋友東西找尋，總不見影蹤。後來被哈談爾和丐般立番屯覓到，自然快樂不迭。此時丐般立因國內多亂，做了倫敦的義務律師，為國家效力。不久愛特完却斯脫和曾威勒脫都從外國回來，他們自然更其快樂，惟曾威勒脫因保守莎凡那河 The Savanah 傷失一臂。

兇手陸祺海夫和般那提都判死罪。海夫可憐無智無識的般那提也受酷刑，所以他最後願望，就是要救出般那提。臨刑前一晚，誠直的丐般立和別的朋友會了他，去見國王，果然般那提剛上斷頭臺的時候，赦旨令交到，得免於難。

喬奇高屯公爵，亦捉入紐丐監裏。死於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哈談爾與舊驪約翰却斯脫決鬪，將約翰刺死，自己逃到外國，死在寺院裏。愛妹嫁給愛特完，却斯脫同往印度享受他已得來的大產業。曾威勒脫與獨妻結婚，承受梅卜旅館。此時曾威勒脫年事漸長，心地日漸明白，與陸祺夫人般那提和忠心的曲列烏鴉，同享快樂大年。

(六) 塊肉餘生述

塊肉餘生述是迭更司有名小說中的最後一篇。照原書的序上面講，也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篇。內中所講的，有許多地方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們讀本叢書第六類世界名人傳中迭更司傳傳後，知道了他的生平。現在再讀這篇的這一部份，也是他的自傳，更可以互相對照。這部塊肉餘生述的筆法，是自述體用第一人稱位，但是現在我們用第三人稱位代他。內中有許多節目要講，總因地位關係，不得不簡略。原書很長，現在祇取其要點述之。

此書之主人翁生於其父逝世後，在色佛克 Suffolk 縣白倫得司 Blunderstone 村之鴉巢 Rookery。父族母族的親戚，都很少存在。考伯菲夫人 Mrs. Copperfield 此時丈夫已死，一生的責任止要護養其子大衛考伯菲 David Copperfield 成人。這位夫人並不是個活潑有膽力的婦人，雖經這樣大事，仍能立直身體，與不幸交戰，而是個溫柔微弱依賴人家的寡婦。

她在這種困苦煩難的景况中，愛她的止有一個熱心的女侍克來拉壁各德 Clara Peggotty，臉紅得如玫瑰花一般，很愛夫人及大衛。大衛之姑母——即亡父之妹脫洛烏德 Miss Betsey Trotwood 小姐——家很殷富，又是近親，料想能相互招呼，或能幫助這對寡母孤子。但這位姑母，是個奇怪的女人。當考伯菲臨盆的一天晚上，姑母來望他了。等到生下來，姑母大失所望，原來姑母所希望的是個女孩子，想將她自己的名以名其孩子，現

在考伯菲夫人所產生的是個男孩；她就不辭而走，一去而不復與考伯菲夫人相見。照這第一段看來，姑母似乎是個奇怪而心腸很硬的婦人。請看後文究竟確與不確。

大衛孩時的生活很快樂。其母及璧各德皆愛之如掌上珠。但寵之過度，孩子不免帶些驕慢頑皮的氣味。不意不多一時，他的快樂生活完全改變。一個倨傲淫凶的人，名叫麥得斯東 Edward Murdstone 與其寡婦交好，後來麥得斯東與大衛母結婚；他做了鴉巢財產的主人。他是一個酒商，是個冷心腸的後父。這時大衛已成很活潑很服從的四五歲小孩子。見了麥得斯東一臉的黑鬍子，也總憤恨不歡喜。及至麥得斯東做了他的後父，竟將孩子的快樂生活，完全毀壞。

不久麥得斯東的姊姊也遷來同住；專制非凡，將全家的權，都攬在她手裏。因之大衛母悶悶不樂，也傷心愁苦了。璧各德忠於其主，不忍遠離，也陷入黑暗景况，不復再見天日。大衛此時受麥得斯東的惡待，亦可謂登峯造極。但是他還不肯干休，想好計策約了一個人，來擺佈他。

怎樣呢？原來此時大衛年已九歲，麥得斯東雇了一輛車。止許他隨身帶一小箱衣服；硬教他就道至鴉巢 Blackheath 及 沙倫 學堂 Salan House 讀書。此學堂為著名兇惡的克里格 Creakle 先生所辦，他的教育主義，是天天笞打學生。我們還記得屠斯 般學堂的斯規，也就可怕的了。不意這位克里格 先生更其兇惡。大衛先遇此校的教員麥爾 Mell 先生於白禮拜堂 White Chapel。沙倫 學堂究竟是怎樣，請看原書所述。

【沙倫 學堂是個長方的磚室，左右兩間配房。中間一無陳設的東西。寂然無聲。我問麥爾 學生那裏去

了。麥爾答道：「你不知道這是假期麼？學生都回去了。堂長克里格先生、克里格夫人和克里格小姐都已到海邊歇夏去了。你家裏在暑假裏送你來，因為要表示罰你便了。」一路走進來，他將情形都講給我聽。

「既而引我到講堂上，形狀敗壞到不堪，為我從來所沒有見過。這室長方形，中間放着三行桌几，每行六只。桌子上都是木釘，以備挂帽子及石版等物。廢紙狼藉滿地。許多舊紙造成的繭山，也亂陳在桌上。還有二隻可憐的小白鼠，關在籠內；內有繡鐵絲製的臺，白鼠上下奔走，向角內望望，眼睛紅紅的作覓食狀。又有一隻鳥籠，籠內有一鳥，却比籠小得不多；常常聽得牠很悲哀的嗚嗚的叫，爬在不滿二寸高的柱上，但總不聽見牠高唱着歌或吱吱的叫。」

「屋中霉腐之氣，如同爛蘋果及雨淋之溼書，久久未經晒曬的一般。牆間几桌上下及地板，沒有一處不有墨汁的遺跡，就是此室沒有屋頂，天天使風吹雨打的，怕也不過如此。」

「麥爾離開我之後，我就在講堂游覽，忽見有厚紙一方，上面寫着很好看的幾個字道：『注意！他要咬人的！』我立即爬上桌子，心想桌下一定有猛狗伏着；眼睛張得很大的向四面找尋，總不看見什麼東西。此時麥爾從樓上走下來，看我這樣情形，很奇怪的問我道：『你找些什麼？』我答道：『請先生恕我，我正找隻狗。』麥爾道：『狗怎麼狗？』我道：『這不是狗麼？』麥爾道：『怎麼這是狗？』我道：『你看這紙上明明寫着要咬人的麼？』麥爾很嚴重的答道：『考伯菲而這不狗是人。你家裏有信來，教我將這厚紙放在你背上；然我們初見，我不便如此，所以沒有和你裝上。但是他們既有命令在先，我只得照做。』」

「麥爾於是引我下來，將厚紙繫好；如同旅行的人背行囊一般，行坐都不好拿去。我背着這幾個字，似乎天天受鞭笞一般。勿論有人無人，都是慄慄慄恐；就在沒人之處，我也必匿背不敢見人。受這厚紙的痛苦，真是非經歷過的所能想到的。」

這真是大衛學校生活的可怕開始。他本神經很敏的人，麥得斯東想出這種處罰的方法，可謂惡極兇極。他在暑假裏經過了好多可憐日子，想開校時，學生見了這張厚紙，不知將如何侮辱他，當他是笑柄來尋開心；不免日夜驚心吊膽。及至到了開學，果然許多學生向着他玩笑；有的叫他「睡下來」，有的喊道「打狗」，比暑假裏寂寞的苦況，更其難受。不久大衛和全校領班的漂亮大學生司蒂爾福司 James Steerforth 交好，又將大衛母親私下給大衛的七先令，驅去用光。

但司蒂爾福司得大衛却很好，使大衛的生活，稍稍快樂些。大衛見他年長學優，心中非常拜服。司蒂爾福司見他如此要好，倒也愛惜他。他們二人常常一起讀故事，談小說，倒將這學堂辦得不好的地方，生活不舒服的地方，忘掉許多。但司蒂爾福司年紀比別的孩子大，在校裏很有勢力。即堂長克里格亦不敢奈何他。有一次和可憐的教員麥爾爭論起來，結果麥爾反被辭退；由此可見司蒂爾福司兇暴也可，和善亦可。但大衛此事後，敬服司蒂爾福司如舊。學生中最可憐的是忒老德爾司 Traddles 與大衛亦交好。

六月之後，大衛才得回家一次，以度假日。他回家的時候，只見他母親抱着一個女孩；當然是他妹妹，在大衛不在家時生的。他母親竭力想裝出快樂的樣子，但是那裏能够；即大衛孩子，亦即看出他母親是很憂愁。假期

內麥得斯東待大衛簡直不以人相看待，而如狗一般使喚。比沙倫堂內所受的還苦痛。假期一滿，倒歡歡喜喜的往校中去了。不意去了不到二月，惡消息傳來，母親與妹妹同逝世了。於是坐了車子，回到白倫得司東村。現在世上愛他的，止有忠僕壁各德了。這壁各德的恨麥得斯東姊弟，如愛大衛一樣深。

大衛母喪葬之後，麥得斯東當然就要叫壁各德回去。實在當大衛母生時，麥得斯東能容留壁各德者，祇因大衛家裏女僕除壁各德外，沒有別人罷了。麥得斯東對於大衛將來如何措置，並不關心。所以壁各德要求領他到壁各德哥哥家裏去頑幾天，麥得斯東也並不阻止。

壁各德的家，是一隻覆舟。船底突起處，改爲烟囪。大衛初見很覺奇怪。

「假使我見了阿拉亭 Aladdin 的宮殿，或大神鳥的卵，倒也沒有住在這所房屋的奇怪。船傍有一門，門上有遮頂，門傍有數扇小窗。最奇怪的是這是一隻真船，經水恐數百次以上，也從未想到會做岸上的房屋。我此時如被捕不得不進去住幾天，但若長久住下去，那我一定以爲太小不便利，又寂寞。然而走進去一看，是一間很好的住所。」

「裏邊裝飾得很清潔很美麗；內有一桌，一荷蘭鐘，一抽屜箱，箱上置一茶盤，盤內繪一美人，手執小傘，和一手打鐵環的軍裝小孩子同行。此盤以極厚的聖經抵着，不令仆。假使此盤倒下來，書傍的杯碟，茶壺，一定都要打碎。牆上懸着許多聖蹟彩色畫片，俱裝架在內，外有玻璃遮着。船底仰處，垂着許多鈎子，我起頭不曉得他們什麼用處。煤油之籠，左右橫陳，用來代小檯。」

「以上種種，我進門已看得清楚；於是壁各德開開一扇小門，說這做我的臥室。」

「這是最完備最可人的一間臥室。舵失而舵竅圓，卽算是窗。一隻小小的牀，適合房間大小，足夠一人睡覺。桌上有一盆海草花球。牆上釘着一面鏡子，用蚌殼爲架，四壁塗墜，潔白如乳。被褥上的補綴細工，使我見了目眩神昏，不能舉視。」

這屋內住的人，奇異如其屋。但尼而壁各德 Dan'l Peggoty 是個又長又大的漁夫；他的心腸，非常柔和，與他粗糙外表却成相反。海姆壁各德 Hann Peggoty 是但尼而壁各德的孤姪，爲造船匠；身體強壯，心善如其叔。

根密支夫人 Mrs. Gummidge 是位世上最可憐的婦人，時常嗚咽怨望，專供屋內灑掃之職。但她自己常常悲傷自己沒用。她雖則孤獨零丁，然在壁各德家裏很出力，房間裏的東西，被她都收拾得清清楚楚。當壁各德全家悲苦之時，則根密支夫人必自命是個有膽量有勇氣的婦人。小愛密柳 Little Emily 是但尼而壁各德表兄的女兒。這表兄與海姆的父親同死於海中。愛密柳是個很美麗的小孩子，和大衛一起頑耍，很怕羞。與大衛心心相印，很知己，又甚愛其叔父但尼而。而叔父愛之也甚於他愛全世界。然而後來愛密柳做出一件事來，使叔父大感悲傷。

當時壁各德領大衛到這和善簡單的家庭裏來，大衛非常快樂；心想母親死了，世上的朋友止有這一家了。

不久壁各德和馬車夫 Barth's 結婚；大衛與愛密柳獨參與此冷靜的婚禮。巴格司久有娶壁各德之心，曾經藉大衛轉達壁各德說道：「巴格司願意，這就是說假使壁各德肯俯允的，巴格司是願意娶她的。」巴格司預

備下一所精美房屋，他們睡的房間之外，另備一間小臥室，專爲大衛到來睡的；總算是大衛的家了。此時麥得斯東已霸占了考伯菲而的房屋產業；欲將大衛驅逐出門。所以大衛未回來以前，麥得斯東已將諸事佈置妥當。大衛回家後，麥得斯東就對他說，教他到麥得斯東有股資的一家酒肆裏去當生徒；并說所得工資，足夠衣食，至於房租及洗衣等費，自有麥得斯東發付。於是可憐的孩子，坐了車子到倫敦去謀生。

這酒肆店號名叫麥得斯東與葛令壁 *Murdstone and Grinby*，在泰晤士河 *The Thames* 傍之般來克弗拉 *Blackfriars*。大衛所做的工作，是最卑鄙的。與密考伯先生 *Mr. Micawber* 同住在城街 *City Road*。他和密考伯的交情，直到晚年不衰。密考伯是個很特奇的人，表面生得又長又雄壯，頭頂頰着，亮精精的像個蛋，下面附着領圈；所穿衣服像蟹脚戲子穿的破衣衫。他歡喜說很長很書卷氣的句子，夾着許多特別的字。他總說要做件大事，但是他永不嘗試。照實在說起來，他不論做那一件事總是失敗的。窘迫時他會向不論那個借債。他希望轉機，然而永遠沒有轉機。他的妻子常常舉着他母家家世，在人前驕傲。然而他母家的事沒有一個人清楚的。他們有四個孩子，一個男的，一個女的，二個還在懷抱中——是雙生子。

以全體論密考伯家况雖窮苦，不得謂不快樂；而大衛作苦工的苦痛，真可以說同樣年紀的孩子，從沒受過的。天天和那無知無識的粗糲工人做伴。小小年紀，就受這樣苦痛，真可傷心。有一次密考伯因爲欠人家錢不還，捉入監裏，密考伯全家都遷入牢中住宿，（這是當時所通行的。）大衛對他們非常忠心，不忍違舍，遂遷至監牢附近居住。後來密考伯被釋，至潑立茅 *Plymouth* 依靠一個親戚。

大衛最親愛的朋友，又分散了；心中自然悲苦不已。心想酒肆的痛苦，也吃够了；愛他的人，又去了。遂決計私逃，離這可恨的酒肆。他於是寫一封信給巴格司夫人（即壁各德）問他姑母的地址；並借半幾尼。巴格司夫人答言他姑母所在的，是度佛爾 Dover 還是福克斯東 Folkstone 可記不清楚了；半幾尼如數附上。大衛雖則對於姑母地址，不怎樣清楚；但此時也不得不冒險一行。他年紀既小，世故又不知；銀錢衣夾，一起被人搶去。路上將身上衣服當光，只剩一件破爛襯衫。全仗東西叩問，幸喜得到度佛爾。姑母見了大衛大驚；就留他在姑母美麗的房屋內居住。姑母同住的有一個老人名叫列却排般婁 Richard Babley 人家稱之曰迭克先生 Mr. Dick 是一個癡狂的人，然脫洛烏德小姐（即姑母）說他是極頂聰明的人，一點沒有狂氣；姑母有事，總要得他指教。現在姑母又去請迭克來，問他如何措置大衛。

迭克說道：「怎樣處置假使我是你，我一定立刻教他洗個澡。」說時像沉思一般，二目却浮浮的注在大衛上。姑母喊他的侍女道：「嘉耐 Jane 迭克已和我們措置好了。快去燒水來。」

於是大衛重復起頭過一個快樂的新生活。他的姑母脫洛烏德小姐，不獨不是兇悍婦人，和第一次會面的樣子，並且可算是全世界姑母中最仁愛最好的。大衛是男孩，不是女孩，她也不計較了。改大衛考伯菲而的名字曰脫洛烏德考伯菲而 Trotwood Copperfield。大衛和迭克很要好。迭克的最大煩惱，就是不肯忘掉

加爾司王 King Charles 的頭（加爾司是十七世紀英國國王，被民黨所弑，迭克引以為同病故念念不忘）。呈請政府書內，總不知不覺的將加爾司王的名字放進去；於是重復寫過，一連寫了不知多少年頭，終究沒有成功。

然在別的事上迭克是很恬靜的，很有趣味的，和大衛常常出來放風箏。後來姑母心想大衛在家總不是事，還是送他到學堂裏去。這學校名斯厥郎博士中學校 Dr. Strong's Academy 在肯脫白來 Canterbury。大衛住宿於姑母相熟的律師威克菲 Wickfield 家裏，威克菲夫人已逝世，家中止有一女名安尼司 Annes 美麗穩重，聰明絕倫。

大衛在校讀書或在家溫習，都很快樂。安尼司是他知己，不論大衛心中有甚麼話，他總和安尼司商量的。大衛心中忿恨的，止有一人，這是威克菲而的書記尤利亞希伯 Uriah Heep，硬與大衛交好，然自己裝出許多謙恭的狀態，常說道：「我很知道的，我是最卑鄙的，別人都很好的，我的母親也是卑鄙的。」實在因為大衛和安尼司要好得火一般熱，他心裏非常忿恨大衛，後來在威克菲家起了許多風波，都由他擾出來的。

倏忽數載，大衛在肯脫白來的快樂日子完了。姑母給他一筆款子，教他到倫敦或別處去遊歷；如同假期一般。將來生活，可於此時解決。不意在倫敦偶遇司蒂爾福司於旅館中。於是崇拜他的心，重復發生。此時司蒂爾福司出落得清秀可愛，和氣滿面。遂和大衛一同去望壁各德全家。此時無甚目的，不過散心而已。司蒂爾福司假意極喜歡鴉墨斯風景。此時大衛職業還未定當，忽接姑母來信說，律師助手的職業，很可多錢，姑母情願拿一千磅錢來，為大衛學習修金，受業於司本路 Spenslow 與約金司 Jorkins 二律師門下，專研究教會法律與婚姻法律。大衛和司蒂爾福司商量，司蒂爾福司也說很好，於是遂決定。他回到倫敦之後，姑母預備一切更其比讀書時舒服。大衛已是富家少爺一般，所住房屋，更其弘大美麗，大衛自己也覺得現在是個時式少年了；請司

蒂爾福司作客在他家裏。然而大衛對於這個事業毫無進步。有一次他先生司本路請他到家裏去吃飯，他看見了司本路的女兒都拉 Dora 立時沒頭沒腦的陷入情海。原來都拉生得柳腰桃腮，活潑動人，母親已死，一見大衛也發生愛情。

唉！人家總以為大衛的將來，可以大快樂了。不意禍來意外，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幾件傷心事。威克菲而律師飯後貪酒，尤利亞知他缺點，特意在酒後糊塗時和他糾纏，用出種種狡猾手段，騙去威克菲而許多銀錢，將威克菲而的名譽和事業敗壞。因之現在威克菲而反受尤利亞節制。小愛密柳已定婚於海姆，被司蒂爾福司拐到外國去；因之壁各德全家悲傷。大衛正想娶都拉為妻，忽然他姑母家私除度佛爾一屋外完全失掉；姑母現欲遷到倫敦，與大衛同住。迭克亦來倫敦，住在附近。大衛看律師助手事業，沒甚希望，一時又不能得錢養家；遂決意棄了此業，另圖他事。一千磅修金因為律師事業不發達，經濟困難，不能退還。司本路死於非命，留下女兒孤獨零丁，沒有一點產業贍養。大衛於是改做了斯厥郎博士的書記。這時博士正在倫敦編輯一部字典。大衛又學縮寫，做議會的記者。密考伯此時很富裕，請了大衛和脫洛特爾司到他家裏去開離別會。脫洛特爾司現正學習辯術，以備將來做律師。密考伯先生在會內演說道：

「我親愛的考伯菲而！」

這時一拳從衣袋內伸出來，做一做手勢接着道：

「吾少時的同伴——望君恕吾唐突——吾可敬的朋友脫洛特爾司——未知此稱呼適當否——鄙人

代表本人和密考伯夫人密考伯子女敬謝二君盛德，並極誠恭祝二君前程如願，諸事平順。今夜與君等握別，此後遠適他鄉，重整門庭。」

他說這話的神情，如同要到五十萬里外去一般。又接着道：

「是以鄙人今晚端重謹肅，致離辭數言，望君等俯聽之。今晚鄙人得陳數語於友人如君者之前，亦鄙人之榮幸也。鄙人才疏學淺，當然不堪與有學問者相友，然鄙人之志甚決，不論在社會中若何地步，一定不肯出醜丟臉，而拙荆，鄙人敢保必不後我也。有時經濟困難，不能一時報償，或因種種環境併合的關係，不克如數清償；此種景况，有時念及之，本能作用，立即相應而發。然鄙人視之一幻景耳。鄙人不幸有此，然視之終不過一遺痕不能遺忘耳。雖然，鄙人當進言曰：昔日惡愁風雲，現已去之殆盡，無復再見其可怖狀矣。而上帝之快樂天日，已冒山頂而起矣。下星期一四點鐘，鄙人等將在肯脫白來，我足再重駐於故鄉。鄙人何人，密考伯是也。」

他說一大篇大話，總而言之，他要到肯脫白來尤利亞那邊去當書記。此時尤利亞已爲威克菲而律師辦事處之長。而其母和威克菲而住在一處，安尼司大受其苦。

大衛此時從事著作，漸漸出名了。他仍舊愛着都拉。和老友脫洛特爾司同去求婚於都拉的幾個姑母。蓋因都拉父親死後，只剩下一人，所以和她的姑母同住。不久幾個姑母都允許大衛。於是備辦迎娶，自有一番熱擾，不必細敘。都拉雖則做了人婦仍舊像小女孩子一般，不曉家事。大衛家裏被她弄得不成樣子。都拉常

常和她心愛的犬頑戲。大衛雖則得到了一個美麗的妻子，但不幸少年夫妻，不能白頭到老。原來都拉病了；天瘦弱起來，眼睛光澤，也一日一日的退失。大衛又驚又愁，不知所措。幸而大衛姑母住在鄰近，奔來服事調理，如對待他親生女兒一般。

這個時候，威克菲而被尤利亞弄得更糟了，安尼司大受他們母子二人的虐待窘迫。有一天密考伯忽而忽忙奔來，要見大衛和大衛的姑母，他講道：「你道我來怎麼事？沒有怎麼事。就是好惡的事，卑鄙的事，欺騙的事，奸謀的事，謀害的事，做這些事的人，就是尤利亞！」

他接着將尤利亞的深惡大罪，盡情宣布。縮短言之，密考伯已究出欺詐的證據，欲請大衛與姑母來會，當尤利亞，宣布一切。後來因此姑母的產業，回復轉一大半來。威克菲而亦恢復從前的快樂，大家都感激密考伯不盡。此事藉律師脫洛特爾司的力很多，使威克菲而舊業重興。

脫洛烏德小姐感激密考伯之餘，給他一筆大款，讓他們到奧地利亞 *Australia* 去營生。因為他們在英國轉機的希望，是沒有的了。同密考伯一起去的，有但尼而暨各德根密支夫人和愛密柳。愛密柳雖是情奔回來，但尼而雖含辛茹苦，到處去找，重見了，但尼而愛他如舊。

他們臨走的一天，大衛送他們到船上，直待深夜才去。翌晨，大衛拿了但尼而的信去看海姆。不意是日颶風大發，眼看見海姆跳入海中去救碎舟的最後一人。然因水勢太兇，反死水中。那碎舟的最後一人，原來就是大衛舊友司蒂爾福司。都拉此時病勢日見沈重，精神日見衰頹，卒死於安尼司臂上。

大衛青年時期，不幸遭了這許多悲傷的事。然而他著作名譽，日聞於世。都拉死後，他到外國遊行了幾年，回來時，見姑母仍舊遷入度佛爾居住；璧各德已成寡婦，亦住在姑母處。安尼司仍舊是個聰明不變的姑娘；比前幾年面目更加姣好。於是大衛精神復振。姑母見他們倆相愛比姊弟還要親熱，就主事使他們結成伉儷。

當大衛求婚於安尼司的時候，安尼司對大衛說道：「我自從初次會見你，就愛你的。還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訴的就是都拉臨逝世的時候，他說要我代她的位置。」



第十三卷 薩克利小說集

(一) 亨利愛斯夢傳 Henry Esmond

(安皇后時代的故事 A Romance of the Days of Queen Ann)

薩克利一生事蹟，詳見本叢書的世界名人小傳，現在不再述了。他最有名的幾部小說中的人物，我們總覺得沒有比他同時的却而司迭更司所著小說中人物的有趣和動人。但當然也有例外，因為他是個和善可愛的人，所以有時也能够給我們很和善可愛的人物。我們現在先讀一篇亨利愛斯夢傳 *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 這一篇說他是歷史小說中古今第一部，也不為過甚。裏邊的事實，是很有趣味的。亨利愛斯夢和開斯而烏德夫人二人物，是他著作中最高尚的人物。此書出版於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六年後此書之續篇出世名浮吉尼亞人 *The Virginians*，讓我們先讀正傳，後讀續篇。

威廉第三末年和安皇后時，英國有許多人要擁茄姆斯第二 *James II* 復辟。這是實事。至於亨利愛斯夢的誕生，是在故事內很重要的，不可不預先說明。這時有一個人名叫湯姆斯愛斯夢 *Thomas Esmond* 的；

隨約克公爵 Duke of York 至歐洲南部征伐，在路上他和一個織工的女兒結婚，生子名亨利。不久他棄了他妻子，回到英國。於是可憐的女人，只得進寺院修行，不久即過世。

湯姆斯回到英國，即繼承他叔父開司而烏德子爵 Viscount Castlewood 的產業，與他族妹伊莎伯而 Isabel 結婚。將前次的婚姻，祕而不宣。雖則他從幾方面看起來，是一個不大道德的人。然心思還算和善，他聽見前妻死耗，即將亨利帶回，由哈爾脫神父 Father Holt 管理。

湯姆斯雖則如此，然而不承認亨利是承業的人，也不承認他是他的兒子。後來亨利漸漸長大，智識亦漸漸開通，纔知道他的姓愛斯夢，並不是湯姆斯特意的賜贈他，而自有姓這姓的權利。

愛斯夢全家雖不屬於羅馬教，但極輸忠於斯多亞王族 Stuart Kings，哈爾脫牧師現為亨利的師傅，也是一個忠於茱姆斯第二的人。對於茱姆斯第二復位的事，非常出力。愛斯夢全家，幾次三番，為茱姆斯第二犧牲。在歷史上有名的茱姆斯第二與威廉第三的戰爭中，湯姆斯愛斯夢沒於陣上。他妻子伊莎伯而逃到他母家千而西 Chelsea 屋裏躲藏。哈爾脫亦離堡遠颺。所以堡中止有亨利和幾個僕人，非常寂寞。

不久開司而烏德子爵堡，有新主人到了。這人名陸軍大佐法郎愛斯夢 Colonel Frank Esmond，是愛斯夢家的近親，約有四十五或五十的年紀，生得粗率難看。同來的是他的妻子，止有二十歲，女兒比阿斯 Beatrix 是個很可愛的小孩子，年止四歲，一見亨利，便與他接吻。還有一個小孩子，在奶娘手裏。這四個是亨利的新伴。

當法郎愛斯夢夫人問他姓名的時候，他答道：「我叫亨利愛斯夢。」說着，抬起頭來，見了夫人。他立刻表着

又驚又喜的樣子。因為這樣美麗的人，他從來沒有見過。

她頭上長着一頭黃金髮，亮得如夕照的黃金色一般。面色如一朵閃眼的鮮花；眼睛的光線，帶着和善，使亨利見了，驚奇不止。夫人身心的美麗，做了亨利一生的指導。他們初起以為二十歲的婦人，和十二歲的孩子，未必能有十分大不了的要好快樂，不意隔了一時，年齡的差別，竟完全忘掉了。

夫人對她丈夫非常忠心，而她丈夫不能說是怎樣好的好丈夫。夫人總想出種種方法，使她丈夫快樂。待她子女，極其愛惜。對於亨利，十分和善。亨利生平受這樣的和善待遇，是第一次。所以亨利現在享受新快樂的生活；然不幸偶然遇着壞運，竟將夫人的快樂生活毀壞。

有一次亨利到一個村莊上去遊玩，不知如何，染着天花。回到堡裏，才發覺，法郎愛斯夢和女兒比阿斯即往倫敦避開，以免傳染。

夫人和小法郎留在家裏，所以也染着這個毛病。病後夫人的美麗，完全失掉。法郎回來後，並不客氣，對他夫人說，他對於妻子，已失望。於是夫婦間愛情遂大減。

不久亨利被送到劍橋大學去讀書，學做牧師，假期回來，他看見堡內有一個客人，名莫很公爵 Lord Mohun，他的惡名，通國皆知。近來法郎常與莫很飲酒作樂，夫人對於他丈夫的行動，很不快樂。而法郎亦出怨言對亨利說道：『自從你帶進天花病來後，我們一直到現在，總是這樣的不快樂。』

夫人常常向丈夫勸道：『這樣的朋友，還是沒有的好。』亨利第二次回家的時候，情形更壞了，他們夫婦倆簡

直當面口角。而法郎行爲更爲放縱，竟於有一夜在夫人面前對女兒比阿斯說：她長大之後，便嫁給莫很。比阿斯以笑報之，並說前一晚他母親嘗和莫很有一很長的談話。

夫人很嚴重的說道：「我說的什麼話，可以請莫很親自來對證。」說時攆着他女兒的手走出找尋莫很去了。莫很知道這情形便對法郎說道：「你的夫人對我說的什麼，我不妨據實告訴你，她勸我不要和你再飲再賭。你想想他爲你好呢？爲你壞呢？」

法郎斜着眼珠答道：「自然你總是個好人，我的公爵啊。」

莫很答道：「尊夫人固然賢德，但我沒有什麼好處，我不拿言語和你見高低，要便交交手。」

「隨你什麼時候，」子爵說。

照這樣看起來，他們要決鬪了，夫人大驚。翌晨，莫很仍舊很客氣的告別去了。不久全堡人，又驚恐起來，不知何故，法郎不告一人，與律師商量得很忙。

一月之後，他忽然說身體不好，要到倫敦去醫病；亨利亦同去。在一個旅館裏，他和莫很等遇見。於是他們大鬧紙牌，末後莫很和法郎又爭論起來。遂決定決鬪於李散斯脫場 Leicester Fields。事前法郎將一切實事，都講給亨利聽；他說，莫很曾經寫一封侮辱他妻子的信，中途被法郎得到，所以早有和他決鬪之心。祇因法郎還欠莫很錢，所以直到現在未嘗交手。

亨利還沒有知道，決鬪已過了。法郎不幸傷中要害，不久即死。臨死時，這位被誘的好法郎拿出一張證書

來，交給亨利上面寫著他的身世。他是開司而烏德的正當繼承人原來這一件公案已給哈爾脫神父披露了。

亨利拿到了這張證書，大費躊躇。假使他去宣告說開司而烏德是他的產業，豈不是奪了小法郎的家私麼？夫人爲失了丈夫，已悲切不勝，假使她知道產案又失掉了，不知要悲到怎麼樣！最後亨利決定了，他將證書丟入火裏，燒了。

不意他這樣的大犧牲，沒有好報應。因爲他助法郎決鬪，竟被捕入獄。當夫人來看望時，又將亨利大罵一頓，責他不應該放他丈夫去決鬪。夫人因爲過於悲哀，不知不覺說出很凶的話來：她說她不願再見亨利。

亨利被釋後，他不願去做牧師；由伊莎伯而幫助，得了一個軍中的差使。他做了一年多些，很爲國家出力；接二連三的升任，做了大佐。回國後他聽說法郎夫人要嫁給一個堡內著名壞牧師，湯姆脫先 Rev. Toin Tusher 心中驚奇起來。他想這件事情他一定要設法阻擋的，便不願不願再見的話，竟到文却斯脫 Winchester 去見夫人了。到文却斯脫後，他在教堂見了夫人，仍舊穿着寡婦衣服，在那裏唱晚禱歌。身傍立著小法郎，現已長成爲一個很好看的少年。禮拜畢，法郎先看見亨利愛斯夢，立即跑過來表示歡迎。夫人也說道：「這是你的好處，仍肯回來看我們。我一還想你總要回來的。」

夫人伸出他美麗的小手給亨利握了；亨利一看，指上面止有她結婚戒指，並沒有定婚戒指，纔定了心。此後遂與夫人和好如初。傳聞之言，竟一點也不確。

這一個冬天的日子，當夕陽初下，他們款步回家的時候，夫人說了見他回去的如何歡喜，亨利也非常快樂，約

定了此後他們當永不再離。

他續道：「我們離開歐洲到新世界去，建立新生活罷。在歐洲你已有許多可悲的過去事，不如到加而司王 King Charles 特賜我們祖宗的浮吉尼亞 Virginia 去。想法郎必以爲然的。」

夫人答道：「不要說了，你年輕力壯正好向四方發展，我呢，不能再遠行了，但你如有什麼傷心的地方，仍望回到我這裏來。」

當他們到家的時候，亨利忽得一新感覺。

大廳扶梯下，亨利見一極其美麗的女人，執着蠟燭，走上來。燭光映着她的頭頸，顯得又白又美麗。頸下圍着一根鮮紅緞帶，更顯白頸之白。這人就是比阿斯；聽說亨利愛斯夢來此晚飯，特意裝扮了起來。當亨利出去的時候，比阿斯止是一個小姑娘，現在長成一個女郎了。

她面色的光澤，恐怕春天的玫瑰花，也比她不過。她的眼睛，如此明澈燦爛，亨利也從沒見過。她是一個櫻色的美人，因爲她的眼睛，頭髮，眉毛，和睫毛，都是黑的。她的頭髮飄在肩上，起波動形。她的皮色，如白雪映在日光裏。她一步一步的走近來了。對着亨利嫣然一笑，亨利看得呆了，只顧對着她眼睛望着。此時比阿斯已近亨利身傍，伸着頭好像要讓亨利和她接吻，像以前小孩子一樣。亨利便也迎了上去。

「不，比阿斯說道：『不，我已經長大了，歡迎你，我的族兄亨利。』說着，她鞠了一躬，伸着二隻手道：『亨利你來了，我們快樂極了。』」

亨利住了幾天，法郎將許多貴人如何拜倒在他姊姊石榴裙下的情形，當故事一般講給他聽。這樣他知道她是個

虛榮心很大，心思常變的人，便認非富貴兼備不能娶她。他

雖深愛開司而烏德夫人，然而爲了要擁有她，禁不住便幾次

想宣布他是開司而烏德的繼承人，他心中大起戰爭。他想

要免去這種苦惱，非離開此地不可，遂決計到德國戰場上去。

當亨利回國時，他已有小小一點產業，和伊莎伯而遺下

來幾塊有價值的金剛鑽。比阿斯出落得比以前更美了。

但她這時已與海密爾登公爵 Duke of Hamilton 訂了婚。

這位公爵正在進行一個計謀，他想到法國去引茄姆斯

第二的兒子查禮進來，乘安皇后近來身體不好之際，奪了帝

座。比阿斯亦在此計劃中。心裏正在快樂將來能做建國

功臣的夫人。

此時亨利已爲副將，她便對他說道：『你快去和我母親結婚，做那恩愛夫妻如大辨與會五 *Darby and Joan* 罷。你們二人最配了，我的族兄啊，你到什麼時候才知道我是無望的人呢？』



比阿斯爲愛斯行武士授職禮

在康興東 Kensington 皇宮附近，他找到開司而烏德夫人。夫人對他說，她也知道亨利的身世了。伊莎伯而臨終前把這事告訴她。以前他父親在日，爲了棄帝茄姆斯的關係，不敢將此祕密宣布。「現在要由你自己決定了。」夫人說：

「我在法郎開司而烏德臨終的時候便決定了。」愛斯夢說。現在我做一家之長，而開司而烏德子爵仍讓法郎做下去罷。」

「可愛的大量的亨利，」夫人呼着拜了下去：「不要攔我起來，讓我跪在這裏拜你。」

他的寬洪大量，雖說一部分出於愛小法郎，然大半皆由於愛開司而烏德夫人。夫人一看他是這樣一個好人，心裏暗暗歡喜。

那知這時節海密東公爵又與莫很決鬪；海密東立即斃命；莫很亦中要害，不久即死。這事傳到比阿斯耳內，自然悲傷不堪，她所有的希望，都雲散煙消。且對亨利說她自己是無望的話，也驗了。

愛斯夢這時正在進行一個計劃，要私自將查禮引到英國，俟安皇后一死，即擁立爲帝。這時開司而烏德子爵（即法郎）仍在來因河 The Rhine 領兵；因爲他的面相，和查禮相同，遂請查禮扮了開司而烏德子爵，而真子爵改爲從者；回國而來，至康興東亨利家中。那裏愛斯夢全家和查禮的黨人都在；私底下都奉他爲王。

全屋的人心裏，都充滿着極大的希望；惟有查禮獨自很冷淡。他是一個女性的人，專用功於愛情一端，他和比阿斯天天混在一起，看來比他復位的計劃，還要緊。

所以他們黨人將比阿斯貶到開司而烏德堡去；比阿斯大恨亨利愛斯夢，說是他使她太失尊嚴的。

黨人時時刻刻都在那裏盼望安皇后死耗，使查禮立刻可擁戴爲王。一天消息傳來，說安皇后病勢甚重，不久即要逝世，正在歡喜的時節，忽然發覺查禮不在康輿東，不知去向，都大吃一驚。他們想來，他一定到開司而烏德和比阿斯尋歡去了。

愛斯夢和開司而烏德子爵立即跨上馬，奔向開司而烏德堡來。果然他們忖着的不錯，查禮竟在那里。此時他們也顧不得儀文了，立刻逼他同走。愛斯夢埋怨查禮何以如此糊塗，連這樣好機會，都幾乎要錯過。此時安王后或者已死，他却在這裏寫幾首綺妮的詩，送給那美而輕佻的小女子。查禮始對亨利這種舉動，非常忿怒；但亨利忍着並不和他爭辯，惟教他到一間祕密室裏一談。這室是在火爐傍的一扇小門裏。他們坐定之後，亨利拿出一卷紙來，這紙是一逕守着祕密，沒有被人知道的。

副將愛斯夢說道：「陛下請看這裏。這是侯爵的證書，是先帝在聖加門教堂 St. Germain's 裏賜給吾父，開司而烏德子爵的。這是我父母的婚證。這是我自己誕生和受洗禮的證書。我受洗的教會，是陛下生平最崇拜的一個。」轉向驚呆的法郎說道：「我親愛的法郎，這些都是我的頭銜，這些紙，都是有關於我的。你看這是一張受洗禮的證書，這是婚姻的證書，這是侯爵的證書，這是皇上親筆所書的特賜恩旨以光榮我們全家的字蹟。」他一面說着，一面將這些證書，送入火裏。又向太子說道：「願陛下清聽，亦願陛下記着我講的。我們全家都爲陛下盡忠而衰敗。祖父將私產變買，幫助陛下軍糧。又爲陛下在沙場上血戰數次。他的兒子，爲陛下

戰死疆場。而法郎子爵的祖父，也爲陛下傷命。我還有個女戚，即吾父親的續絃，將她所有的錢，全爲陛下犧牲。所得結果：就是一個現已化爲灰燼街頭，一毫無價值的藍緞帶。我現在放在你的腳上，牢牢的縛着。我要取出我的劍來，當陛下下面一折爲二，以阻止陛下不正當的行動。法郎啊，我想你一定也願意這樣做的，是麼？

法郎正在呆看那證書，一片一片的在火裏燒着。聽了亨利的話也拔出劍來，一折爲二，並說道：「我情願追隨我族兄亨利後塵。這都是陛下自己的不是。現在安皇后一定死的了；假使陛下不離脫忠心的臣下，陛下一定已是國王無疑了。」

太子抬起頭來重重的說道：「失掉了一個王冠，失掉了這些忠臣，有什麼希奇呢？現在我給你在我權力裏的賠償，你願和我決一戰否？」

於是愛斯夢和查禮鬪起來。法郎慌忙過去，用斷劍將他們二劍挑開。這時門外走進比阿斯。見房內情形，大變面色，臉色白了，眼也昏了。

比阿斯說道：「請萬歲吃了早飯去罷。」說着跑到亨利身傍，咬着牙齒附耳的說了幾句話。亨利對着比阿斯看看，心想我怎麼爲和這樣的女人講愛情呢？

亨利和法郎同着皇子查禮一路向倫敦進發；只見一羣人民，立在康興登殿 Kensington Palace前。不久門內轉出一隊樂隊，一隊傳令官，樂隊伊伊烏烏的奏着樂，傳令官四散向民間喊道：「喬奇 George 受了天帝的恩寵，天命賜爲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法蘭西 愛爾蘭的王，和天教的保護人了。」民間和聲喊道：「願天帝

保護萬歲！

喬奇王的樂隊，這樣一吹，將查禮所有希望，完全付之東海流水。他慌忙奔回法國。

黨計失敗之後，開司而烏德子爵，往外國去了；和一德國女人結婚。不久比阿斯亦離開她母親，她家鄉，到法國居住。有一天亨利愛斯夢去望開司而烏德夫人，只見他獨自哭泣。亨利就要求做她生死的保護人，情願永遠不離開。

於是這位真英雄和天下第一和善的女人，結成眷族。法郎將美境浮吉尼亞 Virginia 之地產，給他們夫婦倆。他們到了美洲，建設一新開司而烏德堡。

愛斯夢自己說道：「我們在太平洋彼岸國裏，（指美國）有一個時節最快樂；真是天氣清明，惠風和暢的；這我們叫他西印度夏季。我常常想我們人的秋季，正和這快樂酷熱的氣候一般。我感激太陽光和別的天賜物不盡。幸喜又生了個孩子，既像父，又像母，我們都歡喜他到不得了。所有金剛鑽，現都變了耕具，工牛，和黑人。我們的快樂，可說是全國少見。所有裝飾用的鑽石，都變了有用的東西，惟一粒金紐，是當我在監牢時從臂上脫下來送給她的，她還很珍重的藏着，並說永遠不和這物離開。」

(二) 浮吉尼亞人 The Virginians

(亨利愛斯夢的子孫的故事)

愛斯夢大佐自安皇后死亡之後，不得不離開英倫。他是茄姆斯黨裏的健將，皇后一死，他和茄姆斯黨的人，要想扶助他的兒子做英王，不道失敗了；愛斯夢在英倫住不得，便離開他的祖國，到美洲去。

他到了美洲，便和開司而烏德夫人結了婚，又是一番天地；他和夫人住在浮吉尼亞，這浮吉尼亞地方，有開司而烏德子爵的產業，他娶了子爵的寡婦，子爵的兒子小子爵，是他的繼子了，這小子爵便把產業交給他。

他們仍舊用英倫府第的徽號，稱他們浮吉尼亞的住宅叫做新開司林烏德，就在新宅裏生下一個女兒，名字叫做賴吉；這小姑娘生得很活潑有能力，能自表出身的高貴。她也和她母親一般，早年就嫁了人。她的丈夫是諾福克男爵的小兒子，名字叫做喬奇華林登。他們結婚了不多幾時，賴吉就做了寡婦，年紀還很青呢。她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做喬奇，一個叫做哈利，那是雙生的兄弟，喬奇出世，比哈利早了半點鐘，因此喬奇繼承了他父親的產業，哈利自小教成了敬重他的阿哥。

愛斯夢大佐自從他的夫人亡故了，便把產業都交給女兒賴吉去管理，賴吉做事的才能，和經營的能力，是浮吉尼亞有名的。她是個少年貴夫人，自信力也很強，她做了這樣貴顯的父母的兒女，更是她得意的事，因此爲她自己的權利，不是和兒子們口角，便是和鄰家尋鬧，而且她還要和英倫的親戚們通信爭論！

她丈夫也不是沒名譽的，但是她丈夫死了沒幾時，便不肯稱華林登夫人，偏要稱「愛斯夢太太。」她父親愛斯夢大佐死了，她承認喬奇，去繼承她外祖父的產業，但權柄都在自己手裏，好像太后代少年皇帝攝政一般。

她的兒子們十四歲的時候，有一個孀母遺給他們幾千鎊的財產，這驕橫的愛斯夢太太又大大的鬧了起來，

因為倫敦的律師，不肯承認她的要求，去處分這筆財產。

她要把這筆財產都給哈利，因為喬奇一邊，有律師主張，要兄弟平分的，她責罵喬奇的卑賤，而且決定要把全數的錢都存儲着給哈利。

她終身是如此做法：不是這個，就是那個。幸而他兄弟兩個，並不因他們母親的荒謬，牽涉到友愛上去，他們仍是互相愛好的。兄弟當中，要算哈利強壯一點，但喬奇這孩子的頑皮，正和他的阿哥不相上下，他母親替他們指定的一個教讀先生，名字叫做華德，是個愚拙呆鈍的人，有一天，和喬奇爭論起來，喬奇得勝了，先生便辭了出去；愛斯夢太太從此曉得開司而烏德的男主人，和女主人的權力是一般的了。

有一天，喬奇忽然要和陸軍少佐華盛頓決鬪了，因為他母親的一個閨友，叫做芒丁夫人的，傳出一種不確實的話來，說凡是到開司而烏德來的無妻的少年紳士，都為愛着愛斯夢太太來的；喬奇便疑心這陸軍少佐是向他母親來求婚了，因此要和華盛頓決鬪起來；幸而哈利是很稱讚這少年華盛頓的，這件事便排解了，喬奇也和華盛頓道過歉。後來喬奇也得了他母親性急脾氣的遺傳。

這時節，英國驅逐在美洲的法蘭西人的計劃已經決定實行了，派了一個伯拉陶將軍，到美洲殖民地來，組織抵抗法國人的軍隊。喬奇華林登便在伯拉陶將軍那裏做個職員，別了家人，去參預戰事。家中不斷的得了他的信，哈利便讀給他母親和芒丁夫人聽。有一天，來了一件可怕的新聞，却不是喬奇寄來的，說伯拉陶的軍隊都打敗了，法國人和印第安人的聯合軍得了暫時的勝利了。哈利得了這個信，就嚇起來，恐怕他兄弟也亡失了，便

動身到前敵去，希望得着兄弟的消息。

伯拉陶死了，他的職務是滕巴管理的，哈利就到滕巴營裏去，打聽得有一個伯拉陶的職員，犯了瘧疾，病倒在那裏，然而他一看，並不是他兄弟，却是他的朋友華盛頓，現在升了大佐了，他也沒有喬奇的消息，大家猜是喪在印第安人的手裏了。

華盛頓大佐全愈了，和哈利一同回到浮吉尼亞。他母親因為失了兒子，便無理取鬧的責備哈利，她的老脾氣又連着發作起來，責罵華盛頓大佐斷送了他兒子的生命。

因為這個緣故，浮吉尼亞住宅裏的生活，便是憂愁無歡，哈利又遇着更壞的事，被瘧疾攻倒了，幾乎喪命。後來全愈了，醫生勸他到海裏去走走，因此他想起要到本國的英倫去。他一去了，他母親棄了田莊，到一個新發達的殖民村，叫做里趨門的，一所村莊裏，就在那裏坐她的小龍廷，做她村裏殖民社會裏沒有妨害的皇后的把戲。

一七五六年夏季裏，哈利華林登到了英倫，同去的是一個黑奴，叫做岡巴的，一同坐了馬車，從勃力司討海口起程，到漢姆歇埃他外祖父的老屋開司而烏德邱裏去。這古舊的開司而烏德，如今時異勢殊，大大的改變了。哈利的叔叔弗郎已死，新的子爵沒有他祖父這麼高貴的性質，銷磨時間的方法，只有轟飲，賭博，談論是非……這等事了。

這等情形，哈利當然沒有曉得。他到邱裏去訪問，適值邱裏的主人都出去了，奴僕接見他也很冷淡。他留了一張字條在邱裏，就到村裏小客棧裏去過夜。哈利轉身沒多時，邱裏的人都回家了，唯有子爵的叔母褒斯登

男爵夫人沒有回來，直到夜裏纔到，他們起初竟沒有去歡迎他們浮吉尼亞的表兄弟，男爵夫人回來，見了這種無禮的情形，便發怒說，雖然夜深了，若是她姪兒當中沒一個人立刻到小客棧去迎接哈利到邸裏來，她便要親自出去。他們受了這樣的警戒，方纔有子爵的小兄弟，叫做威廉，他照規矩是要喝夜酒的，喝的醉了，到客棧裏去。這時節，哈利已經睡在床裏了，威廉竟和他爭論起來，後來由從人用了一輛小車子，把威廉帶回到邸裏。

次日一早，男爵夫人替姪兒陪禮，送了一張請帖去請哈利到「愛斯夢大佐英倫住宅」裏。哈利一到，男爵夫人用佳妙的古禮，把他介紹給家裏的親族。哈利即時和她親密起來了，後來黑奴岡巴，又源源的說出浮吉尼亞這麼大的財富，將來必是哈利承襲的，又添了許多誇張的話，那些勢利的下流人聽了，也慢慢的和哈利關切起來了。

有一天，男爵夫人和哈利談話的時候，取出一張照片給他看，那是一個可愛的少年婦人，穿着一身安皇后時代的衣服，男爵夫人對他說：「你母親可有對你說過，她的母親沒嫁你祖父以前，在英倫還有一個女兒麼？」哈利說：「從來沒聽見她說。」

「你祖父也沒說起麼？」

「沒有。但我們小孩子時候的照片簿裏，他常常抽出一個人頭來，和現在這張照片很像的。」哈利說着，眼光專注在美貌的照片裏。

男爵夫人帶着一種懊喪的聲音，又接着說：「你見了照片，想不起什麼人麼？」

哈利說：「實在想不起。」

男爵夫人從容說：「哈利，那是我從前的面貌呢，那時我叫做比阿斯愛斯夢，孩子，你母親是我的異父姊妹呢，她却從來沒有說出我的名字！」

這男爵夫人果然是從前剛復的比阿斯，她母親爲她憂苦，就是愛斯夢大佐的心，也受着震動。她到了老年，快不樂的，對着孫兒優待她從前所虐待的人。

如今哈利的光陰，不是用在正經事業了。他也染着

邱裏的習氣，便和他的表兄弟威廉和邱中牧師派孫撒姆孫打牌賭錢。那牧師也和他同時代的教士一樣，一味的晏樂，不做正事的。哈利又做了媚利姑娘特別注意的目的物，她是開司林烏德子爵的異父姊妹，年紀有四十歲了，却裝出像二十七歲以上的樣子，她聽了黑奴岡巴誇張哈

利的家私，便打算想做哈利華林登夫人，加以哈利的糊塗，她越發容易籠絡他，所以她的計策很覺得順利。但男爵夫人却幫着哈利，從中阻止媚利的計策，隨時給哈利知道媚利生平的實在。



那時節頓橋是一個最時式的遊戲場，哈利到那裏去的路上，偶然撞着意外的事，把他帶到藍柏忒大佐家裏去。大佐的夫人，是哈利的母親的同窗，在那時候，賴吉愛斯夢曾到英倫來受過教育。

藍柏忒的家庭生活是很清爽，很樸實的，和開司林烏德邱裏的人們，大不相同，哈利覺得換過一個世界一般，便和藍柏忒的女兒，蒂亞和海斯德，在一塊兒談笑，對於蒂亞更十分的注意。但他來的時候，是要到節頓橋井親戚那裏去的。等他到了那裏，他忠厚的天性，引他到不名譽的路上去了。在賭友當中，要算他最有名，雖然岡巴的話是誇張的，人家都當他是個富人。他到了倫敦，去做時式少年的生活，不久，便爲了債務，到監牢裏去了。

他的消息到了男爵夫人那裏，她就準備去幫助他，但在這時候，那假裝的媚利姑娘，正得了一條妙計去誘哈利的心，她把哈利給她的首飾珠寶都拿出來，親自到牢裏去望他，替他籌辦現款，要贖他出來。哈利是個樸實的忠厚人，心裏感激她，便覺得心思都繞在她身上去了，因此男爵夫人拿了錢來，替他還債的時候，要他棄了媚利姑娘，他就竭力拒絕，他自己還覺得是一個勇敢的紳士的行爲。

正當哈利還在監牢的時候，有一天，一個華林登先生，走到男爵夫人那裏來，男爵夫人一見，驚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因爲進來的客，是和哈利一樣無二的面貌。這來客便是哈利的兄弟喬奇。他並沒被人殺了，但被敵人捉了去，過了許多時間，得了機會逃出來，到了英倫，在這緊要關頭，挽回他的兄弟。

喬奇把兄弟哈利設法贖了出來，喬奇沒有到的以前，藍柏忒大佐，胡爾甫大佐，都是哈利的好友，他對於他們並沒十分要好，但他們也和喬奇一般替他籌畫。哈利從監牢裏出來，心裏還迷着，要想和媚利結婚，男爵夫人就

決定主意和喬奇聯合，去移轉哈利的癡想。她把媚利的虛偽和奸計，都告訴了喬奇，喬奇便決意去抵制媚利。他裝着一個利己的長兄，對別人說，哈利自己的錢，已經銷耗了，他再也不願幫助的，將來哈利要靠着他母親的恩惠，方能够活着。媚利姑娘一聽了這個話，思想疾忙變了，她不願意做沒有財產的哈利華林登夫人了，她自己放棄了哈利娶她的約言，哈利從此把娶媚利的心思也收拾了。

但哈利看出蒂亞姑娘和他兄弟喬奇有情愫，未免沮喪。帶一點妬忌，他投入海軍遠行隊裏，當個上等志願兵。後來，他的朋友胡爾甫升到將軍的職，統領着英國海軍到魁北克去攻法國兵，哈利被請了去做個職員，等胡爾甫在戰勝的時候死了，他就得着大用。

這時節，喬奇在倫敦研究法律，連帶的做一種實在有益的文學事業。他作了一種成功的戲曲，大文豪約翰生博士得知了，也去看過，而且贊成他的排演。實在呢，喬奇在這個時間裏，用了一半功夫在文學社會裏，還有一半功夫，完全戀愛着蒂亞，後來他得了他母親極不願意的允許，竟娶了蒂亞。

最希奇的，媚利姑娘愛上了一個戲子，就是扮演喬奇所作的戲的，竟嫁了他。這一對夫婦非常的窮苦，但未必一定不快樂。還有別的婚姻，和這篇故事有關係的，就是開司林烏德子爵娶了一個美洲富人的女嗣，叫做里底亞的，她的嫁產，至少也可以挽回開司林的衰運。

這故事裏其餘的事，可以從喬奇所作的文章裏讀出來，他因文藝上的快樂，記錄著許多有趣味的事，插註在他的履歷和他親戚們的小傳當中。下文是喬奇的話：

「大英取了魁北克的第二年，藍柏忒大佐得了牙買加總督之職，便要帶了眷屬上任去，我和蒂亞得了消息的第二天，就私下結了婚，因為恐怕我們就要離別的緣故。我結婚的消息，還沒有到我母親那裏，她的信却到了，逼着我回浮吉尼亞去。她很不歡喜我所做的行爲，並且我爲了哈利用去了許都還債的錢，如今我缺少基本金，她也不願意幫助我。

我的各種希望，就注到我所作的一本戲上去，然而這本戲做了出去，竟沒成功，我的各種希望都判決到失望那裏去了。正當這個時節，我的姨母比阿斯謝世了，遺下的財產，總計在四千鎊以上，「給了她親愛的甥男，在浮吉尼亞開司林的亨利、愛斯、夢華林、登，以爲親愛的記念。」

這筆錢，於知道母親已停止滙錢給我以前，滙到浮吉尼亞去，但我的堂弟邁爾華林、登、伯爵的兒子的死，又改變了我在世界裏的希望。我知道現在雖有一點不足，但將來是不會錯的，第二年，邁爾伯爵自己也去世了，我費了他的爵，稱爲華林、登、伯爵，喬奇華林、登、先生。

這時節，我的兄弟哈利看中了我母親的同伴芒丁夫人的女兒，名字叫做番尼的，就娶了她，我母親從前把無窮的恩惠給哈利，這時節，却再轉到我的方向來了。過了幾時，愛斯、夢、太太很記掛着我的夫人和我自己，請我們到浮吉尼亞去探望她。這時節，實在不能去，恰好藍柏忒將軍因爲他的夫人去世了，從牙買加回到英倫，我們就託他照顧華林、登、伯爵，動身赴美洲。

我們一到了愛斯、夢、太太的家，我的母親到門口來迎接，我們跪在她面前，她賜她的福給我們夫妻兩個。我

母親十分的喜歡我的愛妻，我也不以為奇，我母親竟十分的首聽我愛妻的勸諫和感化，因此對於我兄弟的妻子
的態度，也改了過來，接她到里趨門家裏來了。

英倫政府和美洲殖民地的政治惡感，已經長遠了，後來竟到了沸點。我自己是忠於英倫政府的，我兄弟哈利却是忠於殖民地的，但這個和我們兄弟的友愛絕無妨礙的。戰事起來了，我在英吉利國旗下服務，但在長島一戰裏受了傷，一時不能全愈，我聽了勸告，回到英倫家裏去，那時我的大兒子們，已經從美洲送回來三年多了。
在離開美洲之前，我得了一個機會，和哈利在休戰的旗下相見，他正在克林登將軍營裏服務，我便和最真實的朋友，最歡愛的兄弟，一同話了別。

戰事沒有結束之前，哈利陞了起來，做了將軍；後來他的夫人去世了，他即時到英倫華林登裏來探望我們，他對於他夫人的品性，不絕口的稱讚。他在英倫，竟大着膽和海斯德求婚，這婚姻，我和蒂亞都喜歡的，但海斯德在她父親未死以前，不肯嫁人。

自從我做了華林登的主人之後，少和開司林交交通，但開司林子爵聽了他美洲的丈人的提議，對我們要
求交還浮吉尼亞的田莊，他的理由，是他父親給愛斯夢大佐的田莊，只有一身的利益，現在不願把這田莊從開司
林家的主權裏永遠拋棄了。子爵的兄弟威廉，因為在美洲做好細，槍斃了的，他當時正在那裏，我疑心他專為着
要毀滅我們的浮吉尼亞田莊主權的證據。

我母親籌着各種證據，果然都被燒毀了，幸而我在一個快樂的機會裏，遇着牧師撒姆孫，他曉得有一分遺囑

保存在開司林，我們大着膽前去，竟得了來，向開司林子爵證明他的不老實。

那子爵仍然不肯讓我們保住那田莊的主權，我們便付了比田莊大些的代價，他的醜態畢露了，從此我永不再插腳到我祖上的歷史的家裏去了。

愛斯夢太太仍然住在里趨門家裏。我應該再見我的老母親麼？哈利在英倫的時候，有名的畫師來諾爾，替我們畫了兩張像，送到母親那裏去。

在華林登那裏也有兩張像留着，但我的兒子邁爾艦長和女兒們所說最像的這一張，是我的鄰家才子彭伯里所作的家庭略圖，圖上畫着我和我的夫人，還有岡巴跟在後面，圖的下面寫着「喬奇爵主，我的夫人，和他們的主人」。

我主來了，他撥着屋裏的火，看過了屋裏的門門，吩咐男女衆人回到他們房裏去，然後點着我的蠟燭，說：「喬奇爵主，時候到了，到床裏去，十二分鐘了。」

「賜福給我，這是實在的。」我收了我的書，就休息了，並賜福給睡在我四周圍的。」

(三) 彭德利傳 The History of Pendennis

薩克利各種小說中最早的成功，就是這篇彭德利。此篇小說，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陸續出版。其初薩氏出版一小說，名虛榮 Vanity Fair，並未嘗惹人注意，直到後來纔出色起來，使薩氏名譽大噪。但這篇彭德利，可

以說起首就成功。因他篇幅很長，描寫一想像中少年的生活。這個少年，功罪均有，有時罪惡更爲顯明，不能算一英雄。但著者雖未曾極力爲阿殊彭德利 Arthur Pendennis 求吾人的憐愛，而他却能使我們對於此少年的品性，有繼續不斷的興趣，此乃小說家所最難做到的事；我人於此，不能不佩服著者的天才。

阿殊彭德利 Arthur Pendennis 是一個陸軍少佐，年老尚未娶婦，曾在國王軍隊裏服務，後來告休，得着養老年金。他的財產雖是很少，但他偏要學風流公子，一切趨時。他的這種行爲，就與普通所謂「窮得精光還要鬧臭派」的人一樣。他對於富貴，非常崇拜，凡可與比他有錢或比他有名望的人交接而有所獲的地方，一天到晚總在那里鬼混。他這樣和大老官親密，因此有些不能和達官貴人往來的人，心裏就着實信服他，也就藉此過活了一世。

其實這位老執袴，若是認真講起來，他實在是一個騙子，事事作僞。有時他用衣服，幾乎把他裝扮出比實在年齡小幾歲的樣子。說也奇怪，他雖然如此不成材，而喜歡他的人却很多，無論在甚麼酒筵席前，他的俱樂部其他的部員，像他這樣令人需要的却很少。

一天早晨，彭德利少佐在他的俱樂部裏面坐着，面前放着一堆信；這些信大半是名公巨卿及貴族夫人請他吃酒的請帖。他腦子裏正在盤算：那些應得允許，那些應得辭謝，纔可以把這些人事對付。當他打開最後一信時，他的這些計畫，忽然煙銷火滅。這封信是他的姪兒——名字仍叫阿殊彭德利——寫的，他看了過後，臉都氣得變成紫色。我這篇故事所要詳說的，就是寫信的這一個阿殊彭德利。再過一會，我還要講爲甚麼他的信能

使少佐如此發怒。

多年以前，少佐的兄阿殊的父，名約翰彭德利者，在巴司城 Bath 做藥材生意，並且充當外科醫士。爲人安靜守舊而節儉，積蓄多年，竟成富翁。後來他將事業出售，在英國西部克拉服令 Clavering 村附近，置下產業，卜居於此，爲真正的鄉紳，以終其天年。

這點小小產業，在克拉服令公園大產業的邊界上，彭德利先生名之曰美橡村 Fair Oaks，憑着這些產業，他自己覺得可以 and 此區地方任何地主比擬了。便處處做出世家子弟的樣子，將他的從諾曼征服時代的世系來誇耀於人，他的妻子，就是黑倫司利爾烏德小姐 Miss Helen Thistlewood，是巴利考 Paresces 貴族的遠宗。彭德利因她有這點家世，所以她雖然窮了，也將她娶來。

於是這個小丈夫，晚年成了美橡地方的約翰彭德利先生，儼然紳士。把寒微時代販膏賣藥的事，完全忘懷。族中以前有名人物的肖像，——例如在阿金考德 Aincourt 打仗的羅喬 Roger，在克勒司 Creasy 興旺的阿殊，以及其他從未出名的人——都搜出來裝飾美橡別墅的牆壁；至於他在甚麼地方找來的，却無人知道。

諸位要知道：約翰彭德利，也如他的少佐兄弟，有點欺騙行爲。當他做藥材商時，少佐漠然視之；但是到他成了美橡鄉紳以後，少佐就以此驕人，並希望小阿殊長大成，因他深信小阿殊是多年的世家子弟。

彭德利夫人，本身是一個慈祥溫厚的婦人，對於伊年老的丈夫，很是尊敬；對於伊的兒子阿殊，又非常溺愛。因此之故，到後來約翰彭德利死了，阿殊只十六歲，便無所不爲，並且即刻覺得自己已是美橡的新鄉紳了。他的

叔父，本想將他帶至格勒佛拉斯學校 Greyfriars School 繼續求學，但他哄着他的母親，將他留在家裏，做大地主。以上所講，就是他許多傻事的開始。因為他在家裏念書，同着克拉服令的副牧師司毛克 Smirke 讀點日常詩歌，並且仿效擺輪 Byron 的體裁，做點情詩送去本地報上登載。他覺得自己果是一翩翩佳公子，對於遊戲，非常有興。並且以為他的母親及他過繼的妹子羅拉 Laura Bell 都是極守舊不開通的人，但他對於她們兩人，仍非常敬愛。

羅拉在這篇故事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我們對於她的來歷，不可不先知道一點。原來黑倫 司利爾 烏德 小姐尚未想到她要嫁一個禿頭老鄉紳以前，她和劍橋 大學一位貧窮的畢業生，起了戀愛。這位畢業生，名叫佛蘭克 伯爾 Frank Bell。後來做了牧師，因欲尋教堂的原故，就和黑倫 分手，最後他到外國，另娶一妻。

黑倫 嫁了彭德利 後，伯爾 及其妻均逝世。遺下一女羅拉，有點小小遺產，彭德利 夫人將她承繼過來。羅拉 為人甚好，有為黑倫 珍愛照顧的價值。現在她已長成，美麗可親。她和他的繼弟彭恩 Pen——她常如此呼喚——天真爛漫，兩小無猜。於是黑倫 想到將來他們定然可以得着幸福，羅拉 一定願意做一件事，以承黑倫 之歎。究竟羅拉 後來果然使她幸福沒有，後來自然可見。

現在我們要轉來講彭恩 的所行所爲了。這位翩翩少年，又活潑，又愚騷，他的歷史，要完全講出來，很長很長。有一天，彭德利 在恰特里鎮 Chatteris，把他的新詩送去報館登載。他遇着一位衣服闊綽，好騎馬的少年，

以前在學校裏曾經會過的，名叫哈利福克 Harry Foker。福克 的父親，係有錢的製酒人，娶貴婦阿格里 Agnes

爲妻。阿格里之兄，爲羅蕭烏德伯爵 Rosherwood，腰無一錢。其女則已許字於哈利福克。哈利爲人愚駘，是一慷慨的小傻子，專找人對他來花錢。他約彭德利宴會，酒食豐盛，彭德利大爲其所動。飯後，又約彭德利去戲院看女伶扶超倫格 Fotheringay 演戲，彭欣然應命。彼見女伶真如悲劇中之女王，極爲喜悅。次日，得福克的介紹，會着女伶的父親，自以爲無上榮幸。

女伶的父親，名科士提根 Colligan，船長，是一愛爾蘭人。好飲酒，自誇以前的功績。但現在家已衰落，所着衣服，襤褸而污穢；面貌雖曾佳美，但因酷好杯中物，已大不如前了。

彭恩會着此船長，心中搖搖不定。後來船長介紹他去會他的女兒「無雙的扶超倫格」，他却歡喜極了。扶超倫格雖然面貌美麗，後來爲女伶於倫敦，也很有名；但她實未受教育，性又愚鈍。可憐彭德利竟爲伊所蠱惑，心想伊真是王后，足以受其虔誠的頂禮。

「她好美麗呀！好豁達好慈愛呀！談話何其漂亮呀！真是一個愛彌麗 Emily，真是一個愛彌麗！」當晚回家的時候，騎



彭得利非難他的叔父

在馬上，這般狂叫，歡喜可謂至極了。以後每天他都要到恰特里去看扶超倫格做戲，並且做些詩去恭維她的美貌及做戲能力。

刁惡的科士提根船長，多方引誘彭恩，其女又爲此青年所崇拜。彭恩年齡比她小了许多，但他却真心實意仰慕她。後來彭恩忽然宣布他要求此女王爲妻，並慫恿他的母親允許，他的朋友都大爲吃驚。牧師波特滿博士 Dr. Portman 提議，此事須得通知他的當少佐的叔父。

彭恩決定親自寫信與其叔，報告他要娶此女伶的狂想，因爲他自以爲與伊起了戀愛；他所寫的信，直率而剛毅，但老少佐彭德利在其俱樂部中折信讀了，心中大怒——這是我們以前已經知道的——他想着即刻到美橡地方來。

這老年軍人，在這事上對於他的本族，盡了神聖的義務。他與科士提根船長辯論，理由極爲充分，又請他吃酒；於是此船長慨然回家，勸他的女兒寫一封短信送彭德利，脫離婚事。彭德利見此之後，雖極力說要尋死自戕，但總未做出來。

彭恩做了好些詩，寫滿腔悲憤。後來他決心進牛橋大學 Oxford University 去念書，圖個上進，至於讀書真正爲何，他從不明白。哈利福克及其他許多老同學，早已在那里讀書，謀學位，雖然這酒販的兒子，永沒及格的希望。彭德利夫人，只得收刮她歷來積蓄，爲彭恩備辦一切。

他在這裏，行爲舉動，完全像一個富貴人家的子弟，豈止小鄉村紳士的兒子。無論講容貌，講天分，他都比那

些真是貴族子弟的人高，不久他在一校中，人人都認識他。不過人所期望他做的事，他從來沒有做過罷了。

彭德利對於校中的獎品，也想去奪，但都被別人得去，無可染指。於是這位漂亮的彭恩，無事可爲，只是多負別人的債務。他母親所給他的錢，到手就完。兩年之後，考試落第，自己又欠了七百鎊的債。他見着事情不了，從牛橋私逃回倫敦，去找他的叔父，這位叔父，以前聽着彭恩在校中接交闊朋友，很是喜歡；現在曉得他負債了，心中便不高興，對於彭恩，以白眼見待。

實在他的叔父，眼看本族的榮譽發生危險，未嘗不想幫助幫助；但他自己太窮，於其姪兒債務，竟不敢過問。

彭恩既被拒於叔父，無可如何，只得摹倣普通敗家子的辦法，寫信送他母親，說他要回家，仰靠她的慈愛。彭德利夫人，愛他心切，便答應把她兒子的罪惡，一概赦免；並且又有一人，幫助她來決定援助這個傻孩子免除債務。

「你是知道的，媽媽，」羅拉說：「我和你居住十年了，你却未嘗要我一文錢，並且你待我的厚道，猶如待慈善院的女孩一般。這個恩惠，反使我心中不悅；因我素性驕傲，不喜歡受他人的恩惠。」

「現在假使我這十年中進學校念書，每年至少必要花費五十鎊，所以我現在明明白白欠了你五百鎊了，這些錢一點也不屬於我。明天我們可以到恰特里去找羅底 *Rowdy* 老先生，他是個禿頭人。我們去找他，並不

是找他的禿頭，乃是找他要我的錢五百鎊來。我敢說他一定還要多給我們兩鎊，我們可以存着，做返家的路費。我們將這五百鎊寄於彭恩，那麼他可以不求人就能清還舊債，以後我們可以過快活日子了。」

憑了羅拉這點小計算，彭恩債務還清。彭恩此刻，不能不轉回美橡，去看看人家節儉的生活；並且也不能不

去看看其慈母及姊姊，因他而縮衣節食的情形。但他無法可想，無事可爲，只好做些牢騷無聊的詩歌，來吐他胸中不平之氣。後來因羅拉的勸告，他決定仍返大學校裏來念書。這個時候，他的行爲，比前不同；對於功課，甚是勤勉，容易易的就將學位得着。畢業後，却又依然回到美橡，過他無目的無精神的懶惰生活。

阿殊彭德利歷史中一件重要的事，如今發生了。克拉服令公園，乃鄉中巨第，而今又重開起來；再過幾年，有一位克拉扶令，就要來此居住了。佛蘭西斯克拉服令勳爵 Sir Francis Clavering 的名譽，令人懷疑；從前因欠債，又坐了一次牢。後來他不知用了甚麼方法，去外國謀生，運氣甚好，娶了加爾各答 Calcutta 一個有錢藍靛栽培家的女兒名司耐爾 Snell 者爲妻，因此得着一筆大產業。司耐爾係一寡婦，其夫名亞莫利 Amory，乃一船上職員，很怪的失了蹤；遺下一女，名叫勃蘭其 Branche。司耐爾這筆產業，來歷不明；但克拉服令勳爵，也不管他。他甚喜歡得亞莫利夫人爲妻，因爲她性情馴良，很老實，而她的財產，又隨他使用。

村中人聞克拉服令公園重新起了繁華活動的生活，甚爲欣喜。於此索然無味的生活中，而希望新得一天地的，尤爲彭德利的欲望。他的小產業，與此大克拉服令公園相鄰，其意以爲克拉服令公園之復新，他的美橡，也多少有點分。

最初彭德利見着克拉服令夫人的女公子勃蘭其亞莫利小姐，妖艷傾城，對之也不能無所動於中。這個少年女郎，美麗而和藹，令人可親；但有一怪癖氣，與彭恩詩中所表示，若合符節。他們兩人思想，可以兩字盡之，曰悲傷。但除開故意裝出古怪樣子，學擺輪態度而外，彼等實在無可以悲傷的理由。

彭恩喜歡在河裏釣魚，勃蘭其也喜歡在此散步，他們彼此交換憂愁悲哀的詩篇。此地有一中空的樹子，便成了一個極古怪的郵政局，他們留信於此樹中，彼此換取。此地許多大族，最初未與克拉服令家往來，現在却與佛蘭西斯勳爵及其家族表示友誼——這應該謝謝亞莫利寡婦的財富——自此以後，勃蘭其小姐，便把他古怪的散步，及對於空樹郵局的興味失了，說來好不奇怪。

過了些時，阿殊彭德利忽然覺得他應該做來使他母親喜歡的事，仍完全未做；並且覺得他雖然時常做錯了事，他決不是一不孝之子。所以現在決意做點正事，去倫敦學法律，以便後來充當律師。若是已經在倫敦城裏謀得一相當位置，他就要返家，和羅拉完婚，以了其母畢生的心願。

彭恩是個嬌生痛癢而常有人預備爲他犧牲的人，如今見着羅拉對於他這種真誠高尙的婚議，竟不贊成，心中很覺不快；到倫敦去時，他覺得前此簡直受了虐待。至於此事的真相，實在羅拉因彭恩自私自利的天性，發達太盛，應得有一種良好的教訓，所以特別將最需要的教訓送他的。

在倫敦城中，彭德利和他的老友喬治華林登 George Warrington 同住一屋。華林登乃邁爾華林登勳爵 Sir Miles Warrington 的幼子，運氣甚爲不好。雖然他從各方面說來，都不愧一個士君子；但他以前却很愚蠢，至於娶了一個不合宜的妻子。因此之故，他就不能在他原來的交際場中立足，來到倫敦，捉襟見肘，過很悲慘的生活。適在這時節，彭德利帶着清醒的雄心，幽想的態度，像和風一般的來了。

這位藍樓的華林登，人雖貧寒，而他士君子的本性，尙未消失，對於此年少而輕率的彭恩，可以盡些忠告，所以

彭恩想再找比他更好的同伴，也恐難了。彭恩此次出門，雖然很有決心，但他不久又把功課忘懷，依然還原他懶惰不節儉的習慣。他的銀錢，到手即完，於是華林登告訴他，說他平生祇知騙取他母親的錢，並且還要受羅拉的幫助，這種生活，可謂卑鄙已極。

但華林登所為，就較此高尚。他對於此飄泊浪游的少年，提議了一個找錢的高尚法門。因為他自己平時，常為報紙做文章，以免得定要向朋友處借錢使用。彭德利甚有文學天才，人所熟知，若他也做此同樣的事，豈不更好？但彭恩想做一個找錢的詩人，如擺輪一般，可以多多得錢。華林登對於彭恩此種荒謬的熱望，一笑置之，勸他不如先做點小事為佳。彭恩從其言，於是這位年少的美橡鄉紳，即刻就成了一個報章雜誌的投稿人，將來可望成一新聞家。當他稍稍能寄點錢回家去送他母親的時候，他就自以為他是一個最高貴的青年；其實他欠他母親的錢，也不知有若干，這不過是一小小的還本罷了。

此時那位科士提根船長，搬至倫敦住家，他的女兒，已經嫁了一個年老的從男爵。這位船長，此時對着年少可愛的人，依然又講他的虛偽故事。彭恩有時同他會面，把以前的傻事，都記起來。

但彭恩雖每夜不過是去科士提根及其友聚會的酒店消遣，他仍然做出他世家子弟的氣派來。這一來驚動了華林登。那華林登的祖先，我們從浮吉尼亞人 *The Virginians* 一篇中看來，固然是很赫赫有名的。

彭恩於其已得的事業，循序漸進，他為一新聞家及著作者，事業逐漸興盛。他做了一部小說，名聞於世。老少佐聞他的姪兒有出名的希望，於是對於家族榮譽，又有興味起來。

這個時候，彭德利恰巧身患熱病，住在寺中，景况甚為危險。寺中司閹人有一美貌女兒，名樊利波爾登（Fanny Bolton），為其看護。老少佐得着他的姪兒患病的信息，即刻跑來服侍；恰好彭德利夫人及羅拉，也在此處。至於喬治華林登，則在彭恩未病之前，即已他往，故當少佐彭德利及其他的人來到他和阿殊同住的屋子時，他不在家。但他後來返家，見着這些婦女，而對於羅拉伯爾，心中便起了真誠深摯的愛情。

彭德利對於羅拉的美貌及優良性質，漠然無所動於中，華林登看去，甚為驚訝；若在他本人，他就將全世界送給彼美，也願意的很。至於羅拉一方面，即刻能認識華林登的君子品格，又欽佩他有剛毅獨立的性質；若把他與只知鮮衣美食的彭恩比較，彭恩着實不及他。

彭恩熱病愈後，不知道想法子去承歡慈母，報答她的操心及悲憫，反又把以前的傻事做起來。他宣布黑倫及羅拉不要樊利波爾登看護他的病，把她虐待；又宣布說他心中想娶此司閹者的女兒為妻。諸位記得，以



請 得 的 拉 羅

前彭恩自以為與女伶有愛情而甘為情死的事，如今他的這般舉動，又可謂傻病復發了。少佐見他這樣想入非非，自然氣得發狂。至於他的母親，身體本來孱弱，又遇此事，心中憂愁，越發弄得身體大壞，精神全無。而彭德利仍然不覺悟，直至喬治華林登把他自己娶妻以後的不幸生活告訴他，又勸他不要使最疼愛他的人嘔氣，他的腦筋方清醒起來，至其母處認罪悔過。然而悔之晚矣！彭德利夫人一輩子都是代其子操持辛苦，心中痛苦已久，醫藥罔效，與彭德利接吻後，便瞑目而逝。

阿殊彭德利自其母死後，雖尚未達於真正靈敏的地步，而性情却已大變。其少佐叔父，欲保存家族榮耀之熱心，現在較前更甚。彭德利居喪日期剛滿，少佐即開始代他尋覓一有錢的妻子。羅拉此際，則另和羅克敏士特夫人 Lady Rockminster 居住。夫人頭腦清楚，對於此高尚少女性情的純潔，不惟知道，且甚敬愛。

少佐彭德利在當日有錢有勢的人家，處處搜尋，預備為他的姪兒求婚。某日，彼在佛蘭西斯 克拉扶令勳爵的別墅，為上客的時節，忽見一極奇異的現象發生。一個狀貌奇怪的人，爛醉如泥，撞進家來。彼時賓主酬酢，正在高興，忽見此人進來，秩序因之擾亂。賓客中有些人認得此人名叫亞他 茫特大佐 Colonel Altamount，是從印度來的企業家。但是他一見少佐彭德利，就忽然顛頭簸簸的逃出門外去，口中含糊說道：『畢克船長 Captain Beak 畢克船長』

佛蘭西斯勳爵見了這位不講禮的生客，非常震恐，身子也抖顫起來。至於此老少佐，一眼見着亞他 茫特大佐，就認識他的本來面目。他知道這位大佐，就是新南威爾斯 New South Wales 罪犯之一，並且的確相信他

並非別人，就是那亞莫利。當克拉扶令夫人未嫁以前，名司耐爾小姐的時候，他曾經驅誘她嫁他。他這回來恐嚇佛蘭西斯勳爵，供給他的銀錢使用，圖個安逸的。

佛蘭西斯勳爵及亞莫利兩人，品格都很卑下。少佐也都不管他，打定主意，借此機會用他所有的智識，要挾佛蘭西斯一件事。

他對佛蘭西斯說道：「我想使我的姪兒在社會上做事，我想使他娶亞莫利小姐為妻，並且我希望你把你在國會中的地位讓送他。」我便替你設法。這位少佐，因有使他家裏一人在社會上顯榮的野心，要暗地和一流氓訂立合同了。

他心中想道：「要驅除這位亞莫利，是很容易的。我能指出見證人出來，他們可以向他發誓，證明他在新南威爾斯把他的一個衛兵殺了。只要我的孩子娶了承繼產業的姑娘，別的事就容易辦了。」至於他的孩子將要成罪人之女的丈夫這件事，一點也不煩擾這位老陰謀家的心。

再過幾天，少佐就將此事通知他的姪兒，說他得了好運，因為那時正當選舉國會議員的前幾日，有錢有位的人，大家都多方運動，欲在國會中得一席。彭恩對於此次佛蘭西斯勳爵慨然將位置讓送他，自然不知道是甚麼原因。他自己總以為這是因他才高，所以獲獎，也就居之不疑；而對於自己的高才，比世界上的人，都要看得重些。

少佐以為他幫彭恩想出來的這點小小計畫要成功了。當少佐向彭恩建議娶勃蘭其亞莫利小姐為妻時，彭恩尚以為他的叔父是說笑話；但他不久見着他成了克拉扶令家一個很受人愛的客，並且昔日換詩散步的舊

事，現在又重來了。不過現在和以前不甚相同：現在彭恩得了克拉服令夫人及佛蘭西斯勳爵的嘉賞，又和他老友哈利福克爲情敵。這位哈利福克，雖然頭腦簡單，性質愚笨，而不知何故，竟會與勃蘭其發生戀愛。

果然爲時不入，少佐就聞其姪兒和亞莫利小姐訂婚的消息，心中甚是高興。此利祿薰心的老者，喜得搓手，因爲他見他的計畫已成功了。但不久而此少佐又不幸了，他做這事只憑一己主張，未先得其有怪性情的姪兒允許。他這個姪兒，雖有時動機善而行爲惡；但他做正直高尚的事的衝動，實在要比較做卑鄙的事的衝動強些。

佛蘭西斯克拉扶令勳爵所以讓國會議員位置給阿殊彭德利的真正原因，被少佐彭德利的僕人莫干 *Mo-r*

gan 潛聽着了；莫干很壞，就把他主人的祕密洩漏出來，爲阿殊彭德利所知。這時少佐彭德利的驚惶無措，讀者也可以想見了。少佐對於其姪兒的行爲，已受了好幾次的驚駭恐懼，但他都忍受下去。某日，彭恩忽然氣憤憤的跑進少佐的屋裏來，切實責備他，爲甚麼和這位從男爵私訂卑鄙的合同。少佐聽見此話，更嚇得抖顫不止。

阿殊大聲說道：「你不知道因此祕事，我不惟不能獲利，反將和我未來的岳父一塊下獄嗎？你將犯人的女兒給我爲妻，已不啻使我受困苦，受羞辱，你還不知道嗎？」

「奇怪奇怪！你說的是甚麼意思，先生？」少佐如此問；他說話的聲音，可以表示他的痛苦和驚訝。

阿殊答道：「我是說有些卑污，我不能通過去。我再沒有別的話可說，我很抱歉，恐怕這些話傷犯了。這

幾個月來，我覺得我的這件事，做得很不義，很卑鄙，很俗不可耐。結果我已經正當當的被罰了：我賣了我的身子來求財富，求國會議員的地位，如今兩樣都失掉了。」

老少佐驚喊道：「爲甚麼你說兩樣都失掉了？誰能搶奪你的財產和位置？克拉扶令當然要送給你的，八萬鎊金幣，一毫也不少！」

阿殊說道：「先生，我對於亞莫利小姐還是踐約；但我要將克拉扶令拒絕出於契約之外，那個契約成立，我並不知情。除非勃蘭其原本應得的錢財，一文也不要，並且我將設法使她幸福。這件事情，完全是你做下的！是你把來加在我的頭上！但你本來不知道更好的事，並且我也原諒——」

現在阿殊自己覺得十分有道德高尚，所以老人求他對於此事稍稍隨俗一點，也不可能。老少佐平日爲人，驕傲異常，現在他竟然向着阿殊跪地哀求，真可謂出乎尋常的舉動；但他躊躇滿志的計畫，不克實現，又未免垂頭喪氣了！後來阿殊決意仍做有光榮的事；因爲無論甚麼時候，他的善念，都如此激動他。他決意不要國會議員這一席，因不贊成他叔父與人訂立的條件。至於他對於亞莫利小姐的誓約，若亞莫利小姐不悔棄，他仍然願意實踐。

彭恩在他一生最危險的時節，幸而從了良心最好的衝動，走到羅拉那裏，求她指示他應該如何處理此事。羅拉性情溫厚，頭腦清楚而又鎮靜，對於彭恩所最需要的指導及安慰，她都可以給他。後來彭恩見着羅拉，立刻就愛勃蘭其。

他以前也知道：若果因爲適合他的目的而要勃蘭其爲妻，那麼，對於她的過失，只好閉着眼不管。現在他將她與忠實無貳的羅拉比較，他就明明白白的知道亞莫利的女兒，簡直是虛浮的，薄情的；她的假仁假義，不過是她

淺薄自私的品性的一副假面具。

羅拉雖然勸彭恩對於勃蘭其，仍要踐約，並且宜乘機對她說他已經預備實踐他的話；但我們若是想羅拉希望勃蘭其另外想法子解決此事，也有理由可言。因為羅拉對於此漂亮的彭恩，以前本有愛心，現在這種愛慕，又還原了。但是當這種事機危迫的時候，誰又知她的希望究竟是怎樣呢？

不久而一切事情都發生了，以前我們講過的這些人，其結果究竟如何，也可以知道了。有錢的釀酒者福克，忽然身亡，於是小哈利就得了每年一萬五千金鎊的遺產。這點財產，把勃蘭其亞莫利小姐的心打動了，她就全不遲疑，辭謝了彭德利的婚事。現在她是一定要成一個有錢的少年釀酒者的妻子了；在克拉扶令公園預備完婚，一切陳設，極其優美。

恰巧這個時候，彭德利探得勃莫其的聲名狼藉的父親，就是以前那個犯人，因在附近敲詐銀錢，要被絞了。他就將此事告訴勃蘭其，勸她令她的未婚夫知道此事。但勃蘭其恐怕失掉了哈利福克及他的財產，心想不如且守秘密，等到後來行婚禮後再為告訴。但她運氣不好，終久不能保守秘密，此事為福克所聞。他疑惑勃蘭其知道此事，而瞞着不告訴他，於是就起了義憤，自己遠遠離開克拉扶令公園而去。

當他末一次與勃蘭其會面的時候，說道：「不論你是甚麼樣的人，我本來是要娶你的。我是可謂真心實意的愛你了。但是想起你這樣的戲弄我，欺騙我！」

所以後來在克拉扶令禮拜堂某日舉行的婚式，不是華時髦的，而是很簡樸的——新娘及新郎，就是羅拉

伯爾小姐和阿殊彭德利先生。

「彭德利後來成一種甚麼樣的丈夫呢？」我想讀者諸君，疑惑他們婚姻的幸福，和羅拉的好運，多半要如此問。這些發問的人，若遇見羅拉，頂好向她本人去問。彭德利的過失，及剛愎的性情，羅拉一概知道，並且她還承認世界上有比他更好的人。但她對於他的愛情，地老天荒，始終不變。彭德利此後從不發一不遜之言，他的喜怒無常和孤僻的性情，現在已經完全去掉，家中人對於他，都有一種永久的敬愛和信任。

(四) 柳康氏小史 The Newcomes

吾們已經讀過薩克利描寫一個少年未有妻子前的經驗的阿殊彭德利傳了。隔五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薩克利又作了一篇很長的小說，按月登載。書上雖有他的姓名，但他在表題那一頁上，却寫着「阿殊彭德利校訂出版；」書的原名，是「柳康氏——一個最體面家族的小史。」此篇及前篇，都冒充彭德利所作，所以他們的興味，是相聯絡的。湯姆斯柳康大佐 Colonel Thomas Newcome 是小說中頂出色脚色之一。

人的性質，各各不同：有些人因年齡加老，而性質稍變燥厲的，猶如樹老而變成乾枯死板的一樣；但是又有些人，越老而性情越溫和。孟加拉騎兵團 Bengal Cavalry 的陸軍中校湯姆斯柳康，就是後一類——也是更好的一類——的人。他生平無論何時何地，都足以證明他是一個純粹的士君子；但他品性優美的地方，在他晚年，越可以看出來。他少年時代慷慨的心腸，始終未曾消失；而他的勇敢，就和他的慈愛及不自私的品性一樣。

在前王喬治時代 *Georgian Period*，從英國到印度的旅行，與今日大不相同。所以在印度軍隊裏服務的軍官，每每幾年尚不能請假回家一次。柳康大佐離別英國的時候，尚是一青年，及至重來母國之時，已經繼續任職三十四年了。印度氣候炎熱，如火一般的太陽，把他的面貌晒成古銅色了；但他少年時代坦白及率直的性格，一點也沒有改變。

他離家如此之久，此次轉回英國去，他最高興的，是去會他的愛子克萊夫 *Clive*。大佐以前當他的夫人逝世的時候，就把克萊夫送回英國受教育，屈指算來，已有好幾年了。

他的兒子在倫敦交了好些伶俐的朋友，柳康大佐見着，心中大為感動。對於曾有惠於他的孩子的人，他都親身去拜訪，一個也不漏落，恭恭敬敬的表示他真摯的感謝。不特如此：就是那些像克萊夫一樣送回英國念書的，他在印度的朋友的孩子，也都去拜訪。他以前有一乳母，是他族中疏遠的親戚，現在聽說她還在，他一直走了許多里去拜訪，也沒有甚麼重要事件，不過是念舊罷了。無論他走到甚麼地方，他都有善意及溫厚的感情；要是還有人不愛這位大佐，那一定是這些人本身不配受人愛的了。

他的兩位異母弟，——何伯生柳康 *Hobson Newcome* 及伯利安柳康勳爵 *Sir Brian Newcome* ——竟是不愛他的少數人中的二員。大佐年幼時，生母就死。他的繼母，對他非常虐待；他所以離家出門，大概也就是這個緣故。大佐尚在印度的時候，他的繼母就死了。一點東西都沒有遺留給他，完全為她自己的兒子得去；但大佐聽得，自他出外以後，她沒有說他的壞話，心中也很高興。

他的這兩位異母弟，重理以前他父親的銀行事業。他們在交際場中，每每喜歡裝腔作勢，鬧臭派。他們以爲定要找出幾個在諾曼人征服時代 Norman Conquest 以前的遠祖來，搪塞門面，人家纔不輕視。他們的父親，以前曾爲織工，甚貧賤，並且相傳說他還是一個被人拋棄的嬰孩。這件事他們天天想法子，無論如何，要把他忘記纔好。但大佐則不然：他對於祖先的貧賤，並不以爲恥。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大佐去拜訪他的老乳母那件事，一定不爲他這兩位勢利的異母兄弟贊成了。自彼返英國而與其愛子重聚後，大佐一生最重要的時期，就開始了。當他送克萊夫回國念書之日起，就無時不在夢想和計畫，後日請假回家和兒子相會後，應該做些什麼事情。

在這個時代，英國風俗，以爲每一少年，當他已經做了經過全歐的大旅行 Grand tour 以後，他的教育，就算完畢。所以大佐在印度時，就把各種關於旅行的書籍讀過，並且費了許多時候，研究地圖，計畫將來攜其子如何旅行。至於預存金錢，使克萊夫一事不少，那更不消說了。但大佐雖然極力儉省，而他對於他人的慷慨好義，却不因此受影響。他自己的衣服，雖然襤褸；但知他爲人的人，沒有一個不尊敬他破敝的制服，知道他是決不爲卑鄙污染了一點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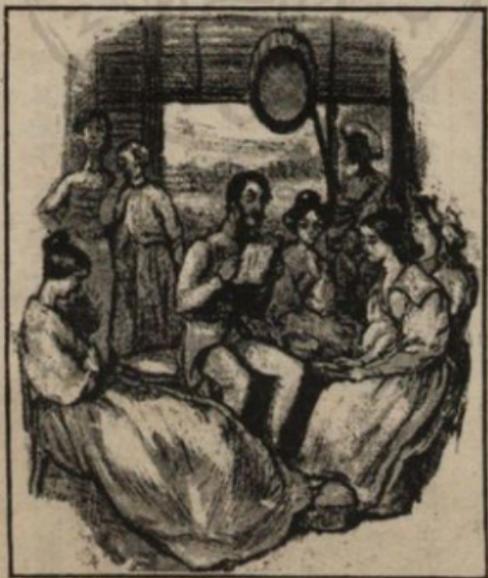
克萊夫的天賦才能，似乎偏於繪畫一方面。他在格勒扶利亞學校 Greyfriars 念書，常常將該校校長及學生肖像，隨便畫些，都很可觀。他將這些畫送到印度與他父親，大佐好不歡喜。每逢遇見營中的人，都把這些畫送他們看，心中有極光明磊落的驕傲。

他常常向着同事軍官說道：「這孩子繪畫的天才真可驚訝！先生，真可驚訝！他寄來一張我母校的圖畫，件件都栩栩欲活，先生——你看走廊呀，教室呀，持杖穿長衣的領班學生呀，以及醫生自己呀，那一件不像這個恐怕要使你樂死咧！」

大佐每當款待營中軍官女眷的時候，也常把克萊夫的信，或是一個女朋友寫來誇獎克萊夫的信，高聲念給他們聽。有些聽他這種喋喋無味的話太多了，心中甚不高興。又有些淘氣的少年，常常打賭：他們說大佐於五分鐘之內，定要講到克萊夫的名字一次；十分鐘內，要講三次，吃飯時候，要講二十五次等等。但是人雖然笑他，却並無譏刺嘲諷的意思；凡是知道他爲人的人，——也就是知道自謙，豪俠，榮譽的人——無有一個不愛他的。

大佐想會兒子，比較囚人想自由，學生想假期，還要更爲

激切一點。後來他高興的時候到了，到格勒扶利亞去，要路過斯密斯斐爾 Smithfield。這多泥的道路，他幼年時不知走了好幾次，現在他又走這條路了。他到了學校，正當游戲的時候，大家都很喧譁擾攘；但是克萊夫衣服穿得很整齊，一眼見着他父親，就急忙跑過來。當他走時，有些學生羨妒他，從柵欄中露齒而笑。年長的學生，則



大佐的得意文章

批評柳康大佐寬弛的衣服，很長的鬚鬚，以及他的棕褐色手和未刷的帽子。但偉大的斯密士 Smith，他是全校的首領，很有威嚴的由窗口張望，說他以為柳康（按此指克萊夫而言）的保護者，乃是一個文雅而又氣概不凡的人。

當夜大佐和他的老友詹姆士邊尼 James Binnie 坐

着吸雪茄，談到他的兒子，他又照舊用他平日所講的話。

邊尼在印度做了二十年的知事，此次是和大佐一塊回家的。

「他是不是一個漂亮人物，詹姆士？」大佐如此問他

的面上，因高興而發光彩。

「你在你的孩子睡覺的時候，代他祈禱嗎，湯姆？」

邊尼先生如此答應：蘇格蘭人答問的方法，總是再問一個問題的。

大佐正正經經的說道：「若果我祈禱，詹姆士邊尼，若果

我祈禱，我希望我沒有做有害的事。我前次最後見我的孩子，是在九年前，彼時他正睡覺於搖籃裏面，身體有病，

面色灰白；但是現在我再見着他，他已經成一身體強壯而優美的孩子。凡慈父所望於愛子，像這樣也儘够了。

詹姆士，若我不——若我不做你剛纔所講的事，並且不道謝上帝，因他把他賜給送我，那麼，我一定是個忘恩負義



克萊夫的畫作

的匹夫了。」

邊尼再不笑了。

他說道：「湯姆柳康，假設世界上的人都像你一般，我們兩人的事，都不必做了！——世界上也沒事戰爭兵戎的事了，也沒有流氓，要知事來捉拿他們了。」

大佐自誇其子，也非無因；因為他的兒子，同他一樣有價值。在格勒扶利亞全校中，氣概不凡的學生，除了克

萊夫柳康，沒有第二個。

克萊夫身體康健，形貌俏麗，光亮的頭髮，飄於腦後，口常作將笑之狀，一雙碧眼，充滿了聰明活潑的樣子；他的同學，無一個不愛他。其實他不但外表如此：凡他父親的直率謙讓種種品性，都遺傳與他，所以他沒有自高自大的態度。他雖然是崇拜愛慕的對象，但他決不會因此姑息壞了，並且一點詐偽都是沒有的。

他的品性，到處受人歡迎，即使在他兩位叔父的家中，他也是一個大受歡迎的客。諸位要曉得：像他叔父這種人，因友誼而盡友誼，是很少見的。他們的至交密友，以及訪問的客，若非於他們自身利益有點關係，他們未必能有。但克萊夫竟能夠使他們自私自利的心，歡迎他去他們家裏坐，由此可知克萊夫的爲人了。後來有一天，伯利安勳爵忽然想起來：現在他的姪兒，已經不再是童子了，不久就要成人，當然就有成人的野心。

這個思想，把這位銀行家和他的夫人安氏 Ann，弄得心中不寧。因為他們有個女兒，名喚葉塞爾 Ethel，若克萊夫對於她，露出相等的愛惜來，恐怕她就要和他起了戀愛。這點事就是伯利安勳爵及安氏夫人所委決

不下的，在他們本意，要把葉塞爾嫁一有錢而且又出名的人，以完她的終身大事。

因此他們就去找安氏夫人的母親寇老夫人 Lady Dow來商量。這位寇夫人，素來極其任性，因為家資很富，也由她大言不慚。葉塞爾是她的外孫女，她說若果葉塞爾嫁她的孫子寇公爵 Lord Dow，她就將她的財產給她。伯利安勳爵及安氏夫人，對於寇夫人提議的事，無有一件不贊成的；對於葉塞爾的終身大事，自然也順從。這位極有權勢的老夫人了。因為除了財產而外，他們倆也很喜歡得一位貴族來做女婿。

從這點看起來，我們可以知道：伯利安柳康勳爵自己的眼光，以為他極力想法子來阻止克萊夫與葉塞爾的友誼，不使他們陷於戀愛，也未嘗不是正理。往下我們遇必要的時候，將敘述他究竟成功與否。如今且表柳康大佐回家來，他性情既率直，氣概又不凡，將他勢利薰心的異母兄弟的家庭，弄得不安，這是我們所最容易想得到的。他到了他兄弟的家中，好比一陣和風，吹進了一間極熱鬧的屋子一般。他對於他們這種假門面，老不以為意；對於富貴，也漠不動心。他的這兩位兄弟，心中十分不悅；但是大佐品性的新空氣，對於家族中一人，却生了意外的影響。

葉塞爾所受的教訓，是要她對於地位較低的人，做出目空一切及輕蔑的態度；但是她的善性，却阻止她，使她不能十分的壞。當她初次會着她的大佐伯父，她就很欽佩他清風朗月的性情；而大佐對於他可愛的小姪女，也同樣的喜歡。他把她的織織玉手，拿來放在他的黑褐色的掌上，那手越顯得更白了。大佐又將自己嘴上的鬚理好，俯着身子，很恭敬莊嚴的，把他姪女的小白手拿來接吻。此地並無相似之點，但在此女孩的面貌，聲音，動作

之中，却有一點東西，把大佐的心弄得震動起來，而他以前有一印象，現在又復發生。使他少年時代更光明的眼，又是後來好幾年所常於夢中及思維中見着的，不料於三十五年以後，又重照着他。他記得這樣一個微微變曲的頸，這樣聚成球形的髮，以及輕快的足，綽約的容貌，又記得這樣的纖纖玉手，曾放在他的手上。如今人面桃花，不知何處，已有一萬日的光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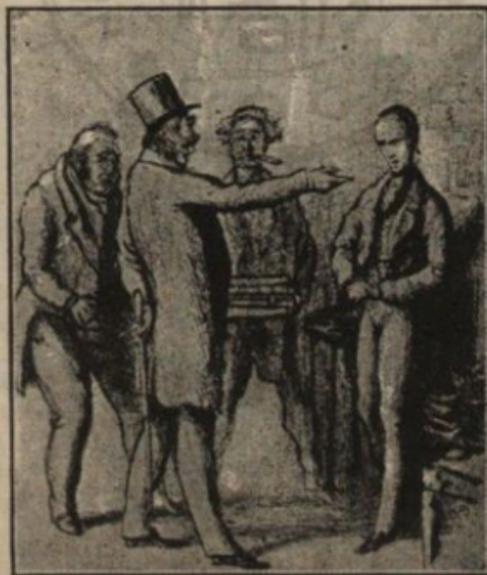
總而言之：大佐愛葉塞爾，無以復加；他的思想，即刻飛到伯利安動爵所最恐懼的那一個方向去——他即刻就夢想他將得——幸福，只要他見着他的愛子克萊夫，與這位美麗的小娘子結婚。當夜他心中只想着他的兒子，至於向僕人說道：「喂，克因 Koen，我的那件青色外衣是不是很舊了？」

僕人答道：「大佐，縫口處非常白。」

「比別人的外衣是不是要舊點？」

克因無法，只得莊重的說，大佐的外衣太古怪了。

「那麼另外替我找一件出來；留心不要使我做些事，或穿些東西，異乎尋常。我離歐洲這樣久，這裏的風俗，我竟不知道了，不能不學點。」



大佐實屬他的輕子

克因退出去睡覺，說他主人老了還要當好漢，這實在不錯。他所以現在特別講究衣服，因他欲為克萊夫得

信用，人必以為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他在朋友中，衣服穿得很合式，並且做出靈敏的樣子。

這位有價值的大佐，因欲進行其子與葉塞爾的婚姻，用了千方百計。但克萊夫本人，現在做一件事，幾乎將他父親最好的計畫顛覆。克萊夫現在決意成一美術家。大佐愛子太甚，對於克萊夫的所為，也不非難。

凡是借繪畫或著書以謀生活，通常以為是很曖昧的職業，非是士君子所宜。何況葉塞爾的父母，是富而驕的人，當然不能希望他會贊成有一美術家去娶他的女兒；至於寇老夫人，那更不消說了！

但是柳康大佐對於其子職業的選擇，無論有如何感想，仍然極力設法，以增進克萊夫的美術教育。當時有一位很著名的美術家，名叫甘地希 Gandish，生平極愛美術，並謂繪畫乃高等藝術，別的學問，他一點不管，專門研究此科，故其造詣甚深。大佐使克萊夫拜他門下為弟子，並且將他和詹姆士邊尼在倫敦佃的房子，劃出一間好的，來做克萊夫的美術研究室。

克萊夫當然不久就為甘地希左右的混合社會的人所愛，而前途的希望如何，更不問可知。人都天天見他騎駿馬，往來於西端 West End 的時髦人中間，就有人預言他將來的崇高。因為他父親對於他的大量，已出於其財力所及之外，使人感想克萊夫必是富人的兒子。

光陰如箭，過了許久，此有價值的大佐，看護他的兒子，並以同他相處為樂。某日，他忽然覺得，他為軍官的薪俸，不能供給其子的希望。想到此處，把他和他的兒子相會的高興，略略減少。所以他決意俟假期滿後，仍返印度服務，希望官階升遷，暮年可以得够用的薪俸。但是在他未返印度以前，他為克萊夫預備各事件，件件齊全。克

萊夫也決意努力於所爲的事業，希望不久經濟可以獨立，不再用他父親的錢。

克萊夫賣了四張畫給美術店主人，得錢三十先令，這可算他生平第一件大成功。他即刻就將此事寫信到印度去，內言像這樣的畫，他每晨可繪六張，毫不費力，照樣算來，他每年至少有五百鎊的收入。他有很大的希望，以後可以不必動用他父親給他的津貼。但是他這種希望，後來當然歸於烏有。因爲據一天的畫所賣得的錢，而推算每年有五百鎊，與一年三百多天，每天都能照此價格出售，實在是不對的。而克萊夫却沒有想到此處，他因第一次就得了三十先令，真是意料所不及，不可不慶祝一番，因此就備了酒席邀請他的朋友。結果倒多用了許多錢。後來他遍遊歐洲，爲繪畫的旅行，行李甚多，又置備了一輛旅行馬車，以及各種使人安逸的物件。一切買這些物件的錢，不是他自己賺的，乃是他父親給他的津貼。

好像有天意存乎其中一樣，他遊歷的時候，可巧會着了他的孀母安氏夫人。她也是帶着葉塞爾及其他兒女，到外國遊歷。

從各方面看來，克萊夫與葉塞爾此次相會，實可謂命中注定。葉塞爾以前在倫敦，生活極不自然，事事受束縛，如今稍爲自由。她與克萊夫相處了幾天，便覺得心中實在愛慕他，並且知道克萊夫於她，也很愛慕。但他們這點戀愛，結果只有不幸。葉塞爾知道她的父母怎樣期望她；克萊夫也知道在此被人厭惡，只好光明磊落的，離別他所愛的人而他往。

最後克萊夫走到羅馬。

此地爲著名古城，崇宏莊嚴的建築物，已多頹廢，但景緻仍極可觀；而四圍的鄉村，天

然風景，如繪畫一般，尤爲可愛。克萊夫在此消遣多日，身邊帶一紙本，將意大利的風景及人物畫在上面，心中非常高興，以爲這種生活，真是快活。每日在意大利晴明的天空之下，幾乎把與葉塞爾離別的苦痛忘了。但有一日，他在那不勒 Naples 地方，遇着一人。此人並非別個，就是寇公爵；不過他雖然與葉塞爾訂了婚，克萊夫對於他的友誼，仍未斷絕。

過了幾天，這位輕躁的少年克萊夫，忽然坐船回英國去；船在碧水中，如箭一般的飛行，但克萊夫仍以爲他走慢了。他所以急離意大利的緣故，是因他聽着一件新聞，說寇公爵及葉塞爾訂婚那件事，已經中止了。克萊夫現在覺得他又可以再向葉塞爾求婚了。這事果確，但可惜他去時未和寇老夫人商量，於是她就着手來破壞他這計畫。因爲寇老夫人目下又另外找得一位貴族，來爲葉塞爾小姐的新求婚人。這位貴族，就是法令脫西侯爵 Marquis of Farintosh，更有錢有勢，但是十分愚笨。他的動人之處，除了大有錢而外，只不過模樣尙好看罷了！

自此以後，克萊夫又復失望。但不久他的父親復從印度轉來，卜居母國。此可敬愛的老大佐，經濟較前寬裕；因他業已將他所有的金錢，都投資於印度一個極有名的銀行，名喚龐德康銀行會社 The Bundecum, J. Banking Company，他自己又是該會社經理之一；雖他對於商業事務，可以說完全不懂。

他在此會社中取得的利息甚厚，所以現在他自以爲是十分有錢的人。他在英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巴勒柳康勳爵 Sir Barnes Newcome 家裏去。巴勒柳康勳爵，乃伯利安勳爵的兒子，於柳康大佐爲姪輩。

自其父死後，他就成爲柳康銀行 The Newcome Bank 的行長。巴勒勳爵也是一個心術卑鄙的人，恰和他父親一樣；但他因尊敬龐德康銀行會社的緣故，所以還肯聽大佐的話。至於大佐說些甚麼，下文就要表明。

他說道：「我一年有一千金鎊的年金，而從銀行會社得的錢，尚不在內；但我自己，只要二百鎊，就足我一年的用費。若果我的兒子克萊夫所娶的妻子，是我所願意的，我明天就將此款全數給他。據此，則吾兒每年的收入，至少有三四千鎊。巴勒！我想把你的妹子——我想把我親愛的葉塞爾與吾兒結婚。」大佐說時，面上很發光彩。

其實大佐所出之錢，若較之法令脫西勳爵的每年一萬五千鎊，相去甚遠，巴勒何能舍彼就此。但因龐德康會社的關係，巴勒假說他將再忖度一番，然後回話。誰知過了不久，寇夫人急忙帶着葉塞爾到蘇格蘭去，而她與法令脫西訂婚這件事，正式公布出來。於是大佐知道自己受騙，立刻跑到柳康銀行去，當着書記等，大罵巴勒勳爵，說他是說謊的好賊。

巴勒生性懦弱，但他的朋友，慫恿他和大佐決鬪；而他和伯父斯打這個罪名，他又自己宥恕。後來克萊夫要和他決鬪，他又畏怯，不敢上前。

大佐及他的兒子，勢力不敵他們陰謀的親屬；他們這些親屬，實在沒有一點顧念葉塞爾幸福的心，只不過望他嫁一有錢的貴族罷了。大佐父子力既不敵，想自己安慰自己，遂又在歐洲大陸爲長途旅行。旅行將要完了，他們走到勃魯塞爾 Brussels 地方；彼時已是秋末，他們就住居在此地過多，與大佐的老友詹姆士邊尼比屋而居。邊尼現在住居外國，和他寡妹馬肯塞夫人 Mrs. Mackenzie 及夫人的美貌幼女羅薩 Rosa 同居。

他們此次在外國遊歷，一方面可以說多少能使他們心平氣和，但從他一方面說，他們又極不幸。因為有一封信寄送他們，而他們到處走，這封信也到處走，後來竟至失落了。他們倘若見着此信，恐怕要窮舟車之力，日夜趕回英國。因為這封信言葉塞爾後來厭惡寇夫人及巴勒勳爵，只知貪圖金錢祿位，不會替她真實計畫，遂絕對拒却，不和法令脫西勳爵結婚。該信又言寇夫人猝然逝世，葉塞爾現在承繼她的財產，對於婚姻，已能自己做主。克萊夫真不幸呀！過了冬天，轉回倫敦去，不是自由身了！因為此行，除了他父親而外，又有他的年輕的妻子，就是馬肯塞夫人的女兒羅薩。

大佐的生活，現在又有變遷。因為龐德康銀行會社樣子似乎很發達，而柳康大佐，又是裏面主要經理人之一。人家都希望他在倫敦闊綽做去，使世界上的人都知此會社的重要。大佐為人，以前很安於茅屋蔬食，不求華麗，現在却於西端建了一所大公館，與克萊夫及羅薩過快活日子；世界上時髦的人都羨慕這位有錢的印度銀行經理的地位。

但是過了不久，大佐知道於富貴繁華之中，不幸的事，已經進來了。克萊夫不能忘情於其最初戀愛的人，他與羅薩結婚，甚是匆忙，然羅薩不能滿足葉塞爾的地位。大佐對於不幸，已有最奇怪的預兆，甚麼事都不能除去；即使當他戰勝他的無價值的巴勒勳爵姪兒，而被舉為國會議員之一，他也不能釋然。後來不幸果然到了！所謂龐德康銀行會社，不過是一大騙局。於是，當七十之年，生平名譽，全無污點的柳康大佐，現在雖不是他的過惡，他却已一錢不名，他在倫敦建造的大公館，已入於經紀人之手，他的寶物，業已賣盡，而他的年俸，自然也要停止了。

大佐以前盲目信賴銀行會社，不惟將自己的金錢完全入股，並德惠相識的人，投資其中。現在銀行既破產，因此就有許多人，歸咎大佐，說他欺詐；其實欺詐二字，完全與他的性質不合。其中罵得最利害的，就是羅薩的母親，因為她和克萊夫的生活，現在都不能支持。有一天，老大佐靜悄悄的，離開他和他的兒子及羅薩所居住的地方而去，再不回來。

幾日以後，格勒扶利亞學校開會，紀念該校創辦人某公，他除創辦此校之外，又辦了一個養老院，在學校附近，以收容貧困之人，故後人每年均開會紀念他。當開會的時節，這些貧苦領卹銀的人，一定要穿着黑色衣服來赴會。此次赴會的貧苦人之中，有一人將頭垂於祈禱書上，意甚悲慘，胸前懸一巴司勳章，Order of the Bath，又甚光輝燦爛。這人就是湯姆柳康大佐，年老遇意外的不幸，只得投身於幼年所在過的學校近旁的養老院中安身，真不勝今昔之感了！

現在他的生活，將快到黑暗的地步；但在此老人未死之前，有一青春年少的人，反先離他而去，這個就是沒有福的羅薩了。克萊夫從羅薩絕命的牀，被喚至其父絕命的牀邊去。克萊夫見其父垂死，不忍使他痛苦，所以去見他的時候，不敢做出悲傷的樣子來。但是他到該處，見着葉塞爾也在那裏，心中大吃一驚。葉塞爾見他進來，伸手與他行握手；他們倆的手，終久有一日要結合，平安快活的過日子。不過有一人，如此夢想許久，而今命在垂危，竟不曾眼見罷了！彼時又進來一位婦人，年齡雖老，美貌不減於昔日，並且有一種不能描寫出來的高貴，使人望而知為大家婦女。垂死的大佐所始終想握的手，就是這位婦人的。當她在牀邊屈膝蹲下時，大佐用極悲

痛的聲音說道：「黎娥娜 Leonora！黎娥娜！這個就是大佐的老癡情了，因為佛羅拉伯爵夫人——就是此刻在他臨死牀邊的這位美貌貴婦——以前和大佐青年的時節有愛情，但好事多磨，終為他人得去，恰如葉塞爾與其子一般。但大佐及黎娥娜的命運，更較克萊夫及葉塞爾的壞；因克萊夫與葉塞爾尚有破鏡重圓之日，而彼等則竟已矣！

薄暮的時候，禮拜堂的鐘，開始敲動；湯姆柳康的手，也伸出牀外，很微弱的作節拍。恰至鐘最後敲擊時，他的面上，忽然有一奇怪而和藹的微笑照耀着，他把頭稍為抬起一點，快快的說道：「阿上門 Adsum!」（此是學生們點名時答應的話。）他的心，仍然和小孩子的一樣，他已經答應了點他的名，於是就站在主 Master 的面前了。

第十四卷 却爾司蘭佛的奧門妻自傳

却而司蘭佛 Charles Lever 一千八百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生於度伯林 Dublin。自小受醫學薰陶；長在愛爾蘭大學學醫。後又在德國大學專習醫科。學業既成，在愛爾蘭各地實習。亦曾在北美洲森林裏行醫。他奔走了幾年，得了許多經驗；他將所得的編做小說，都是富有興趣，包含深意的。他小說最佳的地方，是快樂精神，躍然紙上；使愛爾蘭奇異的故事，和國外的冒險，都變得津津有味，令人不忍釋卷。自一千八百四十年他的第一部小說“Harry Lorrequer”出版，至他死時（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六月一日）共成小說三十餘部。最著者爲“愛爾蘭騎士却而司奧門妻自傳”“Charles O'Malley, the Irish Dragoon”出版於一千八百四十年；原書是用自述體，現仍其舊。

我故事的開始，是在十九世紀初葉。我自小已成孤兒，由叔父扶養。我的父親，本有很大很好的家產。但因素性浪費；又要張揚面，加入選舉競爭。愛爾蘭這種劣風最盛，而以而衛 Galway 縣爲最。常常因此結下幾世深讎，故我父親臨死的時候家產早已蕩盡，遺給他弟弟高弗妻 Godfrey 的，止有我孤獨零丁的四歲孩子。高弗妻不久喪了妻子；因生前愛情之篤，遂決意不再續絃，盡心護養我長大，如他自己的兒子一般。並教我將來接受他的遺產。雖然他們弟兄二人，都欠債於人，然照良心說他待我一片至誠，一腔熱血，從小他就想望我做個鄉下的君子；因爲他看出來，這等人是最高尙的。

到了十七歲，我的故事開始了。我常常騎了一匹馬，帶了幾隻獵狐的犬，出去。在奧門婁堡 O'Malley Castle 附近二十里以內，射箭的沒有比我更好的了。我敢在聖島 Holy Island 先龍 Shannon 河內游泳。駕馳四馬車子，比馬夫還精。用兔肉去釣鮭魚，從荷來魯 Killaloe 至龐那漢 Banagher 沒有我的對手。這些都是我的才幹。本地的牧師，又教我些拉丁文，法文，及聖錢閣 St. Jago 的言行。錢閣住在隣近聖井附近，頗享盛名。

我既有這些才幹，又加上了六尺丈夫軀，自然出落得優秀玉立，勇力過人，而為一翩翩可愛可敬的佳公子了。關於我一身的形狀，已粗粗的寫在此地，諸位試閉目一想，便可見我在面前了。這一年，是我一生的轉機。我受高弗婁奧門婁之託，去找馬秀壁來克 Mathew Blake。他是高弗婁的遠族，常常在政治上幫助高弗婁，現已數年不會。高弗婁因曾和他吵過嘴，所以使我去問候。由壁來克介紹，我認識了喬奇部西烏勳士 Sir George Dashwood。他生得又高又端整，是雄糾糾的武官，年約五十餘。他有一個女兒名魯瘦部西烏 Lucy Dashwood，水盈盈的一對眼睛，雪般白的前額，額前壓着一縷黑棕色的髮絲，隨風飄蕩，令人見了，疑為天上神仙。年紀極輕，舉止頗為穩重，有慈母氣，而快樂活潑的情狀，却又顯出小女兒的動人點來。她性質既和善，形態又窈窕，又聰明多智；這三者合攏來，自然誰也不能不愛她了。

壁來克家裏還有一個朋友，名軍曹漢墨司列 Captain Hammersly，年約三十五歲左右，也生得魁梧奇偉，氣概不可一世。當我初見他的時候，他止向我顛了半個頭，轉過去再不向我了。

從溫存的魯瘦，轉至黑面軍曹面前，見他拿冷酷很忿怒的神氣向着我，沒有一次使我不氣的。一回我憤極了，想用照樣的傲慢譏鄙神情，回他一眼；然而他始終不向我望，我竟沒奈何他。直到下一天打獵時，我引他到難走的荒鄉去，他傷了臂，我破了頭的時候，才算平了氣。

我本想去做律師。

邵西烏小姐聽了，對我說我為何這樣愚笨。

我此時的感想，想諸位可以意度出來。

小姐的父親問道：「什麼緣故？」

你想一個人最好做什麼呢？」

小姐答道：「爹爹，當然是騎士了。」說時

抱着她父親，抬起頭來，向着父親面上表示深愛與驕傲。此時她父親喬奇邵西烏為軍中司令官。海墨司列為輕騎隊軍官。我住了不久，即離干那莫拉 Curtanorta。因為有一次進膳時，發生一件事情。一天席上客

特金 Bodkin 說了幾句侮辱奧門妻家的話。

我一時忿極，拿起酒杯來，丟過去。

於是接着我和他決鬪，被我射

中一箭，我就離此他去。

雖則他沒有被我射死，然我受了極大感觸，永世不忘。

隔了不多，忽然漢墨司列來訪我

於奧門妻堡。

他說他受上司命令，要到西班牙與葡萄牙去抵抗法軍的侵犯。

他說道：「假使沒來和你告別而離國，我心中不安。」

我曾將騎士術教授於你，可惜我不能有再和你相會的

一天，你又不和我們同去。」

我很熱望的幾乎將肺中的氣，都衝出來說道：「假使我願意，也可以跟去麼？」

他答道：「那末當然。」

我

道：「不幸我的叔叔膝下止有我一人承歡；若使我去了，他太寂寞了。恐怕我提起這個事，他也要害怕的。」

他道：「難固然難得很；我想你不去也好。」

他日你叔叔有回心之日，你不妨再進騎士隊亦不遲。但是不要

忘記了我喬奇漢墨司列，他是很歡喜會你的。再會罷，奧門裏，再會罷。」他上馬扭過馬頭，走上幾步；又轉過來，立在我的傍邊，附耳說道：「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的。你前天的事情，我們已在壁來克家裏討論過，都說你是不曾錯的。喬奇邵西烏竭力證明，你是不錯的。他的話確是很對，恐怕他也很願意你知道這個。現在我們再會罷。」

此時邵西烏勳士和我叔叔，因選舉運動的競爭，做了讎敵。後來邵西烏勳士見人民心向我叔叔，就慨然告退，不再參預。當他們競爭最烈的時候，邵西烏小姐幾遭慘死，幸被我救起。我住在度伯林研究法律多時，後來我叔叔被邵西烏說服，召我回來，教我做十四輕騎隊的下校軍官。

一、二天之後，我得遇邵西烏小姐騎馬於方尼克公園 *Phenix Park* 這時我的一個大學裏朋友，已將小姐父親引開。小姐突然見我，驚訝不止。然我心中混亂更甚，痛苦亦更甚。隔了二三分之久而沒有說出一句話來。後來我鼓足了勇氣，開口說道：「邵西烏小姐，我已找你四天了。今天幸被我找到。我很想望和我幾個知己朋友，說幾句感恩的話；因為我要永遠離別了。」

邵西烏小姐道：「你什麼時候動身呢？」我道：「明天。我現在軍官包丸 *Power* 手下。近得上官命令，立刻要到葡萄牙去。」

我看見——或者是我心中的幻想——她面色漸漸變白，但我離開之先，我對邵西烏小姐將吾平日愛慕的心，一齊說了出來；並說我將來所作所為，皆以此愛為根源。

我們航海直到葡萄牙上岸。海中的經歷和岸上情形，沉悶和喧填真不知差了多少，在海中悶在船內，真是難過。到葡萄牙奔這時碼頭上已聚了千百人民，渴股的望着掛着英國國旗的來船。戰爭小艇，在水上往來不絕。背後再蕩着許多瘦長的帆影，每帆傍一面小旗，標着將領姓名。遠遠發出軍鼓軍號的聲音，一大隊兵丁，很整齊的在街中走着。這種景象，一望而知戰事將發現了。

軍官包丸交給我二件包裹，教我照着地址送去。一件是由邵西烏小姐寄給漢墨司妻的。一件是給一個葡萄牙富紳士的女兒列別拉 *La Senhora Inez da Ribiera* 的。第一件後來我知道是邵西烏的絕婚書，說得非常宛轉和氣；這漢墨司妻我當時只認爲是我情敵。第二件是封海軍學生的情書，我因寄這封情書，遂與列別拉全家認識。對於列別拉我非常崇拜，然並無愛情。當我交信給漢墨司妻時他就恨我。他道我和葡萄牙人列別拉要好，我亦誤會。我們倆就是不睦起來。

我在屠洛河 *Douro* 中救起賴卜提將軍 *General Laborde* 因之得升爲守備。經過一次困難的惡戰，我接二連三的升任。這樣隔了一時，一個年輕法國人，被我擄來。他本來是拿破崙 *Napoleon* 手下的侍者，因爲觸犯了他，降在軍中效力。我就當他朋友，竭力想法復他的故職，處在我這樣地步，這種事確是很難的。

泰來凡拉 *Talavera* 戰事隨即發生。在息台突魯列瓜 *Ciudad Rodrigo* 前之一小戰，我受傷不能再戰，遂爲可亞河 *The Coa* 上戰鬪的視察員。列別拉此時和我認識，忽代我介紹邵西烏小姐。於是邵西烏對我也起同樣錯誤，如漢墨司妻。並且旁邊人造了許多謠言說我如何和列別拉親近。此時邵西烏究竟關心於我否，

我也不知道。心想假使他真正愛我的，他聽了這些謠言及誤會的事，一定悲傷不堪；後來從列別拉轉來的家信中，說起果然如此。郃西烏勳士請我到他的帳中服務，不意生了一場重病。菲芝突拿洛 *Fuente d'Onoro* 一戰之後，我升做了都司，直接受惠林頓公爵指揮。不幸被一個僕人做錯了一件事，幾乎革職。他將他自己寄給他心上人的戰況書，誤封入公文內。而死傷報告公文，寄到他心上人處。幸而我的朋友在內面幫忙，得置不究；否則必較拘禁還要罰得兇些。

息台突魯列瓜之戰爭，我國大為活動。我想我施展的機會到了，不意得着一封家書，我叔叔立刻教我回去，我請假之後，幸喜惠林頓公爵教我帶了報捷書，去見約克公爵 *Duke of York*。這是第一次的報捷書，我何等榮幸，得專此任。

我還沒到奧門婁堡，我的叔叔已去世。這時吾是堡中的主人，責任自然很大。對於戰事，只得暫置勿論。於是將委任狀，賣給別人，讓別人去為國盡勞。我自己將家事細細整頓一番，租戶賬目，弄個清楚。堡內田地，大加改良。這樣我變了個田家隱士。社會交際，皆置之腦後，以前在外勞頓頻年，皆歸失敗。現在獨游獨樂，倒也自由自在。自上次和郃西烏小姐話別於公園之後，現在再和他重修舊交亦無不能。惟他父親則不喜歡我。有一次他父親要買我叔叔地產的一部分，後來不知怎麼，被一個不認識的人，話帶譏諷輕視的回復了他，於是他大怒，欲與此人決鬪；幸勳士的朋友，將此事的誤會告知，並說非我的本意，於是事始寢。

我見我的產地，日漸改革，心中暗暗歡喜。我前頭提起的壁來克此時竭力設法，使我和他女兒交好；要我娶

隨便那個女兒去。最小的一個，不知父親的主意，却和我十分要好，我雖則不發生十分愛情，但很願意和他做伴。後來我知道了他父親的計劃，遂亦和她們不十分親近。身體於是重復得着自由。此時拿破崙愛爾伯 Elba 逃走消息傳來，我又鼓作精神，再入戰場。先到勃魯塞爾 Brussels，在一有名列去蒙公爵夫人 Duchess of Richmond 跳舞會內，會見邵西烏小姐。在敵脫般拉斯 Quatre Bras 一戰，我被敵人擄去，幸遇我曾釋放的拿破崙侍者，想法謀來一套法國軍裝，教我打扮了法兵，逃出去。我們所講的話，却被一個俘擄聽去了。他跑來求我帶一封信給他女兒。我仔細一看，不覺驚奇起來，原來此俘擄，不是別人，正是喬奇邵西烏勳士。於是我教他扮了法兵，逃出去。我仍舊留在監裏。不久滑鐵路 Waterloo 之戰，吾軍大勝。釋放後，吾在漢墨司婁 帳中效力，大破敵軍。漢墨司婁 戰死沙場，我幸得健回。於是我家與邵西烏 以前種種的讐恨洗得清清楚楚。我向邵西烏小姐 求婚，她慨然允許。而她勇敢的老父，還爲我祝福。



第十五卷 嘉爾金士立的小說

(一) 西征

嘉爾金士立 Charles Kingaley 最有名的小說，名曰西征 Westward Ho! 據他自己說，此篇乃表揚以前英國海軍上及商業上的榮譽而作。蓋當女王伊利薩伯 Queen Elizabeth 在位的時代，國政修明，英國在外國事業因之發達而堅固。其時西班牙乃歐洲諸國中之最強者，她蓄有野心，想當全世界的主人翁，而尤其想當英國的主人翁。但是英國的海軍——大部分是德溫 Devon 地方的人——於一千五百八十八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 Armada 以後，西班牙這種計畫，便永遠失敗。金士立自己是一德溫人，當然他將此篇主人翁，成爲德溫人。他描寫德溫郡的豪傑，及他們西班牙的敵兵，栩栩欲活，真可算得一部歷史小說。其描寫英國新教徒的熱心，自由，堅強，慈愛，尤能傳神。他又將英國新教徒痛恨西班牙耶穌會徒 Spanish Jesuit 的情況，從很特別的地方顯露出來；但其實都是實有的事情，並非虛造的。

這篇小說的主人翁，是德溫郡的一個青年，名喚阿米斯李義 Anyas Leigh 我們最初在他的故鄉拜津

Bideford 遇見他。拜津村乃一小鎮，位於北德溫的中部，風景美麗，天朗氣清，新鮮的海風，日夜吹拂，好比扇

子一般。當這篇小說發生的時代，拜津村乃英國重要口岸之一，與無敵艦隊交戰時，拜津村會出了七隻船。並

且據歷史家說：一世紀以後，在英國各埠中，除倫敦及達浦罕 Topsam 而外在北方做生意的船隻，要以拜津村

爲最多。

英國所以有海軍上及商業上的榮譽，其基礎不能不歸功於拜津村，大特茅斯，Dartmouth，達浦罕，樸利茅斯，Plymouth——當時是一很不重要的地方——以及西部各處人民海上的生活及勞苦。德溫地方的人——如德勒克族，The Drakes，霍金族，Hawkins，紀爾伯族，Gilberts，羅喇族，Raleighs，格林威族，Grenvilles，牛罕族，Oxenhams 以及其他許多無名俊傑——對於英國的商業，殖民地，及其生存，皆有絕大的功勞。因爲若非他們走到西印度去，把西班牙人的惡勢力減削；又若非他們打敗無敵艦隊，現在英國，正不知成個甚麼景象。一定不是現在自誇爲海上首領的大英國！

阿米斯李既是拜津村的人，又見了許多的船隻和水手，自己又愛冒險，所以想浮海去，而尤其想看看印度羣島，與西班牙人打仗。他這個意思，當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夏天某日午後，他會着一羣飽經風霜的航海家，他就宣布出來。

他彼時恰只十五歲，但他的身體，特別魁梧，氣力非常強大，早就成爲校中人人公認的首領；在拜津村的小兒裏面，講廝打也算他最厲害。水手的小孩，個個都怕他，而全村的男女孩，又借他來自誇和保護；每天他回家去，要是沒有打一個欺負幼兒的大童子，他的責任，覺得尙未盡。至於他事，他都很承父母的歡心；而他的父母，亦很仁慈。但他有一野心：待年齡長大，非乘風破浪不可。

他雖具此壯志，尙未向其父母說知。上文所講的那一羣航海家，其首領名約翰牛罕，船長 Captain John

Oxenham 向李義說，他將備辦船隻，去西方搜尋寶物，並且招請新船員。於是阿米斯決定欲使其父母知道他的志願。他預備了一席酒請牛罕，順便將此事告他的家族，黎嘉圖格、林威勳爵 Sir Richard Grenvilles 也在座——他以前打仗，也很有名，此可由海軍史及戴尼生 Tennyson 的詩中知之。

他的父母，自然反對他們的孩子，這般年輕就海上去；更因為李義的哥哥佛蘭克 Frank 已經早去了外邦，他的父母，越不許可他去。他們將此情形，告訴黎嘉圖勳爵，於是勳爵遂向阿米斯說道：

「來，我將給你一個誓約：設若你在家裏，規規矩矩的住幾年，從你父母學習士君子，耶教徒，及航海者所必需的學問，將來自然你可以和我黎嘉圖格林威泛海去，或者同別的比我好的人一塊去均可，並且可以做點較高尙的事業，不僅在西班牙領地搜尋金子。

阿米斯李義欣喜已有許可彼去浮海的誓約，因此又轉學校裏去念書。

牛罕先生，此次竟不曾帶他往橫利

聽 牛 罕 船 長 的 故 事



(Seymour Lucas 名畫)

茅斯去。後來牛罕由樸利茅斯向着西邊無涯大海出發，結果如何，再沒有人聽見。

但像李義這樣素不安靜，心喜冒險，耳中常聞海中呼喚的青年的行動，誰又能說得定他呢？他在校不久，一天他的先生文德薄令不康 Sir Vindex Brimblecombe 叱責他，他就將手中石板，向先生光頭上，大打一下！文德病愈後，就鞭打他。他更不喜歡了，就一直跑到黎嘉圖格林威勳爵家裏去，和他商量浮海計畫。彼時阿米斯的父親已死，格林威因有關係，代其父管教他。

黎嘉圖勳爵明知惟有令阿米斯做他願做的事一法，即刻就把他帶至樸利茅斯去。阿米斯騎在馬上，心中甚為高興。既到以後，黎嘉圖就將他交與德勒克船長，這位船長，因在西屬印度羣島做搶奪冒險的事業，為該處人所怕，因此出名。

三年的時光過去了；在此三年中，阿米斯李義未嘗回故鄉拜津村一次。他和德勒克環游世界，所經過的地方甚多。在那個時候，此種事業，猶如今日北極探險一般。所以當阿米斯及於他同去的許多德溫人平安轉家的時節，拜津村舉行了一個公共的感謝上帝禮，放假一日，街上五光十色，變成花園，航海者及市民，以及他們的妻女，都穿着紀念衣服，蜂擁其間。此次乃阿米斯李義第一次回家，大眾在禮拜堂見着他，仍然是一向未有鬚的青年；但其身材骨格，恰與侯克利 Hercules 一樣。他又甚像古時的保羅 Paul，頭與肩尤為生得端正，頭上黃金一般的頭髮，垂於肩上。他的這般氣力及儀容，他以後善能利用，下文不久就要表明。

當這個時候，他忽然陷於情網。他所思的情人，乃拜津村市長的女兒，羅斯莎因 Rose Calverne，她年方

二九，貌傾城，北德溫的人，幾乎失瘋了一半。阿米斯有一情敵，即其已經返家的哥哥佛蘭克，身材高而瘦，年二十五歲。佛蘭克也有一敵，就是他的堂兄弟尤斯特 *Eustace*。這位尤斯特，生平信奉宗教，然無一定主見，時而奉舊教，時而信新教，好比柏賴牧師 *Vicar of Bray*。詩歌中所講的一般，但是現在當新教的伊利薩伯女王在位的時候，他反崇信舊教。他曾用盡種種方法，向羅斯求婚，但爲她所拒絕。羅斯是西鄉 *West-Country* 女郎中的一個代表人物，極富於感情的衝動的戀愛，及強烈的夢幻的想像，此種性情，最能發生荒誕柔和的迷感。她是不願意悲哀的人，但他的愛慕者，人人都很漂亮，不能說誰比誰好得多，因使她心如懸旌左右難於選定。阿米斯雖然狂愛伊，也沒有得着比其餘諸人更多的惠愛！

但是實際上，阿米斯除戀愛彼姝之外，尚有比較更重要的事，我們不久可以知之。現在他須幫助黎嘉圖格 *林威勳* 爵捉捕謀叛的耶穌會教徒。有一次他在格林威家，聽薩發雄義俄 *Salvation Yeo* 談約翰牛罕 先生真實悲慘的故事，得一很大的經驗。薩發雄義俄在這篇小說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他身材高大，但很瘦弱，面作鮮紅色，一口黑鬚。以前阿米斯在拜津碼頭 *Bideford Quay* 會着的那一羣水手，他就是其中的一個。彼時他穿着深紅色天鵝絨的衣服，身邊放着一把西班牙式的長劍，及一對短刀；指上的金環，光彩奪目；頸上也有兩三個金質的項圈，耳上也有兩個大耳環。人家只要見着他一次，就可以永遠記得他。

薩發雄義俄的爲人，與德勒克一般，他以爲和西班牙人戰，就是爲英國及上帝的自由而戰。我們以後不必再表他，可以說當他和阿米斯出去冒險的時候，打仗的事情，他幾乎每次都在場，一任他強項粗野威暴的性質做

去！

他向格林威及阿米斯敘述了一般故事，就是關於牛罕的冒險事業，及他悲慘的結局。義俄在該次遠行，——就是阿米斯想參加的那一次——爲船上的礙手，故彼知道甚詳。他曾幫助找得水手七十人同去，現在他兩手抱着胸，向格林威說道：「那七十個人，先生，——七十個威武的人，先生，人人都有永遠存在的靈魂在他們身上，——而今消滅了！像浪花一般泯滅了！他們的血，是在我的頭上，」牛罕有一天將他的人召集來，說道：「現在我要和你們講我以前所忍住不和你們講的事情了！自從離開樸利茅斯以後，我的目的地，是南方諸海 *The South Seas*。我聽說那裏有金船銀船，還有其他東西，以外並有巴拿馬海灣 *Gulf of Panama* 的珍珠，以及其他說不清的寶物；若是我們有真正英國人的膽量，那些東西就是我們的了！」衆水手聽了此話，就各發狂一般，——義俄如此自認——想那金子，於是高高興興的，去從事一種極荒謬的苦工。唉！英國人的膽量，可謂大了，誰知強中更有強中手，西班牙人，尤其比他們厲害，牛罕所帶的人，出去搜尋金珠寶貝，許多被殺了，許多餓死了，又有許多患病而死。牛罕自身和其他許多的人，竟至被縊死，而薩發雄義俄則落於西班牙裁判所 *Spanish Inquisition* 暴徒之手。後來他私逃出來，將這宗奇怪的詭異告人，我們若要詳敘，恐怕又得一篇好長篇小說的材料了。

現在我們要敘述本書的主人翁自身了。去南方諸海航行一事，是阿米斯李義所甚願意的；若果此事不能行，他也願意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打仗。時爲一千五百八十年，可惡的西班牙人，正在威脅愛爾蘭。彼時英格蘭的女王，係一新教徒，西班牙人遂欲索取奉舊教的愛爾蘭爲教皇對於彼國的賜給物。他們的口實，以爲伊利薩

伯因宗教不同，已失却對於愛爾蘭的統治權。可憐愛爾蘭因宗教問題及土地問題，紛爭已經很久。現在又因宗教問題，使該國受苦了！

但是西班牙人到英國來，遇着德溫人——阿米斯就是其中的一個——就望風而靡。戰爭既終，阿米斯擒了一個俘虜來。他向他的上級官長說道：「他和我彼此混戰，不下數百合，忽而不見了他了。但是後來我又見着他在沙山中，正想收集人馬，我就追上去；他的人都逃了，所以我將他擒了來。」

這個俘虜，在此篇小說中，是很重要的人物，阿米斯却不知道。他的名字，喚作古慈滿，他身材高偉，儀表美麗，髮如黃金一般，皮膚白皙，兩手小而色白，有如婦人。照戰爭的權利言，他是阿米斯的俘虜；但把他送與何處，却是一個問題。

最後他和黎嘉圖格林威勳爵商量處置這種俘虜的法子，格林威答應讓他在自己家中作客，等贖身金到後，然後放他回去。

彼時阿米斯已升了海軍少佐，留守愛爾蘭者二年。此處地方卑濕，生活呆板，他厭倦已極。於是就返家去，決定重新到西方去做點冒險事業，恰好亨佛利紀爾伯勳爵 Sir Humphrey Gilbert 正預備遠遊紐芬蘭 Newfoundland 及拉不勒多 Labrador 各處，阿米斯就和他同去，做一個斯文的冒險家。紀爾伯勳爵在水手及騎兵隊中，是信仰宗教最虔敬的人，又極有學問；伊利薩伯女王寵愛他，異於儕輩。他們此次西征，有船一小隊，其最大的船，載重只二百噸，最小者則不過十噸。用這般一葉扁舟，要在茫茫大海，乘風破浪，做冒險事業，這些人真可

算得英雄了！

不料在此十噸的小船中，紀爾伯就喪了性命！據阿米斯說：他們從聖約翰 St. John 啓行，欲發見南方的海岸，紀爾伯心很雄，定要乘坐最小的船，因為船小，纔容易搜尋小港。船名松鼠 The Squirrel，行了幾日，暴風忽至，船為海浪所吞。此次遠征，可以說完全失敗；阿米斯李義只好嗒然若喪的返家去！

少年能戰勝一切的事，所以阿米斯於此次失意，不久也就忘了。但又另有一事，彼不能速忘。他回家來，聽說他的老俘虜古慈滿先生，於他不在家時，與羅斯莎泰因發生戀愛，後來兩人竟私自逃了！無人知道他們走甚麼地方去，並且不知道他倆有怎樣的關係。羅斯並未輕易就允許他，古慈滿疏通了許久，她纔允許同他一塊走。現在她竟去了。

彼時浪漫豪俠的風氣最盛，所謂武士道的人，常常出去為受苦的婦人爭戰，例如唐開 Don Quixote 一流人，就是曾經如此做過的。羅斯的情人，不止一個，今見所歡被奪，大家都對天發誓，定要把她找轉來，而殺了將她拐去的敵人。阿米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分子，此外還有他的哥哥佛蘭克，又有一人，名威爾加利 Will Cary，又有拜津村學校教員骨頭幾為阿米斯打碎的那人的兒子，名恰克薄令不康 Jack Brimblecombe 者。他們都希望追着羅斯，及她所眷顧的西班牙人。這時有人報告他們一個消息，說古慈滿已經被委任為加里比海 Carib-Bean Sea 畔拉瓜拿 La Guayra 地方的總督，並且攜一婦人去該處上任去了。於是他們就開會討論，辨駁了許久，決定預備一隻船，邀請水手，航海遠征。阿米斯為首領，對眾宣言：若有遇着西班牙人的機會，他將為女王

及羅斯莎泰因而戰。

羅斯的父親莎泰因，因未得他的同意，就把他的女兒帶了去，也去找西班牙人復仇。莎泰因是很有錢的人，此次遠征隊一切費用，大半是他負擔。船也名叫羅斯，取名甚對，載重二百噸，有精選水手百人。船上載有牛肉，豬肉，餅乾，及多量的皮酒。又凡當日通用的軍火等物，也都備辦齊全。當船於一千五百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由拜津碼頭駛行時，人人都說像這般準備齊全的船，在海中行駛從來沒有見過。

此次乃阿米斯李義平生大冒險，我們不可不稍為詳敘一下：最初見着的陸地，名巴巴達 Barbados，此地有新鮮的泉水，涼爽的果子，又有可以為患抽筋症血枯症的人調養的地方。羅斯船在此停泊了四天，把各事弄好，然後駛向大陸去幹正事。

這些冒險家是英國勢力入西方諸海的先鋒。

這時他們逕向着西方駛去。後來巴百達於熱帶海島中，成為最富饒的地方，就是因為他們無意中做了商業貨財及科學美術等先鋒的緣故。不久他們駛過格拉達 Grenada 的南端，而在像一仙人圈的羣島中，凡自然 Nature 所有的美，都一概在這些島上。英國船會到此等地方的，不出五次以上，但此次船上有許多人，很熟習這個地方。因為以前他們受約翰霍金船長的指揮，欲在這些海岸貿易，並且以壓力使他們的貨暢銷。至於此次羅斯船來，當然也要打仗。第一次打仗，就是當船到了馬格利他 Margarita 的時候。此島又名珍珠島 Isle of Pearls，要算地中海及德國市場中最有名的地方。岸邊碇泊所，早有一隻西班牙戰艦，及二隻小船，停泊

在那裏。

當時英國有一大衆公認的法律：無論在何處，凡英國水手見着西班牙人，就應該和他打仗。因此阿米斯和他手下的人，雄糾糾氣昂昂的，向着敵人進行去。他們爬至船邊，船上的水手，即刻降服，有些下跪求饒，有些向船外跳下水去。於是船就爲他們所奪，這個可算這次遠征的第一次俘獲品，但是很出色的；因爲這隻大船，和三隻小船，盡裝載珠寶等物，拿回英國去，可得高價售賣。

這些人還要想再環繞馬格利他及古百瓜 *Cadagua* 島，弋遊幾天，以便搶掠其他珠寶。但阿米斯已「喂飽了他的狗」——他自己如此說——不願意再停留在此。羅斯莎泰因時刻在他心頭，他須得一直走拉瓜拿去。過了不久，他們就見着加勒加斯山 *Caracas Mountains* 的大山脈；再過一日，他們就到了拉瓜拿港。現在合計起來，他們已走了四千英里的海程，而今已達目的地了。

剛要抵該處之前，他們遇着一個印度人在一小船上，警告他們快快離開拉瓜拿。他說道：「此地有戰艦停着等候你們，並且古慈滿總督，昨天剛駕船到東邊去搜尋你們！」古慈滿！啊！那麼他果然在此了！他們原

不過想來找他那有放過之理！至於戰艦，阿米斯及其同伴，都願意冒險進攻。但是他們覺得此事，果然棘手。

碇泊所停下了五隻西班牙船，形狀醜惡，即使英國人素有膽量者見之，也要不寒而慄！又因這些船停在此處，要想襲擊總督署所在的這個鎮，明明白白已成不可能的事。於是遠征軍各首領，面面相覷，大家都很焦灼。這事究竟如何處置？莫非數月來的計畫及希望，現在傾刻拋棄嗎？不然，又怎樣做法？於是大家就開了一個軍事

會議。當他們商議的時候，太陽漸漸沒下水去了，天也黑了；因天已黑，決議遂得。

提議的人是佛蘭克李義。他已經認識了總督所住的房子，他宣告說，他將一人乘小舟前去，進至房子邊，竊聽羅斯莎泰因講話，她是一定在此的。衆人聽說，當然反對他一人獨往，於是大家就抽簽定奪，誰與他做伴去。說也湊巧，恰好阿米斯抽着，因此他們兩兄弟，帶着幾個挑選出來的水手，大家都把兵器帶好，一同前去。船抵岸邊沙灘後，留水手在此看守小船，他們兩弟兄，就只提着劍，向總督住宅前進，他們果然安穩穩到了該處，無人看見。

他們雖到了該處，但見二十餘個黑人，臥於前面洋臺的四周。這些人，便是已經熟睡了的衛兵；但是只要稍爲有點音響，就要把他們驚醒。不料果然！有一人忽然驚覺，大叫一聲。阿米斯急忙拖佛蘭克躲在矮樹叢中，附耳低言道：「我們回去罷！我們再要前進，必定被人窺見。回去罷！不然，事就要一敗塗地咧！」當他正講話時，忽見房角有一黑影，悄悄向着他們走來，不時又掉頭轉去看那些黑人，那就是羅斯莎泰因，一點也不差。但是跟在她後面的又是誰呢？是另外一個人影。那個當然不是古慈滿，因爲他現在海上。阿米斯忽然叫道：「那是尤斯特，我們的堂兄弟！他怎麼會在此地？」那人果然是尤斯特。諸君記得，尤斯特以前也是羅斯情人之一，並且他極力想使羅斯改信羅馬舊教。

他們兩弟兄見着他，怒從心起，想用劍穿他欺詐的心。他們站起身來，冒前險跑到那兩人的面前。佛蘭克便向羅斯提出那不情之請，但她答說，她寧死，不願失了古慈滿；同時尤斯特又大聲呼救，黑人們齊拼命的擠上前

來。阿米斯見勢不好，急忙把他氣昏了的哥哥，拖下山來。幸而跑得快，不然已遭毒手！此時一隊黑人緊追他們，相隔只有十碼之遠了。他們兩弟兄見黑人仍然追下來，就時時返轉身來，露出磨得很光亮的刀子，來嚇他們。但是到了多岩的一條小路，石子如雨點一般飛來。現在他們離船邊，只有二十碼之遠了。但是結果究竟如何呢？

忽然一個石子飛來，砰然一聲，正打在佛蘭克的頭上；他即刻倒在阿米斯的腕裏。阿米斯把他拖來，背在肩上，閉着眼撞上前去；石子在他身上，打了又打。他大聲向着船上的水手喊道：「人們，快開砲！快開砲打這些黑賊！」於是前面船上的大抬鎗，乒乓兵的打起來，後面敵兵的砲聲，也連續不斷的答應。總督的衛隊，業已出來，向着這不幸的兩弟兄，只是開砲，大打特打，砲彈都由黑人頭上掠過。我們通常說，有些時候，一分鐘可當一點鐘，那麼，阿米斯李義到他的船頭，究竟要幾點鐘呢？哎喲！這些黑人，跑路和阿米斯一樣快，不久而衛隊完全就在他背後來了，相離不過數步。阿米斯急了，忙跳下水去，背後石子，如雨點一般打來，眼睛都為血所蒙蔽了。他的小船，因靠着險峻的沙岸，擺去擺來的。他伸手欲捉住船，——但捉慌了，未曾捉住，向前一交跌下去；翻身又站起來，喉管幾乎為水閉塞了。他即刻就臥在船尾艙內，但失了佛蘭克。這謬誤的豪俠冒險事，就如此終結。

羅斯船及衆水手，以後還不知遇着許多危險，然後阿米斯纔第三次轉家去；我們若要完全敘述，那麼，這篇小說，未免扯得太長了，例如後來阿米斯同着他的人，受盡千辛萬苦，慢慢的再向北方駛去；他們如何與吃粘土螞蟻的印第安人交歡；阿米斯如何與一個野蠻奇怪的印第安女兒，起了戀愛；他們如何越過科底里勒山 *Cortillera*，

而搶奪了由山達費 *Santa Fé* 到馬達里拿河 *Magdalena* 去的裝載黃金的列車；他們又如何得了一隻滿載寶物的西班牙大帆船；最後一千五百八十七年的春天，他們如何回家，重觀故里，帶着無數的寶物——這些事我



(Edgar Bunday 名畫)

們本來都應該敘述的，但因限於篇幅，只好略而不談了。他們去的時候，共有一百人；現在轉來，只有四十四人！其餘的在甚麼地方去了？

正是：

涉水，登山，更浮海，

白骨拋散在他鄉！

那麼因為她纔有此次遠征的羅斯莎泰因，其命運又如何呢？唉！綁在樁上，當成異教徒燒死了！因為她

不肯棄了她對於新教的信仰，那時的兇惡西班牙人，對於宗教不合的人，都是這樣用殘酷的手段對待。

拉瓜拿可怕戰爭的次日，羅斯就被綁着，帶到碼頭上，用船解至加大基拿 Carthagena了。衆人逼她取消以

前的信仰，改奉舊教；但她堅持不改。過了三星期，她就被人牽赴刑場。在此可怕的儀式裏，與她同行的，就是佛

蘭克李義；彼時他的傷已愈，但終不免於裁判所的火。這一對人兒，以前相愛相失，現在則相攜至刑場，同被燒於

一個樁子上！有人曾目擊此事，說道：「他們兩人，都很勇敢鎮靜，互相握手，和至最後的時節！」

阿米斯聞此慘劇，又另發一誓：無論在海上或陸上，只要他遇見西班牙人，他就要和他們交戰，必殺死之而後

已。不錯，阿米斯在本國和西班牙人交戰的日期快到了！因為那年就是一千五百八十八年，英國與西班牙無

敵艦隊交戰之年，——僅此一戰，就將歐洲諸國及美洲大陸的命運決定。

此次大戰，共打了十二天，直將斐立第二 Philip II派來征英國的大兵，打得落花流水，一敗塗地；此事我們

大家都知道的不用多說。此刻我們所最注意的，就是本篇主人翁阿米斯所做的事。當他和西班牙人交戰時，因有遇着他的大仇人古慈滿的希望，他心中高興的不得了。但古慈滿乘坐的船，名聖加斯靈 *The St. Catherine*，夾於大隊戰艦之中，他找着這隻船，也要很費些時光。你看他，在此衝鋒肉薄繼續打仗的十二日中，他天天都在搜找他的仇人。到了後來，他的探索果然成功了！

當他將他自己的船駛去，靠近西班牙人的時候，他大聲喊道：「古慈滿！」只聽有人應道：「無論你是誰，我都奉命惟謹，先生。」許多小銃及弓箭，就都向着古慈滿瞄準，但阿米斯怒之以目，不許他們開砲：「除我而外，別人都都不准擊他；若你們把船上的人都殺了，請你們饒他。」古慈滿！我就是阿米斯李義大佐；我宣告你是一個叛賊，又是一個強盜。你若有膽量，可與我交戰，不用他人相助。」古慈滿應道：「你過我們船上來罷！我們極其歡迎，莫要大言不慚！」阿米斯大叫道：「懦夫！」古慈滿問道：「怎麼說法？」「因為我們英國人，見人有使其妻活活被教士燒死者，皆謂之爲懦夫。」這是阿米斯的答語。

古慈滿於是立起身來，手握劍柄，向後一擺，說道：「就在這句話上，你便該掛到我的帆杆上去，聖母瑪麗亞助我一臂。」於是兩邊的槍砲，都發作起來。阿米斯捨命發砲，接續不斷，直至西班牙人船的兩旁，打的孔穴，都有了一百多處。但是這隻西班牙船，好像是銅筋鐵骨造成的一點也沒有損傷；直到天黑了，她依舊好好的可以收集她的水兵。從這樣看來，阿米斯似乎將要失掉他的仇人；其實就失掉了，也不是他的過失。

打去打來，西班牙人漸漸不能支持。再過一二日，所謂無敵大艦隊，被英國兵一一打破了，船上的洞眼，也不

知有幾千個。這艦隊就望北飛逃；英國艦隊，也有幾部往前急追，但後來因缺乏彈藥，只好罷手。只有阿米斯李義的船，仍然往前追去；他一定要報仇。追了十六日，仍不放手。彼時他差不多可以趕上他的仇人了；誰知風浪大作，西班牙艦隊中的聖加斯靈艦，沈沒於浪花之下，一去不回。艦上的五百人，一齊遭難，內中也有那個曾經盜去拜津村之玫瑰 The Rose of Bideford 的人！

阿米斯李見船已沈，猛將寶劍拋入大海中，叫道：「可恥！可恥！我的權利要到手了，又會失掉！天呀！何其如此殘酷吓！」

這就是阿米斯李義驚人的冒險事業的結局。

(二) 水孩子 The Water-Babies

(爲陸上孩子而作的神仙故事)

金士立最有名的小說西征，我們已經讀過了。現在我們將讀仍是他所作的一篇小說，但性質完全不同。這篇小說，外表是一種想像的故事；但主旨是在使我們知道人類生活，及自然和品性。通常以爲神仙故事，不合有道德的教訓，但金士立所作的，和其他神仙故事，大不相同；即使我們專就故事本身而論，這一篇水孩子，也是極好的。此篇之作，原係著者用來娛樂並教訓他的一個小孩子；但自初版出後，千千萬萬的孩子，無長無幼，都極喜歡此篇故事了。

許多年代以前，有一個打掃煙囪的人，名叫湯姆 Tom，年紀只有十歲，住於北國 The North Country 一個大鎮裏面。他每天都要打掃很多的煙囪，賺錢來供給他愛吃酒的師傅。當那個時代，爬上煙囪打掃的事，專事僱用小孩來做。小湯姆從來沒有人教他念書寫字，他一事不知，身子污穢至極，也從來沒有洗濯過一次。並且他在他的師傅格萊蒙 Crimes 家裏過的日子，也很悲慘失望；因為格萊蒙也是一個打掃煙囪的人，家裏極其骯髒。

有一天，格萊蒙被約翰哈索甫勳爵 Sir John Harthover 喚到他的公館，所謂哈索甫別墅 Harthover Place 裏，去打掃一切的煙囪。格萊蒙高興極了，當夜把湯姆打發一頓，獨自一人飲麥酒，比往常加倍。

次日清晨，他們就起來，格萊蒙又打湯姆，似乎提醒他，說他希望湯姆那天成一格外好的孩子。去哈索甫別墅的時候，格萊蒙騎在驢上，可憐的湯姆，則拿着刷子在驢後徒步而行。他們在路上遇着一個年老的愛爾蘭婦人，手裏拿着一個大包袱，蹣跚的走得極慢。彼時不過上午五點鐘，但這個婦人，好像業已足痛筋疲。於是此無仁心的格萊蒙，也見着不忍，願意幫助她一臂之力，使她也騎在驢上。但她拒絕這個邀請，說她不如和湯姆一塊步行，還要走得快些。格萊蒙見她不識抬舉，就厲聲請她自便，他就吸煙去了。湯姆同此愛爾蘭婦人一塊走，她就問他好些問題，當湯姆告訴她，說他連祈禱的話都不知道的時候，她似乎很傷感。她對湯姆說，她家住遠方海邊，夏天風平浪靜，小孩子們可在海中沐浴，冬天的夜晚，則略有風浪，波濤洶湧。她的這篇關於海的故事，如此希奇，可憐的小湯姆，至於心中起了想去看看的欲望。他也是喜歡沐浴，而使他身體潔淨。

後來他們走到一個有泉水的地方，愛爾蘭婦人及湯姆，在泉水附近，採摘了些花卉。格萊蒙從驢上跳下來，把他的頭浸入水內，使精神清爽。

他見着湯姆也照樣做，心中就大不耐煩，即刻又用鞭子打他。

當他痛打湯姆的時節，此愛爾蘭婦人忽然說道：「你自己豈不羞愧

嗎，湯姆斯格萊蒙 Thomas Grimes？」

格萊蒙往上看，心中甚是驚駭，爲

甚麼這個婦人會知道他的名字？

但他只回答道：「不，從來不！」說着

仍繼續打湯姆。

「你從來不羞愧，果然是真的！

你若稍知人間有羞恥事，早應該到

文德爾 Vendale 了！」

格萊蒙大叫道：「關於文德爾的事，你知道甚麼？」但他已停着不

打湯姆了。

「我不惟知道文德爾，並且知道你。

譬如兩年前聖馬丁節 Mar-

tinmas 的夜晚，甚麼事發生於亞得買科布士 Aldermire Cypse，我都知

道。

格萊蒙以前怒氣填胸，湯姆深恐他連此可憐的愛爾蘭婦人，也打起來；誰知他竟爲婦人的話所嚇倒——因

後 的 湯 姆



爲她明明白白知道格萊蒙所做應犯監禁罪的事——一言不發，仍騎上驢去。不久他們走到哈索甫別墅前面，小路盡頭的大鐵門，愛爾蘭婦人就向着格萊蒙及湯姆說幾句話，說完後忽然不見；她所說的話如下：

「我對於你們兩人，尚有一句話要說；因爲在事畢以前，你們兩人都是必得再會著我的。凡願意潔淨者，將來必潔淨；願意污穢者，將來也必污穢。好好記着此言！」

從此，我們可以想到格萊蒙的性情，便非常良善。他到公館時，裏面人除少數僕役外，大家都尙高臥未起。要打掃的煙囪很多，各事都已預備好了，屋內的地氈，凡須得加意愛惜的，都將褐色的紙，繞着火爐覆蓋好。

湯姆被差遣登上許多煙囪上去，每次，很平安的下來。不料後來，他有一次錯誤了，從不合式的煙囪上下來，就進了一間很奇怪的房子。湯姆從來沒有見過像這樣的房子，他所曾進去的房子，都是有塵布或紙張覆蓋着的；因此他站在這間極漂亮的寢室裏面，迷感了不知怎樣做。這間房內，無論甚麼東西，都是白的：裏面有白色的窗簾，白色的帳子，白色的家具，白色的牆壁。此外各處，不過稍稍有粉紅色條紋，夾雜在裏面。屋內又有一個洗手架，上面水瓶，面盆，肥皂，刷子，手巾俱全；並且又有一間滿裝着水的洗澡房。怎麼有這樣一大堆東西——件件都是爲洗澡用的！

湯姆心中想道：「住這間屋子的人，一定是一個極骯髒的婦人，不然，怎麼要這樣擦洗！但她又必定是一個很聰明伶俐的人，因爲洗澡過後，能將身上污物，完全弄出去，我在這屋中，一處污點也看不出來，就在洗澡的手巾上也看不出來！」

恰當彼時，他偶然向床上看去，見着一個從未見過的美麗小姑娘，睡在上面。湯姆心裏很疑惑，不知別人洗澡過後，是否有她這般潔白。他相信無論何時，這位姑娘，身體一定不會污穢。因此他一面在想，一面要把他肘上的煙煤擦去些，心中以為將來他自己潔淨點，大概模樣總要好看些。

湯姆四面一望，忽然見着一個小醜黑粗的人影，站在他的身旁，眼睛昏暗朦朧，露出白齒。起初他以為那是一個小黑猿，欲把他驅出，不許他在這小姑娘的潔淨屋子裏；但是當他再仔細一看，纔知道那就是他本人從鏡子裏面反射出來的影子！他此刻真羞愧，無地自容，急忙跑回煙囪上，預備逃走。

不料他這樣做，就將圍火爐的板子翻弄，噼啪一聲，

把小姑娘從夢中驚醒。她見着湯姆形狀，大喊起來。

於是她的奶媽，急忙跑進家來，恰好剛把湯姆短衣扯住，擒

捉了他。

但湯姆用力扭脫，從窗口跳到附近一棵樹子裏面，又從樹上溜下來，穿過園子，跑開去了。而這位奶媽，

的 中 鏡 和 的 前 目



還是烏烟瘴氣的，繼續在窗子邊大喊「殺人」「放火」

於是宅內的人，大家拚命往前追趕。這樣一個污穢小童，即刻有這許多等人追趕，實在可以算得空前絕後的事！你看！副園丁，擠乳婢，馬夫，管家，長工，看房人，格萊蒙，以及約翰勳爵本身，都出來追趕湯姆。那位愛爾蘭婦人，也夾於其中。說來很是奇怪，早晨她在公路上，樣子十分跛，但到現在，只有她一人可以趕得上湯姆；這個大概由於湯姆不會見着她罷！

湯姆現在已走到在哈索甫背後的一片高荒地，又見着下面有青草的狹谷裏面，有一間茅屋及一個花園。他的心為早晨發生的事所刺戟，竟至空想，以為他能於五分鐘之內，爬下山進花園裏面去。殊不知茅屋離湯姆所在之地，尚有一英里，且在一千英尺的山下。但小湯姆人甚勇敢，一直跑下山去，路長而危險，他都不怕。這些時間，那個愛爾蘭婦人，都隨着湯姆，但湯姆未看見她。

最後湯姆走到茅屋邊，茅屋的門，為卷鬚藤及薔薇等植物所繞。湯姆從門隙偷看裏面，心中却又有有些害怕。他見着一個空的火爐，上面放着一盆香草。火爐旁邊，坐着一個年老婦人，其嫻雅清潔，為從來所未見：身上穿着短的斜紋布衣裳，腰下束一條紅色圍裙，頭上戴一頂很潔白的帽子，上面有一塊黑色的絲手巾，繫於頰下。婦人的腳邊，蹲着一個老貓。對面的兩張長凳上，坐着十二個潔淨矮胖的小孩子，恰如薔薇一般，正在學做他們的十字連環戲 *Cross-Cross Row*，喋喋不休。

湯姆冒着險走進茅屋裏面去，那些矮胖的小孩子，見着他這樣污穢的形狀，大為擾攘。最初老婦人幾乎把

他擲出門外，後來湯姆告訴她，說他好久沒有吃飯飲水，已頭昏眼花，四肢無力，把老婦人的善心打動，拿點麵包及牛乳送他吃。並將他帶到廂房裏面去，房中堆着很柔軟的乾草，湯姆可以安安逸逸的睡覺。老婦人又和他說，待一點鐘過後散了學，然後再來看他。於是就轉去了。

湯姆不能即刻熟睡，因為他聽着戶外小溪水流的聲音，很覺心曠神怡。後來他臥下，半睡半醒的時候，有一個思想，常在他心中旋轉，就是「如何可以清潔。」他這樣骯髒，凡好一點的地方，別人都不能許他去。若不將身子弄潔淨，禮拜堂裏面，也不能進去——而他自己又十分想進去。「我一定要把身子弄潔淨！我一定要把身子弄潔淨！」他繼續如此高聲說着。當半醒的時候，他不知不覺走出房外，到着河邊草地。於是他又向着小溪走，到該處後，把破爛的衣服脫下，跳進涼水裏面去。

恰好在湯姆當未沒入冷水裏之前，那位愛爾蘭婦人，已走入溪中，而變為水中最美麗的神仙。因為她其實是水仙之女王 *Queen of the Water-Fairies*，當她由陸界返至水中時，衆仙都在等着，來歡迎她。

女王與衆仙說，她此次帶了一個新兄弟，來送他們。但因他還在有點笨拙不馴，須得再把禮貌行為教導他一下，此時暫不准他見着或聽着他們；他們則應該好好看守他，不要使他為害。

這個時候，哈索甫家追湯姆那件事，當然業已終止。但約翰勳爵同着幾個看家的人，第二天再來搜尋一次。他們很悲憫這位打掃煙囪的小孩，並且恐怕他已跌下岩去了。茅屋裏的老婦人，一點鐘以後去找湯姆，找不着他，當時很懷疑他究竟講的話真實否；後來約翰勳爵同他看家的人來到此處，她纔知道湯姆說的，果然是實話。

他們在溪邊找着湯姆的破衣，又在水中找着他的屍首，遂將他抬去埋於文德爾禮拜堂義地上。每逢星期日，此茅屋的老婦人，常放花卉於他的小墳上。他們大家都十分相信湯姆已經死了。

其實他並沒有死，這些時候，他都在溪中游去游來的。現在他只有四英寸長，也有了腮，恰如小蜥蜴一樣；衆仙已經把他變成一個水孩子，他們找着拿去掩埋的屍首，不過是他無用的軀殼。陸上常有孩子，而水裏又爲什麼不能有孩子呢？有人告訴我們，水中有孩子是反乎自然的，但是自然裏面，有許多東西，都出乎我們希望之外，那麼水中可有孩子與否，也可作如此觀的。

湯姆在河中，到處游泳，心中暢快已極。連他以前這樣骯髒，他都忘記了。但是他記得，他在陸界，操作過甚，現在他想到水中賠補，希望在水界永遠沒有事做，只願天天都是放假日子。

他喜歡惡作劇，仍然與那個陸上孩一子般。他使他自己成爲水中其他生物的害物。當着他們正做事的時節，他每每故意戲弄他們，弄得後來大家都怕他，見着他來，都讓開，或者爬進各人的殼中去。因此無人和湯姆說話，或者和他遊戲。

湯姆學得點關於禮貌行爲的有益教訓，全虧一個蜻蜓。因爲蜻蜓眼力雖短，他却曾經觀察過自然裏面許多有趣味的東西。關於這些事，湯姆一點不知，他聽着蜻蜓談起來，心中很是驚訝。有一天，湯姆幾乎被一個水獺吃了，因他以爲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小蜥蜴。後來幸得七個小獵狗奔出，將水獺趕開，救了湯姆；不過湯姆沒有想到這些是被差遣出來保護他的水裏仙人。

當水獺沒有被水裏衆仙趕走以前，他嘗罵湯姆，說他僅僅成一小蜥蜴。並且告訴他說，若鮭魚們由海出來，湯姆一定爲他們所食，所謂海，就是指寬闊的大海。麼樣子。在路上走時，他遇着一大羣鮭魚上來，他就警告他們，要防避那不義的老水獺。因老水獺曾和湯姆說過，自誇他們水獺乃是鮭魚的主人公，並且喜歡吃他們。

某夜，湯姆見着許多人用矛刺殺鮭魚，又有些人在激動他們。溪上岸邊，有一大戰，一人落於池底，落到很深的地方，臥在那裏。湯姆認得此人，就是他以前的老師格萊蒙。他希望也把格萊蒙變化成一個水孩子，如他自己一般；但格萊蒙在池底，一點不動，也不再去捉鮭魚。

溪中的一切生物，都忙忙向大海行去。湯姆

在大小一切蠕行的鱈魚，及其他許多東西裏面，乃惟一的水孩子，當他未到大海以前，一定有許多很

教 授 和 小 菜 麗 兒 見 水 孩 子



One day little Ellie was at the seashore with a frightfully wise old professor, who said there were no such things as water-babies. Just then he caught one, and it was Tom! But the professor wouldn't admit it was a water-baby, and when Tom escaped from him, Ellie tried to catch him, but slipped and injured herself.

湯姆聽見這話，心中想下溪底，去看看所謂大海，究竟像個甚

奇怪的冒險事這是我們可以猜想的。但是他找不着別的水孩子，同他遊戲，雖然曾經問過海蝸牛、隱士蟹、翻車魚、鱸魚、鯊魚、海豚等動物，也找不出來，他未免大為失望。有一個老魚告訴他，說他前一夜曾爲其他的水孩子所幫助，但湯姆到底不能找着他們的蹤跡。

我們須記着，雖然他是一個水孩子，他同時又是一個兩棲類動物，所謂兩棲類動物，就是指能在水陸兩界居住。因此夜間，他每每跳到海邊岩石裏面去遊戲。有一天，一件很有趣的事，就發生於此，哈索甫夫人——他的小女兒曾有一天因湯姆走錯了煙囪而受驚——同着她的女兒葉麗 *Ellie*，到了海邊，預備在此稍住，賞心悅目，消遣此日的光陰。這位小女兒，常時和一個很親切溫柔年老身小的紳士，順着海岸步行。這位紳士，名叫一知半解 *Pitbullinspres* 教授，他這個名字，是個很古很貴的波蘭名字。他是一個大學教員，在吃人羣島的國王 *King of the Cannibal Islands* 所創辦的大學裏，教授千奇百怪學 *Neorhioneopalaeonthvdrochthonanthropopithekology*。

此次出來，是欲在海邊採集奇異的動植物標本。小葉麗相信世間有水孩子，但這位賢明得可畏的老教授告訴她，說這些觀念，全是無意識。他說了一大篇話來解釋這個道理，但是可以說一點他都沒有解釋清楚。每逢葉麗問他：「爲甚麼世間沒有他們？」他的惟一

水底驚



答案，只是「因為世間沒有。」這種答案，不惟文法不通，並且講得也失禮！

這位教授，一面在講話，一面又將他帶來的網，放在水草裏面，瞎摸亂索；無意中把湯姆捉在網裏。

他大叫道：「噯喲！怎麼會有這樣大的海參呀！顏色鮮紅，而且又會有兩隻手！這恐怕是肉參一類罷！」於是將他拿出來。

他又大叫道：「這個東西，認真還有眼睛咧！哦，這一定是頭足類的動物了，真是天地間最稀奇的東西！」

「不是，我不是！」湯姆盡力大叫起來，因為他不喜歡人家用不好的名字叫他。

葉麗叫道：「這是一個水孩子。」實在是個水孩子。

教授說道：「甚麼水孩子？無意識！」他就惡聲厲色的掉頭走開。其實他也沒有法子否認這不是水孩子。

那東西實在是一個水孩子，但他剛纔說過，世間沒有水孩子，你想他有甚麼辦法呢？

教授用手指觸着湯姆，這水孩子，就使勁咬他一口；教授趁此機會，把湯姆拋在海草上去，跳入水內，即刻就不見了。

水孩子去了，從教授那方面說來，實在算他的運氣好！不然，他恐怕就要丟醜了！小葉麗十分想得這個好看的水孩子，遂欲趁湯姆未沒入海裏以前，將他捉住。不料偶一不慎，跌在岩上，身體受傷甚重，只得找人來抬着，送回家去。她在家裏，養息了幾天。有一夜，許多仙人從月光中下來，帶着一副鳥翼，於是美麗的小葉麗，就同着他們飛到別處去。

當湯姆被教授擒上來的時候，他一眼就把小葉麗認識，心中很以不得和她一塊遊戲為恨。過了不久，當他

正在海底走時，他遇着他可憐的老朋友龍蝦，已經被着在一捕蝦器裏面了。湯姆於是盡他平生之力，希望幫助龍蝦脫出來；但他自己正做這事時，幾乎又遭那個水獺的害。水獺走出來，大罵他，說他以前爲甚麼要警告鮭魚來防避他。

於是水獺和龍蝦，就在捕蝦器裏面打起仗來。但是水獺不能敵過龍蝦，因此大敗。不過湯姆很替他的朋友龍蝦擔憂，深恐他將要被捉，因他看見上面有人在扯捕蝦器。他自己也恐怕被捉住，即刻走開，龍蝦則很有法子擺脫，後來危急了，他就犧牲了一隻腳，折斷在器裏面，脫身而逃。湯姆見着，心中甚是高興。至於龍蝦雖然折斷一隻腳，但不過暫時稍爲有點不方便，不久那隻腳仍然又要重長起來的。

現在湯姆要遇着一件最可驚異的事了。他離開了龍蝦，不上五分鐘，就遇着一個水孩子。這個水孩子是眞的，活的，坐在白沙上，玩一小塊岩石，樣子好像忙的很。他見着湯姆，抬起眼睛望了片時，於是很高興的喊道：「哦，你不是我們這一羣裏面的，你是一個新來的孩兒。噯，好不令人快樂！」

那個水孩子，向着湯姆跑來，湯姆也向着他跑去，兩個互相抱住，互相接吻，至於很久，他們也不知是甚麼緣故。但是他們在水內，不欲有任何的介紹。

最後湯姆說道：「哦，這些時你在甚麼地方去了？我尋找你，已經好久了，我自己如此寂寞，也有好久了！」

「我們天天都在這裏，有一百多個在這岩石旁邊居住。每天早晨，當我們未歸家以前，我們都在岩石邊及沙石邊，歌唱遊戲；爲甚麼你聽也沒有聽着，見也沒有見着我們呢？」

湯姆重新又看了這個孩子一會，然後說道：「哦，怪事怪事！我見着像你們這樣的東西，已有好幾百次；但我總以為是些甲殼，或其他海中生物，我實在從來沒有以你們爲水孩子，與我是一般的。」

讀者諸君，這個豈不是很奇怪嗎！真是奇怪至極，諸位一定想知道他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並且爲甚麼在湯姆未助龍蝦出於捕蝦器以前，他一個水嬰也找不着。此中奧妙，令人費解！其實也不難：只要諸位將這篇故事仔細讀過九遍，自己好好想一下，你們一定可以想得這個道理來。少年們，若事事都要人告訴，不強勉自己用腦力思索，那是不甚好的。

那個嬰孩說道：「現在快來幫助我一下，不然，當我的兄弟姊妹來的時候，我還沒有做完我的事；並且現在已經是要回家的時候了。」

「幫助你做甚麼事？」

「幫助我整理這塊可憐可愛的小岩石。前次風浪起時，一塊笨大的漂石，漂到這裏來，把岩石的頭敲開去了，而且又把他的花完全擦破了。所以現在我須得再將海草，珊瑚，秋牡丹等類，栽在上面，使他成爲各海岸邊岩石花園中之最美麗者。」

於是他們兩個，就動手整頓岩石，將花栽在上面，又將下面圍着岩石的沙子弄平，他們覺得很有趣；直至潮水漲了，然後罷工。彼時湯姆聽着別的嬰孩，完全來了：有在笑的，有在唱的，有在叫的，又有正在遊戲的，喧嘩得很，其聲恰如連波一般。現在湯姆纔想起來，以前他也時常聽着和見着這些水嬰，不過因他的眼和耳尙未開，不知道

他們罷了。

現在他們一概進來了，共有數十個，有些比湯姆大點，有些又比湯姆小點，個個都穿着最精緻的白色小洗澡衣裳。當他們知道湯姆是一新來孩子的時候，他們抱住他，和他接吻，並且將他放在中間，他們則在沙上，圍着他跳舞。現在可憐的小湯姆，其快活實在無人可及。

他歡歡喜喜的隨着他們游泳到他們家裏去，他們的家，是在聖伯蘭登 *St. Brendan* 仙人島的下面洞內。湯姆來到此處，舊性未去，仍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每每煩擾秋牡丹，螃蟹及其他許多海中老生物，以為笑樂。衆水嬰警告他道：「你要自己注意你自己所做的事，報應夫人 *Mrs. Bedonebyasyondid* 不久要轉來了。」但湯姆也不顧慮。

某星期五清晨，這個可怕的夫人，果然來了。衆孩子見着她，大家排成一行站着把洗澡衣裳整理平順，將兩手背於身後，恰如將被檢閱官查驗一般。

報應夫人像貌很醜，面上一個大老鷹鼻，鼻上掛着一副綠色大眼鏡。但她對於衆水嬰，却很慈愛，她見着他們的行爲，心中甚是喜歡，每人都拿些海糖果贈送。當她送到湯姆面前時，她忽然發出一塊污穢冷硬的圓石，送於湯姆口內，湯姆大爲失望，就哭起來了。夫人對湯姆，說他以前對於秋牡丹，太殘忍，常把石頭放在他們口中，使他們認做好東西吃。報應夫人說道：「因爲你既然如此對待他們，我當然也要如此對待你！」

她又告訴他說，想要躲着她做事，是完全無用的，因爲凡水孩子所做的事，她都知道，至於做錯了事的，她不能

不懲罰。

她又向他說，她是世間神仙中之最醜者，直要等到人民們都能行爲正當，她纔變成與她妹子忠恕夫人 *Doasyouwouldbedoneby* 一般的美貌。

她又說道：「你們大家都跑開去，只留湯姆在此地，他可以看看我所將做的事；在他未去上學以前，先如此做，於他很是有益的警告。」

於是她將亂拿很多的藥與小孩子吃的醫生，都喚過來，使他們吃他們自己的藥，如食鹽，辛擊，硫磺，及解毒藥等等；至於把他們的牙齒拔下來，那更不消說了。她又把不細心的奶媽，完全喚來，將針穿入他們身上；又將他們放在小兒車裏面，用很緊的皮帶，穿在他們胃上，又把他們的頭及膀子，拴在車的兩邊，將車搖去搖來，使他們受盡痛苦。吃過中飯以後，她又將殘刻的教員，拿來懲罰。這些事直弄得她一天到晚，筋疲力盡。她這些事，都要在星期五一天做完，我們可以知道，這件事實在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凡人選擇職業，未有能時常選得合宜的，報應夫人，也可謂無可奈何了！

每逢星期日，這位醜仙人的美貌妹子，要來拜望這些水孩子，他們大家都喜歡見他。

她對於湯姆，特別仁慈，並且十分愛惜他。但如此也不能使湯姆成一較好的孩子，因爲他太喜歡報應夫人所藏於祕密地方的糖果等物，將地方找着了，盡力飽餐。

仙人對於他所作的事，當然早在洞鑿之中，但她對此小孩，憐憫多而發怒少。第二次她也不說甚麼話，只不

遵照看衆人一般，將他應得的一份，給他罷了。她是要使他自己的良心懲罰他自己，這事是很奇怪的。星期日到了，忠恕夫人又回來了。湯姆深望她愛惜他，懷抱他，但這美麗的仙人說她現在不能如此做了。因爲自她前次來去後，湯姆身上，忽然變硬，並且又有刺。其實果如她所言，因他的良心，正在刺他，因爲會做錯事，所以他的身體，也變成像海中貝殼一樣有刺。

現在湯姆覺悟了；他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下星期五日，在報應夫人面前自首，隨他判斷。後來報應夫人處理此事，很是溫和，把湯姆的頑皮性情，一概不提，並且又和他說，不久將找一個女教員來教導他，使他學得如何可以將這些刺弄開。女教員不是別人，就是小葉麗，她現在是水孩子中最美麗的一個。不久她知道她這個小學生，就是多時以前嚇着她的那個煙囪打掃夫。

他們在一塊研究學問，整有七年。但每逢星期日，葉麗都要到別處去，湯姆又不知她所去的地方，心中漸不滿意，說她厭惡他。並且當葉麗去時，報應夫人告訴湯姆，說使葉麗走開的就是她，於是湯姆心中越不滿足。報應夫人又將一本書送他看，書名強項者列傳 *The History of the Doasyoulikes*，那些人都是從苦工國 *Country of Hardwork* 來的，他們遇見的事，足以嚇倒可憐的湯姆而有餘。

湯姆欲使報應夫人說他好，於是他說他預備去天涯地角，找他的老師傅格萊蒙。現在據仙人說，傅格萊蒙係在無何有鄉 *Other-end-of-Nowhere*。要想到那個地方，最初須得先到無瑕牆 *Shiny Wall*，再穿過從來不開的白門 *White Gate*，向着和平池 *Peacepool* 及母嘉立灣 *Mother Carey's Haven* 而去。凡良善的鯨魚，死

後也到此間。若他果然能到此處，母嘉立一定要告訴他，如何可以到無何有鄉而找着格萊蒙。這次旅行，真是一個很長的，在路上湯姆處處逢着危險，但時時都有人以忠告幫助他。例如青魚之王，就告訴他去孤立石 All-alonestone 的路，而找着海鳥 Gairtown 的子遺。後來他果然走到這個奇怪的老動物那裏去，她很像一個企鵝，很悲傷的站在她的大石上。她將她悲慘的歷史，告訴湯姆；說完的時候，眼中淌出純油的淚來。她自認說她的老腦子，已經完全擾亂了，她自己實在一點不知道去母嘉立灣的路。幸好有一羣海燕，正在飛來，他們聽着湯姆所想的事，說道：

「無瑕牆嗎？你想到無瑕牆嗎？那麼可以和我們一塊去！我們就是母嘉立手下的燕子，她命我們在海中各處來，指示好鳥回家的路徑。」

全靠他們，湯姆不久就到無瑕牆。這個牆其實是一個大冰山，湯姆須得沒下去，游泳七日七夜，然後可以抵和平池。

後來他到了和平池，見着母嘉立坐於池的中央寶座上，恰如一個巨大的石像。幾千萬新生的萬物，由寶座腳邊，游泳至大海裏去，形狀顏色，千差萬別，非我們夢想所及。他們都是母嘉立的孩子，她終日從海水中製造他們。

母嘉立給湯姆一張護照，湯姆須將他保存，至於到了無何有鄉而後止；經通的路線，她已向他解釋明白了。

後來湯姆在路上，遇着許多奇怪的危險，最終到了無何有鄉，他將他的護照拿出來，與衆人看過，得了許可，進一奇

怪的公館裏面去。他詢問格萊蒙的住處，有人告訴他，格萊蒙在第三百四十五號煙囪上面，若他背上屋頂去找，一定可以找着。

果然湯姆在此地將格萊蒙找着，他的頭及肩膀，正由煙囪裏面伸出來，口中含着一隻煙管。他嘴裏絮絮叨叨，正在鳴其不平，抬頭見着湯姆，他想湯姆轉來見狀他的這個境遇，一定笑他。但湯姆宣告，他只願意幫助他。現在報應夫人又出現了。她提醒格萊蒙，說他以前待湯姆，就像現在他自己待自己一般。湯姆請求報應夫人使他在這幫助他的老師傅，並且試欲將格萊蒙面上的煙煤揩去，但終不可能。

湯姆十分真心願意幫助格萊蒙，因此他的熱心，最後竟將此老師傅的鐵石心腸打動了；他現在纔想起他幼年對於母親，全不盡孝，自己做錯了事，於是哭起來了。淌出來的眼淚，速度逐漸增加，將他面上及衣服上的煙煤洗去，並且又將磚瓦縫中的灰泥也洗脫了，把煙囪弄倒下來，成爲粉碎，於是格萊蒙開始脫離了牠。

報應夫人問道：「若我給你一個機會，你能服從我嗎？」

格萊蒙答道：「隨便你，夫人，我已受得夠了，那是真的。」

「那麼，就如此罷，你可以出來了。但是你要記着：若你再不服從我，你仍然要到了——一個不好的境遇去。」

「求你恕我，夫人，我知道我從來沒有違抗你。在我未到這樣醜惡的地方以前，我實在從來沒有見着你。」

「從來沒有見着我？凡願意污穢者，將來也必污穢，這話是誰說的？」

格萊蒙抬頭看，湯姆也抬頭看，因爲報應夫人說話的聲音，和以前他們去哈索甫家，在路上遇着那個愛爾蘭

婦人的聲音一樣。現在她命格萊蒙前進，命一警察看守他，要他專心好好打掃意特那 Line 的火山口。

湯姆轉到聖伯蘭登島去，遇着葉麗，彼此均極歡喜。

報應夫人又走到那裏去，他們倆欲猜猜她究竟是誰，但不成功。她告訴他們，將來他們總有一天要知道的。

後來她掉頭向着葉麗，微笑說道：

「葉麗，以後星期天你可以帶他同你家裏去了！現在他已經過艱難困苦，成名了，配同你去了，已經成人了，

因為他已做他所不喜歡的事了。」



第十六卷 默洛克女士的君子約翰哈利發克

君子約翰哈利發克 John Halifax Gentleman 一書出世，已有五十多年了。這一篇小說至今仍然是英文小說中流行最廣者之一。所以我們將他列入英國人著的著名書籍中，不過牠却不是小說中的傑作；最顯著的就是缺乏變化和動作。但這篇小說所描寫的主人翁，無論從何方面看來，都是真正豪傑的模範，不愧是一基督教君子，著者將他的品性描寫得如此有趣，所以仍不失為好小說。這一篇於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出版，著者為一婦人，名笛那瑪麗亞默洛克 Dinah Maria Mulock。她著此小說時，年只三十一歲；早年她已經著了好幾本小說了。再過幾年，她和一個人名叫喀勒克 Crink 者結婚。所以她的這本小說——就是她生平所著小說中之最好者——上面有時又署着她嫁後的名字——喀勒克夫人。她卒於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讓開！不要擋住福勒其先生 Mr. Fletcher 的路！你這個懶惰無聊遊手好閒的小——」
「流氓」這一定是菲利亞福勒其 Phineas Fletcher 的老奶媽沙利瓦特根 Sally Watkins 所將要說出來的；但她再放眼看那個童子，雖然衣服襤褸，遍身污泥，好像很卑賤的樣子，但可斷定絕對不是流氓，於是她的心又變了。

彼時福勒其同他的兒子，正轉家去，在路上遇着大雨，不能不走至離沙利家不遠的一條覆蓋着的小巷，暫時

躲避。他的兒子，身體素來孱弱，現在又有病在身，坐在一輛小手車上面；福勒其推此手車入於巷內，那個衣服襤褸的童子，也在這裏躲雨，就幫助把菲利亞推至無雨的地方來。而老奶媽反罵他，福勒其忙親切的說道：「我的孩子，你不必到溼的地方去，緊緊靠着這牆，我們和你都可以得庇蔭了。」

福勒其是一個朋友派教徒 *Quaker*，此可由其語言的形式，及彼對此窮童的體恤而知之。他是洛登伯利鎮 Norton Bury 裏面很有錢的製革匠，並且很是一個好人。但他生意雖然發達，他的生活，都很悲慘；他的妻已經死了，遺下一個獨兒，就是菲利亞，現年十六歲，體弱多病。

那個衣服襤褸的童子，對於這位朋友派教徒向他說的親切話，好像很是感謝。他懶懶的靠着牆壁站起，眼瞅着在大街馬路上的雨。他大概是一個十四歲的童子，面上雖是很嚴肅憂愁，但身材甚是高大而強壯，四肢有力，兩肩方面闊，因此人家見着他，總以為他有十七歲或十七歲以上的年紀。手車中坐的那個孱弱孩子，雖是富人的兒子，從小保育，極為認真周到，但身體依舊羸弱。他見着這個貧孩，這般雄偉的氣概，心中非常羨慕。因為普通身體孱弱的人，對於身體強壯的人，都無有不羨慕的。

過了一會，雨有停止的希望了。福勒其由懷中取出報時最準的大銀錶，說道：

「這一陣雨，誤了二三十分鐘。菲利亞，我兒，我現在怎麼把你帶回家去呢？若非你和我步行到硝皮場！

兒子在手車中搖頭，說不能步行。於是他的父親，就問沙利瓦特根，問她知道有願意將車推到家去的人沒

有。但當時沙利還未聽着，那個衣服襤褸的童子，鼓勇頭一次上前說話。

「先生，我想事做，我可以賺一枚辨士嗎？」他如此說，手中持着他的舊破布帽，眼光一直注射着福勒其的面。這個老人仔細察看這個童子誠實的面貌。

「你叫甚麼名字，小孩？」

「約翰哈利發克。」

「你從甚麼地方來的？」

「康瓦爾 Cornwall。」

「你的父母還在嗎？」

童子答說，他的父母不在了。

福勒其又問了好些問題，他都很率直的對答。於是此製革者說，若他於兩止後，能將菲利亞平安送回家中，他將給他一格洛特 Groat（英幣值四辨士）。並且問他，現在就要此銀不要。

那康瓦爾地方的童子答道：「先生，待事做完了再要。」於是福勒其將錢放在他兒子的手中，就離開了他們。

他走開過後，這兩個童子，談話也不多。約翰哈利發克懶懶的站着，眼睛穿過狹街，向市長所住之屋而望。屋有台階，有走廊，又有十四扇窗子，其中有一扇，是打開的，裏面有一羣小孩子的頭，聚集在一處。那些都是市長的孩子，他們眼望小巷中躲雨的人抖戰，心中像是很快活。忽然有一年齡較大的孩子，出現於他們裏面，而又即刻離開去。過了不久，前面的門，有人將他半開着，又像有一人，正在極力禁止。在街的道面的童子，能聽着門後的

高聲說話：

「我要！我說我要——」

「你不可以！歐守娜小姐 Miss Ursula」

「但是我要！」於是小姑娘站出來，一隻手拿着一塊麵包，一隻手拿着一把切刀，她切了一大片。

「拿去！可憐的童子！你的樣子很是飢餓。」她說：「拿去呀！」但忽然有一聲負痛的叫喊，門又關了；倔強的

小姑娘，被刀傷了手腕了。

約翰哈利發克明明是沒有食物，餓極了，過了少時，他穿過街去，拾起落在階前的那片麵包。當他那個時代，窮苦的人民，不容易得麥製的麵包吃。至於這個康瓦爾的童子，恐怕有好幾個月，沒有得一口吃了。現在他慢慢的吃這一塊麵包，面上現出沉思的樣子。後來約翰哈利發克一生的幸福及好運，就於此開其端，至於詳細，下文再表。

自從菲利亞最初見着約翰哈利發克，他就喜歡他，又因他自己過的日子，很寂寞，無年齡相若的遊伴及朋友，他心中很希望與此忽然相遇的強壯誠實的少年為友。約翰在路上，又十分小心服侍菲利亞，於是菲利亞心中更能確信約翰必定是一個有價值的朋友。

約翰曾經聽得人說，他自己的父親，是悲觀嚴肅一派的人，很喜歡讀書。有人告訴約翰，說他父親是一個學問家，又是一個君子。因此這個童子，也立志要做一個學問家及君子。他父親死的時候，他當在襁褓之中；他的

母親一無所有，縮衣節食過活。約翰年十一歲時，她又死了。從彼時起，這個孤獨的童子，在鄉中到處飄泊，有時偶然得點事做，藉以維持生活，其餘無事做的時候，時常挨餓。

因此他就飄泊到洛登伯利鎮來。現在全得菲利亞之力，福勒其命他在製革廠裏面做點工作；不過最初他還不十分相信約翰的品性。

過了不久，這兩個童子，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時常在一塊消遣。約翰哈利發克能念書，但他未曾學作文；至於

菲利亞，他是曾經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就成了約翰友誼的教師；凡他所知道的，都傳授於他，以報答約翰的忠心。

某日，約翰從他的袋中，取出一個小皮匣來，裏面又有一個更小的黑絲匣，裹着一本書。這點東西，就是他自己從他母親死後，所常不離身的寶貝。他不願意使別人拿着此書，因此他自己拿着，使菲利亞能見書頁而已。此書乃一本希臘文的聖經，前面空白的那一頁上面，照着英國古時式樣，寫着下列幾句話：

「格哀哈利發克 Guy Halifax 他的書。」

「格哀哈利發克君子，在教主降生後一千七百七十九年五月十七日，與處女梅麗葉覺斯 Muriel Joyce 結婚。」

「約翰哈利發克他們的兒子，生於一千七百八十年六月十八日。」

此外又有一行，書法很柔弱而不佳，道：

「格哀哈利發克卒於一千七百八十一年正月四日。」

約翰交一枝筆送菲利亞，但他自己仍不肯將他這本寶貴的書放開，只請他在同頁上，另寫一條道：

「梅麗葉哈利發克卒於一千七百九十一年正月一日。」

菲利亞知道這童子的父母，大概不過如此；其實約翰自己所知道者，也只有這點。他找不着祖宗，尋出一份家族歷史來。他的家譜，始末都只是他這個誠實的名字——約翰哈利發克。但是他的父親，以前是個君子，他自己也想成一個君子。

約翰哈利發克不甚喜歡製革廠裏面的工作，因為一天到晚，身子都是在污穢臭惡的東西裏面；但他仍然很忠實的做事，並不借故規避。有時他心中起了一個衝動，想走別處去，另找更好的職業。但是當他讀天路歷程一書 *The Pilgrim's Progress* 後，他知道義務的路途，是不容易走過的，所以他又努力在製革廠繼續工作。結果，過了幾年，福勒知道他最忠實可靠，就委他當本廠經理，而住於他主人的房子裏面。論到智識，他又進步，因為菲利亞是個很好的教師，約翰又是個很聰敏的學生；菲利亞不久自認他自己知道的事，還不及約翰知道的多。

某日，他們在阿文河 *River Avon* 上面一個小山上，舉行露天教授，見着河中一隻船正遭難，船中人都有滅頂之憂。約翰於是設法子把他們救上來，內中有一人，名不列斯烏德爵士 *Squire Brighwood* 是一個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他不感謝救他的人，只隨手拿一枚錢幣拋給他，約翰當然不受，即刻擲還他。另外又有一人，樣子好像很不以爵士對待救助者的態度為然，詢問約翰叫甚麼名字，做甚麼事業。但他聽着約翰講他自己只是

福勒其製革廠裏面一個工人，好像很有失望的樣子。

這個紳士說道：「我的名字，叫馬奇 March——亨利馬奇，Henry March，若你曾經——」

「謝謝，先生，再會罷！」約翰說的，就只這句話，於是此事遂告終結。

過上幾年後，約翰及菲利亞在恩德利村 Enderley 消夏，宿於玫瑰舍 Rose Cottage 恩德利村離洛登

伯利鎮不遠，約翰每天都騎馬轉來，照料製革廠事務。福勒其生意甚旺，近來又多有了一個麵粉廠，約翰每天，也

非來照料不可。

所謂玫瑰舍，實只有兩間房子，這兩個少年住一間，其他一間，則為一個有病的紳士和他的女兒住下。該地

四面多有砂阜，每散步其上，則清風徐來，約翰哈利發克甚喜散步。有時偶然遇着紳士的女兒，他以為真是他從

未見過的尤物。後來他知道她的名字叫歐守娜，他心中記着以前的事，歡喜得抖起來了。這個歐守娜豈不就

是以前拿一片麵包給他的那個小姑娘嗎？他聽着別人如此叫她，他心中疑惑，想來一定是她，不過業已長成了。

不久他就與他的這個美鄰相識，散步常一塊兒走。當他倆在高地散步時，和風徐吹，歐守娜灼灼的黑眼，甚

是可愛，頭上捲髮，許多飄出帽外；約翰臉作微紅色，英氣勃勃，這種景致之動人，無論那個美術家，都畫不出來。

歐守娜的父親，來此的時候，已有病在身，現在死於玫瑰舍內，而葬於恩德利村教堂塚地。他就是當阿文河

漲水的那天，約翰救他生命的那個亨利馬奇。他是不列斯烏德爵士的堂兄弟，於是歐守娜的財產，不幸而為那

位自高自大不信基督教的人所保管。這位爵士的太太，是一個極糊塗不知世事的婦人，她所做的傻事，和她丈

夫的好酒使性，凡洛登伯利鎮的人，都拿來做談話的資料。但是事也奇怪，亨利馬奇竟託孤於這類的人，而不克另找一人照看他的女兒。

約翰想起歐守娜將要離開玫瑰舍，而住於買斯館 Myrtle House 中爵士的家裏，心中甚是悲傷；因為他知道，她住於此可愛的鄉村別墅裏，比較在她保護人行爲不正的家裏，要快活得多。歐守娜自己也很不願意去，因為她和約翰，已經成了很親密的朋友。

約翰告訴他：大概不列斯烏德不能承認他有做她的朋友的權利，並且不許可他成一君子——即使一個窮的君子——的要求。他答應她的話道：

「馬奇小姐，你應該知道我是誰，做何事業，方不枉你的厚愛。大概你以前就應該知道了；但是現在在恩德利村，我們好像同等的人——朋友。」

「我實在果然是這樣想法。」

「那麼，恕我沒有告訴你，因為你從來沒有問過，我是自然以忘記爲好——我們不是同等的人，社會上不以我們爲同等的人，所以我對於你願意與我結交，我是很疑惑的。」

「爲甚麼不同等？」

「因爲你是一個千金小姐，我是一個生意人。」

這個消息，對於她明明是一大打擊；她雖然受過教育的，也不能不如此。她坐着一言不發，眼毛垂於漲紅了

的頰上；約翰的聲音，現在越堅決，越驕傲，無所遲疑。

「我的職業是製革匠，你不久也就可以在洛登伯利鎮聽着人說。我是非利亞的父親亞伯爾福勒其的徒弟。」

「福勒其先生嗎？」她眼望着他，又親切，又痛苦。

「是的。你注意非利亞，似不及注意我。他很有錢，受過很好的教育，至於我，則是自修出來的。我是六年前到洛登伯利鎮來的，彼時我是一個乞丐小孩——不是，沒有這樣下賤；因為我從來不行乞。我有工則作工，不然則挨餓。」

他的這種誠懇，以及他言語中這種熱情，使馬奇小姐把他的眼睛抬起來，但又下垂了。

「是，非利亞見着我在一小巷中餓了。我們站在市長房屋對面雨中，一個小姑娘——你知道她，馬奇小姐——走到門邊來，拋一片麵包送我。」

現在她真個站起來了。

「你那是你嗎？」

「那是我！」

約翰停了一會，態度變為柔和，又重新說道：

「我決不忘記那個小姑娘。有好幾次，當我想做不正當的事時，她都保持着，使我歸於正當——追憶着

她可愛的面，和她的仁慈。

她的面現在垂於她所坐的睡椅上了！
馬奇小姐只有哭泣。

約翰繼續說道：

「我因為再見她，心中甚是高興；並且高興對於她以前給我無限的恩惠，業已能稍稍報答。現在我即刻要和她分別了！」

俯着的面，忽然現出一種不期然而然的樣子，好像在問道：「爲什麼呢？」

約翰答道：「因爲世人說我們不是同等的人。因此，若我極力謀證實這個道理，說我們實在是同等的，馬奇小姐和我自己，都沒有什麼光榮——但將來我總有一天能將他顯然證實出來！」

馬奇小姐眼朝上望着他——她面上是甚麼容色，或是歡喜，或是倨傲，或是驚惶，那是很難說的；大概甚麼都有點，湊合在一處罷。她的眼皮，現在又垂下去了。她靜悄悄的伸出她的手來，最初伸送菲利亞，在後伸送約翰。約翰緊握着此手，身子站起來。他的手已經在門上了，但他還是不能去。

他說道：「馬奇小姐，大約我不能再見你了——至少也不能像現在了！你那受傷的手腕，讓我再看一次罷！」
她的左手是擱於睡椅上面，手中的傷痕，顯而易見；約翰把這隻手緊緊握住。

「可憐的小手呀！——有福的小手呀！願上帝賜你無疆的福祉！」

他忽然將嘴唇置於此手上，曾受傷的地方，緊緊接吻，爲時甚久；此種接吻法，只有情人的接吻相像。馬奇小

姐其實業已覺得——業已知道。再過一會，約翰走出去了。那天馬奇小姐啟身而去，約翰和菲利亞獨居於德利村。

後來約翰哈利發克轉回洛登伯利鎮來，身患熱病，有好幾日，病勢很危險，幾無復生的希望。每日胡言亂語，只是大聲叫喊歐守娜；並且夢見歐守娜來看他的病，請他爲她而生存。菲利亞見約翰病的大利害，果然把歐守娜找來。於是約翰的夢，果然實現了！因爲她當真求他爲她而生存。後來他的病好了，成爲福勒其的同事。約翰因事到倫敦，遇着大政治家畢脫 Pitt，畢脫很喜歡這少年天賦的材能。現在約翰的忠實，及其普通常識之豐富，在洛登伯利鎮，無人不知；所以當他轉來時，他便是鎮中最受人尊敬之一人了。

雖然現在他當不能算是有錢人，但已經不是窮苦的工人了；又因爲歐守娜願意和他共同生活，於是他們倆大着膽子，立志結婚。歐守娜的保護人，宣言約翰對於歐守娜的財產，一文都不能染指，他們也不管。他們打算就無財產，也要快活過日。因爲約翰不願意起訴，收回他妻子的金錢。他決意好好的做事，找錢來供給她。迦洛陵夫人本來願意與他們相往來，但約翰不願和她，或她們一黨的這些人共事。

後來老福勒其死了，他們的不幸來了。因爲現在製革廠業已失敗，只有麵粉廠尙在。歐守娜的財產，爲不列斯烏德爵士所把持，本來極不合法；現在他們生活困難，約翰當然可以要求索回此款。但他仍然抱定宗旨，劣力奮鬥，不要這宗財產。

這個時候，歐守娜的親戚，名拉克斯莫勳爵 Lord Luxmore者，欲使天主教改放案 Catholic Emancipation

Bill 通過，想利用約翰哈利發克達這個目的。於是想使他在國會得一位，代表金斯維郡 Kingswell。此郡乃腐敗選區 Roton borough，只有十五個投票的人，其中有十二個是拉克斯莫勳爵的佃戶，其餘三個是菲利亞的佃戶。但是約翰雖然願意贊成此案，而他為人正直，不願被舉在國會得一席，因為這種腐敗選區，當時正人君子，都在大聲疾呼，運動把他廢除的。

所以他拒絕此事。拉克斯莫再想收買他，說他願將他所有幾個很重要的織布廠租送他；但約翰不願意負債租借，而自己又無錢支持付，於是歐守娜決意告訴拉克斯莫勳爵，說她的財產不能到手的原因。結果，拉克斯莫勳爵跑到不別斯烏德那裏去，命他將錢一概交還歐守娜。於是約翰就用錢租過織布廠來；勳爵自以為他已把約翰牢籠住，以後約翰必定用他大而盛的勢力，施於本縣的人民，以來幫助勳爵政治陰謀之進行。

當此之時，拉克斯莫的嗣子拉芬勒勳爵 Lord Ravenel，年齡尚幼，時常到哈利發克家來，甚喜歡與約翰的女兒梅麗葉 Muriel 爲伴。現在哈利發克共有三個孩子，有兩個男孩，名叫格哀 Guy 及愛德門 Edmund，又連梅麗葉，可惜她生來就是瞎子。大概因她是殘廢人，她的父母很愛她，她的性情，也很溫和可愛；並且雖然眼睛，看起來也很美麗。拉芬勒也是一個溫和的少年，並且很愛音樂，與梅麗葉一樣。

金斯維郡選舉議員的時期既到，拉克斯莫想引誘約翰哈利發克一事，業已失敗，於是他另外找一人，這個人萬事都惟勳爵之命是聽。但勳爵自己以爲約翰將用他的勢力，使這幾個由他廠中僱來的人，選舉拉克斯莫所指定的人，這可謂大錯特錯。因爲哈利發克不如此做，他勸那些人做事要正直，選舉他們自己以爲合式的人。

後來他們果然照着約翰的話做，把勳爵惹怒了，將他們驅逐到別處去。此種情形，在政治選舉未改良以前，很常見的。但是約翰另爲他們找房子居住，百事順遂。

不久約翰發大財了，他在鄉下買了一所很堂皇的府第，名叫比其烏德 Beechwood，離他心中時常記着的玫瑰舍不遠。他另外又生一子，名叫瓦爾特 Walter。在他美麗的鄉村家裏，無論甚麼東西，都有欣欣向榮的景象，現在他可謂快活極了。

拉克斯莫想害約翰，把他織布廠所需要的水，引到別處去，使廠內機器不能轉動。照理而論，約翰當然可以在法庭控告他；但他不控告，只另外安置一架蒸汽機，而廠中工作，反較以前好得多。蒸汽機在當時，很是稀奇的東西。

拉克斯莫見着和此饒有機智之哈利發克相爭，全無效果，於是就走外國去，把他的兒子小拉芬勒勳爵留在家裏居住。這個少年，時常到比其烏德來拜訪他們，不似他父親有不友誼的行爲。當可憐的梅麗葉死時，他的悲慟，差不多如喪考妣。

年華如水，又過幾年；比其烏德的幸福，仍然存在，但拉芬勒則不常見了。某日，約翰哈利發克在洛登伯利鎮遇着他，見他已非復從前溫柔的少年了。約翰邀他同騎馬到恩德利村去。

「恩德利村嗎？這個地名何其如是奇怪！不過我也喜歡再去看。」拉芬勒如此說，他決定和約翰哈利發克及菲利亞福勒其騎馬到比其烏德去。時方仲冬，夜間天氣寒冷，他們騎馬在築有柵子的路上走時，拉芬

勒把他的皮衣，緊緊包著他的身子。

拉芬勒親切的詢問約翰家中的人，約翰告訴他說，格哀及瓦爾特，現在與他自己一樣高了；至於女兒——

勳爵驚起道：「你的女兒？」

哦，是了！是了！

我記起來了——

莫德

Maud

這孩子罷！

她究竟像——像

約翰哈利發克答道：「不！」

他不再往下講了。

他們的心，好像託着一件事，繼續發熱起來了。

他們走到不常有人走的一段路時，他們的車子，爲一羣人所阻住，他們將馬扯住，大呼要錢。當年因時勢不好，這些人沒有工作可做，難以度活，他們性又蠢笨，挺而走險，想勒索富翁約翰哈利發克的錢。但是此比其烏德的主人，做樣子送拉芬勒勳爵看：凡剛毅與溫和的人，雖敵人的心，都可勸轉。

羣馬於黑暗中，咆哮衝撞，將這羣中一人，踢倒在地。

彼時拉芬勒深願哈利發克打起馬往前走；但是約翰將

馬制伏平靜，跳下馬來，命手下人將被馬踢倒的人扶起來。

他取車上的燈點着查看此人，但不幸這人已被馬踢

死了。其餘的人見着，很是吃驚。

哈利發克又命人用車上粗氈，將死人裹好，邀請大衆到他家裏去。但衆人此

時已知道他們對於此無辜的工廠主，無理取鬧，自己覺得有罪了。

約翰哈利發克告訴這些人，說他自己將極力設法幫助他們。這樣做法，不惟教他們一個關於正當行爲的

功課，並且使拉芬勒勳爵確信，凡下流社會的人，雖然流連忘反，也有相當的價值，不能任有錢人踐踏的。

現在拉勒芬勳爵又搬家回來，仍住於拉克斯莫邸。

他到比其烏德去，也如當梅麗葉在時他去哈利發克家

一樣的不間斷。現在他又喜歡與莫德相處，不過他仍然不能忘情以前與她姐姐相處的那般清淨快活日子。至於莫德，當然不是瞎眼了。

哈利發克的次子愛德溫 Edwin，與女管事司爾佛 Silver 發生戀愛，為哈利發克及其夫人所知，心中不十分歡喜。但約翰哈利發克，決不是好虛榮而妨礙他的兒子的幸福的人。他將洛登伯利鎮的房子，給與愛德溫和他的新婦居住，因為以前約翰及歐守娜會在那裏住過。

此事過了不久，拉芬勒爵想與莫德結婚，那麼她不久就可做拉克斯莫公爵夫人。他說，若她父親願意，他將待她兩年。但約翰哈利發克不贊成此事，他勸他先做一個較有價值的人，做點事來將他父親使家族所受的惡劣名譽取消，較為好點。

哈利發克向他說道：「你知道你生下來做甚麼人嗎？不惟要做一個貴族，並且還要做一個君子；不惟做一個君子，並且還要做一個人——一個像上帝的人。我願我所說的話，無論如何淺陋，能使你覺得你是一個甚麼人——並且應該做一個甚麼人！」

「哈利發克先生，你的意思是說我以前應該做一個甚麼樣的人——現在是太晚了。」
約翰哈利發克說道：「世界上沒有太晚二字——就是大千世界，也都沒有這兩個字。」

拉芬勒爵靜悄悄的坐了一會，忽然站起來要走。他致謝哈利發克夫人的惠愛，滿腔情緒的說道：

「我不僅受你丈夫的惠愛，還有大於此者，將來我總有一天可以證明的；若我不能證明，請你極力相信我，再

會！

此後不過幾個星期，拉克斯莫伯爵死在法國。現在他的兒子，當然繼承他的爵位；但他却甘心放棄這種權利，因為他想代他無價值的父親，償還重債。

現在比其烏德家中住的人，又失掉了一位，就是格哀。他最初到巴黎去，後來就航海到美洲去了。過了幾年，他成爲波士頓 Boston 一個興旺的商人。後來有一天，他寫信回家去，說他要轉故鄉來，再和他父母同居，並兼店中一個同事帶來。

格哀同他朋友所搭的船，從美洲啟程，在途中船破了。歐守娜深恐他的長子有不測，心中甚爲焦愁，身體因之日弱。某日，門外站着一個身材高大，面作褐色而有鬚的生客，想會哈利發克小姐。莫德恰恰瞥見他，站起來，很冷淡的向他說道：「請坐。」

「莫德，你認不得我嗎？母親在甚麼地方去了？」
這個兒子，在歐守娜以爲死了，現在又轉來，她心中甚是高興，她的身體，也像要恢復一點；但她現在生存的日子，已不能確定了。

格哀轉家來，家中當然高興；但有一件事，大家的高興，也不減於此。就是他們查出格哀的同事，不是別人，就是新拉克斯莫伯爵。他在美洲，只稱常人威廉拉芬勒 William Ravenel。他證明約翰哈利發克很正當。他又說現在他要照着哈利發克剛正的生活做事，尙不爲太晚。其實約翰所期望於他的，他都做到了——一個

人及一個君子——所以後來莫德終久成爲拉克斯莫伯爵夫人

但是現在約翰哈利發克漸漸「日薄西山」而他於他的結局，未嘗不有預告。因爲他和他多年同處的老友菲利亞福勒其談話，恰如人將談及新居及將旅行的一般。他死得很平靜。某天日落時，他的老友菲利亞見着拉克斯莫伯爵和他的未婚妻在一羣少年男女中，他向哈利發克說道：

「約翰，我有時想來，威廉及莫德，將來於諸子女中，必成最有幸福的人。」

哈利發克聽着這話，微笑一下；再過幾分鐘，他好像睡着了；但當莫德上來和他講話的時候，他已死了。他像這般睡時，上帝已經召他去了。

歐守娜身體本來虛弱，聞此信息，大爲吃驚。當約翰哈利發克後來埋葬於恩德利村教堂塚地的時候，他的妻子，只當幾小時寡婦的歐守娜，也埋葬於此，享年三十三歲。



第十七卷 李特的修道院與火爐

小說家加爾斯李特 Charles Reade 的生平，罕見世界名人小傳。他雖然曾經著了許多優美的小說戲曲，尚不能歸入英國最大小說家之中。不過他這篇最好的小說修道院與火爐 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 雖不及司各得勳爵 Sir Walter Scott 最好的小說，且也不能和薩克利 Thackeray 所著的亨利愛斯夢 Henry Esmond 相比；實在也可算一篇精美的歷史小說了。這篇小說，一半以事實為基礎，但他真正的趣味，全在著者表示「修道院」及「火爐」兩方勢力，有巧妙的方法。修道院用以代表僧侶生活，火爐用以代表家庭生活，以及親族朋友的愛情。

十五世紀的後半期，當荷蘭 Holland「賢君」斐力 Philip the Good——其實他並不真正賢明——即位多年後，有一人名叫意利亞 Elias，販賣布疋及熟皮為業，家道小康，和他的妻子迦斯陵 Catherine 住家於一小村內，村名桃谷 Tergou，距名城洛陶丹 Rotterdam 不遠。

意利亞及迦斯陵，共有九個兒女，在家唱歌玩耍，使一家都有光明幸福的景象。但後來他們長成人了，各人天性不同，趨向自異；以前使家中欣欣有喜色，現在則使家中憂愁困苦了。

當這篇故事開始時，九個兒女之中，已有四個出去，各謀職業；只有五個在家。其中有一個，名蓋爾斯 Giles，是個性情奇怪容易發怒的小東西，頭上披着紅色長髮，身材又很矮小。其他一個，名迦斯陵 Catherine，是個很

可憐的女孩，行動定須拐杖；但她就是痛苦，她也笑容滿面，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惱怒的話。以上這兩個，是不能自謀衣食的；其他還有兩個，是不願意。一個名叫塞不蘭特 *Sybrandt*，是最幼的兒子；他每天只想玩耍或乾混日子。一個名叫科納利 *Cornelis*，是長子；他是一個卑鄙貪婪的人，不肯操點心，幫他父親做生意，只坐着候他父親死，他好染指於他的金錢。但他終久不是成功者。他們的父母，每每念到這四個兒女，心中非常不高興；並且也時常不相信他們。但是最後結論，每每用很有希望的聲調說道：「敬謝聖伯溫 *St. Rayon* 及其他各位聖人，幸而我們尚有吉那德 *Gerard* 這個兒子。」

關於吉那德的將來，即使他們沒有大希望，他們也不至於擔憂。因為吉那德已由附近修道院的僧侶細心教育，預備將來為傳教士。當時的人，能寫字者不多，吉那德是一個善書家，他的這種才能，造就甚深。且不特如此；桃谷地方，有一位馬加勒樊意克 *Margaret Van Eyck* 在此居住。她是兩位名畫家的妹子，他們的畫，在歐洲美術中，在今日尚充第一流。她教授吉那德用彩色裝飾文書的法子，吉那德不久就熟練了。他的性情，活潑而快活；至於他去做教師的一端，與其說出於他自己自由意志，不如說出於他父母的希望。

「賢君」斐力治理荷蘭，其所用的手段，雖然卑鄙不足道；他的太子，對於美術，却很提倡保護。他在洛陶丹開了一個大展覽會，邀請天下巧匠及美術家比賽，他給獎勵。因此之故，吉那德把他在羊皮紙上寫的字及做的花邊，送些樣本去賽會。當給獎的那天，吉那德穿着一身華服，帶着他的師傅馬加勒樊意克寫給郡主瑪麗 *Maria* 的一封信，高興快活的，走洛陶丹去。他平生的旅行也不少，這次這點小旅行，却是最多事的。他在路上遇

着一老人，同着他美麗的女兒。他們的樣子很貧苦，坐在道傍，筋疲力倦。吉那德慈善的心，爲之打動，將他的食物，分給這兩個旅客吃。

當他和他們坐着時，有一人騎着裝飾很華麗的騾，由此經過，這就是桃谷鎮的市長，名叫皆不勒昔樊斯惠登 Ghysbrecht Van Swieten。他是一個著名的守財虜，凡是桃谷鎮的人，見着他那副枯萎像野蘋果的老臉嘴，便認得他這個卑鄙吝嗇的人。但是今天，他騎在騾上，却很泰然自得的，因爲他要去和洛陶丹的公爵，一塊吃飯。說也奇怪：他走來遇着這一小羣人，他面上的喜色，忽然變爲惱怒不安的神情。此中原因，只有他一人知道，約在二十年以前，他做了一件不正直的事，犧牲了坐在路旁的那個老人，而私肥自己。現在他見着吉那德年輕活潑，又受過教育，同着彼得不蘭特 Peter Brandt 及其女馬加勒 Margaret —— 這個就是他兩父女的名字—— 一路；他疑心太重，深恐吉那德已知道他的祕密，而要幫助他兩父女，來索還他所取去的財產。

這位市長，心中如此不安，繼續前進。至於吉那德和他的伴侶，全然不覺皆不勒昔的疑心，慢慢走到洛陶丹去。這少年的希望達到了，因爲他的書法優美，業已獲獎，得着一個金牌，掛於胸前，另外又得十五枚金幣的賞賜。並且不特如此：他因爲帶着信去，於是加洛斯伯爵夫人 Countess of Charlois 同着她的女兒瑪麗郡主，都熱誠歡迎他去坐座客。夫人許他於第一次彌撒會後，給他一間教堂，因爲當那個時代，天主教很是尊崇。公主更想即刻封他爲主教；但還是她母親的允諾，比較容易實踐。

當吉那德轉桃谷鎮時，照一般人想他必定高興極了。其實不然。因爲他去朝洛陶丹宮殿的時候，彼得不

蘭特及馬加勒，已不知去向。他已爲老人的美女所述，現在他想着不能再見她了，心中非常悲傷。並且他一時太傻，他們父女二人的姓名住址，他竟沒有問過。

但是他回家不久，事情就很奇怪的顯露出來。這位市長，心中很想知道吉那德究竟曉得他與不蘭特家的關係與否。就命人召他來，假意令他抄寫鎮中文件；但他所給的薪水，只够買筆墨及羊皮紙之用。吉那德要求點報酬，以酬達其鈔寫時間之勞。

「你的時間？」市長回答說：「你二十二歲的人，甚麼是你的時間？或者你生來就是懶惰的。你現在陷於情魔了！你的身子，雖和這些唱歌的僧侶在一塊；但是你的心，却在彼得不蘭特及其紅髮女一塊了！」

「我不知道誰是彼得不蘭特。」

皆不勒昔大叫道：「你說謊！在去洛陶丹的路上時，你在彼女身邊，你以爲我未曾見着嗎？第二天在塞溫堡根 Severbergen 地方彼得的家內，你以爲人家沒有見着你嗎？」

市長本來希望這位少年自認其罪，所以如此問他；而不料這些材料，正吉那德所欲求而不得的。今已聽着，正中下懷！他離開皆不勒昔家，即刻走塞溫堡根去，會見馬加勒及彼得。

市長暗中派一僕人，偵察吉那得的舉動。他聽了吉那得的去所後，知道心中的狐疑，居然證實。他現在便着手去反對他了。他到意大利亞及迦斯陵夫婦那裏去，報告他們兒子的行動，並且告訴意大利亞說，若他不取嚴厲的手段，他一定不能見着他的兒子成一教士；因爲現在他已和馬加勒起了戀愛了。

吉那德確實和彼得的女兒起了愛情；當他父親盤問他的時候，他就老實自己承認，說他的希望，是在得她爲妻，並且決不願爲一教士。於是意大利亞向他說，他已請市長將他監禁於鎮中監獄，不許他與馬加勒結婚。吉那得聽着此話，朝天發誓，說馬加勒一日生存，他一日不願意做教士。

在此困難中，吉那德走他慈愛的師傅馬加勒樊意克那裏去。她勸他鼓着勇氣，與彼得的女兒結婚，並且走意大利去。意大利國尊崇畫家，如尊崇王子一般；善書家去那裏抄錄公文，薪水很優。她並且代他找旅行的費用。於是吉那得心中決定如此做去；至於馬加勒，最初她不允諾，後來也勸轉了。因此結婚的豫告，就照例宣布出來。

那日清晨十點鐘，吉那德和馬加勒在塞溫堡根禮拜堂的祭壇上站着，教士正動手舉行宗教典禮，忽然來了幾個桃谷鎮的巡捕，跑上廊屋來，把吉那德捕去，放在監獄裏面。

他父親所說的話，實踐了！吉那德居於鎮中監獄，市長向他說，除非他發誓不娶馬加勒不蘭特爲妻，而轉向其自幼卽屬的教堂裏去，他將永遠監禁於此。

「不如死還要爽快點！」吉那德對於皆不勒昔的脅迫，只有這一句答語。

他所在的監獄，是在一高塔上，雖然容易爬到窗子上去，但無逃脫的希望。因爲從塔上下去，沒有可能的方法；要是一跌下去，那可就要死了。房中又無家具，只有一個橡木做的老大櫃子；吉那德坐在上面，神氣消索，腹中又餓，好不難過。忽然有一件東西，撞着對面的牆壁，落在吉那德的腳邊。他大吃一驚，拿起來一看，見着是一枝

箭，上面有一縷絲線繞着，並且寫著幾個很奇怪的字，說道：

『最可愛的：你將絲線緊纏於你的小刀上，放下來送我們；把你那邊的線頭拿着，數一百下，然後扯上去。』

吉那德見着忽有希望來了，不敢怠慢，把大櫃子急忙抬到窗子邊；依着箭上所寫的話，再將絲線扯上來。見着絲線上有一股細繩附着，待他把細繩扯上來後，就

見着一大股堅牢索子的一端。他將索子穿在大櫃

子的脚上，牢牢拴好。但是當他未冒險由狹窗出去

以前，他要看看大櫃子究竟牢靠與否，於是他就用力

在上面一跳。說也奇怪：這一跳把櫃面跳開了，裏面

一大堆羊皮紙滾出來。他不知不覺之間，得着許多

祕密事的原委，但他也無暇查看內容。他見面櫃子

堅固，心滿意足，跳上窗子，由索子上平平安安的走下

去。下面有兩人候着：一個是馬加勒不蘭特；其他一

個名馬丁文登哈根 *Martin Witenhaagen*，是一

老兵，又是不蘭特家的好友；他那一枝百發百中的箭，就把吉那德所坐的監獄打開了。

他們三人正急急忙忙的往前走，忽然回頭一看，見着個人影，頭上赤如火，正從剛纔吉那德所用以下來

吉那德的逃亡



的那股索子爬上去。他們駭極了，馬丁心中充滿了迷信的恐懼；因為這個地方，素來有『鬼窟塔』之稱。但是底下又有一人影，身作白色，站着不動。馬加勒是女子，感覺比較銳敏，心想那一定是吉那德的妹子克特。

於是她跑向前去，知道果然是她。吉那德也跑上

前去，忽然一個怪異的聲音，高高的在塔上說道：『羊

皮紙！羊皮紙！羊皮紙！』

他們抬頭一望，知道那是矮子蓋爾斯，他的頸上，

掛着一個燈籠，手中盡是羊皮紙；他一捲一捲的，拋在

他們頭上來。後來他將大櫃子裏面的東西拋完，自

己又從索上溜下。他發見了這些東西，不勝之喜，意

欲將他們賣與吉那德；因為他時常為吉那德搜尋羊

皮紙。

吉那德說道：『莫出聲！你說話太高聲了。把

羊皮紙些收拾好，和我們到一較安全的地方去。』

起，急忙和馬加勒及馬丁走塞溫堡根去。

次日，大家見着市長的囚犯逃走了，羊皮紙都不見了，大家手忙脚亂，鬧得天翻地覆。市長的僕人，急忙出去

打 棒 市 長



追趕，但不知逃走者的去向。再過一日，皆不勒昔帶着他的幾個巡捕，騎着馬跑到塞溫堡根去；誰知彼得所住的房屋，已經三徑就荒，無人居住了。但是市長從上面窗子往外一看，見着吉那德和馬加勒，又有馬丁爲伴，進林中去了；於是他即刻就和他的人追上前去。

市長騎驢子走得快，首先趕上他們。吉那德見他來近了，用手中橡木棒打了他一下，他就無能爲力了。不多一刻，後面追者又來。於是他三人，走進林裏來。馬丁熟悉路徑，就引他們走迷路，走進一大松林內；這些追趕的人，就不甚敢進去了。

吉那德見他自己打敗敵人，心中甚爲高興，自己覺得技擊嫻熟，很有驕色；但不久他溫良的心，又在責備他自己，他很希望沒有將那個老貨打傷得很利害。再過一會，他們這幾個逃走的人，又想起他們本身來。忽然聽着很大的犬吠聲，穿過林子來；他們現在知道，後面一定有獵犬追趕他們了。

不久這些猛鷲喜吃人的獵犬，就有一條從樹林中猛撲到他們身旁來。馬丁同着他們，正在此地；此老兵見着犬來，一箭射去，將犬射死地上。第二條獵犬，追蹤上來，見他的同伴死於地上，正用鼻在他身旁嗅，也爲馬丁所射死。

這三個人既脫此難，就穿過樹林去。他們見着市長騎在驢子上，面龐下部，用綳帶纏着，因爲他被吉那德打了一下，受傷甚重。他正在瞭望，看他們三人由何處走出林去。過了幾分鐘，吉那德就處置他，把他打下驢子來；於是馬丁就扶着筋疲力倦幾乎昏倒的馬加勒騎在驢上。吉那德人甚活潑，在身旁跑去跑來，於是他們不久就

出於敵人視界以外，而抵德國邊境。抵此地後，吉那德黯然銷魂，和其妻分袂，託此善射者保護她。馬丁答應保護她安全轉塞溫堡根去；於是吉那德跳過交界地方，開始走他多事的旅行，向羅馬而去。

吉那德在路上，所遇險事很多，遇着些不認識的伴侶，受了好些苦楚。他又遇着一個很剛直熱誠的軍人，名喚丁宜士 Denys，他們兩人交情很好，後來彼此分手，真覺難捨難分。但是這些事情，我們不必一一細表，只知道他到意大利罷了。現在我們要轉來講講馬加勒的命運。

馬丁文登哈根保護着馬加勒平安抵塞溫堡根後，他就直接到洛陶丹去，把這件事，從頭至尾告訴公爵；公爵也赦了他和吉那德的罪，於是他就返家去了。但馬加勒因受驚恐，現在身患熱病；她的好友馬加勒樊意克來照料她。

馬加勒樊意克有個朋友，名漢斯梅林 Hans Memling，以前曾受業於她有名的哥哥詹蔭 Jan，現在不久將成福勒密昔 Flemish最大畫家之一。他因意大利為詩家畫家羣集的地方，不久將到那裏去；於是他們就託他帶一封信交與吉那德。不幸而這位漢斯，在桃谷村客棧與人閒談，談及此信。聽衆內有一人，就是吉那德的幼弟塞不蘭特，他就將此事告訴科勒利。於是他們兩人，就暗中密謀，如何可以使吉那德在意大利不轉來，他們可以瓜分他的遺產。

他們找着市長來做同謀的人，市長也很贊成；因為這個老守財虜，甚恨吉那德，現在他知道吉那德將羊皮紙盜去，他更有恨他的理由。為什麼呢？因為有一張羊皮紙上，載着關於皆不勒昔及馬加勒祖父交涉的事件，足

以證明市長曾經強奪她及她父親的財產。並且吉那德拿去的時候，曾說因為那個不是鎮中文件記錄，他有暇的時候，他要讀他一一。

因此之故，皆不勒昔當然即刻就與科勒利及塞不蘭特合謀，抵抗吉那德。他寫一封假信，極力摹倣馬加勒樊意克的書法，內中說：吉那德的少年未婚妻，業已患熱病而死。他們兩弟兄，將此假信悄悄裝入漢斯梅林的背囊裏，把真信摸出來；於是本篇的慘劇，就從此開始了。

當這個時候，吉那德已經從威內薩 Venice 搭船至羅馬，中途船破，僅以身免。但他後來終久和幾個朋友到羅馬，因為他曾救了一個居住羅馬城內的婦人，及他的孩子；又救了一個走羅馬去的黑袍派 Dominican 僧侶，身材高大雄壯。

他所救的婦人，名叫特利莎 Teresa。她的丈夫，名留多威科 Ludovico，因為感激吉那德，就引他去會科洛拉教士 Brother Colonna。他是黑袍派一個有名的僧侶。吉那德將他自己寫的希臘文拉丁文，及花邊的樣本，送與他看。這僧侶甚喜歡這些東西，每逢羅馬有學問的人，他就游揚吉那德之名。不多幾日，這位由荷蘭來的少年的作品便大為各方面所需要；他這一枝伶俐的筆，遂使他生活華美。請他去書寫的人很多，內中有一人名克勒利亞郡主 Princessa Clauia，她不惟羨慕他的美術作品，並且戀愛他起來了。假若吉那德能忘了馬加勒，他在羅馬得克勒利亞的幫助，一定可以榮華富貴，大享盛名。但那主為人，性情燥急，並且習慣於安富尊榮，人都要順其意而行，她纔歡喜。現在她見吉那德對於她，很冷淡的，心中大怒，就欲使人刺殺他。吉那德無法，將

他自己悲慘的歷史告訴她；並且說他所以甚麼事都放棄，全是因馬加勒的緣故。郡主聽了此話，命他即刻走出羅馬去，說道：「去！我給你路費，若你再走過我的面前，我將殺你！再會罷！我的心已碎了！」

此事過了不久，有一天，吉那德心中甚為抑鬱，將他從桃谷村所帶來的羊皮紙，考查其內容。他忽大吃一驚，因他見着一張羊皮紙，上寫着皆不勒昔借銀與馬加勒祖父的一張契約，以某處地租作抵；但這筆借款，一定已還了若干次。這個老守財虜，違法將財產扼住，遂使彼得不蘭特及馬加勒貧窮受苦。

他大聲叫道：「呆子！為甚麼以前不讀這個羊皮紙呢！」果然他是呆子，到現在纔自己覺得他的呆處。但是現在他又十分活動，騎着馬到碼頭上去，預備搭船到亞姆士登 Amsterdam。但他又想把在羅馬的一切事弄清楚了，再即刻回荷蘭去。

到他轉來的時候，店主婦給他一包銀幣，同一封信；這些都是漢斯梅利訪他不遇，留送他的。他得着這封信，很切望的高聲誦讀；但即刻他的聲音，變成恐怖的樣子，因為這封信說馬加勒死了。

他讀此兇信已完，大叫道：「這是扯謊的！」這個漢斯在甚麼地方？我要當面指斥他這一種故意害人的欺詐！」他一面如此說，一面跑出屋去，心中十分悲痛，在街上急急忙忙的走，不知其目的為何，走了多時，然後轉回客寓來。

他轉回客寓來，就患熱病，直病了幾天。後來他神經清楚後，見床前坐着二人：一個是利洛拉教士，一個是吉洛門 Jerome 是船破時吉那德所救出來的黑袍派僧侶。他們兩個，正欲安慰他，口中念着教堂常用以安慰受

傷人或病人的言詞。但是吉那德目下正傷心至極，也不疑心消息究竟真確與否，極端反對一切宗教的暗示。並且對於他的不幸的命運，氣瘋了。

當他的氣力復原後，他不皈依宗教，反想借消遣羅馬的繁華生活，以忘其憂。彼時羅馬正在羅馬教皇勢力範圍之下，一切騷奢淫佚繁華的生活達於極點。

現在和他相往來的人，都是名譽很不好的。有一天，他同一個浮躁的伴侶，在第伯河 *The Tiber* 划船，走克勒利亞郡主的面前過。公主認識他，心中很以不能得他來做自己的伴侶爲辱；於是她的忌妒心又起，雇一個刺客去刺殺他。這刺客並非別人，就是特利莎的丈夫；他知道他所要刺的人後，他就不忍做此事。他不惟不殺他，反將他從第伯河裏面救出來。當他負着吉那德轉家時，路過僧院的大門，僧侶吉洛門招呼他；那個肥大的僧侶，認得吉那德的面貌，命留多威科將他負進僧院來。因此，當吉那德甦醒後，此黑袍僧，坐在他面前。

現在他不再惱怒教堂裏的安慰詞了；並且對於僧侶生活，也不嫌厭了。教士勸他說：「凡精神的平安及恬靜，只可於聖安密議克 *St. Dominic* 同志友愛會得着，他也信從了。」於是他就照例宣誓，成一僧侶，法名克列孟教士 *Brother Clement*。現在我們的故事，不能不掉轉去敘述吉那德留在荷蘭的人了。洛陶丹地方，現在又另

有一個吉那德，是馬加勒所生的一个小男孩，他的名字是照着從未見過他的那個父親題的。快活的軍人丁宜士，已經走保剛底 *Burgundy* 去了。馬加勒在此爲洗衣的婦人，找錢來供養他的老父。他們雖然貧窮，但馬加

勒若知道吉那德的消息，她一定歡喜。

小吉那德之生，有很奇怪的影響，使市長皆不勒昔對於他所加於彼得不關特及其女兒的不義，心中很抱不安。他的性靈雖然乾燥無仁心，但是當他想起他害了人家三輩人，現在又寫假信，使吉那德知馬加勒已死，不肯轉回荷蘭來，他的良心，深深的刺戟他。無論何人，只要稍爲說了一句可以疑心的話，這個老者就發抖，深恐他的祕密，已爲人猜着；而他的生活，已經充滿不吉的預兆。但是老彼得自始至終，尙不知道他的遺產，如何被人佔據。

現在我們的故事，又要換地方了。有名的來因

河 River Rhine，風景甚好，河中正有兩個教士旅行；他們在途中，每逢教堂，他們就進去講道，聽衆很專心，因爲他們兩人，口才很好，並且能得福音的神髓。當他們到來因河口洛陶丹城的時候，他們的目的，是要乘船往英國去，繼續他們已經在做的事業。

但是他們在途中，兩人分手了一回，說定在洛陶丹相會。克利孟教士的說法，能深入人心，比較吉洛門教士的說法好得多；這種情形，大概就是此次他們分手的原因。因爲就是教士，也互相嫉妒他人的勢力。所以等克

馬 加 勒 的 死



利孟到了洛陶丹，對老同伴中間起吉洛門的時；他們用手指一船與他看，吉洛門已在裏面，船已離開碼頭，正向英國急駛去了。

克利孟叫道：「爲甚麼不帶我同去？」哦！ 吉洛門呀！ 吉洛門呀！ 僧侶中有一人說道：「那麼，你必是克

利孟教士了。」他就拿一封信交他，信內說他要是喜歡，也可以到英國去；但不如留在此地，向同國的人說道。

這對於克利孟教士，真算得是虐政。但是現在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他的事業，次日他就在洛陶丹禮拜堂講演了一回極優美的道。他在此處，聽着使他震驚的消息：因有人對他說，彼得不蘭特業已逝世，但馬加勒尙在人間。

向他講這個話的人，是市長的一個僕人；他見着克利孟教士，認不得他是桃谷村的吉那德了。他又往下講去，說皆不勒昔如何全無心肝，代吉那德的弟兄寫假信。這僧侶聽着，忽然兇猛的跳起來，兩手緊緊握住，面色青白，在街上不顧命的跳跑衝突，好像瘋子一般。

講話給他聽的這位人，莫明其妙，站着駭呆了。他的手腕，忽然爲一隻戰慄的手所擒住，馬加勒站在他的身旁。他言語不接的告訴她，剛纔經過的事。馬加勒大驚，叫喊道：

「哦！你做的是什麼事？這是吉那德，你都看不出來嗎？快點！快點！幫助我到意大利亞那裏去；我身子的氣力，一點沒有了！」

吃晚飯的時候，全家人環着吉那德舊屋中的餐台而坐；但坐於馬加勒座位上的，不是她自己，是一個黑袍僧，

一臉怒氣，顏色青白。他屈着身子，在棹上大聲責罵科勒利及塞不蘭特，心中悲痛至極；這兩個全無心肝的弟兄聽着，心中震駭，驚惶失措，身子戰戰兢兢，幾乎鑽在棹子底下去藏躲。吉那德又從胸旁扯下一封信來，拋在他父親面前。

他極嚴厲的向他父親說道：「你這個全無慈愛的老人，將你的兒子監禁！你把這封信讀一下！你讀了，自問你帶了些甚麼怪物在世界上來！我的過失及彼女的過失，將使你一輩子都記得。到最後裁判日，我將再遇着你。在塵世你要再見我，是不能的了！」

吉那德來也是忽然而來，去也是忽然而去；把大家弄得身殭體冷，血色全無，如泥塑木雕一般。

吉那德面色蒼白，滿腔怒氣，跑出室外去；恰好馬加勒正在那裏來，他們相撞過，吉那德掉頭竟去，全無留戀。在室內的老意利亞，老羞成怒，要想殺他兩個歹毒的兒子；但是他們逃走了。

此故事其餘的部分，不久將完；因為他的一切悲劇，都在我們眼前了，所餘的不過是幾個重要角色的結果，有的捨棄一切，而盡心於新的理想。

當吉那德去桃谷村看市長時，他已病得將死了。吉那德希望他將馬加勒的財產，仍然歸還她；他果然依從，並將歷年應得利息，連本歸還。但是當着馬加勒見着她的金錢時，她只說道：「太晚了！太晚了！」後來馬加勒竟克身亡，她又承受她的遺產，但也不能使她稍為開心。因為吉那德知道馬加勒在世所需，已不愁缺乏之後，他就即刻走了。馬加勒見他全無心來會她，和他們的兒子一面，心中以為他薄情；這大概由於馬加勒不知道，

現在吉那德及他們中間，已有一條不可超越的鴻溝的緣故。

瑪麗郡主聽說吉那德目下已成一教士，她就實踐她以前所講的話，封吉那德爲古達地方的牧師 Vicar of Gouda。此時吉那德正隱居於古達地方的一個洞內，常常出來勸人爲善。後來走到古達牧師邸去，已經不是克利孟教士了；現在他的台銜，是古達牧師吉那德意大利亞霜 Gerard Eliassen, Vicar of Gouda。以後吉那德及馬加勒過了幾年很平安清淨的日子。但是他們雖然相會，不能再破鏡重圓了；吉那德做他教士的事業，馬加勒則教育兒子，拯濟窮人。

小吉那德長起來後，送入一個很有名的學校去念書；他的天資聰明，將來成就，未可限量。但不幸時疫起於學校所在的市鎮，吉那德急忙跑去，欲把兒子攔開；但馬加勒已先他而去，把兒子平安送到洛陶丹去，而她自己，則染病在身了。

吉那德恰好趕上她最後的幾分鐘，用話安慰他。他在她的墳邊唸祝文，聲音也不甚震顫；但是當着有些泥土落在棺上，起了一種聲音時，他忽發極尖銳的聲音，向着站在他身邊的朋友說道：「啊約利安 Jorian！我覺得有點東西，在我身子裏裂開作響，並且我也聽見。」於是 he 將他的手，放在胸膛上。

兩星期後，吉那德自己身心俱疲，走到挨近古達地方的一個黑袍僧寺去找庇蔭，他只願當一個新會員，來此就死。

這個僧院的臨時方丈，是一個名叫安伯羅斯 Ambruce 的教士。他見着吉那德，口中叫道：「克利孟！」

吉那德也說道：「吉洛門」因爲此人就是他多年以前的老同伴。

再過幾天，吉那德死了。他們在他麻布汗衣之下，又找着一件馬毛製的襯衣，襯衣底下，有一縉赤褐色的頭髮，很長。當看棺木要關閉時，吉洛門將裏面打掃乾淨，把這縉頭髮，放在死者的胸上。

意大利亞及迦斯陵壽命很長，直到吉那德及馬加勒都不爲他們所記得了，然後逝世。至於那個黃髮的小孩

吉那德吉那德生 Gerard Gerardson，不屬於小說的範圍，要屬於歷史的範圍了。因爲他後來成爲當時最大的學者及傳道師，並且是天才的戲曲家。後來他名意拉斯莫斯 Erlasmus，成爲世界上偉大人物之一，無論甚麼時代，都記得他。





第十八卷 湯姆休士的湯姆白郎的學校時代

這篇是英國學校生活的故事，一八五六年，湯姆休士所作的，休士是一個有名的律師和審判官；他還有一種好處，就是一個真心的英吉利人，也是個肯幫助窮苦的人。休士生於一八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卒於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他起初在拉格壁讀書，受亞娜兒博士的教育，後來又入牛津大學。這篇書名的故事，大半是他自己的經驗，我們把湯姆白郎的故事當做休士的故事讀，也是差不多的。他還有一篇「湯姆白郎在牛津」的故事，但比不得這篇學校時代的故事的可愛，或者是因為學生的動作，比少年生活更有趣味的緣故。英倫柏格斯州的一部，叫做白馬峪的，住着一個白郎鄉紳，他是州裏的治安委員，是個有強烈的共和思想的人，而且對於不及自己的同道的人，沒有一點偏見的。

白郎家裏的生活很簡單，沒有瑣碎事務的。他最緊要的樂事，就是州裁判所開庭的時候。他一年兩次到里亭和阿平頓去聚會。小湯姆的母親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鄉間貴婦，她無所不能的才能，得了一個「白郎夫人」的稱號。湯姆因為受這個靈敏的母親的教導，早年就歸入正途裏，但他的父親以為應該和村裏的孩子們混合，不應該和他們遠離，因為和別的人混在一起，是可以磨去不適當的氣質的，因此這鄉紳為村裏的孩子們發起一個球會，球拍和球都為他們預備着。在打球的孩子當中，要算湯姆最熱心；但球會發達了，所有村裏念書的孩子都被湯姆引入遊戲裏去，村裏的先生便去告訴鄉紳，因此把九歲的湯姆，送到一個私塾裏去，那球會便停止了。

他一去了，村裏的孩子們都大大的不快活，因為他和孩子們混得很熟了——或者也因為他喜歡研究賽球的緣故。

他在私塾裏的生活，並沒有什麼趣味；他見了塾裏的管理和家庭一般，塾裏兩個副教員，是懦弱無用的人，對於年長的孩子，十分縱容，對於小的孩子又過分的嚴厲。塾裏的人搬弄是非，窺探秘密，和種種卑鄙的行爲，那是常有的形狀，湯姆嫌惡極了。他只有專心學習了許多拉丁文和希臘文。到了假期，便要他父親把他送到公立學校裏去。

那裏知道到了第三學期的中間約在一八三〇年的十月裏，村裏大發瘧疾，學校裏校長也稍稍染了病，因此一日之間，把所有的學生，都送回各家裏去。湯姆的父親，見他傻色面皮的笑臉，忽然在年假兩個月以前，出現在家裏，心裏很不快活，思量如何的處置方好，後來決定送他到拉格壁公立學校去，那裏的校長已經承認他補滿這一學期未滿的六星期功課了。

湯姆的父親陪他到倫敦，看他上了四輪四馬的公車到拉格壁去，隨便說了幾句吩咐的話。

鄉紳說：「湯姆我兒，你要知道如今是依你自己的要求，投到一個大學校裏去，你像小熊一般，所有一切的患

白 耶 的 學 校



難，都在你面前，倘是學校的景況和我的少年時代一樣，你必要看見許多慘酷的事，和不好聽的話。但你切不要怕。你說話要誠實，心思要勇敢和平，凡是你不要你母親或姊妹聽的話，說的話，你也不要聽，不要說。你要到家裏來，不要怕羞，我們要來看你，也不要怕羞。」

在天沒有亮的三點鐘之前，那四馬四輪的公車，離開愛林登的孔雀旅館的時候，湯姆已坐在車中了。這公車的行程正在十一月的寒天夜裏，車中搭着一個十歲的孩子，絕沒有兒戲的；這少年搭客未到拉格壁以前，已經學了許多耐苦耐勞的經驗。

湯姆從公車的車長處打聽得許多拉格壁的生活，和學校裏學生遊戲的各種樂事。他巴巴的要知道他去學校裏的新生活，因此纏着車長問個不了，等到車長說完了記着的各事，連理想的都說出來，湯姆還是很誠實的聽受。

車長說：先生，這拉格壁的街道，是沒有砌好的，也沒有燈火，只到秋季裏有大的牛馬市集——有一星期的日期；現在已經過去了。散市之後，村裏費了一星期的工夫去收拾清潔。先生，你是學校裏去哪？」

湯姆說：「是的，」他不是不願意遲延一息，教車長猜他是個老學生。但因為不說真話，良心不安，而且若是自己充做老學生，那麼要問的事就不能够絮絮滔滔的了，他就接着說：「就是這樣說，我是到那裏去的。我是個新學生。」

車長似乎很明白的樣子。

他說：「先生，你來可遲了，從今日到年終只有六星期了。」湯姆承認這話後他又說：「我們從今日起六個星期，月曜日火曜日一直過去，裝着很好的擔子。用錢最爽利的是少爺們。但，上帝賜福與你，我們沿路地方有幾班擲沙石的人，帶了長鞭，凡是過路的人都被他們嚇了，車子翻轉，我們如今要遇着他們了，我向來眼光很快，拉了一二個人疾忙過去，此貨車還快，如今我可要拉你了。」

湯姆問：「他們怎樣的擲沙石呢？」

「他們麼？我們走近的時候，打在各人的面上，除出少年女郎們，連車窗都打碎，內中有幾個人擲得很利害呢。上回六月裏正在這裏，我們裝上第一天的學生們，有一班愛爾蘭人正在那裏修一小段的路，路上都是粗糙的碎石。等我們走近了，車上有個少年紳士——漂亮的少年人，非常的無賴——說：「孩兒們，此地可好頑耍呀！教那些 Pats 做點把戲。」車夫包伯——我的副手——說：「先生，不要過去擲他們，他們要打我們出車去呢。」我的少年主人說：「車子，不管，你不要怕。呵呵，孩兒們，擲他們去！」「呵呵！」那一班人唱出歌來的要唱完了全節，滿口裏塞着沙石。包伯看見近來了，把帽子扳下來遮眼，引着他的馬，向他們搖手上來，就向那條路上跑，一小時走二十英里。

Pats 也呵呵的叫起來，以為這是逃走的，他們第一排人站着乾笑，我們打他們並肩走過，他們把舊帽子亂搖；若是你看見他們野蠻的形狀，滿身都是打着沙石，你必然要發笑。然而，上帝賜福與你，這笑不是全在我們這邊的，因為路很長。我們走得很快，他們在後面也追得很快，等到我們走了一半路線，他們追上了，一切都看見

了。

「他們都伏在路下正可以嚇你，他們當中有幾個跑在我們後面，要從後面爬上車來，我們只得拉去他們的手指，推去他們的手；有一個人得了勢，直奔幾個首領，但他雖然捉住了他們的頭，不過很饒幸的失了他的利益，先拼着了一大堆石頭。」

「餘多的人檢起石塊，對準的擲過來，等到後來，我們逃出了他們的射擊，幾個爺們很勇敢的不絕的擲沙石，那裏也擲還許多。」

「包伯自己定了一會神，很莊嚴的看看車箱裏的少年紳士，他肋骨上受了傷幾乎跌出車外，或者流出血來。車上的少年紳士定了一會神，我們亦是如此，周圍看看，檢點損失。鮑格斯的頭打破了，帽子也沒有了；到的少年紳士的帽子失去了；我的帽子丟在車的一邊，車裏的人沒有一個不受着黑的，青的。他們允許付二十鎊的損失賠償，包伯和我每人得了半鎊的例外；但我再也不要二十鎊半的錢，去走那一條路了。」

車長詳細夾雜的描摹了一番之後，慢慢的搖着他的頭，走上去，輕輕的吹起角來。

湯姆聽得他未來的同學們的功績，便忍不住他的高興，便說：「好頑哪！」他預先着急要完了半學期的光陰，因此可以同他們結伴了。

湯姆到了拉格壁，還沒有工夫落車，學校裏有幾個學生跑出來了，上前的一個跳到車後，自己對湯姆說，他的名字叫做東方，他姑母住在柏克斯州，寫信給他照料少年人湯姆白郎。

湯姆長途旅行，寂寞得極了，如今得了新朋友的歡迎，自然分外高興。他和東方即時就做了好友，因為東方的性情是很爽直很友愛的，他就介紹湯姆給前面的幾個特別要好的朋友。

這時節，湯姆所最注意的莫如這著名學校的形狀；自習室裏掛着遊戲圖，校裏的球板，釣魚桿，鐵桿，似乎比溫叔兒堡 Windsor Castle 更有趣味。他在會食堂裏略有點軟弱，但聽到東方在足球場和場裏的意外事的故事，他也像個老於戰爭故典似的。會食之後，大衆聚集在大教室裏聽點名，湯姆高聲報到，從此是個公立學校的學生了。

湯姆走着佳運的路，一到了學校，就被指派為校內比賽團的會員，東方在會裏說他是個大英雄，允許他在校內遊戲。

湯姆第一次參預足球比賽，他實在覺得是個大觀。校內比賽隊裏大約有五十個同學，都穿白褲，作為區別，但正是十一月的時候，天氣冷得難當，他們也只得集會，和校裏別的同學比賽。

湯姆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劇烈的競爭。他如今也身入其中，做那戰不旋踵的比賽。因為那球慢慢滾進到

校內部的球門後面，在最大的十二個比賽人面前不過三碼了。那裏立着一個管球門的人，湯姆立在他的旁邊。

現在要輪到湯姆出場了。這時節湯姆的血熱得沸了，兩個人都向球一衝，就滾在上來的十二個人的脚下；管

球門的拱起他的背部，手脚扣在地上，湯姆就在他的旁邊。那衝進來的人都從管球門的背上竄過，正好歷在湯

姆身上，把湯姆幾乎壓得氣絕。管球門的起來很得意的說：「這是我們的球，你們起來罷，你的下面還有個孩子

呢。」他們拖開了，露出湯姆，湯姆已經不會動了。

十二人當中的隊長老伯綠克 Old Brooke 把湯姆攙起來。

他說：「你們退後，給他一點空氣，」然後摸他的四肢，說：「沒傷着骨。」少年人，你覺得怎樣？」

湯姆回過氣

來，哼着：「哼！好了，謝你——沒有什麼。」

伯祿克問：「他是誰呀？」

東方走上來，說：「啊，這是白郎，他是新來的學生，我知道的。」

伯祿克說：「好好，他是個有膽氣的少年，可以做得會員。」

這時節已經打過五點鐘了，場裏聽得叫「散隊，」因此第一天的校內比賽就過去了。

湯姆受了震動，不久復原了，從此領略學校生活的真味了。他們坐在大爐邊，議論這大比賽，和球場裏別的

險事，等到時候到了，他們都回到房裏去盥洗，預備唱歌。

湯姆問：「這事什麼？」東方告訴他，凡是學期最後的六星期的土曜日都有唱歌的，因為沒有第一種功課

了，「你明日早晨可以睡着，不必起來。」

湯姆問：「誰唱歌呢？」

「什麼，自然都要唱的；你即刻就明白了。我們自從晚飯之後，唱到上牀的時節為止。」

到了七點鐘，晚飯時候到了。食品是麵包，牛乳餅，和皮酒，這些東西是給「唱歌班」的；要等苦工學生出去

收拾大廳之後，方可吃得。每個新來的學生都教輪流獨唱一曲，若是拒絕或者半路裏不唱了，便要開吃鹽水大口。湯姆唱了一隻西鄉的古歌 *The Leather Bottle*。許多快樂的歌唱着，第五第六兩級學生都來了，老伯祿克是把湯姆當作英雄的，因為他已滿了八年，不久就要離校，所以且來說幾句話。

他說：「我很讚美這屋子和別人誇張的一樣。我相信這是全校裏最好的屋子。但我却不歡喜。屋裏有許多不斷的吵鬧，足以破壞這屋子的，沒有像吵鬧的利害了。吵鬧的人，都是懦夫，一個懦夫造出許多懦夫；所以吵鬧一上來了，就和校內比賽團告別了。」

伯祿克的演說很長，大眾聽了，都大拍掌贊成他的話，許多眼光都射到佛蘭書曼 *Flashman* 的方面裏和別的第五年級學生裏去，因為他們最喜歡和初級學生吵鬧的。唱歌的會等到主任教員進來就停止了，他頭上戴一頂小帽，手裏拿着書，領着衆人禱告，禱告之後，大眾又照老習慣放肆起來，把新來的學生們拋擲在毯子裏，湯姆經過這試驗，並沒畏縮。

湯姆就如此過起拉格壁生活來，常和本學期開學的時候來的新學生做遊戲。管理他的博士，每一個日演說教訓，他聽了他的啟示，就得了尊貴和勇敢的品性。凡是在校的學生，不論遲早，終要和主任教員接近的。湯姆排在三年級裏，但他的文法已經很熟悉，主任教員就察出把他放得太低了，到了學期終了，他得了一個很好的名譽，就是把他移到第四年的低級裏去，那一班裏都是他的校內外部朋友們，因此他做拉格壁學生的高興竟到了極點了。

第二學期開學了，湯姆回到拉格壁看見自己在第四年低級裏有了一張寫字桌，這是試探他的東西，因為他用這寫字桌，除了自修之外，還要做別的效用，他就爲了成績受苦了；他同班的全級學生，都要在主任教員面前很可憐的受月季試驗。湯姆堅固的名譽在成績裏受了痛苦，但在別的一方面，他應該好好的把他的名譽恢復了。佛蘭書曼是最著名的吵鬧人，他待幼年的學生很不公平，甚至至於虐待，叫他們替他做苦工，而且對着湯姆和東方也要用他的伎倆，因此湯姆和東方決定反抗，進力反對佛蘭書曼和他的朋友們。這不是反對做苦工的義務，因爲這義務是第五級裏盼望他們做的，只不過反抗豪強的人們，和年幼的人加上嚴酷的刑罰到佛蘭書曼身上去。

這一場擾亂的結果，湯姆和東方都得到了偏袒勞工學生的罪名，湯姆又破壞禁約，到禁止的亞逢河 River Avon 去釣魚，因此被叫到主任教員面前，要斥退他，除非他肯自己改過纔免。湯姆承認改過，果然照約行事，因此下學期到學校去的時候，主任教員的夫人請他去吃茶，告訴他可以研究格雷 Gray 的詩，這是最有趣味的，而且她又託他照管一個新學生，名字叫做喬奇奧索 George Arthur，他的身體很康健，但從前永沒有出過一次家門的。

湯姆雖然有點不願意，也只得擔任了，因爲這一來就牽連着他個人的計畫了。奧索是個文雅的人，不像別的頑童，他夜裏在寄宿舍裏跪倒在他的床邊做禱告，那些高級的學生就嘲笑他，並且把拖鞋丟他。恰好湯姆剛脫了靴，就把來對着頑童擲過去。

他憤憤的說：『若有人要我別的一隻靴，他會知道如何的去領受！』

這一個小作爲，就使房裏的學生們受了感動，而且對於湯姆的行爲更爲感動。第二天早晨，他起來在他的床邊默禱，別的人都跟着他的榜樣做。這就是他照管奧索的結果。

奧索很喜歡鳥類和獸類的，因此不久就和馬丁 Martin 做了朋友，這馬丁可是學校裏一個特別的人，他在自習室裏養着蛇和鳥。他們兩人到樹林裏去探險，湯姆救助他們，也不止一次。湯姆爲了奧索，又和校裏一個頑童叫做威廉 William 的，做出最後的戰爭，因爲他所蓄想害奧索的意思竟實行了。他和湯姆激戰，打得非常劇烈，湯姆已經占了上風，恰好博士到來，替他們解散。威廉遭了這場禍，頑心從此醫好了，也和湯姆結爲好友。過了兩年，奧索已經十六歲，成爲敏捷和聰明的學者，在二十人當中做第一人了。湯姆和東方兩個都沒有

一點進步，因此都沒有考在第五級的前列。然而湯姆和東方都有慈愛的品性和強健的體力，他們兩個的交情越發好了，因爲當時奧索有了他們兩個慈愛的朋友，躲避過學校裏的拳頭，改造成文雅的天然勢力，得了較高的程度，都是他們兩人得意的事體。

奧索和幾個一般的學生爲犯了瘧病，都被遣回家去，等到好了纔許再來。他未行之先，對湯姆說，要和他求一個恩許。就是他棄了平常的書和譯本書，他以為湯姆專用譯本，是沒有誠心做拉丁文和希臘文的練習。

湯姆先看着別處，然後對着他朋友的眼光，問：『什麼？』

『因爲——因爲你是拉格壁的一個老實人，但用那個書却不老實。』

湯姆聽了奧索的話，就想到了，就應允他照他的意思做。東方也犯看譯本的病，和湯姆一樣，照着奧索的話去研究。從此以後，兩個從研究上都得了實在的滿意和快樂，因為研究出來的都是從前所沒有知道的。

如此的再過了兩年，又到了暑假的末日了。一個重要的球會開會了，都是老學生的聯合會。球場對面的斜坡上，立着三個老學生。一個是生得瘦的，很濃的眉毛，一張冷淡的微笑臉，立在他旁邊的是個慈善的形容，大約身高六尺，一張光滑臉，拳曲的棕色髮，初出的鬚鬚，他的笑眼在他的草帽簷下發光。他穿着佛蘭絨短衫褲，腰邊繫着隊長的帶，足上登着黃色的賽球鞋。此人就是我們的主人湯姆白郎，現在十九歲了，做了球長，也是領班生，也是十一人的隊長。那眉毛濃的是東方，還有第三個瘦的，矯健活潑的人，就是奧索，如今體力大大發達了，敏捷像從前一樣了。

湯姆這一級的級任教員正走上來，便邀湯姆同他去吃晚餐。在這一餐裏，湯姆方纔知道只高貴的人做拉格壁校長的，如何謹慎的計畫要造成湯姆的品性。湯姆本來自鳴得意，以為自己的進步，大半是自己的先見，到現在方纔曉得，挑選他做奧索的保護人，是要他有負責任的思想，和信託他，而且還有許多小事，如今想來都有新光明，方纔曉得這大博士亞諾爾 Arnold 是善用他學生的天才了。

一八四二年，湯姆在蘇格蘭高地釣魚遊戲，他的同伴讀了新聞紙，對他說：「湯姆，這裏有你的新聞，你的老夫子拉格壁亞娜爾先生死了。」

湯姆抖着說：「等我看新聞，」說着，戰着兩隻手，雙眼模糊的翻那新聞，要看簡短的布告。他讀了兩遍，疾

忙跑到旅館裏，商量汽船和鐵路的方向，急忙走進房裏，一小時裏就去了。一天一夜的工夫，到了拉格璧了，他到學校裏找着老司事湯麥司，老人從眼鏡裏仰面望着他，湯姆捉住他的手一扭，老司事說「啊，先生，我看你已經知道一切的了。」

「是的，他葬在那裏？」

「在禮拜堂裏祭壇底下。先生，我猜你還要鑰匙呢。」

禮拜堂裏靜悄悄的像死一般，湯姆摸索上去，到他的舊坐位裏，低下頭來，眼眶裏的淚不覺的湧出來了。他覺得異常的寂寞，覺得極大的喪失。他對着祭壇禱告，等到覺得安靜從禱告裏來，然後走出到新鮮空氣當中，他在相近的地方，球場裏，走了一轉，走到他的母校的場地裏。一切都沒有改變，只是聖善的亞諾爾博士的生命和靈魂，再也不在了。

但是人雖去了，他的教訓仍然永久感動那立着的少年，覺得留給他去做的，已經很多：勞工，率真，強健。

第十九卷 露俄的小說

(一) 海之勞動者

我們讀過許多有名的英國文學書，現在我們也要讀法國著作家的小說。維克討露俄 Victor Hugo 是世
界聞名的傳記小說家，是在法國文學史裏卓卓有名的人物。這篇『海之勞動者』還不是得意之作，但在我們叢書裏却頂合用，而且這篇書是很好的一件事，說英雄氣概和犧牲自己的。露俄做這篇書的時候，正流
在海峽羣島裏，那裏的居民，算是英國人，却是法國人種。

甘塞海島裏，有一個聖撒姆孫村，住着一個老水手，名字叫做雷雪里。他生平之驕，他唯一的主要的留意，是
姪女兒德慮賽，他以為凡是可以做的勞工，總要做將過去，使德慮賽將來得着快樂和安慰。

他有非常的氣力，生平慣用着體力做工，後來他雇用在船廠裏做勞力生活，他已經五十歲了，再也不能用一
隻手提那三百磅重的鐵砧了！因此他自己也覺得不是少年多力的時候了，便要趁着這個光陰趕緊為他姪女
兒聚積一些的財產。

雷雪里不但是勇敢的人，像他在兇惡的海裏所經驗過的；他的知識也很好，若是得了一件滿意的新思想，他
的膽氣也大起來了，他所有的錢，也會冒險去使用了。

他很自信的要造一隻最新式的船，這船和他從前所造的大不相同，是不用布帆的，那是用一種奇異的機器，

用水燒沸了，便會行動。他在撒姆孫船塢裏一日一日的用心思，化金錢，造他的新船，後來那神奇的機器成了，把來裝好了，雷雪里歡喜這杜浪德——他稱他的船名——幾乎和他的姪女兒德慮賽一樣。

後來緊要的日子到了，新船裏的聲音很熱鬧，烟噴了出來像小火山一般，忽然活動起來，那些頭腦簡單的漁夫，從來沒見過汽船的，看見杜浪德的槳的活動，像魚翅一般，都當作是妖魔，從此杜浪德便過起沿海汽船的新生活來了。又因為這新船比舊式船載得更多的貨，從海口到海口，又往來得更快，杜浪德便算最先成功的汽船了。

雷雪里最快樂的日子到了，他站在他奇特的汽船上，引着船往來海峽羣島裏，或者經過常常遇險的水面，到法國多岩石的海邊，海盜出沒的聖邁羅村裏，他覺得自己是人類裏最有幸福的。他如此的度快樂與旺的日子，有好多年，等到有了風濕病，骨節強硬了，纔把航海的事交給一個很聰明的水手，名字叫做客魯濱的；他以為這水手也和他一樣的老實，航務也很擅長的。

這客魯濱所以稱為老實的緣故，就是因為他沒有得着機會，去試驗他心裏的兇惡。他耐心守着機會到來，要用他主人的錢，圖自己的富足，他一得了不義之財，即時遠颺開去，安穩的享福，免得再在英吉利海峽裏做風浪中的勞工。正是那時候，他得了幫助，就是一件兇惡的新器具，是一個美洲人賣給他的，像手槍一般的東西。他得了這東西，就曉得時候到了，可以試他兇狠的手段了。

客魯濱把船帶進到聖邁羅村，就想在那裏下手，謀他的財產。他裝好了手槍，自己走到離村稍遠的地方一個小樹林裏，這樹林緊靠着一塊大岩石邊，這岩石的下面，遮着海峽的水。

他在岩石邊，看見一個海防兵，正看着離海岸稍遠的地方，停着一隻大船。有一隻小船，從大船邊駛到岩石這邊來了。那海防兵正看的出神，忽有個高大多力的水手，悄悄的從石背後像貓一般的躡過來，猛可的把海防兵的兩肩上一擊，把個出着神的海防兵，直顛下海裏去了。那兇手很從容的站着，看他所謀死的人，在水裏打了幾個旋轉，就不見了，客魯濱却也悄悄的從躲的地方走出來，手裏拿着那枝手槍。

他從容的說道：「郎戴納，你殺了一個人了。」

兇手聽了這話，疾忙轉身來看，恰好看見客魯濱手裏拿着的萬惡傢伙。

客魯濱說道：「你站着不許動。我手裏有六顆彈子，或者轟死你，或者也能够警告相近的海防兵。」

郎戴納聽得扳槍機的聲音，吃了一嚇，驚得呆了，便求着問他可要什麼。

客魯濱含着怒聲說道：「昨兒我見你到錢莊裏去，得了三張英吉利鈔票，每張值一千鎊，是你在那裏用七萬六千佛郎（法國幣）兌的，這筆錢是你從雷雪里那裏偷來的。你得了錢，就和那船的主人安排了，要想安穩的逃走了。你的鈔票在你身邊烟匣裏，須推託不得，快送了過來給我。」

客魯濱說着，舉着手槍就開機，像要打的樣子。郎戴納極口的賭咒抗辯，但在手槍的面前，像小孩子一般，動

彈不得，後來只得照着客魯濱的號令，把烟匣丟給他。客魯濱見得鈔票不錯，便說道：

「你的船近了，你去罷。」

郎戴納昏頭昏腦的踉蹌下那危險的岩石下去。到了船裏，又被叫轉來，叫他寫信給雷雪里，說三千鎊鈔票

已經代他付給客魯濱了。他自由自在的悄悄的回到聖邁羅村裏去。他第一次活動得勝了！

夜裏，船主預備着明朝開船，船裏海員們都曉得朝晨必然有霧，船主自己也曉得。但朝晨開船出海口的時候，天氣清爽，海也沒有波浪，看來有霧的預言，竟是呆話了。

船行了幾點鐘，船裏的人們都希望這一次的海程平靜無事，那裏曉得天邊忽然現出一帶的霧來，漸漸的多起來了，後來連船都裹在霧裏。但船的速度仍然沒有減，緩緩的朝前行去。司機的人，對他的副手說：「今朝在日光裏，我們只開了一半的速度，如今船主吩咐，開頂快的速度，對着霧的中心直進去呢。」船裏的人們，却都覺得不適意。

自從開了頂快的速度，不到幾分鐘，船觸在大石上了。這船很像從水裏跳起來，截在一座矗立在海面的奇異高山上。船裏的人們都慌亂起來，船主却很冷靜很清楚，安排了一隻長舢船，就要開出去，搭客和水手疾忙到這長舢船裏。

他們逼着船主也跳到船裏去，船主便叫道：「推出去！我應該在這裏的，因為船失了，船主應該同死的！」

他們從大船邊的小船裏推了開去，沒有一個搭客和水手，想得到這是客魯濱謀財產的第二次活動。然而客魯濱自己，也沒有想到這一次的活動是不成功的。他的計策，是要把杜浪德駛到近岸一英里的大石堆裏去的；從那一英里的距離裏，游泳到岸邊去，是他很做得到的事；他或者可以得着岸邊冷靜的地方，在田莊裏得着乾燥的衣服，然後再想法子到遠的地方，從此和三千鎊一起逃走。

不料霧漸漸的退了，客魯濱一看，把天大的喜，變做天大的憂；因為他的船正觸在多維爾岩石上，離着岸足足有二十五英里！然而他還沒有十分失望；他知道這一帶妖奇的岩石裏常常有偷稅的私商往來，他若是給他們錢，當然肯帶他去的。

這時節，霧漸漸的升上去了，客魯濱看準了方向，想到頂高的石上去。但要這麼做，必得投入海裏，游到礁石上去。

他脫了身上的衣服，用一條帶，把寶貴的烟匣縛在背心上，便從船上跳入海裏。海水很深，他也投入得很深。但他再也不升起來了，因為他投下去被奇怪的東西捉住了，一被捉住了，就是個死。

破船裏的搭客和水手，就是那一夜安然的到撒姆孫，得知觸了多維爾的岩石，誰也驚恐不了。雷雪里得知受了這麼的一個損失，便驚得呆了，鬍鬚和喪了家一般。有一個大艙板的船主，後來到了，報告說，看見那船，而且見過船在兇悍的海裏，旋在大石上，夾住在石柱當中。客魯濱是沒有形跡了。雷雪里想，船身是不能修的了，機器或者還沒有損壞。

他想了一回，又回想過來；他很知道岩石的奇險，是無可插足的，而且要從船面和蓋板割到下面去取機器也是靠不住的工程。

大艙板的船主，好像回答雷雪里心裏的思想一般說：「不能，一切都休了。世上沒有一個人，能夠到岩石裏去，救出杜浪德的機器來。」

德慮賽要安慰她的叔父，對大眾說：「若是世上有這麼一個人，我就嫁他了。」

一個長的少年，從人叢的外面走進來，立在德慮賽的面前，輕輕的說：「姑娘，你會嫁他麼？」他是個漁人，名字叫做葛廉，很從容，很堅決，因此大眾都以為希奇。

雷雪里很嚴正的說：若是有人能够救得杜浪德的機器，德慮賽必定嫁他。這時候，大眾的眼光，都注到這少年漁人的身上去了。

第二天晚上，有許多漁人和管燈塔的人們，在那裏議論一個狂人，說他掉了一隻牢固的單桅船，穿過頂危險的聚着岩石的水路，到黑暗的地方去了。他們議論的人，便是葛廉。他決意要去贏一個賞賜，這賞賜似乎是他的野心所得不到的。他開到多維爾岩石去，冒着萬險，從近路行過去，和海激戰，一點光陰也沒失掉。

他駛入黑暗裏，走沒人敢走的路。走到天亮，那兇惡和荒涼的多維爾的岩石上，大放光明了。葛廉把船停在那裏，看見兩支石柱，夾着破船，像菓子夾在菓殼裏一般。但葛廉沒工夫去理會這景緻，把他的船縛牢了，跳上岸，爬上破船去。

他察看了一會，見得船的後部機器和槳輪，都沒有損壞，不過軋住在兩塊直立的岩石裏船的前部，却已經破裂，浸在海水裏了。這勇敢的漁人，疾忙看定了地位，決定了計畫。

他所經過的一條危險的水路，是一片遮住的水，他的船可以牢牢的泊在那裏。潮低的時候，他從石上跳到石上，能夠從他的船裏走到破船裏；但潮漲的時候，便把兩面的關係割斷了。破船上，沒有地方可以躲避他自己，

他唯有尋那兩支石柱頂高的地方，去避潮水。他從破船裏可以爬到石柱頂上，只要丟上一枝打結的繩，繩上結着一隻四只鈎的鐵鏟。

他在石洞裏過了第一夜，第二日醒來一看，他帶來的食物，都吹入海裏去了。他也不吃驚，收集些介殼動物，把來吃了當早餐，急急做起工來。

他把一個洞裝起一個罈子來，所用的石和材料，都是破船裏來的。他並不是專門做漁業的；他有機械技師的天才和方法，可以勝過自然的勢力。他生平是漁人和水手，練成一身的本領，能够用最簡單和有效的方法，去做各種的事。他的天才，使他能够發明處置破船的方法，製造應用的器具，不至於缺乏。還有頂要緊的，就以熱烈的希望堅牢的決心，要想做成所擔任的事，因此得着所有甘塞女子當中頂可愛的一個，做他的新娘。

葛廉用着偉人的勇氣和用勞工度日的人的勤勉，一日一日的盡心做工。他所吃的東西，就靠着岩石四周圍的介殼動物。他慢慢的把槳輪一點一點的取下來，很仔細的藏在他的單桅船裏。他用破船裏的材料造成鋸子和鑿子，慢慢的把杜浪德的船面和蓋板除掉了。船裏寶貴的機器便露出來了。

他坐在石上，兩隻手交搭着，縐着眉，思量一切的最大工程，怎麼去搬過機

海 之 勞 働 者



到自己的船裏來呢？若機器是一片的，能夠提得起來，他船裏也可裝得。若用有力的器具，這工程也不難做，但是並沒一件工程師所用的傢伙。

他在破船裏得了四支大木材，現在恰要應用了。他用盤車把木材升上去，嵌在兩支石柱當中，恰好下面是餘剩的破船，四支木材橫在上面，像工場裏的橫樑一般，每一支木材上，掛個滑車。他第一步的活動，就是在破船面上機器的舷邊鑿了四個孔，放水門邊也鑿了四個孔，又比照各孔的地位，在船骨上各鑿一個孔。然後用鐵索從船面一邊的各孔裏穿下去，穿過船骨的各孔，通過船底，從下面穿上又一邊的各孔，一齊掛上滑車裏。四個滑車和他們的鐵索都聚在木材的一邊總套在一個滑車裏，因此一隻手也能够管得住了。

他的進步，雖像希臘的太丹（有力的神祇）一般，然而他的英雄事業，離着成功還遠呢！他在這怪誕的工程上獨自做工，已經兩個多月了。他的形容，因為在海裏做勞工，已經大大的改變，誰也認不得他了。他的鬚鬚長起來了，頭髮也長起來了，渾身都是創痕和血污。他的食物只有介殼動物，他的新鮮飲料，只有聚在石縫裏的雨水和露水。饑火常常在肚裏燒他，喉嚨裏乾得出烟，沒有一時不受着寒冷。

只因葛廉的聰明比漁人們高得多，所以能夠不停的做兇險的工程。他受的痛苦，就是勇敢的人也要吃驚；他和海的劇烈戰爭，因為見得他的計畫成功了，一團的高興，就耐得住他的工程——這一團高興和活潑的希望，就是不久便有一日可以回到撒姆遜，得了成功的名譽，而且得了甘塞頂佳妙的女子做了妻子。因此他支持着工作，耐着勞苦，忍着艱難，只為着見得所要的報酬一天一天的近了。

他費了許多勞力，把大木釘釘在岩石上，聯着幾塊破船裏的東西，橫裝在兩支石柱當中的狹路裏，像一種的搖門；他大着胆，把他的單桅船，從安穩的停泊地方，移到搖破的杜浪德下面危險的地方。他如今要把鐵索吊起在木樑上的一大片機器和蓋板，移到他堅固靈動的單桅船上去。

這件事如何做成功的，如今也說不出；這時節，似乎他的才智要結果出他的單桅船的沉沒了，那裏曉得滑車的響聲停住了，鐵索也寬緩了，這寶貴的機器，平平安安的落在單桅船裏了。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

葛廉的腦和手的工作，如今得了成功的榮耀，不但過一剎時的得意，忽然水波大動起來了，風也起來了，好像通知他有大風潮來的樣子；這風潮發得很長久。葛廉又和這風潮苦鬪一次。他第一件要事，就是把搖門橫在兩支石柱當中的狹路裏，用鐵練和鐵索捆得牢牢的。然後從水裏游到外面的岩石上，用大木柱和鐵鏈築起堤來，因此大風潮猛攻多維爾岩石的時候，無論怎樣利害，他的單桅船和船裏裝的寶貴的機器，都得了搖門和堤的保護。

那風潮裏的風和雨的威勢，漸漸退了，電光照着多維爾岩石上有一個妖奇的瘦形，正在那裏備戰。經過了二十四小時的狂暴時間，葛廉用着相當的聰明，和風雨雷電對敵。他打碎了幾處的破船，抵塞在狹路的別一邊；又打碎了一大片的岩石，隨他滾入波浪洶洶的水裏去，纔得保住了他的堤。

後來風潮停止了，正是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天上又現出藍色來了。葛廉和風潮的戰爭又得了大勝利，覺得非常的疲倦，便橫倒在單桅船的船面上，睡得很甜蜜。等他一覺醒來，覺得肚裏的饑餓，和勞力的成功的快活，不

相上下。

他捲起衣裳，走出船，跳在一塊礁石的下部，看見一隻大蟹爬到一塊大石蓋的下面去。他將刀啣在口裏，追了下去，忽然奇怪起來，因為得了一個石洞，竟可以立得直一個人的。

這一個妖奇的地方，他在上面岩石上住了好久，竟沒有猜到。洞裏汪着異常污穢的綠水，水的上面，黑洞洞的都是忽隱忽現的大石筍。水裏浸着海藻的葉和捲鬚。這樣的地方，就是頂胆大的人見了，也要異常的恐懼，然而葛廉却一毫不怕。他的饑餓仍然逼着他去搜尋引他進洞的蟹。

他在那污穢的綠水裏，摸洞裏的石縫，尋那不見的螃蟹，忽然覺得他的手臂被一種活的東西捉住了！他光着的手臂上，覺得這種東西纏繞着，又粗又扁又冷又滑，爬到他的胸前，像索一般緊。他想拉開一點，竟絕不能移動，那東西繞住他，像皮一般柔軟，像鋼一般堅固，像冰一般冷。

那岩石裏邊，怪東西爬出來的洞裏，又走出別的怪東西來，繞在他身上，有許多扁圓的尖刺，刺在他皮膚裏像吸管一般，他便覺得異常的痛。

這時節，石縫裏又走出一個來，又放出那種可怕的刺來，纏得他無法可施。後來第五個繞着他，恰好在他的面前，他模糊的看見了這怪物的形狀，只見柔軟的短身體的中間，夾着兩隻大眼，方知道是被烏賊魚抓住了。

這烏賊魚的觸鬚抓住他的右手臂，再也用不得力，而且走近前來，用着鸚鵡似的頭，緊緊的繞在他旁邊。看來葛廉到了這個地位，連計策也窮了。然而他却猛可的騰出帶刀的左手，對着那惡物斫了一下，便覺得這惡物

的觸鬚放散了。

他脫了身，便想逃出這恐怖的所在，偶然看見一具枯骨，一半埋在蟹殼裏，有一條帶繫在腰裏。他拖了一把，那帶便脫了下來，看時，却是一個煙匣，裏面藏着許多的紙。

這些紙是什麼呢？原來正是三千鎊的鈔票。這就是那客魯濱的結果！葛廉幸而有一柄刀，纔逃得和客魯濱一樣的慘死！

過了兩天，葛廉到了撒姆遜，天已經黑了。他把船舶在雷雪里的屋邊。他所希望去做的都成功了。他成功的，就是別的人以為不可能的。他吃了大苦，他成了大功。然而却沒有人知道他是在多維爾岩石那裏！他輕輕的望着花園裏一探，以為德慮賽一定在那裏，果然德慮賽在那裏，但不是獨自一人！那裏有一個不識面的人，和她在一起，並用兩隻手臂抱住她，她似乎戀愛這個人。可憐的葛廉挪步回去，說不出一句話。

第二天，雷雪里看見杜浪德的寶貴機器救回來了，喜的無可形容，好像從天上掉下寶貝來一般。世界上再沒別的好話可說到葛廉了。這救回機器的葛廉要娶他的德慮賽了，他也有這意思。但沒有知道葛廉已經見過德慮賽的情形。因此聽見這少年漁人竟道出個「不」字來，十分不懂。

於是德慮賽果然嫁了葛廉所見園裏和她在一起的人！他們坐船出了撒姆遜，立在船面，再看這老村一眼，德慮賽忽然對他丈夫說道：

「看那！看來似乎有一個人在那裏岩石上。」

果然，有一個人坐在岩石上，動也不動；望着德盧賽們的船駛出海口，眼巴巴的對着德盧賽的可愛的臉。他坐的地方，從前坐過了好久呢。他坐的是海水漂成的一個石孔，像一把天然的椅子，潮高的時候，就沒見了。葛廉在從前夢想的日子，常常坐在那裏，望着海，呆想着，等到高潮來了，他方纔走開。如今水又高起來了。德盧賽叫她丈夫看的時候，水已經到葛廉腰裏了。如今到兩肩平了。他的眼，還睜睜的釘在漸漸看不見的船裏，這微妙和悲慘的眼眶裏發出奇光來。讀書的人，知道他悲涼的末路，和他平日所懷抱的夢想，竟大不相同了。

德盧賽的船成爲天邊一點的時候，葛廉的頭也一樣的看不見了。除了連天的水光，更沒有別的東西。

(二) 人和大礮之戰 A Fight with a Cannon

全世界聞名的法國小說家蠶俄；法國人民崇拜他，因他是個大詩家，大戲劇家。然而他的小說故事中，也多充滿想像；使讀者只見理想中的世界，不知真實的生活。所以說他的小說故事中，也有詩的性質。換句話說，他寫散文的時候，他仍舊是個詩家，因爲他散文中有弘壯的詩性。「九十三」是他最大的著作，專講一千七百九十三年的恐怖狀況；含有戲劇的特性。這時法國革命勢燄最盛，沒有一個著作家比蠶俄再能將當時人民所感不安情形，達之筆墨，使後之讀者，感受同樣印象。蓋詩人，小說家，特長的一技，就是最能將過去種種情形，重復現於人心。下面一篇大礮脫羈，在戰船上施威的故事，是從他九十三小說翻譯出來的。

拉未末爾 La Vieuville 正在說話，被一聲怪叫嚇斷。除了怪叫之外，又有一種極可怕的聲音從船艙中出

來。

正船長和副船長聽了，立刻奔向置砲甲板上，但不能下去。但見許多砲兵都從甲板下逃上來。原來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一尊放二十四磅重彈丸的戰砲脫羈了。

這種事情恐怕是海面上最可怖的事情了；那時船在大洋中，一帆風順，四無邊際。

大砲一被脫羈，立即變了不可思議的兇獸。力有虎豹一般大，體有象一般重，性有牛一般強項。猝生兩變

如不及預防的風浪。左右飛舞，如電光的閃速，如小鼠的跳躍。他不顧好歹利害，東西亂撞。如墓碑的無知無

覺一般。雖此砲重有萬磅，然前後顛跳，輕漂如小孩頑的皮球一般。在地上旋轉成直角形。究竟亂到怎樣

什麼結果？

我們有法子將狂犬馴服，狂牛嚇退，毒蛇克制，老虎驚走，勇獅服從；然而大砲一脫了羈，可真沒法想了。他是死的，你不能用刀殺他，用槍制他；而同時他又活的，兇悍比什麼還利害。

這可怕的大砲，東衝西突，前進後退；擊左攘右，奔走無定。將躲藏的嚇得魂散魄消，當道的碎的血肉模糊。

逢物便破，逢人便死。

不多一時，全體的水手都聚在一處。原來這是放砲隊隊長的錯處，他忘記將索練的螺絲網扣好，又未將四

輪轉軸擋好。所以這砲略動一動，砲底砲身即和底板脫離，東西亂奔。將止退索（註一）拖斷，繩具皆折。於是

此砲不復受束

縛。又向砲門

一衝，鐵鏈紛紛

碎落；大砲一得

自由，大施威武。

此時水手

纔驚嚇的喊起的

來。水手跪到一

甲板上向扶梯

下一望，則見一

瞬之間，置砲甲

板上，只剩下這

一架狂砲；其餘

的都不見了。

驚得亂顫。

最 危 急 那 刻



此狂砲現在不受一些束縛，自由自在，做了一船之主。水手本在戰爭時還是說說笑笑的，此時却

這時全船都靜悄悄的，唯有這砲狂吠不止。

船上浪聲砰礮，與船內砲聲相應和。

像得二個鐵錘，在一個鑿上接連着敲。

忽然一回在這大砲狂舞之間，一個人手裏拿着繩子和鐵棒，跳下甲板去。這人就是此事的罪首，砲隊的隊

長。他知道自己肇的禍，總當想法補救。

於是一個奇異的決鬪開始了。一個是砲，一個是砲手。一個是物質，一個是靈人。一個是無知覺的物體，

一個是有知覺的人類。

這人立在一角裏，手裏緊緊執着繩和棒。背倚在木桶上；二腿如鐵柱一般的立着。面呈青黑色，帶悲容；然

鎮靜不亂，在木板中立着。

他等大砲過來。

砲手很知這個砲；而這砲也似乎認識他是主人。他們倆住在一起，已好多年了；砲手按摩他的頸下，也不知

幾次了。他一向很服從主人，這時主人帶着愛惜他的樣子如喚他的狗一般的叫道：「來！」

他想砲聽了，一定會轉向他的。

但不意他轉過來就向他身上撲去。這麼一來，他的性命難保了。究竟他怎樣逃出此難的呢？這是一個

疑問。水手都對着他看，嚇得毫無聲息。

除了一個觀戰老人外，沒有一個人不替他擔心的；連氣都不敢吸呼。他却很自在的立在甲板上，看那勁敵過來對戰。

他可要被砲衝死了，但他動也不動。

他們腳底下是海水，其聲汹汹，像得在那裏助他們激戰。

於是手對手的決鬥，將開始了。砲手先去挑戰，此時海水忽而不動起來，似乎是被惡鬪驚呆了。

砲手說道：「上來」砲似乎悟解他話的。

於是空前絕後的人砲鬪開場。一個是血肉易破的弱人，一個是金石不裂的銅砲。一個是用無知覺的猛

力，一個是用靈性的機巧。

他們戰得昏昏黑黑，如在不清楚的神聖默示裏。

後來這根斷鏈被砲手拿住，扣在止退索的紐扣上。一端縛在砲身。然而還有一段鐵鏈，仍在空中旋轉。

假使觸在砲手身上，又要生一番危險。

砲手一手執着這鏈；然而他仍是旋轉不已。雖則砲手用鐵質銅柄的鞭，向着鐵鏈雜打，然鐵鏈舞動如前，不

肯停止。

但是砲手照舊奮勇無退意；有時他還能取攻勢，他爬上砲的一邊，手執繩棒。砲見了似乎有知覺的如怕蛇

一般的逃開。而砲手勇敢異常追趕上去。

這樣的決鬪，不久就告終止，大砲似乎向他說：「我們停了罷。」說着，他就停着不逃。因為他似乎是，有知覺的，他暫停這一時，正在設法如何破敵。隔了一刻，他向着砲手奔來；砲手立即向旁邊一跳，笑着喊道：「再試麼？」大砲似乎大怒，將左舷的短砲弄碎，向砲手擲來。砲手又逃開。

忽然間大砲又向他身上撲來，砲手立即抵住。

三個短砲，都被大砲毀壞，他此時似乎已失了知覺。不知如何對敵。先從船後奔到船前，將桿木折斷，向船中丟入。此時砲手在扶梯底下，約離觀戰老人祇有幾步。

砲手執着鐵棒休歇，大砲如同見他這樣情形，也就不回身轉來，很快的給砲手一斧。假使他退後向旁一抵，他性命一定難保。幸而他沒有如此；祇喊叫了一聲。

直到此時，那位觀戰老人，仍舊立著不動。他見了這番情形，他比大砲還快的跳下來，冒險的將一包假地契（註二）忙向輪軸中丟去；固然輪軸被阻，不克進行。

有時一塊小石子，可以阻住一塊大木頭；一根小樹枝，阻住一條冰川。大砲受阻，立即翻倒，砲手又將鐵棒插入。後輪大砲，於是不得再上進。

砲手用棒前後拖引，只聽得釘鑄一聲，立即翻倒。如同一隻鈴翻轉一般。砲手滿頭大汗；跑到砲前將繩打成活結，將砲頸緊緊縛住。決鬪就此完畢。砲手勝服大砲，如馬蟻征服老嫗，侏儒勝過巨大犯人一樣。

（註一）發砲之際，繫於船旁，使不能倒退之索。

(註 二) 當時可換錢用。

(三) 拿破侖之覆亡 Overthrow of Napoleon

羅俄是法國最大浪漫作家之一。他的浪漫思想，多見於他的奇書孤星淚。"Les misérables"中這部是很大很厚的書，稱牠作故事，實在不很妥當。這是幾個想像人的歷史。這幾個人都是因為命運關係，一生不樂。書中多有動心移情的地方，多有奇異的描寫。他描寫歷史大事，常用俊句捷語，又加以他的極明晰的想像，很有可觀。其描寫拿破侖在滑鐵盧 Waterloo 敗北一段，最能顯出他這種筆力。這段描寫拿破侖領法國軍隊，與英軍戰於滑鐵盧；敗退，拿破侖就從此不振，再無做皇帝的希望了。讀這段文章的時候，我們應該知道，這段描寫並不是實在的歷史事實，是作者的想像；可是寫了來，倒比記實的文章，似乎更實際些，這是他想像的能，著作的天才。他並不計及歷史上的事實，究竟和他所作的和合不和合；不過讀了他的文後，我們腦袋裏，只留了個真切的印象！

在滑鐵盧那天的早晨，拿破侖心滿意足。

他確是沒錯的；他們計劃，想得來真令人欽佩。

拿破侖習於戰事，看得來戰爭的計劃，是固定的；他永不細細的想，永不細細的打什麼圖樣；這些事情，他看得很輕，以為只要結果是勝就是了。開端的錯誤他是計較的，他相信他自己總是勝，結果總是他勝。他知道怎樣

等待時機，他因為自信，所以把不測的事，都不去慮及，命運和他是平等的，他怎麼要怕他？他似乎對命運講：『你不可不取呵！』

四點鐘的時候，英軍後退。一時，只有步兵和幾個鎗手還見於戰場之上；餘的都不見了。兵隊受法軍之攻，紛紛退向後路，經山跨谷，沿牛徑，直至聖吉姆山 *Mont Saint Jean*。一時英軍都退了；前陣也不能再支持；惠林 *Wellington* 將軍自己的軍隊，也讓步了。拿破侖喊道：『開始退兵了！』

惠林將軍一退，拿破侖的軍隊，馬上前進。只見聖吉姆山上的軍隊，也不見了，前隊都不知逃到什麼地方。他們必定集在一處的，不過不見就是了。拿破侖自馬鞍鐙上立起來一看，知道這次又戰勝了。惠林頓退到沙尼斯林 *Forest of Soignies* 軍隊完全覆沒了；再也不振作了。

拿破侖細想這次的由敗轉勝，到戰場各處去視察。他的引路人，立在他的後面，注目靜視，似乎不解所以。那時拿破侖正在自省；正在察路覓跡；正在研究樹木的傾向和麥稈的偏歪；他似乎在那裏數草木。

他轉過頭來，對他的引路人說幾句話，引路人搖着頭，奸謀大約即在其中了。

拿破侖立起身來，自己尋思。惠林頓已經退兵了。只要再派幾個兵士去一追，就完事了。

拿破侖馬上回來，差人到巴黎 *Paris* 去報知，戰事已畢，我們得勝了。拿破侖是一個司雷的神；他已見電了。他下令著兵甲的兵卒，前去收服聖吉姆山。

這隊兵卒，共三千五百名。他們一隊上去，足足有半英里長。都是精兵健馬。他們共分二十六隊。中將

伯納 Bernard 奉命爲總指揮。他持刀，在軍隊之前。軍隊於是向前而進。於是惡戰來了。

拿破崙的軍隊，拿着腰刀，搖着軍旗，吹着號角，一隊一隊的向前進行，上山下谷，走入山脚，沒入烟霧，連人也不能見，再自那邊的山面上去，依然驅馬疾馳，經過聖吉姆山的懸崖。

他們起步前進，不慌不忙，不驚不懼。小銃和馬兵之間，只聽車輪馬蹄之聲。

在這高地之那一面，於歐曼之側，英國步兵，匿在那裏，共分十三隊，每隊可兩營，列爲前後兩排，前排七隊，後排六隊，肩負短鎗，眼看着這邊，等待不稍動。法軍看不見他們，他們也看不見法軍。他們靜聽足聲，知道有馬隊爲數可三千來了，馬還是疾馳，軍士的噪聲，腰刀的磨擦聲，來勢洶洶，可怕可懼。一時聲息全無。忽然一隊人，執刀向前直衝，數以三千計，齊聲喊道，「法王萬歲！」這一隊人，都從高處落來，好似地震。

敗象現了，英軍之左，法軍之右，只見法軍副將立起馬來，驚得面如土色。這時法軍衝至前面，正想趁勢攻敵，只見他們和英軍之間有一條濠溝，這條濠溝，真是條死濠溝。這濠溝，是澳漢陷溝 Sunken road of Chain！這

個時候，真是危急！這像深谷的一條溝，法軍並沒注意到，張口般在馬足之前，深可六七丈，闊可十數丈。第一排

已陷入了，第二排衝上去，又陷入了，第三排也是這樣；只見那些健馬，都四脚向天，馬背在地，彼此亂撞，騎馬的人，早就跌下來了；再沒法後退了；只見彈如雨一般來了。打英軍的兵士，如今自己打自己了。在這濠溝裏，非至填滿，

沒一人能夠出來的；馬呀，人呀，一塊兒亂滾亂撞，混雜不堪，彼此還在這溝裏，互相擦磨，人肉馬肉，混在一處，等到這

溝裏填滿了活人活馬，那後頭的兵士，纔得從他們身上經過這溝，再向前進。這次敗北，就從此開始了。依鄉下人的傳說，說這次戰爭，陷入溝中者，馬二千匹，兵士一千五百人。這話顯然說得過分的。

拿破侖未出令教副將前去追敵時，曾經到各處去視察過的，可是這條濠溝造的好，所以他並沒看見。這條濠溝，造得來連一點縐紋都沒有的，和四邊的地面一色，所以並看不出什麼。不過這條濠溝，也有隱示，免他們自己的兵士陷入其中的，所以拿破侖去細察形勢時，也看到一二的，就在尼萬爾斯路 *Nivellea Road* 與這條濠溝接觸的地方，一個白色的小教堂裏，召到他的引路人，問他究竟那裏有沒設有暗計。引路的人答道：「沒有。」到如今人家還說，引路人一搖頭，拿破侖一生事業休！



第二十卷 大仲馬的孟德克列思多伯爵

法國大仲馬 Alexander Dumas 是一個有名的小說家，他的著作，大半是摹倣蘇格蘭的司各德 Sir Walter Scott 的作風，他所作的許多故事，都從歷史的插註上取來做基礎的。但他雖然隨意的抄歷史的事實，他以為把事實用在小說上，比用在歷史上更是重要。然而他有一篇頂好的小說，叫做孟德克列思多伯爵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却完全是他的理想，都是從前的小說家沒有想到過的，讀了之後，便要着迷，但並沒有一點歷史上的事實，在內。他這篇小說的原文很長，讀了一遍，雖然覺得有趣，究竟很費光陰，我們把來縮短了，重說一遍，雖然比原文短了些，却比別的短篇小說要占加倍的篇幅。這篇孟德克列思多的原文是一八四四年出版的，分作上下兩篇。

上篇

三桅船叫做巴龍的，從司米那開到馬賽，因為船主在半路裏死了，便着一個少年的大副叫做愛德門唐戴引船到埠。愛德門待海員們極和好，真和兄弟一般，不像個上級職員；他海裏的工夫又很好，因此船的主人把領港的事託付他，毫無一點疑惑。他升了船主，纔得十九歲，他的工錢加起來了，可以養他的老父親得了安樂，可以使他立刻娶了那黑眼睛的梅賽迨，因為他和梅賽迨相愛已經三年了。

他到了馬賽，進了城，滿城的人，沒有一個比他得意的。他似乎在雲裏行走一般。他的婚禮就安排了，請了

許多吃喜酒的人，真是興高采烈，萬事如意，他自己說了又說，說他的幸福是無窮的了。

愛德門平常做人很直爽，也很和氣，從來想不到有和他做仇的人。不料他所想的無窮的幸福，就造出仇敵來反對他。因為巴龍船裏有一個管貨的人，叫做唐格拉，乃是個妬嫉的人，他本來想管巴龍這船，從船裏圖些不規矩的利益的。還有一個費南，是梅賽的表兄弟，是個半西班牙種，平日裏愛着他美貌的表妹子，却恨愛德門竟把她的愛情奪了去。愛德門若是一時想得起他們來，便曉得仇敵多了，然而他却並沒有疑心，仍舊把他們兩個算在朋友當中。

這時節，法國的政治風潮很不安靜，那蹂躪全歐洲的拿破崙，失了龍座，禁在愛爾巴海島裏了，這海島在拿破崙的故鄉科西加島和意大利海岸的當中，他打算恢復他的勢力，重興他的帝國。這時節，在法國做皇帝的，是路易十八，乃是一七九三年革命的時節，在斷頭臺上死的路易十六的兄弟。但國度裏却不滿意路易十八的統治，還有久經戰陣的拿破崙的舊部，當然專心想造一個大法蘭西帝國，巴巴的望着拿破崙再回來。

這一來，就把一個人犯了嫌疑監禁在獄裏，因為有人把他告到總檢察官那裏說他參預隱謀，要恢復「霸王」這霸王的名字，便是幫助路易十八的人，稱拿破崙的徽號。這個人便是愛德門唐戴。因為他從前受了那死的船主的命令，把船從司米那開到法國來，路過愛爾巴島，獨自上岸去遇着拿破崙的大將，交給他一封要緊的信件，叫他親自送給巴黎一個紳士。他到了馬賽，急急的預備結婚，要等結婚之後，到巴黎去游歷，便好把那封信平平安安的送給那個紳士；他却因此犯了嫌疑，說是和愛爾巴島拿破崙的大將訂了什麼密約了。

因為這時節妬嫉的費南正在心裏打算，要把愛德門在成婚之前，移到別地方去；唐格拉是看見過愛德門到愛爾巴島去探望的，就做了一個同志的奸黨，以為無論如何，愛德門是要逮捕了去受審判的。有一個成衣匠，叫做卡特羅塞，得了奸黨們最先的信任，他見得這種陷害計策，實在利害，便勸他們去做。

他們似乎也合意，便暗地裏進行，要害愛德門。到了婚期，費南着急得了不得，忙忙的走開去，唐格拉是請來吃喜酒的，便看見他的奸計如心如願的實行了，那時節，愛德門正要和梅賽迫到教堂裏去，行宗教的結婚式，將要動身，便被地方官捕了，帶到地方廳裏。

愛德門的朋友們見了這一場禍事，都嚇得目瞪口呆，他們年紀都小，不知道政治；心地直爽，做不來秘密的方；素來誠實，做不來偷漏的事情；因此愛德門何以被捕，大家都弄得一籌莫展了。

愛德門的雇主摩雷很相信這少年船主，情願親自做保證，證明他的誠實；一面又去安慰愛德門的老父親和梅賽迫，說這事必是一件非常的錯誤，新郎必然就好回來見他們的。

愛德門帶到檢察官費雷福那裏，先在私房裏訊問，他就驚駭的了不得，並不知道怎麼的被他們捕了來。檢察官也十分明白他的無罪，因為問得這被捕的人，絕無政治的知覺，且是一個清白的人，因此檢察官有心要開釋他，不過還要查問他，從愛爾巴島拿破崙的大將那裏，得來的那一封要送給巴黎一個紳士的信。檢察官查看了愛德門的各種東西，尋着了一封信，這封信是寄給一個娜亞底的；那檢察官讀了信面的住址和名字，暗暗地忽然面色慘變起來。

他於是翻翻覆覆的問愛德門，到底知道這一封信是怎樣，後來知道這少年，除了要他寄信到什麼地方什麼人之外，信裏的話，一毫也沒知道，他於是纔得放心。

費雷福拆開了信，讀了一遍，似乎非常的注意，過了一會，叫了愛德門上去，看着把信燒在火爐裏成了灰，叫他立誓，永不說出寄到這封信的人。這檢察官着實求着他所審判的人！

愛德門並不知道檢察官的心裏，正是七上八落的打算不定；他一面要承認這無罪的愛德門，應該把他釋放；一面恐怕這愛德門輕輕的一句話，他便要受着害，便想保全自己的利益，因為愛德門去寄信的娜亞底，並不是別人，就是娜亞底費雷福，就是察檢官費雷福的父親。他父親是拿破崙的死黨，他自己，却是從纔恢復的王家手裏乞恩的。他知道父親是表同情於拿破崙的，若是被人知道，便阻礙自己的前程，因此他改了名字，免得和他父親相連。

愛德門從愛爾巴島帶來的信，是去通知娜亞底，說拿破崙在幾日之內，又要宣告復位，而且到了法蘭西，上岸要召集他的舊軍隊到他的旗下。費雷福得了這等一個消息，便道是一個升官發財的方法，却恨這封信是寫給他父親的，若是把這封信給別人知道了，不但父親得了死罪，亦且自己的希望都丟掉了。這封信唯有愛德門是知道的，若是把他監禁了，便與自己無礙了。愛德門便如此的判決！

我們讀過歷史的，都知道拿破崙逃回法蘭西，做了一番最後的英雄事業，就在這「百日之期」的時間裏，在滑鐵盧戰敗了，便結局了。在這時間裏，摩雷也是助拿破崙的，便催着費雷福，因為這時節，猜來拿破崙是要王業

再與了，就草了一個呈文，求費雷福釋放愛德門，說愛德門爲着拿破崙的差使，在路易十八時代被監禁了，如今拿破崙來了，路易十八逃到英倫去了，就應該釋放他。

費雷福得了這呈文，把愛德門對拿破崙的空虛事務，牢牢的保守在地方廳裏並沒有別的舉動；一面希望把這個呈文當做一件對待愛德門的利器；專等路易十八再到法國來做皇帝。他的願望果然做到了，和歷史所紀錄的一樣。

檢察官既然決定保衛自己的利益，便不顧這可憐的無罪少年，受無罪的監禁；把他從地方監獄裏提出來，放在保衛嚴重的船裏，移到黑暗的瀉多堤海島堡上，乃是一個海裏的監獄；監在那裏的人，從來沒人知道有一人逃得命的。

到了海島之後，有一個陰沉醜陋的獄卒，引他到一間又溼又黑的房間裏，幾乎和地底裏一樣；看那凳上，放着一盞似亮不亮的燈，有一束新鮮的草，放在地裏，是做床鋪用的；一器的水，一塊粗麵包，是預備着充饑的。

他一走進到房裏，這獄卒就拿起那盞燈，口裏發出一種躁急的聲音，說聲晚安，便把他關在房裏，獨自在那裏發呆。

他獨自在黑暗裏和寂寞裏；他的額上像火燒一般，覺得有冷氣吹來，天也亮了；獄卒走進去，見他還站在昨日立的地方，兩隻眼都汪着眼淚，知覺都沒有了。獄卒去摸了他一把，他方纔覺得。

獄卒給他的食，他也不能吃；後來他的險惡的地位，心裏也覺得了；便倒在地上哭起來，追想他不可思議的命

運，造出這樣的一場大禍。

過了幾天，他和獄卒略畧的談話，便要求要去見見獄官；獄卒告訴他，這是不能的；後來他竟說，若是獄卒不允許他告訴梅賽，這現在的情形，便要殺了獄卒。

這一種狂怒的恐嚇的結果，就是把囚徒移到堡裏面一處骯髒的地方，比前日所住的地方更暗更溼，更沒有半點法子想逃出去了。

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幾禮拜成爲幾個月，幾個月幾個月的過去，囚着的人也計算不清楚；他在暗牢裏大約有六年相近的時候了；要想法子餓死自己，便餓了四天，不肯吃食，身體慢慢的衰弱了；不料到了夜裏九點鐘的時候，忽然聽得他靠着的牆上，發出一種空的聲音，好像用大爪在那裏不斷的爪着，也像是有的力牙齒咬着，也像是金屬的傢伙在那裏刮石頭的樣子。

他身體又衰弱，心裏又焦急，疑心自己的神經在那裏欺騙他；但仔細的聽去，便決定這聲音，是有人在那裏刮暗牢裏牆壁的石頭。他心裏要脫逃的思想，便狂跳起來。到第二天早晨，獄卒拿食物給他，刮牆壁石頭的聲音仍沒有停止，愛德門恐怕獄卒聽見，忽然和他絮絮叨叨的說話；因此他疑心愛德門發狂了，便拿些肉湯和麵包給他；他最近的決定要餓死自己，便忽然的改變了。既然得了肉湯就狂喝起來，要恢復氣力，預備着了時候好應用。他從牆上拆了一塊石頭，對着刮的聲音來的方向裏，打了三次。

第一次打的時候，刮的聲音停止了，好像着了魔術一般。那一天從此再沒聽見聲音了，過了一夜，也沒聲音

聽見他決定必然是別的囚徒，想割開了一條路逃出去。

他現在所着急的，就是回復他的氣力，從此送給他的食物，再也不推却了。那刮牆上石頭的聲音，也再沒有了。過了三天，覺得那邊的囚徒，仍然在那裏作工，不過把鑿子改了槓杆，移動牆上的石頭。愛德門也想打出一條路，和他一般的作工。

但是他竭力的想去，只有一件可以做得，就是打碎了他的水器，藏匿兩三塊在床裏。他用了一片の碎器，統夜挖去，要想移去他床後一塊大石的四周圍的水泥，那水泥雖然是潮濕的，他的工作却沒有進步。但統夜裏却聽得地下的作工的人，繼續的挖掘他的路。

天明的時候，獄卒抱怨他打碎了水器，又拿了一個進來。他去了之後，却喜得了手了，那周圍的水泥已經刮去了。

他責備自己，爲什麼這幾年不走這一條路。他在這地牢裏已經六年了，倘使從前不是專想失望的道路，做現在所作的工程，不知道成工了什麼呢？

三日之內，他把大石塊四周圍的水泥都去了，但沒有槓杆一類的東西，移不動那塊大石。他從來是個聰明的人，忽然又活潑起來；他看見獄卒送進湯來，是一件鐵製的湯罐，帶着一個堅固的柄。但如何能够得這個帶柄的湯罐去做槓杆呢？這是第二個難題了。他想了一個計策，把湯盆乘在地上；那獄卒第二次進來的時候，踏在湯盆上，就破了。這獄卒踏破了湯盆，只有兩個辦法，或者回到樓上去，拿一個盆子下來，或者把湯罐放在那裏給

囚徒，等到下次再要掉換。然而這獄卒是天生成的懶惰，果然把湯罐剩給唐戴，唐戴得了這件器具，真是無價之寶。他用着湯罐的柄，統夜的做苦工，去移動那牆上這塊大石，極有神效。那獄卒把湯罐剩在那裏，也忘記去換新盆子，仍舊聽這湯罐去當盆子，唐戴再也想不到，有這麼多的日子可以聽他使用。

到了最後的三日，他聽那不知姓名的勞工，並沒聲音了，因此他不得不再竭力的做工。

日裏和夜裏，他不住的做去。那湯罐的柄，當然有代替的東西，仍然直着在湯罐上，因此獄卒一點也沒疑心。但唐戴還沒有十分遠，挖進到牆裏，就觸着極大的樑木，就把他要挖的洞截住了。如今必須向上挖，或是向下挖；這一來，把他的思想也鬧昏了。他心裏無限的焦躁，口裏喃喃的求着上帝，不要使他失望。

「誰說到上帝却同在這時節一同失望呢？」這聲氣是從地下上來的，因為遠遠模糊了，愛德門耳朵裏，覺得聲音很空又很深沉，便頭髮都直豎起來。他却爬起來說：

「憑着天的名字，雖然你的聲音可怕，請你再說！」

「你是誰吓？」那人說。

唐戴絕不疑惑，便回答說：

「是愛德門唐戴，一個法蘭西的海員。」

「你到這裏幾時了？」

「從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到這裏的。」

「你犯了什麼罪呢？」

「爲了通同幫助皇帝復位。」

「怎樣幫助皇帝復位呢？這樣說，皇帝是不在龍位的了？」

「他在一八一四年已經在豐登耐勃羅辭了帝位，送到愛爾巴島去了。你是幾時來到這裏，怎麼這些事一

點也沒知道？」

「一八一一年之後。」

唐戴吃了一驚：這個人在牢裏比他多了四年。

這種奇異的談話，接着說得很多。愛德門估量着只有幾塊的石頭，一移去了，便可以接着別的囚徒所做

的小洞。但那別的一條隧道，在那樑木的下面上來的，愛德門便大大失望；然而還要可憐的，就是那個不知情形的

囚徒，做了許多英雄事業，仍然一點沒用！

他費了無限的苦工，在幾年裏，打一條去路，做成五十尺長的隧道穿過了牆壁，思量一打穿了，便可走出牆外，從此好從海裏逃走了，却不道費盡苦心，反引到別的囚徒的地窖裏！

到了第二天，這囚徒從隧道裏取一條路，走到愛德門的地窖裏，兩個相見了，彼此道喜，非常的快樂。因爲他

們若是能够每天相見，他們囚禁的苦况，至少也可以減去了些。愛德門的新朋友，大約有六十歲的年紀，身材很

小，面孔瘦削，生着一部長而且黑的鬍鬚，頭髮白了，因爲憂患和痛苦受的多，所以頭髮和年紀不相稱了；然而他仍

然精力充足，不像是長遠囚着的人。

他告訴愛德門，如何的從極少的材料做成極利的器具；如何的從他牀架裏的釘絆做成了鑿子；如何的用這鑿子，鑿成這樣長的隧道，通過牆壁。他細細的看了愛德門的地窖，叫愛德門助他爬到天花板相近的小窗眼裏，望出去是一區天井，守衛的人們，正在那裏防衛著，因此便截斷了逃走的念頭。

老人慢慢的說：「這樣是上帝的意思已經定了！」說着，他那久經憂患的態度，覺得布滿了不可思議的懊喪。他然後告訴愛德門，說他是大主教發利亞。

他在一八一一年以前，還沒移到瀉多堤來，先在別的一個堡裏面，受了三年的痛苦。他犯罪的原因，是要把祖國的意大利將割據的小諸侯們，聯合起來，成爲一個強有力的王國。這一着，便觸犯了拿破崙一八〇七年所定的計畫，大主教就被騙到法蘭西去。

愛德門的新朋友，並非別人，就是那個「顛」主教，然而他並沒有顛的樣子，而且他非常的聰明，遠在平常人之上。愛德門聽了他新朋友所說的種種在監獄的事業，他着了迷，便問他，爲什麼不兩人合着力，重新做出別的一條走路，走到別的牆壁上？

大主教回答說：「第一件，我費了四年工夫，造成我所有的各種傢伙，費了兩年工夫，又鑿又掘的弄那硬同金剛石的泥土出來，我有時要移去我所估量着不能夠移動的大石，不知費了多少苦工和勞力。」

第二件，要藏匿那掘出的大塊泥土和垃圾，我不得不打破了樓梯間，把我勞工所產出的菓子（泥土和垃圾）

盡數的丟在那空的地方去。現在空的地方已經裝滿，我想來再也裝不得一點了，除非再得了新的地方纔行。而且我到了那打算要成功的時候，我所有的希望，都從我這裏飛了去，永遠沒想頭了。從此再沒別的，凡是違反上帝的意思的事，再不該誘惑我重新去試探了。」

兩個都聽着天命，把逃走的希望完全棄了，便尋着各種方法，要瞞過他們每日相會的形跡。大主教又想出過光陰的方法，把自己所有的各種學問智識，教給愛德門。

愛德門是個容易教的學生，他們在長日子裏，一個教着，一個受着，借哲學，歷史，理學的智識，和各種語言，來銷磨兩個憂悶的生命，使他們銳敏的憂愁，變為滯鈍。

大主教研究愛德門的案情，說害他囚禁在瀉多堤的，再沒有別人，必定是詐欺他的費雷福。大主教自己的歷史，後來也告訴他的少年同伴，因為他的氣力已經敗了，他的一隻手，又得了癱瘓的證，不能動了，他方纔把他的大秘密告訴愛德門。這大秘密就是得着「顛主教」的徽號的原因。

顛主教沒被捕去以前，他充過斯巴達伯爵的祕書。這伯爵是意大利有名貴族的一個末代人，是一八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死的。顛主教既然和伯爵熟悉，便曉得十五世紀的時候，有一個斯巴達貴族，做過主教長，後來和他的姪兒，一同被凱撒波而甲的代理人們毒死了，因此他極大的財產，必然在教皇和他的朋友們的手裏。

但顛主教細細的查考羅馬有名的人們，凡有和斯巴達家略有關係的人的歷史，都查遍了，並沒人因主教長和他姪兒死後得了利益。顛主教因此猜想，那主教長必定把他極大的財貨，藏在一個地方，免得落在那起在羅

馬的仇人們的手裏，一面把祕密告訴他姪兒，此外別無一個人了。

顯主教費了幾年工夫，在斯巴達家搜尋文件，想尋些有遺囑性質的東西，然而一點也沒有。等到他的戶主伯爵死了，他得了伯爵的書房和他的祈禱書，這書也叫做中世紀祈禱書，那是斯巴達家寶藏的一件。有一晚，因為急要火光，暗裏摸索這本祈禱書，記得書裏夾着一張舊紙，因年代多了，顏色黃了，是夾在書裏做記號的，大約有幾世紀了。他以為這張紙是沒用的，紙上也沒一個字兒，便把紙角兒點在火裏，就燒起來了。然而他忽然驚奇起來，因為紙兒燒着了，看見有黃的字跡現出來了。

他急忙滅了火，已經燒去了一半，只剩著一半。又急忙的在火裏點着一支小蠟燭，把燒過的紙來照看，因為在火裏熱了一熱，便看得出紙裏的字原是墨水寫的。

他便讀着：

這是一四九八年的四月第二十五日……

亞歷山大陛下請去吃飯，因為恐怕……

付託得不好，我就宣告我的姪兒……

作為我獨一無二的嗣子。

保存被毒死的加貝拉和文嬌佛……

我藏財貨的地方，他是知道的……

就是在那孟德克列思多小島的地洞裏……

一切元寶，黃金，錢幣，珠寶，鑽石……

藏着的所在，總計大約值二百萬……

把小溪裏的第二十塊蠻石……

在這些地洞裏有兩個孔，所有的財貨……

頂遠的角裏，我把這些財產完全……

做我獨一無二的嗣子的……

一四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凱……

兩主教發見了這個之後，就被捕了，囚禁在獄裏，他却不停止的只管研究，要想補出那遺囑上的空白。他研

究了好幾年，果然得了成功的賞賜。他自己很得意，以為燒去的一部分是如此讀的：

……
我被教皇

……
我的紅帽

……
格陀斯巴達

……
他可以做我的嗣子

……
兩主教長的財產

……也曾和他去看過，

……我所有的

……我獨自知道

……羅馬克郎，他可以

朝東扳起，成爲一直線，

……都在第二孔

……遺傳給他，就是那

……撒斯巴達

顛主教細細的解釋，而且非常的急切，要解決燒毀的紙裏的神祕，他所解釋的，是孟德克列思多島裏，有值一千三百萬現金的財貨，專等有運氣的人，曉得藏的地方的去得他。

愛德門是認得這海島的。他從前走過一次，知道這島在科亞加和愛爾巴的中間，那裏的石岩，大概都尖圓，當是火山爆發的時節堆積着這樣的。當時愛德門畫出一個計畫，顛主教又教導他如何的可以取出藏銀。可

憐的發利亞既然永不想逃出去，到孟德克列思多島去求那寶藏，又被癩痹證錮牢了，便怕自己的末路近了，要愛德門曉得這一件祕密，防着愛德門或者有逃出監獄的機會。果然，不多幾時，顛主教死了。愛德門心裏又添了

一重重的傷感，因爲失了一個好友，又是盡心的待遇他的，而且愁着幸福要失墜。

然而他的智慧，因受了在獄裏絕命的老人的磨練，已經成爲利器了。他再不是從前在巴龍船裏大副的簡單思想的人了，他如今是一個學問的人，很大的智慧，又在絕望的境况裏，便把膽氣也放大了。

幸虧有了一條隧道，纔能够聽明那一邊地窖裏死的大主教的情形。他猜想大主教出喪，必然沒儀式的，死的身體，必然在太陽落山之後就葬了。到了醫生驗過這大主教是死，獄卒們帶了一隻大袋進來，把屍身的衣服剝去了，放入袋裏，仍舊還在地窖裏。愛德門現在要想做逃走的事了，那死的大主教，在活的時候救助他，如今死了，又替他預備了逃走的路。

愛德門解開袋口，把他死友的身體取出來，用着力慢慢的從隧道裏拖到自己地窖裏，放在自己的床裏，把面孔朝着牆壁，又把自己的破衣服拿來蓋上了，這樣子就是他平常日子的睡法，若是獄卒送晚餐進來看，總道愛德門是睡在那裏的。愛德門的第二步，就是把自己裝在裝屍體的袋裏，用着大主教所造的針，把袋縫了，自己便繞在裏面了。他手裏却拿死人的一把刀，心裏跳個不住，專等事情出來。

時間慢慢的過去了，末後，聽得很重的許多脚步声，是獄卒們走到地窖裏，口裏說着這「顛主教」的笑話，提着袋，商量縛緊了袋口的繩結，愛德門在袋裏聽了，便驚得呆了。他覺得放在棺材架上，兩個人擡着，走着幾步，他便不覺得擡到那裏去，擡他的人仍然向前走，有一個人便點起火把，走過一條狹路，直到一處地方，門是開着的。走出門去，便聽得岩石的下面，波浪澎湃之聲，正在那裏衝激。

他們走上了六七步，愛德門覺得有一個人提着他的頭，一個人提着他的脚跟，把他蕩來蕩去，有幾個管鑰匙

的獄卒說，一，二，三，去！這時節，愛德門覺得像飛鳥受傷的一般，直跌下來，跌得快極了，把愛德門的血都凝住了。到後來，撲通一聲，跌在冰冷的水裏，他到了這田地，忍不住大聲的叫喚，却被浸住在波浪的下面好幾時。他被丟入海裏，到那深的地方，被三十六磅重的鐵彈縛在腳上拖住了，原來這海是瀉多堤的堡墓地。

唐德雖然暈了，並且悶絕了，然而他心裏很清楚，保住了他的呼吸。他的右手，本來有一柄刀的，便速急拆開了盛着他的袋，脫出了手，又脫出了身體。但他雖然竭力的要脫去了縛着的鐵彈，覺得仍然被鐵彈拖着要沉下去。他又俯下身去，用了拼命的力量，方纔斷了縛在他腳上的索子，這索子便是他悶絕的時候所縛上的。他又竭立的向上一跳，便升起在水面上，那縛在他身上的鐵彈已經沉得極深了，那盛他身體的袋却還在他身上，便做了他的水衣服。

海 中 的 逃 脫

唐德鑽出水面上，不過停着喘了一喘氣，即時又沉下去，因為防着有人看見他。等到他再冒起來，已



經離開他第一次沉下的地方五十步了。

他然後大着膽衝出海去，這時節，海裏正在發生一個大暴風，幸而被一隻帆船救起了，他便對那船的船主說明，是一個某船的海員，因為船沉了落海，只剩了他一個人了，說到他極長的頭髮和鬚，他又用了極聰明的法子，造出一個故事，說是因為立誓的緣故，現在已經滿期了。他方纔打聽得這一天是一八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一日日的算來，自從他被捕之後，已經有十四年了。他猜想梅賽迨不知是怎樣，料她必定以為他已經死了。他想到這裏，眼睛裏發出火來，恨極那害他的三個人，使他做了如此長遠的囚徒。

他如今自由了，在帆船上平安的到了萊助，他再立誓要報唐格拉，費南，費雷福三個人的仇。他報仇的事，也沒有很長遠，等他發見了孟德克列思多島裏的祕密洞，洞裏藏着耀眼的財富，這個就是大主教發里亞從前告訴他的。他所抱着的報仇方法，從沒有一個冤枉的囚徒，能够想望這種不可思議的思想的。

下篇

愛德門從瀉多提逃了出來，沒多幾時，他逃走的方法，已經被人看出了。但是那沉在海裏的袋子，明明裝着一個當作死的人，丟了下去了；如此看來，大約那囚徒雖然不是活活的死在地窖裏，不過換了一換死得快活些。愛德門就算是正式的死死了。

差不多有兩年多了，那波爾賽村相近的地方，有個邦杜謝小旅館，館主人仍是照他的老規矩，有意無意的在

門前望着，因為他的買賣實在不好，主顧也很少，這時節，却來了一個騎馬的遊客，到他門前，跳了馬來，就走進門。這生客的態度，是一個威嚴莊重的教士，旅館主人招待他非常的忙碌。這客人說出名字來，乃是大主教波松尼，他漆黑的一雙銳眼，似乎在那裏搜索旅館主人心裏的思想，使裏館主人疾忙把有意無意的神氣驅逐了；又忽然提起十六年前的事來，使他越發激切了。

旅館主人的名字，叫做卡特羅塞，這是大主教已經曉得的，又對那旅館主人說出他早年的歷史來，主人更是吃驚。說到愛德門唐戴，主人非常的感動，自己立誓說，對於愛德門的不幸的命運，是極深極誠的永遠哀悼。大主教說：唐戴死在獄裏的時候，他還去看的，臨死的時候，唐戴還抗辨，說他絕對沒有曉得被囚禁的緣故。

卡特羅塞沒口的喊着說：「是呀！他果然沒有曉得這個緣故！除了這個，他將怎麼樣呢？」大主教先生，那可憐的人告訴你的話是真實的。」

「這也有個緣故，因為他求着我，叫我為他洗清一切沾染的記念。」大主

教說到這裏，因為要使卡特羅塞激切起來，便對他說：唐戴有一個同道的囚徒，已經得了自由，給了唐戴一個很貴重的鑽石，叫他轉給管獄的人，求他釋放。但唐戴沒有去做這件事，把鑽石轉給大主教，教他到馬賽去賣了，把錢

白 帆 之 影



平均分給五個人——不過五個人，都是愛過唐戴的。這幾個人就是梅賽迨，唐格拉，費南，卡特羅塞，和愛德門的父親老唐戴。大主教早聽的老唐戴死了，現在又知道老人是餓死的。

如今旅館主人心中激切了，不計較別的了，便把他所曉得關於唐戴身上的事件和人，一切說都出來，他妻子雖然夾在中間，責備他，不應該把許多祕密的事情，說給一個壽生人；那裏止得住！他又對客人說，唐格拉和費南都是愛德門唐戴的死對頭。

但是唐格拉已經興隆起來了，算是一個富足的人了；費南也興起來，成爲麻爾賽伯爵了；愛德門的真正朋友摩雷，是個忠實的人，如今窮到無可形容的地位，因爲他的航海事業遭了幾次的不幸，所以破家了。

惡的人都興旺了，善的人却受罪。唐格拉的財產，是從欺騙得來的。費南是一個出色的軍人，他在希臘軍務裏當個法國軍人，便賣了一個阿笨事的愛國者亞里巴撒給土耳其，他自己得了好處，受着好細的賞賜，這賞賜正和從他賣了的愛國志士偷來的一樣。他的夫人，就是梅賽迨；她本來是嫁愛德門的，自從愛德門遭難，也不知哭了多少，記念他失了的情人，直到希望絕了纔罷。

大主教問：「費雷怎樣呢？難道你不曉得他現在怎樣，和他陷害愛德門的事麼？」

「不，我只曉得他捕了愛德門，不多幾時，便娶了聖美郎小姐，娶了之後，即時離開馬賽。但他的幸福，也和別的幾個人一樣，這是沒有疑惑的，他的富足和唐格拉一般，他的地位的高，也和費南一般。獨有我仍然可憐，不幸，並且沒人記着了。」

大主教回答說：「朋友，你錯了。上帝有的時候似乎忘記了，這是上帝的裁判暫時休息的緣故，但是上帝記得了，便即刻就來了。」——且看一個證據！說着，便從袋裏掏出鑽石，遞給卡特羅塞，說：「朋友，你取了這鑽石，這是你的。」

「怎麼！這是我一個人的麼？」卡特羅塞說：「噯，先生，你不要和我取笑了。」

「這鑽石是要他的幾個朋友均分的，他現在只有一個朋友，是不能分的了。」取了這鑽石，就賣了他，他值二千鎊呢？」

咳！這幸福却不是卡特羅塞的幸福呢！但是他生來柔弱，沒有決斷的，可以說不是愛德門的仇敵，也不是愛德門的朋友。他和他的妻子得了鑽石，心裏大大的震動，便請了一個經理鑽石的人，到他們寂寞的邦杜榭小旅館來，把那奇怪的大主教所給的鑽石看了，便買了去。這一對天性下作的夫和妻，眼裏看得熟了，不但爲見了鑽石，並且要偷買鑽石的人的錢，仍然保住了他們的寶石。因此卡特羅塞犯了謀殺人的罪名，判到拖龍去充強迫苦工。

過了幾年，那起惡人，仍然很得意。自從卡特羅塞小旅館裏出了把戲之後，不覺又是八年，忽然有一個孟德克列思多伯爵，在巴黎社會裏，成爲一個大人物了。他的名字，驚醒了一時理想家虛誕的和豪富的思想，因爲他是一百個奇事當中的出色人物，在十九世紀上半期，比天方夜譚的時期還要不可思議。當時有麻爾賽伯爵的兒子，叫做愛伯忒，第一個介紹孟德克列思多到巴黎的高等社會裏去。他們是在羅馬相識的，孟德克列思多伯

爵在羅馬的時候和愛伯忒子爵，子爵的朋友法朗士男爵，竭力的周旋，因此相好。

這伯爵是一個長人，他的外貌很柔順，却有一種極大的毅力。他的面色慘淡，好像死人；他的兩眼很大，常常發出古怪的奇光。他的髮是黑的，像黑玉一般，因此他像鬼一般的面色，越發顯明了。

法朗士男爵自己想來，從前已經見過這一個奇人的。有一次，偶然到了孟德克列思多島裏，遇着一班做私商的人，他們的首領，請他去吃飯。後來把他的兩眼遮住了，將他扶到了一個洞裏，這洞裏的鋪設，非常的華麗，就在那裏請他赴一個奇特的宴會。他的主人，到散席的時節，請他嘗嘗一種綠色的漿，這漿是用銀器盛着的。這就是有名的大麻醉醪。法朗士男爵嘗了一嘗之後，便入了華麗的幻境，等到顯轉來，見自己已經在岸上了。後來無論如何的竭力搜尋，終找不到這奇幻的洞的出入所在。

巴黎人對於這孟德克列思多伯爵的歷史，造成各種的故事，到處傳說。這伯爵到戲院裏去的時節，伴着一個美貌的希臘女子，說她是一個公主，名字叫做海岱，她的保護人，就是伯爵。有一個有名的貴婦，說這伯爵是個吸血鬼，但他的奇異的景象，正是好奇的巴黎人所歡喜的。而且他在唐格拉男爵所管的銀行裏，有無限的信用，越發把他的人當作談助，到處都歡迎他。

法朗士男爵是當作從前已經見過這伯爵的，除他之外，還有許多別的人。伯爵去見麻爾賽伯爵夫人的時節，夫人接着他，現出一種震動的態度，她的兒子非常的吃驚。但孟德克列思多却坦然不覺得怎樣。他的行動，終是安靜和從容，有時候的景象，竟像是一部機器，不是個活人。他若是指定是九點鐘，那鐘打到第五聲，他就進

來了。不拘何事，他說要做，必定做成的。如今他把長遠研究的秘密方法，着手去實行，他一定的主義，絕無慈悲彷彿是個命運的神祇。

阿塔涅有一所房子，在巴黎地方要算頂華麗了，這時節，恰要出租。有一天，孟德克列思多伯爵，帶了一個侍者，叫做貝爾丟的，坐着車子去看房子，因為他已經預備去買了來。

伯爵兩眼看着他的侍者，便吩咐他說：「你叫他們把車停在豐戴納路二十八號。」貝爾丟聽了他主人說的街名和號數，他的額角上現出很大的汗珠來，但是他只得吩咐下去。

貝爾丟伴了他的主人，一間一間的走去，走落一層扶梯，便一直可以引到花園去了，這時節，貝爾丟現出大大的不安，因為孟德克列思多似乎已經曉得這房子裏從前所發生的事了。他的主人又引着他，問他料得那邊樹底下可葬着什麼，貝爾丟不得已，只得招出一切他所曉得的事，說：只有大主教波松尼已經曉得他犯罪的故事。費雷福硬着不肯用公平待貝爾丟，他便立誓要報自己的仇。後來蹤跡費雷福到這屋子裏，正值費雷福要把一個活的小兒去著園裏葬了，他就把費雷福打倒了。那要葬了的孩子，貝爾丟帶去養大了，給他取個名字，叫做龐乃德，但這龐乃德長成起來，成爲一個惡形的匪棍，現在犯了罪，放逐出去了。

貝爾丟招了之後，便對他主人說，任憑主人怎樣處置他。但他的主人叫他放心，告訴他，他所打倒的，並不是真的——費雷福仍然活着。

孟德克列思多伯爵買這所房子，有一種很深的計畫，他買了房子，就要大開議會。他所請的客人，有唐格拉

男爵和他夫人，又有久享威權的檢察長費雷福先生。

席上的食品，異常豐盛，孟德克列思多要想完全推翻巴黎人的思想，請這起奇怪的座客吃得飽了，不能再吃了，方纔停止。這一席酒，果然是個盛會，他的客人們不但心醉他的豪富，亦且佩服他無窮的智慧，爲他們生出許多的驚奇。宴會完了，孟德克列思多便攀談到這老屋的慘劇上去。若是老屋能够說出幾年前所遇的事，還不知如何有趣味和驚恐呢！因此他帶了來客，一步一步的，從一間到一間，走落扶梯，到花園裏，便告訴他的客人，說着一個奇怪的故事，就是有一個孩子被人葬在這花園裏，這是那黑暗的老屋裏看出來的。賓客當中聽了他所說的話，也有很悲傷歎息的，這層是他料定他們如此的，唯有費雷福自己對自己招認，說自己已經落在造化的手裏，這造化便是扮着的奇怪老人，稱爲孟德克列思多伯爵的。

費雷福有一個女兒，是他的前妻所生的，因爲他娶了兩次了。他女兒的名字叫做華朗丁，凡事由她父親作主，自己沒有主權的，她已經定了，嫁給法朗士男爵，然而這美貌的小姑娘，却和一個勇敢的少年軍官叫做摩雷的，很相戀愛，這摩雷便是馬賽的船主人摩雷的兒子。但是他們兩個人，沒有一個敢對華朗丁的父親說出他們的親愛。

然而法朗士却告訴摩雷，在孟德克列思多的故事當中常常說起，他送錢去幫助那起應得的人，他自己署名稱爲「水手忻德伯特」。這是摩雷的大消息，因爲他父親得了一注財物，方免了破家的禍，這送錢的，是個不知名的恩人，他署的名字，正是「水手忻德伯特」。他便急忙到孟德克列思多家裏去謝他的厚施。自從那一天

起，摩雷便專門稱讚這奇怪的人。他心裏的思想，都告訴了他，連華朗丁沒想頭的愛情，也都說了出來。

這時節，財運的潮流似乎背着唐格拉伯爵了。他的商業，受了許多的損失，但損失當中頂大的，就是貨價和股票價的假消息，這消息從電報傳到巴黎，只有孟德克列思多能够解說得出。

男爵的女兒要嫁愛伯忒麻爾塞了；但麻爾塞伯爵已經到了愁雲底下，因為他賣了亞里巴撒的事，大眾都曉得了。這件事的真相發見出來的緣故，或者孟德克列思多能够說得出來。因此，男爵便打定注意，斷絕了麻爾塞的婚姻，居然接受一個急進的少年叫做卡伐爾伯爵的，做了他女兒的求婚人。這少年伯爵是孟德克列思多介紹到巴黎來的，若問他祖宗的門第，沒有一件可以打聽得出。

地 底 的 秘 神



麻爾塞伯爵賣亞里的事，審問過了，似乎可以釋放；這時節，有一個帶面網的女子，帶到審問的地方，在審判委

員會的面前，提出證據，證明她是亞里巴撒的女兒，而且證明麻爾塞不但將她父親賣給土耳其人，並且把她和她的母親賣給人家做奴隸。這帶面網的女子，便是海岱，孟德克列思多所保護的人。麻爾塞如今是壞了，他的兒愛伯忒打聽得孟德克列思多參預着害他父親，他就在戲院裏當衆攻訐這伯爵，並且得了允許，准於明日早晨，在微桑納森林用手槍比武，自以為有報仇的機會，非常滿意。但那一天的晚上，麻爾塞伯爵夫人到孟德克列思多那裏去求，不要殺她的兒子。梅賽迫含着眼淚求的時候，看出愛德門唐戴的雙唇——因為她永沒疑到孟德克列思多就是他——她丈夫如何的賣了他，唐格拉和費雷福如何的卑鄙齷齪。

他說：「凡是你所求着我的，沒有不應許的。你的兒子應該得了性命。」

她拿住了伯爵的兩手，送到自己的兩唇，說：「呀，愛德門，謝你，謝你！如今你確實是我夢裏的你了，我從前常常愛你，如今可以說了！」

孟德克列思多回答說：「那更好了，那可憐的愛德門，不會長遠的被你愛了。死的人要回轉到墳墓裏去，幻景要退到黑暗裏了。」

「你說什麼，愛德門？」

「我說，既然你命令我，梅賽，我必定要死。」

死麼！誰要你死呢？誰說死呢？你死的思想從那裏來的？

「你不想想，當着戲院裏衆人面上凌辱我，在你的朋友和你兒子的朋友面前——被一個小兒挑戰，他得了

我的寬恕的榮耀，和得了勝利的榮耀是一樣的——你不想想，我還能夠活得一刻。我愛自己在愛你之後，梅賽迨，就和我的尊嚴，使我勝過衆人的力量；力量就是我的生命。如今你一句話就破碎了，所以我要死了。」

但比武的事竟停止了，因為愛伯忒在大衆面前對伯爵謝了罪，他的父親麻爾塞聽得他兒子不給他報仇，便大怒起來，跑到孟德克列思多的家裏。

麻爾塞說：「我特來告訴你，現在那少年不願決鬪，是留給我們去做了。」

孟德克列思多說：「那更好了。你預備好沒有？」

「預備好了，先生，我和你彼此不很相知，沒有證人也沒有什麼的。」

孟德克列思多說：「證人真個無用，因為我們彼此很熟悉呢。你不是軍人費南，在滑鐵盧戰爭的前一晚逃走的麼？你不是副將費南，在西班牙做法蘭西軍隊裏的奸細的麼？你不是大佐費南，欺陷，盜賣，謀死他的恩人

亞里的麼？這幾個費南，不是合成爲一個副提督麻爾塞伯爵，法蘭西的五等爵麼？」

費南叫着說：「呀，壞了，挑剔我的短處來罵我。告訴我，你到底是誰，我把刀擲着你心窩的時候，也可以宣布。

孟德克列思多聽了，走到他寢室相近的一間更衣室裏，忙忙的脫了外衣，去了背心，卸了領巾，換上一件水手的衣服和帽子，即刻就回轉來。麻爾塞一見了這副裝飾，他的牙齒便捉對的相打起來了，他的兩腿也挫下去了，

連忙扶着桌子，支住了身體。

孟德克列思多叫着說：費南，在我幾百個名字當中，只要說出一個，就可以壓倒你。你現在說說看，你不說麼？」

——或者，還是說呢，你記得麼？如今不論我的憂愁和淒慘，我給你看的面目因為報仇的快樂，又變為少年了——這副面目，自從你娶了我的未婚妻之後，你夢裏必定常常看見的。

麻爾塞對着這個人看了一會，似乎這個人是從墳墓裏起來，要報他的仇了，心裏着實驚恐，便轉身去尋牆壁，靠住身子，沿壁溜了出去，走到大門，他從大門出去的時候，發出一種苦惱的叫聲——

「愛德門唐戴」

各種事情進行得很快，巴黎人正在不絕的談論麻爾塞自殺的事，卡伐爾又被逮捕了，因為謀死了一個同道的罪犯卡特羅塞。卡伐爾要劫卡特羅塞的錢，卡特羅塞認得他是從前的一個苦工，名字叫龐乃德。

龐乃德和卡特羅塞忽然都自由了，因為有一個奇怪的英吉利人，用了大宗的錢，使他們逃走了。英吉利人的名字，叫做威爾瑪貴族，但這威爾瑪和大主教波松尼，孟德克列思多伯爵，原來是一個人，警察們却沒有曉得。

唐格拉的大商業壞了，逃出了法蘭西；帶的一大宗銀錢，乃是巴黎各醫院的。

費雷福的家中，孟德克列思多並不去報仇，他早已見到費雷福的後妻，很注意的研究化學，而且研究的是用毒的技術，他一想，報仇的器具在這裏製造了。費雷福的家人，已經有兩個死的希奇，美貌的華朗丁，據醫生說，似

乎在從前受過了輕微的毒質。

摩雷恐怕華朗丁失了生命，跑到孟德克列思多那裏，問他的主意，請他幫助。孟德克列思多自己問着自己

說：「我應該聽一個惡種逃出去麼？」但爲了摩雷的緣故，決定除出華朗丁。

孟德克列思多所買的房屋，和費雷福的是接連的，他打發了屋裏住的人出去，雇了幾個工人，修理和改造。他叫工人們拆去兩家相連的老牆，剩的牆石，都是容易移動的，他從此過去，走到華朗丁房裏的一間大儲藏室裏。

伯爵一看，看見華朗丁正睡着哩！

費雷福的夫人却悄悄的走進華朗丁房裏，把華朗丁的藥杯裏的藥，掉換了一杯毒質。

等到華朗丁醒來，伯爵走進房去，華朗丁見了，吃了一驚，正待叫喊，却被伯爵止住了，便告訴她剛纔所看見的事。把他半劑藥倒在火爐裏，剩了一半在杯子裏；又把幾粒麻酔丸給華朗丁吃了，她便睡着了，像死了一般。他又退出來看守着，過了一會，費雷福夫人回來了。

她以為華朗丁已經吃了一半毒了，便把杯裏多的藥都倒了。但孟德克列思多也曉得這毒藥，而且身邊也帶着，便再走進去裝了半杯。

第二天早晨，醫生宣布說，華朗丁死了。他在藥杯裏察出毒質，費雷福夫人房裏，也尋出同樣的毒質，華朗丁的毒死，自然是夫人的罪了。她說出一切的緣故，自己招認，說她的目的，是要使她自己的兒子，做費雷福獨一無二的嗣子，承襲財產。

費雷福夫人伏在她丈夫的腳裏，她丈夫要走了，便叫着妻子，用親愛的言語責備了幾句。

他說：「夫人，若是我回來，審判必然不滿意，我要親自宣告你的案，並且要親手來逮捕你。我將到法院去判決一個謀殺的兇手的死刑。若是我回來，你還活着，你今晚應該睡在獄裏了。」

夫人嘆了一口氣，她的神經都失了，便倒在地毯上。她丈夫走出房門，對她說：再會了，夫人，再會了。

但費雷福並沒曉得對他妻子說話的時候，他要去判決的死刑，不是同道犯罪的人，那是他自己。他所說的兇手，就是稱爲卡伐爾伯爵的，就是真正的龐乃德。天未晚的時節，龐乃德和貝爾丟，有極長的晤談，貝爾丟把龐乃德出身的秘密，都告訴了他。

龐乃德到了法院，穿着極文雅的服色，並沒有驚惶的顏色。費雷福陳述犯罪的人的性質，詞鋒從來沒有這樣流利的。法院的主席問龐乃德的年紀，他回答說：

「我二十一歲了，或者也差不多，因爲我是一八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夜裏生的，所以還差幾天。」費雷福正在忙着檢點文件，聽到生的日子，抬起頭來。

主席又問：「你生在什麼地方？」

「巴黎相近的阿塔涯。」費雷福聽了，又抬起頭來，看看龐乃德，彷彿像看見妖魔的頭一般，面色變做鐵青了。然而龐乃德却拿着一塊細葛布的手巾，端端正正的揩拭自己的兩脣。

「你的職業呢？」

龐乃德從容回答說：「起初做假冒的，然後做賊，最後做刺客。」

這時節，法院這裏聚着的人，也有怨言的，也有狂怒的。裁判官們弄得目定口呆，陪審官們發見了這樣嫌惡的徵候，喜不得，怒不得，再不料從一個文雅的人，得了這樣的案。費雷福的手，附着他的額，那額上已經紅熱了他

忽然立起來，周圍看了一看，好像失了知覺的樣子。

主席又叫罪人說出他的名字，他對於這一問，恭恭敬敬的回答，他不能夠曉得自己的名字却曉得他父親的名字。他就說，他的父親是費雷福，就是檢察長。這句話說了，法院裏就大大的擾亂起來，各人的眼光都注到費雷福身上去，龐乃德仍然回答主席的審問，證明他在嬰兒時期，費雷福要活葬他，就是那一晚，貝爾丟在阿塔涯豐戴納路二十八號房子的花園裏，打倒了費雷福，自己以為報了仇了的時候。檢察長自己也證實了這罪人的故事，說出他自己的罪，並且宣告，說自己行施檢察長的職權，誰應接任他的職務。

他說了這幾句話，聲音也粗啞了，撞到門口，又撞出法院。這時候，法院裏驚得呆了，都啞口無言。主席仍然坐着，討論這件奇變的事。

費雷福回到他自己家裏，他家裏的萬事都亂了；他走到夫人房裏去，若是她還活着呢，他却怕去見她，然而這時節，恰好她所吃的毒已經發作了。他的思想便轉到他的兒子愛德華，他尋了一會，看見他的兒子睡在榻上，他以為是睡着了。把孩子提了起來，只見孩子的胸膛裏落下一個摺好的帖子來，他便像雷打一般，雙膝跪下，把孩子的身體放在地板上，他母親的旁邊。費雷福拿起那張帖子，是他妻子寫的，他便讀着：

「你曉得我是慈母，我的犯罪，就是爲了我的兒子。凡是慈母，不可不和她的兒子同去。」

這比人的腦力所能夠忍耐的還利害，費雷福從了悲慘的景象裏，成爲失心的顛狂，疾忙奔到園裏，拿了一把耜就掘。

這件事發生了不多幾時，唐格拉伯爵被匪黨誘到羅馬城外聖撒拔斯卿墓裏，叫他拿錢來贖，叫他付大宗的飯食和住宿費，他從巴黎偷了慈善經費逃了出來，如今所有的錢，都轉到匪黨袋裏去了。後來孟德克列思多出現了，數了一頓罪惡之後，告訴他，如今落在愛德門唐戴的手裏了。唐格拉聽了，叫了一聲，就倒在地下。

伯爵說：「起來，你的性命是安全的；那佳運不到你們同黨中來了；一個是顛了，一個是死了。你所剩的五萬佛郎，我送給你。你從醫院裏偷來的五百萬佛郎，已經有不相識的人歸還了。現在你可以吃，也可以喝，等你滿了，你可以自由了。」

唐格拉在匪黨裏過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他看見自己在河邊睡着。口裏渴得緊，便自己掙到河邊，偃下去喝水，看見自己的頭髮十分白了。

愛德門唐戴的報仇，如此延長時間，如此小心辛若的計算，如今是完畢了，所留着的，便是要顯他最後的奇才，和無限的恩賜的證據。華朗丁已經被葬了，摩雷是失望了；但孟德克列思多數這少年忍耐着，希望着，因為少年的父親，做過唐戴的父親，所以唐戴也要做他的父親了。

一個情人所愛的人，已經被放在墳墓裏了，却有人教他等著，說一年之後，到孟德克列思多來，似乎是件奇事。但這是他們約定的事。

梅賽追同她兒子，在這時節，把費南所得的非義之財，都送給慈善會。孟德克列思多買了他父親住過的在馬賽的一所房子，那裏的花園裏，藏着一副妝奩，是他從前積聚起來，預備着娶梅賽追用的。這房子和妝奩，如今

都給了梅賽迨，那美貌的伯爵夫人，就在那裏銷磨餘年，倒也過得，她的兒子，充當軍官，也賺幾個錢幫着母親。

一年過去了，孟德克列思多教摩雷等着的日期到了，他們就在馬賽遇着，兩人坐了遊艇，到孟德克列思多島裏去。他們坐在洞裏，伯爵便問他的思想可曾改變，他

回答說，自從失了華朗丁，並沒有別的心腸，仍然決定去死。到了三小時之後，摩雷方纔應允留在世界裏活着。

兩個朋友談了許多生平的快樂和憂愁。他們坐在

那希奇的房間裏，房裏大餐桌的周圍，立着許多偶像，捧着銀製的籃，籃裏盛着果子，不論拿去多少，終是滿的。

後來伯爵給他一匙奇異的物質，或者吃了之後，死了可以以不痛。

摩雷吃了之後，將要挫下去，不知人事了，只見孟德

克列思多開了一扇門，引到別的一間房裏去，門限上照着強光的燈，立着一個美貌的少年女子，就是所愛的華

朗丁的形容。這個並不是夢，摩雷也沒有死。那女子

實在是華朗丁，她吃了伯爵所給的藥丸，似乎已經死了，

見 重 的 人 愛



其實是昏迷不醒罷了。孟德克列思多把她從墳裏救起來，把她救活了；這十二月的時間裏，摩雷的愛情如何，正在試驗裏，華朗丁便做了海岱的同伴。那新得着的快樂的真實，已經使那忠心的少年明白了，孟德克列思多對於這一對情人的由他擺佈，也給了真正的賞賜。他又知道他自己被海岱愛着，和華朗丁愛摩雷一樣，這希奇神怪的人，生平還有比報盡冤仇更大的快樂。

第二天早晨，華朗丁和摩雷相遇，走到海岸，孟德克列思多遊艇的船主約哥波，遞給他們一封信，摩雷開了讀着：

親愛的摩雷，

有小槳船一隻，爲你們泊在那裏。約哥波將引你們到萊助去；那裏有個娜亞底先生等着他的孫女兒，他要在你引她到祭壇之前，賜福給她。凡洞中所有一切，和桑愛列賽的房子，特來波的別墅，都作爲結婚的禮物，是愛德門唐戴送給他舊主人摩雷的兒子的。費雷福小姐可以分享這禮物；因爲我懇求她，把她顛狂的父親，和去年九月裏和他母親同死的兄弟，所歸於她的巨產，都賜給了窮苦的人。告訴安琪兒，（她會照顧你將來的命運，摩雷）有的時候，請爲一個人，（這個人自己想來和魔鬼一般）雙雙對上帝禱告，這個人有了基督教徒的謙虛，承認上帝獨有頂高的權柄和無限的聰明。或者這種禱告語可以感動他心裏覺得的悔恨。至於你，摩雷，我還有我的行爲的祕訣告訴你。世界上並沒有快樂，也沒有憂愁，不過彼此的地位，互相比較而已，此外沒有了。凡人覺得着頂深的憂愁的，最能夠經歷最高的快樂。我們應該覺得死是什麼，摩

雷，因此我們可以貴重生平的幸福。

活着快樂，愛我心裏的孩子們！永不要忘了，要等到上帝恩准對人顯示將來的日子，人類的聰明不過兩句話——等待和希望。

你的朋友「愛德門唐戴，孟德克列思多伯爵。」

摩雷忙問：「伯爵在那裏？」約哥波指着天邊，有一道白帆，還看得見。

華朗丁問：「那麼，海岱在那裏？」約哥波仍然指着白帆。

摩雷說：「去了！再會了，我友。」誰能夠說我們會再遇着他們呢？說着，汪着兩眼的淚。

華朗丁說：「我友，方纔不是伯爵告訴我們，人類的聰明，包括在兩句話裏——等待和希望？」

第二十一卷 都德的滑稽傑作

「泰拉斯康的韃靼人」是十九世紀的一篇最有趣的小說，乃是一八七二年都德 Alphonse Daudet 所作的。都德是法國有名的小說家，這篇小說出來之後，使歐洲的人都發笑。泰拉斯康是真的一個法國南部的村莊，那裏的百姓，有一種喜歡誇誇說大話的脾氣。都德做這一篇小說，特地取笑這村莊，現在時代，也沒有比這篇打諢發笑的更好的小說。他寫一個荒謬的獅子獵人，引我們發笑，又留着一角，使我們憐愛他，因為作者不肯讓我們不笑他書裏的韃靼人，也不肯讓我們對這韃靼人生出厭惡的心思。這意思就是說「泰拉斯康的韃靼人」是一篇真正滑稽的著作。他書裏的英雄的別種冒險事業，還有兩個题目的故事，「韃靼人在阿爾伯斯山裏」和「泰拉斯康海口」。前面這一篇，我們下面也要講。

(一)泰拉斯康的韃靼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訪泰拉斯康的韃靼，*Tarlarin of Tarascon* 彷彿還像是昨日的情形，其實呢，從現在算來有十二年多了。你若是走進泰拉斯康的阿維儂路，向左一邊的第二所房子，就是他住的。這住宅也像泰拉斯康別的住宅一般，前面有可愛的一片園地，後面有一座洋臺，房子的牆壁粉飾得雪白，發出光來，像南方的陽光照在鏡子裏一般。百葉窗的綠色也發着光，除了這幾件，屋的外部實在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屋的内部情形却大不相同。

你若是從屋後花園裏走進去，再也不會想着你到了舊法蘭西了。花園裏的一草一木，都是從外國來的；這神奇的韃靼是個收集天然古董的大人物，他園裏有一株木棉的樣本，他誇張說是世界樹當中頂大的了，其實他的樣本極大也不過容在一隻木犀草的花盆裏。他却竭力的誇張，其餘的東西也是如此的。

然而他住宅裏的大觀，是他花園後底的私房。那裏是一所大廳，從頂到底亮着許多火器和各種的軍器，乃是從各處採集來的；小手銃，來福鎗，大口短鎗，佩刀，手鎗，短劍，火石箭——總而言之，都是世界各地各人種所用的軍器的老樣本。廳裏所有的東西都排列得非常整齊，貼着簽條，好像這種東西是陳列在公共博物館裏一般。有一處紙牌上寫着「毒箭，請勿觸着！」這是警告別人的。「軍器裝彈了。當心！」這是特別致意的。我的話還要用些膽氣去說論到這韃靼大人的私室。

房的中間桌子上，放着許多書，也有遊歷的，也有冒險的，也有打獵的，桌子旁邊坐着一個人，又短又肥，紅髮捲鬚，一雙鮮眼，大約有四十五歲的年紀，穿着裝袖領的短衣，一隻手拿着一本書，一隻手拿着一隻大煙斗在那裏做手勢。這明明是他讀了英雄的故事，在那裏想自己了。這頭腦可笑的人，就是韃靼大人，就是勇敢無比的韃靼大人了！

我說話的時節，這韃靼還沒有成了大名。他當然是泰拉斯康的一個著名人物，但他還要在南部法蘭西各地方成最大的名譽。泰拉斯康的人最喜歡打獵，韃靼便是打獵的首領。但泰拉斯康相近的幾英里以內，是沒有活的東西可獵的，偶然有了一隻麻雀，就要引起獵人的注意了。你們卻沒曉得他們打獵的巧妙呢！

每禮拜日的早晨，獵人肩了槍，帶了軍火，出去了，幾隻獵犬跟在他們後面叫着。等到晚了，他們回來了，都是興高采烈的。他們因為缺少打獵的目的物，就想出法子來補上。每一個人，早晨出去的時候，都帶着一頂簇新的小帽，等到了鄉間地方，預備打獵了，他們就拿下帽子，丟在空中，帽子落下來的時節，他們開槍就打。到晚，他們回來的時節，各人槍尖上挑着一頂破碎的帽子。這起勇敢的獵人當中，韃靼人就算最被旁人稱讚的了，因為他回到村莊的時節，他槍尖上掛的一頂帽子，總已經打的粉碎，無可補救了。

凡是說到野獸和打獵的書，韃靼沒有不讀的，凡是野獸和打獵的經驗，他却一毫也沒知道。但他是打小帽的王，他的學問對着他的朋友們已經夠了。他每天晚上，坐在槍匠考史德卡爾那裏，對着同住在村莊裏的人的面前，高談他打獵的意見，那聽的人都是稱讚他的。

泰拉斯康的人除了打獵的瘋病之外，頂愛的是唱情歌，頗有中世紀法國裏沿街唱歌的遺風。每一個家庭裏，各有一種所愛的歌。像化學家裴如魁是專心忠於原始的「啊，你美麗的星，我崇拜你」，韃靼自己想來也能夠唱歌，但他唱起歌來像牛鳴一般，使從前沿街唱歌的人，都要在墳墓裏翻身的。裴如魁夫人引他合唱一闕，唱的時候，只唱得「否，否，否」幾個字，然而他却用了非常的大力，等到歌唱完了，他面上都是汗，把來拭去了。他覺得很快樂，到了他的俱樂部裏，便要說無禮的話：

「我方纔從裴如魁那裏來，他家裏叫我合唱「勞伯忒諦絲勃拉」的歌。」最有趣的，是他真個自己相信自己已經同別人合唱過歌了！

這溫和的韃靼是無人不知道的。凡是駐紮在泰拉斯康的軍人們，都到他那裏去，地方官和平常百姓，都一樣的讚美他的大言。他並不是可怕的人，亦不是不快活的人。他覺得他的能力可以成大功，比在泰拉斯康要增加二十倍。

他讀了許多匪黨的故事，海盜的故事，紅印度人的故事，他的思想，便像火發一般，因此他不說那遊戲打獵的事了，便不絕的注意冒險事業，就是在他自己村裏走走，也像是一件冒險的事。

他要出門到俱樂部去之前，常常照例練習刀槍，預備着，恐怕「他們」——這是代表海盜，匪黨，和一切相同的事——攻擊他。他而且故意揀極長極黑的路走到俱樂部，表明他是不怕什麼，也不留心什麼危險的。但他每夜都是如此的，東張西探了好一會，在門外俄延着，希望有什麼奇事，後來走到俱樂部裏，口裏自己念着說：「沒事，沒事，常常沒事！」就把夜裏的工夫銷磨在打牌的地方。

他雖然常常要出去遊歷和冒險，但出門之後，極遠不過到了波街。波街離泰拉斯康並不很遠，就在羅納河的那一邊。波街和泰拉斯康兩個村莊用了一條橋聯着，但風潮利害的時候，橋就飄沒了，而且當韃靼的時候，橋又長又滑，韃靼總是喜歡爬了過去，可見他冒險的精神雖足，却有若干的注意了。這韃靼實在是兩個人，一個對自己說：「用榮耀蓋在你身上。」那一個却說：「用佛蘭絨蓋在你身上。」一個想着自己正和紅印度人交戰，應該怎樣叫喚「斧來，斧來，誰給我斧來！」那一個却要求很舒服的坐在火爐旁邊，應該按鈴說：「及恩，我的咖啡。」他實是唐開 Don Quixote 和潘柴 Sancho Panza 的合體。他不肯離開泰拉斯康去冒險，就是這個

緣故。

但有一次，他到上海去的大旅行，確見被人耽誤了的。他實在差不多要去了，所以村莊裏的人都說他已去過了幾時，似乎他真是去過了，他自己也漸漸的相信起來，以爲他已經到過上海。村裏人和他玩笑，問他那裏是什麼生活，他把韃靼人的劫掠生活描摹了一番，明白地告訴他們。

「於是，我把我的人都武裝了。」這句話，韃靼人大約說過了一百次，「疾趨至領事的旗下，——砰，砰，許多韃靼人都搞着窗。」

你們總以爲這韃靼人說的是謊話，實在却不然。南部法蘭西的日光，實在很利害，在泰拉斯康地方尤其兇，所以凡事都給放大了許多，那有思想的人民的心思裏，發生許多事物的幻景，他們想要去做，却永遠做不成功，但過了幾時，漸漸的相信起來，以爲他們是已經成功了。

韃靼要尋冒險的事，後來機會到了。有一天夜裏，韃靼英雄正在槍匠家裏演說來福槍的機關，忽然門大開了，隨後一種激切的聲音說着：「一頭獅子！一頭獅子！」這消息是不確的，但這槍匠家裏的小一羣人，都戰戰兢兢問那獅子的究竟。原來那獅子是在波街遊歷的萬牲園中看見的。泰拉斯康射帽的朋友不知就里，都以為得了一個好機會。

那韃靼大人想錯了。總有隻獅子，在泰拉斯康地方！他想得明白，忽的背上了他的槍，轉身對市長勃拉維達厲聲說：「我們且去看來。」射帽的獵人，都跟在他後面。到了萬牲園裏，面有許多泰拉斯康人走來走去，一

籠一籠的看去，韃靼人肩了他的槍，走進去要問那百獸的王。他一進去，裏面的人好像蓋着一塊溼毯子，因為他們看見他們的韃靼英雄，如此的武裝了，以為必然有危險了，都要逃走。但那帶着驕傲的偉人，再三壯他們的膽，他仍然在棚裏面走來走去，等到後來，那阿忒拉斯山的大王尋着了。

他立在那裏細細的研究這動物，這動物正在用鼻吸嗅，發怒嗥叫，然後把鬚毛豎起來抖着，大聲的吼着，非常可怕，正對着這韃靼。看的人聽見了吼聲，都逃到門口，婦女們都喊起來，孩子們各人對各人的亂跌。就是膽大的勃拉維達也走開去了。

韃靼獨自站在他的地上，顛巍巍的在那獅子籠的面前，動也不動，那起勇敢的射帽獵人，見了他們首領的勇氣，便也有些膽壯，再走攏來，聽得他自己對着獅子發呆說：「爲了你要打獵了。」

那一天，韃靼口裏不說一句別的話。到了第二天，村裏的人都不說別的話，單講韃靼想到阿爾及耳的阿忒拉斯山去打獅子的事情。有人問他的意思是否真的，但他誇張的心思，又不許他推辭，他假裝着說是真的。這一來，幻想發生起來了，等到夜裏，韃靼在俱樂部裏對衆人宣布說，他不願做射帽的獵人，就要到阿忒拉斯山去獵羣獅，這是他在可怕的拍掌聲裏說的。

前面說過的兩個韃靼人，如今又爭鬧起來了。一個是極愛冒險的，還有一個是極反對離開泰拉斯康的安樂，和他穩固的小房子的。但韃靼英雄自己決定去冒險，覺得不得不去做這一件事。因此他便去讀非洲的遊歷書，從書裏得知許多探險家，在他們出發之前，如何的練習他們自己，忍饑耐渴，和別的各种阻礙。韃靼人先把

飯食節省起來，多飲些湯水。早晨一早就起來，在村莊的周圍走了七八轉，夜裏獨自帶着槍住在園裏，從十點鐘起到十一點鐘，練習夜裏的受冷。那遊歷的萬牲園一日一日的留在泰拉斯康，便一日一日的有一條奇怪的黑形，在黑暗裏行帳的四周圍巡來巡去，聽着獅子的叫聲。這黑形便是韃靼人，他要聽慣了獅子發怒的時候的聲音。

泰拉斯康地方，從來沒有這樣的一種日子，像韃靼預備他的大旅行的時期。他的旅行成爲獨一無二的談話題目，沒有一個人不談到這英雄，他們不知這英雄如何的做法，到底他真的要去，還是上回到上海去的老把戲！上面說過要用佛蘭絨蓋他自己的韃靼，對於要用榮耀蓋他自己的韃靼，似乎覺得要占優勝了。因爲他們村裏的英雄，覺得明明閃避了。他似乎不是急急的要出去。村裏人當中，只有那些軍人們很相信他。有一天晚上，市長勃拉維達到鮑白別墅來，很莊嚴的說：「韃靼，你應該去了！」

韃靼聽了，吃了一驚，但他見得市長的話很莊重，便把潮溼的兩隻眼，周圍看了一看他的安樂窩，只得帶着哽咽的聲音回答說：「勃拉維達，我必定去！」他有了最後的決定，便忙忙的現出一種急切的樣子，去做各種的準備。彭巴爾的店裏買了兩隻大箱，一隻的上面，標着「泰拉斯康韃靼軍器箱。」從表如魁那裏買了一隻可攜帶的藥箱，又差人到馬賽去買游歷用的各種糧食，和一具有專賣權的營帳，那是最時式的。

然後他榮行的日子到了。所有村裏的人都如醉如狂，鮑白別墅的鄰近，擠滿了看的人。到了十點鐘，這大膽的英雄出發了。看見他的人發出奇怪的喊聲說：「他是土耳其人！他戴着眼鏡哩！」這是真的，因爲韃靼

人自己想來是到阿爾及耳去的，他應該穿着阿爾及耳人的服色的。他又帶了兩支重的來福槍，左右兩肩各肩着一支，腰裏掛了一把很大的獵刀，皮匣裏裝着一支手槍。鼻梁上架着一副大的藍色眼鏡，因為阿爾及耳的太陽光是非常強烈的。

他從人叢裏取了一條走路，他的幾個勇敢的朋友，陪着他同走，他到了火車站，從低的路上走上好幾步，便一直走到月臺裏。待車室的門都關上了，免得衆人擁進去，這韃靼偉人便和他的朋友話了別，每一朋友都應許送給獅子皮，把許多衆人的名字冊子上做了許多記號。於是火車進來了，又開出去，幾乎把這韃靼偉人剩去了，他急忙跳入車裏，車裏坐的都是巴黎的貴婦，看見他奇形怪狀的衣服，肩着兩支來福槍，帶着別的兇器，幾乎驚得要死。

馬賽是一個神奇的市鎮，便對於這奇形怪狀肩着兩支槍的韃靼人，不比他村莊裏人這樣驚奇了。那地中海沿岸的狂風，在他上船要到有獅子的地方去的時節，吹得很大，但空中的精靈，雖然對着法蘭西的英雄，吹着得意告別的號筒，他想來却是一個快樂的預兆。

諸君，若是我有一支美術家的筆，我就可以把那泰拉斯康的韃靼人，搭在法國步兵船裏到阿爾及耳去的三日的景緻，畫圖給你們！但是我沒有學過用筆，只靠幾個字兒，不能夠描出韃靼人，在他的行程裏，如何的從他驕傲的英雄，成了絕望的憂愁。最壞的，是他睡在牀架上，被海病打倒了，盜去了他英雄的榮耀，他不得不想到佛蘭絨的韃靼對榮耀的韃靼所說的話：

「你這笨伯，這件事做得你好呀！我沒有告訴你一定要怎樣的麼？你却偏要到阿非利加去，好好，你是打獅子去的！現在你到了這田地了，你以為如何？」

還有可惡的。就是他睡在氣悶的牀架上，曉得船裏的乘客都成羣結隊的尋樂，在船上客廳裏逍遙快活。等到船到了阿爾及耳停泊的地方，他還睡在牀架上；他急忙跳了起來，還道船沉下海去了。他抓住了他的幾件軍器，跑到船板上去看，原來船到了埠了，並不是沉下海去。

在青天最青的下面，偃臥着美麗的阿爾及耳，從前本是海盜出沒的所在，如今還被海裏的劇盜不時的擾害，韃靼人的思想狂熱起來了，便大聲叫着說：「上槍！」因為他見了許多面貌兇惡的脚夫走上船來，他以為是海盜來了。他一跳上了岸，立在岸上，便有一個黑人的脚夫跟上來，他聽得黑人咕令咕嚕的說話，弄得目定口呆了，幸虧一個巡捕指導他，叫他帶着那極多的行李，到歐羅巴旅館去。他到了村裏，便吃了一驚，他以為阿爾及耳的地方，必定是一個「天方夜談」裏的城市，不料正和泰拉斯康一樣，到處有法蘭西的咖啡，大菜，言語。

他到了旅館，覺得很疲乏，原來他帶了許多軍器，使他乏力了，他只得上牀去睡，睡得鼾聲如雷，一直到三點鐘。晚上又通夜睡着，從夜睡到明，直睡到第二天的下午。

他睡足了醒轉來，疲乏都恢復了，他心裏的第一思想就是：「我現在在獅子國了。」但他想到這裏，就打了個寒噤，又鑽到被底下去。過了一會，又決定爬起來。口裏便說：「那麼要弄獅子去了！」他跳落地板上，着手去準備。

他的計畫是即刻就到鄉間去，夜裏可以埋伏，射倒了走來的第一個獅子，帶到旅館裏再吃早飯。因此他不帶了平尋用的軍器，而且帶了那奇妙的營帳，縛在背上，就出去了。他大踏步的走上去，也沒人注意他，忽然來了一隻好看的駱駝，被他看見了，心裏便怦怦的跳得很快，因為他想來，離開獅子必定不遠了。

他走出村外沒多遠，天色已經黑了，只得爬過了幾條溝渠，跳過了幾道籬笆。等倒做了這樣的苦工之後，這偉大的獵人忽然停止了，自己輕輕地對自己說：「我似乎聞得有獅子的氣味。」他就對着各方面細細地嗅了一會。因為他的思想急切了，似乎這個地方就有獅子；他跪倒了一隻腳，把一支槍放在面前，悄悄的伺候着。

他耐着心等着。一小時了，兩小時了；但是絕無動靜。他忽然記得起來，凡是打獅子的大獵家，必定帶着一隻小山羊，使他咪咪的叫着，引起獅子的注意。自己忘了，沒帶來，韃靼便生出一個快樂的方法，像山羊一般的叫起來。他起初時節「咪咪」的輕輕叫着，因為他真的怕獅子聽見了他。但他叫了一會，似乎沒有獅子來注意他，他的膽就壯了，「咪」的聲音也大了，等到後來，他做出來的鬧聲竟像牛鳴一般。

咄！那是什麼？一個又大又黑的東西，在又藍又黑的天色裏，朦朧的出現了。這東西僵在地上嗅着，過了一會，似乎又要走開去了，忽然的轉身轉去。這個必然是獅子了。韃靼人對準了槍機，砰的一聲過去，只聽得回音是一種可怕的嚎叫聲。他的槍果然打中了；這神怪的獅子已經逃走了。他因為書上說過，雄獅後面還有雌獅，因此他要等着雌獅出來。

但是兩三小時過去了，雌獅竟沒出來。地上却潮溼，夜裏空氣又冷，因此這大獵家想撐起營帳，以備過夜。

但他把背上的營帳取下來，張了半天，終是張不開。後來大怒起來，把營帳擱在地上，就臥在營帳頂上。他睡着了，直到了相近的營房吹喇叭，方纔把他驚醒，已經是早晨了。他自己一看，他所在的地方，並不是什麼撒哈拉沙漠，正在阿爾及耳附郭的一個花園裏！

他大聲喊着對自己說：『這些百姓想是發狂了，把百合花種在獅子出沒的所在。我並不是做夢，獅子是在這裏來的；而且還有證據。』

他從一株一株的百合花，一處一處的地，追尋那微薄的血點，到後來，尋到一隻可憐的驢子，被他打傷了！

韃靼人起初的思想，是一件煩惱。獅子和驢子是大有分別的，而且這可憐的小動物，正是得了無罪的禍了。這大獵家跪倒去，要想止住了驢子受傷的血，驢子似乎也感激他，因為驢子有氣無力的把兩隻長耳扁了兩三次，就睡倒在地永遠不動了。

這時節，突然來了一種聲音，叫着：『娜亞老！娜亞老！』這是『雌的。』她走過來像個法蘭西的老婦人，手裏拿着一柄大的紅傘，韃靼人見這發怒的老婦人，倒不如見了一個雌獅子的好。

那倒運的韃靼人，對着老婦人方說，打殺她的驢子，是因為看錯了，當做獅子的緣故，她以為他是和她作耍，便拿着她的傘痛打了他一頓。後來她丈夫來了，便把事情排解了，叫韃靼人承認二百個佛郎，賠償他所弄壞了的損失；其實驢子的價值不過十一二個佛郎罷了。這驢子的主人是開着小旅館的，他看見了韃靼人的錢，便和他親近起來，因此就請這打獅子的獵人，在他未走之前，請到小旅館裏一同吃些食物。他們兩人同走的時節，旅館

主人告訴他，二十年之間，從來沒見過一個獅子，韃靼人聽了，便驚得呆了！

如今明白過來了，獅子是要極遠的南方纔有得看見。韃靼人對自己說：「我也要到南方去尋獅子。」但他第一件事就是坐了一部車回到旅館裏去。你們想想這件事！這有名的獵人，穿了衣服像個土耳其人，帶着兩支槍，手槍，腰刀，營帳是不必說了，坐在車頂上，回到村裏！但在他熱心要到南方去之前，在阿爾及耳城的四周，閒游了好幾時，或是到戲院裏去，或是別的娛樂的地方，就在那裏遇着了一個黑山國的王子葛萊戈，他和這王子做了朋友。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可憐的老韃靼，竟愛着阿爾及耳的一個戴面網的摩爾婦人，這婦人是他第一次在車中看見的，他在村中浮來蕩去，要想再見這婦人一面。他的朋友王子，便擔任替他去尋訪這婦人。

不多幾時，王子假說已經尋着這婦人了，只要韃靼人寫一封信給她，王子可以替他送去，便諸事妥當了。這時節，他要去買了許多的烟斗送給那婦人，因為王子告訴他，這婦人也像摩爾的貴婦人，是個善吸烟的人。

後來，相會的事已經安排了，王子陪着他同到婦人屋裏去，她接着他坐在她的匠牀上，用東方的禮式，吸她的土耳其水煙管。

韃靼會着這婦人，大大的高興。這婦人要娛樂他，用了六絃琴跳舞和遊戲。他却仍然有些疑惑，究竟這婦

人是不是上回車中所見的美人。他既然和這婦人往來，若不是兵船的船主到阿爾及耳來看他，察出王子和婦

人都是愚弄他的，他永也不到南方去尋獅子了。此外，還有船主帶來的一張報紙，載着泰拉斯康的一條新聞，說

到這大獵家的命運的傳疑，和懇切的話，他讀着新聞的一節：

「有幾個黑人做買賣的說，他們在大沙漠裏遇着一個歐羅巴人，他的形狀說來恰是韃靼，因為他是到那裏去獵獅子的。願上天保衛我們的英雄！」

韃靼讀了新聞，他的面色紅了又白，白了又紅，曉得這件事弄糟了。他很願意回到他所愛的泰拉斯康去，但回去沒有射得幾個獅子——最少一個——是不行的，只得要到南方去了！

他這番到南方去真是懊喪極了，他坐了長路的公車之後，打聽得阿爾及耳地方並沒一個獅子留剩着，不過虎豹還有，也值得射擊的。他到了米里亞那就落了車，讓公車前去，因為他想着，總而言之，若是阿爾及耳各地沒有獅子可以射得，他的一切事情都容易處置了。但他落車之後，走過一家咖啡店，把他驚得呆了，那店門口正有一個活獅子在那裏！

他對着獅子詫異，說：「爲什麼他們告訴我再也沒有獅子呢？」這獅子張開一張大口，從門前地上啣起一隻木椀，有一個過路者阿刺伯人，把一個銅幣丟入木椀裏，這獅子就把尾搖了幾搖。韃靼人忽然看出真情了，這是一個可憐，眼瞎的馴養獅子，是兩個黑人帶着經過街市的，正和那演戲的狗一般。他的血就沸到思想上去，大聲喊着說：「你們這起流氓！屈辱這貴重的野獸到這麼田地！他跑過去拿獅子的大口裏落下來的木椀。那兩個黑人因此和他相罵起來了，正相罵得利害。恰好黑山國的王子葛萊戈也到場了。」

王子便造了一篇謊話告訴他，說阿非利加北部的寺院裏，養着許多獅子，和宣教師一同差出去沿路乞錢的。

王子又告訴他，說阿爾及耳的獅子很多，自己情願和他一同前去打獵。

韃靼有王子葛萊戈做了同伴，又跟着六個黑人的脚夫，第二天的早晨，一早就出發到鮮里甫平原去；但一到了路上，就有爭鬧起來，就是爲了六個脚夫和韃靼帶着大旅行的行李。王子提議辭退了這些黑人，買兩隻驢子，但韃靼人忍不得想着驢子，因爲他有一個和驢子相關的理由，非常的熟悉。他就贊成買一頭駱駝；又得了別人的幫助，平平安安的坐在駝峯上，他又恨不得叫泰拉斯康的人能夠看見他。然而他的高興立刻就消滅了，因爲他坐在駝峯上比坐在船裏過地中海更不安穩。韃靼人情願步行，牽着駱駝，走完了餘剩的一個月行程。

他們一村一村的走過去，黑山國的王子一路告訴韃靼人奇怪的獅子故事，那是或者要遇着的，但一路上並沒有一個獅子的踪跡。有一天晚上，在大沙漠裏，韃靼確實聽到叫聲，正像他在泰拉斯康研究過的那遊歷的萬牲園裏的聲音。他確實曉得那聲音是鄰近地方一個獅子發出來的。他就預備去狙擊那野獸。黑山國的王子自己願同他去，但韃靼竭力的拒絕。他要獨自去迎敵那百獸的王！

他把他的秘密簿子，內中都是寶貴的文件和銀票，一概交託王子，因爲要和獅子去爭鬪，恐怕失落了。他交託了，就向前去。他的牙齒在他口裏顫動，他的來福槍在他的獵刀柄上的答的答的響着，他伏在地上去伺候獅子的時節，身體只願發抖。

他伏在地上有兩小時，便確實曉得這獅子是從那乾燥的河底裏走過來，和他很相近了。他就從聲音來的地方的方向，在黑暗裏發了兩槍，爬起來，大着膽，回到他留着駱駝和王子的地方——但那裏只有一隻駱駝了！

這王子等了一個月的工夫，方纔得了機會，把韃靼人的財物都拿了去了。

到了早晨便見得其實了，他方知道他的財物是被假扮王子的一個賊盜了去了。他如今在阿非利加野蠻的中心地方，身邊不過些許銀錢，許多無用的行李，一頭駱駝，辛苦煩惱了一場，一張獅子皮也沒有。

他坐在一個沙漠裏的墳墓上，那是建造給虔誠的摩哈默德教徒的，就在那裏哭得很淒涼。但他雖然哭着，

他身子坐的地方的面前，有一叢樹木，忽然都倒在一邊，跳出一隻大獅子。這獅子走近前去，嗥得很可怕。韃靼

人的肌肉一點也沒有顫動，這是他的名譽，應該說明的，他很勇敢的嚙出一句話來，說：「完了。」他就跳起了脚，

放平了他的來福槍，種了兩顆炸裂的子彈在獅子的頭裏。一剎時之間，一切都過去了，因為他放了兩槍，幾乎把

那百獸的王擊得粉碎了！但過了一會，他看見兩個發怒的高大黑人，執着他們的棒沒命的打他。這兩個黑人，

他從前在米里絲那兒見過的，他打倒的，原來就是他們可憐的瞎眼獅子！幸喜韃靼人這時候所在的地方，不像他

自己所想的深入在沙漠裏，還在奧林思維的村外，村裏一個警察，因為聽見了槍聲，引起他的注意，便走了過來。

這件事的結果，就是把韃靼人留滯在奧林思維好幾天，到底出了二千五百佛郎的罰金。他如何能够付這

個大款呢？正是一個難題了。但他決定把他的各種軍器和極多的行裝，一件一件的賣給諸色人等。等到債

務清理了，他的行裝也完了，只剩得一張獅子皮和一頭駱駝。他把獅子皮寄給泰拉斯康的市長勃拉維達，那駱

駝，他想賣去了做回到阿爾及耳的車費。但沒有一個人要買這駱駝，他只得把行程分做短站，一站一站的步行。

這駱駝似乎異常的親愛他，步步跟着他像忠心的狗一般。他走了八天吃力的步行，便到阿爾及耳了，他盡

力的想法子，要脫了那駱駝，希望他自己已經成功。他遇着兵船的船主，告訴他，阿爾及耳人聽見他殺了一隻瞎眼的獅子，都笑得了不得。船主便給他一張免費的船票，回家去。

到了第二天，兵船已經裝足了汽了，那愁悶的韃靼如今不是許多軍器的主人了，也不要行李的搬運費了，零仃孤苦的只剩了兩隻手在他的袋裏，算是他所有的。他正在走進船主的長板船裏，看哪！他忠心的駱駝，在以前二十四小時還爲他打獵的，流着眼淚來到碼頭上，很親愛的望着他的朋友韃靼。韃靼假裝沒有見，但駱駝看見他把眼光移到別處去，似乎有求懇他的意思。

駱駝似乎說：「你是最後的土耳其人，我是最後的駱駝。噯我的韃靼人，我們再不要分離了！」但這打獅子的獵人假裝不懂這「沙漠的船」的意思。

那長板船撐開到兵船裏去了，駱駝跳在水裏，跟在後面，便被救上船去。韃靼人在房艙裏銷磨他回家的行程，不是爲了這時候的天氣粗惡，因爲他沒有了駱駝的纏擾，就不能夠冒險到船面上去。後來，這英雄聽得船已經在馬賽拋了錨，他便很高興。他也沒有行李的糾葛，即刻跑上岸去，急忙忙的跑到村裏的火車站裏，希望自己走在駱駝的前頭。

他買了一張三等票子急急的躲進車裏去。火車開了。他以爲講事妥當了。但火車行不得多遠，車裏的人都從窗子裏望着笑。因爲車的後面跑着一隻駱駝——他自己也笑着。

這番真是沒面目回家鄉了！所有打獵的器具都留在摩爾的土地裏，沒有一隻獅子同了回來，也沒有別的

東西，只有一隻呆呆的駱駝！

火車慢慢的開到站裏，許多的脚夫都喊着：「泰拉斯康！泰拉斯康！」打獵的英雄從車裏出來了。他想暗暗的逃到家裏去，不要被人看見。但他看了看，驚得呆了，他被人接了去，大聲喊着「韃靼萬歲！爲殺獅子的人三呼萬歲！」衆人都把自己的小帽在空中搖着；這個並不是戲謔，他們都很嚴重。那勇敢的市長勃拉維達和最有名的射帽獵人們，團團圍住了他們的首領，把他很榮耀的捧下車來。

這一場鬧熱，就是寄獅子皮給市長的結果。一片獅皮做到驚天動地，這不是奇事麼？但極頂的事又到了，韃靼跟着衆人走下車站的扶梯，那跑長路走得跛足的駱駝來了。就是這一件，韃靼人能够很快樂的回心轉意。他告訴他的同伴們，拍着駝峯說：

「這是我的駱駝，一隻貴重的動物！他看見我殺了許多獅子！」

他說完了，鈎住市長的手臂，從容的向着他的路到鮑白別墅去，衆人擁着都稱頌他。他在路上背出他大打獵的故事。

他說：「你們想想，有一天夜裏在空曠的沙漠裏——」

(二) 韃靼在阿爾波斯山

我們前面聽了韃靼 Tartarin of Tarascon 在阿得拉斯山 Atlas 捕獅記，喜笑萬分。如今要講都德 Al-

Phonse Daudet 所著韃靼故事的第二本了。第一書係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出版，怪奇多趣，遙思玄想，因其成功之大，故都德繼續又為韃靼想出許多冒險故事。第一書出版十五年後，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韃靼在阿爾泊斯 Alps 山中情形一書，又出現於世；而一千八百九十年，都德又著了一本，題名泰拉斯康泡德，其中泰拉斯康為主要人物。茲以限於篇幅，難詳述書中所記，且其中足引人喜笑的地方，又多係描寫該地特別的風俗情形，尤難明白解釋。不過兒童聽了韃靼在山中怎樣超越同族，也就可以喜笑了。

這是一千八百八十年八月十日傍晚的時候。照遊阿爾泊斯山指南諸書所繪，那時候山中正厚霧遮天，立竭 Reis 山頂，一名山后者，及山頂之大旅舍，都湮沒不見。原來這瑞士名山之頂，有一旅舍，大如宮殿，窗戶之多，幾同巨大花室。這旅舍專為欲清晨觀日東昇的遊客的憩宿而設。

那日昏，有無數遊客，散坐於各室，靜待膳鈴。這些遊客，來自各地各邦，次日皆將返里。那時走到這大旅舍，一心待食；窗外所見，祇有橫空厚霧。登高行遠，所得只此！著遊阿爾泊斯山指南者欺人了。

全副裝束的韃靼



忽然於深霧之中，現出一奇異的東西。在窗上看的那些女客，都以為是脫羈的野牛。稍近後，又像負重物的補鍋匠；到了距旅舍十步的地方，那怪象現出中世紀弓人的樣子。不過弓人到此積雪不消的山頂來，比野牛

尤屬可疑。當下弓人走到門口，精悍強壯，身材適中，著着登山行裝，繩索手杖冰斧背包，青綠眼鏡，一應俱全。衣服用品，足供二人之用有餘。走得已氣喘力竭。

白蘭克山 Blanc 山頂，及有名諸峯，人所敢登的，他已走盡無遺，如今到立竭山頂，距衆客所登的那條鐵道，只有數步了！他立於門口，定睛注視，觀這大旅舍，十分驚奇。但那些閒遊的客人，驚奇之狀，比他還利害。他入門廳來，抖掉衣上的雪，極受衆辦事人和廝僕歡迎。他應乘升降機上臥室去嗎？對這一念，自己也笑了。遂提足登梯。時膳鈴已鳴，衆客爭先恐後，齊赴食堂。

遊客至立竭旅舍，惟見寂寞之狀，悽慘之境，如今且有足以引起他們興趣的了。衆客入食堂後，周坐長桌，縱談新到遊客。

論到那位遊客，走進食堂的時節，衆客旋身轉頭，咸欲一觀。他却並不在意，見己座帶濕，就靜靜地立起來，在一年輕少女身旁，擇一坐位坐下了。侍者對他說，那座已定與一客，他自覺沒趣。幸而那少女，說他哥還不下來，這樣他便安然不動了。

他試與左右遊客接談，不意左右遊客，不稍垂顧。他遂唱一南曲，聊以自娛。誰知衆客尊嚴，對此粗魯舉動，頗形不悅，相率外出，祇剩他一人，留在大堂。

他和他自族人一樣的喜與人談話。力試與尊嚴固執的衆客接談，而衆客置之不理。他踱來踱去，不知所爲，對自己道：『煩愁難忍！』

他走至茶樓，只覺荒涼無人，與教堂之非值禮拜日然。喚堂倌道：「好友，擊杯沒糖的珈琲來。」見堂倌並不稀奇，接續又說道：「這習慣是我在阿爾及耳 Algeria 打獵時養成的。」

誰知堂倌似乎並不要聽獵人的習慣，所以他也無可如何。喝喝茶，走到別的房裏去玩耍，也不得意。旅舍靜寂，好似寺院。最後見三個愁容的樂師，一玩箏，一戲笛，一用琴，在客廳門口，奏着音樂。

那新客道：「好！好！再玩一次！」他走東跑西，兩手亂摹玩箏吹號角的手勢。那客堂內衆客，哄擠而出，前來觀問。樂師奏起雙人舞樂譜來。這遊客不論皂白，把將進堂之德國教授許溫柴 Schwantaler 的妻子拉住跳舞，周旋數次，連那女人也不自知。不想這一番，引動了衆客，都高興起來，合節舞蹈。

我們所說的遊客，氣急喘喘，停止跳舞，仍東扯西拉，湊對成雙，那衆客們也無可如何。這大旅舍中的人，似乎都跳舞起來。客堂門廳，梯頂樓臺，皆見舞人。連僕役們也手舞足蹈！

正在盛時，這遊客却帶鎗提燭，自進房內去睡了！

剛走到門口，那氣喘吁吁的一女僕，拏登記簿教他簽名；因為在外國旅館裏，客人到後，必自行簽名的。他狐疑了一歇，不知真名爲人所知，有何妨害。一時，他覺得沒甚不便，遂拏起筆來，寫道：「韃靼泰拉斯康 P. A. C.」他自覺驚奇，怎麼女僕讀了登記簿，會不認識他是甚人；心想那女僕必是未開化之人無疑！

我們須縮回來講前此數年中的情形，纔能懂得這速字「P. A. C.」韃靼的盛名，我們大概都略知一二。

韃靼遊阿爾及耳一事，距今雖有年，然以其事有興，故傳至今日，猶且不忘。想到韃靼，其形象如在目前。最近泰

拉斯康鎮，連與異族戰爭。戰後射槍，舞劍，賽武，諸會，便盛了起來；而這位捕獅好手所設的阿爾濱 Alpine 會，尤爲著名。

這會的會員，絕不必遠行巡獵，那麼他到阿爾泊斯山有什麼貴幹呢？祇因他們門前也有許多崇山峻嶺，茴香芳草，遍地叢生，也有探天高峯，高出海面八百英尺的。土人眼光偏小，所以稱這些山，爲懼畏山，地角山或巨人峯等。每逢星期日會中會員，負包持拐，隨吹號角的人，排隊齊出，經山越嶺，樹旗於峯尖，以顯本鎮的威風。

韃靼爲此舉領袖。常於晚間集會時，朗誦冒險事蹟，聲情俱至，十分榮耀。可是他多年接事遇物，太不鄭重；會中諸事，已不動手；主事開會，私心已足。槍匠高士坦開，Corsicaide 實最有力，指揮族人，征服懼畏山 巨人峯。事多他任，名則韃靼所獨享。韃靼自稱會長，名刺上刻「P. A. C.」三字；而高士坦開只稱副會長。所以後來嫉妒漸生。槍匠欲逐韃靼，自爲會長。事爲韃靼所知，心大不悅。那三字刻在名刺上信牋邊，何等榮耀；一時失去，尊嚴亦亡。所以他決定要做一件大而險的舉動。可幸改選會長，尙有三月，便決定攜旗外走，據歐洲最高峯之一的白蘭克 Mont Blanc 山。

他一讀公會報「The Forum」所講的冒險故事，頓覺自傲！想在那里高士坦開那敢和自己爭長？他便收集登阿爾泊斯山的書，細細誦讀；用力不遜從前之打獵。每日還自鎖上下，慢步習練。園內有小泉，他常行於泉邊，以爲登白蘭克山時，跨深罅之預備。曾有一次，失足墜入泉中，以致入室更衣。又素患頭暈，他就時臥狹石邊，以資練習。這些舉動，離奇異常，老僕視之，莫不驚駭。

他從一鄰近大鎮，買了行裝，備了重靴，尖釘冰斧，和書中所說要用物件，一應辦妥。又絞了一根長二百多尺的繩，中有自己製造的細金絲。這許多物件，行抵老木村 Barold 時，鎮上人必異常驚奇，相向究問無疑。

外邊爭傳阿爾濱會會長，預備爭主席位。但到底如何，沒一個人說得定。照他的老友卜萊惟大，Bravida 說，「鷹決不爲蠅而爭。」可見雖在他的知友前，韃靼也不肯述他的志願。

六月中的一天早晨，天高氣清，他行裝物件，預備來也差不多，可以專集意於最後一事了。他獨坐桌旁，身披夏衣，優遊自樂，煙管橫嘴，載吸載噴，再三誦新寫

下的：「此乃予之遺囑幾個字。」他把一株老樹遺贈阿爾濱會，命置於爐旁盆中，妥爲培養。一切武器，都遺贈卜萊惟大；一細煙管，贈與安克斯哥彭，Excourb-

gilla 毒箭贈與高士坦開。說道，「請勿觸撫着。」要是他生前不再回來，懇

諸會員老友，勿忘他們的會長；還望他們原有致他死的那讎敵。

他想來死日在即，不久將誦讀自己的墓誌銘了，哭了一時。又想起後事方長，總宜勇毅，便揩乾了淚，往下再寫他的遺囑，以了他行前諸事。

他將離泰拉斯康時，夜已深，靜靜地走到知友化學家畢截奎 Beauquet 店中，附耳道，「這裏有人嗎？」那時並沒第三人；因夜已深，畢截奎母已入牀睡了。韃靼遂將他的計劃，告知其友。畢截奎驚奇，欲注酒祝成，只因小樹鑰匙，爲其母所藏，不得已以檸檬水代之。韃靼既不回身，畢截奎自可訴知族中諸人，說韃靼出亡至阿爾泊

步 試 邊 泉



斯山，全是高士坦開之故；而韃靼於嫉妒的高士坦開，也得藉此取勝。

韃靼和畢截奎帶淚作別。那時門的上半截夜深上門，不得已爬行而出。

三日後，他已到費致納 Vilnan 小鎮。此鎮臨柳室湖 Lucerne 濱，處立竭山山下。這立竭山，高於懼畏山十倍，爲近泰拉斯康諸山中之最高者。却不湊巧，他一路連逢大雨，至柳室湖，雨下如注；沿湖山嶺，深處迷霧之中。不過雨霧雖滿天，韃靼仍得見山頂之旅舍。這旅舍處高臨下，他驟然一見，自然驚異萬狀。到茶樓後，他始問自此至頂，尚須幾日。堂倌答道：「只要一時或一時一刻，就可到了；不過你要當心，火車快來了。」

韃靼道：「火車上立竭山！你講笑話了！」話未說完，真的見一火車頭，和一系列車來了。那車頭在後，倒推車身，非如尋常所見，在前拖拽。這樣上山，韃靼心中頗有些不悅。所以他仍步行至頂。慢步上行，走了六小時，再行三小時，大概可以到山頂了。此時心下自疑，倘若風雪驟起，天黑地暗，恐怕一點不能見了，那時奈何？正在狐疑，只見旅舍窗牖，皆沈入霧中，一切不復可見。

次日早晨，韃靼驚醒，只聞有人說：「快點！快點！」他半衣半裸的跑出房來，只見遊客多人，沿廊飛奔。他素來遇事不慌不忙，就請衆客不要驚恐，萬事無慮。衆客如此慌忙，非因失火，不過每日早晨爭前觀日罷了。門外還黑暗，只聞有女人道：「是你嗎，馬匿羅？快來幫我！我的鞋子失掉了。」他雖非馬匿羅，也便幫了那婦女把她的鞋子，尋回歸還，好像那婦人是薛特萊，Cinderella 而韃靼乃是皇子一般。可是這薛特萊登時有兩男人，連呼沙逆亞，Sonia 把他帶去了。韃靼以天尚黑暗，並未見那婦人。他也入人叢中，觀衆拜日者，且聽他們談話。

只見旭日東昇，晨光遠映，諸山皆呈色采。石臺上有人朗聲指導，虛聲懸擬。這人的聲音，好像與韃靼很熟悉，多有泰拉斯康的重音。韃靼回房就睡時，心下不無稍疑。

當他著衣去用早膳時，見有一紙，放在鏡上，甚覺奇異。那紙上寫道：「好法人，古衣舊裝，欲以欺人乎？此次暫放爾過，以後再欲經吾路，君其留意！」他看了，不解其意，幽思靜索，終不能懂。高士坦開與這紙有關嗎？這甚無謂，必定不會的。必是有人故意戲弄。他把紙放在袋裏，以待動靜。

他覺步行至頂，困難異常，所以決定登車下山。心想照他的能力，最好先登吉佛萊山。正在等候酒肆算賬，無意中舉頭見一巨冊，阿爾泊斯山諸高峯之圖，和立竭山諸高峯之圖，俱印在內。其中數幅，尤以陶爾 Gurava Dore所繪一幅為最，呈遭難之狀。山人有自高峯墜至深淵者。韃靼看了，知覺為失。旅舍中一辦事人員，對他說，登山時一好的指導人，是少不得的，且謂適有一人，帶領布魯維 Peruvian一家，遊覽回來，如今同該家到灘爾教堂 Tell's Chapel 去了。那人曾登歐洲及印度諸山，全球諸峯，很足為韃靼的指導人。韃靼遂至費致納乘輪船向灘爾教堂地方而行。

這灘爾教堂鎮，在湖之旁，以一教堂得名。向傳那教堂建於一石上。此石乃從前威廉灘爾 William Tell 幾被基斯拉 Gessler 兵所擒時脫免之處。韃靼到此，想念英雄，心下自動。威廉灘爾不是他平生最崇拜的英雄嗎？有一次作「填寫立志戲」"A game of Preference"時，他不是寫：

你最愛的樹是什麼樹——老樹

你最愛的香味是什麼——火藥

你最愛的著作家是那個——柯伯 Fenimore Cooper

你喜成那樣的一個人——威廉灘爾

當這戲填完後，人人看了，都以為韃靼將來必成一著作家的。

有許多遊客，也從旅舍出來，與韃靼同船赴灘爾教堂去。上岸後，韃靼和他們同行，因畫家適在教堂繪灘爾射其子頭上萍果圖，無一得入。衆人都說出自己地位銜頭來，也沒效果。韃靼一說「我是泰拉斯康韃靼」就蒙允得入。他想他的大名，必有魔力，所以那門登時開了。那畫家之子，裝作灘爾之子，人人都說繪得逼真。韃靼獨以為灘爾執弓持剪，均未合式。他就舉起手杖，作射那小兒狀，道「看我！他必得這樣執弓纔是！」

畫家喊道，「好！你這樣不錯。不要動。」

那畫家急忙拿起畫筆，把韃靼的姿勢繪出。那時韃靼自以為是威廉灘爾了。作畫家模型，心滿意足。不過兩人對談了一歇後，畫家心下狐疑，所傳威廉灘爾，究竟有無其人。韃靼也不願再裝了。原來威廉灘爾並無其人！傳說罷了！不過畫家受衆人之聘，心作是想，罪同瀆聖！韃靼忿怒而退。

不一時，韃靼怒息，前行至旅店，去尋走盡天下名山足爲他指導人的那個人，前程似很可樂觀。他進入門來，見那個大遊客，單身獨坐。上前一看，並非別人，却是他的老友鮑派得 Bompard。這人前曾在阿爾濱會辦事。清晨，韃靼在立錫山頂，聽得說話時帶南方音的那個人，也就是他。

鮑派得在泰拉思剛時，以講長篇大話出名。空想虛造，是他特長。他可不講真話，只說些荒言誕語。兩人見面後，顛頭握手，十分親熱。鮑派得說，到那班人那裏去任事之前，有許多事要做；不過那班人是什麼人，他並沒明說，只其意似乎說那班人將環遊瑞士全境。

飯後，二人同出，至湖邊大道遊玩，經過鑿石成路名喚亞克斯散斯脫拉 Aënsstrasse 的狹徑，笑談自如。韃韃

問登山祕法於其友，「鮑派得，我知道你是不喜我遭什麼傷身危命的事的；你必定肯老實和我講。我登山的技能，你知道的，還沒十分精到。」鮑派得道，「自然沒十分精到。」韃韃道，「你想我到吉佛萊，Junfrau 有什麼危險嗎？」鮑派得道，「我可確說的，你必得一個指導人纔好。」

韃韃道，「假如我頭暈，那末如何是好？」鮑派得道，「閉眼就是了。」

韃韃又道，「假如我應該滑溜時，有什麼法子？」鮑派得道，「你不要管性命就是了，這沒什麼。」

韃韃道，「若得你和我同行，一路指教那就好了。你和我同行罷。你就是我的好指導人！」

可惜鮑派得已受布魯維家之聘，非至登山季末，他們決不肯放。不過他可以給韃韃一點消息；這消息是關

於他前夜所遇的沙逆亞的，他說那少婦是個虛無黨人，兩位男友，一名卜立皮，Bolibene 一名馬尼羅，Manirol 皆是無賴。他們前夜，必錯認韃韃為間諜了。這倒是個極大困難，教韃韃如何是好。

韃韃道，「鮑派得，誠心教我，你是個仁善的人。」

鮑派得教他一早動身，渡湖，經薄羅甯道，至印得來根 Interlaken 就宿；次晨動身赴格林特爾華，Grind-

elwald 再乘山車至小薛臺，Scheideg 再過一天，始可至吉佛萊；立刻回泰拉斯京去，無後顧。

次日晨，韃靼向鮑派得道：「我去了。」聲音堅粗，定睛四顧，細看前途有無虛無黨人。但當他前行時，並不碰見什麼人，却遇着沙逆亞和他的兩位男友。韃靼一想「虛無」二字，心下不禁怕懼，但事已如此，只得壯着胆，趨沙逆亞前。一見沙逆亞欲與之接談，他就把撒哈拉諸冒險事滔滔說了一遍。

沙逆亞道：「我們也是獵大虫的人。」她確是暴徒中的一個了。韃靼問她和她的兩友，打聖彼得堡冬宮時，共殺多少人？沙逆亞答道：「啊，殺得很多；可是最要緊的那個，倒給他逃掉了！」說時，聲音低沈，悽慘難狀。

韃靼與沙逆亞同行，歡樂難喻；沙逆亞待之甚善。布嶺士湖 Brianz 的一切風景，像夢一樣在眼前經過。

現在我們再講泰拉斯康的情形。那阿爾濱會，已是高士坦開的首席了；他正在竭力破壞韃靼的名譽。一天畢截奎忽說接到韃靼的一封信，教他把阿爾濱會的旗子，送去預備樹於吉佛萊山頂，他自己專在山脚等着。高士坦開力斥是信。會員中有提議用包裹掛號寄去的。但那班好事的人，說必親自奉送到吉佛萊，使他們前日的會長，好樹於阿爾泊斯山中最高的一峯上。

那時韃靼已在印得來根地方的一家旅店裏了。他在窗口裏和吉佛萊峯談話，指點這阿爾泊斯的大峯，說日內就要前去征服他。他不幸與虛無黨人合在一起，幾希闖下禍來。但幸而卜萊惟大派斯開龍 Pascalon 安克斯哥彭等，送旗子到了。

卜萊惟大戰戰兢兢地說道：「會長你要旗子，我們帶來了。」

韃靼驚異，定睛四顧，道：「我教你們把這旗子送來！」

「你不寫信來要旗子嗎？」

韃靼答道：「是——是——不錯！」他想到畢截奎，心中明白，裝作十分高興，感謝他們親自送來。他知道這事，必定是畢截奎做的了。

他仍如常，談笑自若，和新到諸友，同赴格林特爾華。在路又遇奇事。他們被請代捕羚羊。韃靼重顯老技，力追羚羊。實在這捕羚羊事，全是一旅店的主人所偽造，教人追趕以娛客人，藉以取利的，他又上當了。

但韃靼決意要登吉佛萊山了。至格林特爾華，遇見遊客數人，曾在立竭山相識。見他們置各物於一定的地方，像是開什麼陳列會的樣子。他想上山的時候，要能稍安適些，那就好了。據鮑派得說，那班人也已佈置妥當；且於各深罅之底，等有一人，遊客失足下墜時，得以救護；所以韃靼十分喜悅，中心安泰。走到山脚，和泰拉斯康來的數人作別，獨與二指導人，起程登山。那二指導人中，一個負着阿爾濱會的旗子。

辛 而 拉 住 了



他們剛拔足登山，那韃靼所賣釘在鞋上的尖釘，已證明沒用，這釘不能為助，反將韃靼釘住在冰上。韃靼便把靴上的尖釘丟了，換了棉織襪鞋，套在靴底。再行數步，只見那書中所載必需之品，都屬無用，與從前他遊埃及時，所備的帳幕一樣。但韃靼很欣喜，趕步前行，嘴裏不絕的歌唱。誰知他的指導人，却說歌唱恐聲音傳到高處，

滾下冰塊雪塊來惹禍，教韃靼馬上住口。

韃靼不信他們的說話；他們就領他繞遠道，過巨罅。將經雪橋時其中一指導人已失足下墜，把韃靼也拖將下去。幸而餘的一個指導人，把三人連縛的繩握住，所以失足的那個，得立住了脚，從冰面帶韃靼同上。

他們認定道路，向前進行，好容易到了山頂，張開旗子。下面山人見他們到了，發槍致賀。韃靼見山頂已蔽，喜不自勝，如今高士坦開定沒有話說了。

鮑派得原說過，教他一到山頂，馬上轉身回鄉，不稍逗遛。他因上山時，烈日直照，鼻皮退去，所以下山後，同從阿爾濱會來的諸友，在班負 *Belle Vue* 旅館，住了幾日。這幾日也並沒稍暇，因他忙着預備報告，俾阿爾濱會開會時，得以宣讀。

這報告後來登見於公會報。

報告預備好了，他們就起程回家，向南而行，道經日內瓦湖。至孟得蘭格

Montreux 地方，復遇沙尼亞。這次的會面，不幸惹了警察的疑心，以為他是虛

無黨人，登時把他網住，送到基朗宮牢。Dungeon of Chillon Castle 監禁了

數小時。這牢，正是從前英雄龐尼萬 *Bonnivard* 所繫之處。韃靼就像前日自擬威廉灘爾的自擬龐尼萬起

來了。

他們到日內瓦城時，接到從泰拉斯康來的一包書信和報紙，內含驚人消息。

公會報上，盛載韃靼在吉佛萊

韃靼的山下



之烈積，誰知下面就記高士坦開已定負阿爾濱會的旗子，起程登白蘭克峯，比韃靼所到的還高幾倍！

韃靼聞耗，大怒，向諸友道，「起蒙尼格斯，Chamonix 距日內瓦僅數里，數時可到，我將啟足前往，比高士坦開先到白蘭克峯，諸君意以爲怎樣？」

朋友們不能贊同，是當然的；他們都說走得已够，想早日回家。韃靼遂決定單身前進。可是他到起蒙尼格斯時，見朋友也早在那裏。他們別後想到不和會長同回泰拉斯康，無面目見人，所以決定再跟韃靼。韃靼到時，見鮑派得也在那裏。那時鮑派得已沒事，可以和韃靼幫忙了。他聽得韃靼已到吉佛萊山頂，十分稱讚，惟仍不信韃靼有這樣胆量。所以他這次來伴韃靼，並不想韃靼真欲登白蘭克峯，但韃靼確備妥了一切，堅心的上去。他們走得將要到山頂了；擔夫也將旗子抬到了。鮑派得與韃靼議，教韃靼自行負旗，至山頂樹立；韃靼依了，單身獨上。不一會，風雪驟至，天日爲晦，鮑派得和其他諸人，趕步下山，中道繩斷，鮑派得獨抵起蒙尼格斯。韃靼不知下落。後來有人尋得一繩，好似被人剪斷，所以衆人都以爲韃靼之失蹤，全是鮑派得之奸計。

自阿爾濱會來的那些人，這時相率回家，並不帶有會長。鮑派得也到泰拉斯康去，想把韃靼的慘狀，陳述於阿爾濱會會員之前。

在聖馬沙教堂，Church of St. Martha 阿爾濱會會員，開了一會，記念韃靼。哀聲正盛時，只見一人，衣衫襤褸，前赴老木村；一時換了衣衫來了。這人是誰，原來就是韃靼！

韃靼進入會堂來，那鮑派得正在演說他怎樣墜入巨罅，韃靼上前，自說繩斷之後，以還記得鮑派得的教言，故

得滑溜而下從意大利那邊的一面，直至山脚，遠道返家。
尊威如故。那日的盛會，聚了有時方散。

高士坦開驚惶失措，連忙將會長座歸還韃；韃韃就座，



第二十二卷 海力維的僧侶君士坦丁

海力維 Ludovic Halevy 於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正月一日，生於巴黎，歿於一千九百零八年五月九日，係法國有名戲曲家。他略著二三故事後，即於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將『僧侶君士坦丁』一書，印行於世，立得大名。這時波斯民衆文學，猶未完善，正待改進，所以海力維著了這一篇簡潔的故事，使人完真這樣而欣喜誠實健康的未開化人生活。

一鄉間的年老牧師，於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五月裏的一天，高步大武，沿一大路而行。這牧師名喚君士坦丁。他做一小村的牧師，已三十有餘年。那小村位於曠野，旁有小河，名立坐灘。Linsite 村前有浪吉萬舊堡，Historic Castle of Longueval 爲全村之屏障，村人奉之唯敬。這牧師，任了多年精神方面教導之職，與那堡主婦，頗形莫逆，彼此相得，每星期四和星期六，他總到那堡裏去與主人共餐。如此有年。他爲人極仁善，所以那侯爵夫人，時請他在同桌用膳。他也並不拘束，行止自如，像在他自己治下人的家裏一樣。

如今不對了！快樂的日子，不復有了！他一天到那舊堡門前，定睛注視了一歇，只見有一藍紙，貼於柱上。這堡將平價出賣了！因爲這侯爵夫人，如今死了，膝下一子，已於八年前，一病亡故。所以她的財產，遺於三孫。這三個孫兒，二個還未及年，故其財產，由受託人代爲出賣。她的孫兒彼得年輕，愚笨不堪，奢華無度，再也不能把這古堡，重行回贖。牧師一想之下，心中好不悽慘。這古堡出賣後，將來的主人，還能和舊日的主人，一樣看待村

人嗎？想到他教堂中的祭壇，常於五月中，拿堡中的花來裝飾，今年五月，無復有此的一層，不禁長歎。

牧師立在門前，看那出賣的廣告。只見上面寫着，分四起出賣：（一）堡與四週地及大花園；（二）白關浪 White Crown 田七百畝；（三）羅士拉 Roserai 田五百畝；（四）森林可九百畝，願分賣與人。倘若買主情願，則完全產業，賣與一人亦可。牧師一想，朗吉萬田地衆多，那裏有人能完全買去？四分五裂，爲狀更慘。他緩步前行，狀甚憂愁，路經來萬騰花園，Park of Lavarden，忽聽有人叫他，轉過頭來，見是來萬騰伯爵夫人和其子保羅 Paul。這伯爵夫人，丈夫早故，膝下一子，身軀壯麗，幼時不慎，如今狂肆不羈，常將他母親所與之錢，嫖賭濫用，就是在家的時節，也不過虛度光陰，鬪拳嬉遊罷了。

伯爵夫人問道，「牧師先生，你到那裏去？」

牧師答道，「我到沙維尼 Convingny 去，打聽那個買那古堡。」

伯爵夫人道，「你在這裏等一歇，就可知道了。我們隣人老納克先生 M. de Tarnac 在那裏，他不久就可回來，報知我們了。我可告訴你那買那古堡的幾個人。」

牧師遂和伯爵夫人及其子，同進門去，坐於洋臺上等候。那買那古堡的人，就是老納克先生，和巴黎開銀行的那個葛拉先生 M. Gallard，及伯爵夫人自己。他們三位，商議合購。

伯爵夫人道，「我們都已商議好了。」一時老納克先生來了，說他們不能購買了。因爲有個美國人，願出重資，購買全部產業。這美國人就是施各得夫人。Mrs. Scott 保羅聽了，十分驚異。

保羅在巴黎時，曾至施各得夫人宅，參預跳舞會。夫人美麗無倫，新近暴富，極欲在巴黎有所誇示。老納克先生又說他聽得施各得家之狀，原是紐的約乞兒，據傳因訴訟結果，施各得夫婦得了銀錢，所以驟然大富。

伯爵夫人吃了一驚，便道：「那麼我們有了這個好鄰舍了！一個冒險營利的女人，更必是新教徒！老納克先生。」

牧師心痛難忍，早知新來主婦，必不能與他為友。遂低首回家。在想像中彷彿已見施各得夫人，在堡中住下，全不把天主教堂，和他在村裏所做的事情放在眼裏。

他正在悲傷朗吉萬家的否運的時節，他的老朋友來博士的兒子，他的養子來及痕，Jean Reynaud 到了。這孩子真誠忠實，牧師待他，如待己子一樣，現為步兵副將，常至牧師家來，與牧師閒談。

他竭力的安慰牧師，說施各得夫人，雖不是天主教徒，但以寬厚好施著名，要她為貧人捐募些，必定不會拒絕。但牧師終不放心。

次日牧師和他的養子，同坐園中，聽得門外車到，門開處，兩婦人進來，都穿着旅行服裝，其一年紀稍大，總在二十五歲左右，上前向牧師道：「牧師先生，我自己介紹自己罷。我就是施各得夫人。昨日買了古堡，及屋主的田地。假如於你沒有不便，我很喜歡和你閒談五分鐘。」說着，轉向另一少婦一看，道：「這就是我的妹子班的娜」

Petina」

牧師手足無措的躬身向她們致了禮，引進了住宅，只見布單已放妥，上置數色菜蔬，待牧師和他的養子用

購，那女客們見了，似乎很羨慕。

「姐姐，你心下所想的牧師住宅，不是這樣嗎？」班的娜便問。

施各得夫人道：「就是牧師也合了我的話。照今天早晨在火車裏和適織在馬車裏我所說的，妹妹，不是麼？」班的娜道：「牧師先生，我姊姊對我說，她希望牧師年紀不太輕，爲人不抑鬱嚴厲，而帶着白髮，爲人溫柔善。」

施各得夫人道：「牧師我看你正合我的希望。你也歡喜這新來的教區中人麼？」

牧師吃驚道：「教區中人！那末你是天主教人了！」

施各得夫人道：「自然，我們是天主教徒！」因見牧師驚異，她接着又道：「啊，我知道了，我們的名字，我們的國家，使你疑心我們是新教徒，不能和你爲友，不能和你教區中人爲友；其實我們母親，是加拿大人，是天主教徒；且原出法種，所以我們仍講法國話，不過稍帶幾個外國音就是了。」

她接着又說道：「我的丈夫，是個基督徒；可是他並不約束我，所以我的二子，仍受天主教教育。今天我們一到，馬上來看你，也因爲我們是天主教徒呵！」

牧師聽了，樂不自禁，幾乎滴下淚來。那兩位女客，又各送他一千法郎，允每月資助貧乏五百法郎。牧師從來沒拿到這樣多的錢過。

他吃吃的道：「那末這地方將沒有貧窮的了！」

施各得夫人道：「假如能這樣，那正合我們的希望了。我們錢很多，只患沒適當的地方可用。」

他們就在屋前，環坐吃飯。施各得夫人解釋怎樣他丈夫買那所古堡給她。她們姊妹從未親視那大堡，到那日早晨，才去看的。

施各得夫人說道：「請你告訴我，他們對於我怎麼說。」老牧師紅了臉，不知怎樣回答。施夫人轉向來副將，接續說道：「喂，你是個兵士，你必定會告訴我的。他們說我會做過乞丐嗎？」

來副將答道：「是，我聽得他們是說過的。」

「他們說我會做過角力場的演員嗎？」

來副將答道：「我也聽得他們說的。」

施夫人道：「你這樣直說，我很感激。如今讓我講給你聽。他們講我，於我也沒什麼可恥；不過他們所講的，

都是假的。我知道我有一時，確是窮苦的。因為我父親死來已有八年了；他死的時候，並沒什麼遺傳給我們，只有一件訴訟案，千叮萬囑，教我們奮鬥到底。他老友的儿子，如今就是我的丈夫，幫助我們爭辯，結果我們勝了，所以我能有如今的巨資。你所聽得的那些謠言，都是那些可惡的巴黎記者所偽造的。」

女客們作別，到巴黎去後，牧師十分欣喜，愁容一變而為笑容。來副將見她們那般活潑，美麗，把一切軍事，都丟在腦後。可是她們二位，一樣的美麗，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那一個他更欽慕些，那一個他更愛些。

他不知向班的哪求婚的人有多少！假如他到巴黎去求婚，見施夫人姊妹二人，伴着許多閹客，那末像他這樣的一個鄉下人，只愛簡單樸質，與環境之所求，對她們姊妹，就再不轉第二念了。

班的娜小姐，心慕浪漫內立皇妃子，Princess of Romanelli 常向自己道：「我願做一個皇妃，這名字，多少好聽。啊，假如我能愛他！」許多高貴的人，想和這又富年紀又輕的美國少女結婚；可是班的娜小姐，一個也不中心。如今只望六月十四那一大，快些到來，他們可以離巴黎到朗吉萬去。當他們還在巴黎的時候，天天在家請客擺席，散步於林中田間，把巴黎放肆的生活，都忘了。

這日起程，來到朗吉萬舊宮，在路上施夫人說道：「你忘了，今天夜裏我們有兩位客人要請來吃飯呢。」班的娜小姐在她的姊姊前自認道：「兩位我都歡迎，來副將我更歡迎。」說時，不無稍帶羞容。

一月中堡中情形更變不少；室中陳列物品，多係新備；馬廐車房，滿盈無隙；草場修剪得整齊異常；四處僕役，十分忙碌。牧師和及痕到時，兩個又長又尊嚴的用人，導之入室。施夫人接待周旋，與在牧師住宅一樣的親熱；還

叫兒子海來，Harry 女皮拉，Bella 一僅六歲，一方五歲，出來拜見。班的娜小姐，也出來見了。四人如舊友重逢，談笑不已。及痕和班的娜談了半日，還似不盡。施夫人與其妹，以新到，欲騎馬外出，將各處田地，親自遍閱；及痕每日騎慣馬，所以自願與她們同走一遭。班的娜確於兩位都極歡迎，而於來副將更形歡迎之狀。施夫人與其妹，送牧師及及痕至門外後，同行廊下，班的娜自認，與及痕這樣親熱，必將惹人非議。

施夫人道：「我永不責你的。我一見就很喜歡他；他很誠懇老實。」

班的娜道：「我也覺得他是這樣。」

及痕回家後，把這次到朗吉萬做客的情形，一一講給保羅聽。保羅笑他和班的娜有情；其實不過胡說罷了。

及痕和班的娜生情一節，是不成問題的！因為這樣苦的一個副將，那裏想得到一個要承受大家業的女子爲妻！第二次遇見時，及痕和班的娜講些鄉下人的情形；還說他們兩個，先祖都是法國鄉民，所以班的娜很喜歡宮旁的鄉民。及痕說他任滿之後，極想退居鄉間，以終天年。

班的娜小姐，帶羞問道：「祇你一個人？」

「啊，我希望不祇我一人。」

「啊，那末你想娶妻了！」

「一個人雖不必專在得一妻子，想是可以想的。」

班的娜道：「我知道些你的事的。我聽得人說，假如你要，你很可能娶一有些家產的女子的。」

及痕問道：「你怎麼會知道呢？」

「牧師先生對我說的。我問你爲什麼失了那機會。」

及痕答道：「只爲我心想，假如兩人沒情，還是不婚娶好。」

班的娜道：「我也是這樣想。」說到這裏，兩人定睛互視，再也沒有話說了；一點也沒有了。幸而海來和皮

拉進來，教他們去看小馬。

請客擺酒，忙忙的過了三星期，及痕要到軍中去服務了。他在外須二十日。心想去後，不見班的娜，怎樣可

以過日。因爲那時及痕與班的娜，情已深了。蜜意甜情他心下暗喜；一想不日要外出，又極煩愁。照班的娜的

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及痕知道班的娜之愛他，和他之愛班的娜一樣。可是他只得與心願相爭；不然，無錢的副將，娶了一個有錢的少女，人家必定要說他自私和貪心。

他必得一會，才能安心而去。但這一會中，他見班的娜盡心趨奉着他，他恐怕一時情不自禁把心愛的情形，一直說出來。反不敢把她抱住起來，班的娜辭了來保羅，欲與及痕跳舞；但及痕竟託辭身有不適，馬上走了出來，也不和班的娜握手，一路去了。

但這種舉動，使班的娜心裏愈明白及痕確是愛她了，

當夜班的娜對施夫人說道：「姊姊，我實在愛他。我知道他愛我，只是爲我，並不是爲我的資產。」

施夫人道：「妹子，你自己能夠相信你所見確是不错的嗎？」

班的娜道：「這是不錯的；他不肯說，只想避開我。別人爲我的錢向我求婚；他却爲我的錢，不肯說愛我。」

施夫人道：「你要想個明白。你原可做個伯爵夫人，或皇妃的。情願做個白丁的妻子嗎？」

「自然情願的，因爲我實在愛他！」

班的娜接着又說道：「我先向他提婚好嗎？他出去，大概三星期就可回來了。那時我去問他，究竟情願不

情願娶我，你想好嗎？姊姊，老實對我說，我可這樣做嗎？」

他姊姊自然同意。班的娜十分快樂。

次日晨，班的娜一心要見及痕，與他作別。雨下如注，班的娜冒雨，經過樹林，直至路旁高臺，衣衫被荆棘撕得

粉碎，傘也失了，立在雨下，舉手向他作別。心想這一番，他必定知道自己愛他的誠心了。

及痕還沒回來，施先生已從巴黎到了。聽了班的娜的計劃，也深為讚許。原來施各得夫妻，準她嫁與不論那樣的一個人，只要她確實心愛就是了。不道來副將帶隊回來後，決定不再見班的娜，並且決心改入別的隊伍裏去。施各得夫妻來請，他也不去。幸而牧師竭力勸勉，教他不要離開原住的地方。

牧師道：「且等一等，等上帝命我時再說；現在你不要走。」

及痕以為為名譽起計，他必得早些離開這地方。牧師對他說，教他自心明白，班的娜確是誠心真意愛他的。及痕說班的娜既有財，娶了來，惹人疑心；況且他自己不過一個兵士，怎麼能教班的娜做兵士之妻呢！

牧師正在勸導他的養子時，只聽門上一陣響。門開處，一女進來。這女並非別人，正是班的娜。

班的娜直趨及痕前，握了他的兩手，說道：「我必得先到他那邊去，他三星期前多般受苦。」來副將立着，不言不語。班的娜接着說道：「牧師先生，我在你面前自認罷。但及痕你不要走這是我當衆的自認。我要說的話，本想在夜間說的；只因及痕不收我們的請單，所以親自到這裏來，對牧師先生說了。」

他就在牧師之前，自認心愛及痕。說願與只愛她的人，不愛她的財的人為妻。及痕見班的娜這樣剛直胆大，就把他自己愛班的娜的真情，一一告知牧師及班的娜。班的娜又說她嫁給及痕後，永不教及痕棄兵改業。

班的娜道：「牧師先生，我只對你說，你想他應該不應該和我同意，娶我為妻嗎？」

牧師極尊嚴的說道：「及痕，娶她罷。這是你的義務；你將來一生，必定快樂無疑的。」

及痕把班的娜，摟在懷裏。班的娜輕輕的將他推開了向牧師道，「我願——我願牧師先生萬福！」牧師把嘴親了班的娜的兩頰，好似父親一般。

一月後，牧師即在小教堂裏，和他們行結婚禮。這真是他生平最快樂最開心的日子。典禮極盛，軍官也前來致賀。這樣大事在小村鄉下地方，確是空前絕後，非牧師所能夢想的。



第二十三卷 范爾納的想像作品

(一) 八十日環遊地球記

范爾納 Jules Verne 是法國有想像故事的著作家，以一千八百二十八年二月八日，生於但次 Dantes 以一千九百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死於亞明 Amiens。他所著的故事很多，大都把現在已經發明的東西，再輔以空想，描寫將來怎樣發達，人生怎樣變動。現在只可講他所著故事中的兩篇。第一篇八十日環遊地球記 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並沒含有特別的發明。篇中主人，係英國人。可是作者於英人生活，並不熟悉，所以不無有可笑的錯誤。如說英人在倫敦錯認禮拜六為禮拜日之類皆是。如今環行全球，既有火車汽船，較一千八百七十三年這書作的時候，范爾納所望的速度，又要快一半了。這故事描寫靈活，文字暢順，雖粗魯不可讀的幾段，也給好處掩住了。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的那年，倫敦城內賽非爾街 Savile Row 七號，住了一個倫敦改造會會員，名喚方費里 Phileas Fogg 爲人離奇不羣。他雖是一個英國人，但未必是個倫敦人。他以倫敦生活乾枯乏味，終年住在別的地方。他單獨一人，也沒來客，只用一僮僕，看理家務。可是他要這僮僕，嚴守時刻，不差毫釐，所以連一個僮僕，也難久留。

十月二日那一天，方先生以一僮僕，不聽他的話，擊華氏八十六度的開水來，倒擊八十四度的來，把他逐出去

了。如今他在等一個新來的僕役，說定十一時左右來的。一時那被逐的僮僕，領那新僕役來了。這新僕役派

斯派吉納，Jean Passepartout 年可三十多歲。

方費里道：「你既被薦到我這裏來了。這裏便有最好的見證。你知道我的脾氣嗎？」

僕答道：「我知道的，先生。」

方先生接着道：「好。你只錶幾點鐘了？」

僕答道：「十一點廿二分。」說時，自袋深處，拏出一只極大的銀錶。

方先生道：「你這錶太慢。」

「先生，請原諒這是不會的。」

方先生接着說道：「你這錶慢四分鐘；不過這沒什麼。從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十月二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

廿九分起，你就和我做事。」

說完，方費里起立，左手執帽，放在頭上，出去了，也不說一語。他右足走了五百七十五步，左足走了五百七十

六步，就到改造會會所；來至食堂，坐在一定的位置，一定的桌子上，那天天一色的肴饌，已給他預備好了。十二點

四十七分，他就立起來，走到閱報室；一用人拏時報來給他看。到三點四十五分，換標準雜誌來看，直至晚膳。五

點四十分，他又到閱報室去細讀晨報。半點鐘後，他的幾個會友進來了，依舊抹牌作玩。

酒商勿蘭蓋 Flanagan 向銀行經理來先生說道：「失盜事現在怎樣了？」

工程師施安德 Mr. Andrew Stuart 道：「我想銀行總要失掉許多錢財。」

來先生道：「你講來錯了。我想我們不久就可捉住那賊了。現在各處都派人嚴守，他能够逃到那裏去？」

方先生道：「晨報裏說，那盜擊到五萬五千磅票洋，必不是尋常的盜。他必定是位置很高的人哩。」

說畢，方先生擊出晨報來，給他們看；他們都很稱慕。他們繼續講銀行失盜事，討論那盜怎樣纔得脫逃，他們

怎樣防備佈置。

有幾個說，地球太大，犯罪的很容易逃出法治之外。方費里說，如今非前可比，地球似乎小了不少了。銀行

經理也這樣想：以為交通便利後，地球確乎小了不少。他們一面玩牌，一面討論環遊全球，到底要幾天。

有說三個月是必需的。方先生以為八十日够了。工程師不信，以為這是必定不能的；假如方先生能八十

日內回轉，他願賭二萬磅。方費里說他願當晚動身，證明他所說的話之非謬。

方費里欲顯其自己的堅信，說願賭十萬元。無論那個要與他賭，都可先約定，假如他八十日還不回來，或八

十日前已回來了，願將這十萬元，贈送與賭的人。他的五位會友，都願意打賭。方先生就說，他這次遊行，一切路

費，都是他們出了。

方先生道：「如今我們議決了。我將於今夜八點四十五分，乘車先到度佛 Dover。」

施先生十分驚異，道：「今夜？」

方先生答道：「正是今夜。」說時，不慌不亂，神色自如，環行地球，像走到鄰街去似的。看了懷中日歷，接着

說道：「今天是十月二日禮拜三，我應該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那天下午八點四十五分到這改造會所的閱報室裏的。倘若那時還不到，那我的二萬元，送給你們了。」

說話之間，已七句鐘了。朋友們想停了玩牌，好讓他從事預備。他說這可不必；因為他沒時不預備好的；所以他們繼續玩牌。到七點二十五分，方先生作別回家。二十五分鐘後，已到門口，僕派斯派在那裏等候。

方先生道：「我們十分鐘內要預備好到度佛開來斯 *Carlisle* 去了。我們既要八十日內環行全球，所以一分鐘也失不得的。」

方費里泰然告知其僕。僕驚駭欲死。連舉旅行須預備的東西多種，方先生說都不必。他們不帶鋪蓋行李，只帶幾件夜衣，和幾雙軟鞋就是了。所吃所用的東西，一路臨時購買。

八點鐘時，派斯派將一應備好。關好了門窗，只見主人已預備好在那裏等候了。方先生把許多票洋，放在旅行袋裏，教其僕留心看顧。說袋裏有十萬多元票洋，失掉了不是小事。兩人遂拽步前行。派斯派負了袋和主人的雨衣地毯，把前門緊緊的鎖了。來到馬車行內，雇了一乘馬車，向加爾十字路車站 *Charing Cross Station* 而行。走到車站，他的五個會友早在那裏等着，看他出發。方先生和他們說，說他有旅行證的，每到一地，擊這證來給各地審查的人一看，就可過去了。八點四十五分，車到了，他們就跳上車，開始環球的大旅行。

七日後，衆人都在蘇彝士 *Suez* 等候郵船蒙古利亞 *Mongolia*。只見兩人在碼頭談話，十分誠懇。一位是不列顛領事，一位身體小瘠，靈滑活潑，眼沒一息靜停。這人名費克思 *Fix*，那是銀行裏派出來的許多偵探

之一，在此守候竊盜。他們所談，都是方費里環行全球的問題。

費克思心想那賊或不向西行，倒向東走，過印度、日本，直至美洲，出普通人意料之外。

郵船在蘇彝士，只停得幾小時，就起程向龐佩 *Pompey* 進行。各旅客將行時，都由偵探監視。派斯派擊了他主人的旅行證，呈上時，費克思就起疑心，以為方先生該自己呈驗證書的。所以方先生，只得上岸，擊旅行證去領事看。

領事告訴他，不需什麼旅行證，但方費里說，無論到什麼地方，他總要把旅行證擊去證明。費克思心想，這位客人很有可疑；捉住竊盜，又有重賞，所以決定與方費里一同赴龐佩。即買票登船。

在路上，費克思竭力的想從方費里的僕人那裏，得些消息。派斯派為人耿直，一向偵探說了。可是偵探並不相信。心想他們必定以環遊全球為言，欲脫偵探之手。他希望那捕人證於船到龐佩前，即可到來，那末就能教方費里不再前行。誰料這蒙古利亞這次行駛，特別迅速，十月二十日，就到龐佩了。比原定的日子，早了兩日。捕人證自然還沒寄到。但費克思仍決定決不將已在手掌中的盜賊，把他放鬆，再得脫逃。

方費里和他的僕人到龐佩後，纔幾小時，就遭了許多困難。方先生差僕人去買些東西。派斯派不脫下所登的靴子，就進入印度寺院去。和尚見了，推他出去，把他的靴子，強行脫去，舉動粗魯。派斯派不待着了靴子就走，一班發怒的和尚，隨後亂嚷。他到車站時，車已將開駛了。他的主人在車站等着。派斯派氣喘吁吁的陳說他逗遛的原因。費克思也停氣靜聽。因為費克思盡力守着方先生，決定買票同赴加爾各得 *Calcutta*。

派斯派和方先生同住一房，只見對面已坐有一人。這人是個旅長，名郭馬滿，Sir Francis Cromarty，和方先生同自蘇錫士到龐佩，如今要到孟買 Benares 去任事了。

這軍官和方先生派斯派，頓成好友。派斯派的錶，仍照格林威天文臺開的。郭馬滿說，自此東行，日漸短；每過一度，總要減四分鐘；所以自後應照新緯度開錶，不能再以格林威天文臺為準了。可是派斯派並不聽他的說話。仍照舊開錶。

十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到了軌道盡頭，還要行五十英哩，纔可到亞拉哈培。 Allaha bad 方費里不肯喪失一二分鐘，所以決定雇一象，再向前進行。

可是雇象，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們所到的村上，只有一人，養有一象，無意賣的，給他一千磅，他也不動心。方先生加到一萬元，他纔答應。派斯派見買一隻象，須出這樣重資，十分驚異。郭馬滿也不解。方先生馬上預備起行。巴水 Pattee 願同行，和他們驅象。

丟了鞋子跑派的斯派



他們八時到這小村，買象論價，費了一小時，九時騎上象背，動身起程。經過一大棕樹林。到夜裏八點鐘，路

已走了一半。次日晨六時，引路人指望走到亞拉哈培。可是在夜裏四點鐘的時候，他們走過一大森林時，遇見一特別的送葬隊，把一已死的土酋，扛擡到一林中的宗祠裏。一班和尚，奏着音樂，隨後相送。還見一個少女，白如歐人，被衆人拖着，很像不肯去的樣子。

方費里看了不解。郭馬滴道：「這是徇夫的寡婦！徇夫

的寡婦，是犧牲的女人。不過婦人應該自己情願的。這婦人必是已死酋長的妻子，明天早晨可就要活活的燒死了。」

引路的人也道：「一早晨就要燒死了；可是我們都知道，她並不是情願的。」

方費里見了，似有所感。隨送的人已走完了，他們再驅象

前進，方先生心下不安，說道：「再十二小時，我就可以到亞拉哈培了。我願於這十二小時內，去救那婦人。」那引路的人說

這女人是一富商的女兒，受過很高等的教育的。她名喚亞達

Anda，嫁給那死的酋長，纔三個月。知道酋長死後，她自己也

不得免的，所以竭力想逃避，不幸又被他們捉住了。方先生聽

了，愈堅心想救這婦人。對引路人說，教他領他們到宗祠去，或

派 斯 派 拯 救 酋 長 之 妻



者得乘機把那女子救去。

他們走到那宗祠時，只見典禮還沒完終。送葬的人去後，那看守少婦的人，手執火炬，仍留着不走。要救這婦人，實在是件難事。方先生和其友，等到夜半，還沒想法子。但派斯派倒得了計較，也不和同伴說一句話，自己一溜烟去了。

天已快亮了，要衝進那宗祠裏去，顯然是不可能的。紅日東昇，焚那少婦的時刻就到了。一時，宗祠大門開了，只見兩個和尚，帶了那少婦出來，一羣行僧，和許多弔喪的人，隨後跟着。方先生和其同人，跟在家人之後。幾分鐘後，到了一河邊，只見那積薪之上，臥着一個已死的會長。

天亮了，他們看見那少婦，臥在已死的會長之旁，似乎氣已絕了。一時，一人擎火炬點着積薪，那積薪以會浸在油裏過的，自然就燃燒起來。只聽一陣亂嚷，那些僧侶和弔喪的人，驚得兩腳搬動不得，都倒在地上。因為那會長並沒有死；一時醒了轉來，抱起那少婦，從煙火中出來，狀如怪物。

那和尚們驚駭欲死，那裏還敢舉起頭來看一看。會長緊抱少婦，經過衆人，直向方先生郭馬瀟而來，說道：「讓我們騎上象來。」原來緊抱少婦的人，並不是會長，却是派斯派。派斯派趁煙霧彌滿的時候，溜入積薪，救了那將死的少婦。

不一時，他們都走入森林，左鞭右擊，驅象前進。行得不遠，只聽得後面高聲亂叫，知道派斯派的計策，已被印度人覺察了。一粒槍彈，直到方先生帽邊。幸而引路的人，熟悉森林中的路徑，驅象前進，十點鐘時就到了亞拉

哈培。這裏又有鐵路運至加爾各得了。

方先生到亞拉哈培時，將商定象價，付與引路的那個人。派斯派見主人如此大量，十分驚異。方先生以象已無用，送與巴水，巴水道：「我只掣象價就是了。」方先生道：「收了罷，我還有負你呢。」

一時，他們帶同亞達，教她坐了最好的位置，上車一直來到孟買，郭馬滴向方先生作別，願他早日成功，欣欣的去了。晨七時，他們已到加爾各得。到香港的郵船，須俟日中纔開。所以他們還有五小時，在加爾各得遊玩。

正離站時，方先生遇着一個警察，問他是不是方費里，還問同行的，是不是他的僕。方先生答道：「是。」警察就教他們，帶同亞達，跟了他去。

他們上了馬車，不到二十分鐘，靜靜寂寂的已到了一個地方法庭，上去見了地方官。

不一時，他們被捕的理由，已明白了。原為派斯派，在龐似的一寺院內，舉動撒野，不遵印度法律，理當拘罰；他的主人，亦在拘罰之例。偵探心下自喜，以為將派斯派擾亂寺院事，告知地方官，先把他們兩人捉住了，那捕人證來得遲點，也沒什麼要緊。他那裏想得到方先生不論錢之多少，都肯化的。所以賄賂了地方官，就依然得安穩前進。

方先生做了這事，聞者莫不驚奇。派斯派遺落的靴子，即被捕的證據，也出重價回贖。這一雙靴子，價值之大，世界上再沒有第二雙可以比了。

方先生和其同行的人，拜別地方官，僱了馬車，一直來到輪船碼頭。那費克思在後緊緊的跟着。那時汽船

來江，Rangoon 停在港口，旗幟飄搖。方先生幾人，乘了小舟，蕩槳至船上。那偵探頓足拊胸，十分忿怒，然亦無可奈何。

費克思道：「賊徒！他逃了，化了一萬元，就得脫逃了！必是盜賊，用錢纔這樣不計。啊，當必要時，我跟他到天邊都可以的。不過他如果一直這樣上去，偷的許多錢，可也就要用完了！」

費克思所以不等捕人證到來，馬上買票登船。欲使他們心下不疑，就說在此重遇，真爲己所不料。在路上又從派斯派那裏，得知亞達怎樣遇難，怎樣遇救，怎樣會在這裏，許多情形。費克思聽了，心下一想，倒又是個好機會，他或者可以把亞達送到一個在香港經商的親戚家去，同時可把方先生和其僕，也在香港拘留起來。

那船行過半路時，不幸逢着天氣不好，來江到香港，比原定日子，遲了一天，已是十一月初六了。方先生原定即日乘汽船卡內的克 Carnatic 起程前進。後因那船汽鍋，還沒修好，說須至七日，方可開駛。所以方先生還有十六小時，得在香港遊玩。他就去尋訪亞達的親戚，訪問了一會，知道那富商，已離香港，到歐洲去了。所以亞達只得和他們一同再向前行。

方先生差派斯派到卡內的克去，定三間小輪。派斯派在路上被偵探捉住。那偵探聞方先生次日就要起程，以爲時機已到，可以下手。可巧那船修理完畢，改即日晚上開駛。所以方先生幾人，愈形危急了。

費克思設計將派斯派誘入鴉片室，試他究竟於其主人，忠心不忠心。說他的主人，以環遊地球爲名，其實要想帶了偷來的錢財，逃到別處去。假使派斯派能幫助他，捉住方先生，他願分一半賞金給他。派斯派毅然拒絕。

他雖作事出言，多不靈活；對他主人，倒是忠心的。但不幸他推却偵探不過，却吸了幾口鴉片，所以船開了，他們還沒到碼頭。方先生於次日晨，來到碼頭時見船早已開出，十分煩悶。遇着偵探，偵探喜孜孜的對他說，第二次船，要八日以後，纔能開出。費克思想方先生在香港逗遛八日，那在路上的捕人證，必定可以到了。可是方先生那肯在香港逗遛八天，他去問了許多舟子，能否雇幾隻船，於十四日前，趕到日本橫濱，接住開赴舊金山 San Francisco 的船。

問了幾個，沒一人能够擔任；還有幾人，付之一笑。後來他知道郵船並不從橫濱出發的，是從上海出發的。上海距香港，只有八百英哩，那船開駛日期，還在四日後。這時就有一隻帆船的主人，說如果風平浪靜，他於四日內，能行抵上海。

方先生允許他每日五百元；還說如果趕着郵船，再賞他一千元。方先生立即和亞達，登舟起行。還請費克思同走。因為費克思說，他也急於到橫濱之故。

帆船行海，是最危險的事；波浪起伏，船幾被吞；趕上郵船的希望，那裏能夠實現。可是方先生泰然如故，賭金將失一層，似乎沒什麼事。如今行來，距上海只有三哩了，只見前面海上，有煙上噴，知道到美國的船，已開駛了。舟子見了，勇氣沮喪。方先生教他放槍，以示遭險；再把旗子掛在半桅，或者那船見了，轉向前來救難。

同時我們應該知道，他們三人中的一人，已於七日晚登下內的克起程了。這人就是派斯派。他被偵探誘入鴉片室，吸了幾口鴉片，醉了。那時偵探已去他已漸漸醒來，口裏亂叫「下內的克，下內的克」。

他半醒半醉，出了鴉片室，來到輪船碼頭，正將開船，他就胡亂上了船。至次日晨，完全醒復時，追想昨日之事，心下自然煩悶，連自己也不知道，怎麼這樣愚笨。十一月十三日，他到了橫濱，身上沒錢，就去充了個角力場的演員。這些演員，人都稱他們爲「長鼻」，因爲他們演技時，都戴有長數尺的長鼻的。這一隊人，將起行至美國演技，所以派斯派心下一想，這倒是個好機會，他雖失了主人，仍可行抵美國。他身材長大，力大如牛，正好當一個「疊九羅漢」的打底人，所以他做了一天極受觀者歡迎稱讚。忽然次日正做時，把背上的演員，都卸在地上，自己跑將出來，倒身於一觀客之前，叫道：「先生，先生！」方費里道：「你好，我們同到船上去罷。」

方先生出了許多票洋，把派斯派贖回。派斯派喜出望外，也不把長鼻擊下，一直跑到船上。

這就是方先生的放槍求救，成功的結果。他付了舟金後，就同亞達費克思登赴美汽船格蘭大將 *General Grant* 號到了橫濱。偶遇其僕，纔知道他已先到。派斯派又將一切情形，都告知主人。

他們乘了美國郵船，起程赴舊金山。過橫濱九日後，他們正行了全程之半。換言之，十一月二十三日，輪船適過經度第一百八十度。偵探如今到那裏去了？他必定也在船上的；可是他不敢再見派斯派了。

費克思到橫濱，從不列顛領事處，得了捕人證。可是方先生已出英國境界，那捕人證已沒用了。他現在只想教方先生快些到英國，好把他一上學，馬上捉住，再不想阻止他了。可是計策雖變，目的仍是同的。一天，費克思撞見派斯派，派斯派將他一拳偵探很甘心的受了，更說如今他毫無意思，再想阻止方先生了。

十二月三日，船過金門，來到舊金山，方先生上了岸，步行街上，適遇偵探。他一逡躲着，不放方先生看見，這時

對他說，他有事也要到歐洲去，能與方先生同行，最好派斯派去買幾枝自轉手槍了去；因為那時乘火車穿過美國，不無有危險的。同日晚上六時，他們就上車離舊金山東行。

三日三夜，他們走了三百八十三英里，再四日四夜，可到紐約了。不幸一隊土人，前來攻擊，把機器師先行殺傷，使火車不能前進。

虧得派斯派從車底爬過去，將車頭與車身截斷，所以車頭仍向前進，而車身則慢慢的退到車站。土人恐遇車站守兵，逃去了。

但派斯派自身和二乘客，竟為土人所虜。那方先生自然非將其僕奪回，不肯前進的。登時就有一隊兵，出去追土人；到第二天，將派斯派和其他二客，都奪了轉來，並未受傷。但那車已修理好，開向紐約去了。第二次車，必得於那天夜裏，纔得開出。方先生那裏肯等？他要於十一日夜間九時，在紐約乘利物浦輪船的。那時冰雪滿地，北風緊吹，他想乘冰船一定很快，便決定如此去。

他就雇了一隻冰船，乘上前進。自克內 Kearney 出發，要到亞馬哈，Omaha 纔有軌道接到支加哥，Chicago。其間路程，可二百哩。這次乘冰船，總算順利，一無危險；到了支加哥，也有車可到紐約。可是抵紐約時，已遲了三刻鐘，那赴利物浦的船，又開出了！

再沒有第二法子可想，只得雇一隻船，再向前行；可是雇船一事，很不容易。後來他出了八千元，給一船長，纔肯把他們三人，帶到包達 Bordeaux。方先生自然想不到包達的；所以船行了幾天後，他就賄賂船上水手，把船

長拘束起

來，自己做

了船長；因

爲他本來

是個航海

家。

他們

行到距利

物浦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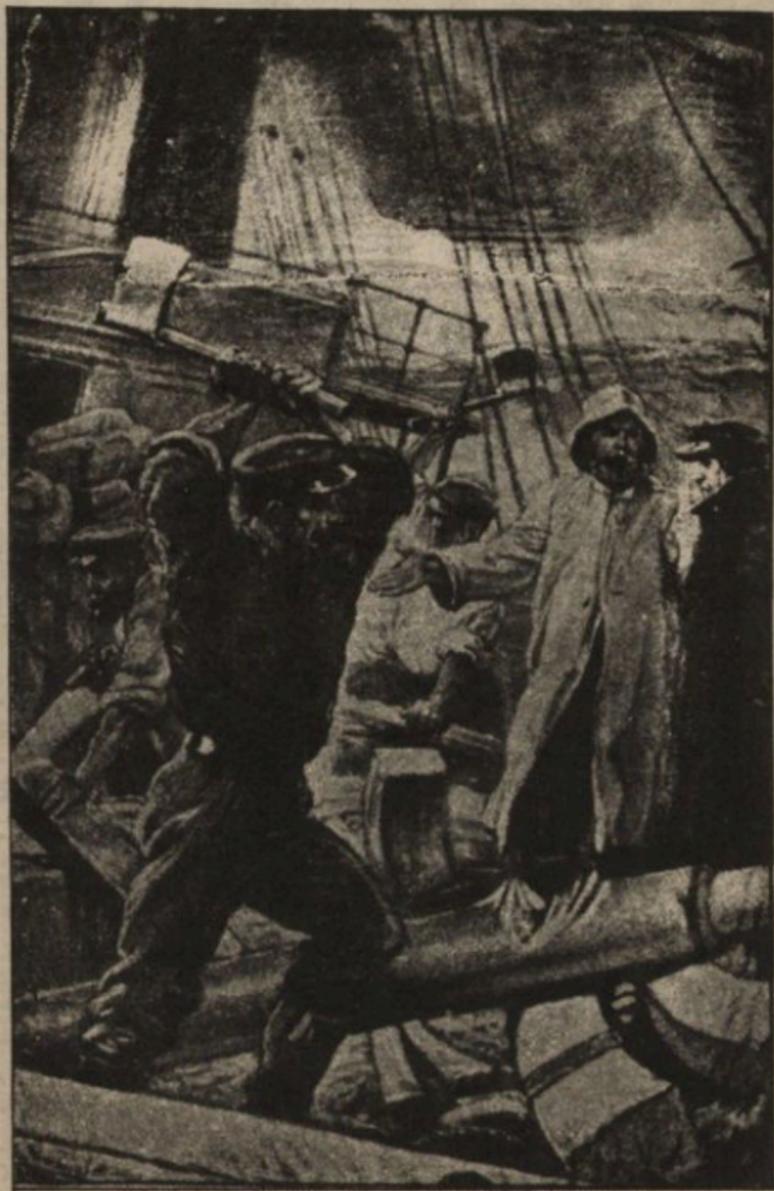
七百七十

哩時，那煤

炭完全燒

完了。

料 燃 作 身 船 把 櫃



先生遂向那船長說，願出六萬元，購買他的船。

買後，方先生就命令把船上桅杆，都擊來燒；所以他們到皇后鎮

Queenstown 時，那船已剩得幾片碎片了。

方先生將船送了船長，十分客氣。

他們乘車至都伯林 Dublin 又乘船至利物浦 Liverpool 他們於六小時前，一定要到倫敦的。他想六小時到倫敦，是容易的。可是他一上岸，那偵探費克思，一手把他捉住，出示證據道：「我以皇后名義，來此捉你的。」

方先生就馬上來到獄中；兩點鐘後，只見派斯派亞達同氣喘吁吁，滿頭亂髮的偵探來了，說是偵探之誤，那真正盜賊，已捕獲了。方先生不說一語，舉起拳來，把偵探打倒在地，自己與亞達派斯派出來，雇馬車至車站，乘專車到倫敦。到時只見站上掛鐘，已八點五十分了；他遲到了五分鐘，那賭金完全喪失！

他不但喪失賭金，就連他自己的財產也去了。

亞達竭力的想法子

勸慰他。那時亞達因這離奇的人待人接物，都很仁善，心中實非常愛他。

方先生對於她也愛，不過沒直說就是了。方先生如今貧苦了，必得有

人安慰他纔好；亞達一命既是他救出，而他喪失賭金，或者也是為救亞達

的緣故，那麼亞達應該做安慰他的人。而方先生心中，也以爲如果能彼

此成婚，他這次喪失，也就不算有什麼。所以次日，他就差派斯派去訪牧

師，完成大禮。派斯派一聽牧師說，明日是星期日，不能辦事，就一氣跑到

家裏，對主人說，今天還是禮拜六。

他這樣的推上了馬車



方先生道：「今天禮拜六！這是不能的！今天禮拜日，明天禮拜一！」

派斯派道：「不對的，你錯了一天了！我們到這裏，早了二十四小時，如今只有十分鐘了。」

說罷，派斯派把主人的領口抓住，拖到馬車裏，連方先生自己也不知道。那御者許了重賞，驅車向改造會而行，軋死了兩狗，撞倒了五車，纔走到會所門口。方先生到閱報室時，正八點四十五分，不早不遲，獲得賭金二萬鎊。他的會友，像八十日前一樣的佈置定當，在閱報室裏等他。

他這樣嚴守時刻，不差毫釐的人，怎麼會錯了二十四小時呢？這是因為郭馬漢雖已告訴他，教他依經度開錶；可是他仍照格林威天文臺開的，所以錯了。原來向東而行，環繞地球一週，可多一日；向西而行，環繞地球一週，則失一日。方先生向東而行，須每經一度，將錶開遲四分鐘。地周三百六十度，四乘三百六十，得二十四小時，所以方先生不知不覺的，早到了二十四小時。換言之，方先生向東行，環球一次，日在天中者，共見八十次；同時在倫敦的朋友們，只見得七十九次，所以派斯派的錶，依倫敦開的，差了一天了。

這件故事，如今已講完了。我們須要補足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亞達後來究竟做了方費里夫人，使方先生一生快樂。

(二) 入海二萬哩隨筆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范爾納第二篇想像故事，與上篇環遊地球八十日記，完全不同。這篇故事，題名入海二萬哩隨筆，是他含有大

發明故事的一個例子。這故事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寫的。那時候，我們應該知道，還沒一人能造一船，深入海底。所以這是預言的書，預料人類將來種種可能的發明，而探知難測的海底。近幾十年來，潛水艇雖大進步，不過還沒達到范爾納的想像。將來潛水術發達，人類潛入海底，定與現在行於海面，一樣安穩，一樣無慮，是可以預料的。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的那年，歐洲美洲航海界，都感受海中一神秘不可思議的怪物之苦。這怪物，科學家航海家一樣的無以解釋。說有許多船，在各方海中，都碰着一種東西，比鯨魚還大，走得極速，況且總在夜裏見的，行於水面上下，發極亮的磷光。

這怪物究竟是什麼，沒人能說。可是這怪物於航海界不利，那是無疑的。因為有許多海船，被他破沉。施哥的亞 Scotia 船駛回利物浦時，也受了損傷；那船殼鋼板上，穿了一個三角洞。幸那船分了七部，各不透水，只要有一部不受傷，那船就不會下沉；不然，早已沉入海底了。施哥的亞遇着這怪物，在距克里亞角 Cape Clear 三百哩的海上。遲留了幾天，那船纔開到利物浦。馬上開到船塢，妥為修理。就聘有名專家，研究這次受傷的結果。以前許多海船，近來都都不知不覺的沉入海底。施哥的亞脫逃後，就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歐洲美洲都預備出大隊戰艦，與那無人知道的怪物開戰。最好把他絕滅了，那纔沒危險。因為那時一般科學家，都以爲這怪物必定是一角鯨。

我，亞羅那比爾 Pierre Aronax，巴黎自然歷史陳列所 Paris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的助手，那

時正在美國，被聘赴尼勃拉斯克 Nebraska 地方，研究那怪物。我和我的隨僕，來到紐約，專把爲巴黎陳列所收集分門別類的物件。自我的書海底怪物叢考 "Mystery of Great Submarine Grounds" 出版後，於科學界上，已有些聲名，所以有許多人就拏這最引人注意的問題，前來問我。

一遠征隊，由美國政府組成，內有美國速度最大的軍艦林肯。船長范來格，Farragut 將物件一應預備好了，駛行出去，想把那怪物一舉滅跡。那怪物於三星期前，在北太平洋，又爲舊金山的汽船看見了。我那時受聘，加入遠征隊，算是法國的代表。我的隨僕，江水 Conseil，說我到那裏，他也跟到那裏；我與他在一處研究科學，於今十年，所以就允許他與我同行。我們乘了巡洋艦，從卜羅格林 Brooklyn 出發，向太平洋而行，冀追蹤那怪物的所在。

船上的水手，和許多科學家，都想早些遇見那鯨魚，（或稱海獸。）我以爲那怪物，一定是很大的鯨魚。因爲那種鯨魚，帶着一種象牙刀，堅過鋼鐵，有時長可七呎，底端竟有直徑十五吋的；假使有一鯨魚，比現今所知所捉的鯨魚大十倍，而他的能力，也比現今所知所捉的鯨魚大十倍，速度也大十倍，那末，近來報告的許多損傷，他自然都能夠做了。

我們一隊人裏，有一個水手，是個坎拿大人，年可四十，名喚內蘭，Ned Land 精於叉魚。他擊了不知多少鯨魚了。這次他也急於要獻獻身手，把那驚動航海界的鯨魚，早日叉死。

一個一個的星期過去了。我們這次出來，可否成功，一點也沒把握。行了四月，我們走完日本中國的海邊，

並不見什麼，船長決定要回去了。一夜，內蘭喊道：「你們看！我們來尋的東西，在我們前面了！」

這一喊，船長、辦事人員、船大夫、水手、艙中侍者，都出來看了；連司機器的人，也丟了他們機器，燒煤的人，丟了他們的煤炭，出來看望。那時機器已停，艦隊自己慢慢的前進。我心裏不住的疾跳。我知道內蘭確是看見的，並不是欺騙我們的。一時我們都能够見了。那物距我們僅二繩遠了。只見那怪物身上發光，在水面下可丈餘，一切形狀都和報告相符合。有人說，這不過是許多鱗片堆積在一塊兒，所以能發生光的。我確信這光並不是鱗光，倒是電光。說時，那怪物漸漸的走近我們來了。

船長馬上轉過機來，開足了力，向後逃避；可是那怪物已追及我們，繞着我們艦隊，飛行疾走。他的光，有時見了，有時又不見；有時在這邊，有時又在那邊。在黑夜裏，我們當然是不能攻擊的。到夜半，那物如螢火蟲一般，忽而不見了。至晨二點鐘時，又起於距我們五哩外的地方，翹首水面，好似上來吸氣。氣進肺去，又似蒸氣進二千馬力的機器裏去一般。

我道：「鯨魚得了馬隊之力，那真是好鯨魚了！」

艦隊預備次日一早，就開始攻擊。內蘭靜靜地磨快了他的魚叉。可是至晨六時，那怪物又不見了。況且一陣潮霧，遮得我們不能再見那怪物的行徑。到八點鐘的時候，霧散了，內蘭如夜半一樣的喊道：「那怪物在眼前了！」

我們都見一哩半外，一個黑大的東西，浮在波上，長尾一擊，海面上頓起無數白色大泡沫。

那怪物向我們走來，距我們只有二十呎了。內蘭立在船上，手執魚叉，預備遠擲。那怪物又發出光來，使我們雙目爲之眩耀。內蘭將魚叉射了過去，正中那怪物，只見那光登時熄滅，兩支水噴到我們船上，我們的船都動搖起來。一時，我已在水裏和水角力了。我雖然善於游泳，倒也有些困難；幸而江水在後面跟來，因他力比我大，所以助我褪了衣服，還不致沉入海底。可是我那時已發昏了。

到我醒來時，覺在一浮島之上，內蘭江水，也在那裏。誰又知道我們已在那成自金屬的怪物之背上了！那怪物向前徐進；我們深恐他潛入水底。

那怪物正將下沉時，內蘭用力敲了金板。一時，只見一門開了，八個戴假面具的人，把我們拖到裏邊。門關了，有半小時，我們在深黑之中。一時明亮的電光，透到艙裏。艙長可二十呎，闊可十呎。兩人從外面進來了。一個身長面白眼黑，各部生得均極相稱。

我們連用了法語德語英語拉了語和他們講，他們似乎不懂；而他們所講的，我們也不懂。可是他們就給我們衣食，極形仁善。我們吃了可口而奇異的飯後，因多日未睡，就馬上睡了。

次日一個長人走來，——這人後來我纔知道他是船長倪磨 Nemo。他是爲這潛水艇之主人用法語向我們說道：「我靜想了你們的情形，料定了，纔揀法語來和你們講。你們追我，只想破壞我。我爲我自己的理由，和人做事。我已經決定了，讓你們自己選擇，究竟要活，還是要死。假如你們依了我，在你們艙裏，住幾時或幾天，你們就可不死了。」亞羅那先生，你不應該抱怨的；你已經做了一部海底生活的書，——這書我圖書室裏也有的。

——我告訴你海底的情形，你倒能受益不少。我喜歡在這裏，因為這裏不受什麼專制政府干涉的。

我們當然從服。後來船長倪磨告訴我他奇怪的手藝。

這真是驚人的東西。膳堂之外，還有大圖書館，總有一萬二千部書。會客室長三十呎，闊十八呎，高十五呎；牆上飾以名家的圖畫，嵌以大理石古銅；一隻角裏，放一大風琴；玻璃箱內，放着許多珠寶和海底奇物，都是自然學家的希望知道的。一小房珠子，總值巨萬。船長倪磨說是他於各海尋來的。

我的房裏，也陳飾了各種物品。船長自己的房裏，倒只有很簡單的裝飾；不過各種行駛潛艇的機關，都在那裏的。這潛水艇，名喚那的柳 *Nautilus*。電氣是從水裏引了綠化鈉而得。新鮮空氣，是必需的。因為水手的生命，全要從海面得新鮮空氣而生。機器房長可六十五呎，其中有發電機和推進器。

船長倪磨說那的柳能於每小時內，行五十哩。且浮沉自如，只要把貯氣器裏的氣，充滿或抽空就是了。舵手坐在一個小室內；這房前有玻璃片，厚可十呎，這一室似乎在船殼之上；他身後有一電氣反射器，能照見船前半哩的東西的。

這潛水艇又帶有一隻形如魚雷的小船，造在槽內。——所以開了大艇的鏡板，就可從小船走到大艇；關了鏡板，那小船可以自由分離了，浮到海面，好像一個楔木塞。這小船的重要和我的關係，我以後再講。

船長倪磨，在一荒島裏，造了船身，又於許多地方，得了船殼機器及各部分，所以這艇，外邊沒一人知道。

我看了艇的各部分，十分心喜，又奇怪海底情形之待發明，為怎麼有這樣的多。可是我總覺得我是一個俘

虜，再也不

敢希望將

來重得自

由。當客

堂的窗開

時，那船正

向前行，只

見兩面都

是奇異多

色的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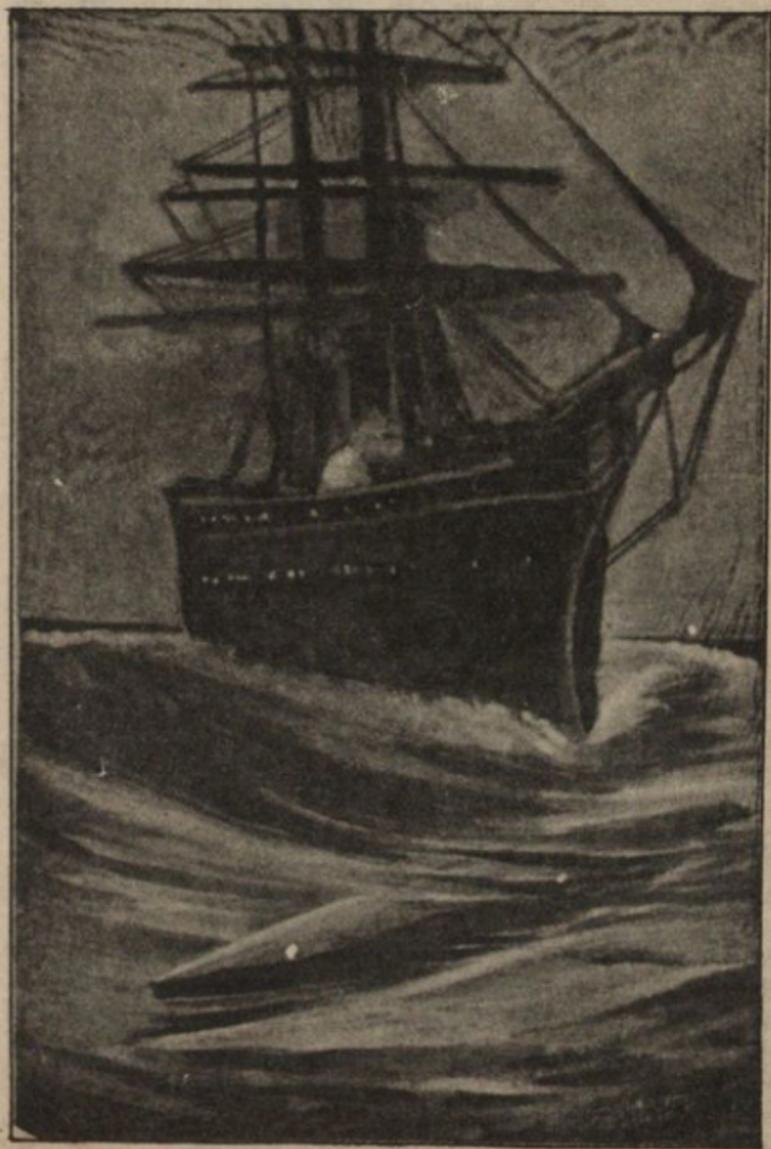
怪物，見了

光，繞我們

的船，前後

上下游泳，我看了又喜又驚。

當 日 的 潛 水 艇



登了幾天，船長水手都不來監視。我們的船，仍向前行。聽說直至安爾海峽，Torres Strait 沿配冰海岸，

Papuan Coast 過紅海，蘇彝士地角之地峽，而至三安林島 Island of Santorin 過郭里坦 班班來 Cretan Archipelago 而至南極。在南極地方，荒涼無倫，船長倪磨，就樹起旗子，上書白「N」字。隨後又過熱流。

我所看見的許多奇形怪物，許多驚駭聽聞的東西，都為自然學家所未見過。我這裏不能一一說與世人聽。但是世人不能說因為我們是俘虜，就關在暗室，不得外出了。

第一次出我望外的，就是船長一天請我們加入他們的隊裏，出去到北太平洋的一小島開來斯波 Creago 那邊去巡獵。他們教我們早飯吃得飽些，因為這次時間恐怕很長。那時我們已經吃慣了海產食品，所以聽他，吃得很飽。

這次出去，他們還供給他們每人一件無孔印度橡皮做的游泳衣，肩上一貯氣器，有管自銅背上通出。我們還有氣槍電彈，都是殺生利器。著上游泳衣後，以鉛做的鞋底太重，所以兩腳不能搬動，被推至船底，出了鐵門，用抽機水貫入水來，一時我們周身覺得有水了，就出了船，行於海底。

我們沿平沙走了幾里，過了淳石和水草堆，來到一個森林，許多奇品異物，都向海面生着。

這種經驗，使我曾著海底怪物叢考的書的人見了，知道前日所懸想的，現在都親見了。我們採了許多標本，又射了一隻海獺。這種海獺，是太平洋海底所特產的，長可五呎，皮值一百磅。

我見了這些奇品怪物，萬般驚異，連筆記都忘了。船長倪磨雖說很仁善，然仍是神祕的不可測度。一天他看了副船長所指的地方，登時煩悶發怒，把我和我的同伴，仍如新到的時候一樣，拘在暗室中。次日，我醒來的時

候，只見一個英國人，身已受傷，頭部粉碎，我說這人不到兩小時就要去世了，那船長眼裏，似乎也滴下淚來。是夜我聽得哀悼的聲音。次日，他們同我到海底珊瑚叢去看，只見已死的英國人，葬在那裏。這是海底的小葬場，十字形的珊瑚堆，無數的堆在這場裏。內蘭不像我的好奇，說海底的東西，已看得夠了，如今只想着得個機會脫逃。

可是脫逃的機會，實在沒有。我們又行往南美洲海岸。五月十七日，我們到了距心足島 *Heart's Content* 可五百哩的地方，那時我們已在水面下九百呎，只見一條電繩，放在海底。內蘭見了美洲海岸，心不耐煩，只想一脚跳到陸地。可是船長倪磨轉向愛爾蘭而行，又向南行，五月三十日，我們得見地角了。

次日，那船似乎一直環繞而行，像要停在什麼地方似的。船長面呈愁容，一日不和我說話。下一日，天氣很好，我們看見東方八哩外的海面上，有一隻無旗的戰船，船長用了量經緯度的儀器，喊道：「在這裏！」

那的柳就沉入海底，休息時，電光仍照着，鏡板也開着，我們在船的右邊，看見許多破船的餘屑，有已與動物之殼埋在一處，不知沉下已多少年數了。我正立着發呆，心想船長倪磨，技能真是絕衆，他走來對我說道：「那是馬

撒拉思，*Marseillais* 一千七百七十二年落水的；那船共有槍砲七十四，戰下來斯頓 *Preton* 時，多少有力；後又圍格來內大 *Granada* 及基水比克灣 *Chesapeake Bay*。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法國革命後，始改其名。一次

那艦加入小艦隊，護送一船米麥，自美國開至法國，那小艦隊和英國軍艦相戰。七十二年前的今日，就在這地方，

那艦竭力的戰了一次後，桅也倒了，船底已有水了，水手也不能再維持了；那時船上共有水手三百五十六人，情願

將船自行擊沉，不願墜入敵手。把旗掛在桅上，那船徐徐的沉入海底去了。船裏的人却呼「法國萬歲。」

我道：「這船名是『報仇者』(Avenger)嗎？」

船長道：「正是！這名多少好！」說時，交叉着手，十分莊嚴。

我聽了他的話，看了他的形狀，頗有所感。船長倪磨因他的同事，把他和他的水手，逐到船上，再不能想到陸地，決心前行報仇；這讎恨，斷非平常的所能比的。

那時我已離了海底，向海面上升，將到海面的時候，只見有一戰艦，開向我們。當我們的艦出水面時，已聽得礮聲。內關心又大動，以為這次可以脫逃了。遠望那船，有二甲板；可是那船並沒什麼旗號。我們似乎有機會，可以脫逃了。內關還說如果那戰艦開到一哩之內，他就要跳入水去了。那時又開得一礮聲，知道那艦向我們攻擊了。

那時我心下自想，以為前日林肯船上的人，看見內關射叉的結果，必定知道那的柳並不是什麼怪物，倒是人造的怪物。那全球艦隊，一定都竭力的預備攻擊了。我們在船裏的人，還有什麼希望。

我們立在船上看時，彈如雨下，內關心急，舉手蕩搖手帕，船長倪磨，將他手上一拳，內關的手，再也舉不起來了。船長面色青白，轉向敵艦喊道：「啊，這正是仇國的兵艦！你們知道我是那個！我也不必看了你們的旗子，纔知道你們的。看看我的旗！」

說着，舉起黑旗來，教我們走入船去。只聽一彈飛到船邊；可是船殼堅固，那彈仍折回到水裏去了。船長不慌不忙的說道：「你們看見他們來攻擊我們了。我將擊沉那船，不過不在這裏，那艦不應和報仇者沉在一處的。」

我們沒有法子，只得服從，走入船裏。那船開了，我們遠了火線。我靜坐了一歇，心裏一想，就冒險走去對船長說勸他不要再擊沉別的船隻。那時那的柳繞行敵艦，如鷹之捕雞，我說得沒幾字，船長似乎發怒，命我毋噪。他道：「在這裏，我就是法律，我就是審判官。」那船上有一暴虐的人，只因他，我就失了我心愛，我保養，我尊敬的人，我就失了我的國家我的父母妻子，我的子女。我親見他們之受刑的。那船就可代表我的怨恨。還有別的話可說嗎？」

他這樣忿恨，我勸他也沒用。我和我的同伴，決定於他攻擊那艦的時候，一同脫逃。晨六時，那是七月二日，兩艦接近得不及一哩半了。內蘭正預備走上船來，跳入水去。那上面的鏡板關了，我們的希望就去了。

一時水注入貯氣器來，我們知道船已下沉了。又一歇，開足速力，向前猛進，那時全艦震動，向前一衝後，只聽得上面有人亂嚷疾呼，聽說敵艦已被擊破，水至船中，好似針過帆布。我很駭懼，走到客堂，只見船長獨自站着，愁思默想，靠着鏡板，注視敵艦，載着許多水手，漸漸下沉。心雖滿足，也不無有憐憫之意。那的柳也漸漸下沉，所以船長得目覩可怕的種種情形，和遭難人沉入海底的慘狀。我們都見後，跟了船長，到他房裏，只見一女照，年猶輕，且有兩小兒，船長看了，伸向照片扶扶，怒氣登時消失。他跪下去，嗚咽起來。我看了心下自想，不無恐懼。船長雖損失極大，然不應該擊沉敵艦，使許多人喪命的。

那的柳如今開足速力，一直向北而行，不知到什麼地方去。是夜我們行了大西洋二百哩，還一直前進，不減速力，走了十五日或二十日。我們那時不見船長，也不見副船長。

內蘭以為絕望了，十分憂愁；我和江水日夜看守他，不離一步，只恐他一時忿極自盡。一天早晨，他向我說道：「我們今天夜裏要逃了，我算定距此可二十哩，向東而行，就有一個小島。我已預備好食品及飲料了。十點鐘時，江水和我在小船門口等待，你到那時來尋我們。假使我們不逃，我們不能免於死的呢。」

我道：「我自然同你同走的；我們死也死在一塊兒！」

我走到客堂上，辨明內蘭所說的方向。我們現在極快的向東北角而行，船在水面下可三百餘呎。我看了許多天然的物品，和人爲的珠寶。這些東西都是放在陳列所裏的，將來船被擊沉，收集製造的人也死了，還有什麼寶物！我回到自己房裏，著了游泳衣，把許多筆記都放在衣袋裏。心不住的高跳，只怕遇見船長，他見我怎樣一起疑心，那我們的計策，豈不完全失敗了？所以我決定倒在牀上，安靜我的精神，一到逃的時間到了，那就沒什麼危險了。快要下十句鐘了，只聽得船長倪磨奏着悽慘的調子。我想到小船裏去的時候，倘然遇見他坐在客堂上，又要糟了。但是我必得一試。所以我輕輕的爬到客堂門口，輕輕的開了門。那時船長仍舊玩着音樂，可是堂上十分黑暗，我慢慢的走到圖書室門口，我將要開門，只聽得他歎息，我就不敢開了。

他停了風琴，立起身來。那時圖書室裏有些光線，所以我能夠看得見他的。只見他交了手，慢慢的像鬼一般，向我走來了；口裏輕輕的不知說些什麼，最後幾個字，我聽得是「好了！好了！上帝，好了！」這是這奇異神祕的人的懊悔語嗎？

我不見他於一英人之死而流淚嗎？這英國人，就是前面所說葬在珊瑚叢裏的那個，不過是船長所殺許多

人中的一个罷了。

我不顧性命，一直來到圖書室裏，上了中間的扶梯，直至小船門口，只見我的兩位朋友，已在那裏等候了。我們就關了鏡板，用螺旋鉗緊扣了小船的門。我們一進，也馬上關了。內蘭把兩船相繫之螺旋，旋開了，只聽得大艦裏一陣亂嚷，我們以為我們的計策，已被他們發覺了，預備和他們死戰。內蘭停了一時，那船內的聲音愈響了。

我們只聽得他們連說，「慢爾斯羅姆 Mallstrom！慢爾斯羅姆！」究竟那的柳是不是因為遭了不測，或中了計了，所以開得這樣快？我們聽得大聲高叫，我們自己環旋而行。那大艦的鋼條折斷了，有時船身回旋，像似立在一端的樣子。內蘭說，「我們必得緊緊跟着；我們能够跟着那的柳，那我們就不死了。」

內蘭竭力的把兩船相繫的螺旋，緊緊鉗着；可是他話還沒說完，只聽一聲響，電氣走了，小船向水面直衝，早已脫離大艦，在波浪中旋轉了。那時我一頭拼在鐵桿子上，早已失了知覺。

這樣可怕的地方，連大力的鯨魚，都不能活的，我們怎麼會得不死，那就沒人知道了！到我醒來時，我已在羅福登 Lokoten 島上的一捕魚人家裏了。內蘭江水，也都安然無傷。我們握了手，喜出望外。我們在這島上，等候來船。這輪船每月兩次，開至北角 Cape North。那幾日的逗遛，我就修述了這篇紀事。我們這次游行的地方，自來的人都說為人所不能到的。我們想將來科學發達了，必定得有通路，直入海底。

人家相信不相信，我且不管。我自己知道這次入海二萬海涅。

那的柳還存在嗎？船長倪磨還活着嗎？那喊慢爾斯羅姆的夜，是他最後的一夜嗎？究竟他還在憑敵報

仇嗎？他和我說，他所寫的懺悔論，放在不透水的匣子裏，丟入水內的，究竟還得發見嗎？

我知道三千年前在教會裏所問的「彼物既遠且深，誰能知之？」一話，祇有兩人能夠回答；這兩位，就是船長倪磨和我了。



第二十四卷 愛哥德女士的小婦賢妻

這從來兒童故事中最有趣的一個故事，是一位女作家著的。這位女作家愛哥得羅三妹，Louisa May Alcott，以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生於菲來特爾非亞州 Philadelphia 之德國鎮 Germen town。她的父親，家雖赤貧，頗喜研究教育哲學。一家時感貧窮之苦，可是個個喜笑，人人樂觀。羅三妹共有姊妹四人。他們的人品，都見於下。美格 Meg，阿米 Amy，班級 Beth，都不是他們的真名，乃是作者所造的。篇中柔小姐，Jo，就是羅三妹的自况。馬趨 March 夫妻是根據他自己的父母作的。篇中別的人物，也取材於實際生活。這書本分兩次出版，第一部曰小婦 Little Women，第二部曰賢妻 Good Wives，不過平常都是印在一塊兒的。作者以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死於康告 Concord。

這故事的開始，在南北戰爭的時候。南方諸省，正因總統問題，和北方交戰。可是這故事發生的地方，在新英倫州 New England 的一個幽靜小村，離波士頓不遠，連槍聲都不多聽得。

在一老屋裏，有四姊妹，名喚美格柔班級阿米。四姊妹在一處的快樂，再也沒人能及了。他們的父親馬趨先生，常不在家，在北方軍隊中，當一牧師。母親賢德，作活計以供一家。他們既沒有家產，生活實在艱難；可是他們都抱樂觀，勇猛前進。

美格為長，柔為次，他們二人年紀稍大些，所以日日幫助母親，賺得幾錢。美格看護一個富家的子女，柔則在

她的姑母家裏，當些小差使。她的姑母，雖極仁善；可是嚴格異常，不能差毫釐的。他們賺得幾錢，還濟助鄉間比他們還貧的人家。他們這樣欣喜，或者也是這個原因。因為幫助人家，是最悅心滿意的一件事。

後來老蘭先生 Laurence 和他的孫兒薛夏多 Theodore 到他們隔壁的一所大房子裏來住，他們就多了兩個鄰人了。薛夏多像似外國種，面呈黑色，不過生得十分優秀。他的母親，是個意大利人，他父親背父命而娶的。如今父母早已亡故，他是惟一的孫兒，承受祖父的產業。老蘭先生家裏，裝飾得極為華麗；可是薛夏多並不在意，同他祖父住在一處覺得寂寞無味；後來見了隔壁的幾個少女，纔笑逐顏開起來。

夏多最愛柔小姐；因為柔小姐有些男兒氣，身體強壯，又善戲弄，還很喜歡讀書。夏多對她說，請她以後只喚他老歷 Laurie，不要再喚他作夏多，因為夏多兩字，像似女人名字，很容易與多拉 Dora 相混雜的！

那年的冬裏，自新鄰居搬來後，兩家來往不絕，十分親熱。女兒們得了一劇本，是柔小姐編的，就扮演起來；班綴玩風琴，老歷也在其內。他們買了一種雜誌畢威克書匣 The Pickwick Portfolio，就組織了一個畢威克會，他們都做了會員，買了一個風琴，各人都依迭更司 Dickens 小說，取了別號。這都沒什麼，最有趣的是他們兩家間的來往書信。來往書信，一定幾日一次。到後來所寫的，並不是平常客氣話，却都是情書了。這幾個女孩兒中，班綴要算最怕羞，最小心，真是隻馴服的鳥；她天性之仁善，爲人之和氣使他的三個妹子，都受極大的影響。阿米像似有點虛榮心的，可是她也是很可愛，很明麗和別的姊妹們一樣。班綴在家裏料理家務，指導着老僕海納

Hannah 阿米日日攜書上學。

那時新英倫地方的兒童，最喜鹹檸檬，常包了帶到學校裏去吃。這是件大犯規則的事。阿米也犯了，先生極嚴厲的打了一頓。母親聽得，不喜歡先生那樣教導，就教阿米出校，以後不必再讀書。

阿米歎道，「那很好！我希望學生都馬上離校，教牠開不成。那些檸檬，多少好吃，怎麼不許吃？」說時，像似受了大犧牲的樣子。

母親說道，「你失了檸檬，我並不在意。你既犯了規則，自然應該受罰的；不過我不贊成用那種法子使人改過罷了。」這幾句話，十分嚴厲，大出阿米望外，她正在想母親必定和他表同情的。他母親接續說道，「你如今愈自大自負了，今番受了責罰，我想你也可明白了，以後改過自新纔好。你很有點小智小慧，不過一個人最要緊的，還是謙虛啊。」

那時老歷在屋角玩棋，說道，「這是不錯的！」

過了幾日，美格接到她學友馬安尼 *Annie Moffat* 的請單，請她到城裏去住兩星期。馬安尼小姐，家甚富厚，住宅即在城裏，所以得享都市之生活。美格未行之前，預備了好幾日。她的妹妹們，也幫助他裝飾。因她生得本來美麗，所以絕不繡飾的衣裳，一上身，馬上就變作很華麗的了。美格在馬小姐諸友中，倒算是最俏麗的。

老歷也被請到城裏，得與美格會，但美格待他很不好。至其原因，或者因為美格看自己已成馬小姐諸友的中心，并她在那里聽人說，馬趨夫人，想把她嫁給老歷之故。美格回家後，自己承認怎樣怠慢老歷，柔小姐和她母親聽了，都十分忿怒。

柔小姐道：「這不是最鄙賤的用意嗎！你却等我遇見馬安尼時，我去說個明白。善遇老歷，只因他有錢，只因他將來能够娶我們麼！」

美格問道：「母親，馬夫人所說的計劃，你究竟有沒有？」

她母親道：「我是有的；我有許多在心裏；無論那個母親，都有的。不過我的計劃，或者和馬夫人的計劃不同的。我只希望我的女兒，都很美麗像人，都很仁善和藹，使人家羨慕愛敬；將來得了好少年，使他們很快樂的成了婚，使他們無憂無慮，欣欣然過一生。」

她母親接續說道：「一個女子，有一個好青年來愛他求他，是最開心的一件事。不過我情願教你們做貧人的妻子，只要你們快樂；不情願你們做皇后，而心神不安，不自敬重。」

美格到盧榮市去了十四日，看了都市的情形，只覺得那些高談誇論的人，鄙陋不堪，倒增進他愛簡單生活之心。

光陰如駒的過去了，那些女孩兒，都是成年女子了。她們母親的希望，不久將要實現了。柔小姐初僅投稿

到畢威克書匣，如今想投稿到真正的雜誌，一天聽得她的兩篇故事，都取了，心下自然十分欣喜。老歷得知後，也

頗自誇像似那兩篇故事，是他自己做的。老歷私下對柔小姐說，美格和她的先生有情了；因為他看見美格的一

隻手套，在他先生卜羅格 Brook袋裏。可是說到有人愛美格，將娶了她去，柔小姐總不喜悅的。柔小姐道：「我

願看那一個愛她！」

十一月裏的一天，接到電報，說馬趨先生現在華盛頓 Washington的一個醫院裏，教馬趨夫人馬上到那裏去。接到這電報，像棕色的天馬上變爲黑色的樣子。女孩們都忙着幫助他們母親，預備一切，當晚動身。可是那時並不見柔小姐，老歷出去到各處去尋她。當她轉來的時候，只見拏了二十五塊錢，幫助馬趨夫人此次出外的費用；因爲馬趨夫人當時，手下只有幾塊錢。我們都問柔小姐這二十五塊錢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原來柔小姐剪短了髮，把美麗的髮辮賣了。

有許多日子，着實黑暗。父親雖然聽說已經恢復轉來，班綴又得了熱症。這熱症是她到鄉下的一家人家去濟助他們時，那家的小孩兒，傳給她的。柔小姐如今也沒時間吟詩作文了，專心服侍班綴，等馬趨夫人回來說父親一日好一日時，班綴也已恢復原狀了。

耶穌聖誕期到了，她們只要父親身子恢復，依然強壯，他們的耶穌聖誕期，就快樂了。聖誕那夜，老歷先進來，面呈喜色，他們都以爲老歷必定得了好消息了。一時她們正等老歷說話，卜羅格先生也進門來，只見隨後就是馬趨先生，滿面堆笑。四對小手，都來抱着馬趨先生。柔小姐幾乎發昏，阿米倒在凳上，不想起來，只抱着父親的一腿；卜羅格湊巧，親了美格一嘴；班綴包了頭，直自房裏跑了出來，聽得父親回轉，十分喜悅，手足登時生力。

不到數日，老歷所疑的，成了事實。他們的姑母，不肯同意，以爲他們應該嫁富家子弟的。可是馬趨夫婦，均極同意，說定三年後，美格二十歲時，就可成婚了。未結婚以前，卜羅格出戰，受了重傷；如今戰事已了，卜羅格回到鄉間，預備房屋，來娶美格。

阿米如今成一美麗的少婦了；班綴依然怕羞慈仁；柔小姐仍帶男兒氣，只想成個著作家，如今別的文也作了，極受編輯先生的歡迎。馬趨先生不外出，就在家裏做事。夫人年紀雖大得不少，還很強健，快樂。老歷如今進了大學，仍是他們最好的朋友。

柔小姐所著的一篇故事，得了獎金一百五十元，這真是她的盛日。因她母親和班綴，像似面色一日白於一日，他就把收得的錢，送母親和班綴到海邊。

柔小姐還著了一部小說，也算成功的，得了三百塊錢，自覺已十分富足了。她一心想遊歐洲，得見書上所讀着的許多名市大都的生活。他還沒成功，阿米倒先得了機會了。因為她們姑母，送阿米和另外一個將赴歐洲的親戚，同至海外。柔小姐隱瞞了自己失望的悲傷，倒幫助阿米，預備一切。

如今老歷和她們姊妹們，都十分親暱，並不分輕重濃淡，所以柔小姐說，他們姊妹們，不拘那個，都可以和他成婚的。

柔小姐自覺和老歷由朋友之情，變為男女之愛了。因心疑班綴也和老歷有情，所以決心不和老歷情再深厚起來，他忽然離家赴紐約，當一教習。

沒幾時，他寫了一封信到家裏，盛稱貝爾教授 Bluer 之仁善，還說他教她德文。貝爾教授也很和她同心一意。柔小姐情願犧牲大學畢業的老歷，拒絕他的求婚，或者也是這個緣故。

老蘭先生，決定游歐，教老歷同行。老歷在南歐地方，碰見阿米，見他已成一美麗少婦，十分歡喜。心想前次

被柔小姐拒絕，心痛有年，今見阿米，一切痛苦都像醫好了。

老歷不久知道阿米就是他心愛的柔小姐的妹子。一天，他們蕩舟日內瓦湖 Lake of Geneva，老歷在後，阿米持槳，慢慢前行，許多時分，兩人不說一句話。

阿米先開口道：「我們一同搖舟，多少有趣？」

老歷很溫柔的說道：「這真有趣，我希望我們一直能同舟搖蕩。」阿米，你高興嗎？」

阿米輕輕說道：「老歷，自然高興的。」他們就停了舟，彼此抱住，情意綿長，映於水底，倒成一幅佳畫。

柔小姐在家裏，十分寂寞，不過作些文章，料理些家務。過了幾月，老歷和阿米到了，見了面，彼此自然都着實

快樂；他們兩個，早已結婚了！柔小姐和老歷的友誼，倒比前更好了；因為柔小姐，既無私心，看見妹子和老歷結了

婚，自有一種新樂趣的。如今貝爾先生，天天到他們家裏來；柔小姐見他進來，一定滿臉羞得通紅，就是人家說起

貝爾先生的名字，她也會面紅的。

過了幾時，貝教授一日得了機會，正逢天雨，與柔小姐同傘回來，就問柔小姐究竟愛他到怎步田地，能够給他

做妻子嗎？他雖貧窮，心中實在是滿充愛情的。柔小姐把自己的手，放在教授的手上，答道：「如今並不貧苦，」說着，和教授就在傘下親了嘴。

一年後，姑母死了，把她的房子，遺給柔小姐。柔小姐就和她情人，商議開了一個小學校，貝爾師母，管理學生。

這學校並不有名，貝先生也並沒賺得多少錢，可是正合柔小姐的意思。她並不想什麼，只要這學校，是個快樂

的地方，像家裏一樣，兒童們受了好的教訓，得了好的撫育就是了。次年，姊妹們和她們的丈夫子女，及馬趨夫人，在一休假日，共聚一堂，彼此談笑，追念舊日，憶起年輕的時候，憂樂兼至。在這些時候，她們總不忘她們的姑母，常舉酒和她祝福。貝爾先生，着實感激他們的姑母，說他一生的快樂，差不多都是她給他的。



第二十五卷 華累思的述古小說何鵬

以下所講的故事，是述一部有名的小說。這部小說所講的是耶穌時代的事情，是美國一個軍官作的。講耶穌時代故事的書，再沒有比這部小說再著名的了。這部小說，記一個想像的猶太少年，因受耶穌之教，着實被感化。作者名華累思 General Lew Wallace，在他自己的國裏，早已爲一有名的軍官，和有名的政治家；其所著小說，也早有些聲名。到一千八百八十年，何鵬 "Ben Hur" 出版後，成功之大，把從前的事業，都遮住。那時他已五十三歲了。到五十三歲，還能獲得遍聞全世的聲名，實在不多見的。除了 "Uncle Tom's Cabin" 之外，近世小說，再沒有比這部書還聞名了。這兩部書，都是美國人作的。華累思死於一千九百零五年。

那時耶魯撒冷 Jerusalem 城，和猶太 Judea 地方，都在羅馬治理之下。羅馬政府，所派來治猶太的大臣，叫作經理大臣，與羅馬帝國，代治領土。還帶有許多強悍兵士，使耶魯撒冷土人，不敢稍動。

這是當時的情形。耶穌聖誕前三年，耶魯撒冷地方的一個皇親何意三 Ithamar Hur，在當時爲最富庶的，生了一子，取名一個鵬字。這何鵬雖是一個猶太人，倒和一個耶魯撒冷地方的羅馬長官的兒子梅散來 Messala，是好朋友。

那梅散來比何鵬年紀只大得兩歲。他們的友誼，十分敦篤。當梅散來回羅馬去受軍事教育的時候，他們分別可五年，何鵬日夜記着，只想梅散來早日回來；可是梅散來回到耶魯撒冷時，他已受了羅馬教育的感化，看輕

猶太人，心中也充滿恨猶太人的念頭了。

何鵬知道了，十分不悅。他少時一同戲玩的好友，如今成了年，倒是仇敵了。何鵬是忠心於他自己的國人的。他父親如今死了；他母親準他去當兵士，不過先說明他將來不許爲羅馬出力，須爲以色列 *Israel* 負責，且當忠事猶太王。因爲那時有先知者說，猶太王不久將現於世了。所以猶太人，日夜希望猶太王早日出世，征服各地。

梅散來到耶魯撒冷不久，就有一個新的經理大臣，來自羅馬。這經理大臣，名喚郭拉透 *Crates*。進入城來，沿路歡迎，一路儀仗，接長三四里。這也沒什麼怪異，羅馬人只想顯出他們的威嚴，他們的盛大，來嚇倒那已被征服的猶太人，使猶太人見了，不知不覺的中心恐懼。

何鵬在他自己的屋頂上，立着看那一隊人過去。當他仰到欄牆外面去看的時候，一不小心，把一重瓦踏開了，墜將下去，郭拉透正騎馬到此，不知從什麼地方丟下瓦來，把他打落馬背。一時大亂起來，羅馬人和猶太人，都信有人有心要刺死羅馬大臣。

郭拉透雖不受什麼重傷，梅散來參劾何鵬有意行兇，也不管有否成例，就把何鵬貶到槳行戰船上去駛槳，把他的住所，發封起來，他的母親和他的妹子的舍 *Tirzah*，不知送到什麼地方去了。何鵬被押到海邊，受了無窮苛待，一路所過的村莊，也沒一個猶太人，敢冒險犯羅馬人之怒，掣點東西來給他吃，掣點水來給他飲，只有心下暗自可憐他罷了。過小鎮拿撒勒 Nazareth 時，有一少年，同了一負木匠傢伙的老人，不慌不懼，走到何鵬面前，定

睛注視，歎惜不已，掣出點水來，給他喝，押司攔當不及。

槳行戰船上爲奴，平常一年兩年，總是死的。何鵬以爲尙有希望，可以爲以色列王出力，所以無論羅馬人怎樣虐待他，怎樣給縛在凳上，搖重槳怎樣苦，他總不忘了他的希望。他爲人很聰明，想了計劃，不專門坐在一面，變換着時在這邊搖，時在那邊搖，結果，他的兩臂，都發達的像大力士一樣，在船上算是搖槳最好的人了。

天天這樣搖船，過了三年，也不聽見一句好話。後來他所搖的船亞思曲拉 *Astrea*，成了百船戰隊中最重要的船了。這一百隻船，聚了攏來，隊長亞里斯 *Arrius*，要出去到埃阿尼海 *Ionian Sea*，與那裏的海盜開戰。隊長亞里斯，以何鵬是最好的槳手，所以十分注意。

隊長對他說：「聽你所說的說話，你是個猶太人。」

何鵬很誇口的答道：「猶太羅馬都是希伯來人 *Hebrews* 種，可是猶太比羅馬早得多呢。」

亞里斯接着說道：「我並沒到過耶魯撒冷，不過我不時聽得那裏公子皇孫的。我知道有一個是個商人，他在海外貿易，聽說他很可做個國主。你是怎樣的一個？」

何鵬答道：「我父親是耶魯撒冷地方的皇親，他是個商人，他在海外貿易的，他在奧古斯都大帝 *Augustus* 賓席上，很有榮譽；他名喚何意三。」

隊長大驚，舉起手來，說道：「你是何家之子？」因爲亞里斯所指的，正是意三，聽了何鵬的話，知道他怎樣做奴的真相，怎樣無罪受貶，決心要查察他這件訴訟案。過了幾日，用得着何鵬了。何鵬回到他六十號的原位，和

他們搖槳，與海盜一戰後，亞斯典拉被擊破了，亞立斯幾乎沉入海底，因何鵬之助，纔得活命。亞立斯十分感激，又惜何鵬之錯待，所以就將何鵬引為自己的繼子。

何鵬如今重逢昔時的生活了。在羅馬學戰術五年。亞立斯死後，何鵬得了他的家產。那時羅馬欲出遠征隊，以征東方帕提亞人 Partian，正在預備，何鵬也加入其內，想得點戰爭的經驗，將來可幫助國人，除去羅馬人的壓制。

大軍出發後，集中於大安都 Antioch，何鵬也到那裏，只見海口上所停的船，都是一個希蒙 Simon 大商人的，真出乎他意料之外。這大商人，從前曾做過他父親的管家，照猶太法律，這商人的所有產業，和他自己一身，都是何鵬的。

何鵬心裏，並不想用他的權力，加到那商人身上去。他一天叫他出來，問明他母親和他妹子，他走後究竟怎樣，只見老人遍身都有傷痕，據老人說，郭拉透用極苛的刑罰，加於他身，教他說出意三的家產來。那時他着實受苦。可是這希蒙人，不肯中羅馬人的計，倒把主人的財產，掣來調用，成了世界上最富的商人。到他相信何鵬確是他老主人之子後，他就依猶太法律，把所有一切，都歸何鵬。

何鵬決定不受老管家的歸與，只肯收本來是他父親的家產的一部份。但有了他父親的家產，他已經在東方可以算一個富人了。可惜他不能使他的老管家和其女以色 Escher，再得自由。因為依猶太法律，做奴隸的人，永遠是做奴隸，沒有窮期的。何鵬決定不干涉他的財產。他得重遇一個忠心服侍他父親過的人，自是歡

喜。可惜老管家對他說，他母親和他妹子，如今究竟怎樣，他一點也不知道。

這老商人並不是一見就認何鵬爲他主人的，他首先要知道何鵬的人格，和他所說的話，究竟是否的，所以便差了一個親信僕役，同何鵬出去到安都各處去遊玩，仔細看他的行動，回來報知。

何鵬走到一處角力場，就立停了脚，看場內的兵車比賽。有許多御者，在決鬪場裏，馳驅他們的四馬車，只見其中有一個他認識的。那人是誰？就是梅散來，他小時和他同處戲玩的那個損友。聽說一禮拜內，將開一個大會，兵車比賽，占重要部分。這許多兵車之中，有一輛兵車，前加四匹阿剌伯 Arab馬，御者爲意達立 Sheikh Illerim，他似乎不知怎樣御得纔好。因爲阿剌伯馬，一直所遇御者是很善的，如今羅馬御者，只知橫加鞭擊，所以不服了。

就是那一天晚上，何鵬得了機會，得一試他幾年來搖船所增進的腕力。那時梅散來驅車過街，不管人家交通，有一駱駝裝了貨物，息在路上，他的馬似乎要直衝過去，把駱駝碰倒，而使背上的一個埃及人和一個年輕女子一齊喪命了。何鵬見狀趕前握住了最近的馬，向中路一拖，那車向路中而行，便不致與駱駝相碰。這一拖非人力所能做到的。既免了衝碰，他自己也並不受傷。何鵬自己知道他的氣力，斷非平常人所能及了。

或者是因爲這一舉的結果，何鵬決心要使他仇敵降服。所以就尋着了意達立，願自己代他在兵車比賽時當御。他一試之後，意達立知道這少年曉得怎樣處置四馬，就允許何鵬，在兵車比賽時當御者。

在意達立家裏，何鵬重遇那個老埃及人。這埃及人，幸有何鵬把梅散來的車擋住，纔得不死。他名喚貝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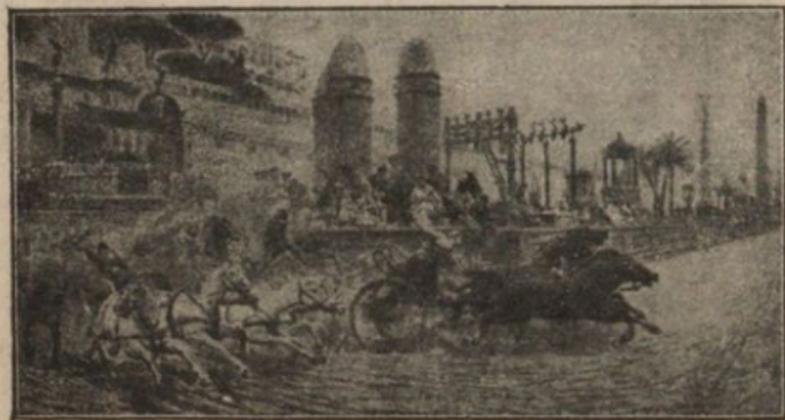
散，Paltiegar 是三博士之一。這三博士，聽了半空和他們說的聲音，就跟着一星，在沙漠中聚會，同至納散利，去尋耶穌。那時耶穌還只是一個孩兒。何鵬聽了，老人所說的故事，心想從前先知者所說的猶太王，恐怕不久就將起來，用他英雄之力，使猶太人再得誇榮於世，征服羅馬了。想着不禁自喜。

那希蒙人也聽得貝水散所說的故事的，急於把他的錢財，貢獻出來，資助猶太王設備軍隊，使全國皆得樹猶太的旗子。梅散來不久即認識何鵬，日夜想法再驅逐何鵬。

梅散來寄給郭拉透的一封信，被那些酋長接到了。所以何鵬想他母親妹子，或者還被羅馬人關在無人知道的地窖裏。兵車比賽之前，他想沒有什麼禍患的，所以決定等比賽過了，隱匿一時，再從事尋覓他的母親和妹子。比賽的日子到了，何鵬以為追出梅散來，屈服了他，還不够，再差一忠心的猶太人，到羅馬人那邊去說，假使有人追得出他，他願將全家財產奉送。

賽 大 的 車 兵

除了羅馬城之外，在羅馬版圖內，再沒有一城，能聚集像這次在安都看比賽的許多人了。這次兵車大比賽，比賽員共六人，旁觀的人，都希望



何鵬得勝。因為何鵬是代表猶太人的，而猶太人最恨羅馬人，在這安都城城中，又多是猶太人。

旁觀的人，看見梅散來於別的兵車將追出他的時候，總以車和那車相碰，時把御者自車下墜，跌得半死半活，莫不心驚目瞪。何鵬不慌不忙，也不施鞭，驅阿刺伯馬，向前直奔，似乎並不注意與賽的人，怎樣用力。一時，只見四個羅馬御者，都不能再跟，只有一猶太人，和一羅馬人比賽了。

那時場上，只聽得馬蹄聲，車輪聲，旁觀的人，心中亂跳，外面却靜寂，沒一人作聲。猶太人想到壓制他們的羅馬人，不勝忿恨。忽然梅散來立在他的車旁，拏他的鞭，用力擊何鵬的馬了。

梅散來這一舉動，惹得旁觀的猶太人，都很忿怒，就是許多旁觀的羅馬人，也很忿怒。那四頭阿刺伯馬，向來是受善待，不曾吃過鞭擊的，如今受了梅散來這一擊，感到了痛苦，就跳起來，向前亂衝；假使沒有何鵬在戰船上練習三年所得的氣力，那馬那裏還肯受御者節制。何鵬用了出人之力量，把幾乎不羈之馬，銜勒了，仍舊安然快步前進，重將梅散來追出。

他們這次比賽，原定繞場七匝，如今已繞了六次，在最後的一匝了。何鵬的馬，竭盡速度，沿外圈而行，一時趕着梅散來。何鵬的車的輪，碰了梅散來車的外輪，梅散來的外輪折了，自己也從車上跌到馬蹄邊，手足都受了傷，救護的人，馬上把他擡了去了。何鵬完全得勝。所以賭梅散來得勝的人，都失了賭洋，梅散來自己，也失了全家產業。

何鵬馬上退身隱匿，想過幾天，就到耶魯撒冷去訪母親妹子。如今郭拉透方面，他不必恐懼了；因為此時郭

拉透已失位，彼勒多 Pontius Pilata 繼任了。

這新經理大臣，接任時，點查物件，看見地窖下兩個婦人；這兩個女人，被郭拉透拘在這裏已經有年了。因居處溼潮，都罹了癩病。

彼勒多就出令，將這兩女人放了，送到城外山上去，讓她們死在這山上，深洞墳冢之間。何太太和他女兒經過何家門口時，只見一個少年，臥在那裏，知道是他的兒子，急忙緊步前行，寧使讓他心中以爲他們已死，不願使他知道了癩病。山上幸有一個老僕，日日拏茶飯來他們吃。

何鵬得了消息，知道他母親妹子的下落，可是用盡方法，總不能相見。心想他們或已死了。遂注全力於訓練軍隊，等到猶太王出世了，可以效力。

那時小孩的耶穌，長成了成年的耶穌了，環行附近的各地，周遊猶太國內，勸人爲善，兼愛，敬事上帝，篤信上帝和其子耶穌，然後可得上帝保佑。耶穌勸世的聲名，那時已遍傳各地，雖則他不能興兵出征，降服外邦，猶太人早有許多相信耶穌確是猶太王了。

信徒中貝水散，當他再去見耶穌時，途遇何鵬，何鵬遂和他同行到了拏撒勒，見了耶穌，面色和善，慈柔憐人，正是他前日被押赴海濱時，拏水來他喝的小木匠。何鵬聽了耶穌的話，頗爲所動，心下不無有點失望，因爲他只想預備大軍，堅兵利器，爲王效命，爲國出力的。

何鵬跟了耶穌，到各處勸人，仔細觀察，親見他的異跡，相信了他；可是心下仍想他或者還要命他出征；因爲那

時，何鵬還沒懂得天國爲什麼不在猶太境內。何鵬就與家人，都跟了耶穌來到耶魯撒冷。

他們經過一山時，只見兩個害癩病的人，跑了下來，倒在耶穌腳前，懇耶穌把他們醫好。耶穌準了，對他們說，你們既信上帝，那癩病就從此好了。何鵬有點疑惑，上前去仔細一看，究竟耶穌所說的，是否有效，只見他母親和妹子，立起來，到他面上，毫無什麼病了。

依法律所講，害癩病的人，醫好了，要在城外逗遛九日，纔得進城返家。何鵬因爲這九天，要和他母親妹子，在

一處，所以不跟耶穌進城。誰知耶穌進入城來，許多猶太人，看見耶穌，並不是他們所希望的猶太王，倒教他們自卑自下，敬事上帝，所以羣起而攻之。不一時，那些奸險無賴之徒，把耶穌拘留起來，強使大臣彼勒多用刑，把耶穌殺死。何鵬此時，想與從前所練的大兵，去救耶穌，可是太遲了，只有兩個兵士，願加入去救耶穌。

施刑的那天，看的人不知多少。耶穌釘在開爾萬 Calvary 山的十字架上，何鵬和他的老管家及貝水散，站着，注視耶穌，愈信耶穌，確是猶太的王。貝水散看了慘狀，着實動心，那震駭衆人的地動未來之前，他的精神，早就飛到十字架上，和耶穌在一處了。

這件世界史上的大事發生後，不多幾年，何鵬已娶了老管家女爲妻，決定把他的財產，都用爲傳播耶穌教之費。他岳父也很贊成，把他的產業捐出來。那時羅馬正尼羅王 Emperor Nero 在位，他在位雖不久，然而所殺的人，實在不少。他想殺盡耶穌教人，使國內人民恐懼，不敢再信耶穌。

那時尼羅雖肆行殺戮，耶穌教徒，仍然篤信耶穌，不改前志。因要避掉尼羅之暴虐，他們就在羅馬城相近的

地方，建築一個地下城，造在地面下的，有無數地道地窖，及許多小教堂。在這地下城裏，他們就避了尼羅之眼，也不見日光，衆耶教徒相集崇拜上帝。

這地下城的建築，何鵬和他岳父的財產，都犧牲了。如今我們見了那殘城，還歎古時耶教徒之誠心，和他們信仰耶穌之教篤。



第二十六卷 近代名著選錄

(一) 高富雷的加爾斯之女 The Daughter of King Charles

以下一段，是從女作家高富雷 Miss Elizabeth Godfrey 所著的名書古代英國兒女傳中節錄的。在這一段文中，我們能知作者於年輕的宮主，深表同情。這位宮主，不幸生於多事之時。加爾斯第一，雖是暴君，却是一個仁善的父親。他的主張，和他待民的暴虐，使國人羣起反對，畢竟遇害；然而他的子女，因他平日的慈愛，十分愛戴他。這樣暴虐的國君，能作子女的玩伴，說了出來，也沒人能相信的。宮主伊利薩伯 Elizabeth 死的時候，年紀尚輕，所以史家在史上，不過略及其名罷了。以下這篇小傳，作得簡明伶俐，實在很有價值可以給我們讀的；且我們還可多知道點加爾斯之為人。

這一位名伊利薩伯的溫文的宮主，和從前兩個氣盛才高的伊利薩伯們，完全不同。如果世上真有小孩兒憂心而死的，那末，這位宮主，就是一個了。他生於史家開林塘 Clarendon 所謂和平時代的末年，那時禍亂還沒有開始。可是他生後不久，禍亂就作了。父加爾斯，和母馬利亞，Henrietta Maria 待他都十分仁善。他並不受着王家什麼不自由和多壓制的痛苦。

加爾斯為君很尊嚴，然而對子女，很喜歡戲玩的。他們父母兄妹在育兒房裏玩耍，有時坐坐父親的搖馬，其快樂之狀，我們可想而知。

自蘇格蘭

起義後，那王家
日形不安穩了。

後來加爾斯

被拘在亨卜頓

公堂，Douphon

Conte 竭力懇

請，纔準他的子

女，到他那邊去

和他同餐。你

想伊利薩伯和

他父親，分別得

那樣長遠，如今

得重見，多少快樂。

不知他自己不久將要歸天了。

這一見並沒什麼戲玩，不過和小海利

Hally

偶然談笑兩句罷了。

因為他們的父親，有許多事情要吩咐



他們他對伊利薩伯說，教她非母親和兄弟準許時，不要接收任何人的婚書。就是那只有幾歲的小兒子，加爾斯也諄諄的吩咐他，教他敬兄順母，遵守自己的宗教，還說年紀雖輕，這幾句話大概是能够懂得的。當加爾斯在亨卜頓時，可常常與子女相見的，後來他們也不時在花園裏戲玩。

當加爾斯欲逃不成後，被禁在開立卜羅堡時 *Carrisbrooke Castle*，他的三個子女，被送至聖茹姆斯宮 *St. James's Palace*，他們就在這宮裏，作那歷史上有名的「捉迷藏」遊戲。因此茹姆斯得以脫逃，從此北卜蘭伯爵 *Earl of Northberland* 說另外兩個，他也不管了。可是他們却被認為應當留在英國，免人擁立，所以他們又被送至伯爵的一個妹子家裏去。他的妹子就是李散得伯爵夫人 *Countess of Leicester*，住在班血斯得 *Penshurst*。

可幸伯爵夫人，待他們像待自己的子女一樣的，還因為他們是王子王女，所以格外敬重他們。伊薩利伯和伯爵夫人的長女，最相得。她的長女，就是沈獨覽夫人，那時已成寡婦了。伊利薩伯就和沈獨覽夫人的子女戲玩，倒也十分有趣。

父親將受刑時，他們還在李散得夫人這邊。聽得父親將死，都到聖茹姆斯宮去，和他作別。伊利薩伯那時已能懂得可怕的情形了，聽得父親將死，日夜悲泣，他小兄弟看了，也時常大哭。加爾斯把他們抱在膝上，囑咐他們，凡事盡職，孝敬母親和大哥。霍安瑪 *Sir Thomas Herbert* 親眼看見的，說道：「子女那時都滴下淚來，誠懇答應他。加爾斯也不禁淚如雨下，說上帝保佑他們。就戀戀不捨的出去了。這一別，實在悽慘，子女們都流

淚大哭，十分悲傷，以致前日硬心的人，如今也着實憐惜他們。加爾斯還回轉身來，從寢室窗口，和他們一一接吻後，就永遠分別了。」

李散得夫人和她長女，自然依然待宮主很好的，竭力的勸慰她；可是他們也無能為力。傳聞國會裏議員，說加爾斯的子女，太受人厚待。後來萊沙議長 Mr. Speaker Lenthall 來到班血斯得，調查他們究竟怎樣優待。不數日，令下，遷加爾斯的子女於加爾斯曾受禁過的開立卜羅堡。在這堡裏不久，伊利薩伯就沾了紅痧症，於一星期日，在一間幽暗的房裏，枕在一本聖經上死了。

(二) 霍爽的奇異的畜牧神 The Marble Faun

下列一篇是從霍爽 Nathaniel Hawthorne 所著的奇異畜牧神中節錄而來。霍爽於一千八百零四年生

於散靈，Salem 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死於卜列茅斯 Plymouth。他父親死時，他還只有四歲，零丁寂寞，時

間多費於遠征。一千八百二十四年，他畢業於包堂大學 Bowdoin College。在大學時，遇着朗菲洛 Henry

W. Longfellow 和後來做美國總統的畢爾思 Franklin Pierce。霍爽雖有志於著作，以家境困難，只得謀

個位置。這位置他實在不喜歡，也無可奈何，只得既居其位，必盡其職，夜間有暇時，從事著作。他平生最重要

的著作，要算 “The Scarlet Letter”。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總統畢爾思，派他為英國駐利物浦 Liverpool

美國領事；他在那裏，逗遛了七年。以下所節錄的一書，他就在那時候作的。他所著的書很多，我們不能一一

把他的書名寫在這裏，不過他的生平在本叢書的世界名人傳中還講的到。

那時候不知是早晨還是下午，唐體陸 Donatello 因不願誤了和彌立愛 Miriam 所約定的時候，所以就勸身到包希村 Villa Borghese 小園去。

這小園的入口，到羅馬去過的人都知道的，正在 Porta del Popolo 的外面。唐體陸經過安基羅 Michelangelo 的建築物，不到一分鐘，就從崎嶇不平的道路，來到廣闊大道，只見車馬接踵，再行幾步，走到一個靜處，那裏綠草滿地。這地方雖說是靜處，住在其中，倒也不會覺得寂寞的；因為牧師呀，貴人呀，庶民呀，本地人或外來的人，都可住的，只要是羅馬人就是了。這些人來到這裏，來嘗無精打采，如夢似睡的生活。

可是唐體陸的生活，比平常有一些不同，還算是有點生氣的。他行於樹下時，總盡肺呼吸，倒也有趣。那些鄉下人的情形，他看了，着實羨慕，不覺自己也似乎和他們一樣，一樣的野蠻好動，樸實誠實，他的相貌，其實確是鄉下人相似的。微風吹着他的頭髮，一時吹得來，把他的耳朵遮住了，一時又吹開了，聽得各種悅耳的聲音，心中不覺欣喜起來，不覺為其感動。

他看了自然的景緻，心動神移，像似吃了什麼酒，醉了的樣子。他沿着路旁的樹木，和自己賽跑。有時跳了起來，去攀那樹枝，直挺挺掛在樹上，自己以為飛在天空了。因要和大地親熱些，因他溺愛大地，就伸開了四肢，躺在地上，低下頭去，和紫羅蘭或雛菊接吻，那些紫羅蘭雛菊，似幼女一般含羞，也和他接吻。

他臥在地下時，常遇青色或綠色的蜥蜴，在石子上或石柱上歇着，受太陽的溫熱，到他身邊，狐疑一歇，不肯從

他身上爬過。還有那些小鳥，息在樹上，唱悅耳動聽的小歌，聲音幽長，不受什麼驚駭，半途停止。

一時，他想彌立愛應該要來了，就爬到最高的樹之頂，四面觀望，在風頭裏搖來搖去，像似一張如葉的東西，在那裏呼吸。

唐體陸低頭俯視，盡見樹下的青草綠地；灌木叢中，石像石柱，多有矗立；水泉下注，反映日光，輝耀奪目；羊腸細徑，東彎西曲，穿入僻處。他還見一小村，前面有一石坊，那石柱都是半浮雕文，石像上多有石龕。這地方像似神仙的所在，皇公貴婦，似都可以住的，每日晨起，出來吸點新鮮空氣，這種生活真是他們日夜所夢想不到的。這些東西，他一一的都見了，第一眼幾乎看了一大半。等到他眼也將倦了，只見彌立愛方從到他樹邊的路轉灣。唐體陸馬上從樹上下來，在樹枝上等彌立愛走到樹底，就從枝上下來，直到彌立愛的身邊。這時像似什麼東西，把樹枝掣開，日光直射到地面，照了彌立愛沉凝多憂的面龐，登時就顯出奪魂的美麗，彌立愛上前來迎接唐體陸。彌立愛笑了，說道：「你究竟是從地上升起來的，還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我實在不知道。不過無論如何，你來了，我們極歡迎。」

他們就一同上路走去。

唐體陸見了彌立愛那種憂愁的樣子，於他不無有感。他在這樣清朗的天氣，幽靜的森林中，見了彌立愛，應該是很快樂，很高興的，只因見了彌立愛的樣子，把他與高采烈的精神，完全阻止了，不得出來。他靜默了一時，唐體陸見彌立愛時，用冗長的言語，述說他的感情，本是難得的。

一時，彌立愛憂愁的樣子，似乎好了不少，唐體陸也快樂起來。唐體陸就沿路跳舞，作出種種快樂的動作來。有時他走近彌立愛，靜立着看他沿樹影底下的路上前進。他這樣的舉動，是做給彌立愛看，教她知道他並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兒童，倒是一隻野獸，不過發達的比人稍不如點就是了，而他的不如處，實在說來，倒是他的完善處。

彌立愛常以爲唐體陸很像議事堂 *Capitol* 裏所塑的林野牧畜神，問道：「好友，你究竟是什麼？如果你是林中的好獸，請你把你的親屬，都告訴我罷。他們，我想無論什麼地方，都能够看見的。請你將這株樹的皮上一敲，叫出山林女神來我看看！或者請水神從那邊泉水裏出來，教他和我握手！你怕我要退縮嗎？不會的；就是你兄弟半人半羊的神出來，要和我跳舞，我也不怕的。那個愛神，你常講到的，他也很愛你的，不出來見見我們，榨出點葡萄汁來給我們吃嗎？」

唐體陸微笑，一時，見彌立愛眼中，現出有興的樣子，大笑了。可是彌立愛所說的，他似乎不懂，也不想把他自己究竟是什麼一句話，詳細解釋回答，也不問彌立愛所說的他的同族，究竟是怎麼樣一類東西。他似乎只知道彌立愛是美麗的，彌立愛也對他微笑。這時候真有趣，唐體陸一面有明亮的日光，幽雅的景緻，一面又有這樣的一個美女在旁，和環境相融合，不覺心下十分暢快。他篤信彌立愛得和她接近，自以爲愉快無比；他也不問什麼，不求什麼，只要能够和彌立愛在一處，他就樂得不可說了。

彌立愛停睛看着唐體陸，帶憂帶樂的對他說道：「唐體陸，你似乎很開心；什麼東西使你這樣開心？」

唐體陸答道：「只因我愛你！」

她很自然的承認他是愛彌立愛的；彌立愛聽了，也不發怒，也不煩惱，不過也不動心。

彌立愛答道：「呆小子，你爲什麼愛我？我們並沒有同心合意的地方。在世界上我想再沒有兩個比你我還不同了。」

唐體陸答道：「你是你，我是唐體陸，所以我愛你的，並沒有別的理由的。」

這自然是沒什麼最好的或最細的理由的。唐體陸這樣素樸的心，想起來，像她一樣素樸的女子，大概是容易引動些，可是彌立愛似乎已不是這樣素樸了。或者唐體陸是喜歡憂愁的人的；或者他見彌立愛眼中顯出很有力量的意志，所以愛她的；或者也許是因爲彌立愛有時憂愁，有時快樂，所以被她迷住了。

彌立愛聽了唐體陸說愛她，並不在意。一面很自然很誠懇的說了，一面只當是句戲語，一時有興了，說了，一時又不這樣了。所以彌立愛心下自定，今天他們兩個同在一處尋樂，看花折枝，不過和小兒們在一處戲玩一樣罷了，他們一生的目的既然不同，明天自然各自分散了。因朋友之誼，彌立愛不得不忠告唐體陸，有以去除未來的危險。

她說道：「唐體陸，假如你是個聰明人，你必定當我是個危險的人的。你跟了我走，是沒什麼好處的。你應該要見我怕的。」

唐體陸答道：「假如你要見我怕，那我也要怕我所吸的空氣了。」

彌立愛道：「你是要見空氣怕的，空氣裏都是瘴氣呢。那些太走近我的人，實在是很危險的，我老實對你說罷。你自己覺悟罷。我走到我這裏來，離開了你自己的家鄉，實在是件不幸的事。你自己家鄉，我想總有幾間老屋，幾個小村，四邊大概還有許多葡萄樹，無花果樹，或者橙樹之類。我想你從前在家裏，大概是很快樂的，唐體陸，是不是？」

唐體陸聽了她的話，雖不能返身回去，但心中重憶起昔日的快樂，答道：「這個自然，我還記得我在鄉飲的時候，和一個鄉下的女童跳舞的，那時多少快樂；夏天的時候，吃些又新又甜的酒，冬天的夜裏，吃點成熟的老酒，還有許多什麼大無花果呀，桃子李子呀，梅子杏子呀，西瓜呀，多少有趣。我又在樹林裏，和獵狗馴馬戲玩，看各種禽獸，或息在樹上，或倒在樹底，着實快樂。不過那裏有像如今這樣的快樂，一半也及不到的！」

彌立愛問道：「在這樹林裏，你覺快樂嗎？」

唐體陸答道：「在這裏，得和你在一處，像我們此刻這樣，我覺得很快樂。」

彌立愛自言自語的說道：「他多少心滿意足！多少愚鄙，多少有趣！」轉過頭來，向唐體陸道：「唐體陸，不過這快樂究竟能得幾時？」

他答道：「能得幾時！」因為他一想將來，比追憶過去，心下覺得更昏迷了。接着說道：「爲什麼一定要有個終結？能得幾時！永遠快樂！永遠快樂！」

彌立愛說道：「你真是個小孩子！你真是個呆貨！」說着大笑起來，忽然又止住了，接着對自己道：「他畢

竟是個呆貨嗎？照他所說的幾句話看來，似乎很有深意，他想愛情是不朽的，尋常的愛情，那裏及得來？啊，他真教我不知怎樣做了，我昏了，他是個又野又仁又美的東西！和他在一處，像似和一隻獵狗戲玩一樣的！

那時彌立愛的眼中，充滿了眼淚，同時却帶有微笑。自覺有一種特別的樂處，一想和這怪物有情，心下不無憂愁，可是她那冰冷的心，不易感動的，如今却跳個不住了。再細細一想，覺得這感情是不可使她起來的。

她說道：『唐體陸，爲你自己打算，你快離開我！事情不能如你心下所想的，那樣快樂呵！你在這森林裏，和我來自別地，負有向不對人說的危險的一個女子在一處，決沒有什麼好處！我可以教你見我怕的，或者教你見我恨的，假使你愛我太深，我要使你見我恨了。』

唐體陸看了看彌立愛的一雙眼睛，很相信的說道：『我不怕什麼！我永遠愛你的！』

彌立愛自己想到：『我說也無用，這一點鐘內就讓我是他所想的人罷。明天我可要恢復我本來面目了。』她登時高興起來，像似冰冷的心，一時熱了的樣子，喜樂的顏色，現於兩頰，雙目齊動。

快樂活潑的唐體陸，如今知道彌立愛也快樂起來了，他的舉動，尤其撒野活潑了。他在彌立愛身邊，跳來跳去，口裏說着別人不解的說話，一時又唱起歌來，很自然的，和鳥聲不差什麼。他們都向相大笑，停着聽那笑聲的回音，聽了，又向相大笑，又古又靜的森林，把他們兩個，弄得充滿了娛樂欣喜。那時可巧有一鳥在樹間鳴叫，唐體陸特別的叫了一聲，那鳥飛到他頭上停下，像似和他爲友已經許多年數一樣。

彌立愛見唐體陸和那鳥這樣親熱，說道：『他和自然界直接接近！這一點鐘裏，他可要把我弄得很自然像他』

自己一樣了。」

他們慢慢的向森林裏走，彌立愛覺得她很受她朋友的影響了。彌立愛之爲人，快樂起來，十分快樂，憂愁起來，十分憂愁，好像有一個開心的小孩兒，和一個好哭的小孩兒，都縛在一條繩上，掛在他的身邊，指使她，弄得她有時快樂有時憂愁的樣子。

所以那時憂愁的彌立愛，倒比唐體陸還高興了。他們連聲帶笑，並肩競跑，或以花彼此相擊，或聚攏花來，做作花球，戴在頭上。他們在一處戲玩，很像兩個小孩子，很像不老的青年。那時他們已丟開日常生活，像似生來是教他們戲玩度日，享永遠之樂的。

唐體陸當以花去縛彌立愛的手，十分有趣時，忽然止住了手，喊道：「你聽！那邊林中有音樂呢？」

彌立愛道：「這大概是你的族人班兒 Pan 在那裏吹笛。我們去尋他去，教他張着兩頰，吹給我們聽。去罷；我們趁聲音吹來的方向去，像趁一根絲線，一直可以到那裏的。」

「倒像一穿花的鏈子」唐體陸說着，攙彌立愛上去，說道：「從這裏去！」

他們前行時，樂音愈清楚了，他們合節跳舞起來，步趨姿勢，都是臨時編制的。他們的步趨，很可記下來留待後來做榜樣，彌立愛的舉動，雖很自由，總帶些嬌柔的姿態；唐體陸的，那就不同了，很有不可言喻的怪狀，和雅緻；動人移情，惹人戲笑，其中不無有深入人心的至情的。這是他們的特點，是他們倆一個怪神和一個美女間的不同。我們可以說彌立愛像山林山澤之女神，唐體陸像山林山澤之男神。

有許多時候，彌立愛也顯山神的模樣，像他一樣。有時好像要跳到老樹的粗皮，和水底下的石間中去。她似一個女神，映着日光，編身衣裳反映得十分燦爛好看，一時雨至，又不見了。

泉水有時須注入深塢，在彌立愛身上，也有這種徵象，他的興高的精神，是後來不久就要消失的。

當彌立愛立定呼吸時，笑着說道：「啊！唐體陸，你比我多有一種不公平的利益！我究竟不是林中的生物；我相信你是真正的林野牧畜神。你的長髮動的時候，我看見你的尖耳了。」

唐體陸照山神那樣，毫不置意，似乎把一身的樂處，都顯了出來。可是他有一種恐懼，似乎停一息，迷術一去，

他那長長幾個月纔等到的朋友，又要失去了。

他欣欣然道：「快來跳舞！跳舞！假如我們一吸空氣，你登時就恢復原狀了。那裏就有音樂，就在這樹叢

那邊。彌立愛快跳舞！快跳舞！」

他們如今走到林中一片廣大的草地上去，這裏很多是人工裝飾的，四面都是石凳石椅，石凳石椅上，青苔生得幾與墊子一樣。許多音樂家，坐在一張石凳上，玩弄音樂，他們兩人在遠處所聽得的，就是他的音樂。他們似

乎是那時漫遊羅馬意大利的音樂隊。這日正是大宴日，他們不到城裏的大方場或大宮窗下去戲玩，倒想到森

林中來戲玩，以聽回音，也是奇事。

當彌立愛和唐體陸從樹叢裏走出來時，那些樂師彈琵琶的彈琵琶，敲鐘的敲鐘，吹笛的吹笛，各種音樂一齊奏起來了，比他們在林中時所聽得的，格外有力。

只見旁邊站着一個小女兒，兩頰微黑，兩眼黑而有光，敲着手鼓，旁邊還有許多小鈴，釘鑼作聲；她拿着鼓棒，向那羊皮作的鼓面亂擊。唐體陸仍舊快走上去，不慌不亂，把那敲得不和的小鼓拿了來，放在自己頭上，敲了來，成很合節的音樂，和諧得非尋常的所可比，同時接續跳舞，快步前行，一時敲鼓，一時搖鈴，十分有趣。

我們想來，這音樂中必定有魔術或者有詭計的，所以彌立愛和唐體陸都被他迷住。一時，那樂隊裏的幾個隊員，走到他們這裏，嘴裏唱着歌，都一對一對的跳舞起來，像似一刻那些人都狂了。

此時似乎黃金時代，又見於這林中空地的周圍中，把人類都引出於無味，乾苦，形式，機械的生活中，脫了一切厭倦的拘束法律，而重至一處，男女老小，都像小兒的不憂不慮，享盡快樂，那裏毫不見人世的舊花，只見新鮮奪目的新花，遍地都是。

(三) 葛林的女王之死

葛林 John Richard Green 是英國大史家之一，他所著英國全史，自英國開國起，直至於今日，為英史中最有名的一部。著英國全史，實在不是一件小可的事情。作者要有出衆的天才，博學多能，善文章，有體力，四者缺一不可。葛林於上列的三件，件件都備，可是他的身體，十分柔弱，他有弱病，所以他的英國史的最後幾章，還是由葛林在病床上口說，由他妻子筆記的。他的妻子，後來也成大史家，如今還在著書呢。以下兩段，是從葛林所著英國略史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 中節錄的。這兩段很可代表作者描寫歷史大

事，如伊利薩伯之死筆勢節制而又活潑的能力。作者描寫女王末年之寂寞，以與他盛年時相比；寫得來一歷史上重大的女人，如在眼前，還可見一切威嚴高貴，都是空的，因為百姓的愛戴，總不能久遠。寫克朗威爾的死，尤把這國保寫得翹翹有生氣，英雄氣概，愛國熱心，一一從紙上跳起來。

伊利薩伯 Elizabeth 的一生，總算享盡榮譽了，可是末年的寂寞，究竟沒法可以征服，只得讓牠一日一日的聚到她的身上來。伊利薩伯本來是寂寞的，年紀愈大，那寂寞也愈甚了。

她議事堂裏的許多大政治家，許多有名武人，早年會替她出力過的，如今一個一個的都死了；繼續他們的人，多是指望她早死，大家設法，忙着取悅後嗣。她最寵愛的伊散克伯爵 Lord Essex 如今反了不成，被殺了。她平日與盛繁華的氣象，如今早已消失了。只有幾個官員，還和她在一處，餘的幾乎都和她疏遠了。

她晚年的時候，人民的愛戴，也一天一天的淡薄起來了，並沒什麼稱頌的話了。因為那時時代的風氣大變，年老的伊利薩伯早已拋棄不注意了。那時英國，從文藝復興玄想，多疑，活潑的精神，一變而為莊嚴，道德，無生氣的精神。

她的一生，享盡那時的人所享的樂處，如今年幼的同人，多已死了，只有她一個活着不死。她常出來佃獵，常和她寵幸的少年跳舞，六十七歲的時候，嬉笑怒罵，還和三十歲時一樣。一個朝臣在她死前數月說道，「女王近年來從沒這樣開心，這樣活動過。」雖受人反對，她依然若着華服，從這裏來到那裏，不厭不倦。她辦事仍和前年一樣，仍照前年的樣子，小事不大去理論的。可是死期一日一日的走近來了。面色一日不好看一日，身上只

剩得一副骨格了。

到後來，她愛華麗的心，也沒有了，侍臣和她換衣服，她也拒絕不要。那時她自己只是沉寂憂愁，有一個人親眼看見的，說道，「她手裏拿着金杯，時舉近下唇；可是她心裏似乎太乾燥，總像喝得不夠的樣子。」

到後來，她的心裏也漸漸變了。她如今一事也不能記得，一來就要發怒，實在使人難服侍，膽量也愈大了。她教人拏把刀來，放在他身旁，常從花氈，拏刀刺了出來，像似有什麼刺客在那裏的樣子。後來飯也不大喜歡吃了，睡也睡不熟了。她整日整夜，靠了枕頭，手指放在脣間，兩眼注視地板，不言不語。她有時說了，也

伯薩利伊的時終臨



Paul Delaroche 名畫

不過說些還像在做女王的說話。有一次齊薛爾 Robert Cecil 說她必得到牀上去睡纔好，她聽了，喊道：「必得！必得兩字是對我說的話嗎？小人，小人，假如你父親還活着，他必定不敢用這兩個字的。」

她的怒息了，她又如常沉靜着。說道：「你這樣放肆，你知道我將死了。」她罵了又罵，那時有一總長，名喚皮光 Lord Beauchamp 也在旁邊，這皮光將來是繼續適勿克 Suffolk 的，伊利薩伯罵他道：「我不要無賴漢的兒子，在我旁邊。」

後來有人說，蘇格蘭王來了，她並沒什麼舉動，只動了動頭，因為那時她已失了知覺了；次日晨，這偉大的女王，就慢慢地歸天去了。

(四) 葛林的克郎威爾之死

國保克郎威爾之榮譽，從來英國沒有一個國王能駕乎他之上。但是他久已厭棄他的事業了。

他死的前一年曾在國會說：「我寧可居住樹林之下，養羣羊以爲活，而不願擔負國家政事。此心上蒼實能知道。」困憊的能力，復加以衰弱而熱烈的疾病。他的生活似乎還強項而有力，他的康健實已不能如慾望的

一般強壯。在戰勝蘇格蘭愛爾蘭的中途，他被瘧疾所打倒，——在最近所過去的幾年，他一再受此症的攻擊。

國會休會六月後，重行開集的時候，他第二次又去演說。他說：「我爲許多疾病所擾害」他熱烈的刺戟性，更受公衆危險的磨厲。國會之再現黨爭，使他狂怒而至於癲瘋。

皇黨的勢力擴大，及其意欲稱雄的預備，使情勢愈加嚴重。國王加爾斯乘此機會，率領大隊西班牙軍士，向弗蘭賽 Flanders 海岸進發。下議院之爭執，及其對於國保制度的明白反對，使克郎威爾的希望，受了刺激，因而逼迫出於一種動作。他忽然間傳命駕車，帶衛隊數人，至惠斯敏 Westminster。置弗利特伍德 Fleetwood 的規勸於不顧，悍然招集兩院議員到他面前。說：「我決定要解散此議會，至於其間的是非，讓上帝判決。」講話的語氣帶有盛怒的責備。

這種大錯誤，却未釀成重大的變化。軍隊因敵軍壓境，都存了同仇敵愾之心。少數怨謗者，亦被革除，重新改編。得勝軍官發誓與克郎威爾同起同仆。一紙通令，使各州皇黨的計畫，都成泡影。重要消息，又從國外飛來。弗蘭賽 Flanders 之得勝，及頓可克之割讓，足使克郎威爾之榮譽至終不減。

但當克郎威爾全勝之日，他的心中，實布滿失敗的恐怖。他絕無做暴王的慾望，也不信暴虐可以持久。他異常希望國家得他自己的整理。他方解散國會之後，就計畫召集第二國會。但議會反對他的政策，致使他非常之怒，他對他家悲慘的說道：「凡事我將自己決斷，不復再想偷安，致失去誠意團體及國民之信仰。」

但是他的計畫能實現之先，他的精力已經用完。以致一蹶不起。他看得很透切，他一死英國定必要混亂。『你們以為我要死了麼？』他很命的對周圍的醫生們說：『別說我已失去了理智。我老實對你們講。我又從比較你們的加倫 Galen 和希布克雷 Hippocrates (註1) 更有力的方面得到了消息。這就是上帝對於我們的懇求的一個答覆。』

各方面皆祈禱他恢復原狀。但是死亡仍然愈迫愈近。直至克郎威爾自覺末日已到。他怨喃喃的說道：「我雖情願活在世上再替上帝及他的人民服務。但是我的工作已經完成了。還望上帝保護他的人民！」

(註 一) 兩世紀和四世紀時希臘的名醫

(五) 歐文的哥倫布之發現美洲 Columbus Sees America

自來記載個人言行的故事中，最能動人聽聞的，總要算記那些冒着險遠涉重洋，去發現新地和新人民的人的故事了。哥倫布的發現美洲，只要美洲存在，人類一日在美洲生存，總不會忘去的。這件故事，講的人，不知多少，可是描寫得最好的，還出在美國人之手。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著作家。他在美德里 Madrid 城時，著這部記哥倫布的書的，那年是一千八百二十八年。以下的一段，就從這部書裏節錄的。

哥倫布如今的處境，一天比一天危急了。他距所希望發現的陸地愈近，那同行的水手們的耐性愈少。有許多現象，可以增進他的自信力的，但那些水手們見了，都以爲不可靠。看來他多日辛苦的目的，不久就可實現了；可是那時極危險，恐怕水手們都不服起來，強逼他回駛，他可也就沒法了。他們前進時，彼此相向，都形失望的樣子，因爲他們所見，只是一片平洋，無邊無垠，並沒什麼陸地。

危險將到了，那些水手，確已議及反對哥倫布，迫他回轉。他們私下討論，說哥倫布是個暴徒，狂妄不堪，只想

做件特別的事情，以圖一己之名譽。什麼東西使他們仍舊繼續前進？他們的反抗，究竟到什麼時候纔實現？他們早已深入無人能知的洋海了，早已行到沒人到過的地方了。他們去尋這空想的地方，究竟還要行多少路？他們是不是一直上去到死亡纔罷呢？還是等到不能回轉時纔止呢？

如果他們圖一安全的計畫，到來得及的時候回轉，那個去責罵他們？哥倫布一個人抱怨，有什麼關係？他並不是西班牙人，又沒勢力，又沒朋友的；他的計畫，早已爲識者所譏了，西班牙人原沒有人贊成他的。他又沒黨派，可以幫助他，他失敗了，他的仇敵的說話，倒變爲真了。他們如要不使他抱怨，竟可把他丟在水裏，只說他看天象時，忙着弄器具，一不小心，跌到水裏去了。

哥倫布也知道他們有私謀的；可是他依然不慌不忙，心下泰然。

他們又前行了幾天，風平浪靜，天高氣清，那時水面毫無小波，所以水手們在船邊水面上游泳作玩。海豚也見了；海魚跳到海面時，竟有跌在船上的。有這些形象，所以水手們不知不覺的隨了哥倫布上去。

水手們急於要得所許的賞金，所以見有像陸地的，卽連聲叫道：「陸地！」因要止住這些虛驚，這些失望，哥倫布遂和他們相約，說三日再不

長 征 的 出 發



見陸地，他願犧牲將來所得的一切賞賜。

水手們如今十分憂愁，幸有新現象，使他們的精神，重行振作。哥倫布見了小鳥飛向南去，知道他們無論怎樣，總將到陸地快了。他們再前幾里，那有陸地的徵象，也愈多了。一時，各色的小鳥，如在田間所叫的，竟有飛到他們的船上來了，再拆回向西南而去；還有許多，夜裏聽得飛過的。後來金鎗魚，蒼鷺，塘鵝，池鴨都見了，也向西南角去的。草根草葉之類，浮在水面的，像似很新鮮，就是天氣，也像是塞維利 *Seville*。城四月裏的天氣相仿了。

這些東西，那水手們還說靠不住，只是引他們到窮途罷了。到第三日的晚上，他們仍見太陽落於不見海岸的海中，大家都鼓噪起來，說哥倫布有意引他們上去，到無邊無際的海中。他們都主張撥轉船頭，以為這次航行，毫無希望。

哥倫布用好言勸慰他們，還許了他們許多賞金；可是他們依然喧鬧，哥倫布遂用很堅決的說話，和他們說，他是西班牙王遣來去尋印度的，無論如何，他總要繼續前進，不至發現陸地不止。

哥倫布和他們公然抗辯，這時候真危險極了。幸而次日，已近陸地的徵象，他們已無可疑了。他們看見許多水草以外，還見一尾綠魚，在石邊息着；又有一細短枝，上面有漿果的，像似新採下來的，也浮到他們的船旁；後來又拾了一草，一小板，一棒，上面刻有花紋的手杖，愈足使他們相信距此不遠，就有陸地了。

水手們憂愁的面色，如今一變而為喜悅了，似乎極有希望了。這一日，他們都停睛望着，想第一個發現那久覓不得的大地。

當日夜裏，水手們都依習俗唱起歌來，哥倫布對他們講了一篇很誠懇的演詞，說全恃上帝之仁善，使他們出來到如今，一路風平浪靜，以新的徵象，引起他們的希望，那恐懼之心，一天減於一天，畢竟可以安然達到他們所希望到的陸地。

那時全舟的人都形生氣，全夜沒人合眼。日西沈時，哥倫布坐在艙的上邊，眼不停的看着前方，只望得見陸地。到十鐘的時候，他似乎看見遠方有光發出。他猶恐因他急於要望見陸地，所以有這樣情形，遂命艙中一人出來，問他所見的，是不是光；那人答道，「是！」

哥倫布還以為是幻想，恐不可信，又命另外的一個人出來，以同樣的話問他。當那人走起來時，那光不見了。以後忽現忽隱，他們又看見幾次，那光好似火把，在魚船上或岸上照來照去，忽高忽低，又像在人的手裏的樣子，來來去去，動個不停。

他們看了那光，也不大注意，以為沒有什麼，但哥倫布決以為這是有陸地的表示，還想那陸地上定有居民。他們一直開駛上去，直到次日早晨二鐘時，乘船 *Pinta* 放槍致賀，知已到陸地了。第一個見陸地的，是一個水手，名叫屈立那，*Rodrigo de Triana* 不過賞金仍歸船長，因為船長第一個看見光的。這時他們很明白的看見陸地，只距得他們兩海涅了，他們就在海面上停了船，只望天快點亮。

這時候你想哥倫布的心裏，作什麼感想？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陸地已經發現了；他的理想，已經實現了；他的名譽光榮，將與世同其不朽了。

他這時候的感情，實在很難測料，從前一切對於新大陸的疑惑，如今都打消了。他們還知道那陸地上有果實，因為他們看見有許多果實，浮在海面。

哥倫布還覺得有花卉的香味。他所見的光，自人家的住宅裏出來的。他這時心下必定羣思齊集，等天亮了，究竟那陸地上是荒野的呢？還是叢生草木的呢？還是有繁華的都城的呢？還是充滿了東方的文明呢？

(六) 開陸格的角鬪者的宣言 The Gladiator's Appeal

在羅馬帝國興盛的時候，羅馬人最好的消遣，是角力場去看人與人，或人與獸的角力。在羅馬境內，無論什麼大城小城，都有個角力場的。那些角鬪者，都是奴隸，多從戰爭時俘虜而來。這種奴隸，特別訓練作角鬪的人，他們早晚總是受傷而死。奴隸之中，有許多是希臘人；那時有一希臘人，名喚斯把泰扣 Spartacus，在紀元前七十三年，連合同人，反抗壓制的羅馬人。他和羅馬人戰了三年，戰敗許多羅馬軍隊，到後來衆寡不敵，畢竟被殺，他的同人，也都散了。美國的一位作家開陸格 Elijah Kellogg，想像斯把泰扣的情形，擬了一篇他對同人的演說詞，這篇演說詞，後來很有名，如今在美國，多有喜歡拿來背誦的。

諸位推我爲首；像我這樣的人，在羅馬十二年，那處角力場不到，什麼人什麼獸都遇見，交手過，從沒敗過，諸位推他爲首，也算是諸位的明察。假如諸位中，有一位能夠說，我在公共地方角力，或私下角力，曾有不符我所說的，請出來說。假如諸位中，有三人能在沙上和我對敵，請出來。可是我並不是一個野蠻人的首領，我並不是一個

殺人不悔的人。我祖先是斯巴達人，Sparta 住在雪拉水來 Syracella 深谷叢林中的。

我年少的時候，很安靜的在溪邊玩耍；日中時，到樹影底下去看羊，吹着牧羊笛，還有一朋友，是我們的鄰家之子，和我戲玩。

我們一同趕了

羊到草地上去

放了，一同坐在

樹下進食。一

天晚，我們趕羊

歸家後，我們坐

在我們門前的

石榴樹下，聽我

們祖父講馬拉

Marathon

和柳脫拉 Len-

ctra 的故事；我

角 關 者 的 宣 言



們斯巴達，從前以一小隊兵，列在山上，就能抵抗千萬的大軍了。

那時候，什麼叫做戰事，我還不知道；可是兩頰似乎像火燒的樣子，我也不知什麼緣故，我就握了我祖父的兩膝，不肯放，直到我母親出來，和我接吻，吩咐我早點去睡，不要胡思亂想那古代戰爭的故事，我纔放了。就在那夜裏，羅馬人上了我們的海岸，我親見戰馬的馬蹄，踏在我母親的前胸，我父親全身，都是鮮血，我們的房屋，早在火裏了！今天我殺了一個角鬪者，到我擊開他的甲冑來看時，却是我的好友。他認識是我，微笑，喘氣，死了——他這次的微笑，正是前日我們年輕時，同在山上，採了葡萄，帶回家來時的微笑！

我對民政官講，死的是我的好友，爲人仁善勇武，我請求把屍首背去，用積薪燒了，親自致哀。諸位想我在血場裏跪着，懇求民政官垂憐，那時多少貴婦貴女，在一處觀看，這樣的一個人死在場上，面白血流，他們還說這次的戲玩得好看！那民政長退了幾步，當我是什麼污穢不堪的人說道：「讓這屍首爛了罷；這裏除羅馬人外，沒什麼仁善勇武的人！」哦！諸位，你們和我，死了，都不過像死了隻狗一樣的。

哦，羅馬！羅馬！你待得我真好。你教一個很苦，很仁，很怯的牧羊兒，不知道什麼重言重語的，擎刀去打敵人，穿過金甲銅冑，直至敵人的肉；還要和目光閃閃的獅子角力，像似什麼小兒戲玩的樣子！

這牧羊兒，他也設法想重重酬報你的；非至鐵薄河 Tiber 的水，變爲紅色，你的血凝結在河底，他總不肯息的人，諸位在這裏，都像有力之士——諸位本來是有力之士。諸位的筋肉，都像銅鐵的堅韌。明天那些羅馬貴人，傅粉施香的，擎幾個錢來換你們的血——諸位聽！那邊獅子叫，你們聽得嗎？他吃了肉到今天，又有三天了。

明天他可不齋戒了，他可要向你們開葷了——你們很嫩很鮮的肉，將作他的食品了。假使你們是走獸，那末你們等在這裏，像養肥的豬一般，在這裏等屠夫的利刃！假使你們是人，你們快快跟了我走！

先去殺了那裏的看守人，奪了那邊山下的通道，遵守祖先的兵法，諸位忘了Thermopylae之戰嗎？斯巴達難道真正死了，沒有恢復的希望嗎？從前希臘的精神，在諸位的血管裏，已經凝住不動了嗎？何以

諸位都甘心屈服，好像獵狗之於主人呢？哦！朋友們！力士們！Thracians！如果我們必得一

戰，我們為保全我們生命計，一戰罷！如果我們必有一度殺戮，我們殺戮壓制我們的人罷！如果我們必得一死，我們竭力一戰，死在光天之下，清水之濱，盡我們天良罷！

(七)韋爾思的彗星為害日 The Day of the Comet

有許多著作家，試描寫大傾覆大毀壞的景象，H. G. Wells 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是一個小說家，現在還活着。他描寫這種景象，最為出色，他的小說彗星為害日之景象 “In the Days of the Comet” 就是他藝術成功的一個例。這部小說，是在紐約世紀書局出版的。彗星之為物，平常人都以為與禍災有關係的，我們知道這是沒有什麼危險，那裏有使我們遭殃之理？小說家只借來作為材料，並沒有別的意思，想像出世界受彗星的毒氣的景象來。韋爾思給我們一個他所想像的圖畫，用一種極有力的筆力描寫出來，使我們看了，像似遭什麼大災的樣子。

那天地球上無論什麼地方，凡是有知覺的人，都大起恐慌，都聽得空中有營營之聲，都看見空中有青色的水氣，都看見流星的明光。

印度人停了他早晨的工作，呆着出神，不久倒了；綠衣的中國人，在稻田裏死了；日本商人，從他的店裏出來，十分驚奇，就在門前倒了；就是在門前看日的人，等待日兒東升的時候，也直挺挺的死了。這事情無論什麼地方，什麼都市，就是一個小小的村莊，小小的家庭中，凡是稱爲地方的，莫有一處不遭着難。

海洋裏的許多舟子，都驚奇，外出，立足不住，就在船邊死了；燒煤的人，就在煤旁邊倒了；管機器的，把機器也不管了；捕魚船好好在那裏向前駛行，忽然傾倒，沈到水底下去了。

物質的命運之神大聲喝道「停！」戲院裏的戲子，正在那裏演戲，停止了，倒了，不動了。在紐約地方，也有同樣的遭遇。那時戲院裏的客人，都分散了。還有兩個戲院，戲子受一時之驚慌，仍繼續演戲，那看衆人也受過大災過的，所以仍然坐着不走。可是他們坐的不到幾分鐘，那後一排，就不大活動了，前面的一排，也慢慢地低下頭去，不能再支持，彎下身來，都跌向地板上，再也不能稍動，再也不能起來了。

這件大事發生的時候，倫敦正在夜裏，紐約可已經在深夜了，人們都出去戲玩了。在芝加哥 Chicago 地方，人們方在那裏用膳。那時全地球都震動了。月光照下來街上，天井裏，都是死人，重重的堆着。那電車雖沒有人管了，仍然向前進行，直到被死人阻住了纔停。

只見膳堂上，飯館酒館裏，各處地方，都躺着身著衣服的人，或在步梯上，或在堂上。那賭博的人，吃酒的人，作

賊的人，都以他們有罪，受了天刑，把他們殺了無遺。在美洲地方，彗星到的時候，正在夜中，衆人都正高興的時候，到英國的時候，人們都睡了。可是英國的人，也不是睡得怎麼熟的，他們正像在那裏的敵人戰爭，獲了勝仗的樣子。那北海裏的戰艦，都集了攏來，一時高，一時低，像在那裏戰敵的樣子。

匈牙利和意大利的農民，正在等待天明，不想夢也不做，一直睡熟了。回回人正在那裏祈禱，跪着不起來了。還有 Sidney, Melbourne, New Zealand 等許多地方，正在下半年，只見一陣迷霧，他們在船上裝貨的也不裝了，睡午覺的，也都起來，走到街間，直挺挺的睡在那裏。

(八) 格蕾的野蠻人的出獵 A Savage Goes A-hunting

澳洲土人，是最低級民族中的一種，但從下面描寫一個黑人追一只袋鼠的作品上，却可以看出雖是一個野蠻人，當他和野獸鬪智時，也有他的草野的美和自然的風度來。這一段選自格蕾 Sir George Gray 的西部西
北部澳大利亞遊記，格蕾曾爲澳大利亞總督，澳洲政府的締造，他的功績極多。

當澳洲的野蠻人開始打獵的時候，他的形容狀態，經過許多奇異的變化。他的眼睛，在先是懶懶的沒精打彩，忽然光明起來，沒有一刻能停在一樣物件上。他行動的步法，先是遲緩而昏惰，忽然變爲捷速不停而無聲息。他行動敏捷而謹慎，熱心要偵探出野獸的蹤跡，一面又謹防有藏匿的仇敵，地，樹，水，和天空，無處他不嚴謹的留意。

他的頭是伸直的。他的進程是不定的。偶然他的路阻住了，他就照前進的姿勢停在發動的地方，如同有一物橫刺過來一般。他的眼睛最爲活動，左右顧視，很不安靜。而頭部及肌肉，似乎都不動，只有白眼球移動很快。他所有的機官及精神，完全聚集在視和聽的感覺上。他的幾個妻子，（澳洲土人一夫多妻）當時看見他這樣的態度，就立刻倒在地上，似乎被擊死一般。她們的小孩子就驚惶無措的站在旁邊，一副小面孔上表現出大人的憂愁來。

後來地下婦人中的一個，吹了一聲警笛，就是表示她看見一個袋鼠，靠近她的丈夫。然後又肅靜無聲。假使一個沒經驗的歐洲人，雖騎馬在數碼之中，也看不見一個動物。

鼠 袋



在土人右邊百碼的光景，有一個袋鼠直立在地上，用着牠的後腿同尾巴，支持了牠全身，頭離地大概有五六尺。前面兩條頭腿掛在身體旁邊。牠的耳朵聽得非常小心，和土人一樣。有個小頭從牠的袋內伸出，似乎問他母親怎麼受了驚嚇。但是土人仍然不動，因爲不能看出這個還是一個人類，還是燒焦的樹幹。所以有數分鐘的功夫，各各保守原來的地位。後來袋鼠膽壯了。落下牠的前爪，跳躍向前去尋求食

物。袋內的小動物，也伸出頭來。嘗嘗他母親吃的青草。心裏商量他們出了洞穴，不知道有無危險。其時土人還是不動，袋鼠兩三次回復他靜聽的態度，如猴子一般的用爪挖掘兩旁。然後以爲很安穩，可以去吃草，並且聞嗅摩挲他小孩戲耍。在這時候，注意的土人，將矛裝緊棍上，然後拋去。等到袋鼠被打死或逃開時，他纔移動。他跑向他的捕獲物時，脚步很慢，而很祕密。只有腿動，身體不動。當袋鼠四面看的時候，他絕不移動。非要這個動物覺得自己很平安，心去吃草，他纔肯進行他的動作。

土人這樣的動作，反覆了好幾次。等到拋出去的長矛刺着動物，他的妻子兒女皆幫同他追逐。袋鼠受着長矛刺入，淌了多少血，因而軟弱。他就將背脊依在樹上，臉對着追他的人。想用前爪捉住他們，用後腿踢，或者咬他們。但是土人很狡猾，知道這樣去抱很危險。他對準牠的胸部又刺一矛。這一來袋鼠倒下不能動了。他得着他妻子們的幫助。將這動物的前爪搭在左肩上，負著回家去，割牠的肉受用。

(九) 曹魯的華爾頓 Walden

著作家也有做歷史的，也有做傳記的，也有做小說的，也講理學的，唯有做這篇華爾頓的著作家曹魯 Henry David Thoreau 不名一家。他寫的是自然的愛，都是他生平在田裏和樹林裏的有趣的故事——鳥和蜜蜂和花的故事，在華爾頓這篇裏，在『The Maine Woods』裏，在『Excursion』裏，我們聽得有颯颯的風聲穿過樹頂，松鼠咕咕呱呱的談論，雪花悉索的落在腳下，或者聽得夏季裏雨後溼草的響聲，像『真正實在』，像我

們自己生活在樹林裏一般。

華爾頓池畔的春光——天色看看黑了，我被那低低的飛過樹林的誰誰之聲驚了一嚇，這些雁從南方湖裏飛來，像疲倦的游歷家倦游回來一般。我立在門口，能够聽得他們羽翼的衝激；他們趕到我的屋裏來，忽然見了我的燈光，就吵吵鬧鬧的飛了幾圈，停在池裏了。到了早晨，我從門邊霧影裏偷看這起雁，在相距五十老得（每老得五碼半）的池中心游泳，這華爾頓池又大又擾亂，像是人工做成給他們娛樂的。但我一立在池邊，他們像接着總司令發出的信號，就即刻拍拍的一齊飛起來了，他們在我的頭上繞成圈兒都排成行列，一共是二十九隻，然後一直的對着加拿大飛去，隨着他們的領袖，依次的誰誰叫着。

春天到來，紅色松鼠住在我的屋下，我坐着讀書作字的時候，一時來了兩隻，直到我的腳下，做出奇怪的笑聲，歌聲，旋轉聲，和潺潺的水聲，都是從來所未聞的；我把腳點了點，他們反唱得越響，好像丟了一切的驚慌，專意做他們顛狂的戲玩，抗拒人類的禁止他們一般，你不要說什麼——紅松鼠——紅松鼠。他們絕不聽我的辨論，只顧做那不可抵當的咒罵。

早春第一麻雀——模糊的銀聲的歌，從那青鳥兒，會唱的麻雀，唱過各部分寸草不留的溼田裏來，還有紅翼兒，他們落下來的時節，好像冬季最後的薄片，倏然的飄下。澤地裏的鷹，很低的飛過青草場，去尋那冬眠初醒的小蟲。融解的雪，沉落的聲音，在各處深谷裏都聽得着，冰塊很快的在池中解散。青草在小山邊長起來，像春天的火，彷彿是地球發出裏面的熱來，去恭賀回春的太陽。

螞蟻的戰爭——有一天，我走到我的樹堆裏去，差不多都是些樹枝，我瞧着兩個大螞蟻，一個是紅的，還有一個更大的大約有半英寸長，顏色是黑的，他們兩互相爭鬪的很利害。他們有一次抓住了，再也不得開交，只顧不絕的在木片上滾來滾去，爭鬪角勝。我向遠遠地一望，吃了一驚，看見許多木片都有這樣一式的戰爭，因此曉得他們不是比武，却是兩種的螞蟻在那裏交戰，紅蟻常常造穴敵黑蟻，也常常是兩個紅的敵一個黑的。這些悍兵們的巢穴，都在我的木場裏面的小山和谷裏滿佈着，地上已經撒着的是死的，將死的，紅蟻也有，黑蟻也有。他們兩邊都在那裏拚命的死戰，然而我却聽不出一點聲音，人類的兵士們，再也沒有戰得這樣勇敢的。我看見一對蟻互相抱持得很緊，在木片當中一個小小山谷裏，現在是日中的時候，預備去作戰，等到太陽落西，或是性命喪了，方纔停戰。小一點的紅勇將，像老虎鉗一般緊緊的對着牠仇敵的前面，並且經過了戰場裏面多次的翻跌，永沒有一息停止的去咬牠的一枝觸鬚近根的地方，使別的蟻可以從板上走過去；這時節那強壯的黑蟻，把牠從一邊衝到那一邊，因為我看得很親切，已經把牠從牠的許多同伴當中解脫了。他們比猛犬還要戰得耐久，也沒有一點退走的行動，這纔明白過來，他們的戰爭不是勝就是死。在這緊要的時節，一個單身蟻沿着這山谷的小山邊來了，現出很急切的樣子，這蟻或者已經殺了牠的仇敵，或者沒有參預這場戰事；大約是後猜的一著為是，因為牠沒有失了一點肢體；牠的母親必然吩咐牠或者帶了盾回來，或者牠在盾上回來。牠從遠的地方望見這不相等的戰爭——因為黑蟻們比紅蟻差不多要大兩倍——牠就開快步走近來，等到走近戰場半英寸的地方方立着守衛；時候牠的機會，牠直撲這黑的戰士，近着牠的右腿的根去協助，要牠的仇人隨意挑選牠自己的脚。

我把我所特別說明的在木片上戰爭的三個蟻連木片拾了起來，帶到我的房子裏，放在我的窗檻上一個玻璃杯底下，要看他們的結果。我拿了一只顯微鏡去看先前所說的紅蟻，牠雖然盡力的咬那仇敵相近着牠的前腿，已經把仇敵刺落的觸鬚割去了。牠自己的胸膛已經扯碎，牠的五臟露出在黑戰士的牙牀裏，因為牠胸板很厚，不容易被牠扯碎；那受苦的眼睛像黑寶石一般的發光，怒氣勃勃的，這種怒氣只有戰爭可以激得起來的。他們在玻璃杯底下戰了半小時的工夫，到得我再去，這黑戰士已經從牠敵人們的身體裏割下兩顆頭來，那還活着的兩顆頭掛在牠身上的兩邊，好像掛在鞍橋上的可怕的戰勝紀念，那兩顆頭仍然明明白白的一般貼得很緊，像從前一樣，他要想微微的掙扎，因為沒有了觸鬚，不過只有一隻腿留着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受傷的別的戰士，從他們當中解脫了牠自己；等到過了半小時之後，牠成功了。我拿起玻璃杯子，牠跛着腳走過窗檻去了。牠還是仍然生存在那戰事裏呢，還是在殘廢的病院裏度牠的殘生，我可不知道了；不過我想來牠從此以後的功業必定不值什麼了。我永也不知道那一隊蟻是得勝的，也不知道戰的緣故；但我覺得那一日裏餘多的時間裏，好像我的感覺很激切，很恐懼，因為看了這戰爭的兇猛和殘殺，彷彿是人類的戰爭，正在我的門前。

(九) 潘蘭史考的印加的被擒

印加的被擒 The Capture of Inca 是一篇刺激極強的記事文，從潘蘭史考 William H. Prescott 的

征服秘魯記 Conquest of Peru 中選出來的，這本書，大多數的女子和童子都喜歡讀。書中是奇怪的故事，

說到西班牙人走過安第斯山 Andes 和奇怪的古代市鎮，和長遠住在南美洲大山中的古代民族。這裏所選的一節，是說畢柴羅 Pizarro 帶了西班牙人走進卡克柴馬爾加城 Caxamalca 要去試探西印度的王印加的。戰勝祕魯記一書，也和潘蘭史考別的佳作一般，他做的時節非常的吃力，因為他只能用一隻眼的眼力，還有一隻眼，被他的同學和他戲謔，拿硬的麵包皮擲傷了他的眼球，因此失明了。

在太陽未落西以前，變儀術的先鋒，已經走進城門了。先到的有幾百個奴僕，是叫他們掃除道路上一切的污穢的。他們到的時候，唱着得勝的歌，有一個戰勝的人說：「這些歌聽到我們的耳朵裏，竟像地獄裏的聲音。」隨後來的便是各階級的人物，穿着各種異樣的制服。有一起人穿着華麗的衣服，花紋或紅或白，好像方格子的棋局。還有一班人全身素白，帶了銀或銅製造的槌或矛；衛兵們個個貼近的護衛着他們的王，因為王的服色是天青色的，所以容易辨別，那耳朵上穿着大環的，都是祕魯的貴人。

印加阿太哈爾巴 Inca Atahualpa 坐在一頂亮轎裏，高出在諸貴人的上面。這亮轎是一種御輦，費了大宗的黃金造成，價值是不可計算的。這轎是用熱帶裏鳥類各種顏色的羽毛編就的，又用金銀板當作花紐。王的衣服，比夜裏穿的更富麗。項頸的周圍掛着一串寶石，大小不一，光明耀目。他的短髮，用金器妝飾起來，頭顱周圍箍着一件王冠。印加的態度很莊嚴；他坐在高的地位，望着下面的衆人，容貌很安靜，似乎做慣了指揮的。前面領導變駕的人們走進大方場，據古代的歷史家說，比了西班牙的方場大多呢。他們把門向左右開了，讓變駕走過。一切秩序，維持得很整齊。國王從此肅靜的橫穿過了市場，並不看見一個西班牙人。等到他的

百姓五六百人走進到阿大裕爾巴停着的地方，他四面看看，像尋覓的神氣，便追問：「外國人在那裏？」

這時節，畢柴羅的牧師，黑袍派的教士，名字叫做伐而佛特 *Fray Vicente de Valverde* 和後面的居士哥大主教 *Bishop of Cuzco* 帶了他的勸告書，走上前來；也有人說他帶的是一冊聖經，一手拿着書，一手拿着十字架，走到印加面前，告訴他，說是奉了國王的命令，對他解釋正教的道理，他們西班牙人爲了這個目的，所以遠渡重洋到他的國度來的。這教士然後解說，三位一體的神道，再進上一層，就說人的創造，又說到人的墮落，耶穌基督隨後下來救他，死在十字架上，和復活升天，那救主把使徒彼得 *Apostle Peter* 剩在地上，做他的代理人，*Viceroy* 教士說完了，求着印加善待他，棄了他自己錯誤的宗教，改信現在說給他聽的基督教是獨一無二的救道，而且再進一步，要他承認自己是皇帝加爾斯第五 *Charles V* 的屬國，若是這樣，西班牙皇帝必定幫助他，保護他，當他是忠心的臣僕。

印加聽了他的話，兩眼發火，他的黑眉頭越發黑起來，就回答說：「我不做誰的屬國！我比地上的各王還要大。你的皇帝或者是一個大的王；我看他差他的臣僕遠渡重洋過來，我並沒疑惑他；我願意當他做一個兄弟。至於你所說的大主教，他必然胡說亂道，要人棄了不屬於他自己的國家。」他又說：「我的信教不願改變的。依你說，你自己的神是被他所親手造成的人弄死的。但我的，」他指出他的神——「噢！很光耀的沉落到山後去了——」我的神仍然活在天上，照臨他的子民。」

他然後又追問伐爾佛特有什麼權柄，敢說這些話。教士指着手裏拿的書是他的權柄。阿太裕爾巴拿了

書，翻了一會子的工夫，因為他受了教士的侮辱似乎還橫住心裏的火，一發怒就把書丟在地下，說：「你告訴你同來的人，他們在我這裏幹的事，應該給我一個報告。我就在此專等他們，把他們一切犯罪錯誤，給一個明白。」

這教士看見褻瀆聖書，丟在地下，吃了一驚，即時拾了起來，急忙到畢柴羅那裏，告訴他所做的一切情形，就這時節對他說：「你不見這些地方擠滿了西印度人！我們立在這裏費了多少氣力和狗談話，他竟怎麼的驕傲，你快上去，我饒赦你的罪！」畢柴羅一看光景，曉得時候到了。他就把白的肩巾在空中舞起來，這是指定的信號，那殺人的槍就從砲臺發火了。

西班牙船主畢柴羅跳到方場裏，和他的從者就喊着古代的口號：*¡Viva! ¡Viva! at them!* 這喊聲一動，城裏的西班牙人也應着叫戰。他們本來躲在各大廳的樹蔭裏，如今就衝出來，直奔市場，也有騎馬的，也有步行的，每人都歸入他自己的黑縱隊裏，闖進在西印度人當中。印度人受了這一驚，又被槍

砲的聲震得呆了，砲聲的回響從四周圍的房子回了轉來，像驚雷一般的響，沿方場的地方都滾滿了夾着硫黃的烟，觸着的便瞎了眼，印度人都被這一驚釘住得不能動彈了。他們也不曉得逃到那裏去躲避這一場飛來的災難。貴族和平民——都被騎兵衝倒在地裏亂踏，騎兵在馬上一味的左衝右突，一個也不饒；他們的刀霍霍地攢

入陣雲裏，只望着倒運的西印度人心窩裏亂擲。這些土人方纔曉得馬和騎的人正在狂風驚浪裏。他們也不能抵敵——實在沒有器械去抵敵。凡是可以逃走的路都關住了，因為方場的進出口，被死了的不能逃出的人的屍體塞住了；一大隊的印度人，在攻打他們的人的壓迫之下，正是叫苦連天，只有竭力的掙扎，擁到市場的界牆邊，這牆是石頭和乾泥做的，他們一擠，牆就倒了一堵，成爲百步多闊的一個大洞，這一隊人就從洞口奔出逃到鄉村

裏去躲避去了。

這時節，戰事也可說是殘殺，在印加的周圍，狂熱的進行，印加是受攻打的最大目標。他忠心的貴人們集合在他的周圍，把他們自己擋住了攻打的人的來路，兩邊對打起來，也有把他們從他們馬鞭上摘下來的，也有顯示他們自己的胸膛做他們報仇的記號的，這樣的保護着他們所愛的主人……

這西印度的君主，又震恐，又驚奇，看着他忠心的臣民跌倒在他的周圍，並沒曉得他的地位。他所坐的亮轎，迎來迎去，因為受了強力的壓迫，推上推落；他呆看着滅亡的景象，好像一個沒倚靠的航海人，在三桅船裏被幾種可怕的東西飄蕩起來，看見閃閃的電光，周圍隆隆的雷聲，覺得他不能夠做什麼去挽回他的命運了。到後來，西班牙人破壞的工作疲倦了，天氣也漸漸黑了，他們覺得怕起來，恐怕終究要逃脫了貴重的獎品，（指印加）有幾個騎兵就奮勇要取阿太裕爾巴的性命，做爭鬪的結局。但畢柴羅立在印加最近的地方，就高聲叫着說：「凡是自己愛惜生命的人就不要打擊這印加。」說着，伸開他的兩臂，遮着他，却從他自己的人們手裏受了一傷——這一場戰事裏只有一個西班牙人受傷。

御駕周圍的戰爭，現在比從前更利害了。印加坐的亮轎越搖擺得緊了，後來護轎的幾個貴人們都被殺了，轎便翻了轉來，若不是畢柴羅和幾個騎兵用手臂捉住了他，他必然很利害的跌在地下了。



國家圖書館



000038988

